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六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7/07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三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六三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木鐘臺集初集十種十卷再集十種十一卷雜集十種十卷(二)

〔明〕唐樞撰

私藏明嘉靖萬曆間刻本

陸學士雜著十種十一卷(存八種九卷)

〔明〕陸樹聲撰

中央黨校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春秋左傳評苑三十卷首一卷國語評苑六卷戰國策評苑十卷(一)

〔明〕穆文熙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年鄭以厚光裕堂刻本



木鐘臺集初集十種十卷再  
集十種十一卷雜集十種  
十卷(二)

〔明〕唐樞撰

私藏明嘉靖萬曆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木鐘臺集  
無卷數》提要

周禮因論跋

宅也遊

一菴先生之門十年于茲矣今年春扣木鐘堂先生病肺不接門下士迺出所著周禮因論授之且命爲跋宅素不文暗于經制謂先生必有以發吾蒙也歸而讀之三四廼嘆曰嗟乎此先生經世之蘊發之矣因論周禮以追考工記復古編折衷辯疑通考及諸家羽翼周禮者該輅盡矣因揭其要曰設官布和以爲民極何如得其本源開揆又曰公孤以道重六卿相天子稽程功効我

周禮跋

祖聖悟天授官制深合周典因論分職之意曰太宰正天下官寮使萬民得所而王躬立極乃爲正之之實天之立君惠利民生大司徒一典已盡大宗伯叙禮樂立中和之防合天地之化是爲建極根抵司馬主盛夏長養以歛爲暢本意在不戰而屈人兵司寇防于未發而消將戾之惡乃制刑本意司空任土地治財賦故司



文多雜之則考工記可無補也又曰天官行意地官盡實以下四官輔翼此而已噫要矣又因為之言曰周公於道能備而事能屢遷者也其政窮于時而其德不窮善觀周禮者識周公之神之精以為民極則百世可知也噫要矣先生經世博學不竟于時而寄于是識先生之神之精以繼周公之政之事三代之治可代而興也已愚非其人識之以待觀會而求通者

隆慶六年四月之吉門生平湖陸光宅謹跋

周禮跋

二

周禮因論

吳興唐樞

問周家典禮郁郁乎文集百王之大成孔子謂周監於二代是如何監予應之曰陳同甫云自伏羲神農黃帝已來順風氣之宜因時制法凡以為人道之極監是觀會而求其通以立一王之法元非集百王之大成

問鄭漁仲云周禮一書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濶畧於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

周禮

聖人之書何故周公不闡由衰之典作無頭學問予曰六官之設總是箇以為民極民極乃周禮的本源關係人主專專以此體道成化同人

心出治法

問呂東萊云周禮先王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定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奸王之權諸侯不敢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侔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其見似詳明有序曰



言隱括殆盡只末後一語未以爲然三公坐而論道不預政卿牧元不相屬職無聽命之義道有時宜物何兩大

問公孤不列職守何故曰公孤以道重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亦不得友有謂隱士不臣天子豈率上之濱有非王之臣正指舉而加諸公孤之位而無職以爲臣者故公孤元非相職古有十六相舜有相臣五武王亂臣十人總如周官六卿六卿相天子稽程功效若公孤則論道格心

周禮

二

以正治原寅亮燮理爲造化之友坐與議學爲天子之友而諸侯不得友何事以爲貴成聽命之具後世此誼不明相延而誤至我

太祖聖悟天授遂嚴立相之禁此不可不致深長思也

問民在何處歸極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親賢樂利只是教養上有準則

問冢宰總主百官府分明是相職不得與五官

同有官曰冢宰不行百寮之事爲百寮商法授職稽其功情以行黜陟故周之法與後世不差遠只官中不相干涉與後世不同但時有古今亦宜防隔不得不分內外察其言官糾絕以存選制之機所不可缺

問和布何義曰這是與民同體須能和於民纔可爲民極周之所以爲王道全在這和這極

問太宰職十條曰六典是經常之法八法八則是治典中分立總目八柄八統乃行治典之法

周禮

三

故以詔王言不敢專也九職法以養民者九賦法以取民者九式法以用於上者九貢九兩法以和於民者太宰正天下之官寮必使萬民得所於下而王躬立極於上乃爲正之之實

問九兩何義曰兩故化兩則無我無我然後能平天下故曰得民曰繫邦國之民

問王饋六穀六牲六清八珍百二十羞醬十有二鼎何太多如此曰此言備物以待用非一食而盡用之有時宜有好尚有調攝隨擇而取



問王與后何以不設醫曰王與后以道自律願調於未病之先只有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故曰君子之食恒放焉盡養道以爲學也

問膳夫之職唯王與后及世子之膳不會其庖人酒正外府止唯王與后不會而世子不及言若司裘則唯王之皮事不會而后及世子皆不及言何也曰會者有司稽考之常非避尊而故舍之天子所用有常度故不必會而數已先定

周禮

四

若庖人之正之飲外府之服世子無額供故會其司裘之皮事后與世子俱無額供餼問周禮理財之官一項太府所屬一項司會所屬何以不同太府歲終會貨賄之入出則司會似重鈎考太府下大夫而司會秩崇太府項員畧而司會倍之何歟然皆中大夫而止至漢則謂計相及後專主戶部爲卿階何歟且周不領於地官以付冢宰何歟曰人君圖賢才共理冢宰一官專爲用人設立官之序由導及卑由內

外太府之會掌守納財出財細數目所以紀儲蓄司會之會計量生財用財總盈縮所以定出納故司會論計其責大太府守成其事輕司會合叙其功繁太府徑執其力易此崇卑衆寡所由得也然古今異宜後世利孔易弊故漸重其權以臨之勢也但此財政二職乃國家取而用之之事其處民之生以開財源則有九職以任萬民九職之政先王所以建民極上下相通之情是以取之而什一中正用之而量入爲出

周禮

五

莫非情通之道也

問六官之治皆和布以爲民極天之立君惠利民生却似大司徒一典已盡曰天官行意地官盡實以下四官輔翼此而已先王所以仁天下只有教養使之贍其生而復其性有不率而禁防之有不解而明驅之有不能而處導之中間却非一人可辦直須詳列百寮以收吏治故必天官惟急四官惟明莫非行得大司徒一典問司徒周地域制畿疆設社稷足以奠民之居



又何又詳於土會為上宜土壤土均土圭辨名  
物乎曰辨名物不止於奠民居庶人之生囿於  
氣質氣質從土地上產育先王施教變化其性  
所偏稟豈得不追辨其所生來歷

問土圭法制畿周公居攝四年營洛邑何前聖  
王舍此不為又地中之景當在潁川陽城況有  
謂葱嶺為地之中曰洛邑在天地側南畔以為  
中從古立國建都各合時之所宜原無定所土  
圭之測是槩論陰陽平處乃阜安百物此外却

周禮

六

有偏重各須隨方斟酌以成治化亦非專自道  
其居攝耳若追古畿設實因方氣旺運義農來  
從東轉東北而北而西北而南不只泥一地  
問荒政蕃樂自來讀蕃為藩謂閉藏樂器是否  
曰先王體民之情而欲以聚之恐其情無聊或  
致流徙或成疾故廣為寬解之脩蓋虛作娛暢  
非設宴無制以糜財也後世樂教不行蕃則恣  
情侈費又不可

問閭胥使相受何謂曰設比閭族黨州鄉皆聯

民而敦風俗王道之根本也內而家以敦孝弟  
外由近以致情親推家以及比雖不能同衣食  
可以同安危即比以及閭雖不能同安危可以  
同寄托因閭以及族雖不能同寄托可以同死  
生就族以及黨及州及賓雖情遠而衆然不能  
泛視相救而扶其將顛相賙而甦其極苦相賓  
而禮其交遇此敦風俗人心以成道化之實

周禮

七

問比法曰事有統紀則法可持循而德能流運  
故比法王政所由始以之制民而比閭族黨州  
鄉必從於正比以之制兵而伍兩卒旅師軍必  
從於得伍以之制田而井邑丘甸縣都必從於  
設井居之者自約而推廣則易承其臨之者自  
尊以及卑則易行故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品次  
不紊

問調人之和難負讐者敦親不當和致讐者坐  
曲不必和况假之節而以執之曰此王政周人  
情而為之所讐者迷於有親故過求致者直於  
自反故弗避王者欲平其情故交相殺而交相



管王者念之恐其行讐而罹於法調人之所由立也

問錢何以謂布曰古不製錢錢法後世之誣古也布乃貨物流行之謂泉府亦是此意問如何有紬總質罰厘五布這是錢法之歸於泉府者曰厘人歛五者之餘貨入於官官不自取復作為民用若用錢以權子毋豈不行於大市只這零物纔用

問泉府賒法貸法曰此聖王體民無所不至然

周禮

八

以國服為息工役之謂服蓋不息其利能償者賒不能償者只用其力以為償數後世有誤認王者利民而息又無辨授之詳如何不擾姪

問土訓誦訓之別曰土訓之詔以詔民誦訓之詔以詔王若王巡守二訓皆夾王車合存以備考也

問天府掌祖廟之守藏歲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何其重民重穀如此曰民惟邦本三十年之通有十年之積為太平

管子制國七民而五農工商之鄉二等本末計經變民數穀數所以不可忘

問正室何以謂門子曰古道重宗嫡所以幹支衆主律門事仁義立而族類親家之所為也

問周官教世子不專設員其教國子屬教典師

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屬禮典大司

樂之樂德樂語樂師之小舞大胥之合舞合聲

小胥之醵撻屬政典諸子之春學秋射隨其宿

衛學校及倅貳而教之而獨世子畧焉何也以

周禮

九

其為唯王與后及世子同其養習則師保氏自詔王媾諫王惡外無他及說者以謂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故所以待國子者以待之此恐不然於王不諱詔獨諱世子耶古使世子齒於學意所謂國子乃合天子之元子王制曰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又雜說謂大司樂便是教太子官然亦宜設輔專署并寮曰此必有說豈其有而亡之不可曉也問周何以畧諫員曰古密於養故諫跡典章定



恭而治况周法左右遠近莫非準繩之地其臣民之復逆太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群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有路鼓以爲通有外朝以爲詢皆諫之於有形者也冢宰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詔王廢置天府詔王察吏治廩人詔王殺國用太史詔王居閨門小史詔王忌諱內史詔王聽治司士詔王治小臣詔王法儀皆諫之於無形之視也百執事各有司職天子過則臣下失職人人具有言

周禮

十一

責

問過市定罰何謂曰義利不兩立一過利必忘義凡居民之上無故而過於市必有所爲規之者這點心一萌便不可使長便不可居民之上問夫人幕世子帝命夫蓋命婦惟俱是罰而天子赦刑何也曰悔過而行赦以自罰也問自罰則何自爲之曰乘輿舉動各執事必有匡議問大祝氏六祝何祝六祈何祈幽明之故可以辭號祭要之也乎曰祝者獻已之虔貞陳信

鬼神示也祈者求鬼神示之格而無斃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故曰事曰同皆自盡於人非後而要之

問天地之產陰陽之作中和之防禮樂之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何指大宗伯叙禮何以及此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行五禮以交神明主民牖只有得這段是他根抵世之偏蔽於陰陽者不能合天地之化殊不知皆生來所自有以吾全產而作其偏是謂文之以禮樂學之實也是爲

周禮

十一

行禮問何謂全產曰中和之性元氣之所流行發揚凝閉以時而出兩作之者致曲之道也問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內史掌王之八枋以逆會計六典是冢宰獨任何得又將史官干與且何以謂之逆曰典是典章冢宰建此典章太史則辨訂其可否內史又糾繩其繆失是謂之逆參盡衆能然後事成令典太史即翰林院內史即中丞御史大夫其御史中士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掌



替書凡數從政者即與今同

問馮相保章二職之分曰馮相主推保章主占驗

問成均學政全屬一樂事樂語樂舞可為教其樂德之教何以施之六德中孝友可為教其中和祇庸何以及之曰樂語樂舞聲容粗迹即粗以造就其精全在德上若孝友亦不指可為教者孝是親親之意友是順愛之情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之實雖中和祇庸亦自精誠一念上

周禮

上二

表章這不走作氣象不是後世直於聲容索此四者此處端的方能致鬼神示和邦國諸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作動物

問古雲門等七帝舞屈伸綴兆之詳不盡傳周官大司樂亦不備具今雖歌詠各沿方調偏勝之音若何正之曰此正要從樂德上立本姑自粗迹言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這中間體操是何樣景物

問司馬主兵戒如何專以邦政歸之夏萬物成

長兵事肅殺不相屬云何曰政正也大司馬持其威嚴以立禁詰百令之所為脩明也生生之謂易下生可見之生止生則生其生以歛道為暢立於無形之意故能安其生理兵到用戰處已是末稍事

問古寓兵於農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出自六鄉七萬五千家但六鄉六遂近郊遠郊二百里為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計丘甸出車之法有五十餘軍何其制兵之不合乎曰

周禮

圭

六軍者大司馬所統若王畿之居守御駕之出行與事變之遣調更休之代發各有所用故謂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中間必有通融細法不是一家出一人亦不是將京軍調發無後世長隨長征之役

問設儀辨位宗伯所主參以大司馬不已雜乎曰儀位之立自宗伯儀位亂則勸司馬故司馬立而儀位守矣二者皆不可缺非參贊也太宰之建牧立監亦然



問言動六功戰獨居叙後且名爲多何也曰兵到用戰已是多了不戰而屈人兵乃設司馬本意

問司士之權與太宰埒其有異同則何從豈以糾太宰設耶曰非也太宰會其成司上精其始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司士之職也問三歲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豈特只精其始

周禮

古

曰此稽諸侯貢士之賢否非程士之所終問一職方已足掌天下之地辨其人民財用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使同貫利何得復設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又匡人擇人諸官曰先王之治不專於自爲所以求周民以爲極予既以制民而維之必於民爲之所各盡其土之所宜而化則有土方氏使其遠來送逆則有懷方氏達其殊而同其好善則有合方氏布政志訓傳道而觀新物則有訓方氏合華離使小大相安則

有形方氏此皆制治於未亂若匡人擇人宣上德達下情又消患於未萌司馬法雖主兵要之正其本源爲多

問量人掌固土方山師諸職與司徒虞衡土誦訓若聯屬一體曰不相同山川林澤之官司司徒但會其財物却不周行邦國去司馬專主邦國料理

問夏官叙兵事不見有戰法戰圖刺擊之方曰九戰有先形是後世生出名家隨時籌計不泥

周禮

五

傳授問風后何以有傳曰也只握得這機變化無定

問司寇詰姦懲刑暴亂則直刑之而已如何又謂掌邦禁詰是推其實刑是定其罪禁則防於未發而消其將成之惡何以差異曰禁乃王人制刑本意惡著而罪明不得已詰而刑之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

問嘉石肺石何以並設曰王政一行法便恐枉人窮民情不能達周物而知者豈得放過



問刑官泣誓戒泣戮不幾於侵太宰司馬之任乎曰大事泣之肅衆心也秋氣潔凝莫敢不肅

問夏官司燿冬官有治水何以復設司烜氏奉明水火曰水火至秋本體益堅明故曰於此燥烈月於此皎澄本體不加但自精爽足氣魄問八成之首爲邦內均義云何曰均字誤於次次延通謂書次神器者故爲首辟邦賊是攘其貨次其皿之爲盜其爲邦盜乃盜國中之物故

周禮

六

加一邦字

問士師何爲治荒辨追胥合聯以爲養非其職也曰合本末究終始王道所以有源委一味刑詰人乃後世之務若到所以治的設施又歸司徒勾當

問司民一職登民之數例於小司徒似重出曰司民歲登下其死生專在會歲刑之數圖國用而進退之蓋欲爲民求生恐其過於殘害問冥氏十餘屬刑及禽獸草木可無已乎曰

是爲民除害周公驅猛獸而百姓寧

問齒而設伊耆氏何以列於禁衛曰在其其杖威所以敬神明也杖雖天子息老物之具亦不假借

問子不射宿穴氏攻螫非慘哉曰此非冬藏之蟄獸之穴而有害於人如穿家損財城狐社鼠之類

問國交儀物不當隸司寇大行人諸職不過嚴其出禮肅歡洽不使之過明章程翼其不及若

周禮

七

朝覲宗遇會同臣六勤於上間問歸賑賀慶致禮王四愛於下九儀五命四爵享食積問勞積逆贊觀各有數殊直惟宗伯所行曰是誠然禮官任禮刑官正禮出禮則入刑但正之者必先陳其常典而按之然後得而稽之糾之非所以建之也於是小行人掌其禮籍以令諸侯以達天下之六節以成六瑞合六幣於是及其萬民之利害逆順姦寇康樂爲五書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於是司儀於合諸侯及諸公諸侯



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則各以其禮相待也諸公侯伯子男之臣之相爲賓也則各以其禮相待也諸公侯伯子男之臣之相爲國客也各如之行夫亦掌國使之小禮於是而環人之環掌訝之訝象賁之諭說掌客之牢政掌文察之通事皆陳其典欲按而稽之糾之非以建之也故儀之爲儀之政則有司存

問考工記可補冬官否曰總是說事不曾與者問復古編是否曰唯唯否否考工記本可疑以

周禮

太

之實其淵固有在而所夷之丘或未以爲然也太宰所屬其論係財賦然有深意不是專歸其本職司徒掌邦教凡復性養生皆其教欵豈以任土地治財賦爲非所涉乎大都六官參對可疑處不能無只政禁二典如職方大行種種煞有深長思俞翁雖未嘗無見但覺淺露此處論議透得便纔有治平手段

問鶴山折衷有人發明否曰折衷二卷止說得天官篇周官須合全書聯維參緝過纔見古人

用意無些子外滲所以爲民極

問陳徐善華說得盡否曰周禮六官總是个正朝綱天子倚爲令本便是養君德百姓因爲歸極便是均國勢其疑主客行人侵司寇土地疆域侵司馬朱晦翁不以爲然大段所見亦膚淺零碎

問周禮辨疑何如曰不須解辨書義王安石差處不全在書上即行龜山所論也要誤事

問夏休井田諸林助本政書項安世丘乘說等

周禮

九

議論可羽翼周制否曰諸著述單思曲畫儘是通論只以後世而申此策總是說空話烏能見諸作爲

問葉水心謂周禮遭三大壞前治雖不足而書有餘壞後用雖有餘而書不足然否曰此亦是一議論但書無有餘不足顧用於治者得本不得本壞只壞於自私自利無愛民之實心孽孽同而善與利別

問通考云周禮三代時一凡夫可行以後不特



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雖賢哲亦不能行馬  
端臨果得見否乎曰其說歸之不封建不周官  
其爲封建又以所轄寡而能私土子民故其法  
可運以守此書生不諳述之說也六典以簡御  
繁公天下以爲民極而謂私其土可乎如其視  
民而子不係廣狹衆寡蓋有父子而相仇者矣  
爲天下者法行於德雖有周公才美乖隔於驕  
吝况凡夫哉有罕樂陳三氏而後有鄭宋齊之  
民惠豈藉難賒貸之法後世之必不可行常平

周禮

子

青苗在慎之爾已

問胡五峯於周官疑誼數種當乎曰這也是秀  
才說道理話便未見運弄國家勾當且亦未能  
深考又古今異宜太宰雖總五官實是六典中  
間條叙亦非繁複司財有職足用而賞與恭儉  
並行豈爲征利用而有羨安得不謂長財太府  
玉府良貨賄豈必王者之無好賜内外之防必  
有界接關夫墨子似難盡除何師內祝之類當  
亦深求始有得

問蘇子由三疑周禮之不可行實在此否曰周  
典和布正不強人三疑却向疆地上論量順強  
恐未然也

問何椒丘公註本曰大意祖述俞翁王次點  
吳草廬爲多不脫本子相若真張官用世這自  
有統會運用趣味豈容直頭直腦隨處補綴  
問太平經國書何如曰是善於本文順條若用  
意發明處便非聖人正意

周禮

子

問李直講所論曰江爛執周禮能貫通敷衍

只於言意之表欠注情總是文章家有聲囊

問考註所定六官是否曰內史外史御史合太  
史皆史屬內史即中丞大夫其銜崇不是宰夫  
八職中所謂史者太宰建國家典章不應全據  
所見却須參官太史明於翰苑者訂裁之又得  
內史參繩其繆而外史行其令於四方又群御  
史兩下參勑糾詰皆不可缺此聖人深意周情  
迄後世不廢而謂改入天官是爲太宰屬官則  
順承不暇非所宜也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



等其功原是軍旅之事不應到賓處便一聽太宰司馬却不稽管司士非侵太宰又非養死之員太宰會其成司士精其始蓋稽諸侯貢士之當否烏得移置太宰屬乎馮相保革上簒襲祿只應禮官所屬且無稽繩弊逆不必聯互而成之耳司徒職教然施教在人居人有土必從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制其畿疆而辨其土物然後教可從而理五教十二教各因所向而立名十二教乃五教之所為教陶民而立其

周禮

主

本得養而致其成教之始終而事合源委以生理出乎教外大小司徒之分皆歸工役之粗以屬司空或未然也鬼神之名以幽明分可獨言神以往來分可二言以陰陽虛實分則三言之不可拘也追師饌人夏采以類考當存天官掌舍幕人掌次儀屬於王當存天官環人掌訝掌交象胥自大小行人料理於外當存秋官司馬之職制畿封國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建牧立監乃九法之專掌其出有所從互有所考命有所

授權立於所主官成於所聯則司馬有不得專者若造士而升司馬則司徒已憑鄉誼而司馬因辨官材不可缺也伍兩卒旅司徒起軍旅之本也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豈得以隸夏官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其事小宜刑之豈得以煩夏官小司寇登民數獻民數王者之至仁雖行刑而致恤故不忘胥師司勸司稽互雜而施禁令故非民俗之常問考註善處曰吳子以舜命伯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事是故為

周禮

主

事典掌邦土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宗伯次之有不率者大則兵小則刑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事焉司空邦土之事故司徒易以雜之吳子以大小司空文盡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中間有鈞含深者不能無異同然固取而信之者多矣問陳龍川所發云何曰周公之政茂對時育物於道能備而於事能屢遷者也周公之術窮於



其時而其德不窮其繼周焉則百世可知也若其政其心不能加毫末而未始常為周公之時聖人之心之政蓋與化俱徂又不可執一以泥周公矣善觀周禮者識周公之神之精以為民極本之關雖麟趾之實龍川謂聖王順風氣之宜因時制法所以為人道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誠確論也而擬周公集百聖之大成則豈周公之庸心哉故自窮於德則為周末造無德而窮於術則為秦於周公而稍稍悟焉則漢

周禮

王

問熊與可精禮學其說得乎曰熊氏禮說不能枚舉其星樂醫農服羞器役皆事儀小節獨謂冢宰之官府一體司樂之律同合聲司馬之時田寓兵豈後世儒者所能作蓋名言也

問楊慈湖家記曰說理是如此王政時措之宜民俗有沿習君御有燕臣朝列有定位鄉治有宜職憲欵有合施古今正邪名實之間尚有本源處以為先着

問江陽紀開辨口率出泉抄沒為奪國服取息

非王政是否曰三者誠是漢法乃後世之所為也故鶴山有云王荆公學術誤天下漢儒學術誤後世

問桑民懌五官註不取丘王諸家訂定各存其舊而畧辨之以為遵史闕文遺意于何曰凡議周禮欲識聖人圖治之心取為今日所用不是空將本子較優劣資談柄孔子不得已及史闕文正謂自心有史具失乎外乃反求於內未嘗徒然廢舍又官聯是兩存共舉不是聯於某官

周禮

王

者即刪入其官則非施用之意也

問大唐六典似祖周禮又似沿漢隋魏之舊却有發明心得否曰三代而下唐之制度超越各朝有布置有關轄有體悉周公才美一力追躡只開雖麟趾之意殊有闕畧三師三公周禮不設術有深意三師已無統職若實師之固道之所崇無政可論三公乃有宰相之任在後世相權難制周公欲以分之六卿各責其成而並受其福不病專而守易六典之所由以立也然任



歸論道舍政何從而有道尚書都省若駢拇然  
 以其總領而六尚書為屬凡會而決事又若任  
 宰相矣周禮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與此却相同  
 特係以虛權授法則精功賢合則為六之綱釐  
 則居一之目不擅總會之要耳高祖武德七年  
 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至太宗貞觀十  
 一年改令置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又門下中  
 書兩省皆要府中書造令門下駁正惟實舉在  
 中書三公論之而已此亦寓兼制之道故終唐  
 之世竊國柄者不漏於制而漏於任武德置六  
 省一臺九寺三監十二衛貞觀因之不隸六尚  
 書與周異諸署皆周六典所該六卿得以鈐執  
 唐雖若並陳而鉤同聯異每有關上尚書司者  
 中間彼此有相維外內有相界亦不盡齊則古  
 今勢耳但幾微夾倣之精默寓援互處唐則不  
 得而知也張九齡輩也虧他撰述却多自祖宗  
 心匠又自河汾派來



木鑑臺雜集

元卷

政問錄

法綴

答言

亨卷

異越通

未學學

利卷

海議

列流測

貞卷

偶客談

遊錄

少擬



政問錄叙

竊嘗觀察兩間無一處不生萬物林林總總各具法象各正性命亘古亘今未嘗間息嗚呼於此其見天地之心乎惟仁者全盡此理故其心常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夫既以為一體則視一物失所何啻惻隱之在乃身而所以調燮劑量損益化裁使之各得其分以協相乎天地生物之心者亦猶服食鍼餌之於吾身必欲咸適於用而求底於安寧容自已哉吾

政問錄序

師一翁唐夫子力任斯道究心當世已數十餘年凡夫帝王經綸之畧王霸之辨以至昭代典章制度之詳莫不揚摧訂証而其因革損益之宜補偏救弊之術又一一精思博采得其條貫舉而措之以曲成萬物而範圍天地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也非夫仁者一體之心其孰能與於此間以門人執疑問難發其端緒久而成帙因錄之曰政問是錄也探陰陽消息之原酌人心趨履之實經世道升降之宜觀物

理會通之故究事勢利弊之極淵乎微矣王道之妙用備於斯矣

聖君賢相欲以興道致治此其龜鑑乎哉門人將授之梓以廣其惠於天下後世凡有志於用世者其必法天地好生之德體夫子濟世之心通其變而不膠乎故會其精而不泥于迹神而化之與民宜之以開萬世之太平庶不悖乎夫子之教若夫自私自利而一膜之外便為胡越焉者觀於此其不赧然愧怍然悟而豁然自撤其

政問錄序

籀籀也耶

隆慶戊辰歲季冬臘日門生丁應詔頓首拜序



政問錄

問人臣從政秉忠勤者意本也若陳力就列事亦有體以爲執乎答曰爲治要識當代治體歷代治體各有所尚不審而宜之不能達秦尚申韓漢尚黃老唐尚管晏宋尚佛本朝尚朱文公學又問尚文公何如曰由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乃文公之學故愛民體國其精髓也據典循故其形骸也六部覆題必援頂前例無則具請旨奪不敢擅爲肇始以文議情見求明於古人

政問

非所以遵王制也又問有學聖之心而生秦世則爲秦尚乎曰衛鞅持帝王之道不售輒自貶從秦此知尚而不重已甘龍杜摯則有已而不知尚士不幸生其時苟無轉移世道之力直湏樂天獨善豈可昧於從事又問有已與獨善同異曰有已還落已見獨善從性天自然知尚知已知出知處

問學古入官經術所以經世務先王之法信不可遺耶答曰學古入官者師先王之意以立治

本若議事以制則從今之法今之法以時出之者也又問事不師古則所學何取於學曰學以開發其聰明堅凝其意趣端約其行誼持以事君而爲上爲德持以體國而爲下爲民先王之道與民宜之通其變使民不倦故法之所成先王之粗迹一時御世之用不可垂之於久遠今日所守只當有今代之法故述而不作所以守爲下之分信而好古明其意以行道孔子祖述憲章以此

政問

問三代而下仕之途必有所成習雖一代之間其歷君歷年所習各異美惡盛衰之迹端委好權之情衆人之所同趨吾以一人入之力挽而勢不由於已詭隨而道不得於心則柰何答曰治朝衆所尚尚之末俗衆所尚避之又問春秋從同同柰何俯就曰從同同孔子之恕人也避之者君子之自立也又問自立嚴不幾於廢仕哉曰所以君子難進

問爲政首務答曰立信是首務孔子曰民信之



矣信是民立則是我漆雕開謂吾斯未能信其  
指民言所以使之信是我立故立信須立望使  
上下疑已我無自立之素也

問牧道答曰天之立君以為民君之分治以屬  
臣故惟牧為切喻為之牧則必求牧與芻求牧  
與芻而不得必平其梗而襄其成然又必會其  
通令不失其所為之意蓋曰求則在我曲為之  
處曰平則梗去而求即已曰襄則調而輔之必  
會其通則無所不宜也有不宜失其原牧之本

政商

三

心矣秦皇漢武欲建萬世之業却將當下百姓  
窮其財力深有病於會通之間大都古今得天  
下者俱從救民苦疾上起家雖盜賊雄據之徒  
未嘗不由此小悟而借用之凡天人所助此以  
問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如何答  
曰王道有其名是虛位無豫定之迹只在天德  
上辨王不王故下一便字天在獨處見慎則德  
矣又問獨之景象則何如曰擾擾情欲類狗外  
為人不可獨草草胡亂應酬乃昏昧不見獨矯

詐文飾則假借不是獨影響意願則助長不定  
獨只了繫自家則枯立不全獨獨對天地民物  
而言從一元至仁上發來統貫無遺纔能與萬  
物同體都收拾在這裏獨斯至矣此非慎不足  
以得之

問立法何以盡善無弊答曰凡欲立一法須廣  
照遠圖密察照不廣宜此不宜彼圖不遠利今  
不利後察不密得迹不得情世無不弊之法只  
以廣遠密分數為善否多少古人舉動不草草

政商

四

勾當却算盡這不徒作空意見直惟資故實融  
會事情

問後世治不如古其緊要分歧在何處答曰古  
今王霸惟一誠偽所判以大造生生同一善根  
同一聰慧豈古今人不相及只後世疎於反已  
故責人深圖治急却謂仁義道德不足以盡政  
理直須濟以權謀術數所以用詐用計及上下  
相應輾轉欺詖衍化成俗間有知者出亦不為  
世衆所容以能自立然其所以為自立者又不



精誠圖感責脩挺挺如何得如古人又問誠偽之實曰誠是愛人真心偽者未嘗無仁義道德之迹但詳於法令假借以遂其私傳謂與居官言言忠信乃三代而下良劑

問爲政上下相感何道致之答曰滿宇宙同此氣生物以息相吹一呼吸便滿宇宙貫徹只因人私已勝遂令皮囊間隔惟其機甚幽甚微人不易識

問歷代廢興之由答曰自古創業之君身任革

政問

五

道必明於救敝之實每朝末造所以衰微其初立國處已胚胎病根中葉賢哲識其勢而急反之纔國祚復衍三代封建貴賤梯秩故通相爲通萬取千千取百秦起知其故罷侯置守臣抑而民強耳餘勝廣及漢興漢興知其故兩改其弊然天子豈無親信故宦官外戚終其世種一禍根自是東西晉南北朝以及楊隋窮變道昧制憲勢雜唐起知其故一意法紀却降本流末外驕內亂隱患術中蓋法以人存易人則反毒

勢然也其敝延五代不已宋起知其故首正君臣之分重內輕外由是外弱而夷狄起矣元治一統施爲亦甚宜但無公天下之仁非所以補宋德廣道化宜其運之不永也

問守令近民必求所欲與聚何作爲而可答曰守令責甚重原是以一方民命付之掌握今絕好是勤勞簿書繁已應務乃周旋自家名位總不屬於民瘼又十羊九牧趣見異同良意乖閣前輩一被命即從到任湏知做起手逐一體行

政問

六

又考合律例此職思其居又復職思其外除目下酬榦批發暇則豫思地方天災人變設有青荒寇橫將何料理動支何錢糧調發何人馬遣差何才役又思末俗既成何道可能轉動還淳民業日窘何道可能漸次充給精神流行休戚一體是曰父母

問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即秦法令民爲什伍何愛惡不同效王安石保甲法即比閭之政何大不便於時管仲以內政寄兵似亦與秦事



同齊民何以願從答曰法以意行民須惠取周比相保閭相受族相塾黨相救州相賓是欲助洽仁澤秦司連坐告姦是率尚以爲暴其造端命始已判然不蒙宋保甲本是聯民善術歲省百六七十萬之費而行之者懇誠不至致惹公私勞擾其內政稽攝之密嚴惠兩存故上下能喻亦成伯績凡長帥之道當與人共休戚協精神否則作相懟勾當

問後世井田不可行可立均田法否答曰法以

時宜時以意運聖王馭世只欲以意周民之身與之利之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有土田非百姓所有這乃是一副局段後世上有定尊便下有定業漢晉魏周之間亦嘗司均給籍唐太宗銳意於口分世業然成效難立沮曩易生周世宗均田只是均稅三代良法壞於商鞅租庸調壞於楊炎兩人者遭時戾古不脩意而脩法自以爲通變宜民且王莽李安世宇文融所處亦未周當許民賣買其還受只在露田鄉分寬

狹授列多寡不重出鄉之徙不立補助之省徒效法粗而運民之意衰矣又問限田法何如曰總只此意又問墾田度田方田令何至今可以嚴舉曰這檢查隱稅是幹辦上事非所以運於下者

問四方多故練兵急務而民貧乏費奈何答曰只古州兵爲最善有臂指唇齒之安無列屯坐食之慮國初璟集法以衛名翼正得此意正統弘治間設民壯亦相似近來却尚招募蓋因民

壯失原諒本意兩廣打手起正德末年始以爲勝舉而今復成故事嘉靖壬子後南方有事率倣此以行然每無大便益要之須有治人且古人練兵之始即思何術可以銷之纔有老相否則一不用便生亂其徵調甚非長策多遺地方之害又問天下原立衛所可復整頓否曰腹裏及倭倭已委無益之費只九邊差存

太祖天下既定兵令七分屯田

太宗靖難後大半着漕運雖智者透見銷法自後



不得銷中之練所以天下兵勢漸索上武人攻  
書藝下者墮純禪况差遣日繁廩供日尅帥長  
日靡又老家不處剩員不敷上下不相貫業無  
專肄而教失素脩民運爲養具者如故頗屢施  
支一木不可得也乃復重兵憲事招募增出一  
番兵費又無善演兩下虛耗

問漢唐而下國家有事四方或出遣宿衛曰不  
可或募長征健兒曰不可或發久戍之役曰不  
可或重支郡兵素養曰不可或招及奔命調及

政聞

九

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曰不可以名地  
長技時一徵行費約而功倍何不可之有答曰  
狼苗悍桀末酉搜探金商絡石齊淄流星錘羅  
猗鏢賴家旗桑植大喇毒弩真保力詔安陽山  
計犵狁毛胡盧都掌羿苗猥格各有擅能只拘  
方之相緣俗之謀不辦通智又三官缺疑六欲  
時熾不免肆釐戕物况沿途婪眼所禁寔難以  
不教民戰非君子之心也

問三代前以農寄兵以郡國委積充兵既後世

可追其盛乎且有議練州兵立年例者是即此  
義否乎答曰要復古從勞頭做起誰則能之只  
州兵年例亦不得已調停法州兵即隋唐府兵  
又即鄉兵以其領之州云州蓋不養於官也然  
從戶徵撥無紅旬科條故併有年例之征近浙  
中立年例四十七萬兩其州兵終不肯行至子  
起事庫積罄支癸丑用三十四萬甲寅五十餘  
萬乙卯七十五萬餘丙辰則幾二百萬矣至乙  
卯已括搜不漏乃思提編本省三十六七萬不

政聞

十

足則提編各省得四十萬餘至丙辰乃請京庫  
米麥馬草折銀一十八萬餘南京倉一十六萬  
餘徐州倉米秋塩顏料六萬餘然四十七萬外  
巧名旁索與正額復相當但榜檠羈維豈特小  
補所念州兵一良務閭俗偷安杞憂耿耿  
問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禁官以五府  
四十二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  
親軍而親軍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錦衣與五  
府兵又適當蓋彼此羈維之局自周官衛尉



中尉所主漢南北軍唐南北衙宋殿前侍衛司皆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繁簡疎密亦內外援應之局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存管營別設司馬不樞密而鈐攬有事由本兵請符定帥不開折衝府而勢張平時籍歸五府廩經本衛練劉營場隊無離土法甚得矣但無名虛耗而有演弗精柰何答曰射冒一節能無寒心直須女嫗力可補弊源

疏

十一

問楊炎兩稅法能革唐歷朝來積弊然不免人議而陸宣公亦甚不韙之如何答曰唐到德宗朝法已大壞炎之所處不可謂無因但只知革弊故脩法不脩意又其法之行所關係國脉者乃在量出爲入一言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其病根有不可勝言者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貊天地間造化之妙消息理微流行感應適相當有這許來路便有這許去頭所以古聖王有量入爲出之制却准准不甚相

遠若以所欲用費作倚傍奢儉豐約無所執以爲裁烏乎可其前代三十二十五稅一後亦每有弊疊蓋其不停閣應幹勾當即籍後裔驕情一有正斂民便不堪故什一足制用準的問堂堂萬乘什一之征何以足用孔子盍徹何以謂之徹也答曰能通之謂徹通之者均之也民有其十君用其一乃造化實理流行不滯之妙君民情相協是均事相安是均報相宜是均貴與賤均文與武均名與實均事與既均施與

疏

十一

答均有倚重非均有專奉非均有姑息非均有作無益傷苦節各出納皆非均故爲政首務直須覈實今食者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戰幾何內團營六萬餘即唱名米三之一外衛班操三萬八千餘能援敵幾何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五百以充宮衛羨否匠作七千六百以布工指羨否厨役五千六百以供庖力羨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班羨否教坊四百七十淨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商其給養羨否



凡此歲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萬餘疋綿  
花二十八萬餘斤於此參較裁量然後取與相  
當用無不足

問愛人心易舉而用難節故取民無制奈何答  
曰什一爲征正是爲仁政若在所用上理會便  
於人有滯碍山澤之利權不可下移鹽鐵本應  
收攬而管仲取於無形這一念差了桑弘羊劉  
晏爲國陰籠潛制却不在君民兩下緊觀然二  
人事幾老練能照顧種種不漏安石法古慕義

政簡

三

却疎腐多僨事到蔡京薛向吳居厚復潤安石  
之珠又落一層若唐率貸法并僦置納質間架  
除陌錢宋月椿板帳經總制錢俱是攔路白搶  
故葉適謂王安石之法桑劉所不道蔡京之法  
安石所不道經制等錢雖吳蔡所不道及其急  
迫皇駭名公如趙鼎張浚皆安馬遺後而秦檜  
權伎劫脅一世此名言也切以爲管仲牟莢尚  
在清截上運料只還有民在心於桑劉又管仲  
所不道若比較冉有陪粟另復一樣機軸漢武

一得馬息遂除告緡文帝入募粟塞下遂減田  
租這心術路數亦不在管仲下所以節用愛人  
四字一串用

問藩府供例不充奈何答曰嘉靖末年郡王二  
百四十餘位將軍中尉一萬二千餘位郡縣主  
君一萬六千六百餘位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  
萬石如山西存留米止一百五十二萬而祿米  
三百一十二萬河南存留止八十四萬餘而祿  
米一百九十二萬何以克濟

政簡

十四

太祖初藩封祿米五萬不久改爲一萬郡王初封  
二千襲封一千成化十一年例初襲封俱一千  
嘉靖四十三年例悉照成化間例其三七本折  
兼支將軍三七中尉四六郡縣主君二八本折  
庶人同妻月給六石中半庶女不給凡房屋冠  
服墳塋俱革免此亦太省但以大道爲公須各  
令自申賢爲世用次亦食力更可復省國費中  
間差令有別以盡親親之仁又不失成全之德  
屢見有建白者宋事亦可考



問小臣常祿不給用則如何答曰國家制祿今之居官多費如何足得若能立得脚跟定量入為出何不足之有近見賢哲亦巧作處置顧公佐賣放皂隸

宣宗以問楊公士奇對以常祿不足臣亦有此事剛正如顧仁明如楊皆以為可行以可為見者也故不憚私改公法苟知真有可改持法之顧可以請改得君之楊可以議成如馬公文昇奏徵馬夫銀可也不則率身自約而已大都後世

政問

十五

賢哲類自用自專國初禮儀定式書行於朝廷之上者至今不廢其官員行於私室者成化後以漸改動行於公堂者亦廢遷於嘉靖間洪武禮制書進賀出使祭祀階勲祿俸不擅易若行移服色等每至更變稽古定制書限制品官各有秩守中間奪意奪形日銷日飾蓋始端倪毫忽涓涓江河不可不慎也羅先生倫曾以東里之說欠精不為無見

問漕事曰弊軍民競奸公私罹憲正額掛籌無

筭而本色濫惡議者欲改法若何而可答曰天時人事交相感病源不在無董者亦不專在軍專在民今雖有漢番系系弘羊唐劉晏韓滉宋范杓政權事體便難轉手法有合因弊生積勢米樂十三年罷海運行四倉轉運法宣德間周文襄議變兌運成化七年滕都憲議變長運成化十年又議有改兌長運即宋直達法轉運兌運改兌即宋轉般法宋善轉般病直達以今例則反之然使今行轉般尤不可况額斛代發之

政問

十六

盛安望如宋今之兌耗加四又三六折銀蘆蕭米行糧安家糧賞勞銀處已厚矣而奸者益逞凡兌必爭爭必傷命以命博米蓋有相依以為命者必追見病源體其所難為事可不更善問出禮入刑大明律可合天理之節文否答曰本朝兩本古文一狀元策一大明律這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心法所以當天理愜人情者近日却被仕途漸漸壞了庚戌年兩者又一齋變動又問書是粗迹何係重輕曰語從意易又問



大明令曰令示人趨禮之路治定功成乃作律詳於出禮之禁歲代既久復有諸例條以補律之不備此須題請 旨奪近日却擅開叅照之門公然不與律合前輩有碍手處寧稽閣作老未完安肯含糊律意

問煇海管仲霸業何以後世相沿不已答曰取於無形便是管仲私舉今日鹽筴不歸於官豪強得競利民亂必起如何住得如沂州等諸礦場官府不作理會爭奪必煩漢中茶園勾當因

政商

七

其私販而止之若民間晏然樂業生出事端非蕩蕩平平之政楊遂菴事幾熟令招商自買一時民悅利反倍集宋熙豐權蜀茶置賣鹽之場罷通商法即非不得已細玩之自得賈似道置六郡公田三百五十餘萬全失大體凡處利局多迷不與民大道爲公所以上下相給交征夾構能此處透靈即是王心王政

問國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颯何如答曰天下歲徵糧三千六百三十餘

萬石漕費白糧南糧祿俸餉邊等各有額項內京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京師月支三十四萬每侵用太倉原積嘉靖紀元詔革月止支十八萬二十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倉弘治前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十年後不穀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戶口商稅鹽課船料草折開辦等共二百四十三萬餘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聲息奏討賞賜節誕親宗各費約二百餘萬嘉

政商

六

靖八年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積一百餘萬二十年後止存內庫一百一十餘萬外庫三十餘萬二十九年大虜深入通州請備兵銀八十萬薊州請脩邊三十七萬大同請增防秋四十餘萬宣府請增防秋四十餘萬京師咸寧經畧費出多名昌平懷柔順義白羊口潮河川紫荆關各加厚治增定賞格自是歲增各邊募兵銀五十九萬三千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又加鹽銀二十四萬六千京營加免放馬料



一十八萬內府加鋪料數千共歲支太倉三百四十七萬扣歲入尚欠一百四十餘萬却以開納括取濟用添設天下巡撫數員兵備數員員下所用無筭河南山東創練各六千山西陝西倍戍而南倭適猛東南繕城百萬計遠調募勇百萬計哨海百萬計其被標虜囊萬萬不能計也時出奇告能提編巧取括權無漏軍門揮金枝大競刺加以元察焚縱宮奄風求宦林自立之難又廣有張璉福有胡平江有三巢川有王

啓

九

章大同有丘富河南有師尚照貴州有楊河民告困矣

祖宗功德深厚窮變合通須制奢裁冗元氣可復又問事既久定可裁而制乎曰以鄙慙妄測今日之費可十去五六

問兩京之制古乎答曰古無是也自三代來皆有兩都會只存得虛名以爲應備蓋不張官置吏及養兵以峙立重繁多費

太祖都金陵以汴梁持一虛名爲北京

太宗初營北平連年多事規制未暇悉定隨往衙門加行在二字觀二字未除可以知其缺典也齋志以崩而臣下復無見者遂因循以成轍問水利小故何古今利害不齊禹之行水人所共知何賢哲之不能悟答曰禹原從此心蕩蕩平平做去後世却將一意見便直前不肯深作商量陸海鉗盧陂龍首渠都是一事中得太虛之體魏起鄭白皆詳審觀會致收大利翟子威杜元凱乃以決堤塘爲利元凱於學成癖及當

啓

二十

事幾却精酌其論水利謂人心所見不同利害之情且異此理之未盡而事多未妥這是他作要用要訣江東求豐圩明越湖田將廢地成良疇然卒遺民害不惟秦檜蔡京昏溺雖韓世忠亦不之察又王安石信人說欲決汴廢塘濬以濟耕而國家設險通食并弗之顧及欲涸梁山泊成田皆草率喜事一聞劉貢父善喻便能動心要之處事無大小必從學問上研磨乃得問屯田獨盛於古云何答曰兵法明可以言屯



趙充國馬援王霸羊祜所以成功曹操知兵遂有棗祗任峻收許下之績肅行府兵法不屯而屯宋便牽強襄州唐州有行不就陳恕何承矩何等畏難蓋農怯於為兵兵耻於為農釋戟趨耕驅農轉戰必先得一關樞這是兵家緊要處祗可以心會太段兵之至只一箇諸無漏三官不亂五教響應專為恁麼子路路皆通故曰關候且屯田又是銷兵妙窟鳥可少得留都江北之屯歲獲十三四萬然其人已全是農夫甘涼

政問

主一

四郡之屯其人亦棄非戰雄矣國初制屯租畝取一斗導耕之意甚勤但於兵事不相貫只好充管田之務又問管田云何曰管田是給養開荒一直絡民事

問空文取士得人為難專重薦舉私於阿徇柰何答曰三代而下校士脫不得試言一路其原立科場式例亦儘能觀考但恐無具眼本朝特重制科莫若三途鼎用以薦舉易歲貢士行誼素著充薦額有不稱敗官嚴罪舉主庶免阿

徇然非養於未用之先縱得士亦士之自立不足以係風俗

問督學校士以文何以使士必敦行答曰士之肯自重其機全在有司提調宣德間纔有督學之設蓋恐提調徇私故按察設官以稽覈之今若所校專在文安得使士重於行誼必欲舍文則科目所取何物况校行其難以行為賞罰則必有偽以應之將寄耳目於人則必有徇以私之以一人周一省之見聞焉能易於得實且正

政問

主一

文體是時論縱正得來也無用又無訪察是時論縱無行得非大體或惹生事端又抑奔競是時論抑固可以革而徒鼓奸桀之氣心未能易也要之三者未盡移風之道只須慎選主督又其年任使得端已平氣着實自脩自克懇行於三者之中必轉動其精神稍得幾人實相法效方能漸次流廣今日大病痛惟在私意橫馳能我無私焉人心之靈造化之妙必有感而通之者



問私鹽盛販奚法以禁之答曰禁私販與本朝之法甚平正前代法太重却在事上鈐軋求勝不廣照太體漢私鹽鈇左趾唐鬻一石以上死州縣團保相察私鹽月再犯易縣令罰刺史俸宋因五代貿易至十斤焚者至三斤即坐死本朝律例却的當情罪私販止杖一百徒三年蓋市利本齊民細愆可以矜宥又止理見獲入鹽不許展轉攀指所不窮追謂其懼而脫也肩挑背負勿論謂其力止一身也而挾勢逞強因而

政問

五

恣侈則重其罰以彌之故拒捕罪斬張旗設伏殺傷人梟首重拒敵也運鹽帶軍器同私鹽法監臨權勢買引同私鹽法若權勢私販邊衛充軍巡捕官與販充軍重假勢也越境二千斤上充軍重越境也凡此制辟不在鹽乃出鹽之外因事以抑其漸此律例意也且靈州產味美於河東江北味美於江南鑄古路便於廣產南汝路便於河東浙東山商川中資食未康軍弁青白塩河階狄道魚河可充隣境之用這漁因人

情有處豈可強為禁禦

問塩司都轉運秩重舊與藩臬抗衡後乃隸二司以利牟之所轄且因權勢撓刺復差風憲足矣其出侍郎遣都御史不已復哉答曰設官無謂類此此正統後例也理塩有大政後世絕好舉動如孔僅牢盆張林官鬻姜師度置屯第五琦重亭戶劉晏額外錢皇甫鏐加估王隨行商蔡京請鈔及輪芻粟塞下入帛入錢粟京師取引法對貼蠶塩對帶法常股存積低昂倉鈔銅

政問

五

板充支改配掣摯法關廣權法元中統漸增價法可謂極筭然只好謂之末政何也為國聚歛之臣耳中間有曲盡通商之處多區惠寵之方為之祛其梗節其費省其繁體其瘼賑其乏時其期清其侵可謂能逮下然只好謂之中政何也通之以為國輸惠之以為國營非專以宜民也王者之心虞衡山澤之利而掌之官所以弭民之爭市者賈道不得不招商商願出於其途以其利之也國可陰籠而悉以筭乎竈者民業



不得不任人民願業於其野食其力也以例農則止應什一之征也此之謂大政王者藏富於民國家十分得其一又庇其損害民安得不富衛觀監賣即能復流民隋與百姓共山澤一事中得古意若幹辦從這心來纔於利場上不迷其本

問洪武間教民榜文一書迄今可行否答曰此乃洪武二十一年頒行

高皇帝武功既成文治熟諳到此時真見得安養

商

五

元氣一大孔竅却該在這裏運用惟是舍這裏所以有紛紛多事

聖謨溫益情意敦懇古雍熙太和之盛只是這些子處蓋里正有長人之責鄉亭有三老之尊今却充勾攝承引帖而已此處不轉得一轉非沐浴講究

問華夷勝負信在邊威盛衰儉答辛愛阿小孩黃台吉打來孫把都兒土蠻虎喇哈赤台能甚熾又考撒脫兒小一千元慎擺腰王打賴等部

小種尚悍必深圖震遏可令遠懾答曰此言以

力勝衆人所知但造化感通之機幽微報施之故尚當包括度內近題奏舉動每惟相對王者無不愛禽草木一氣獨於夷狄哉漢武窮搜張湯傳介子馮奉世任一使致夷王之首班超三十六人開西域實憲數十騎空朔庭已而諸羌交亂中州晉胡拓拔據中原三百年金滅遼元滅金皆宋之爲計未幾而爲所乘人心之天仁則和和則順否必反之故保四海乃至德力

商

五

勝是第二義本朝掃除腥羶之論宋潛溪作起兵檄意登極詔

太祖所自爲只說元德衰運終此太祖萬物一體之見

問靖難死節諸臣可謂純臣乎答曰忠烈不撓元乎砥柱能超與世沉浮之俗但可重非其所至可敬非其所法前輩有謂殺身之義不能贖亡國之罪人臣貴盡於常職事當力諍法在豫圖其不用則有去而已坐以待僨想亦模糊廢



祿未盡業脩雖不可律以徒人費石之紛如若自全其性之謂純則有說矣其間諸公不磨耿耿能普照瀝成者不少又不可槩論

問馬政善於唐而弊於宋論者以官養爲便今之養歸官而牧事未昌何歟答曰唐有王毛仲張萬歲故官得其養宋之保馬法使王安石以官行之亦未必無弊有治人信然爾今求牧與芻權要奸頑多有侵格常官舉職競練懦慙每偏縱刻故役丁地畝椿朋私用科駒漸出弊歟

商

主

又調餽不恩公傷妄報給用不視爲已物定駒顯駒重駒不時其驗考則又不若自用自養能爲自愛

問律設大法禮順人情是貶律以從貧乎答曰非也順人情乃體貼律意律列諸條任其人擇而配之故惟明克允可以明罰勅法蓋聖人之用刑乃好生之德所運明者昭其生生之術允者篤其生生之恩所以臯陶意顓頊教後世豈惟無是心并亦無是術易大象六卦說刑其

就明威土迷意義其中乎議獄緩死非尚姑息爲優柔不斷蓋指原來這一點子產刑書李悝法經漢魏九章十八篇至唐刑統可謂精脩復益之以張戣張湜竇儀諸人搜擬詳論然總於術上研磨於對鞠申讞處未見好生一念真做骨子間有知者又將貶律從貸誤認是此物後世分仁義刑德作兩平忘却乾元本始故用刑而刑誤

商

主

問將門家丁可蓄否答曰須觀時以爲廢置蓄時有養具停遣有着落處則蓄之梁震乃嘉將銳丁蓄六百餘及被論閑住無別門可收各授用虜庭今日內外交通都由此輩趙小崖王三丘富皆有所由來後周尚文張達李津借此覘虜虛實雖每克成功而邊務大壞之矣夫華夷中外界辨源嚴虛實既通未有不基重患南倭盛於嘉靖壬子亦由舊時寇而寇商而商商阻不通則入寇借援寇有憑依則因商醞釀嚮導端倪良善瀾倒率無所於救藥宋素卿宗設許



棟李光頭陳東辛五郎蕭顯陳思泰徐碧溪總是我民

問仕有無舊章而承近守從之可乎答曰所係大則不可如蒞遼撫賞分明是實和當其事則必思所以爲之處又問撫賞云何曰撫賞始行於喜峯口後無處不行始行之有時後不拘時而行始只用鹽米後加牲帛又筵席每一行軍人科銀二三錢各口歲費一萬四千餘兩遼東取馬市課稅抽分二十七年形諸疏請且覆狀

政問

壬元

不參當否視若例之所有此樣舉動太易前輩所不肯爲如府江制給以待居平困醜且令居守爲有名之與榮黎階又滇貴每有買路錢亦旅夫自爲猶之可也而近日下歷高沙岑江之給恐未云是薊昌鎮事近處置儘極嚴密添設標兵五枝枝三千名援調七鎮兵各三千名總兵移防石匣營當密雲古北口石塘牆子嶺之衝節制獨石探白草川三門房之哨增築墩堡重懸賞格事周於前例兵倍於宿威不趁此時

輩撫賞更何待耶

問救荒答曰只是一箇預脩以三十年之通民無菜色又遺人之委積以待凶荒到得行救時便無極善之法周官十有二政聚萬民皆非常物之外添得出所謂救荒有三法賑糶賑濟賑貸賑糶屬常平賑濟屬義倉賑貸屬截留常平倉自李愷耿壽昌平糶法桑弘羊平準法福建社倉法隋文帝唐太宗亦力行之及文彥博曾鞏田錫張詠黃寔王孝先又一時權設糶法義

政問

壬元

倉是民間糶粟儲濟截留如蘇軾截留上供米宋孝宗令截留本州椿管及借會子收糶賑糶此外晉秦乞糶唐憲和糶范純仁招糶劉安世刪常平向經倡賑滕達道活流民畢仲游限賑地劉晏收棄子趙抃洪皓趙令良咸苦心殫力并本酪覓此種蕪菁種荳鬻爵度僧興傭鑄幣總是一時小經畫非王猷皞皞大體國初民間有餘能禦大災到成化弘治間尚不乖誤周文襄處置詳切其濟農倉緩急有賴弘治三年班



議預脩倉糧計州縣里分積糧多寡自十里一萬五千石至八百里積一十九萬石官以積數為旌擢弘治十年通行撫按稽治曠職以嚴申罰只正德來漸不加意又復以守支為民病且國無儲羨截留自難而民俗蕭條義倉無所望矣

問捕盜何法可速鈎獲答曰捕盜之職如藥味中大黃大黃不煉過不可用若以必得盜為心便非神武而不殺此須煉以洗心正德間差三

政問

三

御史出捕殊非事體遂惹起大患往往見大盜都從有激而起能積豕之牙當其邪念初萌却誘掖匡救容易處銷磨不爾亦殲厥渠魁此外借威行恩一以保全為主再不爾雖不貸誅戮必小其名色定讞聲罪庶不連及無辜傷造化至和

問蠲逋代輸所以恤窮王政有諸答曰宋乾道淳熙間諸賢守令嘗為之然中間各有不同或不得已而充供應或急拯極下戶疾苦或恤其

流離而還集之若聚無所分輒與存庇不啓奸則誨情王者不為也又問省耕之補省歛之助非王政耶曰一致省自不浪然而及又問不數赦即此意否曰然

問近日勤王外援之議盡乎答曰兵不可無制制定於先乃無後失古兵法言動雖成功亦罪之唐因九節度之後無命突赴以為奇能漢宋之間董曹長驅而入亦每有此春秋人得而誅之之說若不奉王命終是春秋時舉動必須先

政問

三

定某地援某地某地赴某地俟命法守不踰矯借毋雜然後可

問天下均一民也何設州設縣之異答曰凡設州之處必是地方緊要故重其銜以鎮之今知州官不比知縣得行取入選反縣重而州為輕此必有以處之以復低昂原意乃得

問屬士行不養於未用盡屬之考課此仕所以得真士之寡也將何如答曰誠然但既屬之考課不必更立他法即從考課上實行之如取人



必斷其大體大節其氣質之偏形迹之疵又須裁議這是公論所在大段難掩只當事者愛憎入心便假借論評是非不白但末路論人只貨財一竅是立身骨子此處欠檢點隨其才美皆可一筆勾倒又酷慘害人亦是大惡然總自貪上來

問武官選法之難能無累耶答曰貼黃一節不可不慎法立正黃又立小黃藏之秘府三年一清理得矣但查黃不度歸黃致素續黃苟率遂

政問

三

使原黃無憑老黃堆湧或以調改失祖黃或以虛應行揭黃或據堂稿選簿准替廢對黃或乘奸賄為盜黃或欲捐驅報無黃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理所宜有霍兀崖清黃議似繁澁若從簡當須平時會查的確復設副簿題其綱要亦藏秘府稽維又舊設五櫃混貯不便檢閱當更之以厨增黃冗雜當疊粘有法庶一檢而得問武臣厲行之難如何答曰只一立功欠處所以欲其顧惜不能也

問若官省接與恐見聞寡不能達下情若泛濫則惹事端而亂耳目如之何答曰接與不得有意多寡當順其自來但必正已凡風論履況所着以為好惡者須慎其趣尚混然無見其有先入又不可多屏人密明令凡所與蕩蕩無涯此是自家養德功夫不因官有也

問言責答曰人臣進言真從學問上起悃赤纔有為國為民之實後世絕好是慷慨激烈只了得自家門面程子可啞御史其意味在辭義之

政問

三

表不是浪說御史豈可啞得

問入朝便忌榮辱之相形也何以為弭忌之方答曰貴為衆所忌以其競取之也富為衆所忌以其積取之也君子量入以為天下用所以終不能富是以免怨不競於取貴而猶以得之必其與之者順其所來則衆亦與之同心是以君子必能貴於治世然而終不得則亦無損其為君子也故曰君子欲之君子樂之所性不驕問作事制用之法答曰凡制用計其常筭外須



寬一二分令其可裕於行其所寬處隨其難易以爲多寡只不可以喜怒爲登耗凡遣人行路及程功衡日皆須此法

問檢驗尸傷有無冤洗冤諸錄所載及隨時隨地省革諸弊固在神而明之但中間亦有可言者否答曰謂之檢驗須先鞠審而得其情猶以口辭難信乃復檢之試其合否有不待審即登場非也况凡死者血氣將盡其體骨多致傷迹烏得據以爲信

政問

三

問成大事不計小費又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二者孰從而合答曰甲事甲費乙事乙費故成於不計費甲成乙費乙成甲是謂無辜乃名不義况恣我意見遂我私欲我咎深矣

問於官而臨親故何如答曰吳憲待崇安宰以上世與之有契不以法相繩晦菴非之曰漢武帝不以隆慮公主之故赦其子昭平君謂法令先帝所造奈何以弟故廢之何面目入高廟東

方朔上壽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竊意東方朔得立法本意若謂法令先帝所造也是第二段話晦菴又謂爲稅官若父兄宗族舟船過須委官檢稅竊意這瑣碎也不須如此只要公心處之不令草草放過

問居官請托至何以處之答曰固非曲從亦不可加忿當善爲辭懇張公道開說事情必盡吾誠意令彼內慚而退

政問

三

以計之又須立箇文案又問事在煩瑣或不係公行者如何紀存得許多曰所籍可以爲考是衆見是簿書烏可草草

問仕以勢爲用分定而禮嚴有不率焉何以遇之答曰須正之然正是行禮不是復勢惟辦誠心乃可辨又問有用勢橫而臨之何以爲承曰只以誠心相感我不緣之以動又問突乎其來從其亂命否曰勢固不可競而爲抗必欲自別其趨只怕利害毀譽心察其中若欲避迹因而



特著避情便爲造物所忌咎自天降

問君德以剛爲主但决裂重便粗疎奈何答曰  
事要斷制撇脫亦要詳審從容兩者皆第二義  
却有源頭是在能明詳審從容以定明不令有  
昧斷制撇脫以遂明不令復惑其兩源又有淵  
與直須在凝神未有神不凝而能明者

政問

三七

法綴

○大明令

臣唐樞謹撰

太祖高皇帝初登大寶即班令旨以詔天下名大  
明令內自序則曰律令夫出於上以道之謂令  
禁於下以齊之謂律 聖心布諭之仁欲以

不以名書蓋法律法令本一意三代前皆稱  
法商鞅改法爲律乃專以求於民者則所用異

法綴

也是編欵凡一百四十五雖比後律書未三之  
一大畧包含已盡救時息患起焚溺而新耳目  
此其立例設條之祖也按律有違令咎五十之  
條今即指是編除已入律者有正條中間律無  
文而令有載則以此坐之故有律而是編不廢  
若異同繁簡不齊乃因時之值不疑於隨應漸  
出之見不憚於難改皆 聖王仁天下精微  
之實耳其有辭之所不顯述每含互用之神則  
恭覽者當合玩之



○大明律

洪武七年

高皇帝治定功成四方合協欲明立國章以便民  
避尚於是大明律成乃屬草劉尚書惟謙款上  
而繹裁之不憚徃復字句敲推顯含折撤一寓  
低昂懲勸之悉 聖王之所經制誠定天下  
之道也而劉則曰一準於唐律豈自道其所上  
之款非以言成書也世之相去而遠業之所趨  
而睽 聖見之周於燭微末造之歛於不變

法綴

二

群見之明於贊盛雖聖人之經不能過其繁嚴  
之體也雖然所以成書之心則期禁定而致無  
刑又豈特為文案之工也耶  
謂本朝之律準唐律不能無因其篇條雖殊以  
其比類未周而為合以正之以其分合無統而  
為釐以別之皆自彼而生焉者孰知血脉綱維  
之運就其粗以定精蘊哉漢蕭何祖李悝法經  
六篇益以戶與廬三章為九章三章救時急務  
而六篇不免於緣人是故漢卒為漢沿曹魏劉

劭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參漢魏律為二十  
篇是故魏晉卒為魏晉之治宋齊梁後魏直皆  
因之而已比齊定十二篇後周增二十五篇隋  
復十二篇亦襲殘編以為倣古唐留心治典議  
疏詳發國憲章程衆心所企則宋善擇承元安  
踵美盡惟唐舊是崇若我

高皇帝豈無聞而尚之顧其綱維是有別在血脉  
是有真發合而用敝而含疑而處唐十二目五  
百條如鼎羞品列隨所下筋威養吾元而不徇

法綴

三

滋味而謂一以準其然乎  
律篇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類以不得專屬一類  
者別為名例共七類自唐始今律用之展摘易  
擬會易  
古肉刑墨劓剕宮大辟行而宜於古者其世樸  
其犯明尚戒欽恤後世參以情弊易失而難改  
故漸致矜除今之五刑笞杖徒流死始隋文帝  
而唐以後因之宋藝祖寬減太廢至犯大辟者  
一死雖非梁武之意有恤無欽恐非所以寓期



無者本朝律意雖重辟生於欽

答背易臂毋更人漢景帝已行之宋藝祖答杖俱易臂然徒三年至一年並脊受本朝律盡易之不施於脊

五答可受五杖而至於百一時可頓受乎而況前代有至五百者乎故亦只具虛名以應故事答之荆條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長三尺五寸杖之荆條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長三尺二寸必小以輕其力必長

法綴

四

以緩其勢决用小頭姑以示辱之意

蚩尤之滅斬自軒轅磔千旬人絞著周官不令全其體以見人道之絕絞之所犯其情尚有可原處

流刑四以遷徙別為條遂謂三流水遠去為流遷徙千里之流也以其近不名不爾則刑六律以大誥之戒無三流又三流總徒四年雜犯死准徒五年

充軍不立刑類漸定於例

剝刺古迄今不廢惟本朝竊盜刺臂所以存羞惡心

洪武二十八年令法司議罪各引大誥減等若遇恩例則通減二等先是十八年頒大誥令戶有一本若犯罪減一等無者加一等

枷長五尺五寸頭濶一尺五寸以乾木為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一十五斤所以拘維也刻誌長短輕重其上所以顯記也行之久大不守其初制

法綴

五

桎長一尺六寸厚一寸以乾木為之男子用死罪流以下及婦人死罪不用周官上罪桎梏中罪桎梏

鐵索長一丈用於輕罪無他繫也

鐵鐐以處徒恐其逸

誤而入罪立贖例矜民之愚也漢明詔亡命殊死以下聽贖梁武罰絹金悉寬贖隋開皇制犯者至死刑得贖皆失先王開贖之道宋損益舊制官蔭得減贖似於貴貴太偏仁宗深憫民之



無知欲立贖法以待薄刑而議者竟阻之誠亦有見然終宋之世贖法惟及輕罪而不因疑生則皆於古矜誤之門矣夏之贖墨辟疑赦其罰百錢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大辟疑赦其罰千錢夫憫生於疑先王不得已之心若憫生於罪則雖小而聖人不爲也

律有八議其議有二意有賢貴自彼而生有至情由我而出賢貴乃天道之公至情則天理之

法綴

六

極皆無所容其私也具奏上裁天子亦不得私之故曰請議蓋必合諸衙門會議以成其公其犯十惡者不論疏議謂不議而行恐又非也不議烏乎知之

入贖例各有爲有老幼疾憐而贖有婦人掩其決而贖有官職存其體而贖

罪犯有魚收自洪武來例除直犯死罪外自雜犯死罪笞杖徒流審有力無力納米做工後復有稍有力納工價稍次有力納工食又納各等

紙即供所用

做工有不等例自洪武來漸出之又有蒲日發充軍踈放終身徒役亦不等炒鐵煎鹽正統五年囚徒充站夫其工役洪武八年令雜犯死罪工役終身徒流照年限工役又有發屯種充膳夫伴當充恩軍等今存廢不一

八字例皆取之律辭所原具用律者欲創行之必須奏奪

律正條有限而其變化并八字之設無窮律六

法綴

七

類有限而名例類所該無窮凡情昭迹對有限而一不應爲之款無窮祇惟原真而坐其當置之所則非持至公以燭之未有不低昂本相而况以私好惡爲先入能求逼肖之哉

律有加減科加罪除應加至死外凡加罪不得加至於死凡減罪則三流二死通爲一減蓋律勢所不行也

○大誥三編

古謂刑罰世輕世重其要歸於期無刑以治天



下

高皇帝初宰朝野令律兩發而踵元末造民習不良犯者益肆其奸於是特典重裁間以時出如雷霆震驚一番旋幹然神功歛歛能改即止凡大小犯悉令減一等科罪蓋其所輕重世也而非我之所欲自為也

○大明律直引

大明律成於洪武七年凡六百六條而犯者不息不足以副

法綴

八

高皇帝善俗之意故每因感而發復別升嚴禁以定民志作大誥以昭示之至洪武三十年功化既孚上下相安乃重勅部院將大誥內條目撮其要畧附載律條為大明律直引共四百六十條其一切續行榜例盡為革去合黥刺者除原律該載之外餘皆不行雜犯以下悉照今定贖條例科斷之即是而推

高皇帝前日之心所以別升嚴禁皆豫圖今日作直引之心也仁瘡痍挽頽敝功德之隆豈非冠

百王也哉

○孝慈錄

孝慈錄夜制發前古所未發輕重損益一原至情所不容已古今異宜人情無不自懷非大聖人烏能主張是哉

高皇帝初即位禮制未備大明令并大明集禮且令暫率朱文公家禮行之及是錄定遂載入大明律遵述施行夫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眾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酌時與

法綴

九

勢固為禮之所從及辨孔子所論魯昭公之服亦不可謂非至論又論喪禮不近人情而限於太過者四三大款真知虛文之無用誠皆至切之議也

○教民榜文

大誥誦黃之攻教民榜文參朮之補不去病則扶元氣之劑無以施里老一着最有味惜後無深體而實行者

○祖訓條章



祖訓條章雖我

高皇帝出示臣民之款足以見兢業自持昭事上帝之所發內自骨肉之親以及大小百僚又推之四海一民一物罔不視為一體凡其處防寬密悉本於仁愛惟恐一事之不周一人之不得其所非三代前大聖人作為孰有能臻是乎使非行乂之後歷如所料則亦無以驗其心體之明矣

○祖訓錄

法綴

十

祖訓錄

高皇帝立家訓以開示後王內府於謹身殿東廡及乾清宮壁上粘貼親王於正殿及內宮東壁上粘貼令時常觀省可務遵守其大致憂勤惕厲古聖人翼翼之誠蓋王者以一人之身總攬乾綱運握四海苟非貫通血脉精神流徹則如人身一體滯即一體痠痺而可乎哉但其至虛之蘊變化之時出不以所可言能悉而錄中收拾包含又豈人得其涯涘者

○到任須知

天下之事無有未知而能行亦無有未周知而能觀會亦無有非觀會而得其通一書生驟即異方未歷之民事入為掌握之主可無謹乎此求知者為政之要機也 聖謨孔彰句句精繁又謂野人學生亦當預講則又含著無限之教夫野人黎庶之有家者學生志修之待用者有家而得此訣則家可理有修而得此訣則藝可成所謂預講非泛不急之務耘他人之田只欲隨在知此真訣惟其冥行而罔覺故事不中理自用而偏執俾眾無相協安望其能濟物而成大業哉

○洪武禮制

此國初擬行儀式斟酌宜時文質合體雖各有司詳議皆由

聖天子所自裁定非輕就也如進賀之類奏前後不一出使之尊卑繁簡彰秘各有其度祭祀武官不與則自洪武十四年始凄慘無祀之鬼神



則特旨專情而詞意非人所泛有服色則尊卑貴賤一物必有一故階勳則品從殿最所定必有勸懲鼓舞之因行移則體統鈐轄有爲而職與任聯勢爲體背則或以首領通或於令史案及若祿休前後實折之異亦必有故皆非有司可得自爲主張不繹而思之烏以知 聖睿之淵奧哉

○諸司職掌

此 國家立政緊要第一文案

法綴

十二

祖宗命各衙門各將職行條件大書一通置公座對前高壁上舉目而見

○憲綱事類

英宗皇帝正統四年刊布憲綱事類以正風憲之任實自

宣宗皇帝勅命諸臣所成蓋憲綱者洪武間具都

察院職掌中已爲顯悉行久弊息又爲臣下所自增附至是乃申明舊文益之以誠示削其臣

正所述而

英宗皇帝重加見行事例中間律身修職字字珍

寶又後一二條拈出持廉協和之真直指立心

之本爲善之要訣雖聖學無以過此而況於一

事一政哉

○資世通訓

此

高皇帝所以教臣民者誠 大聖人之真訣也

雖其尋常不文之語宛焉以道自持觀序首動

稱聖人之道又謂古哲王道與天同欣仰而力

法綴

十二

行之其所指論不越几席之粗而物理人情大

用全體通於幾微感應之中貫乎物我本末之

盡而超乎天人幽明之故使非聖賢道成何以

臻此律成於洪武七年而此訓以是年繼出禁

之而復圖有耻之格亦聖賢之心進進而思其

極也

○官箴

章皇帝久爲皇太孫在儲邸又嘗監國故周知官

服且長於翰墨茲三十五箴真 睿誼所及也



○禮儀定式

是集於洪武二十年先是有禮制諸編屢降此則曲禮三千詳其細也行之既久中間朝廷之上者尚欽遵不廢其在臣下所合行多漸改於其舊雖其勢有不得不然然亦可以觀世運矣

○大誥武臣

能用武者多猛悍之氣尚無以馭之未有不紀於事者

法綴

古

高皇帝天下初定思欲保全群英立其懲以爲訓既即其事而治之復諄諄諭宣勅誠使之檢身寡過養士愛人圖惟修職累數千言而不憚煩其軍人護身勅武臣保身勅

聖意藹然盡

道直話何其勤也

成祖哀集布行聿昭同德

○皇明詔制

此我朝國脉所係

聖王晉物之情寬嚴操縱各有攸當國初詔赦仁

恩益溢昭及幽微而赦之中有所不赦又居然自在自是以仁傳國貪恤之典有加無已民之習於爲奸者未惟憲而思蒙釋議雖縉紳亦藏競孔當事者或昧而沿例或知而賣恩或因一事而槩其餘或私一人而開其欵我先皇帝深照此弊斬於赦門以定民志其挽回風俗之一端也乎

俗之一端也乎

○官制

人易視此書以爲無所係於深秘之義殊不知

法綴

古

有志於運天下欲善於事者以是書爲首覽可也幅員之次列道里之遐邇古今之沿革職銜之高卑文武之因宜郵遞之通布土流之聯緝署司之嵌設其張官也因員而得事繁簡因員而得事有無因無大而得事鈐挾因首領而得事關制因大小而得事緩急因鋪列而得事接應因添設而得事緊要因改移而得事異同會而通之可以運變化而資謀識而謂無所係軒輊舍而不之玩哉



○軍政條例

國初行聚集法司兵者名翼而不名衛翼之名如出兩翼以蔽其身又民兵萬戶府事已歸田皆寓兵於農之意後以罪例行而兵伍聚異鄉之人洪武末樂聞令嚴無弊因循至宣德彼此逃勾奸詭漸發故軍政之議自宣德元年始及三年四年五年今日勤而弊日益景泰二年冊勾五十七萬七千而完解只三萬蓋正統來人情益狡國警且殷其搜校敲詰日甚故弘治正

法綴

其

○問刑條例

孝宗皇帝以仁厚立心而務勤政事即位十年後

周知熟練雖老成臣所不能及且賢俊盈朝精

明治體其典制歸一慎發虔承又思圖垂永故

命三法司查議節年所行條例存其所當守而

革其冗瑣書成復摘其可疑數款重勘不憚往

反以酌去取定為畫一之典本朝立國至是已

百四十年時移俗易澤久化深又事無定在而

政權不可以無統紀使非聖心的知會極

之道其不失斯勝舉乎今案自律後所增條例

餘百冊堆擁几閣弊者得緣出入而公勤之士

法綴

十七

亦不能盡檢閱之煩則此書之成其真不可缺矣

○節行事例

斯集不知成於何手一入記覽可易遵守但各分見於專業衙門條下似於重出中間或有無所附從者則有缺焉其後來別用題奪款件亦十之一二不可不查摘

○稽古定制

斯集顯顯銷沮縉紳侈心故證禮而求分定援



古而抑俗情嗟乎為縉紳者可以觀矣百姓有恒產四民有專業故謂知足止乃惟君子而富民服役於公清儒樂守其素既以逸人常役而可亡其素哉嗟乎為縉紳者可以觀矣

### ○大明會典

會典成於弘治末年時上下留心政理每以越制為恐欲遵成憲而思故實是謂寄度之作也乃今觀之事居歲遠而未備制在縣述而無定故繼是而有作乃不可缺者嘉靖間特奉

法綴

九

明嘉修已有完書然尚未之班行則再勤我聖天子容但已乎

### ○申明襲替功次

武申明行於嘉靖十年先是成化十四年經定陞賞功次至正德十六年亦經重定及嘉靖九年復為參查再定十年題奪施行蓋功冒濫自宣德正統間已甚故有成化間之議但正統十四年并景泰元二三年國警切膚人心涵涵懸爵待功甚急而弊以裁革不可又正德間貢

緣傳乞陞奏帶越數妄報巧因得進故有正德十六年之議按賞格明懸有地分彼此事分難易功分多寡斬將奪旗當先擒殺務切實效而節年得官者或奴兒干招諭或捉獲奸細或採捕海青或進送方物或瓦剌迤北公幹或招募土兵或招撫夷人或護送夷人或天順迎駕或洪熙中箭故或虛名無功或有功不足或共買輅數或無身頂認其合為查議誠不可無者兵部主事鄭曉考據精詳因成是舉題行

法綴

九

### ○重修問刑條例

此嘉靖二十九年所成我

世宗先皇帝英敏勤政且歷年之多深懲事例日繁公私見別致有刑罰不當雖弘治十三年酌有條例成纂已經五十年餘妄引誤用繁雜拘礙故 命刑官會集更加詳訂既續其後而復采於前再致異同而加留舍故曰重修非專以續之也 上下劾誌似深屬意然酬物對時亦或有該括未周嘉靖三十四年奉 旨



又取收數條况復踰二十年餘願幸

聖天子再勤 庶鑑乃今日人心之切也

○為政規模

高皇帝欲人講習律意故律有正條不習有罰能通者有犯亦免如此集成於國初乃留心玩檢修廢條擬乃其驗矣

○律解辨疑

此亦成於洪武乙巳年

○欽定時估折鈔則例

法綴

干

國初定律之時鈔重物輕至正統成化間踰百年鈔輕物重以是計贓合罪或依鈔或依物不失之刻則失之縱故每有題議至弘治二年乃以諸物時估定直此不可無之正舉也中間又方情物價不能一律齊湏審平者裁之

○會定運磚運炭等項做工則例

入贖有原行事例近節年濟邊救荒審有力等題請乃有納米運磚灰做工錐等款較多而其所以及則有職者可以養重有力者可以辦營似

樂而趨從之亦人情之因也

○宗藩條例

祖訓後於宗藩有今條例乃一大區畫國衍餘二百年傳裔之多至郡王二百四五十位將軍中尉郡縣主君合及三萬位祿供八百七十萬石而庶糧不與焉積地方之所征入如河南山西儘派不及半許斯集禁奢僭抑擅肆損浮費明禮教正僚接恤窮困處亦最周即應用一節永久支供何以充濟集成於嘉靖四十四年先

法綴

干

四十二年創題有擬欲如民間應制舉通商吏治民業為兩便處分祗避畏成法所碍吞吐無決辭而試給折支額裁皆其末小也 奮執乾剛仰遵

明聖其萬世之利乎

○漕運議單

漕事至嘉靖末年其弊已極米惡軍橫掛籌棟和船溺夫逃累官瘠旗獄繁爭湧窮則變思以通之至有風憲之差是集之作亦頗詳審所未



之及者職思其外蓋自靖難功成爲銷兵之法  
漕事所伊始如湖州操軍只百餘充運六百三  
十然銷中又不忘鍊令其整幫飭伍備器修武  
終其歲絡繹往來遇警發則開道路之梗而今  
皆弛廢即其人亦暫募而無統宿大非立法之  
初意也  
軍漕費重如造船給糧派賞增耗等不可勝數  
較民運公私大有省只銷兵清野二大着有碍  
故不可

法綴

王

○嘉靖條例

世宗先皇帝精邁非凡多歷年數綸音所發皆心  
匠構渙不事假手又睿筭超密洞見隱微人或  
有不能測又調停群下異同承之者由之而不  
知故積其批剗合宜非玩偶有集嘉靖條例一  
冊但不能悉述且末數年不及倭欲得其完錄  
當更圖之

○刑統輯義

三代下法律至唐獨精故本朝之律於唐爲不

甚遠國初江陰嚴氏本攻律學因唐所定刑統  
爲輯義又爲辨例輯義所以著同辨例所以議  
異可謂精矣然本朝之律之精其取舍之意取  
之而非以從也舍之而非以背也緣民情順世  
宜有所定於我而無以見於其唐也又立體例  
上有一條以著參互異同之本則亦不可謂不  
擇其機昔唐太宗與房杜輩造唐律而長孫等  
爲疏議進高宗時可謂詳切宣宗時張戣爲大  
中刑律統類至周世宗命張湜爲刑統宋詔質

法綴

王

儀韻而爲賦傳霖從而註之已而李祐之張伯  
川滕賓劉漢卿之解註欽乾祐之韻釋尹忠之  
精要敖元齡之解畧彭自勉之集說皆所以主  
異同而重從背者也甚哉制刑之本諸心也劉  
惟謙上律欵而

高皇帝書之庶間出入玩味不已必曉然心徹定  
以爲用而謂有倚襲於人於古耶故今用律者  
盍注精神而會之

○大明律疏議



唐律有疏議長孫無忌李勣等所撰辭義古簡後用之者可緣以出入而其隨時順情一無滯漏三代下無能及也本朝張公楷著疏議則私所自成故一遵朝制不敢參附異同乃專以今律證唐而摘刺之其謂唐合衆條而附會一例舉一律以通隸諸條而更定輕重補益弗追芟裁繁蕪則今律大爲得體乃其至切之言中間考據沿革詳設問答足述辨旨皆各有所倚集誠可謂勤矣惟前人所未明者尚能具而正之

法綴

三十四

不亦可哉

○律條撮要

此亦張公楷所集又疏議之所潤珠若後律疑問答亦每有生意玩則得之

○恭懿公駁稿

樞始入西曹崔同寅允最忠實恐書生不知吏事啓之曰憲家有王公駁稿知之乎試取觀之即貿而畢閱以質於崔云何崔曰不合於文必有駁樞應曰有官家之舊文有見鞠之新意又

復有隱微之真機舊文當熟於平時新意宜詳於推聽而真機未顯不足以稱平鄙人所恐而求之者有在若舊文則易以從事駁稿於文蓋誠苦心精合而新意時有所見前輩所當法者若所謂真機或爲來文鍛鍊所掩故審錄須將見犯另設機局綜互考據務得本真別立一狀與來文合則允有遺縱添加則駁不識然否崔然之

○法家哀集

法綴

三五

是集出內臺司籍潘氏智之手凡十六則中間諸歌法十皆易按及十六字例分蓋已括收入字中又疏議亦增並依二字義總不遠其招議指南亦常行所共曉者惟律難引用律順斷法法家秘訣其精神雖或多前人之論縷緒而綜維之不可以易而能構之也

○風憲忠告御史箴註

此文清薛公所成忠告并箴原文則舊張公養浩述也所述不著事而推其立事之本文清有



本之學故其為註脚以行之意豈不深而善乎

○求政錄

此雖當官者所集其各行式的准制設公例成卷式的循自來舊規而間見錄則且闡檢身立政之實本朝功德至

憲廟初冷人心而純士習積有百年之盛故其束冠入仕便辦心官箴不忘於有事故優志深圖者又鑽磨淬礪其所著習曾費空言哉是可以觀國家之運矣作之者張公昇湯陰名士

法綴

三六

○祥刑要覽

昔宋棠陰比事書桂氏萬榮所錄時寧宗理宗朝司刑者多有出入任情及率意放過因有感之而思惟明克允乃先王用刑之至道於是考古所已行之事無慮種種以資憲門智慮而本朝吳文恪公訥復加冠經典大訓先哲論議并為善陰臨歷代臣鑑所載善惡可法而戒者輯為要覽夫刑莫聖於皋陶在知人在安民乃其正訣然知人而不得安民為本則恐傷明安民

而不得知人為用則恐廢務皆不得協於其中

故悉其聰明又必致其忠愛乃得謂盡其至道而況夫真忠愛則智慮未嘗有遺其道一而已矣是故詳於聖人之經訓可一以貫之而文恪公其有見於斯義否乎若未款孝肅杖吏之疑匿置以終編竊恐非所以疵孝肅以之擬孝肅學術之未至則可於孝肅而復欲加其智慮無乃過耶

○金科一誠賦

法綴

三七

此以峻奇之語叙近淺之事然無以著明幽隱雖不述而可

○法家要覽

樞初釋褐撥觀禮部政率常事無他效勤因念法律所未嘗諸訪要覽一書當部郎汪氏所述取閱之如童蒙籍指珠作準雖非老成精蘊而倚屬繩墨假道以自通不為蹄筌之利乎已而領選刑曹即幸授知長部嘖嘖以為宿肄夫因未見本末誠不可廢而其所以成書者不識有



豫立期無之意哉司局者當無忘後先着

○發落便覽

是為樊侍御祉所集國家輔律之例殊多而搜聚殆勤又經尚書白公昂正定對事而易為檢證但成於弘治丙辰乃在集問刑條例之前以是頗有雜漏

○律條附例

是集胡侍御瓊為之既易觀檢且能著詳意義於法家頗稱便但成於正德末年而嘉靖後續

法綴

五八

補例不及載然事每興於所不足是時司刑者漸有流而為假借為羅織故正士每加情其間亦孰知紀牘愈明而可假可織反資祛篋者之計哉時作者無慮十數家

○讀律瑣言

是集成於嘉靖三十年後併載後先定修之例又詳釋而互述欲檢以應用其便雷部郎夢麟可謂勤於明讞矣間有訓義處尚宜商之則無尼於事推也

○比附律條

比附之條須經題議為定若毛舉細故輒為繁瀆又非事體近見明於律家者有謂所題只見行於大辟他小犯俱當請裁未為通論蓋不應得為名例條可以充擬孰云擅哉

○條例備考

斯集也欲近述為見行之便故多嘉靖間所題請其有前朝所行亦因追原其所由始但近來掌故易於舉動意見所及輒生擬議是以輕為

法綴

五九

更立而難乎以為持循固有昨是而今非朝行而暮改者殊非前輩慎重之道

先皇帝銳然圖治之心樂聞而善與之觀於斯集可昭然得之矣若其考著不亦誠備乎哉

法綴終



病榻答言

門生張銘刻

一菴子病火其曹宗孔以戒思勉之答曰宗孔的的論思原是鄙心的的無思鄙心的的無思原是鄙心的的舊思宗孔驅出位朋從之思鄙心事心之官之思各惟思則得之省思不因病宗孔的的思論從未病前已當絕佩服佩服答嚴子乎諸友曰學者功夫只有盡性一事窮理正是盡性處以至於命只是將性去合命

答言

上不是下手有病無病時只要照顧性○盡性處功夫稍走作便命上生病顏之短伯牛之亡總是志太銳失性上調停之機他爲善之心勇往直前那肯惜形氣○未知生焉知死辨得失只在生上正指盡性處○凝神定慮定慮以疑其神神是生幾性之流行處○吾儒定慮欲得慮玄門定慮欲滅慮得慮盡性滅慮養生佛氏定慮空慮空慮欲徹悟雖不落養生却須上乘根器如何容易得故不如儒之學實○天下何

思何慮乃慮而不逐慮非欲無慮故一致而百慮○咸外悅而內止悅正是生幾止是存神即是誠即是一致○老而不死是爲賊指言貪生竊造化若順造化以行只有性事不知老之將至無心在養生上只調攝進爲之力好惡之機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答錢守中諸友曰奄奄病息豈無病懷慰眼何物一个私利心膠擾衍濩挺持誰力也責不得父師多一番教誡多一番掩蓋也賴不得古訓

答言

多一番見聞多一番幫補也靠不得官府多一番令禁多一番奸弊也咎不得教化教化從何端下手也歸不得氣運淳漓衰盛自來非無因強至這自有統括頭非天非人者尸於其間但各具吾人性中吾輩肯挺挺做真漢子只將私利心一刀兩段看得人已渾然大同情願獨跳出窠窟便能延綿一綫不冷落世界

答王以仁問如何是定慮得慮曰定靜安之慮慮而後能得惟其定而得故百般慮變化不測



總是這一性所致心之官則思思者聖功之本  
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非  
提撥此思何以立感應之機能具天下之故所  
以天地之數真有具昭然顯前大衍之揲苟  
有實脩澄然在心以仁曰此則何以言之曰此  
非揲揲著求卦正是實落學上體易處繫辭前  
邊以人身合造化以玄微明法象以道義歸性  
存皆是言其凡到大衍之論纔申著體道義合  
造化成真法象者其運諸心有如此四營十八

答言

三

變人心上少一些不得然後可以善天下之用  
蓋廣照之詳觀會之通執兩端而用其中  
答湯子御曰人各被累於遇能自主則無累人  
謂爲貧累要之使富亦累謂爲患難累使之安  
平亦累謂爲死累其爲生已無不累平時不用  
功只到當境便現出來當境能轉頭却有  
答張惟高曰凝神定慮慮定而神自凝神爲火  
火欲發得其條序纔能安其位而行其下不爾  
不爲截延必鬱滅○惟高問堯到耄期也倦勤

曰倦倦於事向晦入宴息其宴以倦有一日之  
宴有一生之宴宴而息息止也生也止而也生  
答嚴允明曰人身四大地水火風都是陰有所  
以爲陽而主之者又病是陰脩病是陽因風發  
火從火召水凝水結地却須識得風從何來有  
結名地有潤名水有藏名火有運名風却須識  
得名因何生鼓巽風運坤火火怕寒水怕乾尚  
是陰上致力○地是坤土其配乾金爲真土土  
尅金情而爲戊主殺土生金性而爲己主榮殺

答言

四

主悴悴非凋將欲致役而興大業藏利貞之具  
榮主華華非發將欲艮始而布維新發元亨之  
機總合助乾金謂之真土須是真流行即是真  
主宰○以金名乾乃八者流行處指爲乾乾知  
太始坤亦不得而擬之太始之乾神妙萬物故  
坎中真凝處一點陽已是撞壁住無去處真金  
隨在立名因可謂之乾會得主腦金之將從便  
是土金之能華便是水金之立命便是木金之  
主幾便是火水流則金隨金從則水與火奪



金明金定則火服土安則金毓金逼則土疏木  
孕則金平金華則木顯但金之受勝惟火火藏  
於坤運坤火可作而成物其他不得而承也  
答俞子寅曰習忘不是儒家正法又今人真能  
習忘却忘得一事一時原非將心體上宿識按  
除了結烏乎忘

答吳子明曰十金之蓄必圖付而承之一藝之  
能必圖示而續之迂心浪援不識將烏爰止于  
誰之屋也病少間以此維心死日以逼意日以

答言

五

孤圖日以急悔日以震恨日以長慮日以左滿  
眼英賢才雄學衍何獨予之不肖竟默默泯乎  
其所苦豫陳子明劇作求友計毋踰時蹈區區  
之苦也

語孫在明曰曾子謂啓手足欲檢點平生行持  
之功不是指全軀不犯罪病將革瞿然易簣雖  
童子也知得簣背禮處死生之際俱滴流清不  
爲亂又子春之止言曾元之待旦隨宜酌事亦  
是滴流清學之功如此任處要識得○齊景公

有馬千駟不是說他貪富貴爲民上則下自該  
奉養但有享必當有報到死時已無所待民尚  
無得而稱是失爲君之職故孔子鄙之可見報  
享乃人生時所當盡不盡是謂無生

答吳敬夫曰心意智識總是一物心是太虛所  
生虛則靈靈處乃人之真心意乃肉團上所發  
肉團之發自太虛上發來達於衆體便是誠感  
由衆體起欲以私而通於靈以發之乃是邪感  
虛上發來爲真心妙明之用名曰智衆體起欲

答言

本

爲緣物而動名曰識意識醫家名小心亦名心  
包絡心有諸絡通各臟能真心爲主以達於諸  
絡聖賢之意也識緣物業因諸絡入心引之而  
去常人之意也○學無難易當真認難易恐涉  
疑情若能明裏知難知易便是從難易上得學  
敬夫功夫嚴惕必此處有進步

答文進之曰佛臨涅槃告阿難十二部經汝當  
流布告優婆塞汝奉持戒律告大迦葉汝當  
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如



來正法眼藏依根立權隨宜付物却臘月三十日不失一年四季本等這裏授受之際可無深省

答費道充曰得慮滅慮浪談養病養德養生都在此習忘不是聖學顏子心齋亦從墮體黜聰上終日如愚終日發生幾日流轉也只怕性上多添一些便成病千古學脉不向道充門頭流通能已能已○性是人心生幾與生俱生未到朽滅便不死故曰燒灰存性人身只有這生幾

答言

七一

靈明活潑可爲形氣主學者只有這生幾倚傍率由可爲德行主聖賢只有這生幾鋪設天地可爲民物主舍此其蕩然不繫之舟隨聞見逐浮沉者也性立天下之有要添減不得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性既差即曰弗性安有越見在靈明更爲索性處

予病劇屬子言音治具語曰木有宿構衣有常披汝當最慎在東南奢習以予生無害於人則程修爲享可以予生無益於人則齋志爲報溢

二子泣請有命乎曰無以言也曾子之知免夫子張之其庶幾確確守身孔子謂天下孰能宗予又脫化已身外尚有事這是聖賢各成就處各於生時圖之瀕死也只念得生

答張釣石曰圖書考玄探精闡只鄙昧於自身上近取未得合併蓋其數在策其圖在繪此理發揮天地的造化却造化在天地此理論著聖人之心却其心在聖人此理昭合事誼之精微却精微在事誼此理詳布陰陽古今神化之妙

答言

今

却於人倫日用當下可酬酢可佑神處何以應手推步允迪而感通之竊謂人心觸應之靈服食器飾語默進止取與辭受之節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變化云爲不可爲典要古聖人欲示人以意只得借象以立例因數以昭其度故圖書即人意所欲爲者爲相生情宜裁制者爲相尅欲爲乃惻怛之念裁制乃彌綸之功以之生數統成數而配合之道周以之奇數統隅數而尊卑之分介以之位中外而主客義明



以之列正側而貴賤禮立以之中守而貞夫一  
所以定全合也體圓而用方追其物之所上對  
待而道不孤體方而用圓驗其情之所就迭運  
而事不窮其動昭爲陽其靜閉爲陰其意僻而  
戾爲陽愆陰伏其意舒爲木其意戢爲金其意  
發爲火其意蘊爲水其意冲和爲土其意重倚  
而橫馳爲省爲咎爲害爲灾只在此心流行之  
機昭昭乎旋毛負文五位相得各有合燦然八  
卦九章之陳也○大衍四營十八變聖人借卜

答言

九

筮以明心占初非實指十筮人心虛而生靈處  
一照一齊到却細分有這許多名目入舉念爲  
善不爲惡是分二自植立做何等人是掛一舉  
起剛柔老少規畫是排四詳盡情文度數之間  
是歸奇今人劈頭欲爲惡不爲善從分二處已  
差又衆人不占而已矣并無二可分雖有自立  
心不曾要做頂天履地的人也時發剛柔之性  
只倚事徇私也會會得細算事幾只不從大公  
無我上探求戾道愈遠知此纔是變化之道知

神之所爲○數者道之度天一十件從微至著  
天與地兩不相離故天一與地二曰相得此流  
行之幾五个結成處然却離不得本體上成得  
故天一與地六曰各有合此發育之妙一个結  
就處兩若相離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未不附  
本則非盛德在木在火在金在水在土這是五  
行一大極乾坤元爲物不貳然皆指人心發動  
著見於常行之實有此科限無一二可數蓋氣  
之初出蒸而爲水心爲智水榮而木心爲仁木

答言

十一

敦而土心爲信土戢而火心爲禮火質而金心  
爲義凡此皆陰陽裁化而推行之倡於知以立  
始順於作以就成追之前不見其起引之後不  
及其終故時剛而不昧柔時柔而不昧剛時老  
少而存其全等皆心之一二而千百者也  
熟孫力疾問予疾語之安則復至予乃語之曰  
疾以苦爲問何維摩詰坐疾求會疾不以苦爲  
無問何語汝安而復至汝問得予苦予苦何苦  
汝之疾抑何苦苦與不苦自知苦苦苦不苦亦



自知世間萬事齊不得世間萬情亦齊不得維摩詰疾苦乎其間而來會者苦乎疾與問兩苦應否豈無別乎塾曰應苦則同應不苦則同奚其別予曰有苦自度有人苦惻而度之

張叔勤勸迎醫答曰予有忌醫之癖却實深信醫常憶魏了翁人有舉有道者使相見辭以他自得道于我恁事了翁豈廢親賢一念只欲先自家所重

答施子明曰意界寬可用物眼界寬可容物識

答言

上

界寬可容物愛界寬可收物識界寬可同物得界寬可讓物業界寬可利物友界寬可資物意用不精便肆眼容不審便玩識參不決便蕩愛收不檢便貪議同不酌便徇得讓不裁便困業利不稽便噓友資不擇便惑兩徑險夷爲子明熟判細心穩武正是學問

陳敬術進玄道治予疾答曰玄門陰陽內感本從造化上運用觀果核生仁則知有結胎之理觀稻花凝露則知有昇轉之功觀磁石吸鐵則

答言

上

知有類妬之情觀龜兒子則知有通感之靈觀鷄抱卵則知有溫養之化觀水蠶火鼠則知有抽添之候觀桔槔轆轤則知有沐浴之潤觀枯木放光占器成精則知有飛騰之體一念靈機窮取生身受氣初此意也曾玩來只生事有性存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不容不換路○品丹道多家惟天修一性命棄諸作爲一味凝神定慮與儒家不甚遠只吾儒定靜安生慮不慮而知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丹道却凝這神與氣交始定這慮令內境不出大與儒不同其運幹造化一也此外都是因病立藥方周身虛損守黃庭精區耗守下田神火萎脇腹握固腦虛守泥丸脾氣不足運三焦氣橫馳鎮臆中脉沉滯緣腎開關心神不寧習忘水不濟火嚙津胃受傷存腹呼吸素注臍精不生叩兩腎中間一點轉理閉關搖按志昏墮鍊魔然恁是內境不出凡諸內境意迎目送光光元神發用又總是个外境不入是謂定慮這却是兩家都不沾



被塵識

答張日新曰古謂雍熙之世兩個字見大聖人  
功化之極所以處家國只在兩個字上雍和也  
熙明也和以立本明以序和三代前學問恐不  
熙後世學問恐不雍然不熙便不雍不雍便不  
熙盛時雍與熙在內後世雍與熙在外為上雍  
當急為下熙當重不熙從自私以掩不雍從自  
私以及私知有我而終不得我故熙昧私欲人  
歸而人背之故雍亡心一公則反是

答書

上

復楊子化曰季康子問政四章有本末偏全之  
義政者正也專治不善殺無道以就有道專為  
植善皆以求於人者是末也敬忠以勸只從身  
上立本光光自求於已然兩下各事其一偏苟  
子不欲不是上無欲心蓋言上欲民為盜若上  
誠心不欲其為盜便思將自家與百姓處置纔  
是政之全理民未為盜之先制田里教樹畜以  
足其養立學校明禮義啟其良心使耻於不善  
同其休戚而時其令訓則民皆自欲為善賞之

不竊豈惟仕為然凡處五倫都是民

答陳世延曰所欲與聚一竅是乘事幾之會王  
猷聖功舍不得這裏却被人竊取作伯業奸謀  
精蘊所以一直頭正人反鄙不留意每每墮迂  
腐辨決毫釐之差學問之所為難也

華木龍論死生之道而言空山蕭宇大發悟真  
蓋資管晏遺述不可謂列子無深得予答曰管  
氏之處生肆而勿關晏氏之處死舍不在我二  
人之進於是尚非至處還得楊朱生相憐死相

答書

上

捐之說然後列子之意乃足渠謂相憐之道非  
惟情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選  
相捐之道非不哀不吝珠玉不服文飾不陳犧  
牲不誦明器這四使四不已不入荒唐渠又謂  
伯夷歟矜清以放餓死展禽邴邴矜貞以放寡宗  
清貞乃至誤善原憲之寔損生子貢之殖累身  
故善樂生者不寔善逸身者不殖這都是行下  
落處細細玩實體乃得



列傳越通序

君子言以聲志志有弗耀而言乃見然則其爲  
委蔓也一巷唐子揮霍理道旁燭今昔究志用  
世無難立朝未期月以上疏放歸林栖垂二十  
年峻步曠曠識益宏遂予承乏吳興之明年君  
出眎此編予以枝蔓華實君子昭晰縷矣而拘  
方徇曲亦無樂于取焉一巷子雖爲世遐遺而  
通方之識憂世之論以洩多畜之餘異於愀然  
長往者矣是刻也其可闕旃爲序諸首

南序

嘉靖壬寅季夏吉西林張鐸識

越通

歸安唐樞

自古建都多大河南北雍豫幽冀之間雖欲居  
高以臨下而察盛衰以乘天運則智者與造化  
俱伏羲神農都陳黃帝都涿少昊都曲阜顓頊  
都濮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  
商都亳周都長安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晉都洛  
六朝都建康唐都長安五代都汴元都燕說者  
謂豪傑觀天下之勢爭相據重戰而圖得之然  
而所以觀其勢豈必襲故見而無所通乎故人  
事之交值睽依闔塞造化顯呈於情境之間有  
不容於去而取者而習治既延地絕脉水化味  
又復不甚宜人况衝車所攻矢石所集積骸灑  
血莽爲荆榛斷垣壞壁鬼燐滅沒蓋有徙道宋  
杜云去已衰之衰就宋王而王不可謂非論天  
下之勢圜變而無定在吾有以識之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  
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脩薊州守脩斷其徑萬



全都司一衛一所歟山西行都司之境瞭遠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歟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歷白馬陳家吊馬等峪關口四十八而古北口又一十四關口至峨嵋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

通

喜峰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箭桿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比畿東北古北口喜峯口潮河川相密邇直北黃花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薊州重屯山後小醜漫突而宣府鎮且繞出其外可應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乃陰山之脊元

之中都地宜耕牧居民亦盛宣德間棄守龍門虜踰野狐嶺過宣府又開平去獨石馬營三四百里宣德間棄守獨石遂失桓州興州興安宜興和四日程則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即五雲關關內諸山乃陰山之脊澗壑天塹能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戊五雲關以固興和大興耕牧則萬全勢重京師益壯

通

三

榆林以西虜入止以妨守迂道腹裏勢不迫敵患在大同為華戎捷徑直抵紫荆更無重險永寧城四海冷龍門所一帶最卑薄以朵顏為藩籬而黃花鎮且無厚戍

國初逐元後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為外藩籬又修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為內藩籬永樂中遷都北平掣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福餘泰寧三衛而內藩籬為界薊州重屯分守沿邊關管時移恩薄夷習外



侵噬日肆東北之維添一警備

大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於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勢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獨石馬營堡一帶北當祭部東際三衛所恃長安嶺橫亘虜難直下惟大小白陽葛峪青邊柴溝洗馬林渡口可拆牆突入居庸關經峽中三十里一夫可守虜但拆牆以進出關不能

順聖東西二城為宣府奉地且邇大同陽和天

通

四

城失守不惟警困都邑抑為宣府切近之災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佃谷俱邊牆緊要關管豐潤之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而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正結為冀都其支結為燕京其餘氣為東夷冀都回雲中上黨博換來三

而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裹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乃洩燕京雖非隴結旺氣時乘其藩籬卑薄漕水慮滯可以完絀只河引而南畧具耗孔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為固古蒙傑有取焉貢輸艱人後世費繁今非所處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已鑿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

通

五

人事化機互以為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脉者三四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蠻復折而東北盡於建康其支結為吳閩越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兩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謫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金陵一大都會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



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河大勢不拱東壩未立秦淮河不湧邦溝尚微故建康俗徂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

通

六

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楊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

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聯屬楊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為梁冀青兗之會楊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

通

七

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留都十衛陳列江北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縣濬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衝宜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楊州重鎮不為慮也

紫荆關易州西南保定界倒馬關龍泉關并井陘故關皆真定界此通燕山前後東西路偏頭



寧武鴈門三關乃通南北之路為大同太原所達

虎牢關潼關誠為險能以寡遏衆然貼隣大河若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百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為西一大鎮金州為南鎮而

通

旅順當其衝開原為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屯輔於右撫臺兵備住廣寧按院分守住遼陽舊以郡治又沃壤今置衛而居僑戍亦推靖方近點卒起叛內荒外警可憂種種

東勝城在偏頭關西北地倚狼居胥山東勝與三受降城相存正統後東勝不守而河套漸失偏頭關因以岌岌

北通州新城錦衣千戶一員坐季門戶之也

遼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卑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三衛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俺答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俟時復而大同城群貨所聚力商命存且藩殿森立守勢益奮故韃虜屢圍不能破

通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為羗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羗縻六鎮古煌燉地土番所居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薄於塩利華夷欲之紫荊倒馬大關在北龍泉故關小在南龍泉把



總成化二年設原係倒馬提調故關參將嘉靖二十二年設則並制龍泉而龍泉不屬倒馬蓋往年虜犯紫荆倒馬故龍泉為急後每犯山西則故關為重故設故關參將住劄真定當二關之中若警在五臺繁峙赴龍泉警在太原榆次赴故關又西可援廣昌南可趨順德諸路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寔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崞嵐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

通

十

似落莫

套賊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為衝其要在偏頭關

三受降城唐所築禦虜於河外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疊相距各四百餘里

固原開總鎮東為環慶西為蘭靖左右大

要害

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為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憲徐公廷璋楊

一清王公竣新舊城效力甚宜花馬池西至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浸沙漠寇路拆牆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塩池一帶為捷徑又自大壩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為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

通

十一

數千里膏腴盡為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墩五十六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諸邊鎮榆林最忠義每懷復套之憤志以時移漸安無事

固原西北二百里海納都城控鳴沙州路東北三百里葫蘆峽城控韋靈州路

宋和世衡城清澗本朝成化九年余子俊城榆林去清澗外二百餘里是為大鎮東起黃甫川



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里橫絕河套之口  
內復斷山湮谷以為夾道地利亦多

王公璫置固原下馬關門脩邊牆一百八十餘  
里起甜水堡至蘭州因地勢掘塹八百里後有  
議塹不便

梁總兵震治花馬池乾溝澗六十里甚宜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多草木魚鮮之利  
俱棄與朶顏三衛隔絕東西增費堡戍若自宋  
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守原是本等形勢不知

通

十一

當時何以分為二城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復設寧夏甘肅  
薊州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以山西鎮巡控  
偏頭三關陝西鎮巡控固原共為九鎮弘治間  
設總制於固原嘉靖間設專督於三關權任差  
異而邊防則九

遼之河東十四衛餉道舊從登州海運抵遼陽  
鎮領以達開元城後以避警廢之嘉靖庚戌後  
兵荒亦曾致運

大河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應運糧草各  
貯水次泝流饋發為便且順帶鮮鹽數十萬充  
准課國利亦賴之天順間戶書楊公鼎曾疏議  
不及行

延綏邊西抵三山饒陽界與固原相接榆林鎮  
成而延綏警備綏

議處宣府者補長峪城鎮遠城之募軍益浮圖  
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以益紫荆築  
李信屯界堡以固兩鎮

通

十二

大同地勢平衍無據且增套警而腹裏間道直  
衝京輔其鎮西衛朔州諸路四衝保德岢嵐河  
曲及太原平陽甚易議者欲於三岔路口八柳  
樹堡嚴戍之若三關緊要已已之變徵調七千  
餘去又河南山西歲運掛籌屯糧通負給馬散  
弊昔許襄毅裁占役禁掊剋恤調遣有益地方  
而梁總兵家丁雖能畏虜今反資虜近又有私  
賂黑毛虜法事流大壞以守正居之其誠為  
矣



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歲糜邊費止欲絕隔羌胡戎以息其爭其謂斷匈奴右臂非說之盡乃是宇宙一體之心而今無有知者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藩鎮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唐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大行法令飭嚴行人所安非若北遼烏合之衆殘侵無紀況以重險臨之爲力

通

西

又易南隣芒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機上肉行都司六衛截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北之疊溪綿漢彭石重重遶護深藏三窟所慮奸宄內作地饒貯實不能施速定之術國初從階文陰平遁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瞿唐東守之堅事未易成也

川之形勢北有劔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於龍州懸命千里

之外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穿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董下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縣自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顯禍乎

通

五

雲南領十四府八軍民府州惟雲南大理臨安鶴慶楚雄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警區大抵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惟黔寧遺法沐氏世守較廣西貴州省土官差有定志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寧麗江以控吐蕃南有金齒騰衝以持諸甸東有元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疎木邦孟密性習叵測元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車里姻好安南阿迷羅台瘴癘微梗廣南富州界臨左江不可不加之意也



自貴州烏撒衛入曲靖霑益州為通衢烏撒衛實居四川烏撒府之地又自貴州普安州入曲靖又有廣南府一路出廣西安隆上林泗城今英國禁不由又有武定一路從金沙江出四川建昌衛今亦莽塞

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路入子午谷至長安統二日楊貴妃生荔枝馳道也

襄東夔北入漢始界為金州險阻平曠之交也西安商州與襄陽上津縣止隔金州鵲嶺

通

去一

地綱在秦州吳璘制以拒金因平為險

北邊自墩煌起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地勢平易又界以山便於水泉便於望瞭部曲相保可為屯田

甘州可屯次涼州其莊浪西寧俱可屯

陝西鞏昌入階州文縣進青川所江游縣至彰明縣綿州達成都

六詔乃西南夷雲南全省之地夷語謂王為詔其都在大理麗江蒙化及四川行都司建昌之

地六詔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項父名下一字

蒙舍詔在蒙化府浪窮詔在大理浪穹縣鄧賧詔在大理鄧州施浪詔在浪穹縣麼些詔在麗江府蒙嶠詔在建昌衛六詔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羅閣始強盛滅五詔而王總名南詔遷大理名太和城子閣羅鳳用段儉魏為相獲唐西瀛令鄭回而尊之至其孫異牟尋創立法度脩議禮樂設三公九卿三託諸府之官以分其任回勸尋歸唐蒙氏歷年二百五十而鄭氏趙氏楊氏迭興皆不久至石晉天福間段氏始立元世祖得南詔降段為總管迄我朝尚為鎮撫不絕

通

七

黎州安撫司為巴蜀西門外有岷嶽飛越清溪之險以臨吐蕃內復藏雅州之雕門始陽靈關以蔽腹裏重重要隘出險據險唐韋臯城此成征西之功

貴州省古夷地國初分隸湖廣廣西雲南永樂中設流以控制土官乃川楚滇桂之衝大路三



自鎮遠偏橋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至省而威清平堪普定安莊安南為中路自省而威清平堪安順鎮寧永寧州普安為西路自省而劉佐龍場谷里水西奢香金鷄閣鴉歸化畢節周泥黑章瓦甸烏撒為北路小分路自省南五十里為程番自平越而南六十里為都勻自鎮遠而東北為思州為銅仁自鎮遠而北為石阡為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為黃平自畢節而赤水普市為永寧衛由普安西亦資孔驛達雲南曲靖

通

六

平夷衛由烏撒西倘塘驛達雲南曲靖霑益州由程番南達廣西泗城州由都勻南獨山豐寧達廣西南丹州由思州東達湖廣沅州由思南東達四川酉陽西達四川播州北達四川涪州由黃平達四川草塘白泥容山由永寧衛北達四川瀘州由永寧州南達廣西泗城州由省北底寨養龍達四川播州其各小路不能悉載黎平門戶全貴鎮遠都會水陸貴州省城統諸衛

廣西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濠江口之衝為諸徑要道其間山泉佳秀獸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種兵以守之借其力以為用亦一隅雄也廣西猺獠蠻雜生蕃類然微各有別徭多姓黎氏初靖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懷遠有之猜忌輕生烙躡善奔能忍饑饉初慶遠南丹之人呼為獠今桂之荔浦脩仁永福且多

通

九

而忻城荔波天河永順永定尤厲其慶遠思恩分生熟二種以入編籍為熟獠無酋長板籍惟推勇者為郎火餘自稱火蠻有撫水蠻出慶遠酋多蒙姓有西原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酋多甯姓有廣原蠻出邕州西南今羈縻州峒多古蠻地南安在西贛州在東贛州東南為汀州汀州東南為漳州贛州南為惠州界龍南縣山峒接惠州三洲寨安遠縣東過登頭嶺即汀州府武平



縣安遠縣南過打鼓嶺皆惠州山峒南安縣南二十五里過梅嶺爲南雄南安西過橫水桶岡聶都山爲桂陽州奄入溪峒連接郴州桂陽州都臺總轄有以

瓊州名浮海中週二千餘里有黎毋山絕峻五峯諸蠻盤據號黎人最中者爲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爲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產今半爲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藤梧高化征夫利其土占居之各稱峒酋

通

子

成化來副使涂棐有犁庭之計漸就編差弘治末符南蛇之亂連郡震驚其小醜漫突無時而息故欲拔其根株可編甲食土或遷置高雷湖廣莫籍之亦可

天全六番無險而險在雅州故禁門紫石二關以雅州所戍之

巴蜀地居極高而烏蒙特甚烏蒙南臨六詔東控諸蠻故畢備諸種羅羅土獠蠻夷人悉聚青州城中實外陷惟女牆出土而城埒平地蓋

因地勢之舊也不患於攻紹興城勾踐所築堅緻不易攻蔚州城如孟形不能攻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設攔江閘於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閘且便停舶瓜洲近設瓜口閘於西江諸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洲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乎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壩耳

通

子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守中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嘉靖十五年以四川南道地曠分眉邛雅三州八縣建昌行都司六衛天全招討黎州安撫



二司爲上川南道兵備駐邛州近省黎州至  
省八百餘里建昌至省一千五百餘里似遠而  
疎控制

黎州風雅州雨

陳伯玉諫開雅路討生羌得推誠付物意

國初定鼎金陵以真定之恒山爲北嶽後遷都  
北平則真定在其南復以山西渾源州之恒山  
爲北嶽

舟山七十四嶼山統圍不能進蘆花嶼在口傍

通

王

故被盜

府江八百里自梧達桂中度灘龍三百六十至  
平樂稍平以藩省節鎮夾於梧桂兩端而兵憲  
署嵌平樂兩岸徑僮嘯集去城不數里輒禦人  
而魚肉之堡寨沿江爲毒不息三府而北惟全  
州爲樂土

四川馬湖叙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瀘州  
不雜夷實殷夷警成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  
而崇慶雅州亦難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

洞俗有夏邑蠻夷雜處夏爲中夏人邑爲廩君  
後蠻爲盤瓠後夷爲白虎種順慶間無外防保  
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民殷諸府皆然當是  
海內樂土馬湖叙州畧次之

湖廣省南匯交廣滇貴諸水於洞庭而受之於  
前北引漢沔諸水而固之於後西承川蜀諸水  
而折而過焉東有武昌縣樊山承之而爲大回  
釣臺橫之而爲小回水法縈涵而山奔不歇故  
有不可居終之說大率楚廣俗蔓而寡東洪而

通

王

病成其雜之以四方來者東南人以覓利至西  
北人以避地至寔能容之其地氣固然也

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壩之上腴連雲  
臺之巨數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  
其水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  
如荊州東漫廬安則退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  
西不爲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  
所以得筭之少也

永州寶慶正據五嶺之背氣局嶺南群山四固



故瘴為獨盛兩府嶺擁如案後曠諸湖故無瘴  
未州之背衡嶽為辰故炎氣較盛若郴州窪在  
一隅負之以衡未障之以九疑夾之以袁吉欲  
其不為瘴不可得矣

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其為中華人惟各  
衛所戍夫耳百夷種曰獋人獋人各有二種即  
黑羅羅白羅羅麼些禿老些門蒲人和泥蠻土  
獋羅舞羅羅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  
牢人峨昌蠻懈蠻魁羅蠻傳尋蠻色目滿河尋

通

玉

丁蠻栗步

廣西及高廉等府山嵐蔚蒼蒸氣成瘴如坐甑  
中頃間裘扇兩用晴雨疊更春謂青草瘴夏謂  
黃梅瘴夏秋之間謂新木瘴中秋謂黃茅瘴霜  
降後始無恙炎方陰閉陽洩故治者不立發表  
麻黃金沸散青龍白虎湯不可用只宜中  
氣亦或投以薑附沈存中七棗湯用烏頭七移  
七泡亦此意平時調攝平胃散正氣散  
欲戒多七情

南方蠱毒有數種蛇毒蜥蜴毒蜈蚣毒草毒食  
之變亂元氣心腹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黃  
十指俱黑驗蠱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豈豈  
脹爛脫皮嚼之不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  
飲白水牛血立効王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  
雄硃丸皆可

斷藤峽即大藤峽韓都憲雍平賊改今名峽藤  
絕流蔓生韓斷之周六百餘里下口潯州府西  
北境上口接柳州府勒馬峽兩崖壁立叢樹蔽

通

玉

天中流奔滙鑿鑿峭聚行者患之近設有上隆  
州以控上口五屯所以控下口風氣天成舉動  
猶昨陳都憲金處行旅魚鹽瓦器以給之數年  
盜息復改永通峽然恐非事體今復不能守於  
其終議者謂摘其酋而授之職以居之稅商以  
充廩廩或為可久處興安六峒賓州八寨亦須  
此意  
廉州人作閩語福寧人作四明語海上相距不  
遠風氣相關



杭之西湖高據上流陳同甫駭爲可灌上書宋孝宗

福州城外海洲名河口居十九姓交往琉球全諳其國語性

邳州鹽徒多山東人販淮鹽入淮北汴地至邳州過河猛悍有紀以驢負鹽人司二三頭數入投一保數保投一大保數大保投一總保小大有職行息有程各治一繩繩端着堅木丸無事束腰敵至用以爲器伸屈隨宜可鉤可擊可掠

通

五

刀矢謂之流星錘張士誠起於此山東鹽徒多出此

海鹽海塘連年葺治之費雖天闕丫叉等處激衝勢烈要亦人事未至攬胥利於創工董吏便於自逸乃故踈其謀工無求建有以也石塘在外所以防潮勢土塘在內所以固滲隙二者皆不可無其間土塘受惠病於石塘先聚石塘之隙病於土築椿淺又病於竈夫引潮以便抱甕所以不久成害即如漕河砌閘土民利行舟停

滯欲便經營之利私賂工師作爲衝械

北方多蝎而無蜈蚣南方多蜈蚣而無蝎惟汝寧鳳陽二物並產此南北之交也

雷貴文廣俗尚銅鼓集事

惠潮祭則云契契石契木契湖契以信於神

贛州龍南界惠州興寧微瘴微癩惠之長樂龍川興寧界贛林深山嶼寒少暑多其俗巾縞純素爲群豈有所爲以鎮之程番俗亦然

雲南元江麗江蒙化景東等府師宗彌勒新化

通

七

寶山巨津和曲祿勸蘭順等州元謀等縣役無定紀故科無定數惟大理太和十年一役鄧州賓州騰越北勝趙姚浪寄永平五年一役雲南縣三年一役其餘州縣一年一役差有規制閩中有流民余種潘藍呂三姓舊爲一祖所分不入編戶凡荒崖棄地居之耕獵以自食不供賦役椎髻跣足各統於酋長酋長名老人具巾網長服諸府游處不常

陝西京兆驛支費特繁其承歲獲數千金良鄉



固節驛河間瀛海驛景州東光驛肇慶松臺驛  
韶州芙蓉驛之類亦次之伏率是馬通衝處省  
國財濟馬卒不可無處

正德間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順天等府內  
共三百八十餘所每所地土各數千頃共計九  
萬餘頃弘治末與濟縣皇親免役產當十八  
烏蒙俗人年十四五擊左右齒而娶

廣東俗有阿公錢即社意月朔各出錢貯以待  
患賄之又謂廟地生錢

通

三八二

肇慶有草名胡蔓又名羊角鈕食之斷腸  
鎮遠苗俗有爭以銀布請行頭媒講其講舉籌  
以為紀講殺人曰筭頭講盜牛馬曰犯瓦  
雲南廣南順寧諸府俗好食蟲

嵩縣伏牛山徑三百八十餘里方僧聚居之凡  
夥場三四百所法能鍊魔又善棍時值亂亦一  
患窟西北近金商東南為老君山黃茅山皆週  
四百餘里更南大理塩井密邇竹山房縣界陝  
西四川湖廣更東南則接武當今俗淳無慮只

地曠林深土且膏腴可處安流夫又金商之東  
商南盧氏永寧登封嵩縣俱有礦礦徒名保子  
善絡石五花簪流星錘皆其用武之器

松蕃地極寒不產五穀惟青稞一種如麥粒炒  
而磨酥和以食或以熬茶又有芫根白莖青葉  
煮為菜

莊浪土官魯經忠勇馭下嚴靜部曲以萬計其  
下甚感而服其子孫雖幼有調即用命本朝混  
一河隴勝國遺姓魯趙汪三氏趙汪今微惟魯

通

无

賢盛至此  
無襄陽則荆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  
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  
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廣西府江即灘江發源興平縣海陽山經桂林  
平樂至梧州左江源廣源州右江源義利州經  
太平南寧之合江鎮二江合是為鬱江又黔江  
源牂牁界經柳州象州至潯州與鬱江合是為  
潯江至梧州與府江合東注封川縣德慶州



慶府至番禺縣入海三江為經其餘諸水各附焉是梧州乃兩廣輪輻八桂門戶水陸要衝民夷總節開設三堂自成化元年始其設鎮守總兵未樂間始總制都御史景泰三年始

汚湖廣八百六十里袤五百四十里為江漢諸水所匯潴於太白湖洩於沌口設河泊所三十六以課魚成化弘治來漢於江溢湖水停注積滓所澄洲沙漸起佃民估客日集因攘為業由是湖平強半今省所為二十一水患日盛夏秋

通

手

之交沱潛溢道車木堤排沙頭班家灣等處利害切要且繕功未至百年後汚莫知誰何寶應諸湖無夾塘即湖隄東畔田如康濟河力甚易

南都三十六倉悉驟挽自郊外約其值率銀五釐致米一石倉凡數區水遠若濬諸河其強半可省脚直三分之一

雲南二大水俱源吐蕃一金沙江自西北來經沱江鶴慶武定東北出四川馬湖一瀾滄江自

西北來經麗江大理蒙化臨安車里東南入海地勢中印然也其滇池西洱海撫仙湖瀘沽河石地河魯窟海子俱周廣三五百里山脉局厄然也

梧州開總憲府初意重廣西其廣東山海警署漸生則兩廣之備不得兼而遙制又顧募打手自梧州始其初行頗可應用後漸流玩局成虛器矣

贛榆外有神山海州外青峯山有一所十八村

通

圭

登萊外浮島其比如榔沙門島渡遼者必泊舟長山島四十餘里多產鹿田橫島可居千餘人唐島唐宗征遼駐蹕石白島金主宋高營寨古鎮島有巡司薛島武陽侯故居不能悉紀故自淮海渡山東者只島內行不放大洋

山東西三府百八十泉流為汶泗洸沂四水泗洸沂注濟寧天井闌汶水注南旺又堽城埧分汶水入洸河

山東泉獨多為其地高擁下流而河南土疏水



勢所控遂成伏流至山東乃出

山東東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區人事不修溝澮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額俱堙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

通

三

御史遠宜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不遂此議不可終已也

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磧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比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維水及沽尤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

辰州當夷蠻咽喉西際施州南際靖州北際永順保靖乃五溪所出能溪明溪酉溪武溪辰溪惟東為常德古武陵桃源之境由是而五溪注

之洞庭故洞庭諸溪洞之庭除也

海濱乃荊州北險築橫堤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為八閘蓄泄水勢今盡占為民田非惟失荊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苦於無所蓄金衢徽諸水入江至嚴州一峽口諸山水若齊發嚴州輒罹水患至盈五六尺餘

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荆溪百瀆南納宣溪七十二瀆荆溪百瀆上受金溪常廣諸水東垣既立宣徽應天之水皆出大江宣溪七十

通

三

二淩港口日淤荅川勢奔嘉興分以東洩湖之所豬自吳江長橋出合龐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支過澱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鮎魚口北經蘇郡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胥口白洋灣鮎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茨生沙壅松江之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澱山水阻東江之勢緩惟七鹽鐵等塘淤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近來三支流盛瀉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白茅港亦易



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爲淤上海之南  
踰浦口即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即婁江常熟  
之白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楊子江有水  
勢東南爲順今盛流白茅港漸淤於北則長橋  
所爲害其明驗也故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  
江南北兩岸定安諸浦間道北注劉家白茅二  
港又大黃浦流壅傍浚范家浜間道注踰口皆  
引水北流以順其勢而三吳勢占水利日盛莫  
知于何底止也

通

語

保寧漢江客舟可直遡漢中再上徽州徽州以  
上止通浮筏保寧又一水自西北來至巴州可  
通舟下渠縣歷入大江

夔江平近重慶有險上叙江又平近馬湖又有  
險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運河每患淺練湖  
高據欲厚所豬而時洩之可齊緩急

瓊州東畔水道文昌之舖前清瀾會同之調傾  
樂會之傳教萬州之運塘南山之李村崖之臨

川諸港不可泊舟其西畔水道澄邁之東水臨  
高之博浦儋之洋浦昌化之烏泥感恩之抱羅  
崖之保平諸港有灣汊俱可泊舟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爲  
患決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  
下無山岡束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  
旁無渚渚而河身易淤冬春止丈許其湍駛不  
能遏固勢也古黃河周定王五年徙砦礫始失  
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

通

語

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  
入海一道自開封蘭陽縣趙皮寨口東南流由  
杞縣睢州寧陵歸德夏邑宿州下符離橋出宿  
遷縣小河口至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  
趙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  
南入渦河經亳州蒙城懷遠縣出荆山口之西  
開趙皮寨口今由焉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  
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  
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



梁靖以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繁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荊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

通

三

而西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於南海禹導弱水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爲續耳

居延海青海島海皆在磧石西傾岷山岡脊之西之北大勢既不能東復爲山阜所扼不得直趨以南遂成大豬

海潮應月浙廣福等處潮俱有信瓊州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其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一決而魚其人今日之事土勢岌岌人力詭詭

岳州西境慈利縣諸蠻門戶今立九谿等二衛四所及桑植安撫領美坪等十八峒過江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或孟濱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楊州灣頭鎮省瓜洲搬壩之費若江洋畏警暫分掣鎮江儀真通州軍截守漕艘無慮也

通

三

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區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沙門島



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吳仲議脩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釐歲省漕價十萬餘兩國初安插降達於雲南廣福等處者迄今可調用其真保定居之似太逼

通

壬

慶遠戍不懈止足以控牂牁昆明十五部地耳本部種人漸據編氓產無能禁也郡境六明之化徒以爲自安惜耶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崇明吳淞江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楊州高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楊州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爲重鎮設二衛准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

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左右二江之中設奉議馴象南丹三衛以斷其連奉議居貴縣爲潯州西徼馴象居橫州爲南寧東徼南丹居賓州爲柳州南徼遷江五屯二所直隸廣西都司欲其無係屬易於治也

松蕃遊擊一員領松蕃遊兵一千住劄龍州上下江油縣漢關墩往來又遊擊一員領疊茂遊兵一千住劄疊茂往來鎮平歸化等堡及抵茂

通

壬

州疏通道路松蕃威茂各專設兵備安綿兵備轄安縣綿州石泉江油縣龍州一帶總兵官守松蕃控制諸路左叅將協守松蕃東路自小河以下直抵南路茂州土地嶺地方右叅將協守松蕃南路分管威茂疊北至永鎮南至保縣堡并茅迭六關住劄茂州

京師堂扁北向蓋避尊也

山東路夫役銀歲約七十餘萬兩泰山香錢亦助之



太原周七百餘里無山太原北至代州三百里  
代州又北三十里始入山過鴈門鴈門山厚四  
十五里偏頭鴈門寧武三關乃通此山之隔也  
偏頭至鴈門三百五十里至寧武一百四十里  
鴈門寧武一山兩口鴈門山中三關十八隘口  
代州過山至大同三百六十里大同東南為蔚  
州東為渾源州正南為應州西南為朔州朔州  
西南一百四十里為偏頭關大同以西偏頭關  
以北皆虜地總督鴈門住劄代州所以防其入

通

聖

總制宣大住劄朔州所以便其運

廬州舒城北峽關入蘄黃巢縣東關西關為江  
淮要路山由岷蜀來至此始斷開一峽口舒城

又有龍卧石索二山寨險要

滁州西通廬鳳有二關一清流大關要路又北

小馬鞍關

弘治間巡撫董公軒疏議捐棄疊溪自松藩高  
屯堡迤南茂州鎮西鎮迤北移疊溪千戶所於  
高屯茂州衛守戍宿於鎮西橋餘所輪戍放回

歲省兵糧七萬餘

廣州府清遠設兵備遏西北山寇東莞設兵備  
當東南海警清遠之北為英德其西為連州連  
州北與西逼邇臨武江華及懷集賀縣深山桀  
徒所集故連州設守備都指揮又布列巡司東  
莞當虎頭門之正衝東連惠州山海而大鵬鹿  
步切隣警地故大鵬有所又白墳南岡營有守  
備指揮

通

聖

故湖廣設兵備於郴陽廣東設兵備於清遠夾  
立兩鎮東南翁源界惠州事頗緩列黃岡桂山  
丫二巡司及六關隘

惠潮諸縣類多礪山徒時肆又啟海警

潮州府饒平之柘林澳惠來之梅林海寇巢穴  
程鄉員子嶺通江福大埔諸隘通上杭永定饒  
平黃岡通詔安政和峒谷險邃且狴獍滿前編  
戶殊慎海上五嶼諸番過冬之窟

肇慶西恩平陽江會處鹿圍黃竹橋乃高廉雷



要衝

封川之羅傍營西三十里峒名下城地行田腴天險四設議者謂移兵署巡司控之

高廉處置營屯甚密然徭峒明肆要是孽子孤臣法玩情疏耳庶雖以生珠之地氣鍾於物且南海北梧西交東高又四民爲俗係全廣輕重以兵憲鎮靈山必有可運制之者

雷州直出海中有圍洲周廣七十餘里內有八村專業採珠

通

里

下海大船倭國禁嚴不敢造皆仰給中國地方造者饒安之梅林漳州之海陽

榆林餉道出魚河堡榆林命脉一魚河持之

河南之鄭州長葛山西之襄城洪洞趙城垣曲陝西之花園川中都之霍丘壽州定遠皆有水

稻

蜀茶之細者品下於南方惟廣漢之趙波合江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頂然產甚微太和沈丘之間一長河六七十里濶五六里

以爲豬西口在夏家營兒東口在五里口計可興利惜今廢

霧中山寺僧三萬餘大邑天池寺五千餘崇慶靈岩寺千餘峨嵋大佛寺數百僧之多伏牛少林熊耳遠不及不耕而食不思以處之則誰自瀘州溯江而南至貴州永寧進雲南亦川路之一

雲南干崖甸地熱四時可蠶絲亦可爲用

兩淮塩課幾二百萬可富漕運米直全數天下

通

里

各塩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無之故巡運俱無清理塩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各省土田惟貴州無頃畝冊應辦糧差各於土官下總行認納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爲頃欺隱田糧律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爲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



蘇松常鎮杭嘉湖東南財賦七府經界正而賦均惟湖為最圩無定畝賦逐戶開常之弊又矣官田糧重蘇為害不可勝言嘉之征邑各不同鎮儲殊寡於六府迥不迨焉

在京各衙門俸米出蘇常二府總約十萬餘石其白米儘派蘇州

山東河南糧草微與解歲不同各項俱招商收

解歲屬藩司堂官一員赴戶部會議舉行

蘇松常杭嘉湖多官田重額自賈似道六郡公

通

聖

田令民佃租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蘇州為特

重抄沒沈萬三之餘也

湖絲絕海內歸安為最次德清其次嘉之崇德

桐鄉杭之仁和此外取於四川保寧又順慶之

南充渠縣廣安蓬州亦次之而山東次之河南

又次之

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五府州以興王之地

全蠲賦不征近節議畝派勸米今至四升

鈔關臨清河西務潞野九江淮安揚州杭州全

沙洲內惟河西務杭州金沙洲稅貨餘止稅船料河西務入京門戶杭州出閩廣總道金沙洲出雲貴總道雲貴貨簡故金沙洲近無部差臨清稅貨亦稅船莫知所云

淮以北麥食養人麥金屬金旺而生火旺始死故北方麥得氣之全自淮以南冬種春獲失其所為性

杭州種族自南渡時至者故多汴音鳳山門尤逼真以宋宮殿在也

通

聖

貴州軍餉仰給四川湖廣各十有八萬餘

楊子江盜類富人為之其力可抗陷邏者驅而

不擒邏者自全之勢

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

多樹川蜀多藥

礦氣特盛於青兗之間上礦九煎其最上全化

為銀五煎三煎乃其次下惡少盤據人莫能敵

其無志於四方山淺路窮無險可憑驛調則可

為用



廣州無京解至不能自給官俸取諸瓊州歲以萬計雷州無京解正德後并免庶解廣西無京解軍餉取贍廣東及福建海北之引鹽湖廣之行糧南贛衡永之鹽稅

楊州之田明溝洫築堤塍可歲取無量淮之鹽城亦然今頃畝一望而上湖水盈漫而下汪洋連海上海之水意不難治所欲以持其蓄洩在瓜州一帶置閘立表節以啓閉之何患其勢之漫堤

通

聖

浙西之水北自大江南至錢塘凡入海處古五十一今止存十七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安造者十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於淮安又分淮安所造於浙江湖廣江西南直隸等府各順所便竊意山東總遞洋總尚於臨清便江南上江總尚於龍江關

紫荊山百鳥俱產獨無翡翠或移置山中輒飛去汴梁城內無螢火無蟬聲太湖洞庭山無虎

無蛇無雉

楊子江蘆課銀及萬兩應天登三之二太平和州次之鎮江又次之此國初科例近漲沙所益統歸勢門宜清勘增稅

浮梁景德鎮善陶甲天下其上取諸樂平近樂平亦初窰磁州滏源里善陶頗粗境內有白土山可用可爲繪

雲南貿易用貝俗謂貳以一爲庄四庄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索蓋八十貝

通

聖

雲南南徼緬甸木邦老撾車里八百千崖隴川孟良孟定俱女服外事惠杭婦人爲市恒代川巴婦人撐幹門戶

吐魯番自肅州外西寧而南至雲南西北之境皆其地洪武初立爲烏思藏都司衛所宣慰宣撫司凡三十三以羈縻之歲通朝貢有警遣西僧諭之即已其岷州洮州河州在陝西境者舊亦吐蕃地今又內屬惟差南近四川松蕃者地險尚數生梗



甘肅以西番達相界北亦不刺阿彌禿竄居西  
海乃西寧西境西寧衛地方番帳凡千餘一十  
三大族番人漸以商徙中國茶馬之利太為減  
失

疊州生吐蕃介四川松蕃陝西洮州之中且東  
接陝西岷州其地山多層疊番虜出沒為患不  
細洪武十五年指揮馬輝以三萬卒擒獲其酋  
失刺谷五千餘衆全師以歸要渠三面受敵勢  
不能應故取之甚易今復為番族有其地自後

通

哭

周置州歷隋唐宋元皆為中國郡縣宜不可終  
棄但今林密道塞內犯少息可姑為置

柳州徭獞與黎平相通接

征南法須夏調秋催霜降進山冬至後散旅臘  
月招懷殘姓次年春纔易處耕

廣西左江兵不可用可調惟右江右江土官喜  
於見調兵人日米一升計價月可一錢俱為土  
官所計兵自齎糧且獻名倍役數以規糧給  
雲南以轄夷民率熨羅二種蠻人與漢人雜居

充役公府羅羅性多疑深居山寨人得詒之  
雲南通川貴商道東路白水平夷亦資孔一帶  
如分水嶺炒鐵溝龍井鋪小哨兒等處西路南  
寧松林炎方霪益州一帶如老雅林桐車垣石  
灰窰梭羅灣等處夷羅不時出沒搶掠商貨又  
貴州倚蘭寨等處賊徒互相勾引官兵勢難禁  
捕各驅本地夷守設稱其廩廩費出於商而官  
為取發兩全之道也舊曾有議興輟不時并官  
費口糧及令夷自索商保路錢皆非宜計

通

哭

比虜食腥膻夜目不明睡則沉熟可乘故被虜  
者每竊馬以逃但為頭墩哨夫害以報功

開封歸睢陳三州擁府東設衛許鈞鄭三州擁  
府西不設衛以府西之西有倫也

三鴉路南陽府北七十里趨西洛便途中有石  
山鯉魚山拓禽山石川為第一鴉路口分木嶺  
為第二鴉路口在汝州界者第三鴉路口平臬  
城在魯山縣後周築於三鴉路以禦寇  
江淮之形合則表裏之勢成壽春合肥之守堅





其北限而江淮互為敵故魏得壽春合肥而  
吳不敢窺後出廣陵吳乃可以為擒東晉至陳  
彭城尉眀江東廬壽皆入南境及陳宣帝盡以  
歸周而陳亡

西北茶馬通易之處於陝西河洮西寧於四川  
礪門黎雅建昌松蕃

中都無城有陵在故以陵為城城可無設如得  
城則於陵守力踈又以臨淮城輔之可援應

武昌省設而踈夾輔以漢陽峙立為應黃州府

通

辛

設而無夾輔以武昌縣峙立為應

南雄稅歲上十萬餘梧州稅得三萬韶州太平

橋稅亦不下數萬

貴州宣尉家水西所轄長官司四十八司每鏡

率數千

雲南省賦貢無十萬

雲南惟麗江富饒

松海門之中人勇悍有小船名青山鐵可捍寇

出大洋遇廣之東橫江鳥尾漳之鳥銃松之噴

筒則技窮

楚門有玉環山其里人善以藥射鹿亦能充禦  
寇之具

温州東南福寧南南紀嶼海盜巢穴至冬俱歸  
泊又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俱漳州對出雙嶼  
港在定海外一潮可到

定海一潮下舟山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  
十里許至烏家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

自安吉獨松關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宋路

通

五

自杭由長興之金竺關入南都為捷徑

終南山產山花火頭根仙人掌黃精百合三柰

山藥芋頭可食竹山房縣一帶出蜂蜜花椒木

耳又全州以南生紅花皆自然之利可隨取

川路壩底堡左隣白草龍藏獨坪三溪青岡坡

甘松第坡野豬坪等寨右隣青片板舍白若羅

打鼓巴地赤土仁村未拈曹磨萬坪等寨近何

總兵所開

北直隸束鹿內黃清河平鄉山東禹城滋陽



邈始元漕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濟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兗州城東築金口壩竭泗水注濟寧以勝其高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未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三年復罷海運又用老人白英策築壩戴村社遏汶水東入海令盡去南旺乃賴其利元亦曾引汶亦借黃河爲濟而近來患在於河一至而淤且熯旱泉微反欲引黃河以濟此河引之至而來之盛則

通

五五

又不能自勝其勢禹之順水之性而今若以逆焉則此河之不可常恃雖有善者不能必也近又有引沁之議

征蠻法全勦不如殲魁明捕不如暗執征戎法避銳不避歸殺衆不殺降

海寇舊乘風信易於爲僞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舶乃西北行至秋而歸今任其何風可轉帆借發往者由新羅百濟至遼陽南下本朝不由大小琉球迂繞福建至浙近乃發五島由入

山霍山直對寧波不五日夜必至折發則無時

河東池塩成於南風地在中條山陰窪局蒸燠薰風激蕩造化自然所結所患水少則池竭生硝水多又氣澹難釀調攝之計又在人事故雨漫而多或入北河濁水及東黑龍潭硝水皆大害常濬姚暹渠以瀉五姓湖乃得

壽春合肥江淮要道故設兵備署壽州尋移置潁州六朝三國爭要於南北故重壽州之道若一統之業無爲慮也而潁上悍夫肆情曠陌宜

通

五六

以鎮之

廣東市海西洋爲官番東洋則有私番官番貨入游魚島盤驗復出海至近洋別島交貿私番貨與沿海人潛竊行事謂接濟官番入貢國暹羅占城滿刺加瓜哇真臘又大泥國稱隸暹羅助貢佛郎機國假充別國名入市西國來貨多品餘少來貨只欲去貨西來船大者謂獨橋次謂牛頭三木料河其橫江則出新會烏尾則出東莞有議開東洋之市與衆共之卒不及行



文天祥起兵初欲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以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約日齊奮

峨眉抵鎮西新開路自峨眉縣至箭坪公館金口堡羅徊公館入水路至嘉定自嘉定至板房堡一碗水堡龍溪溝堡木坪公館麻溝堡舒快

通

至

公館小菩薩堡不一百五六十里至鎮西

大相公嶺邛邛山俱在榮經縣為黎雅之隔山高甚又險隘相公嶺山接瓦屋相公嶺縣西百里瓦屋山縣南百二十里邛邛山縣東四野

由相公嶺大渡河入建昌瘴毒且盛瘁裸鐵口生番時發自來有峨眉抵鎮西別由之路洪武初景川侯議復尋廢嘉靖間各丘徭議復亦尋廢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邛州

有火井以外火投之即生焰光數里

寧番衛西北百里紫竹笈木犁因國初藍玉征夷至此凡得擒者用木碓舂其首五牛以分其屍自是番春則頭痛亦不用牛耕只木為犁嗟慘慘乎天豈無報乎

鄱湖口殊曠曠瑞閩廣之盜所出設如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可以四達兩邑宜於設戍今沿湖建巡司十有四雖足譏捕而寇每發時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

通

至

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河口漕船可免儀真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一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閘可行舟

九邊主客兵歲費二百三十六萬餘兩而宣大薊居三之二宣大薊歲費一百五十餘萬而薊居二之一宣大歲額之增嘉靖辛丑壬寅始薊鎮之增庚戌始正統丁卯始發內帑濟邊前是俱守常額時遼東止十萬宣大十五萬



嘉靖二十五年太倉銀庫舊管一百六十二萬  
餘新收四百八十八萬餘開除三百七十一萬  
餘科林前等衛五十二倉糧舊管九百九十八  
萬餘新收一百四十九萬餘開除一百六十八  
萬餘

嘉靖二十五年遼東官軍七萬三千三百歲用  
糧八十六萬石強料二萬石弱宣府官軍八萬  
六百弱糧九十萬二千強料十二萬三千強大  
同官軍六萬四千強糧六十八萬四千強料二

通

五

十萬二千強延綏官軍三萬三千強糧四十三  
萬強料十萬弱寧夏官軍四萬一千強糧四十  
五萬六千強料七萬七千強甘肅官軍五萬三  
千強糧六十萬二千強料十二萬四千強

嘉靖二十五年北京月支米二十五萬三千五  
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  
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  
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  
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

千三百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  
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監  
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十五名支二千八百二十三石  
一斗厨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  
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三石  
三斗倉場攢斗三千三百四十五名支三千九  
十一石樂工四百六十四名支二百八十石五  
斗淨身男并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千九百四  
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五名支一萬三百八

通

六

十三石八斗倉攢甲斗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  
一千一百七十石二斗

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六疋  
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六斤京武官一  
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實支折  
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

兩淮引鹽開中七十萬五千二百引又折色銀  
一千八百三十兩長蘆開中十八萬八百引折  
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疋河東開中四十二萬



引山東開中八萬三千一百引折色銀九百兩  
折市四萬六千六十疋兩浙賣銀六萬四千三百  
百四十二兩福建賣銀一萬二千二百餘兩折  
米五千八百石四川開中一十萬六千八百引  
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引每一  
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雲南開中五萬三千引  
折銀五千兩廣東折銀二萬五千二百兩海北  
折銀三千二百兩靈州開中五萬九千四百引  
西和漳縣折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通

奎

茶馬司三洮州河州西寧其轉運站八在徽秦  
州地蓋入三司之要途茶產漢中府等處茶課  
歲額五萬餘斤每百斤加耗六斤商茶歲中率  
八萬斤令商運賣官取其半易馬納馬番族洮  
州三十河州四十三又新附歸德所生番一十  
一西寧一十三茶馬司收貯官茶立金牌信符  
為驗國初法行無私販後漸出多奸弊延州  
南海香貨番國所集以賓達儂為上三佛齊所  
不如惟茶園馬牙廣產其檀香降真茹藍木香

乳香速香羅斛香麝柴香安息香烏香甘麻然  
香光香生結香皆番出

花葉石出閩卿石鸞出祁陽石蛇出南恩桃花  
石信陽方解石沙州薑石歷城烏石陽城金星  
銀星石并州濠州牛房石澤州黑羊白羊石宛  
中金牙石瑯玕石蜀中珊瑚石羊肚石廣海中  
試金石蜀江中鐘乳石洞中石膽蒲州霞石山  
西琉璃石高麗不灰石澤潞州未石祁陽太湖  
石崑山石靈璧石將樂石英德石川石即墨石  
桐柏石茅山石大理石雲母石兗州江州石州  
瑪瑙石徐州遵化土瑪瑙沂州何莊石鎮江方  
石黃巖放光石嘉定敦光石青田端溪石徽州  
博望石裕州石中黃河中禹餘糧東陽會稽空  
青曾青益州車渠西番石墨汧陽陽起石歷城  
南山陰起石歷城北山  
普安閩洞天下洞天之首勝小而散出常州之  
宜興長沙之安化又差大則興國州餘不能及  
也

通

奎



武當石階山有救窮草食三寸可代穀氣一月  
冬夏不枯

廣右風致甚冲雅蓋得地脉正南但逼海陰不  
當陽故落遺淡

江西理學浙江事功宋有是言是時偶以其二  
人言之然總局於地耳

北紀敦信南紀發慧四夷專敎於五行丹穴之  
人智空同之人武太平之人仁山氣多男澤氣  
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天陵氣多貪衍氣多饒

此以地不以人如其人則有形有性有性有學  
有學有變化地不得局之然而無有手爾則亦  
無有手爾乎

冀越通終

金武人恒切切焉不學是艾幸

一庵先生者力道彰敎金亦得廁門牆之末先  
生不以金不可與言啓牖砭淑諄諄濯濯畢竭  
無隱不直正心修行飭官常闡理道賴先生之  
敎實多而談醒兵法尤直探閭奧金不敏甚無  
能領略受輒書諸簡日服膺之幸今稍稍有膚  
殼識敢忘厥自哉嘗謂孔子答衛靈公問陳曰  
未之學他日曰我戰則克何也觀其語道曰吾  
一以貫之則所以學者固在蓋無庸搜討兵家

未學序

訣筴而夾谷懼齊墮城翼魯試罔不效然則其  
學也耶其未學也耶先生得孔子之一的見宗  
旨事至無巨蹟無夷險無顯隱靡不若燭照幽  
若月映川及軍旅之事一以定心合道爲本千  
感萬應主常裕如非所謂一貫之正傳在是耶  
如先生以文學魁天下而武備兼之又不足爲  
先生道也假令先生握符麾鉞專甲兵數十百  
萬其功業赫今炫後當與懼齊強魯相後先者  
豈孫吳司馬輩伍哉金所書既累帙先生命之



名曰未學學若曰孔子未學而吾人之學云爾  
金方職是敢不益學迺未學以求答先生之教  
也夫

隆慶歲壬申春王正月望日門人金拜手謹書

未學序

未學學引

予友蘇揮使汝礪以武術事文學研討日切  
於予詮說而求至誼久之存以成帙予曰是蘇  
子之學乎而蘇子委於予學之所及也予曰孔  
子答衛靈公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以孔子所  
未學而吾儕學焉何哉孔子焉不學顧不欲忘  
其本學必有所以學之所以學之心體之全道  
之所由出也由其心體之全而成道之所由出  
則夫天下之事孰有外焉者靈公之問專於尚

未學引

武孔子乃稍律之而曰吾之所學學乎軍旅之  
本也又其謂聞學於俎豆俎豆亦文之器禮云  
禮云不以玉帛爲云何以復舍其本蓋正挽其  
武心以入文耳是故蘇子以文心諦武吾誠愛  
其本乎乃名其帙曰未學學而蘇子然之唐樞  
撰



未學學

資暇閒機商寂

兵法聖賢不漏之學心體全定則隨應普照所向無不克

兵之制始於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故謂握奇蓋言一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正以出兵立老營以爲家奇以禦敵設陣勢以爲戰風后軒轅之臣乃司兵故謂風后握奇經正者所常居握而運之其惟

未學

所餘之奇奇隨時應用零出而不二故謂餘

陣之爲八謂因井田以制非也握奇之握謂九開方而將居中增一陣非也八八成行則陣六十四何得言八奇無不握流行於六十四陣中不以九握其八也故四爲正四爲奇以是而爲八蓋并言其用正以言體用即遇敵以出戰天有衡本圓而立爲方地有軸本方而運爲圓天地各前後衝所以駐之爲出隊之具風雲附於天地所以挾而助天地之爲變衡重刻各四前

後之衝各四風接居四維圓之所爲圓也軸卑列各三前後之衝各三雲接居四角方之所爲方也圓之所設以禦方方之所設以禦圓此皆言其體於是遇敵設戰用無定形而龍而虎而鳥而蛇各以時出虛實以爲二壘動靜以爲措宜化裁以爲戰勝

陣勢雖八不得分而視之天惟主而無七不能行地自成軸而無陽不能配風雲之附籍於天於地言有所起也而天與地無其附則未始以

未學

成全用於是而四奇所出皆四正之宗嫡千變萬化不脫本母故古之奇兵兵在陣內求奇兵於陣外則形露必潰

大將明賞罰爲首事欲明賞罰必由好惡之公學問最難處是公好惡此處未消磨不可以言

終覽三畧書未嘗一伸戰術快情功緒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信然

遊軍選銳先出遊軍定兩端先鋒策先鋒所以



為陣始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殿後策殿後所以當敵遇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所以助跳盪聽望麾獨往獨來力不可輕故當正陣三分之一正奇一物營陣一事營為居生陣為戰作居而為正戰而為奇正以守其常奇以應其變神而明之化而裁之不以動靜有無有所息戰無正形形隨時而立然而未嘗無一定之體居無奇設設無時可襲然而未嘗無必守之法故神明而化裁流行於動靜有無之間以正合以奇勝

未學

三

兩相為用故為一物以必然者視正任意者名奇又非正奇之實世復有以遊軍作奇則遠之其矣

止則為營出則為陣皆以言其體所謂正也因而所遇以為出則隨人隨地隨敵隨時變化無常是謂奇

八陣之正可圖可言奇不可豫言豫圖廣都土壘魚復石磧一也如人立家各任其基局其惟天衡其惟地軸其惟附天之風其惟附地之雲

則兩端中央前後之所生以之為自固為可守其惟龍飛其惟虎翼其惟蛇蟠鳥翔皆由是出以之為設局為應敵輕重之權鎮於中外剛柔之節列於陰陽取舍之宜生於方面以之而訂虛實等主賓量進止隨在以為用然後為奇則是合戰之陣

陣之行次先右兵尚陰道先虞候兵尚探先角聲兵尚一耳必於角兵尚木求其生先馬軍兵尚速右而前前而中中而後後而左凡中不使

未學

四

離乎中兵尚主主尚權

李筌言曰兵猶水水因地以制形兵因敵以制勝能與敵變化取勝謂之神庸將以教習之法為戰敵之陣不亦謬乎宋人有不然其說蓋筌能言其意所以輕迹古法云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

古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合用三軍二軍有戒筭後世兵無一定之數各隨多寡可為陣必以若干成隊若干成軍則拘矣惟平時練意不可不



兵家隨衆之多寡動靜約三之一勞逸約三之一進止約三之一甘苦約三之一選銳約三之一恤故約三之一其賞給約其餉費三之一大率人之力其用一其息一其守以待用一人之品其優一其劣一其優劣之間中材一故三分其一而一

古名將李廣竇嬰蔡遵李勣等皆極廉約不移財故蓄惠不倦愛士能得其用這是世人命根

木學

五

此處得則我之根培於御人得則人之根益培根根相培造化日盛

家器具以時施不可爲泥執三將軍正統間用以爲利烏嘴銃佛郎機子母砲近用尚未久鏢棒流星錘絡石骨朵火毒壯弩巧機截竿護幢方各爲長技鎗有雙車鉤素木鷓鴣項錐梭太寧筆刀有眉尖鳳嘴筆戟手掉屈掩月斧有開山長柯靜燕日華棒有狼牙訶鉤捍杵白抓子弩有跳鎗雙弓床合蟬擊頭對子箭弓煞種

種能隨圓用之任器可施若拘方得用亦隨方施可施而勝向見倭有三刀法甚利能識其意便能破之倭人遇狼兵始陣見其甲堅不能入已而次至用鉤墮其體即勝是知無恃器恃特施

唐太宗擒宋老生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而破當建成墮馬右軍少却勢之偶出非故設以待老生高祖甚危之太宗之捷乃招魔遣魔誨淫却淫殊第二義

木學

六

校士先結伍法左傳云先偏後伍司馬法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定尺籍伍符左傳鄭子元請爲左右二拒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以敗王師偏車乘也先車而後伍以伍乘車之隙而彌縫其缺漏稷苴以五人爲一伍尉繚子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令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漢制尺籍伍符尺籍書斬首之功於尺板伍符伍伍相承



李靖六花陣本諸葛八陣而變後世謂八陣以九軍為法六花陣以七軍為法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是八陣制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六花法方是立局圓是結伍此說非也變是變其形局其為正其為奇其制營其結伍其周意為鈎連其委情為曲折一也而未嘗變也

曹操兵法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前後中為三覆不言兩廂軍何也含藏變化曹術所

本學

七

寓四頭八尾散合正奇不定當其轉戰徹遊騎而前退戰騎而後而化分陷騎以為用故兵法須識意不識勢識勢不識形在神其妙

霍去病顧方畧何如不學古兵法此能以已為用然其氣雄蓋一時幸不遇敵手終是浪戰從心所欲而未得矩

兵形五變方圓曲直銳因地而為之者也李勣兵法有北壯方圓伏因人而生之者也

范蠡兵法先用陽後用陰盡敵陽節盈吾陰節

以奪之其曰設右為北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蓋深於計者也

田單為燕所圍命一人假為神師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遂出火牛大破燕此以天官時日為我用不用於天官時日者也

趙盾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蓋我軍既有節制彼眾亦正行伍豈可輕合

光武收銅馬鐵脰五櫛大形尤來大鎗時按行

未學

八

賊管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這是兵家鱗

呂東萊云黃石公一秘法不流傳人間一箇仁字陰符經却以殺機做主意便不是古聖人之學陰符是說事幾却要決裂手段事易成只命意造端處是我心中生幾這一着既錯滿盤都差

太公云分不分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散合無常形要須識辨

孫子曰可勝者攻也不可勝者守也皆以敵言



之也敵有間則攻不以我強弱為攻守其自治則當先為待矣

兵法以伍為要小列之為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其卒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奇之於正如五而一蓋重本也兵之要不虛內以役外重末以輕本

劉六劉七一日聚數千人未幾聚數萬亦只得伍法五人為伍一人執旗居伍中為長其四人

未學

九

執兵任長指揮軍中出令掠民丁執兵者得掠四人另分為長四人者皆得掠四人則伍長升為惣長計其登耗以漸陞為大長勞逸驅奉伍長惣長大長通為貴賤尊卑日以營兵夜以會計銳氣當前都幹辦自家事此聚眾之易

後世驗首級都可笑陣中殺賊不是從頸上截得或長兵遠中或短兵亂傷如何便得首級若爭先割頸能不為旁敵所害所以首級決難明只是伍法明四人幫一人二十五人幫五人七

十五人幫二十五人三百五十五人幫七十五人前後相應左右相維彼此相顧故賞罰雖伍人同之而血脉貫通休戚關係則陣中如一身無尺寸之膚不聯屬痛痒

淵當勝中黃中黃勝龍龍驤勝鳥翔鳥翔勝折衝折衝勝握機握機勝虎翼虎翼勝衡陣衡陣勝洞當言得用奇之道也用奇之道惟先自識為難吾見定知彼知已彼誠中黃也而吾能誠洞當也則勝彼非中黃也而吾之洞當敵而

未學

十

用近似而用士不精而用藝不倫而用也則不惟不勝而累而以責陣法不驗可乎哉

十二辰陣成都棋盤市江田植芋法九曲燈詳整周匝惣是布陣一理雖一一備且簡以御煩堅以待滲若堅而不簡令人難守煩而有滲令人易窺

李靖陣裴緒陣穰苴陣彌牟魚復陣會得分數明只一法李峯楊師晉獨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均列而為八後世異之若真會得已為識



宋萬全陣用以禦胡平原四達用方陣法也此治陣非治戰所以爲守若於戰攻當更圖之安營九法九地十八避隨形隨時警備只一心生於警備之心無形無法疎密生於時非守前人故套

唐之烽式後世稱精善只是常情所易能若每事不放過自不滲漏

近世練士之常習祇應故事鼓之而趨鑼焉而止馳之以奔走戢之以行列於是而射焉鏢焉

未學

士

以行罰賞此可以習坐作進退粗法無以申化裁以爲坐作進退之本况望其能勝乎近滄谷公曰試言得益之練予曰練生於化化不足而以事啓之可也適有一大鼓在側予指此物令士五十四守之又令士五十四取之示之期取者不能則姑責之而小賞其守踰期又不能復責之而又賞其守又踰期不能大責之而大賞其守取者得則大賞之而大責其所守故我無練法而彼各生練情守者何所爲守取者

何所爲取惟時圖營以發慧技疎而失取情而失守各務勝道日益練能公曰是謂練意倭警浙會城大練兵王龍溪得一僧孤舟者善棍以薦於杭府府取之予送僧至府門聞郡守適集教師二三百試藝僧怯計於予予率尔應曰如及汝請立券約校死勿論罪入則果及僧而二三百人咸俯首願受教以出予語僧汝棍善矣有以用於棍者不可後也後僧輕用卒斃於倭

未學

士

萬鹿園用僧兵予沮之曰予過少林伏牛熟知其技未得伽藍要法伽藍法亦是菩提最下乘伽藍尚能動少林伏牛能無動哉後果敗湯東沂參將邀予與唐荆川鎮江演武場觀校士予出語荆川曰此特齊之技擊未盡其術荆川曰于何予曰牌未玩七星閃馬歌弩未知丁八字放箭不隨敵槍未識六路十二路十八路二十四路三十六路此兵之粗迹尚未閑焉采以爲戰



予過磁州王朝相未遇時州守秦樓江致其來  
教場試力鞭健馬四馳輒手援大喬木股挾其  
馬而懸馬不能動如是者久許下便繫其馬無  
他語予語其州守此力士非謀士況力謀復有  
本乎後用於邊殺虜數有功卒為虜所傷  
海亂山東天兵之敗績於採桃港予適在半洲  
公常州軍門坐間報聞則所失盈四之三半洲  
公曰何其多也予曰必不立老營以質之軍門  
部上郎皆不知出見諸從事長屬皆不知乃見

本學

三

唐荆川述其所聞報荆川亦曰此不立老營故  
也後報至脩道兩叅將果不立老營因感懷撫  
然質懇半洲公麾下之所驅役誠不可無練功  
蓋凡老營立可守可攻如人之有家否則是遊  
夫路旅

楚人軍行右轅左追薛前才慮無中權後勁此  
言時不言方軍之有五方孰不欲慮孰不欲勁  
孰無轅與蓐而固偏言之也始不可以不探敵  
已而兩翼不可不堅而安卒以用之不可以不

勁皆時之所為重也

裴緒新令數尚十只從伍法起每部前後曲  
是兩其伍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二官曰曲二曲  
曰部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  
前後隊相隨隊百人為列列十人為對對則伍  
也隊分為團團合為隊團則十之伍也方圓牝  
牡衝方果且車輪鴈行陣雖八皆自方為變已  
為知要後尾常山揚奇備伏且以應權

本學

十四

角霹靂火毬吾為之以所為守也地道距堙排  
搭緒蓋笆砲樓飛梯木幔吾不為也吾不為其  
所為攻而思有降道道不盡故無降心烏乎用  
於攻

輜重之方陣乃陣之中小陣輜重要而難行居  
內而方以護之然挾裴餽糧已有深誠

陣方以脩曠圓以禦險偃月之情險之所生偃  
月為圓之半圓當用而平所補於圓者地也  
盛時兵易掌功易成其將謀勇出群而國有主



者好惡以為進止左右有柄權以為持執此又  
象置一大筭紂繚子謂高之以廊廟之論重  
之以受命之論岳武穆不之知也郭子儀當倖  
朝其能成功中間必有默運而人不知則大將  
所自知之也

虎鈴四陣即四奇而言之不言以正合也飛鶚  
為衝重霞為細長虹為扼八卦為周以飛鶚當  
灣以重霞當直以長虹當突以八卦當圍隨變  
化生形於敵者陣不可踈踈難應不可密密難  
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不可使過  
輕不可使凌實不可使不應正不可使不知變  
此虎鈴之法也

李靖以正兵為應敵之陣諸葛擒孟獲馬隆討  
樹機能藥師平突厥皆謂正兵以勝又言兵以  
前向為正後却為奇又以兵少地遙而用正乃  
知其正兵之陣因行遠深入敵境即其所布之  
行陣以應敵不待更作轉發而變化因生其間  
者耳蓋惟專倚車用且戰且前奇即是正正即

是奇

車有車用舍步與騎而得其所宜用車之長一  
治力一前拒一束部伍唐馬燧後魏車材小輪  
低曳挽只二人或有不便於遇偏箱鹿角之制  
無所考近劉公天和在邊倣古製頗精損益今  
可詳玩

教武之功愈習而愈無窮教武之器更述而更  
不盡種種安排只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簡易  
包括教須以寡傳衆以暇寓忙當事三令五申

又日閱以成家校草以習意悠而優之使自得

之  
控拳搏戰不若批亢搗虛孫臏能收敵於魏近  
梁震扼胡每用此法臚之用尚有有用其用者震  
非襲故套亦復有用其用者惟有化情然後能  
得成績

尉繚子不欲言兵欲窮兵意以威天下兵者聖  
人不得已之用而用以入其心其為學尚商鞅  
然其所立高不欲自以功顯能以其學行於用



其情已足惟推其所自爲學却大有來歷不浮膚以爲說鈴特惡其言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威加海內蓋其術至於成性其勢不容不至於此也

品武孫吳爲名家然兩家不同局若詳戰戰務誠精吳論意在威國以運於用而以兵爲緒餘其無王心則同

太公韜書可謂闢兵之至韜之爲言藏也而言若觀縷其奚以爲藏乎則其藏尚有在不可得

卷一

七

而窮也然則闢不於闢求愈闢則愈藏闢之陳於文不如是之闢蓋惟稍布其藏至其陳於武又大藏於闢太公之爲兵正其藏之所用世又有議非太公之書果爾則武王之問未必非大藏於文牧野之捷豈惟必賴於茲闢哉

用衆必素有練以不教民戰爲棄民近世乃不得已而與召募此非用衆正法兵專重選將將得而練成將選雖重才賢尤貴習久與士卒相便近易於轉樞突臨新卒恐非所以爲選也

樂毅不下燕兩城不下云者知七十餘城之皆下之也不以德威自服而待勤於兵力曾曰下之乎此毅兵法之善也開彌廣之路長容善之風其謂道光而賢智托心蓋意蕪天下者也

太史公謂田單兵法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守之慎而難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發之決而勇也當家無慮濟濟獨於單發之單不專於技擊策深而功易施也

李廣軍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

本

卷一

自便不擊力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籍事此深得古兵法故敵屢犯而不爲害其遠斥候疏於近而濟密於外有所以當其處者若程不識謹嚴同出機軸特宏狹蘊露可以見才力淺深其受成顯係諸遇而已君子不道也

文中子有言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言戰而至無爲則戰法無所施不得已而受命焉知其所從事不可苟也斯意劉誠意蓋知之曰善戰者省敵湯武之所



以無敵以我之敵敵敵

司馬法誠是周家兵典節節不忘所本殺安人以戰止戰王者不得已之意益然具見雖嚴位用衆篇專發明治兵應敵總不脫這意後世有謂出於穰苴穰苴豈能見到於此

聖人神武而不殺性立而弛張時仁義具武士慣家手熟不免橫刺之慘積以成見發之而不自由所以強兵有制即其所有事堅束之使不得擅施犯者必懼重刑練既成雖非性出習與

未學

尤

性成故曰小人而和於君子勉意以事上豈其性哉接物而變已者也

未學學終

海議序

嘗謂論天下事易天下事難而垂之悠久可以常行而不易者為尤難也必本諸天理之正因夫地勢之宜酌乎人心之允協者而措置詳盡施為精密斯不惟善於一時而可遠垂後世矣吾師

海議序

則商道宜通海戰最利火攻用間須乘機會嚴戍伍以壯吾勢散黨與以孤賊援選將為時務最先練兵乃久長至計條列開市事宜分布巡哨職守與夫海船之造水寨之立守城之方餉之術遺偵逐客募勇清道之類纖悉備具謀無遺策而其中抖擻精神獨斷直前以無事處事數語尤為簡切至要當時諸公敬信而行之者亦既有成效矣不數年來卒收東南平定之功謂非



先生之功不可也然豈特一時可行而已哉斯  
議頒布昭然常在固上稽天理下因地利俯協  
人情考諸先哲而不繆俟諸百世而不惑後有  
作者信能師此而遵行之若大匠有繩墨之可  
依若良醫有方劑之可守其成功不亦易乎其  
貽東南之利不亦遠乎昔孔子相定公令齊侯  
干夾谷却策兵歸侵疆一言威重於三軍繼而  
魯之叛臣帥費人襲魯命申句須樂頤伐而敗  
之遂墮三都以張公室夫孔子之在春秋人皆

海議序

謂其知禮無勇及臨大敵禦大患輒功成於俄  
頃之間何也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泛應曲當  
用之以經天緯地則爲文用之以克戡禍亂則  
爲武可常可變可經可權而文武自神于並用  
耳愚嘗備閱

先生之書如積承因領等錄開示理學之精易  
脩周禮等論闡發未明之蘊而斯議之建乃見  
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非錄非論無以驗其  
體之大非議無以顯其用之優體之大者天德

也用之優者王道也內聖外王一以貫之故文  
武時措而皆得其宜也

先生之學真淵源於孔子之心法矣

門人陸綸撰

海議序

三



海議

吳興唐樞

簡分守公陳玄山少參

壬子七月

切聞邊陲竊發雖屬常故而今日之舉大與昔異內外連結酋狡衆悍彼據其長昔所未有也軍民盡懈上下無統財力合困我當其短亦昔所未有也以無備之境而衝方銳之敵又所自負甚多推其所終能自瘁而遽爲已乎以是知賊今日之出洋非去也所以逸而待我之勞耳

海議

及是時豫吾所當辦思以乘其繼至且猶未得爲三年之艾而所爲乘之之具又誠不可踵昔故議其連結孰從而脫其狡孰從而破其悍孰從而禦我兵孰從而振上下孰從而協財力孰從而贍蓋嘗試論之浙東巨寇以台爲善巢穴倚山以爲後衆入海門以爲前泊事急出洋則四風無阻三者皆莫台若所以孫恩襲甬方國珍咸得先着宋高宗航海亦潛泊金鰲山而茲臺石爲首攻則其計出人上可知矣倭宅東洋

正對浙福差南寧波路要而露以是漳寧入出不得歸道入不得蔽隱故習悍藝而成連結乃其勢之所必至者夫倭有七道而五畿之地不與焉海道三山道三陸道一今彼避荒之說蓋非假辭去年山道苦旱我人久蓄之奸曰俟其釁乘其飢而引之而其畿王固不知之然則茲役也我入爲主而彼則爲賓况乎復有暗柄其中以伏深圖者耶知此而後可以定兵議收戍功矣且昔賊人志無向寧殘露衢而出要語詳

海議

其所新發可以窺其計之所在利於寧而舍必復有事於台毒不潰而能免於身禍得乎竊念台乏無備可直擣而破所未即入者非其力之不能彼亦慮夫蒼山之鐵玉環之鹿毒坑卒之復西下能襲而不能久若得於寧而舍之則必計運海門以南轄松門以禦諸力誰其當之此不可不先爲慮也夫倭雖夷其舉動必有因本朝數次來寇皆非無說故東南小國不下百數皆所服屬今事不起於彼則其求有不可言



者若宗設宋素卿事跡在中國良非壽安之咎  
及近來許棟李光頭之亂皆係我人亦因雙嶼  
澳既失無所歸巢而發彼雖勾合佛郎機船摠  
不餘三十隻又志在鼠偷乃不旋踵以殄今時  
何時其舉動作何狀嗟乎哉來亦久矣其始也  
以不通商爲迫故海之熾寇自嘉靖五年始也  
然而南紀澳爲巢而已其繼也以掠人而令取  
贖則自嘉靖二十年後始也然而其夥四五屬  
而已而今布心腹而延衣冠智慧之徒迄今不

海議

三

早圖誠不知其所終爲今之計急請巡視以一  
事權倣宋紹興間傳箭之法以嚴戍哨選領精  
銳酌中住劄以充應援復留處兵以任忿激仍  
安撫地方以爲內固及前所陳緊要事宜早賜  
施行庶無臨事之悔不識公以爲何如也樞義  
激忿然苟非有衣冠之舊則克一旅而親矢石  
固所不辭恃愛瑣喋惟亮裁之幸甚

復林石海大巡公帖

壬子七月

側問海上事坐不安席至省城知事體有不盡

深聞者且辱下問切效膏夫馳一念條具上覽  
伏惟裁擇地方幸甚

一起寇緣由

海寇之熾自嘉靖五六年始彼因商道禁嚴橫  
行劫掠然止以南紀澳爲巢穴居有定處至嘉  
靖二十年後許棟李光頭等掠人責贖聲勢衍  
蔓然止偶遇佛郎機船數隻黨有定夥昔時在  
倭爲寇在中國爲我民行者爲寇居者爲良民  
今則華夷渾處內外連結善惡莫辨官府舉動

海議

四

方下堂階而聲傳賊衆賊有勾當不時遣入而  
即作施行推厥所終誠可疑懼

一今日賊情

中國巨猾久釀異志往來海上待釁以動倭國  
山道去年荒旱巨猾因而計誘空島發卒以是  
勢猛難敵又巨猾先將心腹遍處沿邊地方及  
本省城中衣冠禮度不異常人而潛通暗報資  
運用物盤據既深不可勝詰

一台州要害



自古浙東巨寇以台爲善巢穴象山以爲後險入海門以爲前泊事急出洋則四面風俱無所阻所以前代孫恩裘甫及方國珍咸得先看宋高宗航海亦潛泊金鰲山茲以黃岩爲首攻亦非無爲其不即破台州非其力之不能彼誠慮夫蒼山之鐵玉環之鹿毒又處坑之復西下可襲而不可久姑爲暫舍之計故去台而向寧彼又將有別爲若復計運海門以南轄松門以禦諸力誰其當之是以今日之守以台爲至急

海議

五

一暫移兵備

寧波路要而露既非藏寇三窟又值情識所牽寇肯忍以毒之其犯寧衢祇將小示以爲要索之媒斷不入犯况有明能之守又有戎總所居蓋不難以自護不必兵憲駐劄此理勢必然不敢浪語

一立戍本意

寧衢所等戍皆孤懸海外舊時設官分職豈漫無見蓋緣立國之初精神流運彼此能兼能制

剽哨於外以當其衝重屯於內以應其發故外若失事則并罪其內內有大舉則先資於外如北邊立砦設關之意今內不顧外又在內出洋戰具俱無以其孤懸者自棄於敵人不正今日然耳法度之廢良可爲慨

一料敵復來

近日賊人出洋非真遠遁欲稍自逸以待我之勞耳若其有遠志必再寇溫台若只事劫虜必犯乍漱海鹽若欲索商本不忘定海鄙見須於

海議

六

溫台寧紹嘉五府各駐劄二司一員見有海道一員此外添注四員暫將各地方當行事宜如遇緊急只令關白本道徑自施行待事後申報其有各道相關異同不協者纔候詳奪庶不以徃復誤事又科場進簾員數先須儘選外用餘多及之又沿海府縣不分正官佐貳通留守護地方免其入簾以防緩急

一急請巡視

兵莫先於一事權近日邊事廢弛只因甲可乙



否國初海上專只付之武戍永樂十五年倭寇登岸燔劫即坐失機指揮千戶戮三十餘人子孫不世襲自是防制周備海道平靜後來承平之久漸失原意復作調停立以監憲之臣由是武職有所制而不能修憲臣亦多文而不自舉又官止一道復難遠統一有舉動必待申白况當事勢重大將牽連別省豈一副使可辦向年巡撫之設請之居平之時誠非今日可比一留用坑卒

海議

七

浙江以處兵為絕勇不得以小負棄之鄙見調使功不如使過用驕不如用抑今其愧過忿激之時正可任用但只密防賊人暗通頭目以致備緣敗事必先擇人以為統馭即於太平樂清縣分溫台二府之中佳練防候以消賊人之氣殊大有益

一議造海船

切念沿海必須有戰船此是木等但今久廢難成且一時價直未就况須合式中用不致虛廢

又此時出洋之戰最所大忌以不教之民無備之具而欲語出洋對敵萬不能勝所以戰船或姑有待其行哨小船各地方所宜急辦往年蒼山鐵船號稱無敵近被官府差遣又不給以費用有將棄之而不脩者有含淚稱苦而強以從之者所以近來每失事不利蓋先有以喪其氣也况小船之設民間皆所不禁著有明條即如象山縣屬寧波陸路却由台州而入其湖頭渡原係國法船隻合行之地而舊日軍門且嚴

海議

八

禁之皆非自衛之計也

一處置錢糧

師行糧從事舉財費近各處庫藏空虛又民間困敝若有大舉倉卒難備須先通行一省百凡節省并先的議隨處作何區畫以待不時用

一預防他變

凡奸宄之徒類乘其防弛而所以各處原設戍備宜各照舊守不令遣調其欲增添守備游擊策應等項務額外召募勇力以充任使又監



場軍將杭州府新報掛門夫查無迴避者充之其官軍戍備如故庶杜窺伺之心

一嚴督戍伍

國家養軍所以待用近來衛所廢弛殆甚整頓國初條禦之法亦不為難是在主之者得人賞罰明而衣食足即可振發如近日台州二三大家奮力死守賊過而不能進况以官府威力衛所群眾乎宋紹興年間海防傳箭法則亦可倣行

海議

九

一查議策應

自杭州剡子門以南直至温州金鄉衛其間衛所之所戍備及巡司之所管撥有分居在外而為哨者有重鎮在內而為主者有別設在旁而為應者有補立其空而為備者有遞追其往而為防者着令識者備查開具復等其重輕遠近以為援應之常計其登耗多寡以為饒減之變即如温州之温州港有盤石衛寧村千戶所守口內往幾十里有館頭巡司更往幾十里至府

城瑞安港有沙園千戶所守口內往幾十里為海安千戶所更往幾十里為瑞安縣其各衛所見在軍若干名合增合減若干名又於某處空缺合添戍守若干名俱用通融調發又如戰船於浦門小漁野青嶼門中界山楚門等處海口灣泊隄備遇有某處緊急即便某處船策應定為規制稽其勤廢以為功罪

一行軍口糧

凡軍行若隨路開支口糧候到唱名給散晝則

海議

十

擔閣行期夜及二三更纔得喘息若先給與盤纏靜路之時不便買辦不無受飢之病北方行軍每每有此必須先立從長良法庶克有濟

一事平處寇

按國初吳淵穎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微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為商彼其



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哨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覬覦時則不因商道不通而實成寇心矣伏按國初禁海之例始因遺論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市利在彼國則強請勘合倭王遂不能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惡少則其蹈負固而肆橫行然以前役偽未脩華夷兩家行之既久併力

海議

十一

合作乃有不可支者推厥所原各為行商之意而終貽地方之害能無處乎

軍門對巡撫王思賢公 癸丑五月

癸丑五月十又一日樞近軍門於嘉禾行臺公曰大才宜顯至務有機何以教我樞曰謏朽何足以知之以管窺天敢不濫布今日之事雖難為有明公揔柄機權又二巡公以為協理又藩臬諸公之贊行兩戎參之勇畧百執事之奉職賊似無難滅者所願明公安運中帳盡委兩參

竭心矢石責以滅賊之期明公告之曰錢糧兵馬帥府之事予竭心經畫任爾所用不靳又於有事軍門者各令抖擻精神其不然則令申而三五之其不然則小懲而大効之其又不然即以軍法從事精神者事之根苗精神舉而事無難集諸執事服勤於供役明公逸處於經畫是故中帳為東西南北之極明公為諸執事之樞奸細以誘言惑投者勿聽諸執事以巧言為規避者勿聽士大夫以清談亂人者勿聽諸執事

海議

十二

有不和而相中傷者勿聽謂汪五峯非賊首者勿聽謂本地方已絕賊往來者勿聽管管子曰兵也者聚財論工制器選士政教服習徧知天下明於機數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明公歷拈八者而較同之其果能盡備否又聞孫子曰兵開拙速未覩巧之義者也故善用兵者役不載籍糧不三載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明公試擬此事結果可以日月期之否又聞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明  
公撫觀今日之兵於四者何似復能出四者之  
上否不能出四者上則紀律教練之嚴不可緩  
也不能期以日月則奮往早圖不可緩也八者  
之未全脩則先爲自治不可緩也浙省雖號富  
饒然今非昔比近日支應嘉興有海塘積銀省  
帑有鹽糧各項積銀可暫充發用若師老事繁  
何以供撥所調處兵幾二千邳兵昌嶸兵湖兵  
且千餘省中及各處募鄉兵最多日給口糧不

海議

三

穀大嚼若持以歲時何以餉餉明公須會計省  
儲各府儲各縣儲各若干以所養兵數較所儲  
可充若干歲時有不足於何項可處置補續夫  
然後行選卒之令去其不堪而留其可用夫然  
後定養卒之款厚其衣糧而體其情苦夫然後  
立練卒之法犒其能而懲其怠計其食一人兼  
二人之饌計其賞所賞當所食三分之一夫然  
後懸報功之典能殺首賊與若干能殺其左右  
與若干能殺其群從與若干能殺其奸細與若

下夫然後明審恤之仁挾從者何處擄而逃者  
何處原通而今絕者何處生獲者必解審情疑  
者必行勘投良者必收納今日之事攻守襲倭  
援五者缺一不可賊兵四出不守不可攻城不  
得乃剽掠鄉村不援不可賊船徧海任其所投  
况已有海船作戰不攻不可列表山倒寨不可  
居焉跡潭有龍患不能居長途港漫渙不便於  
居此正賊倉皇懷居之時不襲不可八者之未  
全脩三年之艾自今蓄之不備不可公曰承教

海議

十四

將次第爲之樞曰古今善知兵者莫老子曰善  
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  
亡今日亦頗可問竊有鄙見云云公曰曾經始  
矣當徐圖之

復趙劍門大巡公帖

癸丑五月

一定海外爲寧波洋直北對南直隸松江之外  
爲蘇州洋相距數百里南岸寧波紹興北岸松  
江嘉興極西盡底爲杭州此皆套裏地方未爲  
大海若有戰船水軍聞警即出把截賊難直擄



所以寧紹嘉衛所俱是倭倭名色杭州衛所只曰守禦可以想見其意

一國初湯信國經理海防北起乍浦南迄蒲門繫紆二千餘里設九衛及諸巡司總有百城又營寨烽墩彼此聯絡援應接濟血脉貫通谷都司焦侍郎嗣為葺潤已甚周密今絕好能任事者只圖自守其城其附近地方有事及鄉村殺掠坐視不理殊非立法本意

一浙地沿海要會去處黃崎港岑江港沈家門

海議

五

石浦徙跳海門石塘港白岩塘飛雲黃華江口鎮下門以快艇巡哨戰艦行征扼賊出沒之衝又能彼此接濟已脩入昔人成算惜今廢弛太甚

一定海東二百里為舟山中間島嶼連繹舟山南為甯洋崎頭洋孝順洋亂礁洋橫山洋俱定海官軍巡哨北為北洋清港洋橫水洋霍山洋龜鑿洋黃大洋衢港洋蓮花洋小春洋桃花洋俱臨山觀海官軍巡哨南北哨合集於東沈家

門南極錢倉北抵岱山此原是舊法寧紹嘉杭俱在腹裏賊豈能飛渡故造船為急練兵為本

一海賊自古孫恩袁甫楊震龍方國珍輔公祐袁晁張郁邵清等氣焰昌熾只一中國不軌人宋元倭夷進寇之盛及永樂正統間劇於犯順只一倭人今則內外連結士民共瀾倒所以事勢難於遏滅

一賊巢雙嶼徙列港列港徙馬跡潭馬跡潭徙長途港今雙嶼列港已不能居馬跡有龍患亦

海議

六

難居長途漫不易守又不可居計其或暫為退遁若不早圖再至之勢何以支禦

一海上倭倭方畧洪武中自湯信國倡始已得精當其後正統中焦侍郎經理雖有補益法亦從是變廢即如戰船欲因省費減隻減價其流之弊遂至閣絕蕩然今須急為脩復

一原額沿海各所每百戶下戰船一隻倒三年輕脩六年重修九年拆造其先官為造修後將船軍名月扣銀二錢給造嘉靖四年海道傳副



秦淮秋糧每石徵銀七錢以五錢充糧二錢  
充料嘉靖八年巡視胡公改將哨軍更番放開  
者月科銀一錢充料嘉靖十二年海道戴副使  
又奏定軍四民六派充蓋因前以官造爲易近  
因私派爲難漸至廢閣寔有由也

一原額七百料船久已停造但五百料重艦不  
可不設近設哨尖草撇便捷宜用其重艦風輪  
之利雖非制定亦可因時造作

一海鹽須開將府立水軍舟山直北至岱山寨

海議

七

止二百里更北已屬南直隸行哨之所南直隸

武備尤弛孤寒自乍浦始

一全浙宜立三叅將一在定海制象山昌國以

北至龔山一在松門制溫台一在海鹽制

一盧都司既有覆旨須急催就道

一台州乃要害之地背負群山只通四小路可

以固守出海四風皆便故自來奸宄所窺海門

之守不可忽也

一溫州久不被賊毒近日又有軍門之勝安不

忘危須守巡專往往割稽練作其怠心

一自龔山至定海港蕭山會稽上虞餘姚慈溪  
山外沿海一帶地方着實團立保甲且恤免其  
他役廢自救茶毒并爲腹裏藩籬

一山吳淞江劉家河白茅港入太湖無二百里  
又自乍浦入太湖亦無二百里湖州濱太湖而  
南其危機誠隱而大

一平湖逼近乍浦無城池孤危特甚

一乍浦傷殘尚有倉糧多許豈可孤棄况其路

海議

八

緊要須另爲堅守之策

一海鹽塘掘而決之可灌浙西諸處皆爲魚

一海賊近犯南直隸地方甚急連會南直隸併

互舉事可分半力

一衣冠奸細難以識辨凡有獻言乞審於衆斷

於獨

一用福人出敵慎防是賊黨親識致有洩比

一師不可老餉給何處

一湯叅將既爲遊擊已非專主地方何以明職



守肯奮功格闕

一羅尹客官不能令海塩之民及其衛軍處州卒有勇寡畧於守城恐非萬全

一海塩賊徒北入四十里而不行掠恐先為探瞭嘉興之計

一湖頭渡立水寨可固蔽套裏及接應昌國

一蒼山鐵近一二年狼籍殆甚宜自此安養以爲藩屏

一楚門玉環山鹿戶亦因供應宜安養之

海議

九

一海寇小劫自嘉靖五六年後始其擄人索贖自嘉靖二十年後始若今日之事則又所創見者賊頭許棟李光頭既敗張月湖蔡未山已死陳思泮爲汪五峯所殺今只林同泉王萬山陳太公曾老輩而已而皆服比於汪是昔日之寇尚各自立門頭今已渾同一夥若欲用間除之頗有機會

一倭法禁造下海船甚嚴犯者盡屠其地故海船悉自中國成造漳木賤故多出自漳人饒安

縣之梅林海陽縣之海陽山尤多

一群盜舊停泊過冬之處南紀嶼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

一兵貴自治其力蓄銳養威以待的確舉用故練百人不如練五十人一人兼二人之饌

一星日之術軍中不可不備能知太乙遁甲壬法之士訪求用之

一客兵四集須明紀律以弭爭恣之端

一海上之戰火攻爲第一義合治火藥不可惜

海議

十

費

一今日急務在舉合屬當事者精神其餘俱是粗迹不可以泥而有之也

山人有忌諱處不敢盡述聊記干括餘俟口陳以悉

復督府張半洲公帖甲寅七月二十三日

南都

雅承虛憶下問一應攻守之計俱俟從容請教面悉只松江團上疲寇急宜進剿須今日移文



始得若再緩恐其志益驕況今諸募咸集日費工食又新命赫下元老壯猷人心將士莫不精采深以爲擊之便伏乞留神事宜謹具後

一令任兵備統兵至松江府南匯紫地方離

一令董僉事統兵往上海縣

一令羅僉事統浙之狼兵遵海而東至金山衛北相近去處住劄

一令能將統水軍伏南匯紫對出海上邀賊歸路

海議

主一

一令俞參將統水軍北出近松江海上邀賊歸路

一令吳淞江把總統兵船伏寶山南沙二寨

一令劉家河把總統兵船只於劉家河左右哨探迎賊擊之

一令海鹽把總統兵船伏乍浦對出海上迎賊擊之

一令乍浦原守官軍守乍浦至平湖一帶迎賊擊之

一令陳兵備統嘉興守備官軍住劉嘉善迎賊擊之

一精選大將統領蘇州見在精兵爲正陣入松江

一移文南直隸巡撫令通行隣近各衙門整備以防窮寇流竄

一委松江府將黃浦吳淞江內不許容留公私船隻

一委沙上耆民奮勇海上迎賊擊之

海議

主一

一令能幹人員先往治備火藥賞軍前聽用

一令智實人員賁諭招回脅從拘捕內地人口以散其黨與

七月二十五日宜真發

一查各將官部下并各司府州縣衛所巡司見在各統官兵若干內開原設若干續於某年月某處調取若干募得某處若干各係水軍陸軍其每日用費工食逐一開載以憑斟酌去留損益其所開載只具總數不必細分花名



一查民間團練人數如蘇州之沙船台州之青山鐵吳江之哨櫓等類各開船有若干隻人有若干衆有無給與工食以觀地方虛實

一查各衙門某項費用係某項錢糧支發以憑斟酌當否

一查各處客兵居寓詳計便否

一松江有海防道僉事住劄上海蘇州有兵備道付使住劄太倉只常熟江陰地方自福山白茅奚浦陸院諸港進泊顧山可直趨無錫武進

海議

五十一

此處頗為空缺應援不及宜更設一兵備轄至鎮江一帶或住劄江陰或住劄顧山賊入海口即為迎擊若深入大江即從腹裏抵金口禦敵一國初額設沿海戰船每百戶下一隻其原額七百料船價銀三千兩五百料二千兩四百料四百八十兩二百料四百兩以後七百料不造餘俱減價其哨船一百五十兩快船二十五兩今亦漸廢又新增尖船草撇利用蓋近來賊船不大故欲隨時之宜萬一此後賊駕大船而來

內地小船不能對敵則如之何况船不易造又須取賴福建所以造船一節急宜議處

一海戰以火攻為第一義如噴筒佛郎機鳥銃連珠砲大口將軍等項製造功巧不一特令訪善製人專心幹辦

一諸賊情其散漫今年松江劫掠分其所得每自相讐殺實有可乘之機用間一節亦乞留神若欲行之另有密啓

一設法招回被擄人口以散其黨與

海議

五十二

一查各軍器械驗其可用與否

一精審各項不堪用民壯勇夫并寧國池州徽州一帶僻緩地方未即遣用者俱發回籍取其原設身役銀如兩廣例以充軍門雇募之用此亦處置錢糧一端

一令各處擒獲奸細人等須解審處決不得擅致其死有則申呈委驗

一首級論功兵家自有定例前鋒肇賊後隊割首而以技能優劣別其分數近來無制之兵一



人得功而陣上數人奪之在彼以強猾爲小技  
在我以自防不暇再進大有誤事乞以此法教  
習將官

一守城有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  
高厚堵空之上欲如圭首斜銳所以便外瞭便  
俯瞰城上傳箭不敵柳所以便聽問守者必屢  
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  
所以一衆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雨風露  
日有遮避所以安體力火器石礮灰油懸槌鐵  
蒺藜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乞參酌定規錄爲  
一通遍諭各城守習

海議

五

一練兵如近日教場下操之類俱應故事務令  
精專齊一曲盡悟處而膂力之強弱技能之長  
短然後可以等而上之必求其至古人謂三官  
不謬五教不亂總是用志不分隨着應手此必  
平居歲月習成穰苴以他人未教之兵爲已率  
然用之不得已殺其愛媛助長以求速效然亦  
可濟臨時之用故練兵之法或暫或久可勉可

安兩法具在慎而行之存乎其人

一諸客兵每日供費須集議的當銀米數目令  
可求爲遵守其數目亦須相去不遠使無彼此  
相形其間若欲厚薄只於犒賞處低昂之此外  
若天兵命有自來狼兵既廩稱事理宜異待不  
在此限

一倭國禁嚴不許各島造下海船故賊船俱係  
福建梅林海陽山等處成造又福省對南紀嶼  
并潮州饒平之柘林澳俱群盜過冬之處須移

海議

五

文彼省嚴防力捕

一乞停建帥府以示刻日滅賊凱旋之意

一乞和輯諸寮屬令各恭職業

一乞獨斷直前勿攜群論恐有衣冠奸細難識

七月三十日蘇州發

探訪賊在松江四團八團清水窪爛窪等處共  
八九千沿海賊船共七八百隻離船里許搭棚  
構屋居住常有病死船上米將食盡七月十八  
日開去四十五隻不遠沉八隻內賊俱淪死二



十一日開去八隻七月初九日因遣歸原擄人被鄉民奪其包裹殺死遂進馬家浜西翁家灣地方殺死居民三百餘人近因耆民趕逼分船數十隻進黃浦之東彩陶港內停泊登岸至羅甸劫掠勢甚猛蘇松二郡人心懸望 天兵大陣救拯水火又訪各處兵威不脛上海董僉事止七八十人解總兵弱卒不穀二百鎮日潛躲不敢少近賊處嘉定兵全無蘇州府城亦無兵只任兵備與盧叅將統兵千餘亦不敢奮往出

海議

三

戰近發去山東徐邳兵俱在松江府城左右未試能否遍訪事勢果不出高明遠料耳蓋推捥觀望豈必全是無能之將下效上行豈必全是自棄之兵切念於此不為必滅賊之舉則既失人心仰望又係四方耳目若只如見在兵將行事恐非萬全之策伏候台轅駐劄常州別作計議選調兵將如浙中狼兵及羅僉事之類并委的當人員往松江試審山東徐邳近調可用與否嚴賞罰以鼓勇聯異同以定計忘利害以奏

功天意人誠或必相協如其不可輕舉仰乞台轅不必入京口恐舉動非輕消息甚大倘暫臨過返賊衆玩而增壯地方疑而愈懼不便伏乞尊裁進止黎盛二部兄惟同商之

八月初三日蘇州發

聞松江賊衆已知 天兵下臨頗有懼心甚欲開洋一向潮小風逆又以內地船入海洋不甚托膽近雖將內地船改增櫓槳尚未試驗前七月十八日二十一日開去船聞近日復回松江

海議

三

不知何故又聞海上水軍四集賊又甚有懼心進退兩難食米將盡計其不大肆入擄勢不能自已也切復思 天兵之下既出 聖心南顧之憂又重以諸老解懸之策况地方蹂踐早一日則早受一日之賜若日久不用恐不可使聞且兵自上發將自上命與之出戰即以彼之將統彼之兵千係在彼而勝負兵家之常即有小不如意亦見事勢之難如此緣是請候早駕常州一意直前將文案布發若各所司異



同未協則事之不行亦不專於明公矣羅僉事已至嘉興孝豐尹林植儘可用不敢有誤取而面試之自見任兵脩近患痢疾任亦聞專待天兵至止纔進勦

八月十一日鎮江發

正發舟適見譚郎中差人云老先生有欲見任兵脩之意切念彼一方緊急所賴或者不可暫離如有密語樞能直抵羅店鎮與之親授若事在可緩則亦不必然也有見不敢不陳且屬一體自能慎密不他露也

海議

八月十七日蘇州發

聞賊勢雖猖獗然亦正見賊情畏怯之狀每驗故態好以虛張為法彼知大兵將至故作悖橫以折我初銳賴李許二將奮前連戰蓋已破其奸膽矣又雖分衆四出原筭布置已定料各能當突浙中有羅僉事守嘉興界俞參將守海上新撫公且可以為賴應能自給昨喬兵得互趨松江把援更佳嘉定狼兵聞儘銳敵賊以繩

暗繫其衷以是稍不如意畢竟出人群也三十四十五日我兵與賊對敵報并上

八月十八日蘇州早發

初料賊勢雖甚猖獗但彼每以虛張為事乃其故態若小受頓挫即知畏避五月二十八日竹壩公新任六月初三日即圍犯蘇州其意欲以是為竹壩公之先入折其氣於始使終不得自伸耳彼賊奸圖百巧我兵愈為愈勵不放寬一放彼必因知警懼其素百司心知有此機括各

海議

三

以推捱畏避一向墮落以致今日事勢之難如此近日嘉定之戰幸賴老先生處置得宜許李二參將直前勇鬥昨詢來報人我兵雖不大勝但任賊狂躁兀挺不動賊亦頗有震懾之狀此舉蓋大有補於兵威矣伏望老先生將各兵益加嚴戒除許李二將自能奮戰外其張都司金指揮喬都司等諸屯須再移文申諭所轄信地有賊來犯即出交鋒截殺毋得退躲城內復令各本地方某官稽實申報庶使人人銳力以必



殺賊爲念不致徒擁虛器大抵人情之常可因循則愈怠惰一整棚即便抖擻鄙意爲今之計不得不大嚴號令雖非皆是有能之將素練之兵然三年之艾只得自今而蓄若有玩命不前情罪太著者并失事人員必叅懲一二以警衆心庶事權嚴重德意流行見今正係緊急不容住手之時伏乞留神至願

八月十八日午發

聞十六十七日大兵與賊對壘相持放箭力甚

海議

三

精賊已大喪其氣賊射來箭俱是竹頭無一有鐵者彼勢蓋甚怯矣十七日賊將擄去內地人護引退還海上大兵亦隨追去此後未有消息蘇城十八日早淩把總解來首級十三顆大兵解來首級四顆又有衣包弓刀等物適又聞孫大巡差探事人回報解總兵海上得首級一百三十顆切念此時內地被擄人正當懼迫之秋賊亦每將此輩搪塞頂缸此仁人之所憫痛者蘇城會常州何推官亦云此時正宜處置此輩

以廣好生之德與鄙意乃正相合請乞老先生將原具招榜長篇短摘數語沿路貼諭或令對敵時箭上射去一可以散賊黨一可以全民命何老成精密彼中事欲幹者儘可遣托招安一節就可任之也

簡調募狼兵蒙阮二部長七月二十四日二位同行右江一調一募於事體不甚協不免起爭人情昨與半翁論議再三今日間有成案調無工直而募則有之同發一時同屬一地彼

海議

三

此之相形能無勤惰其間若謂調者其上官優其發而與之田所以利之而募則不然則上官者見其募直不將啓其自失之心萬一於調行輩少抑其額能無咨嗟於供事之間况原青只有調例莫若以其所募之兵軍而充合之下亦惠均情平事體穩當今日出行之言不宜云改案待路次容再白

簡隨行接 天兵黎盛二部長七月二十

四日



南北水土異宜近天旱河水況太濁須用桃杏仁澄之食麵須淮北麥江南產不可用江南自有淮麥只命司買者的當淮麥秋種夏收備四時之氣麥屬金又得佈種之正江以南冬種春收所以異也

復巡撫公李汲泉八月初九日鎮江舟返

一選將爲今日急務沿海倭衙門須逐一查處更定必期能稱其職不致徒擁虛器

一練兵爲長久之計海賊實不難敵近日都是一

海議

三三

無能之將以統無制之兵賊反素教預習所以肆膽橫行深入必須擇知兵事者隨處教演又每選差賢能官員分投查驗信必賞罰以爲經久可用

一令各司府州縣衛所備報見有主兵若干或調或募客兵若干有無工食給與以憑斟酌去留增損

一兵必得實用纔留若徒糜費工食不堪對敵者果宜徹去以省地方供應

一師行糧從興師地方必預備錢糧於先稽考錢糧於後要見其項得若干用其用係某處出庶不臨事因而忙擾有司得以侵漁

一各處調用民壯義勇其民間原審身役銀頗多而技能一無所負須精查以定去留或徵其役直以充募養狼兵之費亦可

一沿海巡檢司弓兵身役銀在民間所出一兩每納雇五六兩其當役者每手不能執戈戟須精查務令得用

海議

三四

一定海外爲寧波洋直北對松江之外爲蘇州洋相距只數百里南岸寧波紹興北岸松江嘉興極西盡底爲杭州此皆套裏地方若有戰船水軍定海金山之衝聞警即出把截賊難直擣所以杭州衛所不名倭倭可以想見此意

一國初湯信國經理海防北起乍浦南迄蒲門縈紆二千餘里設衛所巡司惣有百城又營寨烽堠彼此聯絡援應接濟血脉貫通又谷都司焦亞卿嗣爲葺潤已甚周密今絕好能任事者



只圖自守其城其附近地方有事及鄉村殺掠坐視不理殊非立法本意

一海賊最不利於水戰近來戰船已能稍備但原額每百戶下造船一隻今七百料久已停造而五百四百料亦漸減隻減價近日所製雖係應時之宜誠恐日後賊駕大船而來倉卒何以對敵况造船又須取賴福建所以不可不為急議

一沿海府分除原有兵備住劄外其餘宜各令

海議

三十一

守巡分補住劄

一沿海地方各令團練鄉兵自護以救切近之災近日雖有舉行其未行者必須官府督責成

事

一各府連年遭事疲敝且甚况今旱雪傷民然軍門費用錢糧又不可缺備須查布政司庫有某項積貯指實先為奏討以防不時急用

一每有衣冠奸細難以識辨凡有獻言不可即信須審於衆斷於獨

一招回內地人入賊夥者親識的當人甘結許令自新以散賊黨并可因而行間

簡趙大洲何棘陽

時事重大艱澁非一語能悉亦非一時可盡了當不知者以為太易而知者又以是入心畏縮粘帶遂謂賊不能平亦非也半翁老練神明茲役也可謂克竭半翁者之心力事有先冥而後顯者卒不能自超於已定之數索之何索之何徒慨然長吁而已切念承平久飾文日盛而實

海議

三十一

意太瀾群情異同政權敝裂民俗澆玩兵無將無費無是以選無練無制無一旦欲自無而有必有當其所不堪於此能持之老實一線不纖毫擔閣假借此性學中力體勾當豈得責之人人靜言思之誠大懊惱夫古之選將即取之耳目睹記淮陰侯自行伍中起而立之群雄之上今其事可效而行否古之練兵少而習壯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其技能性行上下相便休戚安危貴賤一體故能如身使臂臂使指今以烏合



之衆馭之者如傳舍其事可效而行否穰苴以他人新授之卒倏驅以爲戰不得已而設助長之術殺其一愛姬立威以求速化此亦兵家一間道今其事可效而行否夫觀今事勢東南已復開一邊年例必當先定計明年兵調者募者鄉設者州移者自天朝而發者大約三萬餘計供應歲得五十萬而募費器械火藥功賞不與焉今其事可措而給否此年例雖戰無不克不可免則崇之何若謂國故有倭倭法宜在脩墜

海議

七

今沿海衛所無軍無墜之可脩又謂沿海戍兵不宜只守城不出援蓋昔之所有千人皆之衛有數千人故能犯信地必救攻城能出戰今其事可效而行否此非動廟議何以能善後乎昔威寧公出制固不可繼論而幸菴諸公兵令非常至水村公過江南有司率故事送刑具水村揮而去之曰我自有把刀在不用汝也近秋崖公一至浙即有觀察侵權之疏今其事皆可效而行否古之海上孫恩裴南楊震龍方國珍等

悉內地人其自倭而來則惟倭人而已是以聲勢兩絕智藝各擅故其滅勦可下手若內外連續復自我人爲主而以彼爲客則乃開闢所創有舊帥已行之故法今其事可效而行否況今江南數郡赤地千里來歲飢民肯固窮不以從亂有幾是又大可憂者而王直其人爲群盜總領尚未施一毒角一長則其又可慮何如杞憶耿耿覽鏡上頭又自覺都屬妄想天下學問未大明人心不正以致有是諸同志欲爲得爲能

海議

八

爲直宜再訂印功夫的當以簿書正祭器先從天下人心上倭寇滅盡然後天人合發以定萬化之機嗟乎樞豈敢於宗明盟前出無稽不急話哉其源實出於此不敢太洩今日急則治其標蓋自號令嚴明始事權歸一始充一旅捐軀直前樞實不敢自愛雖不能必其功之即成欲立一世間拚命樣子祇非事體所宜牽於進止此是真切認狀然亦不欲漫學子路三軍之問也誕鄙誕鄙



論處王直奏情復總督胡梅林公

順其請有五利

一曰方今海寇熾虐殘害地方財費靡極公私俱困久經四五年來筭無全策賊未盡滅王直自願招諭島倭以夷攻夷立功報效坐令地方安堵東南稅賦之場復舊生理似亦便宜良計實爲利之大者

二曰切念華夷同體有無相通實理勢之所必然中國與夷各擅土產故貿易難絕利之所在

海議

三九

人必趨之本朝立法許其貢而禁其爲市夫貢必持貨與市無行蓋非所以絕之律欵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遠出以生釁端至其公同驗實則延禮有銀煩貯有庫交貿有時督主有提舉有市舶歷歷可考又例觀廣福通商行稅在王者有同仁之政在吾人無獨棄之情止惟洪武十九年倭國如瑤構通胡惟庸假進僞燭高皇帝怒以絕之太宗而後復宥如故若其私相商販又自來不絕守臣不

敢問戍哨不能阻蓋因浩蕩之區勢難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延百數十年然人情安於睹記之便內外傳襲以爲生理之常嘉靖六十七年後守奉公嚴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爲寇嘉靖二十年後海禁愈嚴賊夥愈盛許棟李光頭輩然後聲勢蔓延禍與歲積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實係於此夫商之事順而易舉寇之事逆而難爲惟其順易之路不容故逆難之圖乃作訪之公私輿論轉移之智實藏全活之

海議

四

仁前此侍郎趙文華都御史鄭曉等各有建議本兵部約曾有覆題國初吳有論倭書所以爲高皇帝廢市之勸高皇帝使假之以年或不能不自更其令矣  
三曰開市必有常稅向來海上市貨暗通而費歸私室若立官收料倍於廣福多甚况今海上戍額即令事平必欲如九邊故事定立年例以充餉費舊時兩浙北起乍浦南迄蒲門縈紆二千里衛所巡司各衙門兵卒約二十萬有奇歲



費五十萬有奇各縣徵發舊額已定見今客兵大增何以處給且兵荒之餘百姓貧苦不忍加賦若得海上之稅以濟海上年例之用則一舉兩得戰守有賴公私不困矣

四曰凡海上逐臭之夫無處無之惡少易動之情亦無處無之樵薪捕魚逞俠射利者原無定守不得安於其業則隨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從商而無異心則瑣瑣之障自能各安本業無所效尤以為適從故各年寇

海議

望

情歷歷可指壬子之寇海商之為寇也癸丑之寇各業益之而為寇也甲寅之寇沙上之點夫雲間之良戶復大益之而為寇也乙卯之寇則重有異方之集矣迹是而觀能無治其始乎

五曰東南鄉兵孱弱未易練成所調各處驍悍之卒前事有監恐為地方不測之變況土尚各別長技莫施又居民久疲思息便宜一節縱非經久可行亦姑為目前紓急計其分量蓋得籌多而衆心願者

順其請有五慮

一曰今日之請料其情實不虛彼之才力亦料其足以制握諸島何也彼有妻子繫獄乃其至情又於開市可以得利規利而免禍何不為之彼稱倭王權弱勢分島主久有是聞誠不虛語且倭國五畿所部并東海道十四州南海道六州比陸道七州東山道八州山陽道八州山陰道八州及西北三島皆不易發惟西海道之西二三島慣搆內地人交易彼亦不自製舟舟造

海議

望

於閩廣事起於我人諸島之外有地名對海洲內有大唐街皆我人所居中國貨至此息有入諸島尚距百里餘是以王直所與交者不及數島人耳彼皆心腹往來行止可執但慮別島聞風而至雖有原與王直所定規約不肯聽依揮諭則譙導宋素卿之事不能必其無也但市之有訟雖周禮亦有之苟無大禍患庸何泥耶二曰古今異宜從衛必因時多寡永樂初定日本貢人毋過二百至宣德九年復改定人毋過



三百刀劒毋過三千把其商船在海重貨所挾必有堅銳之隨洪武十五年倭倭指揮林賢令陳得中邀劫入貢歸廷用資裝致生大釁人心滋僞此等事不能料其必無况虞托始之際尤駭見聞只始畧之可以濟事

三曰海中貨市各有行商地面浙中開市廣省方物或皆利其徑便相湧而至或彼此不相容或龐雜不善處致有門庭之擾但世無無爭之地又開集列港不為我民害可矣

海議

四三

四曰自來下海船造於廣福陽山梅林港等處事無泛出其船冬泊南紀嶼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等處居有定所舊時通倭商有林同泉王萬山陳火公曾老陳思泮六七起夥有定數行之既久射利日增居流不一致添地方警備不追咎始事乎然事局日換法立弊生亦是常情常理雖大智不能先必

五曰王直行商海上結合內地居民始最親信其於海上諸商伴亦各推服嘉靖三十年間申

白官府自願除賊陳思泮被其擒殺有功然是時不肯身親出見其深藏三窟實非籠中之鳥及當防禁愈嚴內地人因生騙賴其數不下幾萬茲於舊恩怨不肯忘情相構相傷慮亦有之但情真難昧法在有歸亦無不可處者却其請有四利

一曰不軌者殺無赦王直之為首惡情迹未明必待勘議的當雖難即定但遙據鳴冤不行投縛似亦有要以國家全盛之力行擒可也棄置可也是為國體之正但事幾無定局聖人無棄人得失相較不識孰多孰少

海議

四四

二曰海濱浩蕩自古不能常靖前代孫恩裘甫楊震龍輔公祐袁晁方國珍張郁邵清等氣焰昌斥只皆內地人自為宋元倭夷進寇之盛及本朝洪武二年十六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永樂二年十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年正統四年十一年景泰六年劇於犯順只皆倭人獨舉今則內外通連公私擾甚處以窮詰以



示將來深為本法只事機未值姑徐圖之或亦施行之序耳

三曰自賊起事迄今前後共得首級數千見今松江等處巢穴所蓄忽不上一千之數諸司奮厲比前精神益倍若漸次相機追勦不日或可全效掃滌妖氛共舒神人之忿乃合名義但思事根不究雖一時暫安而嗜利之徒復生日後之患此非集眾思一人聰明有限不能獨<sub>決</sub>

四曰今日賊勢猖獗凡敵王所憚各知所奮中

海議

四十五

間不無怠弱相參然大義布昭各已明白今為不得已之計恐混亂見聞致多論議功未成而責已先歸反不若一意絕之且據中策却其請有四慮

一曰海上商情安肯自已今浙市有禁姑且迂道廣福舍近易而從遠且難日懷不便如其絕望必大肆奸猾鼓動諸島增益松江等諸巢二曰王直妻子在繫又內險外飾驅其立功許其自全以至仁待之其肯自效乃理勢所必有

失此機會或直惡貫而斃則在繫者不為奇貨承應者無此才力雖欲為此又不可得

三曰本朝自天順以後海上無事內外人各無犯者及至嘉靖元年偶有譙導宋素卿之變然止自相爭殺非所以犯中國蓋本朝海防經始於洪武二十一年信國公湯和繼葺於永樂間都指揮谷祥張翥正統間又特命侍郎焦宏復為整理嚴密貨道不通天順以後市舶權重市者私行雖公法蕩如而海上晏然百年此乃通

海議

四十六

商明驗今之議者若謂王直不當宥則可若以市法求不當開則恐非細思而詳考也四曰去年賊勢猖獗進兵不收全效督察趙侍郎延訪群情故有蔣洲陳可願之計二人遠涉紆謀畧有次第却之是棄二人而罔小醜非所以示信矣

條擬開市事宜復胡梅林公

一收稅則例悉准廣東夷貨事理定額一夷商泊船列港內地人往彼處交易市畢各



散毋得久居本處

一內地人齊貨出海先於定海關開通報單驗過取照隨赴提舉司起票赴收稅衙門納稅纔往列港成交其買回夷貨亦先於定海關開通報單驗過取照復赴提舉司起票赴收稅衙門納稅

一收稅專設布政司官一員住劄定海關稅物隨送定海縣貯解

一齊貨往來定限定海港一路不得別由他道

海議

聖七

違者即同移自通番

一列港設立房屋常令哨軍若干名居住每月

更番若有客船到彼即回報知以憑出示

招

一開市之後沿海衛所巡司各舉修武備益嚴

防哨查於舊額官軍缺乏者調發處補

一開市之後必修設戰船如例四時巡哨不得

有拘秋冬停歇

一兵備海道各衙門不動衛所巡司額設別令

募養客兵演練有警率勦

一客兵工食造船料價火藥軍器之類俱於歲收稅數支用

簡唐荆川

切念海寇未平據愚得畧陳三策其一曰以無事而處事蓋欲自平其意策之本也其一曰因遵古而脩今蓋欲慎平其政策之道也其一曰假奮力以速化蓋欲持平於敵策之計也以無事處事即通商舍禁因遵古修今即立年例練州兵假奮力速化即驅民決閘無事處事為帝

海議

聖八

道遵古修今為王法奮力速化為戰功三者得其一而二廢其效雖有緩急隱顯其作為雖見難易寬猛意或皆能已災顧人見不同任所裁定若以兩可泣岐三思咎惑尚苟沿前局以無策應之何以敵王愾舒民急哉今惟力戰為最難而其易為又不欲為戰之難誠難然不實思以計之計戰之難誠難然不思圖付之能者能之戰戰意不能之戰戰倖偶倖偶無策無策而思圖免禍於是乎有援有援有勢有勢有賂於



是乎非愚敢言也

復潘笠江姜蒙泉守巡二公

一練兵 夫調練兵者將豫習而使之戰也故必負可戰之具而後練之道盡東南之寇秘譎百出而我獨驅其民習技擊縱令盡技擊之術不足以當巧詭而今之所練之兵鎗不識十八法刀不明子午弓弩不中的火噐見敵不能引燎烏在其爲習技擊乎齊之技擊不足以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足以當秦之銳士秦之銳

海議

四

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而謂技擊足以盡之此其練之不成練知其不能取勝於敵也今之兵既云練矣然設陣而行饒不明見敵而輒北走節制無以律之雖有技擊知其不能施又烏望其仁義敵愾效湯武之卒哉善戰者知彼知己若仁義不足以定已技擊不足以勝已節制不足以守已三無已以當百出之秘譎彼敵長技却有二知其技擊在倭有三刀法在中國人絕無可負之具三刀法襲人只待人先舉我不

先舉則彼法無所施中國人隨之而後以彼爲進止彼止無所施必出奇追伏以俟我亂我之敗由於一亂亂則有技擊無以用之而我之練兵者不教其所以不亂而徒以技擊爲事烏在其能能練也三官不謬五教不維乃不亂之道也內不亂則外不亂欲內不亂則必有持於其外於是而賞罰不可以不明而擇將爲先務無將而言練兵非所論也

海議

五

一足食 東南之民賦役繁重本府額征四十萬餘漕運當十之九在浙止嘉湖有內府白糧又稅絲多出湖州自兵興以來諸派增半小民困苦之極但費民以衛民理勢宜然爲今之計只願各立州兵著爲年例俾取有定制用有常度不致客調以傷多費所謂州兵即鄉兵也鄉兵而領之以本府本州本縣之官者也以本地之官領本地之人爲兵寇入本地即以本地人禦之寇其地而不能禦即罪其官本地之兵自食本地之食自食其食而自衛其身古列國



不借兵於異地其利害當已且能自辦其餉廩探囊而脩亦不致糜費之多間有意外增出事件可撮補應用易於處轉庶民力易為而民情悅就此足食之大凡也若其項充某用某用應其數不敢濫列無已當嗣布之

簡太府稷岡徐公

遣偵探瞭賊情乃先事豫防并安逸地方之計以數人奔走道路而一郡得以休逸若有聲息又可早為備禦府城一府二縣一所巡捕人

海議

至

役分設四路走差一往嘉興地方一往蘇州地方一由平望腹裡往松江地方一由太湖往宜興地方每處立三班輪流往來不論有事無事逐日挨次走報

守城 守城有法須晝夜如一不得乍生銳怠須每瞭眼分一人不得專湧近門去處須兩礮或三礮作一朋更番休息不得同為作輟須不常點閱不得只查旦夕之間須立金鼓號頭喚召不得泛無定約須立旗號別白不得漫無統

紀須定甲總主領不得任眾四散隨意陟降須處風雨立住之計不得因久晴無俗須示興居飲食之常不得參錯背戾須審免卑丁不得誤其生理須查老幼不用不得虛應故事須依近分撥不得寫遠不便

練兵 凡兵必練而後可用况以湖中孱弱之民驅之以不教之戰豈能有賴切願令本所官舍軍餘并二縣上操民壯人役及將原審黃岩民壯一齊逐日下教場操練查得舊因黃岩有

海議

至

事之時精審的當大戶充當民壯既而黃岩無事反將頭等可用之家一向歇役若將此輩取用則事可集而民不擾其操練之法須覓請教師不得如尋常故事庶得實效

戍遠 府城乃中立之地須四界緊要所在立有堤防如烏鎮地方須添設館住劄經理德清須差人往杭州并長安壩偵探走報於府長興須差人把守四安鎮安吉須差人把守獨松關武康須差人把守徑山一帶孝豐須差人把守



天目以防窮寇零竄經過

募勇 本處見在兵力甚少若再起民兵不無  
擾害地方又召募一節工本糧餉尤為大費况  
一時烏合之眾便難得用鄙見欲有一項緩急  
克濟儘自見成不乏能加區畫似無難為之者  
未敢即具紙筆容另商布

處餉 軍行糧從本地方添加客兵并見今嘉  
興受害必大增兵口又懷遠所臨費從何出湖  
中誅求自此多事若不先為措備一時難應鄙

海議

辛三

意將歷年各州縣秋糧內餘米民間拖匿者查  
徵在倉又在官疑獄緩情可酌贖錢并多方處  
置在官及應起解錢糧姑暫留州聽候上司處  
分每州縣先定大戶數名令其米若干在家候  
有用時發銀兩平收買庶不臨期有誤

逐客 凡機務能絕奸細我之虛實不令得窺  
已得勝算過半今事勢迫迫宜清查城內居住  
外方之人盡驅遠出其有本地方大戶保認執  
結者免逐

清道 事每於忙處生變城內人成群守城或  
因而竊掠其各野外或借盤詰因而害人又大  
軍經歷之地或肆侵擾宜揭示鄉村嚴備并不  
時差人緝禁以防不測

設舟 湖州水路散出非舟不通須先設三櫓  
快船若干隻泊於各門之外有事可備追趕之  
用若賊水路來可以迎敵

毀橋 湖州陸道非橋不通先諭各鄉村凡有  
賊來聲息即各起近地人夫各將近地橋梁推

海議

辛四

毀其附城人家將六門之外吊橋推毀有不如  
命者事平重治又毋得聲息未真先事妄行必  
令陪造

海議



列流測

官人之列於流也士所修之家不可以不知也而有商焉則承其商者不可以不答然而亦不能知而又不能自己也於是而姑以測焉則所以終彼此之商也商問商答未知求知陳力就列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有問王道盡制學士藏脩行君之令致之民豈無所豫設乎測而答曰事不可豫設法不可先

列流

圖聖人言道不言制當其應用孔子憲章文武又問憲章豈無可言曰槩可陳不能悉其目意可指不能泥其迹弊可議時可乘不能懸度於未有所見又問願聞其可以言

問士未嘗廢養世何有乏才之嗟曰待士之道十人以爲用不若蓄五人十人之衣以衣五人十人之食以食五人故五人之力可以治十人之事養士之道欲十人以爲用則備百人十人之事百人習之十人之長百人

久可以傳一人之心不用人無以治人不待人無以使人不養人無以得人

問周禮天官卿惣五官庶職如錢谷供御悉屬其掌理不幾於瑣屑非易簡之道然今日之事何以不然曰周冢宰之職只稽覈百官而出之法布和於正月之吉廢置於歲終之會大計於三年之誅賞豈屑屑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式九職九貢九兩之親理彼其所有事在建牧立監設參傳伍之類定其銓注以考課要其功罪

列流

其贊治朝贊聽朝及戒祀贊玉不過具百官之長非其所專業今之職掌大畧相似惟計覈疎密爲不同及內政不相關之異

問三省者得夾持互制之法天子不能一人治天下尚書省奉行之不可無繼世貴養不能勞悉萬機中書省造命之不可無獨任易流門下省審駁之不可無今日之事可與古同之否曰三省之意古與今大畧相同但前代都未盡善中書尚書官尊得門下省相爲持衡惟漢武宣



以任宦者弊於襲成帝以吏士人弊於輕晉宋而來以屬相臣弊於合隆光武事歸臺閣則繼之者弊於尚書任重魏置秘書令監典尚書奏事則中書密勿弊於尚書疎遠東晉南北朝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弊於權歸門下唐武德中門下省置政事堂開元後移政事堂於中書省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宰相兼統三省以三省爲空官元以中書省爲都省弊於和光而無建白呂公著司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事

列流

三一

議者謂既同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命蓋無補於事宋宰相權合三省所籍後省給舍尚存參復之意元豐制則以給舍爲宰相屬官由是風采茂聞我朝

太祖深識此意重六科封駁與天子抗議而特卑其銜超越前古之見其能一洗諸弊

問本朝内外兵制輕重於前代何如曰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未設樞密祗能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故

樞密以弱藩鎮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兆於武德置使十道爲都督品在尚書上弊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遙爲制方且不續豕牙而九節度之分封肅宗以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以遂其橫密院其何能爲宋並兩府不圖飭武於外徒置使置副置知院置同知置簽書置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脩奚禦金元之烈本朝武備布列中外其柄權一主於內然掌握在五府調發在本兵二者不相假借侵奪其在諸鎮

列流

四

各練以爲本方之用非奉勅不得宣調此其勢執於朝廷實無強幹弱枝之弊宋養兵二十三萬京師諸道各參以半制諸道而當京師神宗之所自誇者孰知偏重之患更復倚於是乎本朝之兵不較數四方各隨其地而求適於用其偏重之權則盡除之是以不必煩於魚互而血脉無不貫通

問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洪武初局廢已而設學士承旨侍講侍讀直學士及典簿待



制脩撰應奉編脩典籍檢閱官洪武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檢閱典籍又設孔目五經博士侍書待詔檢討至十八年定學士侍讀侍講學士爲正官孔目爲首領官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爲屬官編脩撰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起居注亦皆革先是十五年倣宋制設華蓋武英文華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後先創革必有說乎曰

高皇帝初定東南首召陶安爲學士制度儀章悉

列流

五

安所議嗣是朱升詹同宋濂魏觀劉三吾葛鈞皆有籍焉洪武初典禮肇脩局且廢制誥記史藝翰有國之首務乃立諸員而摠以學士爲提綱學士文學之成者以之侍其讀侍其講以親其所御其考經執籍執書應詔使以供其所後編焉撰焉檢覈焉以紀其所行此建置之周也中間謂其繁而革之亦各有指歟閣之沿於古即承旨學士直學士之職也待制應奉即知制誥之事也檢閱即檢討之官也秘書監即典籍

之司也起居注即史官之業也弘文館即五經博士之屬也蓋廢置有因典司無缺而設立甚明其後不就列陳力典密非奉直原司制誥非承旨舊意脩書非史官故業撰著非學士本色多有非昔之舊者

問周禮宮正官伯隸冢宰而今錦衣衛無所制何也曰此後世之宜法也冢宰御官從古法嫵於既重已不可行於今又問周宮正官伯掌居衛虎賁氏掌行衛司隸掌環衛諸門而今錦衣

列流

六

寔兼其任夫乃攬乎曰此後世之奇法也錦衣以任權制親軍二十一衛府軍等二十一衛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二十二衛并武功永清彭城七陵衛與五府兵適相當爲彼此相維之局祖宗微權非人所能易識也又問周掌居衛者隸冢宰掌行衛者隸大司馬掌環衛諸門者隸司寇而今錦衣雖通籍兵部然止以文屬則太專之委可乎曰此後世之任法也天子有環列心腹之臣也又問古環列心腹之臣非兵衛在



內而不出虎士八百人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  
練王出而後有事而今錦衣職內直外直司官  
門城門緝捕城內城外至守李通州張家灣何  
也曰此後世之任法也所以通內外幾奸宄之  
萌開壅閼之弊也又問不幾於亢歟曰東廠之  
設三流並事鎮撫逕奏不由堂勘上直巡緝親  
軍相兼奉 旨逮繫必給刑科駕帖都察院  
批文幾察所獲必下部議皆所以繩其專也此  
門避馬順之不踰時而敗也又問衛錦衣其盡

列流

七

之乎曰古之宿衛之政令稽其功緒糾其德行  
而教之道藝以勸使爲善比其糾禁而會其行  
事去其滛怠苛羨以警使不爲惡而今若遺焉  
豈其遺乎本兵考察貸而移其質則不可以不  
講也漢南軍衛尉隸三公唐千牛左右兼領於  
大臣皆沿舊義惟唐太宗元從禁軍乃有悟妙  
先得今日設錦衣之意論者以爲非制置兵蓋  
昧而誤矣厥後神策盛而北衙日重中人用而  
祖意竟忘固非太宗本制要亦失糾稽之道而

其漸以至此耳又問既不以隸家宰糾稽之  
禁何曰緝捕諸幹必注名通籍該科歲終科  
成案會其當否爲功緒德行詔王以行誅賞  
也又問北鎮撫當乎曰此非 祖宗之舊  
乃置衛後之添業也成化十四年鑄印比原設  
鎮撫司印增一之字時議者以爲奚其之之又  
問十司云何曰十司者即十百戶所司五所各  
有十司此正設衛本意以其親之故重之故儀  
鑾上五司尤親而重之蓋其爲上殿司弓箭而

列流

八

一則已畧云  
問錦衣衛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所隸有  
刑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專掌直駕侍衛巡捕  
等事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二十年以非  
法凌虐罪其官毀其刑具所繫囚改送刑部二  
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  
任遇漸加而聲格因以爲異二鎮撫司專理刑  
名洪武制不得用參語送刑部擬罪發落則廷  
尉之評亦未嘗得而撓之也弘治十三年令



司將東廠錦衣衛送到囚犯從公審究有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何後代之專而盛曰權不可下移豈止一錦衣錦衣天子親軍不容不盛只其官置廢能關涉本兵便得持衡之體問六科主封駁九卿承事取裁宸衷而給事中與天子爭可否其非宿諳深造不足以當之祇以要津思抑故特卑其銜品遂以新進是充何如曰

太祖設科官始示名元士又名士源蓋言繫之重

列流

九

也弘治前以進士筮仕注銓意在初出山人無世情入心必能恪守成法率真不懼弘治十五年馬公文升題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德中始也蓋法與時更事由諳得有不可以強一者夫道於科言貴同而政本之在科尤為關係道選多途直是舊例然又加以試事科之未有處雖後例通融亦終未之能悉國初新進士分習九卿衙門各衙門朝夕親試堂上官以其通敏諳歷類出者咨

銓司首充科選是以得人

有以問本朝度支之法何如國初費甚繁而倉庫有儲用不告急何與今異也曰天下貨財必有統御而後能度支周禮冢宰制國用此量入為出之道後世量出以為入故當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濟竭民之財而不知唐之錢穀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之屢變要之欲一主權以歸主者元豐改制計相職分天下之民困於取之無度而公帑日窘雖欲會其歲之登耗審其儲之盈縮稽其民之虛實以衡出納不可得也今之戶部大率類此兵禮工光祿太僕等衙門錢糧多有不通籍戶曹者當祖宗創設之始蓋嘗周覽畢議兼提一時之條貫分布諸司時移事更盈縮登耗虛實不相侔而尚守其二百年之舊知其不能通耳問治國經制可得而言之曰經制之道莫善於任土經制之法莫要於慎費財者民之心財者民之力取其力之所不逮則其心傷矣而傷其

列流

十



心其用使之然也以必不可已之用而爲之取  
隨古入盈縮登耗緩急必能率力之所逮其不  
限於取者非殖貨自封則經制之道缺也古者  
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  
又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法後亦三  
一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稅兩浙  
畝三升宋用不經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  
邪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三上畝三升中畝二升  
五合下畝二升水田五升國初天下田租定三

列流

十一

五升其後東南之地以都北加運耗又籍沒  
山襲原租額及沿宋六郡公田例遂有畝稅五  
斗七斗及一石餘者如蘇郡元秋糧三十六萬  
畝士誠稅額百萬今至二百七十餘萬天之生  
國之用財今於昔無異而取者懸絕民何以  
故不議任土不裁費而取之何以能逮熈  
摠督軍務官本朝始於何時曰都御史摠督  
務自正統四年麓川之役王公驥始也摠兵  
悉聽節制公以兵部尚書帥師當王振好大

之心遂擬糧儲故事糧儲稱摠督宣德中始也  
繼是而已已之變虜薄都城石亨營城北于公  
謙督之孫鏜營城西則江公淵參之而已繼是  
而四方多警類率如例如馬公昂於兩廣石公  
璞於關外王公來於湖廣侯公璉於雲南然事  
平則罷又繼是景泰天順及成化初白公圭葉  
公盛韓公雍等皆稱提督意屬協同勅名贊理  
又繼是則爲任官矣成化六年開總府於梧州  
此任官之所由始也三邊摠制自弘治末年秦

列流

十二

公紘楊公一清張公泰始便於徵發策應今亦  
爲任官議者謂東低昂文武之鈞濟兼制勦綏  
之術是矣而進止異同束於和混內外援構隱  
於奸宄其能制而協之更當潤飾令必無伏機  
不亦盡乎又繼是而陳公金華陽之役陸公完  
劉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故近平海之役亦援  
以爲例尾大之弊可無慎之

問天下巡撫之設何如曰洪武前無有也  
祖不欲以重臣合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



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十一員巡行天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蓋不欲疎也以後機重景泰四年統差都御史其意當有增損而糾作故則入參廟議而握蘇之柄則有司存自是則曰鈐銓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以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群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於兼制少疎故復以巡按權祭殺之然表裏異同病癢或不相關其司鈐銓者每掣肘

列流

三

不能自盡近年失事并罪撫臣天順間石亨曹欽顓龍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皆不為無意初使其置布腹心其為毒又不可勝言切念天下錢糧兵馬之重所賴鎮攝不以躁僨事巡撫之不可缺者而書生涉仕必由此以致卿輔能充文武得全才不素習而器與之恐不易為稱也

問銓司缺少病壅滯奈何曰覈今仕板京堂官約一百二十餘京司官約五百方面官約四百

進士候選者三年約三百進士為州縣正府佐及舉人官陞京司者約二百年之間以進士候選者進士為州縣正府佐者舉人官陞京司者共計五百以陞京司五百之缺京司之五百以陞方面之四百及羨餘以補京堂方面之四百合京司羨餘共以陞京堂統共約一千五百員三年之內續益進士三百并舉人陞京司者咸准其益數計合消一百餘員以一千五百人歲得廢黜亡故百餘消息之數亦自然之勢也

列流

十四

優慮才湧官無以居之不為久任長便之法或數轉以申情或侈摘以騰缺或添註增設以疏出而士無固志雖欲痛裁奔競不能

陞用大臣吏部會推例不亦公平起自國初曰公矣自成化間始也天順間朝罷宣吏部旨除某人為某官前是亦出宸擬成化法漸以倚用大臣之道不可有專屬後以票異同或有關白以輿論異同或先為成議出推用方面官銓曹舉兩人以聽簡任例何始



曰此夫順末年例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有  
缺今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銓曹專業乃成虛  
談此可行於三楊而不可守於其後三楊後此  
例罷止該部以年資出補雖低昂課試不齊而  
公議時重每亦稱協至正德後士尚雜趨而器  
品難定故人才之定於仕迹以時而雜見矣  
問科道部屬陞小京堂宜否曰此弘治初例任  
賢不次直須慎之天順前方勢重又不為部  
使所困其選轉與小京堂等成化間始重京職

列說

五

遂有借為駕馭之法成化末知釐此弊一於郎  
中內選用弘治改元乃始有兼補之例近來則  
全以要職充之夫欲重其任則輕其銜 祖  
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恃心不萌  
而逸意自戢今必并其所後而便以圖焉非法  
之宜也

問本朝畿內設兵之制曰畿兵今七十一衛不  
隸五府者二十九輕重之弊彼此相當漢衛尉  
主南軍以護宮三署郎期門羽林在焉所以親

之也中尉主北軍以護京城八屯八校在焉所  
以周之也今制如之時去古未遠兵用番上南  
軍調諸郡國北軍調諸三輔今以山東河南萬  
全大寧軍輪操京師亦不忘內外出入之意然  
漢諸呂之亂周勃可令南軍毋納產先是計除  
衛尉足為南軍以應已此南北軍相制漢初沒  
兵之善如此者一壞於武宣大壞於東漢中官  
統領內省則漢之末政然也但合隸三公非三  
代而下事更替氓隸天子而無親軍不可唐置

列說

六

十六衛左右千牛四則直待之衛也驍武威領  
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業職各分低昂  
無別復立元從禁軍為北衛而以十六衛為南  
衛太宗百騎七營今制錦衣如之益以神武神  
策為天子私人則非所以為制且今有禁掖之  
幾衛而無四方之調發唐又不得而擬之德宗  
後宦官握神策廢立如取乃有王叔文之變卒  
之神策滅而朱李之禍成其所由來者遠宋懲  
方鎮收天下兵權萃於輦轂有二司三衛四廂



統於樞密院選諸道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直退瘡憊刺員以分州郡且禁旅番更戍邊及令就糧於外大都專強幹弱枝而甸衛之勢可相使不相維可相勝不相應設失一樞密而武道荒矣故自景德罷試龍衛已不能披甲高求以恩得用兵遂以弱建炎後雖極意經武兵愈衆而宋祚日傾由其始偏重之爲弊今制以精選爲十二團營以老家還三大營握以五府調以兵部練以營長主以勅帥將無常署

列流

七

士無離土隊無出番若併稽名不虛實練可用較前代爲獨得

問願聞宮僚建置曰國朝東宮官屬洪武二十五年始定以詹事院爲府左右春坊司經局悉屬之二十九年增設清紀郎司諫通事舍人大要以輔導侍從爲職蓋豫養皇德雅意墳史輯順性情前代設五率十府掌兵仗羽衛洪武初沿古亦設左右率府尋罷意者東宮不在防禦衛率廢置之由其輕重之義

太祖已深識之洪武初制諭德養善洗馬庶子等官皆以勳舊大臣兼之亦沿古勳親翊三府之義夫詹省也給也視主而給之視屬而省之總其屬以事主主德未脩吾輔掖之無功主學未明吾開導之弗至是以群而正少而習不見異物而遷此皇之所以恒爲皇三代有道之長國初立大本堂合親王居之是時制未全備永樂間定文華殿講義師少詹事鴻臚給事衆官講畢齊出及有召問衆官亦必齊入若獨進獨留

列流

十八

許給事鴻臚司直清紀糾劾天順間革選秀才充伴讀皆所以慎清接輿不令見聞之雜

問官流拘限於所從入當乎內閣九卿國初原無拘出身之例成化弘治來乃以入閣必由翰林吏部左右堂必用翰林一人禮部非翰林不用兵部正堂必由巡撫左右堂必兼南北一人都察院正堂必由御史至嘉靖間乃稍變之不一識矣從而宜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豫習而能成已試之能驗者然豪傑之士則又出於常料



之外況於行之既久并不能慎於其所從入乎故非酌而參之則必求當於始然後為無滲問士之入仕者衆烏乎識於始甄別而用之曰選法重進士每科大約三百名分試九卿衙門政每衙門大約三十餘人堂長司僚與之朝夕而試之事其人端表能不能若燭照而數計之於是會其賢以上於天官天官籍准以為銓注文學政事風節慈愷隨所成以授其任任則必久而不數更是以無不可用之才無不可知之

列流

九

人此易簡之道 祖宗朝之所以得人今乃無豫以處士而復輕用以棄之士先不幸而嘆其無所遭朝廷亦不幸而咎不得士其誰自哉祖宗之法不存也

問師少加官自三代而上且然蓋古之道乎而由今以觀若綴旒然徒以為華也則柰何曰世之議者謂三師三少之不當立則哂然以為不考古甚古三代之英三公論道三孤貳公弘化天子不可無師歷代因之似矣而孰知其為實

也格人主之非心司萬化之原無案牘以為扞者乎是以周官不列銜其朝士大詢位槐棘司士正治朝儀位太僕掌復逆不過備顧問習聞國議論道不論政與後世師傅保異耳大尊之以道則不當授之以事今大臣總有朝廷機務復以師禮致隆如其實師之則案察稽覈之典或疎如繫之以空名則其建是官亦徒也

太祖的知此意未嘗有師保加秩  
太宗深識

列流

辛

太祖之心至洪熙朝始加張公輔為太師楊公士奇為少保進少傅楊公榮為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又夏公元吉亮公義黃公福亦加師保景泰間以易儲事文武大臣各進師保之銜天順初悉革罷天順五年曹欽反李公賢幾被害獨加太子少保至成化初復加少保吏部尚書王公翱加太子太保其後或以考滿加或以論功加漸無制矣夫以道德為王者師至於身歿為贈典尤無謂



問絲綸簿之復歸內閣我

主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然不有張公璵孰遵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事件開載揭帖類進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張公璵始人臣操曰代之重張不惟承革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正德末錢寧家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象搜出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情不報本數百件壅閉之患左右者之不明避豈自福之道

列流

手

問在外各地方建設官軍衙門必有機要大意願聞之曰凡天下要害之地不係一郡者設所係連郡者設衛勢重則衛多其尤重者設鎮特官主之總鎮一方者為鎮守獨鎮一路者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為守備與主將同處一城有為協守又倭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掛印專制者為總兵次為副總兵為參將為遊擊同武官冗濫自併鎗比試之法弊而武事不振報功之典御世之術可合舉乎曰降級充軍之

舊宜劇講究立功發配之律似寬後縱况功有等差嘉靖十年續有論別既嚴例以正其始又重較以試其能復據法以程其志然後可施藝練

問國家飭武之道致重世官養材之方豫練應襲而今重武舉榮任調以佔畢礪干戈之士宜否曰本朝武選之途其初深重錄蔭洪武二十二年兵部五軍府官奉旨革蓋殿然有重勅後漸安於世曹思收異材宣德五年正統八年成

列流

手

化八年各有旨然尚舉謀而勇者用之天順八年始開武舉成化四年弘治十七等年各有參定條例其所取甚少初止取二名七名至十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年間頗為文流所侮競思以文顯於是非武舉不得陞調却於自家本等漸疎君子而踰五世功臣之澤斬不有以通之何以為世用

問巡按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為稱職近即其數而踰之舊自執事各額其所司而今百務革



屬事太繁而反易集何也曰按憲綱詞訟必各衙門已斷過不公者又親決不批發是以既簡而難

問正德四年差風憲捕盜真定天津淮楊許携家宣德四年差風憲有事良鄉固安通州成化二年十四年差風憲有事通州抵臨清清抵儀真例可乎曰捕盜關錢糧兵馬撫臣事也

問工曹節慎庫創設於近年蓄貯有稽支收有監者四司只文案批署不亦檢乎曰此士之自

列流

圭

表於官箴乃善法然可以觀世如其自怠於脩豈必為全法

問緝捕官陞授曰朝廷之有親軍稽不軌大事今錦衣所緝乃五城之邏職以國初事勞甚間天順後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尚以十數年為率奏請一次正德間葉廣趙鑑東廠王岳鄭旺一時更代一年奏請四次陞賞後雖定歲終類一奏其勞則瑣

問兵備憲員之設曰此弘治間例馬公文昇居

本兵慮武職不修欲增一臬司勅之時內閣劉公健力阻不欲行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夏給事疏論不可旨着馬回話劉馬皆秉正才克濟時而議見迥不協劉欲修祖宗之舊以振武職馬則拯倉卒之急以疏時滯自後卒以馬勝兵臬盈天下然兵臬項下未多見有精練而得效者是以創業之本世遠愈不明於天下故曰冗世費不能的濟所用惟增名色

列流

圭

選差科道正統間乃止差道蓋必道而後能周行而叢設天順初定差三年勾攝查行蓋非三年不能及省遠者歸遲以為不便嘉靖五年詔住差十一年事例攢造總冊勾單限期送部發各地方故定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軍單回道十七年後之差則踈於例期天下所衛之不振雖欲充之而未有益弊案之更子孫雖欲釐之而失其緒更當於有差之外圖之

問養士之實何施而可提學憲員能盡其養乎



古養士於庠序今養士於吏部之考課觀察  
激揚此義外之所由熾今之學校科目乃開  
收士之門國初菁莪之化專在學司及提調官  
至宣德間按察設提學特以稽實黜奸凡專則  
近而能悉簡而有功今一省教化之機悉握於  
一人故遙泛而無切學司提調有辭以曠其職  
欲如古有造是以難得

問養民之道莫切於有司有司賢否必持於考  
課考課當賢否明何術而能曰天下之親於民

刻流

主事

得以盡其牧之意莫州縣若天下之近於民  
得以持其牧之道莫府若惟其有能牧之親  
亦能居可肆之地於是乎持之以府臨之以監  
司糾之以觀察府上其計監司會之觀察稽之  
於是乎考課法當廢置典明舊意漸湮當事者  
或欲以低昂平其勢不信監司觀察是職無統  
紀非易簡之法也監察者便自決或欲以搜剔  
聚其分不容任所作爲是事無體制非平易之  
也夫上下有體大小有職王澤壅而不濬其

患坐混施授上陵下九牧十羊無體無職民何  
得養

問先王體國經野局爲而州以別於縣曰凡天  
下要害多設州始欲重其衝以鎮之今縣令得  
入選而知州勢輕似於原意相左

問教之爲官可以寄士養否曰今天下勢官謂  
可苟具無所繫重輕莫教職若以其實論之庶  
官之賢不賢其由教職之懋不懋始天下教官  
幾三千餘注銓者却以御未能舉人乙榜洪武

刻流

主事

十八年例乙榜限年正統八年例歲貢令就教  
景泰元年例納馬納粟四十五歲令就教成化  
元年例弘治間懲其太雜一切革不准除止以  
舉人歲貢及進士內外見任官科目出身願就  
者此意漸明弘治十五年令入御史選然不能  
實崇之使得盡職議者欲倣古鄉舉里選之制  
於科甲之外即充歲貢一途嚴其法必得真才  
而並用之以爲教額豈不爲養士之望

問今之世才湧而職不足以居之奈何曰天下



仕者長奔競之風只用賢未當世不患乏賢於用亦不患多賢於棄隨其時計政理合人若干以定仕錄然後約從入之科以開禮門天之生才與世之用才亦適相當少則有造以待辟多則有教以定分四民各安其業百辟能致其身雖有桀情橫技無所容於組綬其本正耳不能習於其素而欲澄其末流抑奔競嚴考覈杜倖銑目與天下士為仇豈禮義相先之道

問選法宜遠之調願遠之請曰邊徼地遠而民

列流

卷一

維遠則法不能及維則法不能行寄民命者正籍賢守土而今乞急選者至居考殿者至欲速不憚有所要也考而不入最有所不能也事弛於不能而民戕於有要則柰何

問嘉靖十年後戶工部堂皆慎約之官而承之以英賢之主何一時費出之多據十五年題述已用過銀六七百萬兩之數十五年後之費又將十數倍不止曰當時慈慶慈寧七陵壽宮行宮先蠶壇殿西苑仁壽宮鼓樓六聖碑亭

景帝碑涇蘭王端妃等墳一時合發在京做工官軍撥七萬餘每名支月糧行糧賞米冬衣布花該六兩之數又不在所費之內時工場二三十處每日雇覓夫匠九萬四千七百餘歲廢一百八十七萬餘兩又歲雇車脚價銀三十四萬五千餘兩鋪商料價一百餘萬兩又承天起工一十餘處扣除湖廣及河南事例銀七十萬兩江浙川湖南直隸貴州扣除買辦料銀五百餘萬兩蘇州臨清磚廠扣除價運百萬餘兩兵部

列流

卷一

沙河城池工程借用及各撫按借留軍器折色銀十萬餘兩其湖廣採木用銀七十餘萬兩用夫五百餘名又月食米數時論事論禮諸臣競奇輾舉不顧惜費口當事所司却宜力論會計豈可量出為入惟梁公材不肯動支太倉庫銀去繼劉公麟以事去

問土官之設知為羈縻其地遠山深俗頑氣癘不可以流處然何以有改土而為流者又知為藩翰內郡其人滅禮義侵善良不可以法



裁然何以有興師而問罪者又知爲障防獠獍其谿峒橫馳梗掠不可以官緝然何以有跳躍如故議者慮土官之橫則曰當衆建而小其力慮其類自相殘則曰明疆域而辨宗系慮其兵不能調則曰利可以誘其來慮其侵叛則曰因改流而革故慮其擅專之漸則曰設叅監以分其權處而制之亦審矣不識尚有可論乎曰設土官乃王者令物各得其所之仁孤臣孽子法不能盡用姑就而安之後世只知王者防禦粗

劉流

五

迹歸則束之背則棄之所以不能感召尚有許多什格處若真真有包含矜戀之心雖今谿峒苗蠻出沒爲擾者可盡收拾團龍一塊後世只講剿除驅遏之法私給鹽米之議劈舫伴行之處皆非本論

問塞外內屬羌胡設流沙赤斤等六衛似於勤荒酒泉張掖已斷右臂何必處植燉煌以爲外護曰王者之心無外羌胡戎三家爭紮斷右臂欲息三家之爭絕其往來之路元時尚偶合此

意初立爲沙州沙州去肅州千五百里內附貧民欲乞糧沙州必白於肅州而後給朝廷以其不便乃升沙州爲路

問國初內附達官從而南授是矣永樂後乃有近畿近邊之處宜否曰當時有欲便於土宜之請國家推誠與之且利其報效終非未計其後如蒲四李俊張把腰滿璫等致有隱禍乃今姓息繁衍愈見掣肘若如丘公濬所議行之聊

劉流

五

州官環集可以省否曰廠自宣德間設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滿城西天順間移易州執此役者歲糜億萬計近周數百里內採斫一空車馬輳集欲重其勢權若覈舉其實自可省官官省費省

問運法國朝五變可謂的處而官艱軍困愈甚外選監兌內革茶果錢厘兒錢等弊可謂密法而米惡民疲愈甚鞘封輕齎酌計起剥查處倉耗而掛籌累債瘠旗黜官柰何有議開馬家灣



以輕海運有議開陽武以輕導河然卒不能如  
會之便而會通近日之患靡費開疏無筭奈  
何即天下私心日勝法愈偷而欲愈熾四下耗  
消又勢權交逞欺蔽轉生所行區處不從根本  
實意得來易一法則易一弊共成瞞上人心既  
乖天和舛戾漕河屢受變亦有非人所能  
問西南諸土官於嶺表土官孰易為令曰雲南  
有沐氏法頗能行其各官民亦頗守分安堵只  
近來文流欲抑其重處以太過起其懷疑自防

列流

圭

之計乃今急反之復其舊習則西南不足顧且  
廣西土官尚有上司刻覈之慮雲南雖麗江傲  
沐令一至無不貼納又問其百夷之種麓川緬  
甸數為梗可棄之否曰元江永昌之外設宣慰  
者七以統百夷以沐氏遙轄亦其教中事雲南  
之地南以元江為關車里為蔽而達八百大甸  
西以永昌為關麓川為蔽而達木邦西南通諸  
緬以底南海東南統寧遠而界安南西北盡麗  
江而通吐蕃蓋南北重地沐氏世規可四運不

之

問東北夷女直未樂初歸附設奴兒干都司衛  
百八十四所一十四元良哈未樂初歸附設朵  
顏福餘大寧三衛女直許歲一貢三衛歲二貢  
歲每一千六百人近又數請益貢數又賞賜款  
宴給馬價何其費耶曰此正羈縻之道也一以  
收狼野之情一以漸中華之化費之而無所惜  
揀之而不忍絕若狎而費於攻防而費於守其  
費亦若相當西有烏思韓胡等設諸衙門亦此

列流

圭

意而謂

太宗專以三衛助靖難兵故以報之恐未然  
問荆襄流逋自元已然山深土沃嶽湖廣四川  
陝西之間劉千斤野王剛藍鄂老人廖麻子何  
淮喻思倭徐學楊文政李胡子小王洪等擾續  
無寧時自撫治鄖陽之設寂然樂土今日撫民  
之職復有加潤之策乎曰流逋不特為避逃計  
實所以利之自終南一帶東至荆襄其地饒肥  
閑曠物產天然之利貧無育者亦合招安不得



棄諸無用但恐雜以不逞之徒故曰撫治其藩  
臬員曰撫民撫字要須識得

刻疏

吳興朱樽刊

刻偶客談序

是錄也吾師一菴先生歲丁未出遊至蒲本兵  
楊虞坡內艱家食偶於論政之談也坡公方位  
顯而先生正青年有向用之擬故兩隱其名所  
以避援避干已而坡公居太宰則愈晦之時鑑  
從先生遊的聞其論茲蓋追念如昨今坡公又  
物故先生亦老聃仕路無所顧忌乃為申序而  
明其所自湖中繡山陳方伯時適在蒲亦同是  
間門人劉鑑拜書

偶序



偶客談

偶客談乘偶而爲談於客者也數千里遊程止其客家客風雲廊廟居艱適家食近而胥晤以言偶也誠爲偶然秘其客不名避援也談事客之所有山中人浪及之慮於誕亦不欲自白其名

目今大患首在風俗人心可畏風聲俗尚全屬四維四維不張總歸人心上難消遣切見混沌日漓巧漏世艷精神命脉儘收拾入這裏愈得

客談

愈求愈積愈不足愈勝愈以爲歛一部春秋紀得一個宋與楚平平其情滿天下情不平人心之爲風俗有如此却另一番門面鋪設各自定人品志士不欲泯泯而生有和根拔去纔得本色

治有統君道所以攬其綱官有職臣道所以守其分古盛時只是一個得統得分得統不侵臣事得分不起他求惟不侵故能周物是以綱常張惟不求故能舉職是以事常理虞廷群案

上濟濟尚書可考而知只能名求自盡其始任讓不敢當其得命皮不敢懈終日將分內職業了當職之美惡勞逸常變一切弗較弗擇授弗希報弗侵僚專意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又能血脉貫通廣爲詳照職思其外絲也能着實盡職治水只以隣國爲鑒故爲所棄

爲政須先識治體在臣工雖奉法然奉處必有个入頭古謂治天下審所尚每駭士釋褐無執此以往隨世低昂作弄意見所以成就潦倒秀

客談

才時據書本鄙管晏申韓却其做處又冥行一無建植嘗考申商等事業煞何等有存主何等有條理何等有照顧何等有排列何等有援應故寔施電掃杼衍較流只命意造端一看不到處專從人我相重公私毫釐之間貽咎千里語王道者救無天德乃并或是之無其姑存所以不過膚毛粗迹

相禁嚴祖訓章章明甚

聖神特悟不可以不體豈惟楊胡爲懲蓋鑒古以



實時行之二百年稱輔臣輔與相同情名實或  
相副是惟杞憂之所及或疑繼體之主不能自  
為孤立故須是以賴之則曰諸司就列之未力  
木天顧問之未備焉者也

太祖驅元勘亂功成而求定天下之治然群奸跳  
梁士志未定於是立科舉法消沮世躁設為經  
義論策以磨其銳氣承平久人徇佔畢齟齬化  
裁日入措人維雅近真豫以是識時務者多不  
偶試殼其學古入官又漸踈於典章今日官家

客談

三

殊失本業而科目遺能智材辯力布天下不有  
收羅以善器使肯甘卒老乎古鄉三物造士道  
治出於一蒼姬訖錄霸逞多門四公子輩競蓄  
士下至耳餘田橫比比務私養世下變閭十二  
六七合離旁午亦賴支延泰得天下便逐客慰  
秀異誅英特此速其亡有以至漢郡縣吏令自  
辟屬晉魏來九品中正隋唐而下咸有頗法無  
感窮之弊一面追古三物循意以置法然圖轉  
幹思為正本乃得近日維流儘填塞却屬接蔭

一邊止於貴富家充用

凡征民十一天下之中正中間盈縮登耗不能  
越是以為權率此造化微機財用經制隸戶曹  
立國漸踰多年後先沿革不齊安能局守舊會  
計故取數盈而財縮用數登而民耗踰中正之  
法而空閭閻之藏有不期然以然雖然天運人  
事相蒙經道變情相蒙貨業國務相蒙恒力急  
備相蒙統縱會緯相蒙明息暗消相蒙等而合  
之衡終始以程商求生齒有繁畧時代有今昔

客談

四

禦捍有難易物費有殷簡其為筭十而一不能  
外也多則禁禁其用而為登民病取盈焉是以  
貽厲少則貊貊其用而為耗事墮於弛閣是以  
養敵故為國之道量入以為出亘古今常理量  
者量十一也為者因事而等其宜亦十一也喜  
怒哀樂無過無不及調中用其中於民謂正  
天下之兵有征無戰莫敢為抗衡近日喜自立  
敵我先與為仇以致其敵舊不貴衝鋒不追此  
今襲術肆慘無哀來容侮之仁以意示一體故



能則欣功躁則肇孽鄙則債使昔將定西山襄毅楊昌平李襄城郭定襄諸公不世有只近馬永梁振周尚文李津張達魯綱何鼎沈希儀各能識得大意今兵家所以不善用落手先拘器局

調兵一節然有不宜廣貴中慣作舉動且未得為全善況於他地以理言技擊劣武卒武卒劣銳士銳士劣節制節制已云嘉策猶不足以當仁義且一仁字之外何處見義而夷習偏演螫

客談

五

鍊疎鎔何以施之吾衆以藝言狼苗求酉金商齊淄獵狎狔狔桑植大喇詔安陽山真保毛胡盧都掌昇苗猥猥各有擅能而拘方之勇緣俗之圖不辦通智誰與成捷以費言數千里將迎出往行廐歸囊威從利生善因惡累以事言對心狠子情實目鑣六欲三官誰疑誰禁是屬其情而導之惑也兵莫善於立州兵州兵立軍之至近而使其俗宜又自衣食而自行於兵國初舉集法以衛名翼正合此意後已漸失近來專

尚招募兩廣打手起正德末年今亦漫成散舉豪中無兵有急即稱乏脩肉食之責豈為科本朝法制極嚴六曹司呈堂勘必頂援前例各衙門職掌恪守典章賢智不得起慧自生套局愚懦不得貶焚姑且冥行否則臨者駁參議者攢軋近來漸出巧更互安詭隨臨者不以問議者不能知方行一新奇作一賞贊轉一事為成一條例矣已而快一欸欸致一求乖不論也積之久而夥行之遠而忘其改制踵之順而人以

客談

六

為立異

祖宗功德之盛漸化而燦之罪可勝言乎哉

各衙門有職守上下彼此不得侵越以之自處為最簡易以之奉公為極虔忠以之和寮為甚平等以之蒞下為能安靜以之定紛為不叢脞乃今侵闖跳馳思出其位十羊九牧民碍趨避之方本分所當為反置疎曠嘉靖二十年後尤甚久之而有忘其所以為之者噫嘻弗思綱國家制法微意設一後生英發任事設一老成



調停成事兩須能相體目因足而視足以目而  
行交舉互用除一个除不得六曹堂司並且諸  
省撫按兼立又置牧立監耦藩臬駢文武列守  
巡轄左右鈐堂屬第正副畜同察備什伍直是  
血脉貫通之道當官有此便為盛治若間隔重  
即民生睽弘治間各衙門亦自可觀近殊可太  
息

自古人臣行志必欲得君雖友朋之情難相得  
而況於君這須是通其情竅然却不可詭遇此

客談

七

其所為難也以是立望乃為先着但望自無心  
而立纔能感人董仲舒賈誼望也小立只宜行  
無所步驟漢武銳然圖治不是無竅可投却爾  
杓我鑒豈用世之學

宋太祖悟佛學有不忍斯民塗炭之心但所悟  
未深於不捨一法尚須探索而一時豪傑願輔  
而景從者却是功名之流趙普便以半部論語  
為說這一半指言機智權謀錯認孔門道德仁  
義只好作半用故一貫本末處牴牾一所以

舉此失彼復生滲漏范質王溥也非愛死也只  
舍不得宋祖一段心源亦欲留此身補其所不  
足與魏仁浦都是此意若石守信高懷德張令  
鐸王審琦張光瀚趙彥徽王全斌曹彬輩皆奔  
走之徒又其下所以宋祖得其綱領諸臣但舉  
申其目使無主張是其成就更潦草

澶淵舉動萊公雖是得君事勢雖到不得已然  
却傷國體其忠誠所感上下協歸總於天理上  
未穩當所以後來上下都起別情自古賢君子

客談

八

於學問欠明白雖舍已擔當終是意見  
人臣如李泌郭子儀都能立望李以高致為望  
郭以任事為望李光弼於二公相抗衡然望上  
稍減必不欲為尋常孟浪却到底不甚應手所  
以必須學問得傳纔的當

楊子雲太玄是書本上話頭何曾玄得到事幾  
總落暗地又有着心用玄者却作機械何能動  
物惟寂惟冥所以息欲爰清爰靜所以正已欲  
息而已正然後廣照普施光明正大人已蕩然



無隔事業有成

張良能用漢高漢高又實用張良兩各有所成  
就漢高懷拯救宇宙之心張良却了自家功名  
漢高得黃老之悟其術却淺所籍良補其不足  
而良之救民必先爲安其身而動此相互爲用  
而分大小公私良能更進於是乃爲至者

客談

九一

偶客談終

刻遊錄序

吾師一菴先生自筮仕以抗疏放歸故縱遊四  
方時年尚未三十生或追隨先生之行及平時  
與先生商論學問稔知其意蓋有不據忘天下  
之心是以山陝邊關罔非所歷南極衡郴皆其  
轍迹所到茲錄只自其偶爾有紀其不著之章  
條固比比也然中間鑒賞之間未嘗不闡明道  
術至墮侈情嬉而奢玩目則茲錄也先生有本  
之應不亦端有在哉門人張祥謹撰

遊序



遊錄

遊靈山

門人王之京校刻

肩輿發廣信府城不携從亦不備餉寢之具六十里至山麓繞麓下二十里許躡嶺盤峯舍輿步十餘里陟峻歷百折抵至德宮只山腰更上不能歷也山爲三十三福地七十二峯皆石壁危列如屏諸狀咸備其周數百里有龍池石佛丹竈瀑布泉產紅花紫草水晶初呂巾石盧少

本遊錄

溪難子行歸語遊須釋貴相

遊武夷山

崇安縣度五里菴三十里入武夷山渡口佇觀恍惚神越上會真觀路傍老楓大十圍進冲佑宮殿宇森疊庭道弘邃宮之主道出魏仙子騫翬骨蓋泰始皇二年物重錦密護首額瑩然頂上紋裂橫豎兩理初啓護無色道主謂此骨遇至人能發彩頃之理間微有紺意良久而紅而紫觀者群異之乃乘舸泛九曲溪主道治榼以

本遊錄

潤遊者仰瞻俯弄應接不暇真寰中奇物也

遊南嶽

發衡山縣安寶觀見巾紫峯北行採霞白馬曉霞吐霧諸峯四十里至嶽廟沿道長松夾列廟坐赤帝峯脉前案鳳凰峯左爲紫霄喜陽瑞應右爲彌勒雲居石榴峯廟甚弘麗度將軍橋二三里謁胡文定祠北紫雲洞甘泉精舍陳白沙祠東絡絲潭度玉板橋迎仙橋憩伴雲亭靈芝軫宿柿蒂屏幃香爐峰矗矗廟後陟祝高嶺遠



眺湘流莽攸諸山及天柱紫蓋諸峰乃陟絕攀  
躋入半山亭仰瞻煙霞芙蓉諸峰陟綠徑亭入  
湘南寺上南橫嶺剛風漸颭繚繞進獨角門歷  
長蹬五里許抵上封寺諸峯皆已俯瞰瞋息又  
之東登瑩日臺有朝日石廩惠石靈應現霄日  
蓋女善靈藥諸峯轉西寺後石槽關尺許延長  
二里餘引祝融峯太陽泉至寺乃登祝融絕頂  
北望金簡碧蘿仙巖碧雲棲真青岑白雲岫巉  
諸峰巔有石佛龕萬年松龜石石訝西登望月

不遊錄

臺有會仙降真永泰雲龍明月潛聖會善天堂  
祥光弥陀求和碧岫諸峰時雨久予冒雨歷上  
封入夜驚風鼓號滴雨禪榻浮隔寰世靜省徹  
底殊堅自信自負者平生空世物超脫微得覺  
長一格因號上封僑客下青玉壇步定心石捨  
身巖官音崖入高臺寺圓明洞出竹仙橋入兜  
率菴度橋陟鷄公崖入官音寺泉巒嘉麗由福  
嚴南下長蹬三里許歷金牛跡巨石鑿蹬百二  
復下長蹬七里許乃紆歷入方廣寺隨路異草

名樂奇花繡林種種寺八山旋簇團疊虛幽殿  
後盧蘇泉盧蘇樹有飯千人大鐵鍋乃舊物由  
東轉下微廟石困雲隱馬鞍白雲九女雙石諸  
峯咸在目還安寶觀

遊赤壁

郭桐岡邀予遊赤壁壁負黃州府西郭度清風  
橋三角亭浮圖官音閣馮夷宮進共適軒轉歷  
高蹬有東坡祠臨崖橫鶴亭白龜渚是爲赤壁  
之所漫興一首共適野仙江覆閣橫持霸迹氣

不遊錄

四

燔丘青山有意開塵面赤壁無情侑客眸千里  
遊帆便放渚一時王氣翊神州清風明月饒松  
檜猶傍閒花看浴鷗桐岡曰壁何雄乎予曰黃  
鄂之區三國以爲浪戰未足以用武陳友諒退  
存之計卒何用耶桐岡問天下兩府峙立武昌  
漢陽一府一縣峙立黃州武昌何謂予曰天下  
守法有據依據無據依援桐岡又問省城黃郡  
孰勝予曰七澤汪洋遠落至省城轉漚何等力  
氣桐岡又問黃鶴岳陽二樓孰勝予曰岳陽勝



景黃鶴勝製洞庭湖至岳州府乃收口樓在西門城上距府不百武止挹湖勝其制三層四面突軒狀如十字面各二溜水省城黃鶴山樓制方而補四隅爲圓圓頂三層高約五六丈每隅合九角每方四溜爲柱中外三起外二起四面各二十柱中一起四樓後接楹屋數間後石鏡亭湧月臺仙聚亭官首閣當其前閣畔黃鶴磯後呂公洞

遊西塞山

不遊錄

五

大江泊道士狀冒雨登西塞山山突出江中峻巖如削駛湊在下惟台淵潭群峯四拱差退一阿坐報恩觀觀後玉皇閣山麓龍窟寺西望回山元結讀書處雨甚不能上

遊五梁磯

磯當大江湍急中險削一崖突出瑩石丹白簞茅翠鬱奇岸四匝爽然清以壯呼酒爲賞曰吾才能與較優劣乎自勉

遊匡廬山

湓浦登陸歷瀛溪書院太平宮宮後求真洞半雲菴崇福寺卧雲寺紫雲庵化城寺講經臺烏龍潭香爐石耳雙劍錦繡主秘馬耳諸峰入東林寺虎溪繞前塔院在後內長舌軒冰壺泉臺認明泉堂右爲遠公塔西林寺逾數嶺度石門澗接待橋入雲封寺錦澗菴泉聲如雷度錦澗橋岩石礪砢蒼蘿繡木懸壑奔沸猿獼盈樹其聲盈耳蓋迥隔埃世自是長蹻二十里鳥道紆藏林幽谷遂巨石環佐歷對錦半雲甘露披霞

不遊錄

六

四亭次甘露江流西見奇峯三面圍逼秀麗偉雄崖畔有試心石突空及披霞有廬山高石楔楔下巨石高數十仞中開長竅滴泉不徹乃盤嶺而下脩篁蔽山一逕達天地寺面上霄蓮花獅子諸峰四繞如結傍有文殊臺懸崖銳突左四仙亭稍下龍首崖孤懸深杳予止宿候天燈更餘而見初一燈益以三又益五六稍下閱神龍宮陟巔瞻誦高皇帝碑記轉佛手崑五銳石突空而出有嘉泉右左奇石垣列爲竹林



寺故址前訪仙亭俯瞻石香爐石鍾石鼓石絕壁香石亭萬仞如甃右前石壁圍向誠奇窩出閱銀臺菴大林寺前異水二甚古云爲西天來復閱水口菴法堂菴盤數嶺入夥場逾峻嶺二三繞靜平菴遐眺鄱陽湖擲筆開先寒陽五角尖犁頭諸峯西列如戟山勢劔脊稜面危削攢銳雲屯朶簇不可以言狀踏亂石稍下西望崢嶸玲瓏如剎出東畔萬仞懸壁層疊嘉石若砌就然及下大山回視瀑布泉三下盤歷長阜岡

不遊錄

七

遊石鐘山

湖口縣北有石鐘山自下鐘入官音寺石玲瓏奇秀無慮百千狀左陟白雲亭狄梁公思親所東白雲洞聆音軒石鐘洞洞前長石四葉蔓之有聲聲五合五音右拱浮圖閣一覽樓匡廬在前長江入懷樓西觀瀾軒巨石突出江中西聳

從絕壁臨深潭下水閣惟石立水中攢秀而出轉南閱上鐘人品上鐘不及下鐘然水中石峯更奇絕山石亦倍多且兩面俱出行閱彭郎磯特石聳立江濱正對小姑茲亦奇物祗妍巧太呈促似例小器予不欲久玩

遊瀟皖山

安慶府二十里至瀟山山頗高三祖寺白鶴觀在山足有三祖真身塔立化亭又黃山谷涪翁亭詩崖酒島石溢有石牛洞九井井散列水深

不遊錄

八

列每作西風風井中所出驗之果然有五嶽神廟宋真宗曾駐蹕皖山相距三十里中界天柱峯天柱稍卑瀟山次之獨皖峯巉秀危偉而出其二山崑泉崖壑無算皖山平地一臺乃漢立祀壇其祭迄今不廢蓋四嶽之祀以是爲中原之南徼也

遊齊山

池州府通遠門外度湖堤五里入齊山山高不踰三十仞秀石峯衍布以千計參差上下圓銳



翔伏疏密竅突中巖洞種種異狀不下百數其尤著名有蒼玉龍門峽集仙石鼓朝天圓頂九頂無極蓮子獅子華蓋石燕響板卧龍石虎玉桂左史羅漢虎嘯洞寶雲唐公招隱寄隱上清三奇壽字蕉筆妙空弄水巖小九華峯仙人橋石徑石窟白雲窩有忠節祠山起三岫諸勝環集山畔尚有二山亦群石蒲被稍粗頑以理造物信不齊以勢涇渭自相形

### 遊九華山

不遊錄

九

五溪口登玩華亭南眺山有九十九峯已得其弱半行數里至六泉口所見有強半山峻峭挿空石峰嶙峋壁列大者如屏衆幃蓋細者如波濤點踢如筍茁如指伸如覆釜如閣鍾如仰盂如立戟如冠頂如鳥喙山脉拖曳而下有六七疊復行數里過九華廟過小橋山光澗響石橫谷虛甚幽致五里至湧泉亭杉箐兩崖中通一徑又五里至望江亭幽花名藥種種比瞰池州東仰群峯又別易形狀更逾嶺而下入化城寺

高坐四山中嵐光促席崖竹密覆泉聲不歇為地藏王所開今其饒裕僧數百二十五房左畝不入賦以充遊者之費故習倭大壞木教左李太白堂右陽明書院有地藏塔院地藏真身在塔然未及九華山腰西陟十五里平天岡又五里金剛尖諸峯盡在目中凡三岫中岫最下東差下西獨高岫各三十餘峰中東岫峰尤秀拔天柱峯在中岫五洞四臺十一嶺十七泉八澗三池

不遊錄

十

### 遊華山

華陰縣南二十里遙望如蓮花朵朵中特高一座方如冠頂兩畔各數十峯轟轟附擁爭麗呈奇體純石蒼崖繡壁脊砌輾飮拜舞軒翔蹲聳仰頰連判異狀雄瑰峯嶽勢欲冲霄令觀者不特可玩而肅焉起戢凜凜戀畏東由華陰廟瞻禮宏構登五鳳樓制可埒王者西過雲臺觀閱八卦攢頂殿上玉泉院有希夷卧睡泉自巨石下暗繞楓檜陰陰清風拍徑真可羲皇一覺



稍西下朝元洞轉入西嶽神門是謂遊口南歷  
紆迴愈進愈奇兩山峭劈萬仞臨開一徑旁沿  
泉竇亂石中飛注或隱或見隨在成響山容風  
韻豁耳迷目玉霞瑤草綴點景料多有不能識  
以意得之者乃過五里關石勢益嵯峨景益幽  
又上五龍廟堂局稍展絕嶂旋惟繞上希夷蛻  
骨嵌石崖忽開丈許高數十丈陟且不能道童  
能取示予止之不忍瀆其靈也旁有大高石中  
一泉沸出下積爲龍池更上爲沙羅坪東通上

不遊錄

十一

方躡鐵索攀蘿可陟南度大天門小天門入祖  
師堂更上青柯坪坪倚最高峰西落正脉地啓  
衍勢且高群峰已駕出在下梵宇層劫東爲行  
院西崖玉皇洞陡絕緣鐵而上諸泉聚流基廣  
氣稍停泊雖深闊而復高明過此則絕崖直峻  
鐵索長懸執附而升予不能上竟負初心豈天  
薄我以清商太白之稟而我復無金剛不退轉  
之志遂令學力因循業修不奮百尺竿頭怯於  
進步乎茲山數十峇遊口所躡特一峇能假以

時日遍歷群峯當不在遲速

### 遊太陰山

絳縣東三十里峻絕競特石壁平峭丹崖橫迤  
凹突多狀邃塢遐壑巨石幽泉聚流成澗山體  
本高逼邇太行在東尤駕出其上以是晞陽少  
及故曰太陰蓋太行東達中條之過峽也山見  
本色無村構粧點

### 遊煙莊山

聞喜縣六十里楊村鋪入窄峪兩山夾列中只

不遊錄

十二

容澗道旁無行徑水溢不通行踏亂石進二十  
里起一山突立澗畔堂局啓綽四面岡巒遠近  
攢向是爲姜嫄之墓厝封在頂廟在墓傍里人  
謂鳥飛度必翔集無輒去予驗之果然一名鳳  
凰山墓當鳳首左右兩翼翥展對案整布三山  
如帳外群峰秀聳又各定秋山山上卉植春甲  
齊萌可占年荏發有先後無年復踏澗石十五  
里至橫嶺關巡司歷留莊隘絕崖深谷數十峯  
駢肩而列如犬牙互挽僅通澗流旁無行道紆



委嵌次盤水擇徑成十八度悉履亂石無嘉步也山巒兩壁新綠映空石勢兀眼又種種作奇碎劃巧發或巉崿如鋸或擁屏盾布或突額前拜或若坳就或若刺製或肇盤據石青紫黑雜陳成錦玉泉瑤草鐵嶂丹巘鳥聲傳壑風力拂垂宛在地藏中隔界塵世一無事事獨清流鎮日與頑砥競撞尋鱗潛奔現無意沸爭

遊大伾山

山黃河北抱洛陽南倚自北視之巍然冲舉如

不遊錄

三

數窮片片疊集上半體石骨崢嶸削壁直上蒼崖丹巘旁擁諸高曳串多脉闊勝逞奇每晨有靈光三道從空遠射自南視之平漫一土岡與地差高

遊九臺山

河南新安縣北瀕河有山長十四五里石壁如砌脊第欽九級蒼巖成彩亦嘉物

遊王屋山

自召原關巡司尋澗道長脉入一峪轉繞三四

乃遙陟峯巒細委阿谷闕闐林光靄氣麗展輕落鳥有異鳴而莫識其形水從石出而不知所來山疑盡隴而復開遠嶂確局應聲栢香飄氣一徑悠然與天台覺相似是誠仙窟北上爲天壇天下洞天第一相傳軒轅皇擊蚩尤受天符於此壇予意古聖人伐惡之師不輕出托身寥虛之境以自齋其神乎陟紫微宮西岡沿避秦溝望仙坡四里廟軒轅養丹池蒼龍嶺入一天門歷十八盤路橫兀巨石鑿徑爲接雲橋歷雷

不遊錄

四

神洞八仙嶺登仙石鎮山獅石三官洞仙人橋南坎太昊祠步步登石有鐵索數條入南天門歷四聖殿殿後御愛松一株軒轅所憩處枯久尚堅甚不腐歷諸祠入二天門上總仙宮即天壇巨石丹堊直大而方如砌成爲疊三層高數十丈廣倍之殿構弘麗且多中立三級瑤臺瓦檻皆鐵最後乾剛殿背眺百千峰如環堵色相奇秀目中所未有三面曠然遠及見千里外諸山只狀畝嶙嶙與埒平地由東坎下北嶺有老



子煉丹池其水可療目疾歲四八月雨無貢稍  
出至心石捨身崖西北天門門畔十古松俗謂  
軒轅北上壇十闔王迎而植之竊意為以計下  
魚尤之喻說也北嶺銳石如脊更北為王母洞  
由西坎尋太極池黑龍洞山凡五行脉東行起  
一峰曰日精西行起三峰曰月華南行二支一  
長支結紫微宮一短支即行徑合北嶺而五九  
三宮六院清虛宮遠在東為小有洞天有仙猫  
洞陽臺宮遠在南有洗參井他神宇不能勝述

不遊錄

圭

中間泉石幽嘉體局俊闔而屯雲擁霧凌風摘  
星超然如在霄漢之表可坐消情慮旦夕有五  
色影佛燈現靈

### 遊八公山

壽州北門外五里許淮南王安與八賓客所登  
故臺尚存石上有人馬跡王下士好仙術能以  
意召八老丹餌鷄犬皆仙化然王不能自駐衰  
何也疑其假托以聚豪英為後不軌之謀世之  
欲有所為多有所托於前不可不致察

### 遊太行山

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遶沁潞  
澤衍亘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  
西奔為中條至雷首東發為燕山至碣石左右  
行皆其托祖故曰太行又以介省故名省曰山  
之東山之西太行中原之正脉兩腋如華蓋所  
以冒中原而重其力惟其起張兩腋故身不自  
結而疑為所冒之中以其行局之宏非太不足  
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為行之地蓋言  
意也

不遊錄

夫

### 遊瑯琊山

滁州南踏石入山為瑯琊遠近人珍之予歷訖  
莫知所為珍者以其昧品之細以其入風之涼  
以其文藝之末焉者度石橋經六二泉一名釀  
泉旁一泉名石泓二泉流甘湧玉上具醉翁亭  
亭後二賢堂六一翁宋王元之堂西老梅亭巒  
光澗響障沸南繞小嶺折曲芥二三里開化寺  
廢子泉左抱朴泉出石罅展散如盤珠而下山



石膚理纖繡西清風醒心二亭轉南歸雲洞洞  
啓二仞餘其進半之又攬秀亭上十四盤至瑯  
琊巔有神宇下眺群山踰拜多狀山外漫野無  
際出度沙岡嶺北轉竹泉莊栢子潭方數仞深  
不可測中有四石六柱四涯側礫完砌舊蓋爲  
閣其上東南開兩隧下潭潭畔有 高皇御  
製禱雨碑北陟爲豐樂亭後陽明精舍右醒心  
景歐二亭可退眺下幽谷紫微泉亭其上

遊嵩山

不遊錄

七

山純石萃律雄亘縱橫宏削雜出太室在東少  
室在西正南望皆土星鎮元太室張擁而伏少  
室差高而狹泉石幽奇莫可殫狀廟在太室東  
麓廟左北行入盧巖下寺旋繞繚山腰隘徑陟  
盧巖上寺泉落冷冷湯湯易步改響寺過飛泉  
亭園舒高豁上突而下欽水自空散注石勢扼  
激湧則如練踈則若曳珠簾風颺猶零雨飄濛  
予坐亂石堆移晷心目澄閒忽有悟處復峻陟  
仰繞巒疊登太室石虛中如屋近附峯巖多狀

其次如櫛其薄如片其聳如插其合如辦其判  
其繹其悠其發其翳其隱如作巧剗錐又西陟  
而降入石穴中復出小徑憑架過高登巖登祖  
師廟嵩之峻極處也四眺千里外誠一大觀西  
下銀子溝攀蘿跡石鐫山容勝美擬在太室境  
上小峯巉矗可萬計幽泉隨現隨隱直疑白綢  
曲狀長蛇點比巨星下老君洞西踰大岡過七  
星溝山垣一區美嶂種種又踰數岡入二祖法  
王寺更闔衍佇玩地湧金蓮處南出爲嵩陽宮

不遊錄

十八

瞻拜二程書院觀漢封三栢樹膚理鬆虛無滋  
膩新熊乃入登封縣訪管仲穎考叔舊里西發  
入會善寺飲六祖泉觀戒壇茶榜書刻入戴仙  
溝探丹臺之故墟入玉皇溝尋漢武之雄駐二  
溝乃少室境矣峯巒更麗拔群尖簇起人謂數  
百里遠望如蓮花出經輟轅關憩少林寺坐山  
皆土且稍卑小二室交脉處其石岫呈奇自遠  
近案木星外復大土星高覆景事幽賞可愛可  
想不可狀誠高隱靈窟乃登初祖菴觀面壁像



及影石頑石長二三尺廣半之達磨坐時所面  
即成影後有琢磨深入尚不泯其旁肖二祖立  
雪狀予曰嗟乎天下何莫非精神所注哉老磨  
倡教神光虔參追憶機靈求同志於斯今誰可  
屈指也悵省愧慨下登甘露臺觀漢武三品封  
槐經求泰寺尼揔持道場度雲峽關參駕店拜  
湯王祠經緱氏山訪浮丘公藏劍之地登子晉  
吹笙故臺乃渡洛水

遊伊闕

不遊錄

九

河南府南三十里橫亘一山爲禹鑿引伊水北  
注伊源從悶頓嶺五百餘里四山扼阻至是獨  
窪且薄禹相而順其勢使其民得免於魚又不  
煩重費非大聖人精靈能與造化爭功及此乎  
乃丹崖並峙萬仞斷裂潺湲中注後世因作技  
巧崖體遍劃龕居佛佛大小龕洞淺深宏窄不  
一競奇呈異星布櫛比不能以萬千記名其總  
曰鐺鼓洞曰蓮花洞曰雙塔洞曰水欽洞曰金  
佛洞激以人聲其流響鏗鏘闐闐然是名鐺鼓

上旋頂作菡萏瓣是名爲蓮花下臨諸瀾激搏  
立洞口悉收聽之是名爲水欽洞上建雙塔洞  
內有金佛是名爲雙塔金佛奇莫如鐺鼓盛莫  
如蓮花介鐺鼓蓮花而下石罅中迸湧三泉金  
佛直下石罅中迸湧五泉山南北有鳳仙乾元  
香山看經天竺潛溪廣化寶應八寺徑口有五  
龍廟予感然爲不安曰嗟乎哉石工糜力民用  
竭財是必衰世所爲而絡繹遊眸方劇欣玩較  
之開山禹功所費同損民益民異良可爲慨

不遊錄

十

遊北邙山

東自新安縣北至河南府背而偃師縣鞏縣長  
迤數百里不高不峻遊古帝王所都無問貴賤  
雜塋之纍纍萬千塚莫辨氏裔自來爲興悲動  
感之具予意大而高必爲有力人而近見寥中  
物滿人市則反以其難動者而誨之盜矣小而  
促必貧賤之家而丈夫者不能安其身於有序  
則亦與草木共朽腐矣其慨其悲又莫知其何  
指徒以成毀係情亦何以得死生之說耶且復



斷珉殘篆莫知何屬亦有豐螭昂屬而窮無封  
植又翁仲荆蔓而茂存碣識皆不可知其說也

### 遊王喬洞

鐵門鎮南六七里連陟盤岡入隱谷中貫小流  
稍陟爲遇仙觀觀門東一洞內空容面啓三戶  
上垂辨覆如龕窗喬爛柯所也南繞而東一洞  
中宏而口束深整闕煥旋頂匝壁皆文敕喬煉  
脩所也其左二洞一禮老君一禮鍾呂右一洞  
禮五龍王洞之石玲瓏外黃內白體輕而疎以  
水浸其下輒上應里人謂上水石洞頂樹根皆  
結成石豈石髓盛凝溢致然

### 遊熊耳山

池池縣南四十里平岡雜嶽迤邐旋盤中忽發  
具雄廣並峙如熊之耳然地名吳坡介陝州  
萬陽末寧澠池之間當高華行脉群嶽攢擁惟  
二山獨隆空相寺在西耳邊磨示寂處僧凡三  
四百餘有勇藝少林勇藝淵數空相於少林合  
宗由是出硤石關硤石古嶠陵鎮

入遊錄

王

### 遊善權山

水涯一徑夾古木而入有善權寺肇唐大中年  
殿遺唐舊前爲圓通閣殿後三生堂寺左而上  
最下水洞深廣數筵淵然泉冽西畔一竅穿地  
爲水源所出洞周覆石理如砌繚陟山岡轉下  
水洞之背復疊出二洞如層樓上者爲乾洞當  
牖奇石根立外隘內廣高可數仞深入數百武  
繡崖丹黛恠狀屢變巉突波紋如鏤剝然上罩  
垂數百乳有懸掌指數明倫又特懸攤片色皆

入遊錄

王

瑩白入幾半石色尤瑩白然必秉炬有丹田丹  
竈米堆塩堆石筍玉柱細尖峯挿地立極底白  
嶂名銀山其不能名狀尚多下者爲水洞當乾  
洞對下泉澗遠來入洞門注最下水洞而出高  
廣擬乾洞差不及亦外隘內廣而奇麗過之門  
畔垂乳多列匝壁巉突諸色倫出有丹田三四  
十坵連磨面壁形羊肚石大如舟屋大石亂鋪  
水潏潏在下進及隘處不能窺入昔有小舟可  
繞出下洞然此特一玩具可以無行洞爲善權



所居故名寺後有祝英臺讀書處

遊龍池山

張渚鎮東二十里陟平岡入下菴菴坐山阿圍峰整列更上四里許至龍池爲中菴轉陟里許越分賓嶺歷蹙而下右畔石壁峻聳約數百仞從巔落十數仞許嵌葺一徑濶不半武左懸深壑右屏嶙峋雄麗巉簇歷步四五百武橫巨不斷乃因突紆置小閣前楹在空從閣側戶俯而出又百武一石屋深丈許濶倍之爲避暑窟石

遊錄

壁連歷尚遠無路可涉閣上推牖

矗矗竹

壑森森外岫三疊迥出如接雲表而高地下曠然中處與塵界絕隔更陟極巔處有圓臺凌風久佇震澤滿湖洮湖及應天蘇常鎮湖寧廣諸山長發縷縷皆入望中

遊洞山洞

川埠至洞口巨秀石纍纍匝立具舟乘炬佁僂而入洞高四五尺或仞許廣或丈許或倍之石色麗秀瑩潔或白如雪間有丹翠石上波漣文

如鑲成滴乳貫珠懸縷石芝水晶種種或判鐔如劈或開廣處中撐連如柱或粒列如結絡或聚管如蜂房行里許右畔通一明爲腰竇更入少許乃開敞高約三四丈兩畔俱起石阜左畔仰視一竇爲天窓稍下旋作一窩上有垂結數叢各長四五尺整布如罩然復入得一高處可坐百人乃折旋俯躬而下又旋作一窩復折而下又旋作一窩得一竇明出在地復下可更入水逼不能行也人暗處玲瓏有此否

遊錄

遊張公洞

手四

公浜步入三四里一小童山巔開一竇俯瞰淵然深默進數武內視懸垂萬千如大軍下嶺戈戟森森倒列又巨秀石鱗次塚擁繚繞百五十餘蹬至燒香臺連衍方三四丈臺上周仰而視嶙峋圓覆琳琅黛綠如繡如綴如結如縐如風漣如崇牙如鰓珮如旌絡如飛帘如籤筒矢筍反繁有層塔有立人有踞獅有跏僧有蹲獸有短棖長棟又繞降臺下周仰而視較臺上一



而十且周列羅漢得二九之數玉笋玉柱石芝  
多許又稍進必舉炬旋繞窰入得軒凡三堂一  
鉛饒陳布不減石多瑩白或如雪又旋進連歷  
數高園覆委徹構締巧細剝鏤疑素設景攢沓  
投睫不暇給乃仰得通明處峻陟而出仙宮富  
貴繁華有如此觀者類倦困神爲所移予顧衆  
曰本是遊洞人可令洞遊我乎

### 遊天目山

章村南至長潭入山外兩壁插霄蜿蜒夾出界

不遊錄

五

開只數武中溯一澗跨歷亂石綉木蒼崖冷冷  
溪溪盈耳商角時有青獮改木跳石蓋非人間  
景亟曲轉約七八里閱十二陰潭每開石窩高  
四五丈巨石墉列飛泉噴落如沸下會一泓淵  
然渚瀉復出長潭陡步南陟過高湖菴轉盼諸  
峻峯峭巘在下茲山爲東南大宗西自黃山來  
南支結錢塘北由長興宜興溧陽正結建康東  
腰落一脉至湖州乃度錢求嶺分平嶺予謂其  
受承當代爲不乏諸山波湧峰遊拱揖飛蹠鳥

道數里懸壑側臨不容聯趾歷中溪灘數尖峰  
攢合一阿巉石繡林匝疊轉大洋灣北望石峻  
壁懸列小石峰千百如笋茁入爛湖蕩長塢遠  
幽奇花異草名藥不能辨記又簾子米狀穉麥  
可充飢蕩南界於潛東達臨安度井均嶺長歷  
彌封岡巨石數百皆片裂直上爲西天目山仙  
頂銳石嶙峋開一池大旱不竭西繞而降爲仙  
殿基今爲金仙菴許旌陽禮斗之所予謂其禮  
奚禮精神禮之行出石門僅容一體山頭一徑

不遊錄

五

繞五里至大佛殿山十數峰圍合殿坐仙頂正  
脉殿西衍地爲斷崖塔院杉大五圍右悟道亭  
轉西南中峰塔院杉大五圍一本二榦背起石  
峰轟轟右巨石峻立高十數丈或五七丈一石  
可眺錢塘江南繞而下高峰塔院長巖訝谿中  
欽而上下覆突前臨千丈壑右飛泉細落如珠  
簾東獅子口高峰居之複閣四層長列數楹其  
所自名舫室苑開自下視之如螺鬟淨結西張  
公洞張道陵與高峰試法屈服乃居右守僧出



中峰銅鉢一高麗所製不擊常自鳴又添鉢四  
予謂此斷高中精神之所歷殿東幻住菴東歷  
二峰東塢菴諸峰下迴崖陡峭崖上小石峯百  
平如林自幻住而降立玉亭險巖突出空中四  
勢峰巒秀簇泉聲隱隱在耳乃下山歷百步磴  
着表亭真際亭杉大六圍又卧牛官音半山東  
塢脚阮家凡七亭至山脚雙清莊昭明太子駐  
所度珠藤嶺九鎖塢門嶺爲臨安界又度葫蘆  
嶺石塢嶺爲餘杭出山

不遊錄

寺

### 遊部山

部縣度鄧家嶺山開一大區乃嵩岳正落四外  
岡巒盤向中發一土形小巔迤脉下爲蕤阜古  
陽城地周公營東都求土中具測景臺立土圭  
以測日景表石高八尺狀如柱古所製尚存臺  
後文憲王廟廟後原築觀星臺甚危古砌整  
製臺背下有量天尺其制劃石成二溜槽石三  
十六方色深青異常品每濶三尺六十舊有挈  
壺走水漏刻以符測景更北有中禁城故址

### 遊虎牢函谷

虎牢當鞏汜二縣中煞險固北塹黃河外倚溫  
邑溫之津有三曰汜水口以達汜曰神帝口以  
達鞏曰孤栢嘴口以達滎陽又東蒼頭口以達  
河陰西宜陽口以達孟津是故漏虎牢者溫也  
踰溫而右以達孟入濟源諸山左以達武陟漫  
散無束而所以先通者溫也河至溫界最廣舊  
河堤外北岸淤沙成二十里河中淤爲陂者七  
八里今河分爲二道函谷靈寶縣南十里黃梁

不遊錄

寺

### 遊天僊山

村老子西行田文東出者更南三十里爲古號  
城群山中一徑通盧氏縣乃四方交道西通陝  
西之商州南通湖廣之房竹東出嵩汝  
密縣東三里許有天僊廟四山平旋高嶂複擁  
在外廟隱坦岡周會群流中繁奇石瑩如玉點  
如望其白其黑綵如縹霞結如餌錦垣外古栢  
數百庭畔老檜競直約五六仞殿後白松如傳  
粉一本三幹高十數仞本大四抱餘本畔一竅



常流液甘其謂歲兩脫膚根盤據枝若擎虬葉  
秀翠且硬世傳漢有閨女仙化堊此其塚上物  
也廟前百武許有繡石狀架棚其左泉滴如簷  
兩茲遊多異疑姑置

### 遊雁蕩山

黃石相舉道石門澄潭在下陟岡而入予意山  
來台括奔大海局兀扈踴成勢其造化顯才之  
窟乎南繞石梁石佛岩摩訶泉和尚峯草菰樓  
是爲東外谷遠嶂近林沿闕如畫西度謝公嶺

不遊錄

壬

爲東內谷下兩崇崖逼夾奇石森布流限成豬  
爲照膽泉白雨潭穴洞屢出一小竅爲風洞常  
颼颼洞口羅漢洞高數百丈兩石壁上合下開  
深數十丈穹窿巉岬其覆如螺捲中起一臺級  
磴數百而上臺前飛泉數滴如垂線叢降爲靈  
峯寺前矗雙靈靈芝二峰南北各碧霄洞又五  
老峰五大石衍整徹空自是窮壑幽窄更上爲  
仙岩繞而西連雲障又峰岩叢次不下百數入  
衆繡壁一具上突下連歛高數十丈又石井岩

不遊錄

辛

鷹嘴峰蓮花峯響水岩乃靈石寺東瀑飛泉如  
簾石鶴立水中西周岩含瑞峯左安禪會賢谷  
右龍鼻水兩高石岩合成字下距二三大深數  
丈上合處嵌一條石如龍形鱗骨屈偃尾上掉  
爪鼻下垂鼻孔滴水不絕左右并風蟾蜍雙鸞  
玉女獨秀卓筆峰僧抱石回鑾嶂環序而立側  
泉瀑如練爲小龍湫上石罅水躍出如劒形展  
旗中裂丈許深入爲天聰洞捫蘿視極底啓一  
竅淵徹無盡西馬鞍嶺山形夾列規矐銳削踞  
蹲拜舞迤邐奔突以千計皆不可名識予佇嶺  
上真若乘駿背游馳八埏因悟茲山莫布諸谷  
直耿存一嶺南下沂雲錦溪能仁寺四十九盤  
嶺內爲西內谷復重阻爲西外谷合東石門謝  
公嶺密藏三窟外循雁山書院華嚴瑞鹿二寺  
瑞鹿坐常雲峰下危棟層霄之表嶂崖巧疊右  
如獅吼狀突引頭鼻爲獅子峰二長石側爲  
剪刀峰歷龍湫菴入盤谷觀大龍湫谷障數百  
大石凹中水噴瀉隨風作態佇觀瀑三亭以出



遊芝水山

舟泛芝水閱兩岸諸山丹崖翠壁奇秀異狀叢  
亘夾出行五十里爽然可玩漫成叙景碧滋丹  
疊開芝水迥發天刊巨地綺薰風遊絲蕩清畫  
艇子放難能料理礧礧石根沸龍急艇上凝眸  
堪默識橫崖聳壁夾岸張璫繡連斷參差揚或  
拱展屏雄壘戟或狀冠綬成趨踰堂庑釜案不  
一態獅猊偉踞蛟龍翔襲黃朶白綴幽景沙沒  
蕪平散移影蟪蛄委伸五十里勢盡東山布百

不遊錄

三

井奇挾不伸奇上奇灣流巒嶂半武夷毅引躡  
卑未徹札欲示以意令人思適哉呼若不命酒  
幽然脊晤已良久楚雲亂歷興獨往塵世生涯  
笑開口

遊天台山

山惟天台幽深玄遠正太高明非盡歷不足以  
會其全體非合觀不足以得其真勝凡名山賞  
地類顯奇以布能離俗以昭異而茲山舍瓊臺  
雙闕無他呈巧隨在耕犁煙火以安生業又登

踰絕壁而復安夷境若在尋常平地上遐陟十

數餘盤登華頂茲山第八重最高處俯瞰東南  
脉絡咸可統會即其偏如繁枝聚餘即其合如  
叢蓐成朵悠迅踈折偉瑣一大觀也中間條理  
分明危如石梁壯如寒岩明岩巖昂如赤城羅  
秀如幽谷五峯仁靜九峰澄如洗腸并金錢池  
雙洞碧潭女梭溪上下天池勝如瀑布卓錫石  
梁三瀑幽如玉京臺敲洞兀如石門盤陀石定  
光招手石鬼疊石古如桐栢宮天封萬年寺福

不遊錄

三

鄉金庭深雲葦降魔塔伏虎壇雅如寒山拾得  
竈石子晉吹簫堂宋徽朝斗壇葛仙茶圃太白  
書堂羲之墨池

遊黃山

黃山軒轅藏鍊地予發歛由箬嶺歷黃刺堂三  
义口湯口祥符寺度湯嶺焦村翠微寺望仙村  
四匝其山之趾乃浴湯泉跂天都三十六峰雄  
攢麗劃櫛比以次每峰十數頂起如列戟擁嶂  
豁岩渚潭飛瀑可望而不能即可玩而不能狀



其浮氣紫翠濛濛萬奇獻意可會而不能言引  
南衡以啓天目其有以乎山當煥時尚有冰雪  
蓋卓午不被照湯道行四十里無人室其隱聞  
可知躋翠微峰西閣彭蠡東閣錢塘自翠微仰  
都峰達出天衢之表其高可知峰三十六溪二  
十四洞十八岩十八其廣而大可知挹浮丘之  
緒玄搜容城之餘致索曹阮之芳潤通化焚埃  
超哉若與碧虛君共揖瑤階者

遊文脊山

不遊錄

圭

寧國縣西三十里脉迤邐而落環為小山皆石  
成水從石洞中滌消自東南若下啓一洞如城  
門廣四五丈傍秀兩壁石懸突如鐘鼓是為山  
門洞繞入一寺嵌石藏中背下一小孔為夕陽  
洞孔狀鱗文猶繪鑄所就又隙穴種種西牖一  
孔通明寺右數百武躋陟為碧雲紫雲二洞小  
石屯擁蹙蹙然別以二色西碧雲形圓中尖竅  
而上右復啓一軒一門有石盆諸物東紫雲形  
長兩壁麗繡有石床諸物南越一山連倚洞隘

真而深石岩上覆水暗下洞中隔山復啓一洞  
流出石赭色壑潤南里許朝陽洞特廣青翠千  
垂左半為水道右通二門上覆玲瓏石峯矗起  
門巨巧石如舞如蹲予謂今日目遊

遊委羽山

委羽大有空明第二洞天又名龜茲予久緣意  
未克登及往無岑無嶠無舉無嶺無谷隱無峽  
分無嵐疊且迫比通途類焉蛭處田中予少之  
古乘東海有龜茲仙人所居入羽洞道觀背啓

不遊錄

圭

一穴可深進洞口土備五色土中產小石形甚  
方如較利所成色紫黑且堅意非殊靈不能得  
然亦無芝陳藥房不特可霞衣風馭肆鞭笞鸞  
鳳之術至看雲聽水亦無以致其容與設曰無  
所達於其境何必以亞洞天名之擬之不得此  
必有通於造化者在

遊九峰山

予卿意出岩邑東門三里許千林一徑四嶂九  
尖峯為俯為蹈為仰揚為峻閃壯者為擁為突



為衝為壙為宸西一隙起塔蔽之山濛濛常翠  
微若浮寺坐一阿飛紅浥綠澗響林聲鳥韻百  
弄腴畦在東僻塢在西芳泉蒼石盡可鑒一  
小蓬萊也寺外一井名鐵篩水甘澈源湧不匱  
邑中水苦於涵行汲者繹道

遊齊雲岩

齊雲古白嶽山玄帝脩武當移成於此自中和  
坊歷步雲十五亭嵐屏溪練疊疊曲曲度天門  
高崖橫絕無路石中啓一罅兩外懸壑入玄天

不遊錄

手不

太素宮祈者相繹碧雲宮典聖祠忠烈岩椰梅  
巷玉虛闕朗靈院直仙洞府程粧競供出萬峯  
孤柱亭度步瀛橋踰嶺望紫霄崖天獨嶂拱日  
獨聳棲真真虎數十峰俯長春圃騫林園華石  
龜塢碧蓮池雲龍潭躡天梯拾身換骨崖雨君  
岩珠簾泉飛雨樓點雪崖馴鹿沉香洞鳥道步  
桃源車烘嶺象鼻岡觀初仙臺飛昇崖浴仙洗  
藥浣池入真真石室小壺天養素巷擅幽合勝  
景景境境可啓悟在人在人

遊招隱山

招隱山洞當巔出洞前有小築左昭明太子讀  
書臺初入卧龍洞深約六七十丈廣半之內一石  
如床可卧折而北玉藻洞廣深三倍卧龍空突  
多門覆處巉巖如藥然又折而北留僊洞差小  
石頗嘉東下棲雲洞外口復圈一門門上可着  
行洞內廣下玉藻中實窅窅諸洞石膚潤而堅  
又玲瓏瑩淨予噫嘻恐招顯也

遊句曲山

不遊錄

手不

自青佩步入句曲山情景見於賦辭爰青佩之  
試屨兮仰句曲之名峰寔始夏之辛亥兮迺晨  
陟於上宮覽元符以致衷兮思萬寧之所從玉  
壇疊而羽儀飭兮寶篆襲而金碧叢予何為而  
起哉今因直諦不以自容入五雲以歷華陽兮  
夷猶而不入其中徘徊於玉柱仙人之間兮念  
奇勝之難逢林紫翠以成疊兮山遷運而圍同  
靈泉至喜於嶼西兮巧石闢象於阿東竟萃律  
於九盤兮會最上之全功俯寰區於一眇兮頌



灝化於旋風由具區於南曠兮又憑欄於湮淪  
之列封由五岐而北極兮目遙遙而無所通聳  
紫荊之佳麗兮合秦淮之崩洪任心叫雲兮遠  
志號兮復降而之下官兮頂萬壽而祝禧崇傍  
出延嗣之禱兮內繁香火之重拜玉皇於積金  
兮坐白雲而生慵於是而歷二歷三兮馳迤岡  
而遊鴻濛渾仁德於齊聖兮驗道業之奚終迹  
幽明之一理兮惟正直之是崇此千古之昭訣  
兮祇塵識之爲膏窮下泊祠宇兮矧元神之化

木達錄

圭

工遂乘夕陽踰北峽以歸兮含山水之清暉而  
邇竹樹之蒙籠

### 湖遊

予與秦樓江商遊於西湖今日作脫俗之遊不  
用大遊舫不用酒殺不用僕從不用鼓吹默默  
入小舫焚香烹茗或論學或談事或放歌飽飯  
從事玩水觀山將飢乃回食於大佛寺發管從  
者約原處候泊是日適布政司二大叅洪西際  
劉涵江嚴連日湖遊喧湫相謂今日作脫俗之

遊不用大遊舫不用酒殺不用騶從不用鼓吹  
默默入小舫焚香烹茗或論學或談事或放歌  
飽飯從事玩水觀山將飢乃回食於清波門發  
篙騶從約原處候泊各行至六橋之中近避一  
笑叙同四人曰何其謀之同又何其時之同又  
何其遇之同乎真曠事也

### 雪遊

不達錄

圭

予與錢緒山翁夢山范半野柴後愚孫蒙泉張  
海陵楊秘圖王裕陽同宿天真書院半月餘擬  
畢遊西湖諸山朝出晚歸一日天將雪所阻午  
後始作行途遇大雪不能歸止荒林一茅舍久  
而各飢適論學問實體處緒山曰今日行時諸  
友慮雪否咸曰慮緒山曰慮便是行時的實體  
然慮時有脩飢否咸曰未也緒山曰此空慮非  
慮而后能得海陵秘圖曰何以謂之得緒山出  
袖中數果示之曰此是得慮予問緒山曰兄之  
慮兄自慮也抑曾慮人乎緒山曰慮人亦無能  
爲予出袖中糕一大包衆啖之夢山曰一棊能



慮人何不慮而告衆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忠是實體予曰承見教

### 官遊

予嘉靖丁亥二月二十八日奉 命選授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次日到任衙門例放假三月五日復署六日堂尊顏公以素知招入私宅咨以官務予恐侵本科之職辭本科劉主事臬亦予素知乃過予敦贊因往辦十日還已職十一日司分職行一件十三日始蒞囚囚爲錦衣

### 不遠錄

### 卷一

衛送至騰驤四衛 詔革軍士首乞收復予知 詔後冒叨之弊欲駁衆并專疏白其弊僚友駭阻且已然不欲即爲結從司故例每員月出銀四錢給門庫飯午羅列醉飽而出盡甚愧之十七日司分職行一件竊盜事其人乃餓而將殍故求丐於衢假數升之竊希入獄給官食自安予爲代完其贓以遣之因愀然不受寢食耿耿有藿食之思得家信予父以考滿至京慮至時有提牢差圖早赴以便迎侍情請於堂

二十七日入提牢廳二十八日部以李福達獄朝審四過每屬予執役四月初七日 朝廷震怒三法司擬改議予上疏極論之乃得罪歸是爲四月十四日自授職至去官四十六日中間實居司署只二十五日蒞職事只二件殊曠效勤虛 朝廷作養

### 嬉遊

予父入業成均時予年十二三肆行闌市中日嬉頑無度稔染澆習終歲不徹師保無所於禁

### 不遠錄

### 卷一

一日有說平話乞人錢者市中據高所縱談行者止而聚聽無筭亦有逕越去不顧予見而作疑何其欲行欲止之異每動思惟忽有啓微悟泛以質人無所得歸入室中深致思意者聚而聽乃嬉乎逕越以去其有所執乎因不往次日復欲往舉步且已頃之復欲往遂發恨出淚予外大毋見之問其故不敢明語外大毋愛予甚問曰汝必有不遂於心令人引掖往外散之予淚愈盈至不安寢食遂絕不爲往圖有所執



春遊

予年十五有友甯姓者誘予事浪蕩營春蕢舟數友約日輪主飲具遊道場山乃往見衆遊酣歌浪戲有致爭成訟忿予輒心悚悔快交興又慮爽約不能得默默內訟席間不下咽歸則予父知有往候予行責撻三板明日即訴懇於甯以父命却遊

市遊

予爲生員入歲試試主以目疾每屬隸代防故

不遊錄

聖

入試生皆具貨行賂將入試門有丁友愛予授貨贗種四五塊瑩如絲銀而能辨既入因思之隸如能辨反受崇終其日不可袖之而出已而每藏袖中意可爲應用一日充魚價去忽思漁人致累吾寧白食飯追返之不鬻魚一日赴人宴以搞樂工忽思勞渠而詒褻之不可一日行醵儔叅以少許緘成取出一日派轅酬官差人忽思彼可架殃追易之一日與持鉢僧復思不與之爲愈索返一日遊閭門市貨賈賈人誤納

忽思利我幾何而多害之欲悔交賈不允懇索亦不允不得已情告乃悔交因念此物袖之歲餘無所用何以袖爲欲棄之河水復念有偶獲之者不幾遺害於後擇曠野穴地深埋之號天長嘆曰袖久亟舊質之最下今日之棄賴天有靈然不極不舉習之深也天乎天乎何爲使我至是哉痛爲咎恨

意遊

湖有白包巾之變予深痛民之信佛而墮於愚

不遊錄

聖

也意極救之而鄉議成官計定兵事治城郭戒嚴百姓靡擾力爲辨析挽回如可不累及一命不憚竭勞鼓舌而阻者傍出見雜疑成已而倡事惡少數人就憲無辜入累自予未行救前死者亦數百凡後意之所專精疑向極神逼誠射郡伯李潞南感發寬議夜半遣館賓及該吏過商兵收讞減賴保全餘衆予信意定可孚而動但不專不孚不堅不孚不委不孚不極不孚不定不孚不公不孚不愛不孚其致彼者別心成



亦不孚憶答王西石論孚道孚字從爪從子以足加於卯上如鷄抱卵隔一形殼能徹通要體貼母鷄之意何樣安頓

### 天遊

一子一日意不一應酬覺舛謂小戒戒遊具戒曰且誰令闔戶戶闔令歛鉛槧卷帙鉛槧卷帙歛令遊冠服冠服遊令守闔謝客令室人不進茗食焚香莊坐瞑默半日戒問何以不戒行乃闔戶不瞑弛謝客弛不進茗食復焚香莊坐至

### 不遊錄

四十一

晚戒復問何以不戒行一子曰遊竟戒謂未見有行踪一子曰已天遊戒謂天遊何如一子曰汝不識也始瞑默強力蒼蒼之空後始盤桓太空

### 仙遊

予遊華山下昭光寺門內遇一人丰神超雅自謂烏姓章昌人問予何往予謂將邊行烏曰吾老於邊曾諸歷皆不能為之用因時生境隨人定局馮敵立我安事宿構且質予魯固身中四

夷否予曰固身中四夷何如烏曰因時生境隨人定局馮敵立我予莫知所指頃之入其寓訪之主僧謂無是人明日出訪赤肚李原來李能玄論有驗能不飢不寒且通他心道予事皆中予問聞汝赤肚何加衣於腹曰赤光光只有一肚皮肚中無物別後思之昨烏有先生或赤子化身磨擬話頭豈亦得手者

### 不遊錄

四十二



激衷小擬引

夫激衷而鳴述情以作予多拂於所值情至或有迷欲因自警不忘其本耳詩三百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蓋從刪後無詩詩亡而是非昧故春秋作詩非亡也失其所為詩之情與其義其聲也漢初去古未遠樂府繼作猶能述情太樂氏以聲歌肄業猶沿古響然其雍溫敦雅已非三百篇之義齊魯韓毛誦文序訓湮沒聲歌之音雖東觀石渠論說無補其謂杜夔得四篇費延年得一篇皆非真得也降是而援事附名綴今妄古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則引烏生八九子賦雉子班則美繡頸錦臆歌天馬則叙驕馳亂蹋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陳烈女并其名固亡之矣唐宋而下繕辭遐慕通理聖蘊摩述皇風美則美矣謂之情則槩乎未之有也傳擬樂亡自魏始禮亡自梁始豈其然哉夫言者心之聲歌以永言後世造言不由乎衷先失其所為本雖合聲比義亦末耳予斯述也

其亦欲稽其情可以興群怨否乎曰小擬蓋願學焉而未能大也覽者教之吳興唐樞識



游哀小擬

長門怨

有比論長門長信怨者予竊異之長信知幾自歛豈若長門怨乎漢武帝陳后得幸後退居長門宮聞司馬長卿工賦奉黃金百斤求悲愁之辭以悟主帝聞而傷之復親幸數年是詭遇而獲禽也班婕妤事漢成帝帝欲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小擬

三

代末主始置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帝乃止後帝幸趙飛燕姊諸婕妤呪詛帝訊而釋之婕妤恐終見危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賦塙素自悼章何其正哉予欲繫長門之情而釐其辭臣妾所欲自見當之死靡他胡可自惑也假以明志

得尚懷慕寢陳誠望離宮蘭臺勤迫陟飄飄天疾風流微托貞緒徙倚心從容投袂苦自翳數

營發長洞面目不能顯顏思咎彌衷奮恩貯金屋虧盈變其窮女圖陳鏡監靈淑慚予躬英奴恥靡及衰閭郵群宮年嬌况不滋愛業如朝虹玉階蔽沾結所籍明月同孤雌時枯幹孰計彫與榮但令袞宸悟逍遙以虞終

南山謠

寄越任車商於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擊牛角而歌南山公曰異哉非常人也命載之歸予癸未下第辭都門效其辭

小擬

四

以摠志

天衢濛濛搏翮未衝欲賦枯魚鄙為干齊在義在命歸求自證豈惟籍組不顯無競

紫驪馬

觀政時丙東廠咎予不避道索之急凡進士類假營乘予懼而還之乏乘久在告懷之而為是歌

元是蹢羸蹄相拋等駿駢誤擬奔雷騰電耳竹批不知何處困益車角傳鮑生美媛不惜換叱



感師數萬卒大宛之國圍我嗟此馬雖無方  
目明春將相格柰何艱難款段之御容與紫陌  
金羈嘶所以不待伯樂之環顧何識九方之天  
機世間萬事總如此一瓠千金勢而理吁嗟塞  
翁炳幾先秦穆岐下揆肯祭八龍九逸俱長物  
妖舞傾盃不足訾我聞王濟之樂惜錦不欲渡  
我今安敢躡其過伏櫪三十豈愁暮人情不忍  
忘知故願與誰歸究驥德望見吳門練一疋

上陵者篇

小擬

五

予幼鞠外大母感恩罔極外氏式微大  
母亦無出壠事予當任之周旋疊疊鳥

聲樾蔭咸助悲慨漢樂

辭有上陵食舉曲篇踵以見情

上陵者競執穀賣麗冶我心縷縷含土苴上陵  
者湧戚族蕩原野我心搖搖願傾瀉啣情周翼  
復見兒鞠育韋翁今有馬嗟哉馬母字我慈悲  
我啞出入顧復不離捨嗟哉馬祖囑我深賚我  
雅我纔出哺祖死也嗟哉小母吳拊我勤如我  
姐啖我服我安我打三天萬感百歲情疊疊

泣涕一竿秋杉蕭蕭烏夜啼山德海恩忙脚蹉  
北印秋草行人稀侍中太尉勢不下牛羊丘壠  
棠梨風當時近前面發赭面發赭誰敢惹今為  
真昔是假等來生事如飄瓦長眠不管竹枝吹  
今日兒心聊且且

釣竿詞

丁亥議獄被譴南歸克相休侍御與偕  
行林亦赴謫所夜卧月會通河聞中漁  
舫聯泊露篷若泣披風橫歌壯膺耿耿

小擬

六

恐林子之以境遷也言念伯常婦歌釣  
竿而懷君子不識以規以憐友道主諱  
能無擇耶

荒浦腥風拂露蓬若為泣月華伴遊人處處堪  
居息阿囷酒不來老漁撓已戢齊聞睡氣軒所  
愛甜而黑餌芳不食魚歛胃俟來翼聖人制網  
罟愚者重失得潢汗勤小鮮鯨鯢曾可測古有  
磻溪綸志不在物色倚湍質明琴以順帝之則

步虛辭



狂思栩栩於喫飯着衣恍然遊九霄泰  
清上聞鈞天一闕俄在几席稽其所業  
蓋不下帶也爲之辭以考焉

玄囑散塵星紫微眇重臺蕩塊豈無託空香自  
天來抱朴有丹訣不向方術開繁英動流景幾  
微運吾才飄輪幹皇穹湫盤浮坤埃共作碧虛  
會靈荒洽高醅雲頃歷萬劫一因澆天孩此意  
貴默識真機向誰裁

上聲歌

哀文兒情無以自伸不覺柱促壬寅夏  
長男炳文年二十二而夭

促柱歌情將奈何煎腸剝骨俾我心極幽明已  
痛割天長地久無時合

上留田

予有二弟仲子病癩數以語黠予而季  
子且早世孤情嫻嫻欲悟無策輒抱通  
天之痛言咎治長不令緬惟王僧虔技  
錄有上留田行崔豹古今注云人有不

字其孤弟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之  
予故托以爲警

我不字第第我訾我兄不字我復爾上留田父  
毋生我及我第第我不字自我已上留田我先  
弟後我爲主我不主之誰則恃上留田父在不  
專今已死毋愛世來鍾少子上留田盛衰通塞  
動有使人情況復難違士上留田垂諧元繫分  
連理大舜所以同憂喜上留田

鰕組篇

魏擬長歌行爲鰕組鰕組細物局之甚  
者也蓋摘以起調以爲篇題予惟鰕組  
是懼能不鰕組若者其亦有進而思之  
道乎

鴻鈞粹靈毓朱明對光寰皮囊崇頑夥倭倭耽  
屏娛伎倆各有負曾與若是班叔運所願學訣  
秘存孔顏悠悠歷劫遠寂寂太宇間往事入染  
指蜩列千萬般夷臧競情好歛忽成悲歡一切  
付影響支吾几席間鰕組侈潢潦褊心以爲完



禮約世紀聲物開文端不顯繕謨烈故步差  
邛邛年華赴弩力達士懲素餐

烏夜啼

王義康謫所妾聞烏夜啼聲知有赦予  
以論獄編管居八年詔復冠帶先是婢  
有以整纓請者信事之有先幾也况宸  
澤乎

烏聲聞夜惡不惡便爲喜妾是有心者予心良已  
矣黃麻出閭闔嚴霜繼溫晷昔隨擊壤儔今向

小擬

九

鳴珂里天王廟更化刑賞握乾軌我生德未明  
徒羞事攝理劍氣久不淬感恩徵故履宸謨急  
臨軒如用則何以

精衛操

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爲精衛鳥日嘯  
西山石以填東海其志專也蹇予三族  
多窘雖稍稍爲繕生圖止助姻恤喪而  
予力日困群窘日不給自惟晏晏之能  
贍其族殊未敢擬而程伯子給其門數

百口蓋必有道存故不容不歸責於志  
志立而學術具予以懲其本豈事求可  
哉作精衛操

山在西海在東嘯石填海不計功石樣重海樣  
深不取事成取志真人志無此大精衛人已化  
嗚呼靈蟲反被聰明星

別鶴操

嬖氏有幾六十寡無子而將他適者詢  
其故則恐不給於後予泫然迎而居之

小擬

十

有友陳邦佐辛卯貢士貧甚天無子其  
妻無以生適丁嬖氏之後也窺其情爲  
之處腴畚計歲入秋貯而季給焉竊念  
婦人迫事勢而移其初心者比比爲然  
若商陵牧子之妻迫於父兄亦勢然也  
其不愴焉悲乎代牧子而歌別鶴  
倚戶有樞倚儂空踟躕中夜嘯悲儂聞愴無爲  
細瑕割汝父兄念緩處

華山畿



宋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

舍女悅之遂感心疾而死氣欲絕謂母

曰葬時車從華山度毋從其言比至女

門牛不前女曰待之粧澡出而歌曰華

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

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躍入棺

乃合葬竊謂此女雖不得中義其所以

酬知而不負者意亦烈矣予辱臺諫官

及部使者遷迂郊薦暨銓曹覆推不下

小擬

十一

數十舉理茲衆口若南徐郎之誤悅而

堅也予敢不省惕潔已以副之欲如華

山女不自喪以負知人之明耳

華山畿有女自信報施事大死生事小不憚吝

華山畿有車不前神爽相綱聲實相副難棄捐

華山畿有死不回孤衷自許匹婦自好安肯爲

校瓊潔癖秋胡妻鴛幃只老心相知焦卿猛掛

東南枝青廬新婦投清池鄭僑豈浪哭子皮高

山流水無鍾期

鞠歌行

鞠歌古辭言願逢知己以託意兀厓霍

宗伯舊與交予被黜南歸兀厓以召赴

值近於清江浦停泊大論不合各持見

以去踰數年會朝議京堂官各舉所知

兀厓疏厠賤名予駭之異哉兀老之取

人也不以論之不合而遽絕焉其誠采

於牝牡驪黃之外者耳爲之賦鞠歌

蹴先後鞠往來皮囊施受徒喧喧神寂發蹀躞

小擬

十一

協兩志互感技儼捷郢人鼻塩車驥氣屬風雲

同意味越石甫齊晏嬰厚遇請絕翻通靈輪困

器珠壁投躋躋數定不入籌

結襪子

古辭有結襪子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

也今之所謂恩類以衣食援緩爲感而

不知啓我愚蒙以立性命乃爲至恩予

少慕古人稽典訓倣其成軌日苦而無

所得後謁甘泉湛師問孔子之行則曰



不在鄉黨章問周公治天下之法則曰  
不在周禮問禮樂之實則曰不在儀禮  
十七篇言未竟意而別乃北上會南宮  
試寓都下玄恩寺授徒得老善知識名  
法慧每予講輒附牖而聽講畢輒微哂  
凡數過予異之與語且窮詰乃悟湛師  
昔日之教我者因盡棄舊業以其所自  
悟求參於古訓歷歷有証然後信其爲  
終身所從而感慧老之恩有不可忘焉

小擬

三

蓋郢書燕說能佐師言而闡聖雋以裨  
我爲人之道能無感乎詞以紀之

白頭若新人邂逅得臯庇由來相感曠百世彼  
正智我法慧六經注脚皆空謎黃花翠竹總捏  
槃悟緣整欵能開關性學千秋隳百孱我籍慧  
老窺一斑欲以報之擬銜環

東武吟

陸機鮑照沈約各吟東武蓋傷芳華徂  
謝嗟乎可以誠俗而不可以炙膺生年

隨寓沒則吾寧耳矯而繹之聊以順志  
世短苦意長大化何茫茫瞻言蹈埃業遐結空  
馳揚重華振明紀太宇發天光酬物苟自協憑  
緣擷其芳移踵見東武轉睫通玄黃代謝本常  
理朱明愧倭倭承冠貴所執嶠谷同扶桑

白紵舞辭

悲窮畏命蘊熱含酸輒暢然欲與長風  
同曳太清不覺恍在故我漫思不禁解  
以飄袖言念晉白紵舞曾有是興不也

小擬

五

梁帝屬沈卿歌廣四時鮑子六鮮含商  
咀徵結藻凝華恐落悵時玩物乃解以  
自規

催花香花人亟來花發花含人試裁新渠綰露  
香上臺有花無人酒在醅酒醅不漉完糟粕花  
老烟深人廓落繡城鳥語遊絲牽一朝花謝空  
相憐空相憐運齟齬傾黃流舞白紵君不見齊  
門瑟徒自工磻溪雄魂追遐風又不見銅雀臺  
總帳空人生努力豈在西陵中



蒲稍雄

東塘毛司寇被命征安南因兩獻書  
以助芻蕘感漢武帝伐大宛而賦蒲稍  
雄

蒲稍雄蒲稍雄橫歌健魄颺秋風漢主一怒貳  
師奏功世來事業本意氣我欲致之人物同當  
時武帝不在馬良駒曾產渥洼下長猷耿耿畧  
西極欲郡酒泉與張掖羌胡情壑一域之豈獨  
中原潤餘澤嗟哉量力肯量德舞階干羽慎學

小擬

十五

術人言輪臺之詔悔心生終是倦勤道幾息

鷄鳴歌

淪落窮岩外交幾絕筋臂日逸懼墮舍  
藏之訓漢相和曲有鷄鳴歌漢有鷄鳴  
衛士主鷄鳴宮外周禮鷄人夜呼旦以  
起百官予警咏一章提省男子職耳

和合好夙興生事了好合和四大能蹉跎生男  
重孤矢席珍謁天子時來明素心遇蹇裁進止  
簪簪幽谷蘭寧作無人芳纂纂路傍棗豈為無

主荒用舍各有時行藏我得之捐焚墮閒境嬉  
適竟何為

雉朝飛操

齊宣王時處士犢牧子七十無妻見雉  
雌雄雙飛仰天而嘆曰聖王在上恩及  
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乃援琴而歌以  
明自傷天下之不遂其情者豈止犢沐  
哉雖曠千百世事別意符情不可以二  
觀也

小擬

十六

雙雉夜宿兮朝不離雌雄和鳴兮頤之頤之氣  
則異方同趣非所強兮造物誰君臣夫婦兮性  
秉彝人生不立兮將奚為世短意長兮韶景馳  
感理未盡兮應則疑意動犢沐兮神不怡宛其  
老兮伉儷微吁哉齊宣兮欲公好色泣向隅

江南弄

有不知予者致一善謳侑予鴈子聲色  
之遠矣矣拒之甚而主之意未闌也置  
屏外一曲而去聞者以為絕倡試短弄



一章酬主人慎氏

香檮飛雲出綺屏六么春軟轉開輕房暉遠對  
不堪情不堪情江月明人不見數峰青

採荷調

梁太尉從事中郎江從簡年十七爲採  
荷調以刺何敬容敬容時爲相從簡傲  
世少年氣直而不溫豈諷刺詩人之意  
乎爲更題荷二解

疊翠庇繁如擊珠碎復圓洩香銀素起那與競

小擬

七

爭先人言荷暗弱太受不器設祗憐莖刺多岸  
看不成折

走馬引

樗里牧恭爲父報怨殺人而亡匿於山  
之下有天馬夜降因悟荷糧而逃於溪  
澤中援而鼓之爲天馬之聲名曰走馬  
引予父贅外氏外氏以事廢家有乘空  
僂以計困予父予奮身投其中出之因  
念保避不若恭不識恭能以大觀共事

不耳布諸絃而正之

爲父報讐方不報怨殺讐赴訊方聽國常憲復  
父治行方詎曰黨亂事有則方不信於神天馬  
兆方危問津牧恭遠方質明琴竊負遵海方舜  
辭爲后議親可釋方舜不自苟大孝雖舜方公  
視父母牧恭整控方于何其走

陌上桑

邯鄲女名羅敷爲千乘王仁妻仁爲趙  
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臺見

小擬

太

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  
上桑以自明不從有故人以非義事嘗  
予予絕之甚且不色既而悔君子之遠  
貨當以其意却之意着於爭終爲興氣  
所挾曾若羅敷之從容釋辱哉

春臯小姝花瓣香栩栩風襖摺半強凝嬌沉態  
曳意翔青絲係鈎持一筐裙襦麗綺紫與細玉  
膚雲髻金蓮揚高臺贊眼趙有王開庖腴傾呼  
瓊漿臨頭勢焰禍已將從容挾箏六尺長纖纖



玉簫低復昂雲寒冰咽飛秋霜湘靈醞致空倘  
伴危絃手語迴猖狂專城顯盛誇大郎情山自  
倒全冠裳使君有婦義極彰天地正位成文章  
十三鴈柱促歷詳情音繞繞殊有方青陵臺女  
性執剛厭溷更僻秋胡腸金婆河間世弗良矯  
枉貴奇不貴常無虐之剛陌上桑孰起羅敷議  
中藏

飛龍引

予少病怯藥餌不能治乃訪方士得維

小擬

九

揚張老授臚中之訣知三鍊皆無精氣  
一道欲與造化參而同之世維孔張不  
能逆天理爲偷生之計引飛龍以寄望  
洋耳飛龍篇古求仙作

正訣空三鍊大道孕至神亥魯舛遺錄支離涕  
傍門配號隱名彙繆令造化分坎離豈兩事全  
木共蠟魂所制在刀圭規中潛氤氲三家聚相  
見一臚住萬紛胎乃藏神府息爲化氣元鉛離  
庚忒老汞出甲已焚恍惚無何有綿綿亘若存

藥錄真火具玄牝意中論

春江花月夜

伐木嬰情鳥嚶百換綵然同似一賦以  
慰之

青陽啓群動水彩盈兔魄叢叢造化機獨對倚  
清碧春江花月夜此景共誰識

筵篴引

傭夫失水而斃與殞之恤其家竣治而  
麗玉之傷不能已也麗玉者霍里子高

小擬

十

之妻子高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携  
壺亂流而渡其妻呼止之不及以死援  
筵篴鼓而歌之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  
死子高還以語麗玉玉傷焉引筵篴以  
瀉其音聞者莫不墮淚

夫狂見妻賢烈行亦獨了痛夫能許死論夫何  
不早明明麗玉心豈直通聲音我傭無風習提  
裂看長津

丁督護嘆



狂夫窄眼閑上簪窮本望劇無而悲之

種種杞憂容自默哉

我所思兮白玉堂羅纛儼鏤邯鄲唱盡括樓裂  
華燈煌擊壤溫飽永相忘愍予不遘窘四方枵  
殣須捷疾殄傷可憐酸鼻起中腸好人有懷援  
我梯我願酬之淬道機終然不敢行攀躋馳芳  
桃李先成蹊

我所思兮青雲臺籍組綰壁印纍纍盡括寬褐  
映餘輝弗陵弗虐安六骸愍予不遘滯八垓斷

小擬

圭

圍臧獲猛虺隕可憐酸鼻中腸來好人有懷援  
我濟我願酬之事 天帝終然不敢競詭絡遠  
迹役夫崇竈媚

我所思兮宗會樓雲仍姓屬星辰稠盡括顧趾  
瓜瓞哀各親各長無相猶愍予不遘念毗劉居  
貧無怙于誰說可憐酸鼻心殷憂皇穹有懷援  
我柄我願酬之展宸政終然不敢以人勝自然  
道浸聽天定

我所思兮逍遙城冥心息機注中冷盡括載軻

怡魂庭乾坤一條傾八溟愍予不遘勞委形業  
緣境拂生青寧可憐酸鼻五內蒸皇穹有懷援  
我路我願酬之審官度終然不敢無尚布蟄封  
元欲彌絨固

激衷小擬 終

小擬

圭



激衷小擬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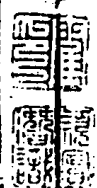
激衷小擬我

師一菴先生擬古樂府者也樂府輯於郭茂倩  
序於李孝光及說於說府辯於文章辯體可以  
溯其源矣先生前引更得其深焉或曰先生醇  
資粹養闡明性學而允蹈之以先海內儒宗何  
有於是哉峻曰獨不聞朱晦翁註釋離騷也耶  
此先生游藝之一端亦世風之所繫也烏可與

門生施峻頓首拜

小擬

言



木鐘臺集

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唐樞撰樞有易修墨守已著錄此編凡分二十  
九種曰禮元剩語曰真談曰語錄曰遊錄曰周禮  
曰論曰因領錄曰三十測曰咨言曰感學編曰答  
言曰輟園窩雜著曰證道曰偶客談曰疑誼曰海  
議曰國琛集曰未學學曰館論曰易修墨守曰法  
綴曰列流測曰宋學商求曰枝辭曰積承錄曰政  
問曰蠶越通曰嘉禾問錄曰春秋讀意曰激衷小  
擬晰門分類俱各冠以序文其別行之本已各存  
目此其總匯之本也



陸學士雜著十種十一卷

(存八種九卷)

〔明〕陸樹聲撰

中央黨校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明萬

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學士雜

著十一卷》提要

汲古叢語

國子祭酒陸樹聲著

嘉靖丙寅春余備負南雍甫至嬰  
疾屬偃息餘陰稍親載籍有得輒  
劄記以備遺忘曰汲古叢語者僅  
若干言夫見聞易局名理難窮即  
言境之可循豈智綆之能測矧余  
淺昧率意揣求譬之蠡管億量焉  
深竊真有一得云爾

天動為圓其數奇奇以圓行故天一生  
水而三生木圓者徑一而周三地靜  
為方其數偶偶以方止故地二生火



而四生金方者徑一而匝四蓋天之  
法所謂申圓之周而為句展方之匝  
而為股然則所謂方圓者非天地之  
定形也奇耦之數陰陽之義也

日者陽之精離為日離火外光月者陰  
之精坎為月坎水內影離者麗也日

之光外焰坎者陷也月之影內含故

月當日所焰則光生就日則光盡

水火陽也木性達而火炎上陽主進進  
者發越故就上進極而退陰是以根  
於火中也金水陰也金性凝而水潤  
下陰主退退者歛藏故就下退極而

進陽是以根于水中也

一判為二自二而四四而重之為八八  
者分於二也天以陰陽四時也而分  
八節地以剛柔四維也而分八方易  
以兩儀四象也而分八卦總之則二  
者體數也故制字者判二為八而化  
體為分

陽一而陰二判一為二故日體全而月  
體虧月稟日光天包地外而氣行地  
中陽常有餘而陰常不足陽全而陰  
虧也

陽極于九故有謂天去地九萬里者有



謂周天八十一萬里者有謂天地之  
四極四隅各相去九千萬里者而渾  
天之靈憲謂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  
百五十里蓋天之周髀謂天離地八  
萬里夫天高而地厚其廣大宏遠不  
可方所限量也然而象緯以課其進  
退畧儀以驗其長短者求之度數非  
以形體規度之也人而窮神知化彌  
綸叅贊者豈以形肖之哉故曰吟嘯  
可以鼓風雲律調可以通寒暑  
日在下則蒸濡為露而物以之潤日正  
中則陽極于上而物以之燥蓋靜則

水生動則火勝也霜始寒而殺物雪  
極寒而澤物者蓋少陰氣肅而老陰  
則生陽也故陽不可亢而陰戒始凝  
地氣之上升也蒸則為雨露凝則為霜  
雪然其降自天地承天不自尸其功  
也爵賞刑罰者人主之雨露霜雪乎  
臣承君之令者也故曰臣無有作福  
作威  
分至啟閉順四時而成八節也以其得  
陰陽之中謂之分以其當寒暑之極  
謂之至以其生長謂之啟以其收藏  
謂之閉然則四孟啟閉者陰陽闔闢



之初二至二分者陰陽老少之變也  
月令春其數八夏七秋九冬六者舉天  
地之成數而五居中央獨舉生數者  
土旺四時也然五得三為春之生數  
得二為夏之生數得四為秋之生數  
得一為冬之生數而一四二三者合  
六  
之其數五一九二八三七四六者合  
六  
之其數十則土生成之數已寓于其  
中矣故曰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  
易之為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陰陽  
之義配日月也故日中一畫為奇月  
中二畫為偶奇者為陽陽主乾偶者

為陰陰主坤乾坤交而六子生故易  
者陰陽交易之義也  
又以效天下之動者也陽動而進變七  
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  
六象其氣消也爻主占變故易爻之  
數用九六  
七  
一三五者天之生數也積天之數而為  
九二四者地之生數也積地之數而  
為六故陽爻用九而陰爻用六易曰  
參天兩地而倚數  
易上經首乾坤者陰陽之本也尊之也  
次之以屯蒙者天地闢而君師立也



終之以坎離者水火效天地之用也  
下經首咸恒者夫婦人道之始法天  
地也有人道而人事出焉與時消息  
不可窮也故以既濟未濟終焉

萬事萬物生于一一與二非對也今天  
陰陽也剛柔也動靜也升降也屈伸

六

八

也往來也闔闢也以兩而對皆有待  
也而一不可對也元亨利貞天之四  
德也而曰乾元者蓋元亨為通利貞  
為復復者復于元也元者一也是故  
天道得一而大

數始于一而終于九九者究也然十舉

全數九之餘復一也雖謂之始乎一  
終乎一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虛一不用者所以用九也  
陽生于北長於東而極於南極則陰生  
而為姤姤者遇也自外至者為遇以  
戒其至也陰生於南盛于西而極於  
北極則陽生而為復復者返也往而  
來者曰復以幸其來也易所以扶陽  
而抑陰也

六

九

泰之為卦三陽在內君子以志同也則  
引其類以有為故曰志在外也否之  
為卦三陰在內君子非其類也則貞



其守以自靖耳故曰志在君也

火在天上大有日麗天則萬有畢作故  
曰日出之光衆動之用也地中有水  
師水由地則得土而流故曰川谷之  
下衆流之歸也

巽二陽上於一陰象木之出于土也故

木之生也始柔而終剛實始青而終  
黃始酸而終甘黃落者歸根復於土  
也

水生於金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  
火生於木木遇火而燃故曰子害母  
形天一生水其坎中之一陽乎陽主

生地二生火其離中之一陰乎陰主  
殺故曰肅肅者含生赫赫者蘊殺陰  
陽之互藏也

輕清者升而為天重濁者降而為地是  
離天地為二體也不知天包地外徹  
上下皆天也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  
是岐理氣為二致也不知理在氣中  
成形者即理也故以地配天剩一配  
字合理與氣剩一合字

陽始于一而成於三天一生水陽之始  
生也其混沌闔闢之初乎故五行之  
生數始於水天三生木陽之發動也



其化育流行之初乎故五行之時序  
始於木

天地之氣閉塞於陰而藏於陰萬物凋  
瘁于子而孳育於子日晝明而有神  
於夜龍蟄而神雷收聲而發出機入  
機互為之宅也

十二

風不離空故搖空而得風水不離地故  
掘地而出水然形動而風隨者則曰  
有以顯無氣虛而成水者則自無而  
生有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故王者服冕取其  
制前倂法天之下濟也天明則日月

不明故王者以冕旅蔽目天玄不用  
其明也

澤上于水水下流而澤竭困之象也然  
坎險而兌悅悅以遂志以之處困困  
而亨矣山上有水水就下而山上止  
蹇之象也然外險而內止止以脩德

六

十三

以之處蹇蹇何尤也

咸者感也而象曰以虛受人未有心不  
虛而能感者也故咸之感以無心也  
恒者久也而象曰立不易方未有不  
定而能久者也故恒之久以久  
道也



上天下澤履大易以言禮也兌以一陰處乾之下而悅以應有順之義禮主順故曰禮由陰來雷出地奮豫大易以言樂也震以一陽處坤之上而動以出有散之義樂主散故曰樂由陽作

八

十四

生生化化形形色色其森然可見者故曰顯諸仁而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莫測其所以然者故曰藏諸用

物之有常形者囿于形也而水不然處圓則體隨而圓處方則體隨而方而水固無方圓也因物而不遷于物者

也故曰水幾於道道能體物而不物於物者也

四時之道陽舒則氣濁陰肅則氣清故心役則氣散神昏心寐則氣虛神朗洪業未闢渾沌未鑿昧爽未旦其人心情實未開思慮未起之時乎動涵至

八

十五

靜貞下達元此之謂真夜氣慎無牾亡之於旦晝哉

鼻出息也而能聞臭舌藏津也而能知味物外至者感之自內內者不出則外者不入也故狗物則喪已嗜外者奪內忘物累而得天真者其監于此



義乎

離明外光故目之視外明借日火以為用者也視主散散者屬木其木火之交乎坎暗內影故耳之聽內虛曰聲氣以為用者也聽主收收者屬金其金水之交乎

十六

目視衆形使專一視則形至不能見矣耳聽衆聲使專一聽則聲至不能聽矣故曰鑑不留影觸形能照谷不停響遇聲則傳

離內陰陰主實故目視色色有形者也坎內陽陽主虛故耳聽聲聲無形者

也

權衡之制出於人宜輕重長短莫辨於人心也而稱輕重者必於權裁長短者必于度有心者聽於無心也

室之開闔以門而管之者在樞車之運轉以輪而持之者在軸樞與軸處于

十八

十七

不動者也而動者由之

有動之動生于不動不動者乃所以動也不見其動故曰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者乃所以為也不見其為故曰無為

月映萬川則萬川普現而月體無二風



傳萬竅則萬竅齊鳴而風性無體聖人所為以一心普萬物應萬感而無迹者也

虛器應聲實之則黯然矣虛室生白室之則黝然矣故曰當其無有器之用心者神明之舍應之主宰也可不虛乎

動靜者相待而有者也一動一靜之間機相乘者也故舉步者舉左則止右舉右則止左動根于所止也觀此可以知動靜之不相離矣

處順境者往往逐物逐物則我隨境遷

處逆境者往往執我執我則境為我碍惟內無我而外忘物則順逆境來處之一也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木一也過火而出燄者其質浮過火而不出燄者其質重木之藏燄形之藏神一也故至人養神不養形養神則形不待養矣

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此之謂忘非遺有以為忘也猶之曰虛以養神以養氣養形耳其有而不有存而若存之謂乎然則虛之所藏者深矣



波因水生謂波非水不可也然即水求  
波別不可得心應物而有感謂感非  
心不可也然其感其寂心無二焉故  
心之體用曰靜虛曰順應曰虛與順  
則寂感兩忘矣是故至人之心如水  
火生于木火太熾則木燼神寓於形神

六

二十

太用則形枯故至人潛神於默而衆  
庶焚和

質本而文末本者根也末者枝葉也物  
至末則漸散欲反而歸根難矣故混  
沌鑿而無完人矣追琢工而無完璞  
大易序卦于賁則次之以剝

智分於情實性移于習染此楊朱所以  
泣路岐而墨子所以悲素絲也故曰  
太朴不散白賁無咎

居晦可以用明察察以自昭者神馳而  
眩外矣主靜可以尸動憧憧而往來  
者內搖而逐物矣故曰知白而守黑

八

十一

寧內以制外

墮肢體槁木其形者此虛以養形也反  
息循空練氣入微者此虛以養氣也  
黜聰明美靈根者此虛以養神也其  
有出於吾儒勿忘勿助無思無為之  
外者乎



凡物以適為得，以足為至。故居約思泰，得少為足，而履高危者，多懼處豐亨者，多憂。當盈滿者，始損物盛則衰，陽壯則老，是故樂生于不足而憂生于有餘也。

高爵厚殖美姝三者，以崇高厚奉其身也。而上蔡悔禍，郅瓚宗金谷殞軀，故曰養生者戒於傷生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

窮通得喪遇之者，猶寒暑旦暮之序也。而喜朝惡夕，去寒即溫者，又人情之常也。然則翟公之客何妨于去就而

屑屑馬書門以絕之，也不已置冰炭於胷中乎？

財猶水也，王者導利而布之，欲使其流通而各足也。故理財云者，䟽理其出入使不壅焉耳。如曰取之以專利，則壅于此者必竭於彼，民起而爭之矣。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明則為君子。當君子用事，則明白洞達，以抑遠匪人。故易之夬曰：剛決柔也。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為小人。當小人用事，則脂常惜，毒以陰移，善類故易之剝曰：柔復剛。



也

尹氏之役夫其覺夢互為苦逸然而真  
妄奚辨也夫覺者為實則夢者為妄  
夢者為實則覺者為妄要之變境雖  
殊而識情則一彼役役以求富貴者  
其疲精神竭筋骨何異彼役夫之覺  
而享當身之樂以榮一時者不僅以  
於役夫之夢境耶

大鵬尺鷃不同者形也而其分各適也  
故均謂之逍遙山臯彭殤不同者階  
也而其性各足也故均之為齊物  
世知資物以養形也然物有餘而形不

養者有之矣知養形以存生也然形  
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物有餘而形  
不養者形有涯而物無涯以其有涯  
者而逐無涯則形斃而受物以養者  
不存矣形不離而生亡者形之生有  
待而所以生者無待也役其無待者  
以徇有待則形亡而所恃以生者不  
存矣

以有限之身而寓無窮之宇宙適來時  
也適去順也故曰天地者人之逆旅  
以一人暫有之身而應萬有不齊之  
物人之情識有盡而物之往來無窮



故又曰人者物之逆旅

寓無辨於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則得失  
可以齊視遊無間如莊生之蝶濠上  
之魚則身世可以兩忘

忘物易忘已難忘世易與世相忘難未  
能忘已者忘物之未盡也未能與世

相忘者忘已之未盡也迹雖忘世而

不忘乎名者未能忘已者也未能忘

已而世與我相忘乎是故四皓不如

邵平鄢林宗不如申屠蟠乾之初九

潛龍勿用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處方寸於中身者謂之心而不知潛天

地備萬物者皆心也是天地萬物者  
此心之現量也大其心則宇宙在吾  
度內故曰身在心中如水一漚身者  
心所現量之一物也

天地四時之運極則反亢則承故暑之  
極也不生暑而寒承之寒之極也不

生寒而暑承之盈虛消息天地四時

且不能違也而況于人事乎

鷺欲啄則偃絲鷹欲捕則弭角藏殺機

也然絲與角者其應隅也中有欲則

應隅不張故曰應生感

蟻貫行而不失序鵲能決起而不應群



君子進則蟻行退則鵲起進以禮禮  
主遜退以義義主斷君子難進而易  
退也

事有大小心無大小故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取與之以天下弗顧一  
也非其有而取之與禦人而得之者  
類也故曰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  
不可勝用矣

陽仰而出為伸雷與火奮而上者也故  
雷火為豐陰俛而入為詘澤與水漬  
而下者也故澤水為困豐亨困窮之  
義其像此乎然困言貞亨而豐戒曰

中達於此義者可以處豐與困矣

乾之九二非君位也而曰君德九五君  
位也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舜之  
玄德君德也受堯之禪則位乎天德  
矣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德未嘗  
儉於位也貴為天子若固有之而位  
未嘗儉于德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民者止也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者時  
乎止而止止也時乎行而行止也  
止也者各止其所也故曰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

乾之潛不必其在下也亦有在上位而



當潛之勿用者亢不必其在上之六  
有下位而當亢之有悔者何也六爻  
者虛位也而理實也理實而用虛故  
爻者效也擬議以為用者也變而通  
之其存乎人

德也者得也實有諸已之謂德書稱恭

六

三十一

儉惟德無載爾偽而以佐德佐偽互  
言之者德即誠也中庸一書言天地  
與聖人合一存乎誠而末以不大聲  
色贊至德無聲無臭語天載誠則聲  
臭泯而無事於聲色矣

四德具為乾是故元始而亨通利遂而

貞成其成也物各自成而造化不尸  
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始者元也亨者美也利者利  
也不言所利則貞也故曰大矣哉

元者一也天得一以職覆乎上而稱乾  
元地得一以職載乎下而稱坤元人

六

三十一

君者代天地而理民物群萬民而首  
出者也故曰元首而職在體元

禮之日趨於偽也煩文縟節聲折以為  
恭擊曲以為敬而非由中出也飾外  
而遺其中焉譬之以機發木偶體具  
而其中朽然無人理也故曰有無體



之禮

楊子雲作太玄而美新之文身不免焉  
豈清靜寡莫乃亦有未玄之理耶柳  
宗元傳李赤而任文之黨躬自蹈焉  
豈清都帝居乃亦慕赤之所為耶文  
章家不貴能言也

柳子厚於八司馬中可謂至巧者矣佐  
乞巧文巧非不足也晚來佐愚溪對  
以愚自命豈真愚者哉然以子厚之  
巧而昧於進退從違之義孰謂子厚  
非愚也

劉聆酒德頌達矣東坡以為尚未忘于

形骸也達者固如是乎然東坡作四  
菩薩記既捨矣而尤諄諄焉戒人之  
取而去也豈真捨耶

萬物歸藏於陰而為冬冬者終也發生  
於陽而胎于子子者孳也生物之所  
始也故諧音於子而為始

君之於臣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  
不取取之彼專已以要上之必從者  
可謂之不求之求乎設法以盡民之  
利者可謂之不取之取乎

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酖叔牙以安  
魯然周公以安周也未聞有周之天



下季友以安魯也未聞有魯之國也  
後世飾古訓以容身而以詩禮發塚  
者皆此類也夫

名以為實之賓然有曰名勝而損其實  
者故曰名者實之累也能以顯性之  
用然有曰多能而苦其性者故曰能

者性之賊也

晦其明而用光潛其神而任形歸其性  
以御情知此者可久視可長生

心生於物也而死於物火傳于薪也而  
滅於薪而謂心之用窮於物火之用  
窮于薪也可乎

鋒藏則全致用則乖故居者易持行者  
難工然不有游刃於世故善刀而藏  
之者乎

水可以喻氣火可以喻性水遇坎則流  
入虛則盈者氣之克塞也火因質以  
用其光其光相續而其體不分者性

之各足也故煉氣者取義于河車而  
釋氏見性以燈喻傳心



國學訓諸生十二條

○太學賢士之所關先王命官典樂以教胄子蓋迪之以成德所謂大人之學也故曰成於樂今國學謂之成均典斯任者為司成噫古意遠矣士鮮成德教亦鹵莽焉所司者程課條教之文耳游於其中者其無負朝廷作養之意也哉

○學莫先於立志志者志所至也志立而有不至焉者未之有也匹夫且猶不可奪志而況士君子乎故利之所在則深閨之婦皆貴育勢之所在則

秦越之判皆雷陳何者志所趨也志於道而有不至者乎故學焉而諉之于力不足不能至者志不立也○嘗於平旦昧爽之時雜念未起之際二溲牛山鷄鳴二章細思平旦之氣一悟止則入於禽獸善利之間一失念則流為盜跖人其有安於禽獸而甘為盜跖者乎當惕然有省矣○講學者講明而服習之以善其身心者也如徒講說云者是借以資口耳而無當於實者也曰如何而為心如何而為性如何而為格致云者此



方法也可以善口耳而緊之身心無有也是能辨五穀而未能食其實者也懲其無實而以為學之不必講者是又不耘苗者也

○舉業之制非不善也六經子史士童而習之長而訓解焉欲其理與心浹洽也發之而為文章譬由規矩而出方圓也近世業舉子者略訓詁而攻詞章含鑽研而事剽竊或模擬成篇而迷其本旨是為方圓不由規矩而假以湊合焉者也弊亦甚矣

○唐以制科取士終唐世舉者若干科

由之以登要仕者若干人而劉蕡以下第有聞於時仕止於柳州司戶吏考其時制科所收其優於蕡者有幾其泯滅無聞者皆是也然則科目果係人輕重乎

○平居或恣肆對師友而後嚴肅者是敬也由拘檢而後有者也矯強收攝出于暫者也暫則急必易乘之矣惟提撕此心自對師友以至平居惺惺常存存之久則習矣而安體常舒泰無拘肆之分矣是故君子泰而不驕○先已而後人者恒情也先人而後已



者君子讓以成其美也日觀諸生之  
出入堂序也升降揖遜濟濟焉似閑  
於禮矣至競差撥也則微之忿詞戾  
色焉豈其方事於禮而遽違之也蓋  
習於升降者禮之文也曰事而畜競  
心者禮之實不在是也故曰讓者禮  
之實也

○嘗讀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掩卷三復  
曰思後世有以齊景公稱人者乎在  
匹夫或恥以不足為有以夷齊稱人  
者乎在侯王亦安且受焉匹夫之於  
千乘侯王之視餓夫相去遠矣然匹

夫羞小於千乘而王侯願附於餓夫  
讀者可以深長思矣

○與人同利惟恐利之不出於己也與  
人同善而不自力於善者惑矣然謀  
利者不貴有其名而欲實有諸己為  
善者或陽剽其名而陰離其實是何  
誠心於為利而不誠心於為善也况  
利者衆之所必爭專利於己者未必  
有于己善者人之所同與有善於己  
者曰可以及於人君子何憚而不為  
善

○忽於隱微者其始也以為不見不聞



而不知所共見共聞者由之歷觀史籍所載固有隱昧於心術而昭灼於耳目計言於一時而口實於後世者噫其嚴乎故君子不晦行以失步不幽處以情躬

○凡人愛人處不如愛己責己處不如責人自愛而不愛人者自私者也責人而忘自責者自棄者也如能移愛己之心以愛人則人恒愛之愛人乃所以自愛也移責人之心以責己則纖惡必除責己乃所以成己也

陸官保先生適園序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小大以目與足所到為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携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雖婁之睫則園於頃刻判為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是也目與足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目常馱之日遠四部州而行不止也於目與足何有哉



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  
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  
出於樹杪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  
四而之勝先生籃輿遊之日偕故人  
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  
琚鏤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  
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蔚蒸  
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  
謂生則惡可已者也豈以我適園  
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屨所至雖撮土  
卷石宛然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  
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

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  
會則先生之漣娑偃仰於是園也豈  
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樂哉嘻古  
今二園多矣然皆化爲畝蕃蔓草而  
唯二公之荒陂遺迹至今人稱之將  
無為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  
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門人徐益孫  
頓首序





適園雜著目錄

適園記

園沐遊覽記

羨亭記

品亭記

茶郵記

圓孟記

適園投壺記

投壺後記

九山散樵傳

海山仙遇記

谷泉記

雜著四類

書味菜軒

適園逋客記

目錄

二



適園雜著

適園主人陸樹聲著

適園記

循城之址稍南百步得棄地焉疏扶叢穢  
就其下者為池亭於池之上更石以當其  
前亭之左折為樓樓四達以望遠樹竹木  
其間飾堂之舊者以待賓客屋於其旁者

適園雜著

一

馬

為茶寮揔之曰適園園之始余自南雍謝  
病歸會以其地售者余適有之以其地之  
以息靜也故得之若以為適者然以余之  
苦於驅疾病以事奔走也既休吏鞅返初  
服以便居息則求以愉懌心志寄耳目之  
適者寔藉是焉故余每憇是也於泉石之

適園雜著

二

渟結雲物往來花木喬秀禽魚之下上飛  
泳者日與之接耳目所遇皆樂其為已有  
也凡余之所為適者若此而余因是以觀  
造物者所有若泉石雲物花木禽魚所為  
自適而吾人於是託之以寄其適焉如  
是者固日交於前人有以取之不禁也則

園林游覽記

得城之隙地雜值花木作重屋其上以眺



遠者適園也以其小僅自適也故名其東  
為朱司成文石園又其東則中方范太僕  
園也司成園與余限一水至則跬可須也  
太僕園東距可百餘武稍縱目則及馬嘗  
試與客入余園憑高以望則目力所至二  
園者其名勝可獵而有馬客有善品題者  
謂司成園木石亭榭位置初設而規模意

適園雜著

三

象大是閑傑其七言大方賈至早朝乎太  
僕園花木溪秀池館竹石蒨蔚幽麗使人  
坐嘯忘歸王摩詰驪山應制一作述而余  
園可當唐絕然寂寥短章直五言耳他日  
客有過沈太僕東園者稱其幽篁怪石蒨  
蔚蒼翠澄湖傑閣其中掩映多質任自然  
而雅有韻致其陶謝常柳乎余謂知言然

園林之著者不止於是其近者余以目遇  
遠者余得以意求之皆足以寄一時之游  
覽念余茲退自棄明時雅以泉石夙好濫  
自託於諸公聲氣間譬詩已唱以齊陽春  
白雪之奏知非其調猶幸餘日得適從諸  
公相與品校花木討論泉石諸公者知不  
余拒則余非能音不可謂非賞音者也既

適園雜著

四

以語客因書之適園使余常日誦是言也  
則前數園林者若恍然接於余目以寄其  
蕭閒清曠之思亦予之適也

羨亭記

直山志之西繚垣而亭其間者曰羨亭亭  
制苟簡其上覆茅簾板而履其中頗瞰平  
水以其取材於築室之餘故名又當崖澹



水次為水土之餘亭前怪石離立其下一盤石橫亘出水面狀類浮槎石取於累山之餘摠之曰羨雖然余所為適於泉石與是亭者皆足已而無待於外夫以足已為通則凡有待於外者皆羨也豈惟吾亭既以名亭并列其義於亭類他日客有至者登斯亭也問焉而知其義則予言不亦以

適園雜著

五

羨

### 品亭記

山之右折枕石而亭者曰品亭亭三面負垣下顧溪水出跬步間凡竹樹泉石烟雲魚鳥之沉浮一舉目得之嘗試與客登斯亭也據幽賞勝陶寫風物至景與意會主客倡酬篇章流行則是亭多助焉按亭制

象形為品而義兼品題名品亭云

### 茶郵記

余營適園距所居里許旦昇小輿從一二奚奴至則掩關而坐散帙偃息惟意之適時復岸几舒嘯循除散步意劇思睡則起玉川之嗜顧從者不習茗事辭負汲之勞迺命童子一人司餅嬰往來取給於家日

適園雜著

六

三四至至必駛步少稽則茶味過熟寒則重燂之不佳也度所奔走里計之日不下十數以其往來取給也命之曰茶郵間或賓朋洽坐清言乍酬茶郵未幾時聞扣門剝啄挈杯茗以餉余佐賓客者則隣之沈君也夫蘭居列第中豈無好事者魚膏擊鮮密酒醴以相燕樂而余耽寂寞癖所嗜



以勤館人日事奔走沈君者忘余為癖率以從余好日餉之不以為煩童子以余嗜之篤也日奔走忘其勞以力於從事彼魚膏擊鮮蜜酒醴以相燕樂者視余處寂寞若索然無味而不知余且樂乎此知余之樂而不知童子之忘其勞與沈君者之能好事而忘余為寂寞也作茶郵記

適園雜著

七

圓孟記

有售余圓孟者色玄而質膩余携從適園其之几客有見者曰昔人惡見何予真之日與目接余曰物無常形制之則名客何病物哉且余宦於時與斯人者居也見若利方為規以行於時者世尤尚之其接於余而與之周旋者太平皆是也客不此病

而奚病物為然客之言則有警者夫物以形圓取惡而世方工於為是也豈忘自好歟顧客亦未為知余者余以性劣迂於時凡交余者閔其峭戾惟恐余磨稜之不盡也則余始得是而蓄之也安知非比義於佩常乎雖然亦迂矣夫以余日從斯人者游彼其利方為規以行於時者每身與之

適園雜著

八

適園投壺記

接固嘗齟齬其間其或取憎於前而微誚於後以棘於躬而梗人耳目者凡幾矣然尚不能尼余衷以易吾故有則是區區者曾不足真余胷中又何足以客客之辨壺之製範銅為甲士胄而立虛其頂穴左右袒以受矢每投則免胄而出卒投復胄



以入客有以免胄為贅者始加胄為約曰  
凡賓主而耦者矢各八矢發而免胄者飲  
耦免胄而後貫頂者耦雙飲免胄而中左  
右袒者左右飲免胄貫頂而左右袒皆中  
者飲全席舉八矢為一筭盡一筭而不免  
胄者受罰一飲令一巡而主客之耦與左  
右席者受罰者飲皆如筭然未有全飲者

道園雜著

九

復客之少者一人起操八矢誓衆曰釋此  
當全飲一發而免胄再貫頂復左右袒皆  
中凡釋六矢逸二矢贏二矢馬一坐驚絕  
余起行觴視客之色若有得者令再巡客  
復申約曰過三矢而不免胄與不免胄而  
誤中左右袒者皆從罰格餘以次起從勝  
者耦凡應三耦而客前勝者輒不勝盡一

筭而不免胄者再連起受罰衆客哄堂噫  
世以一半名於時而不副若客者豈少耶  
書其細可為大戒

### 投壺後記

壺之設其始免胄以為贅更置之約以矢  
發視胄免否以置勝負而客復嚴其約也  
於是中者以免胄為的每矢發則交躍於

道園雜著

十

地凡主客之耳目意氣無不交注於胄者  
夫胄一耳其始為贅一置之以寓勝負而  
中者必志是焉然又安知昔之置是者果  
贅耶非耶始之免與今之置而交勝負者  
之果孰為贅耶雖余不得而辨者雖然余  
與客較量於觥矢之間方待是以角勝負  
惡辨其贅且非者惟收矢而休於勝負以



徐思其故則其贅似有甚於始者然則世以勝負衡於中而群鷺角逐以交於得失間也彼方舍已而物是狗又惡知其果贅耶非耶推其似足以感余者作投壺後記

九山散樵傳

九山散樵者不著姓字家九山中出入不避城市樵嘗仕內已倦游謝去曰使余處

適園雜著

十一

蘭臺石室中與諸君獵異搜奇則余不能若一丘一壑余方從事孰余爭者因浪迹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劃然長嘯聲振林谷時或命小車御野服執麈尾挾冊從一二蒼頭出遊近郊入佛廬精舍徘徊忘去對山翁野老隱流禪伯班荆偶坐談塵外事商略四時

樹藝樵採服食之故性嗜茶著茶類七條所至携茶竈拾墮薪汲泉煮茗與文友相過從以詩筆自娛興劇則放歌伐木伐檀詩二章倦則偃息樵窩中客至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為意其放懷自適若此常自命散樵曰余將遽廬天地曹耦雲物

適園雜著

十二

以書史為山藪述作為樵斧包古今以類封殖藉吟咏以代嘯謳居志於名教理義中以為歸宿若是者余將白首從事焉而無悔者乎客有譏其誕者曰將使余寅緣塗徑躡進倖以取世資處盤錯劇理焚以游刃時用二者余既不能然則使余攀巖躡阻狎猿猱群虎豹措身荆棘之場肆



意戕伐累直拾以厚封殖而後為真樵者乎已矣客非知樵者退憇適園著散樵傳

### 海山仙遇記

道山仙史遨遊人寰嘗飛步山海間值玉華使者從東海來遇焉訝其風神駐步視之曰君道氣溢眉間體若游雲意者非凡骨乎仙史曰余昔侍高真從大羅諸仙禮

適園雜著

十三

玉京金闕意游人間下應凡緣浪迹五湖三山者十年矣世莫有知我者子何來者玉華使曰余太清玉華侍者也受命高真勅行雨龍宮間乘雲氣往來挾剛風汗漫至此誠不意邂逅子因言上界自劉安仙後雞犬皆騰附今清虛紫府騷鸞鶴飄搖游霄漢者大都蛻委凡骨有因緣時會則

仙去間語及旌陽令拔宅墮鼠事且言鼠子近亦有昇化者但去真仙隔一界然下視人世遠矣相與論神仙度世超化事語甚秘久之海上騰雲氣烟霧四捲玉華使曰行矣予將返命高真者子從我乎仙史曰予昔游太清頻瞰寰區直稔米耳自余意揮八極逍遙乘無間得遊方之外矣今予混迹薄游浮湛山海間倘世有如安者冀萬一遇不妨物色之他日有從雞犬至者試一訊余不暇從君遊也語訖各分去今山海間時時有雲氣見者蓋仙靈之蹟也作海山仙遇記仙史為誰適園茹芝生也

適園雜著

十四

### 茶寮記



園居敞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  
凡瓢汲嬰注濯拂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  
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  
隱起竹外其禪客過從余者每與余相對  
結跏趺坐啜茗汁舉無生話終南僧明亮  
者近從天池來餉余天池苦茶授余烹點  
法甚細余嘗受其法於陽羨士人大率先

適園雜著

十五

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蟹眼魚目叅沸沫沉  
浮以驗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絕味  
清乳面不黦是具入清淨味中三昧者要  
之此一味非眠雲跂石人未易領略余方  
遠俗雅意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州  
耶昔杪秋旣望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  
演鎮終南僧明亮同試天池茶於茶寮中

漫記

煎茶七類

一人品

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  
其法每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  
砢曾次間者

二品泉

適園雜著

十六

泉品以山水為上次江水井水次之井  
取汲多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  
汲久宿貯者味減鮮冽

三烹點

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鐺鼓泛投  
茗器中初入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即滿  
注雲脚漸開乳花浮面則味全蓋古茶



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茶驟則乏味過熟則味昏底滯

四嘗茶

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啜俟甘津潮舌則得真味雜他果則香味俱奪

五茶候

涼臺靜室明窓曲几僧寮道院松風竹

適園雜著

十八

月晏坐行吟清譚把卷

六茶侶

翰卿墨客縉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軼世味

七茶勲

除煩雪滯滌醒破睡譚渴書倦是時茗椀策勲不減凌烟

養蘭

蘭於衆卉中最芬潔凡植卉者類雜糞壤則土膏而發易蘭獨蒔沙石中沃以清泉至用茗漿稍澆穢則色悴固其性然歟近業圃者欲蘭之茂雜鹿後土中壅其下驗之果茂豈蘭之性稍變於初抑養蘭者幸其速茂而忘其為溷蘭亦詭時以自污耶

適園雜著

十八

余竊意不然故余所養蘭視他本特瘠然余雖不善養蘭不可謂非知蘭者也古詩云入室自成芳開花不競節

養竹

園居隙地植竹數十竿枝幹疎瘦雅意培植每春笋時戒童子斲食旦起周視庭除日三四至及苞拆籜解始解嚴焉雖當食



略減風味而庭中夏日足儲綠陰百十竿亦免於貪饒致釋龍稱冤也盧玉川云釋龍來稱冤勿殺入汝口

### 茉莉

茉莉花幽素少艷若論香當在花品之上不然亦蘭蕙伯仲間也故嶺南一名抹麗謂其以潔素抹壓衆芳也俟脩花史當與

適園雜著

尤

離騷補遺楊秘監云他年我若脩花史合作花中第一香

### 錦帶

錦帶花長條密蕊叢間點綴如散霞簇綺穠麗妖媚花未開時一似海棠然有色無香不結子與海棠同凡花品中白者多香而紅者類以色勝造物者賦形偏全不兩

致亦齒角之喻也王黃州云天為妖嬈不與香花中應是衛莊姜

### 書味菜軒

凡物以得為適以之為至昔人名言也余閑居寡營頗親藝事旦起從老圃灌園晨食既具循畦拾菜甲折葵剪韭童子執炊儲沸以候飪淪庭齋報午北窓岸幘據案

適園雜著

廿

下飭飽脫栗陶然意適自省昔人萬錢無異一飽園居暇日擬倣昔人農書論著蔬譜傳之山中以貽同好壬戌季夏適園灌畦生書

### 適園逋客記

余治適園經始於歲之丙辰園延袤不二畝以其小自適余挾而主之者越三紀矣



然余以多病日杜門以棲息也間或魚旬一往或月一至焉蓋歲計之凡園居者僅十之一故園雖設而所謂日涉者無幾焉夫以余之適來適往者暫也而園之設日以為常也常者曰住不住者曰暫住者名之為主不住者名之為客則雖謂園為主而余為之客無不可者且夫環余園而左

適園雜著

廿

右者又皆易主矣邇其始而有之以為主者今視之果客耶主耶而余以老耄餘年猶獲婆娑其中以為適尚慰日力之不足也則信矣余之為客也然余推是以觀凡吾身與人境之寄形於天地也舉百年之內而集津靡常摠之一逆旅焉則何者非客而拘方執有者以一屬於已者之謂常

也而不知造物者之視方輿直一撮土耳中托焉以乘其有者猶閱傳舍而執之以為常者抑惑矣故以物為寓則何往非主以我徇物則何往非客斯二者於已取之而已矣乃若玄覽達識究觀昭曠之原以游無何有之鄉則雖主與客二者亦假名也如是者我將逃名實而與之相忘矣又

適園雜著

廿

何主與客之辨作適園逋客記

適園雜著後跋

歲在戊辰家文貞告老有堂題曰務本有亭題曰適適普小子退而自惟世之為園多矣競雕鏤以誨奢集游閒以媒謗鬼罰其盈人笑其拙有志者勿艷也今讀



陸宮保先生適園雜著廼知

先生所云適者雅與家文貞合夫適之道有二以耳目為適小適也以性情為適大適也適取諸性情則斤鷄栩栩鯢鵬怒飛小大雖異而皆以放於自得之場極之則天宮帝居而縮之則巢父之一巢壺公之一壺皆足以窮無窮而極

適園雜著

廿

馬家驛

無極故曰達人大觀至人無已言善適之謂也

先生之園儉二畝而止其日以詠游而筆之以自娛者富不過數章而止蓋先生之為文如其為園皆在有意無意間所謂自適其適而已

先生之謝三公若仲子而不為於陵之

亢其屏機事而息之若漢陰丈人而無抱甕之勞適去適來甚者以園為主而身自比於客則

先生目中且不知有園又安知有適是園者不適而適適而不適然則

先生之為園大矣廣矣靡得而窺矣李文叔云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

適園雜著

廿

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當時洛下名園惟富鄭司馬二公為最著然屬熙寧元祐朝使賢者不樂而放處於丘樊以老園雖盛而天下漸有銅駝荆棘之憂則二公當必有不能適然於懷者

今

先生世際清熙乞綠野之餘閒以自暇



自逸而其出處進退之權又身操之茲  
園又非二公比也魯故與朱孟元徐長  
孺郁履臣校而刻之如右

後學徐元普頓首謹跋



適園雜著

廿五

陸學士題跋序

鑒古聖賢格物之遺也吾道大矣不  
欲以多自見而時一露於談叙品題  
之間雖姬孔亦有以多才博學推而  
尊之者夫染指於鼎中之臠謂之非  
知全味則可謂之不知味則不可

序

一

吳門馬雲刻

宮保平泉先生文章節誼冠冕天下  
非特海內之士望月旦以代衮鉞即  
古人亦乞靈於三寸之管而祈一言  
之賞者殆甚於今之人先生如意檢  
閱輒為鑒定以公孫僑之宏覽而佐  
以董狐之直筆言出而物無遁情人



無遁狀至於感誦嘆息往往於筆墨  
蹊徑外屢有寓言蓋不徒如唐宋人  
校書博物以精雅見長是極得題跋  
之本色者也南唐好古號為吳癡而  
宣和之藏悉輦而南故江左收藏好  
事兩家迄今不絕然愚者以耳為食

序

二

而賢者惟稱量於欵識真贋以附諸  
強記醜辨之徒不復有所發明詎若  
先生之信而有徵者乎先生之文其  
所著為史副在石室而名山之草逗  
漏於片言隻字者是書亦先生寶鼎  
之一鱗矣昔宋黃長睿職在禁近得

校御庫金石之文稱博洽矣當宋季  
末處非其時無少自效而僅托於校  
讐之末今天下晏寧先生得以黃髮  
耆碩乞綠野之間身從容日晷以勘  
今古則是又不可以卜世道之方亨  
耶家弟林芳為先生成均所造士受

序

三

教良厚故特請以廣其傳裡芳媿無  
能贊一詞謹識其梓行月日於簡末  
云

皇明萬曆庚寅歲菊月吉通家後學  
澹然子包裡芳謹譔





陸學士題跋卷上

適園居士陸樹聲著 門人黃 稜

包林芳

徐益孫校

委羽山人註老子

元陳岳字甫申不著里籍隱居天台委羽山性嗜學工詩文善書畫孤高絕俗甘澹

題跋卷上

共門馬書刻

薄時出游人間負材不可一世衆害其能因喟然曰吾聞之莊生犧尊青黃木之裁也吾涉世而不泯迹謂何復返故山閉關事著述病諸家註老子者多異說穿鑿傳會鮮中肯綮乃會萃諸家摘舛訂訛稍加竄易得老氏立言指要天台楊艮卿稱之曰陳君此編老氏之忠臣也

鄧牧伯牙琴

錢塘鄧牧所著詩文凡六十餘篇曰伯牙琴者傷世無鍾子期也復自謂我其存此以俟三千年後楊子雲噫使後世而有楊子雲去三千年其知不知已何預焉則與當其身不過子期何異也牧同時有葉林者字子文與牧俱隱大滌山分地而居或

題跋卷上

二

竟日不食或一食兼人夜游山巖間不避豺虎畫則危坐所著詩文皆世外語大德丙午貽書別牧一日坐化牧知葉已化去曰葉君與我同出處葉去我亦長往矣為誌葉墓而銘之取其文讀畢而逝

釣鰲集

陶振字子昌號釣鰲一號臞叟洪武初仕



儒學以擅住官房謫戍獻龍飛九五三賦  
太祖憐其才落戎籍歸隱九峰中所著詞  
賦歌行雄拔豪壯評者謂天馬行空太阿  
出匣有追風逐電燕雲劒俠之氣

道德寶章

諸家注老子者類出臆見辭多漫衍甚者  
錯下註脚失柱下本指是編為真人白王

題跋卷上

三

蟾所釋離章析句稍加箋注不費辭而理  
得固知玄解者不假言詮讀者尚於言外  
薦取

又

按董道藏書志述古今注老子者自河上  
公嚴遵王弼以下四十餘家并彭耜道德  
經集註雜說皆不及是編固知諸家僅名

存其逸而不傳者多矣古書散失行世者  
少長夏龍潭社中閱陸文學天倪刻本道  
德寶章重跋

米元暉水墨瀟湘圖

米元暉神遊象外作水墨瀟湘圖如意點  
綴落墨便神勝真所謂目無潛景手不知  
筆磊磊漠漠無非是畫入游戲三昧也

題跋卷上

四

後題

余家九山中見煙雲綿連翕忽萬態極目  
於霏嵐杳靄間歷觀畫筆未有能似之者  
而米老此筆天然合作乃知此景已久落  
人間矣

蘇子由老子解

蘇樂城解老余得寫本於內江趙文肅其



大意用禪指至所釋常無常有契釋氏真空妙有宗要及觀跋中所云新鮮則此書為藥城前後刊定無疑其深心研討得證入究竟宜其為長公印可得重語也

淵明采菊圖

世知陶元亮采菊見南山詩佳矣但此中意知之者少即知之當忘言耳而好事者

題跋卷上

五

復貌為此圖是寫無聲之詩於詩外觀者倘不以無言會意是但於陶詩中添作註脚耳論者謂是時達磨未西來此老已得禪解

孫大雅甘澧生傳

予頻年多病與甘生絕交輒時時從賓坐中見客有道生風味者意嘗津津及讀大

雅甘澧生傳詞旨醞藉殆使予不能容口也

王昭君圖

使毛延壽而圖此則後世無此圖今此圖傳寫人間殆千百世當時按圖進幸者俱泯滅無迹觀此雖未滅延壽可也

明皇內宴圖

題跋卷上

六

此唐明皇內宴圖圖內袍服魚帶操筆注思目光射案者醉供奉應召草樂章其一入長裾窄袖持硯以向之者高將軍也噫移此以潤色朝章於大庭廣廈何如

黃大痴山水

眉菴楊孟載評浙右名畫其稱黃子久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願指氣使無不如



意今觀畫中巒嶂層疊移奪真宰與筆勢  
爭雄知其言不爽

李成寒林

李營丘寒林上有宣和御寶標題神品蘇  
仇仙魏了翁皆有跋當分宜柄國江南名  
畫其子蕃按主名索取盡歸權門如清明  
上河小李將軍落照今皆籍入御府矣獨

題跋卷上

七

此為方氏家藏僅免豪奪余嘗邂逅方居  
士獲觀於行橐中聞方氏不能守今歸構  
李一好事家矣

鮮于伯機帖

大德延祐間名善書者推吳興漁陽而道  
園評書謂鮮于太俗方遜志亦病其少韻  
今帖中字固自適逸迺知二公言亦太貶

矣

楊補之梅

楊補之字無咎一號逃禪老人書學歐陽  
率更書體遒勁間用書法寫梅入妙詩詞  
亦雋永清逸稱二絕高宗朝以不直秦檜  
累徵不就所居歲白堂後自稱清夷長者

宋仲溫墨竹

題跋卷上

八

世知南宮生善書而不知其寫竹入妙若  
此嘗觀其自叙墨竹云寫幹法篆籀葉法  
分隸枝法真草華實法急就章詳觀行筆  
固自書法中來也能者不專一長信夫

跋東坡禪喜集

坡老平生喜談般若得此中三昧故信口  
拈成無非勝妙寥寥亦謂老坡牙頰間別



有一副爐鞴觀其平日煅鍊佛祖縱橫自在具世智辨才以翰墨作佛事而他日復自謂無始以來結習口業未空言語文字性其自道若此然此一公案須此老自判他人豈易承當

陳所翁墨竹

陳公儲號所翁南宋端平年進士工畫筆

題跋卷上

九

興豪則醉墨淋漓信意濡染隨所漬賦形其寫竹用墨暈風梢雨葉一二筆輒止詩詞狂譎書亦顛縱有斜風急雨之勢要之匠心而成不束於法獨以韻勝得名

楊太真圖

畫家傳言太真豐肌此畫肌勝於骨兩眉半顰復左手支頤豈其過食側生在華清

宮病左車時耶旁一人曳玄衣歎憤橫短簫輟吹而背睨之者內侍也計此時鼙鼓已伏漁陽矣畫者存此以寓戒耶抑以誨色荒也

題東坡笠屐

當其冠冕在朝則衆怒群咻不可於時及山容野服則爭先快覩彼亦一東坡此亦

題跋卷上

十

一東坡觀者於此聊代東坡一哂

郭清狂醉仙

清狂生好寫醉仙其筆意天放得醉中三昧予聞仙人驚輕舉化形物外如入醉鄉游無何有此忘形而任神者也畫史所寓意若此覽者徒作醉觀謂神仙家多沉湎託憤憤以混世其於識畫殆鋪糟而啜其



醜者耳

小李將軍金碧山水

畫家於山水類行水墨至大小李將軍始用金碧輝映纖素夫賦彩設色稍滯則乏氣韻惟李氏擅長於此向墨法中入罨畫生色中寓氣韻所謂因難見巧用奇取勝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趙千里山水着色皆

題跋

士

宗二李然間一為之亦繪家之變體也

陸魯望笠澤叢書

天隨子為文善標榜肆意嘲謔幾於空視一世矣今觀集中送豆盧處士謁丞相序乃云平生無人道名字欲乘間寘語試丞相意一念苦吟生者豈其意欲求通光範門耶直謔語耳不然彼其為忍飢以甘杞

菊者而為此言也不幾於羞慙齒牙耶

白沙先生詩卷

白沙先生胸次如光風霽月故其詩瀟灑卓軼脫落蹊徑此詩為應召過江浦時作也其於出處之際寓意超然者見處有在也而論先生學問者謂江門冰脉於禪以解脫得悟即一二通儒且寘疑焉昔人有

題跋卷上

士

學道而善疑者病其無從質也謂須訪崆峒見廣成子後生膚末於先生見處未徹盍亦起先生於江門而質之何如南雍請告日漢陽張吏部携卷索予題丙寅冬孟閏月也

殷鄭贈言卷

殷鄭贈言者閩鄭少谷壽張殷石川贈巽



所張先生者也先生之交兩公在師友間  
兩公以文章稱作者而尤引重先生其為  
當時名勝一流可知矣往予讀少谷詩於  
安陽崔後渠集中見所稱殷近夫者晚交巽  
所之孫廷尉君獲觀是卷平生慕藺之意  
萬一慰藉迺其交誼之篤與善之公若此  
者今其風亦且寥寥矣

題跋卷上

十一

題岳武穆像

當其時姦檜稔權至無以容七尺亦既數  
百年矣彼權與塵梗銷滅後人一道姓氏  
輒唾去不顧公遺像在世英風凜然觀者  
欲起公於九原而不可得彼姦人者又何  
為哉

梅花道人竹譜

梅道人人品卓軼其寫竹筆意豪宕有王  
景略見桓征南氣象至其汪洋縱恣則莊  
子秋水篇落筆點綴天然入妙則運斤成  
風恢恢游無間矣

又

往余從朱司業象玄所見梅老竹譜形模  
稍展而筆意韻致無毫髮異當是此老平

題跋卷上

十二

生翰墨得意寫本不一非出他人臨摹乃  
其縱心合矩奕奕有氣韻譬之臨濟談禪  
拈來無非妙義觀者正須於頂門上着眼  
趙承旨文姬歸漢圖

以蔡中郎材具慮不周身而一女陷於胡  
塵曹瞞潛移漢鼎忍於伏后而不忍於友  
人之女承旨為趙宋宗室甘心仕元沒齒



胡庭其措意是圖也能無故國王孫之感  
乎觀者於此一為扼腕

文衡山草書卷

文內翰衡山書體姿媚至其鋒藏處亦適  
勁此卷為馮山人書前後凡兩筆盡一卷  
山人從內翰學書及門久故所得書蹟為  
多第觀者謂卷中後一筆結體小異遂定

題跋卷上

五

以筆力衰壯不同不知內翰晚年多作山  
谷體筆意少縱蓋書家游戲翰墨間用拙  
筆寫變體類若此昔人謂崔白畫好處幾  
到古人不用心處觀者殆未可輕於置評  
也

念菴羅太史與少魯別語

此念菴先生徹底為人處也近世談學者

往往從言說上掇拾思想處湊泊方其拈  
起似實放下則落虛空然就其拈起處已  
是倚靠摸索非真得也如念菴所謂不落  
思想不落言說云者非絕思想斷言說之  
謂也就思想言說處倚着即非自得也蓋  
學惟深造乃能自得故從實地致力尋求  
得來者深造也與之合一處則逢原矣彼

題跋卷上

十六

舍深造而談自得假湊泊為逢原者失千  
里矣余往在山中見一二初機講學者向  
余言近見念菴集中語多商量疑此老尚  
未究竟不知念菴從實地上尋求與向人  
窠臼中安身以為究竟者不同也為此言  
者可謂自家失却一隻眼矣

董蘿石日省卷



此蘿石道人錄以自省就正陽明先生者  
也方是時蘿石年且七十矣猶動勤問學  
若此近世學者挾勝心護眎已短外飾  
以誇口耳訓一言片語為契勘而世亦無  
溪雖痛割中病而藥之者眎此可發深省  
矣蘿石之子漢陽君絨以示予予嘗見之  
於陽明集中此則當時手筆塗點處澹墨  
宛然漢陽君襲以家藏者也大弓遺笏豈  
乏寶哉

題跋卷上

十七

沈大參草書帖

大參鳳峰沈公善草書當其興豪落筆頃  
刻數十行直驅雲霧而走龍蛇不知其眎  
伯英何如可謂入藏真之室矣公自謂學  
書最晚依騷古法今觀公字體道逸不束

於法自名一家辭之神駿騰蹕跬步絕塵  
不在馳驅聲控間也

題山谷草書

黃太史山谷書法入妙與蘇米並行此卷  
視霜鍾此君軒帖筆意稍縱所謂鳳舞太  
空龍蟠碧落評者得其名狀矣末書摩圍  
老人者太史自涪州別駕號涪翁謫黔寓  
摩圍閣摩泉復自號摩圍老人此卷當是  
公晚年筆也

題跋卷上

十八

題王母蟠桃卷後

世傳西王母瑤池事既宵邈而歷參往牒  
如山經竹書諸家所稱說者何限豈其類  
非識解可周故纂言者特垂之也而談者  
謂西金位坤處西南主養物為金母故稱



壺筭者稽焉是圖所寓為雲耕霞裾飄飄  
凌虛者以寫瑤池事有介以壽中丞明崖  
張公母夫人者中丞公以節鉞來撫東南  
日可見之事業者顯顯在人耳目所託以  
介頌者豈待徵之宵邀而群大夫咸詩歌  
之既侈言西崐事風颯焉當於詞矣予竊  
謂公起西蜀太夫人秉坤德公又方以德

題跋卷上

十九

澤利養生人以迓純嘏於壽母則斯圖固  
以義取匪徒託之言也既以予言質之中  
丞公會群大夫聞而是之以予司紀載言  
可書也俾識之末簡

周萊峰尺牘

余友萊峰周君喜談理學篤信經傳與余  
言輒舉濂洛諸大儒語旁引曲證獨未暇

及二氏也今觀其與李子中條徃反尺牘  
不下數百幅多玄言梵語及品鑒書畫類  
鑿鑿有若此者從所好也君博雅清脩刺  
意問學以是善病尤好之不置年未五十  
已脩文地下今牘中所謂生死結縛催玉  
爐鉛汞飛走者君自悼也余雅重君覽觀  
手筆不覺潛然乃若愛其人寶其遺蹟而

題跋卷上

廿

欲襲藏之以傳也如李子可謂有交誼始  
終者不獨賞鑒於毫墨間也

題傍秋亭雜記後

是編鄉先達顧文僖先生所著時先生謝  
事歸田也其憂民隱而言之切見之編中  
者至悉也今去先生若干年民力益困脂  
膏去而骨存矣使先生在今日其憂不啻



往時其言之切又當何如也攷之先生別集其貽書當道論民隱者嘗一再當時用民力者或因其言少寬也使先生居政地立

朝夕施所論議茲土不厚賴哉惜其獨抱隱憂而託之言也然是編存而後先生生於其土與有官守于茲土者因其言以求

題跋卷上

廿二

惠利於民也則是編不有賴哉編中紀事非一類而繫於吾土者加詳焉作者意居然識矣予後先生生于其土者也而於紀事又得從先生史氏之後故覽而書其末簡

跋求仁左契

此督學楚侗弟子健者與其友同上春官

旅次邂逅間語也曰求仁左契者楚侗為之其意而題之者也予健以計偕方驚名場乃其言論矯矯若此特是以往他日不負所監立有不合左契者耶而楚侗猶慮其不掩言也不忘提激之可謂向無縫處下一錐劉益密矣近世士誦法孔氏者一策之仕路往往沉酣世味趨曲徑視仁義

題跋卷上

廿三

之域莽如也有如裂巾衲子一鼓勇以闢榛蕪恢祖道者否耶則使耿叔子之論誠嚶嚶也亦足以警迷起懦者而况其家庭問學淵源今長公方以正學迪士登壇秉道印彼受法禮下風者日有所興起也余受長公知因書末簡并以質之叔子何如

題古梅卷



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詩此元  
人詩句也意傷峭露予嘗雪夜探梅童子  
肩枝後隨口吟一絕有為留香影邀風月  
自證孤山處士詩安知後世無孤山老人  
者何輕視流輩也武林張君性高潔落落  
僻游中自號古梅出梅花卷示予予惜其  
不善諧俗也為賦一絕云近日冰霜難入

題跋卷上

三

調梅花元是不逢時

題馬嶠榮上人哀輓詩卷

三十年前馬嶠當中衰榮上人者累壞衲  
撥瓦礫以事興脩功甫半而上人入寂今  
其法嗣皆嚴持戒律為沙門上首精廬淨  
室以次建立蔚乎名藍而上人者已作白  
塔久矣暇日覽觀上人哀輓諸作為之悵

然雖然學佛者等觀生死以寂滅為樂如  
上人者已安坐那伽定中而吾輩執世相  
鍾情去留不幾於顛倒見耶會其徒源禪  
者持卷索予序予病未能第書此以諗之  
源源起謝曰是為先師作序已竟

跋雪居士畫冊

雪居士寫生入妙此筆作自禪院向禪悅

題跋卷上

四

游戲中得之故筆端幻出姿態生動溢有  
真趣夫世間何幻非真真即是幻雲上人  
寶藏是冊禪餘展玩劃然一下將不有如  
靈雲得悟耶雖然悟後則真幻兩忘何煩  
着語

跋徐氏世譜

予觀徐氏世譜以譜徐也徐自提領公而



下臣傳而至清隱公清隱公不娶無子中  
絕矣絕則子其女兄之子陳後焉是為復  
公復公陳出也而後徐用其醫籍傳子以  
致通顯亢徐矣而不反於其氏者當其時  
徐之族屬絕矣徐絕而吾後之不可當吾  
世而使徐亡也由復公而下迨於今七世  
矣而從其氏者推復公之初志重於亡徐

題跋卷上

荃

也夫復公七世之澤不可忘也則徐不可  
忘也世其先澤而以蒙其氏於徐使為子  
孫者因陳之系而託以引徐蓋七世而莫  
之改焉慎之也亦厚之道也此太學生益  
孫之所為譜徐也譜徐而必著復公所自  
出也譜成奉以見予而若有請焉予為詳  
次其說繫之世系之下使後乎此而論世

以考衷於禮者苟求其故可知也

王弼註老子

王輔嗣註道德經不分章數不以道德分  
上下二經鼎以道謂其近古又言簡而意  
深得老氏清靜之旨獨所解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似有待乎除境制心而董思靖解  
以為事物之來我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

題跋卷上

共

似合釋氏除心不除境之旨大都諸家註  
老者隨所見箋釋而理解則一如衆指標  
月各得所見總一光影之中觀者第取衷  
焉

題東齋梅老言別卷

東齋梅老解官將歸過逸史言別逸史方  
病謝客揖入語余曰余旦日理舟夕而抵



余舍焉余所居天水巷門廬蕭然有植梅  
當戶者余舍也余聞梅老言若此往余見  
梅老高標逸韻癯貌清立間投筆吐詞多  
塵外語意其瑩然胸中冰雪也因與之交  
今茲別余余病不能為詞也因憶會稽王  
山農好梅著梅先生傳復自叙閑散不善  
奔趨不能干祿仕惟終日忍飢讀書寫梅

題跋卷上

廿

世亦無知我者噫如梅先生者不當與之  
交一臂耶廼復嘆世無知己何耶余性拙  
與世味齟齬平生寡交雅與梅先生同臭  
味既無勢力以挽君之行冀他日買舟沿  
檣李訪梅先生之居相與賡暗香疎影之  
句意莫逆也君其許我乎時仲夏伏日投  
汗書此投筆灑然清涼乃知梅先生起予

也

題靈谷紀遊卷

戴安道語云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余夏  
日過靈谷入門松陰幕徑午憩方丈主僧  
淪茗供具蒲團晏坐冥心數息時涼颼散  
林濤聲泛戶烟嵐雲氣往來翕忽心境兩  
逸昔人頤玄棲素固其地也悠悠巖阿終

題跋卷上

廿

古如一世無孔稚圭誰與同賞

學士題卷上



陸學士題跋卷下

適園居士陸樹聲著 後學朱朝貞

郁伯純

陳繼儒校

題浮黎子詩後

世言張長史草書狂而不律不知狂固律中變化耳古今推詩律者稱杜少陵其篇

題跋卷下

一

馬安堂刻

章出入變幻體裁不一譬之良馬奔軼絕塵未嘗捨銜勒也予讀浮黎子詩橫放傑出直寫胸次豈其意匠通玄希心獨步不欲馳驟前人軌轍耶世有九方臯不妨於驪黃牝牡之外識之也予非具是眼者姑書以俟

大叅沈鳳峰章草帖

章草者篆隸之變體相傳其法始于漢黃

門令史游攷之衛巨山四體書傳不言起

于游前儒辨證急就章者謂游嘗病佐隸

失正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者三十二

章杜伯度以草法寫其章故稱章草至崔

子玉索幼安皇休明皆宗其體其後草書

盛行浸淫變化列書苑者不下數十家習

題跋卷下

二

學者泥今體迷其本初離為二體不知皆濫觴于章草也元末國初此書盛行于東南稱名家者輩出藩叅鳳峰沈先生博雅多能善草書間作此體其臨摹古法奕奕有前人風骨不獨師其點畫已也好古篤藝者尚詮鑒于斯

湖山佳致圖



山水名勝即未身到槩從詩畫中得景故  
文章家貴賞鑒予歲奉

朝命出青齊遙瞻泰岱探歷下諸泉風塵  
行脚獨未能一踏孤山會適軒主人出此  
示予披圖咏詩西湖面目盡見他時風帆  
兩棹携勝侶出游六橋三竺間恍若重来  
追懷此日又覺在圖畫間矣

題跋卷下

三

題孫漢陽朱竹

孫漢陽筆端三昧幻出朱竹蕭散有高韻  
卷中用戲筆追和之者復一二輩暇日就  
几展玩惟恐收去君自謂世無朱竹復挽  
前人名勝作始者實之不知大化中色肖  
何者非幻苟心與象會則作者自命何暇  
步邯鄲也

又

雪居士高懷出俗用朱筆寫竹奕奕有勝  
致一時傳賞余謂此君貞姿勁節兀傲霜  
雪乃復借春風顏色耶直游戲耳觀者倘  
略韻致較朱墨形似也是惡可與論天下  
之馬哉

又

題跋卷下

四

梅道人墨竹入妙雪居士用朱筆追倣之  
咄咄奪真如淮陰侯拔趙幟立漢赤幟孫  
子借宮人行兵法驃騎將軍用偏師出奇  
取勝也

七元後會卷

是會當成化丙午去今六十餘年卷中入  
俱已淪謝猶令人追求省識於毫墨間稱



一勝事前輩風流醞藉盛時衣冠文雅此  
一光景若在眼旁觀者惜不得於此中更  
展一席也

錢太史游山詩卷

此卷鶴灘錢太史與定菴諸老同游倡和  
之什歲在弘治丁巳距今丁巳周一甲子  
卷中人久已仙去獨姓名尚在人間使觀

題跋卷下

五

者一展卷則詩老風致山川光景時復一  
新輒飄飄焉起放游豪吟之想廼知賢豪  
並世而出往往興託山川而山川不可無  
吾輩也後丁巳歲之春三月獲觀是卷於  
友人董紫崗所漫題

後題

即此山川即此風致去之六十年餘山川

宛在而斯人者不可復作風景目前殊異  
今昔輒憑卷三復興感辛酉歲杪秋重閱

楚游漫稿

世言詩能窮人必窮而後工此言似為孟  
襄陽賈長江梅宛陵設迨予論不然夫詞  
人秉藝業搜括玄造陶冶萬類宜其於世  
故窮達視猶旦暮浮幻而世往往論士於

題跋卷下

六

遇不遇間是何其胷中無雲夢耶予友遂  
初孫君以文名庠校既連上有司不售尤  
肆意吟什其篇章流傳士夫間此則其入  
楚諸作周袁二大夫所題首簡者予嘗覽  
觀衆作大都山川游歷羈旅酬唱興至屬  
詞使讀者如浮江漢入洞庭覽七澤之壯  
由是以觀其胸腑氣槩豈嘗束於窮者耶



即使窮不久材得售於時達矣豈復更其所素有哉予病廢詩不能置一喙以品其詞格獨著其所以知君者以質之二大夫其以予為知言乎否也

題董子遷墓記

嗟乎予讀董子遷墓記為之歔歔感云始董子塋其親中山公石龍中山有年矣已

題跋卷下

七

迫於勢家其徒樹外黨者從撼折之董子痛結於心矢天長號出亡者七年曰人孰無親而使予父不得託杯土以安也徙地於鳳還嶺重封焉董子為負土以營也其行道之人往來過是嶺者止而咨嘆歎望焉構李太宰默泉吳公題其墓曰且止吳興一菴唐先生聞而悲傷其意也偕諸同

志擬古招魂之詞望山中而弔焉董子以告予也予觀董子白首抱遺經孜孜問學力貧守道一作息不敢忘親也中山公其是以不亡乎而何待歌楚些以招之也為書其記之後

朱學博孤山餘韻

梅詩自孤山老題後一空吟輩後出者唯

題跋卷下

八

澹菴八咏孤山高標逸韻至凌霜雪澹老諫書一紙要自有鐵石腸肺宜其吐語不凡世共歆賞宋以來寥寥數百載嗣而和者今構李戴雙湖朱東齋氏予未識雙湖而東齋以學博教郡弟子負與予交予嘗品其人清真雅有孤山之韻間持吟事與予唱和往復出示此編讀之如挾冰雪避



迨二老坐予梅窟中其篇中模寫面目殆盡使逃禪老再世不能別出手眼因題識數語以諗于東齋即予非知詩人亦未為不知梅也

雙脩訣跋

是編予友馬君浮黎自稱佐江西幕時邂逅仙者于葛山山中所授訣也按神仙家

題跋卷下

九

語多秘秘者不傳傳者其緒末耳君間舉示余會余方卧瘵忘言塞兌於其緒末者且未暇領畧秘可知矣因書以復於君君他日驟鸞鶴與八百者游倘有遇君者不妨一抵掌證之

寒綠軒詩跋

甫里先生堅於忍貧賤作杞菊賦謂平生

甘此自足不苟且梁肉以羞齒牙斯託言以傲睨時耳豈真藉是以誑口也予友董君子元示予寒綠軒詩君博雅清脩年既艾不苟就祿已是甫里臭味中人矣予家舊種杞今移植適園者根皮剝落枝葉復榮近百年物也老鈍不能倣仇仙續後杞菊賦獨時時誦君詩想仰風致當不減楊秘監也冬孟嘯軒擘霜橙酌茗試吳興陸廷芳筆書此

題跋卷下

十

題馮山人遠遊卷

匡廬武夷之勝久落夢想間老我病衰已無四方之志獨卧遊耳馮山人子潛平生飽看山水奇探不足欲累糧遊二者間謁予將行出吟社諸君贈言邀予同賦予病



未能也俟君至日予望風歌歐陽子廬山  
高朱子九曲權歌期與君交神於蒼崖翠  
靄間為我寄謝山靈知東海有陸生者則  
予遊竟矣君歸第携取片雲懷袖間以復  
予予為賦短章以請於君未晚也

後題

秋仲宇氣澄肅登高晚遠斯其時乎旬間

題跋卷下

十二

當命駕矣觀潮濤江泊舟嚴灘登子陵釣  
臺訪客星亭與秋氣爭高真快事也病夫  
株困追從既無由又不能附片撰於吟社  
諸君之後聊題數語上之行軒滄江虹月  
恍惚在指顧間也

殷石川紅梅辨異卷跋

梅以香異紅梅則以色異然使梅之異專

於色香則生物中具色香者何限如其不  
專於色香則其於草木亦類也又烏辨其  
所以異不異昔人有爭蕉鹿者一以為夢  
一以為覺鄭士師不能辨也欲兩分之予  
於石川子之言亦然

文內翰游西山詩卷

此衡山先生待詔翰林時作也先生以癸

題跋卷下

十三

未被薦入官其游山諸作當在是歲距丙  
辰為三十四年而書癸酉者誤筆也自後  
累疏乞休至丙戌挂冠歸宜其於山水吟  
咏不能忘情若此余仕金陵凡一再至皆  
以病告燕磯牛首俱未識面平生奇薄遇  
山水勝緣輒亦齟齬覽卷為之惘然不獨  
歎賞其詞翰之工而已



讀寒山子詩題後

山谷老人謂寒山子詩為沃業火之具東坡云餌黃連飲子多者多煩熱二公言若此豈不以清涼煩熱二相分別生於識想向清涼中起念是生煩熱不若冥識想於兩忘也余閑居被

召命舍中倦賓客出投僧寺榻間見寒山

題跋卷下

三

子詩讀之盡一卷是余此日又作黃連飲子想矣

殷白野閑雲館野語

予友紫巖山人一號白野性好玄泊恬於世味居常究心內典有得輒劄記名閑雲館野語者具標宗要作將來眼謂予同好不靳埜示齋居卧瘵未迨叅承因取昔人

所稱三十年默照坐破蒲團一萬里行腳踏盡草屨未易到此者一再舉揚以代轉語

丁戌山人詩集

予讀丁戌山人詩覽觀其詞指何高逸寡倫超出陔紘之外如山人者無論詩格即其遺物獨立逍遙人間世則所謂乘冷風

題跋卷下

十四

游大漠者理或有之而世徒刻畫其詞章以律之詩人者流噫劍去久矣

研山圖

米元章守連日以好石廢郡事幾為楊次公所按雪居士解漢陽郡事歸室中蕭然無長物獨手摹奇石置蒼雪菴坐卧玩之君已謝郡料不為人所按然與世異好將



不中顛米之癖耶暇日出君所摹研山圖  
把玩弥日余雖甚好不忍奪去君亦無以  
東坡仇池石故事虞王晉卿也

莫廷韓山水

莫廷韓山水小景得白石翁筆意此卷為  
宋光祿安之寫即其洄流沓嶂烟霏雲樹  
開合隱映山居風致宛然余家九山中朝

題跋卷下

十五

夕無非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為樵人牧豎  
所乾沒展卷頓還舊觀復起余芒屨竹杖  
之想光祿君家有泉石之勝而蓄此也好  
事無乃多取耶

半峰和尚藏陳頤兩公詩卷

東橋公詩中解禪拈來無非妙義石亭老  
人用二十八字打破禪關幾於拈弄虛空

觀者於此中薦得當知二老悟處是同非  
別若滯作見解分疎不下是結兩重公案  
也

王孚齋一枝窩卷

予觀莊子其言大鵬以九萬里為逍遙然  
未能出於九萬里之外也而孚齋王君至  
以一枝名窩君非安於榆枋間者豈其託

題跋卷下

十六

於自適姑以病夫哆然自大者之局於見  
也意將齊小大以遊無窮合榆枋寥廓而  
均之逍遙焉者乎夫然則彼其視一枝且  
猶贅疣而奚暇於以九萬里自多也則又  
安知彼扶搖而上者之不立其下風也耶  
而僅以資一哂也予友履菴萬君妙悟蒙  
莊之指而雅善王君相從於逍遙遊者久



真試往證之其以予言為然乎否也

徐蒙泉鎮心湯卷

鎮心湯者蒙泉徐公昔年遇境對治之良方也公服膺既久證大安樂今已藥病兩忘無事此矣間復舉示人者不欲自秘也予三十年来每遇境緣違順隨念對治方其藥病相值如焦火凝冰彼此交戰久而

題跋卷下

廿

自定則霍然去體矣平生秘惜此方不謂公已嘗試之也然此湯須資定水從陽明火中烹煉下一清凉引子試之震撼不揺方是驗處若情識有漏生疎服之者未可遽諉曰病無良醫也

讀履菴鎮心湯跋語後題

莊生蠻觸一段假以破除人我之障周潭

老人拈出作一飲子大類鎮心湯蒙泉徐丈意下承當服之既效因榜曰此予秘家方中無上品也履菴萬老具神醫眼目別出爐鑪為之點破可謂前無古方矣東吳病夫閱此二案爽然失據意非軒岐黃帝不能辨也

董大理幽貞集

題跋卷下

太

幽貞集者今大理卿幼海董公戊南中時所著也方公之上書詆時宰投身炎瘴履困極矣使情隨境遷外至者有動于中其託之聲詩不出於憤怨不平則抑鬱無聊類之凡情有然者乃今觀集中諸作率詞旨冲逸意超埃壒之表及讀述史景哲等篇邇其神游在千載間矣彼一時所遇區



區者曾足以屑其胷腑耶宜其處羈幽而  
以貞勝也昔晁君以道讀東坡惠州諸作  
謂此老直須過海彼直以詞人扶露天巧  
為造物者所忌以履遐荒不知海南之行  
固天所以助發坡老者讀是集者不當以  
斯言概之耶

跋莫廷韓水墨畫扇

題跋卷下

十九

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城西烟雨村此前  
人詩中語莫廷韓懷徐孟孺讀書處寫入  
便面是中滄浪雲樹煙林勝致歷歷如就  
掌上便覺畫中有詩君材致卓軼胷中丘  
壑偶爾游戲出之處清絕若此使加積習  
其神詣當數荆關豈直與癡黃追後先也

又

徐孟孺讀書城西當水木勝處日與雲樹  
為伍莫廷韓賞其幽致以水墨出之便面  
坐卧披之可謂同味雖然長林埜水此老  
境退閒人所宜二君方抱利器漸達之羽  
此中非可久棲直游息耳俟老夫他日汗  
漫及此分半席與之不待歌招隱也

方居士贈言冊

題跋卷下

二十

新安潯南方君寓迹龍潭與予同法社一  
日過予言別行將杖策南游過武林沂濤  
江入天台禮育王塔登華頂訪五百應真  
彷彿其遇尋龍湫鴈蕩度石梁沿回巖瀨  
上客星臺周覽名勝飄飄馬起霞外之思  
矣予老病未能從君俟異日者君游事已  
畢携紀勝諸什邂逅同社予獲晤從罄欬



其一二耳目所通以意存之或庶幾宗少  
文名山卧遊之意耳若其謂我何若行諸  
同社贈言聯為鉅冊余走筆書其後

題顧汝和買菊記後

余讀醉石子所著顧汝和買菊記偉其詞  
然每讀輒一興感往時郡中士大夫好事  
每歲重九以花事相角勝治觴酒邀客客

題跋卷下

廿

至而主人席間無名花者稱不韻業圃者  
爭蓄名本以居利遇士大夫好事者破數  
十緡購一名本費且不靳所沿尚遠矣邇  
來當事者好折辱士大夫士大夫名挂訟  
牒屈首就訊退思其所由致詒類者不得  
意怏怏不自聊何暇問花事乃汝和亦為  
訟事連染是歲汝和所藝菊菊竟死嗟乎

菊不逢時至此哉抑性傲風霜菊詭非時  
寧憔悴以著節耶然孰為此壓沒風景者  
致醉石子有曰假令東陵侯陶侍讀在今  
日當田中無瓜庭下無松有感哉其言也  
即使二物可無彼所著風槩於二人者疇  
能奪之如汝和者能抑之使終無菊哉亦  
何靳數十緡從彼壓沒為也秋風且屆擬

題跋卷下

廿

從醉石子造汝和酌酒酌花前為我謝主  
人曰時至矣

華陽洞天卷跋

錢塘山水游覽自淞宋迄今名勝甲東南  
余少日有願於此老至倦游規一往不果  
觀察華陸姚公平生雅好泉石自解組歸  
歲數寓游復選地構堂吳山之上堂據名



勝兩湖諸峰四顧環映效奇左右公携勝  
侶夷猶觴咏至則淹旬焉昔人謂山水游  
覽衣冠仕宦者不常有雖然山川風物何  
嘗限人公胷次夷曠韵致冲逸所至放浪  
泉石託意於浮俗之外較之蹀躞聲利汨  
塵途而不返者不夏焉若出閭風玄圃乎  
太宰張元洲公為題其卷曰華陽洞天一

題跋卷下

三

時搢紳名筆咸詠歌其勝觀察公暇日出  
以示余余老矣不能追隨勝踐偕卷中諸  
公位置泉石賡游仙之什然披圖咏詩湖  
山勝致宛然在目亦庶幾宗少文卧游書  
于卷尾以識余遇

重題禮塔寺卷

歲丁巳余南上過此癸未偕二客重來讀

卷中舊題恍然如昨而轉瞬忽二十年餘  
矣目前風景雲物往來無異往時而一二  
宿衲追陪余言笑間者問之則俱已遷化  
信人生一彈指間也因與二客徘徊者久  
之會日晏榜人催發匆匆書此識一時之  
感

題宋繡花鳥

題跋卷下

苗

是幅為宋繡花鳥詳觀彩綵設色纖妍精  
巧而姿態天然似得邊徐筆意當是倣畫  
院本而形模之者信人工之能可奪天巧  
珍賞不足系之以詩

大夫忠孝圖跋

夫畫者隨物賦形兼存理解解若裴孝源畫  
史所稱筆墨含運體寓風化斯其言之也



是圖出孫漢陽筆漢陽善寫生曲盡姿態  
連類草木稱名小而取義大所謂曲終而  
奏雅者非歟

題忠孝傳芳卷

昔唐子方以忠言直節重於宋其子司諫  
洙問仲季嘉問之問並著名行有位列於  
朝陸務觀論著家世謂唐氏忠義之報侍

題跋卷下

其

御南江馮先生上書論權貴禍蹈不測子  
今光祿君行可陳血疏

闕下請身代父死得戍雷陽一時父子  
忠孝播聞寓內先生既放歸餘三十年  
嗣皇帝在宥錄諸忠諫者就家晉秩光祿  
君以孝廉署今職季比部君亦起家進士  
馮氏遂食忠孝之報光祿君既服闋還

朝余與給諫龔君衷諸贈言題曰忠孝傳  
芳給諫君復屬余言也余惟末世士風委  
地苟覲少得於時往往隳倫常汨喪廉耻  
包心顏為之不顧未嘗不擊節馮氏其忠  
孝大節為世道重若此第余衰病廢筆硯  
獨未能論著其家世如放翁之於陸氏因  
觀贈言聊書簡末以誌于知言者

題跋卷下

其

題城南秋泛圖

戊寅九月偕二三友人出游城南時秋高  
氣清天宇澄碧揚一楫于溪流清淺中四  
望平疇黃雲布野遠山若黛而淡烟落照  
雲林城堞參差隱見如在畫圖同游者沈  
王二君以筆意模寫者江夏肖儂吳生也  
卞和泣玉圖



卞和獻玉三上而則足為之抱玉以泣君  
子曰和非知王者也夫玉三上而不售是  
遇王者之不幸也玉何損也自泣以明玉  
之非石也又何加於玉哉且玉之貴於天  
下也以知之者鮮也天下之不知王者衆  
矣欲一一以明之也足其可勝則哉

跋楊孝子事狀

題跋卷下

廿七

余讀楊孝子事狀為之欷歔已復泫然也  
曰傷哉始孝子父給諫抑齋君與余立朝  
同時也相與論時事至不可意給諫義憤  
形色嗔目切齒髮上指奮臆欲請劍尚方  
也會海寇起東南上疏論時政言切直忤  
時相已巡視光祿按劾所司不法事遂中  
苛禍方給諫君下制獄孝子匍匐橐籥日

省父獄中退而蓬跣蓐食號泣籲天期以  
身代父死疏具欲奏上母黃孺人泣止之  
曰楊氏自祖父四傳僅爾一脉爾尚未嗣  
假令復蹈不測徒殉身無益也焚其草居  
久之孝子已舉子竟不食而死與其母黃  
訣曰兒不能代父生前死而暴父寃地下  
也嗟乎父死國子死父死國者死忠死父

題跋卷下

廿八

者死孝父子忠孝并命一時傷哉昔有宋  
陳瑩中以彊諫直節竄逐廢棄者三十年  
餘迨身後高宗褒叙遺直詔賞其子正彙  
今給舍君已沐顯贈而孝子以前死未蒙  
正彙之賞惜無有表而出之以聞于時者  
余衰退林居無由發其議因閱事狀第書  
以識疇昔之感云



題徐氏遺德錄

徐子孟孺既攷次其世系載家乘中此則  
哀叙學士大夫所論著先德者備琬琰矣  
夫高閎鉅閥所著代傳遠者類繇世德即  
世祿穹貴稱華膺矣於世德亡當也故關  
西汝南之胄論世者殊稱焉徐氏自晉濮  
陽太守熙子秋夫以醫著子孫接迹朝倫

題跋卷下

廿

歷顯重咸著聲稱中世以儒易醫則以儒  
發聞世次相續綿延而至五齋先生所著  
儒行已見之學士大夫撰述矣嗣五齋者  
為孟孺則又以儒雅風誼見推士倫有司  
行采聞其孝行為表廬焉可謂光昭世德  
矣其輯是編也將彰往詔來以引之勿替  
而後之因是編以徵典獻裨史乘使論世

者有攷焉則是編也又豈特備徐氏家世  
已哉

萬里志後跋

萬里志者都諫龍山張公志使交道中所  
得也稿藏於家歲久散逸公子維賢搜拾  
煙餘間搜訪其別存者彙為編挾以游金  
陵士大夫相與醖資壽之梓許太常所為

題跋卷下

廿

序首簡也志凡二卷餘多逸而不存然即  
其僅存者世已鳳毛麟角視之矣公為東  
海先生胄子詞翰濟美稱我

朝義獻維賢嫻於文學能世其家亦不愧  
王家小令吾松多文獻家其傳世久未有  
若張氏者東海之流澤遠矣乙亥秋孟題

雜著附



世言河豚味美能毒人然不食此不知魚  
味世嘗有飽其毒者而食者不廢是欲饜  
三寸擲一死試之也世間果有何物可直  
一死者哉予家東海魚羹杭飯飽食半生  
獨於此一不染指荻芽乍長河魚正肥客  
有舉東坡資善堂語嘲余不知味者漫對  
之

題跋卷下

三十一

僧贊寧作筍譜至論食法甚詳予嘗謂使  
世人不知食筍則此君類日繁其萬竿千  
畝沒於齒頰者何限禿翁老饒不惜口業  
復作此以貽後人好事者據為食史不知  
此乃淇園渭川之刑書也

蠶與蜘蛛均蟲類也其吐絲同蠶之用衣  
被天下終以此斃而不能庇一縷蛛獨安

食其生者蠶受食於人以其用自殘蛛僅  
僅於周身幸不為人取材也固食於人者  
不免耶抑無用者之獨全也是皆物理可  
推者漫志之

昔玉溪生天隨子作蝨賦託物比况寓言  
詆諷余長夜孤眠擁衾獨坐爬搔不已童  
子引燭為余磨吻者數輩而後安寢惜其

題跋卷下

三十二

為生甚微而潛隙伺間去寒逐溫饕餮棄  
殮依人立命屬饜于垢浣中以容旦夕盖  
余始憎而終為之戚焉雖然微若輩則可  
安寢

陸學士題跋卷下



耄餘雜識序

余性資寡僻例簡應緣居嘗燕閒頗親紀籍今迫衰暮兩目昏眊艱於披閱第平生所接交知談議及紬繹舊聞一知半解注之臆想提撕僅存每旦櫛沐之餘南榮就明筆硯粗設問錄一二以備遺忘會客有授余養生術者謂宜屏絕思慮一意收攝

耄餘雜識序

其門馬家

以惜餘陰兒章在侍歲去筆硯故所錄止此然以余心思所寄不忍棄去為剝存之顧耄餘荒斐語多蕪雜即異日覆瓿非所計也萬曆庚寅冬孟八十二翁五茸逸老

陸樹聲識

陸氏

長水  
順隱

耄餘雜識

大易不言有無釋氏言不有不無又曰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不可謂之無老氏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靈樞經曰能入無為而應有為能用有為而返無為蘇樂城解老曰入於衆有而常無體其至無而常有語意皆同然有無對待揔

耄餘雜識

二

之惟不言有無言有無似涉擬議矣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生則自無而有也故釋之者曰陽非至此而後有陰非至此而後有蓋亦曰動而為陽靜而為陰者之免於分疎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矣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則有無俱泯神則無事於言矣故曰大易不言有無



至言妙理一言足矣而上達者不假言傳故聖欲無言孔門弟子若顏子悟教於無違曾子傳道於一唯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少林傳心各有所得而慧可以無言得髓三十二菩薩各言不二法門而文殊離言說問答淨名默然老氏則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蓋實際理地不假言詮三

耄餘雜識

三

教雖殊其傳心之致則一也

離為火離二陽在外一陰在內凡爻二畫者謂之陰故曰離中虛坎為水坎二陰在外一陽在內凡爻一畫者謂之陽故曰坎中滿火無體附麗而見離者麗也火以用行故外光水有形就下而流坎者陷也水以體行故內照

金生水水乃金之子金得水而滋故曰子令母潤子水位也子諧音而為孳孳者生也木生火火乃木之子木遇火而焚故曰子害母形午火位午從心為忤忤者逆也凡相生者之謂順不順者之謂逆

坤之六三曰無成有終坤陰也臣道也婦道也臣不敢居成功婦不敢專家秉故文

耄餘雜識

四

言曰不敢成也天施而地生乾資大始而坤作成物其成者不自成也故曰無成而代有終

天地之道浸故寒之極也不繼之以暑而繼之以溫暑之極也不繼之以寒而繼之以涼四月為夏其卦乾為純陽陽生暑而月令之交大暑在六月十月為冬其卦坤



為純陰陰生寒而月令之交大寒在十二月寒暑之氣以漸而進也

陰陽二氣氤氲交互則能為雲作雨或陰氣少而陽多或陰氣多而陽少皆不能為雨小畜之五陽一陰陰氣少也小過之四二陽陽氣少也故皆不雨

望夕之月月受陽光光正滿故望夕之陽

老餘雜識

五

潮至子時而滿子為陽之生氣也晦夕之月月還陰魄魄正滿故晦夕之陰潮至午而滿午為陰之生氣也

東方日出之地主生故老氏言長生而訪神仙者於東海東木位木陽也故老氏之教還真陽西方日入之地主藏故釋氏言寂滅而脩淨土者皈西方西金位金陰也

故釋氏之教證真空

陰陽各當其位剛柔貴得其中乾六爻皆陽陽亢而過上九曰其血玄黃曰血者陰也陽極疑陰也需之上六曰位不當也卦五爻皆陽陰處陽上故不當曰需於血血者陰也陰為陽逼也

心為火漢五行傳以心屬二謂心星起於

老餘雜識

六

牽牛牛屬土而岐黃素問以心腎屬水火心居上腎居下應南離北坎心腎交為水火合而言五行者以金木水火土配心肝脾肺腎脾屬土脾為中氣土居中脾主思故曰冲虛神明之府則以脾屬土心為火其說又明矣

易有以理言者有以數言者有以象言者



渙內卦為坎外卦為巽坎居子一陽生於  
子巽居巳六陽亢於巳自子至巳卦體純  
乾陽已盡出巳者巳也故謂之渙渙者散  
也節內卦為兌外卦為坎坎為水兌為澤  
澤者水所鍾也節之初爻自坎初六變而  
為九六陰也陰數耦九陽也陽數奇陽實  
而陰虛陽居初爻故曰不出戶庭

毫餘雜識

八

星家卜命以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  
起於申論者謂寅木也陽也申金也陰也  
金能剋木故陰能疲陽此以淺論也易一  
陽生于子子左行三而為寅寅震也震為  
長男一陰生于午午右行三而為申申金  
也申為坤地木以陽而位乎東金以陰而  
位乎西陽左陰右之義也

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故山澤氣生則彌  
漫而為雨日陽在地則蒸濡而為露人真  
陽在下則融液而為華池之水氣陽而血  
陰醫家謂陽旺生陰血亦此理也

物有以形化者有以氣化者牝牡胎卵以  
形化者也虫之化蝶也以蠕動而化飛揚  
也蠅娘之化蟬也以穢汙而化為清也皆

毫餘雜識

九

氣化也氣化而形隨之判也此物類中之  
小混關也

洪荒太古之初混沌初分文字未立如外  
史所載天皇人皇九頭十二頭與牛首蛇  
身殊形詭貌者何所傳述曷從考證故孔  
子序書則斷自唐虞

自開闢以來至堯而風氣浸開人文浸著



故書稱堯曰光被四表傳者遂訛以十日並出書言明四目則傳者訛為倉頡四目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則訛以夔為一足其荒唐無稽類若此

洪濛判而混沌分淳樸漓而大道隱學術散由是縱橫術數權謀功利之說興而征伐攻取以智力相角皆關乎時運其流之

老餘雜識

十

所必至者譬之四時代序秋之不可為春冬之不可為夏也故曰與時推移

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不過命之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未嘗以一言及子孫也至商則曰有商孫子周則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曰本支百世湯之伐桀猶有慚德恐來世以為口實至武王伐紂則桀望祭

告安之若以為常者故曰世有升降道有污隆

堯讓天下於許由而許由不受舜讓天下於石戶之農而逃之海非以讓天下為已高也誠見夫君天下者之責之重也夫茅茨土階卑宮菲食其自奉若此而二民饑猶已飢之一民寒猶已寒之其責任若此

老餘雜識

十一

是以一人勞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以一身萃天下之責而不以位為樂也故曰有天下而不與

人知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堯為天下擇君以不得舜為已憂得舜而天下治是堯以舜與天下非以天下與舜也舜為天下擇君



以不得禹為已憂得禹而天下治是舜以禹與天下非以天下與禹也故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士之席珍以待聘也玉之韞櫝以待價也待則無事於求矣世言卞和獻玉以和為知玉矣然和非知玉者也夫玉之貴於天下也以所重也求售非所以重玉也故所

老餘雜識

十三

重在玉則割十五城以易之者玉也以玉求售則足再刖而不售者亦玉也是故士一也踰垣閉門則士重叩關投壁矢自重矣故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

楚人失弓楚人得之辨者曰去其楚可也曰人得之人失之矣又曰去其人可也然猶有得失兩者在也夫得不自得自無而

有者之謂得是得未嘗離失也失不自失自有而無者之謂失是失未嘗離得也豈若真有無齊得失而一視者之兩忘乎

周公欲明農召公欲告老大臣處功名之盛而不忘引退當如此然終於不去者以國事為重也當其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位望相敵而不以為逼同於求去而不以

老餘雜識

十三

為嫌稱休美以留召公而不以為私所謂體國忘私者若此視後世之以權位相逼肆傾擠以專寵利者異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



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  
身自犯之乎然則何以曰春秋作而亂臣  
賊子懼凡春秋所記之盟會征伐一出於  
私而東周之命令政教不行於天下故入  
春秋自隱公以來所記者皆五伯之事而  
天王失政矣自襄昭以來所記者皆大夫  
之事而諸侯失政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

耄餘雜識

十四

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  
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其誅亂臣賊子大  
意若此而求之於字句之間以為筆削是  
借史氏之文擬法吏之體而出入人罪失  
春秋之指矣

恭伯三以天下讓夫子稱其至德論者遂  
以恭伯之讓讓之於殷猶文王以服事殷

之義至謂太王志欲翦商恭伯不從逃之  
荊蠻為是說者謂太伯得矣如太王何且  
讓之云者推已所有以與人之謂當太王  
時天下固殷之有也何讓之有或者以魯  
頌實始翦商之一言遂謂太王有志翦商  
而不知此乃推本之言蓋以太王遷岐之  
後能積德累仁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猶

耄餘雜識

十五

書序周家王業之興而曰至於太王肇基  
王迹曰實始者肇基之謂也然則太伯之  
於季歷所讓者國耳而曰以天下讓者蓋  
自太伯讓國季歷及昌至武王伐商而有  
天下其曰以天下讓者特推本言之迹未  
著也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季札之辭國而不立胡氏譏其辭國以生



亂論者謂扎之不立扎之義也吳之亂扎之不幸也且扎之來聘在襄公之二十九年後又二十七年至昭公之二十五年始有遜僚之事後二年至昭公之二十七年僚始見弑於光中間相去蓋三十年餘即使亂由扎生法為可貶夫子必因其既事而後貶寧有先事而預貶者乎

老餘雜識

十六

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說者謂弑君者趙穿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故歸獄於盾則是弑君者穿也盾恃失為卿之義耳而以獄歸之是使為惡者藉免失義者代受惡乎而說者又謂初靈公欲殺趙盾盾躊躇而走穿盾族也遂弑靈公是則盾有幸弑之心與聞乎故宜獄在盾矣

使盾之果主是弑也而亡而越境返而討賊遂得免於獄乎獨呂氏以為盾實主弑故亡不越境以待其變反不討賊以安其讐此其為論似得春秋誅惡之旨

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為大人其為論互相發蓋言行固當信果然必於信果則於道反

老餘雜識

十七

有所害如荀息許晉獻公死夷卓而後卒死之是言必信矣子路聞孔悝之難而力赴是行必果矣殊不知許君以死其嗣君者固託孤之節而夷卓乃國之嬖孽夷卓之不當君則雖不死可也食馬而不避其難者固報主之義然輒據國以拒父輒之食不當食則輒之難雖不赴可也



先儒論衛蒯聵與輒謂蒯欲殺母以得罪於父輒據國以拒蒯皆無父之人不可以有國然蒯之欲殺南子以得罪靈公誠為不孝乃其志在掩中冓之醜特不明於義耳其志猶可哀也若輒不奉靈公之命而據國以拒蒯復藉晉以求立是利有其國而不知有義譬視天倫無復人理故春秋

孝餘雜識

文

於蒯之入戚雖書納以難之而稱衛世子者見其未絕於國也而輒不可以同年語矣

蘇老泉曰賞罰者天下之公是非者一人之私余謂賞罰者一世之公是非者萬世之公夫賞當其功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是與衆共之也罰當其罪罰一人而天下

知所懲是與衆棄之也故曰一世之公理之所是一時以為非也而後世定以為是公是之不可奪也理之所非一時以為是也而後世定以為非公非之不可逃也故曰萬世之公

司馬遷作史記上叙五帝三王以迄於漢蓋史主紀載故推本所始班固作漢書一

孝餘雜識

文

代之史也而表古今人物何耶然孔子叙周書而首載唐虞二典固之書作於漢故以漢名其紀載則史也獨其中所載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韋顧飛廉惡來同一黨惡也而相去二等衛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躋子產晏嬰擬之稷契叙樂毅王翦同



於方召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申包胥於伍員之下其於是非不無少謬而以是譏史遷何也

伍員為父復讎鞭平王之尸於父則孝矣而以臣讎君不可也夫員始事吳以讎楚繼敗越以報吳員於時盡一死以下報伍奢於地下是死於父猶死楚也孰與伏屬

毫餘雜識

奇

鏤之劍以死是死吳也即不死而為蠡之去可也然蠡可去員不可去員去楚而歸吳今去吳而他適也其孰與之准有死之道而已矣

漢高祖斬丁公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以戒後世為人臣不忠者夫漢當逐鹿之後天下甫定而布以私怨亡匿漢購求布千

金慮其懷疑反側也而與布相反者為丁公故斬丁公以釋布之疑斬丁公者所以安季布也此雍齒先侯之意子房之挾智用術為高祖計者也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矣而楊龜山譏其受梁冀之辟然邕之事董卓班固之事竇憲荀彧之附曹操豈皆急於用

毫餘雜識

世

世而忘其所入之途有邪正耶楊雄曰屈身以伸道身屈矣道何由伸謂屈道以伸身可也如子雲之劇秦美新為屈道乎屈身乎

漢制郡國舉孝廉倣古鄉舉里選之義而間以偽應之者如許武欲成二弟之名三分其產而多取肥饒及弟以克讓選舉矣



復大會宗入推產二弟以自取名是以孝  
廉為市矣

醫經論脾胃受傷有二曰外傷五味內傷  
七情外傷五味傷於有形者也內傷七情  
傷於無形者也嘗以是取譬當權者之行  
私亦有二納苞苴以彰寵賂者傷於有形  
者也其跡顯顯者易見任好惡以作威福

荊餘雜識

三

者傷於無形者也其情隱隱者難知  
好惡者人之同情也而曰惟仁者能好惡  
人又曰作好作惡蓋好惡一也以其得好  
惡之公者謂之能以其出一已之私者謂  
之作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又曰用人  
者惟恐近己之好惡近且不可而况任之  
以行私乎

御史風聞言事此必事在隱微關係社稷  
形狀未著恐發而難制如蘇子所謂其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終以干戈取之而  
不足此類則可若採聽風聞考按糾刺冥  
搜隱隱捕風失實以此求過誰堪其罪故  
魏廷尉袁翻奏請凡涉風聞者悉不斷理  
虎狼之暴也狐之媚也皆能殺人然虎狼  
之殺人也有人知避之狐之媚以殺人也人  
則不知甚哉陰柔巧佞之能溺人而為害  
鉅也  
分宜相機腸滿腹急則駕禍於人觀其擠  
貴溪於死地其智計譎矣卒之子陷大戮  
籍錄其產身不能庇一椽故曰張機者陷  
於機設險者死於險

荊餘雜識

三



宗朝南給舍陳慶疏上擬以南兵貳兼操江其原設操江當革者

下南京各堂上官會議慶江西人執政同鄉一時議者揣摩皆謂當革內一人主革者曰前史操江當事賊在儀真則避入鎮江賊近鎮江則避入蘇常操江何益輕重時刑侍曾前溪抗言曰此史操江當事不

老餘雜識

苗

稱職非操江不宜設也余深然其言昔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所論僅逋欠德宗鄙其言不當自後詔罷正牙奏事論者謂宏本言不當黜之可也正牙奏事此唐武德以來舊章因人而廢不可也與此正相類

真西山曰撫民當寬束吏當嚴史稱劉寬

以蒲鞭示辱謂之寬矣然使其無罪則蒲鞭可以不施若罪所當懲而槩以施之是廢法也袁安不治賍吏稱長厚矣如摺撫疑似以入入賍罪固不可若苞苴貪黷而槩以貸之是縱姦也

唐臣權萬紀上書太宗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折其言黜

老餘雜識

望

使還家夫山澤所產尚不欲取而况橫歛諸民乎他日馬周上疏乃謂為國者蓄積固不可無要須人有餘力然後收之夫人有餘力則國有餘力所謂歲富於民者是也從而收之是欲竭民力而後已也可乎晉崔豹謁郡將陳陳語豹曰君去崔杼幾世豹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傷於



虐矣盍應之曰姓氏偶同未聞陳氏皆陳  
恒之後也不亦言婉而意獨至乎陸機初  
入朝盧志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  
如君於盧毓盧珽彼先發者既失之薄矣  
而吾以薄應之是胥失矣何以責人論者  
謂河橋之敗機雲之死志有力焉是可為  
小不忍者戒也

羣餘雜識

某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  
塩以易粟姚命覆塩於江中曰明吾不惜  
惜所與耳弗與已矣而以惡言辱之為不  
仁矣晉王修齡貧乏陶範以一船米遺之  
却曰王修齡雖飢當就謝仁祖索食何須  
陶胡奴不受已矣而以不屑詒之為已甚  
矣故凡處人已之間遇事之可否以理裁

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江陵奪情起復一時以守制論者皆從貶  
斥察其意所固戀似不可一日釋權位者  
如令持服守制亦不過三年耳然不再三  
年并其身不保矣向所固戀者何在昔唐  
李義山詩云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  
莫保恩白日易流紅顏難駐怙權位者可

羣餘雜識

某

深思矣

世以成敗論人畧其小善而闡幽發微者  
尚於死中求活如楚項王與漢分爭鴻門  
設宴使用范增之言則視沛公如几上肉  
耳而不殺沛公雖天命在漢而論者謂鴻  
門一念之仁足以貸垓下之死唐明皇盡  
惑艷妃身致奔播使當國忠之死而禍水



不除則激三軍為騎虎勢矣而割恩寵昵  
雖始為色荒論者謂馬嵬驛一時之忍足  
以詳幸蜀之危

周世宗時郭玉為齊州防禦使值歲饑捐  
俸鈔以分施饑民小民相率詣闕頌玉德  
政夫以一人之俸鈔濟一州之饑民日亦  
不給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况施小惠

老餘雜識

其

以干聲譽市私恩以媒利達或假以自濟  
其私耳不然亦非惠而不費為政之大體  
也

蘄州刺史呂元膺當錄囚囚白有父母在  
元旦不得歸省元膺釋械放歸如期而至  
臨淄令曹攄囚陷大辟者新歲問知其有  
父母放令歸家至期還獄此與唐太宗縱

囚來歸歐陽子所謂以君子之難能責小  
人之尤者以必能縱使信義可孚然偶一  
為之非常道也

范質謂吸得三斗醖醋方可作宰相以有  
大臣之度也然所謂大臣之度者包容大  
受毀譽不為之動利害不怵其衷好賢納  
善休休有容之謂而大鄣不可奪也故易

老餘雜識

其

稱包荒用馮河苟徒以依違取容同流合  
污則胡廣馮道之謂矣論者謂范質於世  
宗欠一死即其大鄣不以介於衷若是者  
以為大度耶

梅摯守昭州昭為炎瘴地著瘴說曰仕有  
五瘴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  
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



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惟薄之瘴此五瘴者有一於此何地不染豈特炎方能為癘哉

老子曰和光同塵莊子曰槁木死灰讀者皆病其言而不知老子所謂和者和其光耳而明為光之本本者不和也所謂同者同其塵耳而塵與根對根者不同也莊子

老餘雜識

辛

所謂身非槁木而可使如槁木者言物來而不受其觸也心非死灰而可使如死灰者言事至而不為之動也如所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皆有為言之也善讀者不以詞害意

有謂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此謂不善處巧處明與動者言之然傷於偏也

孟亦曰處巧若拙處明若晦處動若靜者之不失之偏乎故張子韶曰三者皆去一不字

陳寔送張讓父之喪論者謂危行而言遜屈身以伸道黨錮之禍卒賴以多所全活然凡若此類必察其心術之隱操行之素果以正行權如寔者則可若其他假以結

老餘雜識

辛

納宦寺遜言獻佞以曲徑求通則元稹之於崔璠王叔文之黨是矣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鄆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柰何秦人私書武后時禁屠宰右拾遺張德生子



私宰羊以讌僚屬杜肅懷一鬱奏上武后  
問德德以實對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  
卿召客亦須擇人出肅奏示德斯二者其  
所處不同若此然君子於此度其事苟不  
繫國家利害者寧以長厚自處

五代時何敬容為吏部郎中朝士趨之者  
輻輳退而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

毫餘雜識

三

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使  
處勢隆赫者而皆知此則當其在勢而不  
為之加及勢去而不為之損隆替異時處  
之則一如山谷所謂以我之常行於物變  
之中者正此謂也

富鄭公為樞密使值英宗即位頒賜大臣  
已拜受又例外特賜鄭公力辭東朝遣小

黃門諭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賜公曰大臣  
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  
辭不受慶曆中近侍有犯法罪不至死者  
執政以情重請論死范文正公退語同列  
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一近臣恐將來手  
滑大臣之以道格君必防其漸若此

宋臣有薦用先朝之臣於嗣君而稱其賢

毫餘雜識

三

者嗣君曰先帝亦知其人否曰知之曰既  
知矣何不用曰先帝留此以待陛下耳斯  
言也一以彰先帝啓佑之公一以成嗣君  
繼述之美與夫改張先王之成憲以為更  
化廢棄先朝之舊人以樹己私者異矣  
嘉靖壬寅余以庶吉士請告還會唐荆川  
於京口連舟至丹陽謁陳文忠公祠入門見



汪黃二像踈膝庭下荆川指謂余曰宰相之不足恃如此拜後出視祠額題宋贈秘閣修撰余曰一秘閣修撰何加於陳少陽蓋亦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是日訪陳氏子孫出高宗悔過詔書內云朕九年於茲一食三嘆使萬世而下知朕為不仁不智

菴餘雜識

三

之主詔旨諄切若此

禮施於父之執友則納拜然必施與受者相安則可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於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為前輩不可及然必拜者為呂希哲受者為歐陽公則彼此相安不然則拜者為倭貴受者為挾長如馬援受梁松之拜則又以取禍

矣故曰禮順人情

宋高宗一日謂趙葵曰外論惟卿不附秦檜趙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欲與之雷同耳然所以事宰相之禮亦不敢廢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非惟不敢亦且不忍彼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其視君父為何如

菴餘雜識

三五

威福人主之柄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夫威福自專者之謂權五代時一人拜相問所以盡為相者之道何如對者曰願相公無權彼竊君上之寵以掠美市恩假朝廷之法以快意行私者繁之無君之律則一也元祐之政君子去小人也紹聖之禍小人



攻君子也然君子之去小人每務寬厚而責人不太深小人之攻君子則逞其私忿而不遺餘力論者謂元祐之去小人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卒致紹聖之禍紹聖之攻君子竄逐禁錮善類一空卒啓金狄之難故曰紹聖之禍呂范縱之也金狄之難章蔡召之也

耄餘雜識

三六

山川草木真境現前觸目無限而好事者務飾假以擬真如山水圖畫人物草木髣髴形似於縑素間者謂之逼真不惜重購藏之十襲蘇轍城有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乎老坡深然其言

法書名蹟天所固靳而巧偷豪奪者欲以

智力守護之未有能久存者唐太宗愛重鍾王書蹟貯以玉匣石函秘藏昭陵終為溫韜所發王涯相以權力官爵鉤致法書名畫擊垣以納之及甘露禍作為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之夫二人者以君相之權力尚不能保而世之篤好者欲保長有以遺子孫惑矣嘗考之三代鼎彝其款識曰

耄餘雜識

三七

子子孫孫永保用不知今流傳於世者果皆其子孫耶假令子孫各保其所有又豈有一物派行於世哉

謝太傅雅意江海王右軍顓游蜀都登汶嶺峩眉皆以不遂其志為恨夫山川名勝處無競之地造物者何嘗限人然猶難果若此乃若功名祿位處衆鶩之中立必爭



之地而好進者務血指汗顏圖之以求必  
得縱使得之中間亦多艱兀況求之而未  
必得者乎

荆公行新法所遣使皆新進迎合見事風  
生溫公以書貽之曰忠信之士於公當路  
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得其力諂諛之人於  
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

耄餘雜識

三

自售者蓋指呂惠卿也而荆公不悟我朝  
何樹立之論荆公也謂宰相以知人用人  
為職荆公以同己者為賢異己者為不肖  
是失用人之公矣任用呂惠卿而不悟其  
反覆是失知人之明矣以是責荆公荆公  
當無辭矣

國家尊名節獎恬退雖一時未見其效然

當患難倉卒之際終賴其用如祿山之亂  
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風奔潰而抗節不撓  
者止一顏真卿明皇初不識其人則所謂  
名節者亦未嘗不自恬退中得來也故獎  
恬退者乃所以勵名節

趙忠定汝愚當孝宗晏駕光宗有疾欲傳  
白太后禪位嘉王不得已而用韓侂冑亦

耄餘雜識

三

知其為小人矣然不能制之於始禁防其  
漸卒致身遭竄死忠賢屏逐國祚漸移有  
識者為之痛惜在易大畜之六四曰童牛  
之牯釋者謂止於未角之時夾之五陽一  
陰以五君子去一小人而繫之曰剛決柔  
也故君子之於小人其制之也宜豫以消  
其未萌之姦其去之也宜決以絕其養成



之禍如王沂公之於仁宗初立而雷允恭先去韓魏公之於英宗初立而任守中遠竄得思患豫防先發制人之義矣

世當危亂而後著忠臣烈士之名歲寒霜雪而後知貞松勁栢之操如岳武穆之死於秦檜陳少陽之死於汪黃趙忠定之死於韓侂冑三人者雖蒙一時之難而因以

耄餘雜識

四

成後世之名論者謂斯人一時之不幸乃千百世之幸然使世無秦檜何以顯岳武穆世無汪黃何以顯陳少陽世無韓侂冑何以顯趙忠定維斯人之幸又斯世之不幸也

宋之歲幣疲中國以事外夷苟目前而忽後患所謂以梁肉養癰而任其自潰以積

薪厝火而幸其未燃失制御夷狄安內攘外之道矣

元文宗時其臣有得罪先朝而被戮者至其子謀復父官爵文宗欲許之時臣下有諫沮之者曰今欲復其官爵必先明其無罪是先帝不合誅之將置先帝於何地是陛下之視先帝反不若罪人之有子矣文

耄餘雜識

四

宗聞其言動容而止

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瓊山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產元域中澄南產宋遺黎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仕與不仕非所論於地也如以為身任斯道之責出而行道為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為與其身之足以有為必



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不仕著書明道以淑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劉因者則無議矣

門人

郝伯純  
朱朝貞  
徐益孫  
徐元壽  
校

雜識一編

官保陸先生養高林間時所著藏草名

耄餘雜識

四

馬安雲刻

山者也先生既乞閒則日與擊壤父老握麈劇譚古今或漁獵紀乘所得見解與年俱富茲託墨卿者什之一爾迺精義析於秋毫直筆凜於寒霜舉之九鼎彌重羅之兩儀莫逃鴻濛寶秘剖抉殆盡真足補苴群籍羽翼六經矣先生願挹損以耄餘自命昔衛武作抑戒於耄

年稱曰睿聖武公抑語云不班白語道失以先生表儀

三朝綱紀三教片語在人間有不奉為南車北斗者乎况恬泊葆真踰八袞而神明特王德功不朽之緒餘復近漏於三寸之管手是編者闢名言之堂與測傳綜之津涯涉多識之戶庭窺一原之境

耄餘雜識

四

門人朱朝貞頓首謹跋





禪林餘蔭小引

摩竭掩室毘耶杜口世以爲西  
來禪指一味無言然全身躍入  
無言窟中如枯株寒木則只此  
便成窠臼黃面公五千四十八  
卷叩鐘擊鼓風行雨施天下飽

小引

二

叅衲子至今耳聾目瞶未聞有  
以熟唱痛掌相報者况望其從  
禿管上爲佛祖出氣乎宗伯老  
師乘悲願緣現身宰官所在護  
法往往愛惜寶藏未肯容易拈  
出縱拈出當機者亦未能覩面

領受不得已間一逗漏於文字  
酬答間所謂鏡影谷聲可得見  
聞不可得而指且名者也學者  
於言前薦取方許親見老師不  
然不妨以禪蔭爲水母裝眼也

後學徐益孫謹題

小引

二





題禪林餘蔭

余游從緇錫雅譚禪乘積延歲簞流蔓剡溪  
間因檢括綴次成篇此前人爐鞴中鉗鎚重  
加煅鍊向葛藤窠中語句別作拈提徒干  
屑吻祇益誦謗拾遺礫而昧衣珠抱枯筌以  
塵汗簡而一二同行付之剜剔此中漏逗拈  
來一任推排款案現成觀者不須重勘無諍  
居士陸樹聲

三

禪林餘蔭

無諍居士陸樹聲著

後學 徐承善 球校梓

永明壽心賦序

原夫三界惟心心緣萬法故心外無法法即是  
心徧周則含裹十方攝入則圓融一切窮其名  
相非數量之可推尋約以幽微何語言所能棲  
泊一多互證即一是多顯密雙依何顯非密譬  
滴海潤同不分纖鉅嶽塵凝埒豈限形區察應

禪林餘蔭

一

緣之普現帝網交羅瑩照體以全收鏡臺寂歷  
尋文而言言皆具圓詮研體而一一咸歸自己  
此求明壽老心賦之作也歲久傳本漸湮緇徒  
鮮觀吳僧圓慶游錫金陵偶獲善本倡緣屬梓  
以廣流傳欲使諸方學人因文了義如攪長河  
之酥酪味在醍醐徧大地之筌蹄意專魚兔庶  
循言境以邇心源仗詮末而開本覺其弘法為  
衆之意慶快見聞予衰不慧望澤覺海依筏求  
通不離言句引之篇首尚資來識詮鑒於斯



應天寺禮佛記

先君封編修性不喜浮屠獨好施舍謂觀音大士以慈悲救世間一切雅意崇奉先世所藏銅像一軀可高三尺中更他氏先君昇歸瑩堂屬比丘尼燃長明燈一輪以佐薰修朔旦則先君冠服瞻禮先君已沒像復化去不知所有余每嗟惋是歲夏午寇逼余舍余抱主奔避舟沿吳江過蠡澤入應天寺炷香禮佛次月十九佛成道日余與家弟德拈香詣寺延佛弟子大比丘

神林餘恭

二

吳馬家第刻

讀西照老人像

諸方飽參一衲宴坐雙徑室中觀面參承長松樹下獨體全露藏慧辯如摧鋒角激迅機似掣電火佛日洗光法門負荷謂西照者以如是故

西照禪師塔銘

余恒竊歎生逢像末勝侶希邁尚幸緇衲僅一

行願若平解窺真不啻麟角云詎謂西照之遽逝也嗚呼問津覺海忽遺良導一方翳目永失金錚寧無深慨昔湛堂遷化妙喜墮足千里求塔銘於張無盡鐵牛遷化天如備述心迹求塔銘於虞園二公皆夙契宗旨諧微應如出一調叢林至今傳誦莫不為二師末後一段光明矧師與余世法風誼方外臭味兩無殊別者乎乃若昭往示來以標不朽非余責而誰按狀師本嚴氏子名塘雲南楊林人也生而質

神林餘恭

三

馬家第刻

性凝重雖已婚耦一日讀金剛偈有感因白父母妻願割愛出世無論此生他生誓期證道一化度咸駭愕怨嗟師復諭之曰昔吾佛世尊為悉達太子不遵淨飯王命盡棄妃嬪潛入雪山修行以世法較之一何忍焉及觀明星悟道為三界尊化導無量豈唯現前報恩百倍案中即無始累劫眷屬總獲善果且幻身非實真性易迷一旦改頭換面何處相認豈若一人得成菩提均霑甘露利益遂投禮永泉寺月空羅染



改名慧才尋往安寧州叅普通和尚發明極  
指歸又偕同行善友雲水日唯一食久之歷越  
達吳既請益於天如老人復於佛慧講肆遍聞  
諸經與義未依雙徑禪萬松門風高峻不輕許  
可日磨歲汰委師口訥心通造詣親切得受記  
荊嘗指金天示之師始號天育自是復稱西照  
無何萬松示滅益務韜晦時余耆年未嗣手抄  
陀羅尼經擬請一梵行如法禪誦托北禪僧是  
榮入浙詢訪值祇園法主衆寮中推師以師本

禪林餘藻

四

馬

號天育蓋吉徵也時嘉靖乙丑延至馬嶠師即  
結菴一週竟明年移錫龍潭又二稔迎還故寮  
專修淨業一食不私感化非一至隆慶庚午十  
一月十三日午時沐浴更衣端坐告終世壽六  
十一僧臘三十三先是預知時至一切後事料  
理計衣鉢餘貲前旬密送徑山齋僧弟子二人  
普真普寔親為淨髮守故衣鉢付受法子四人  
余躬往吊祭少師存齋徐公遺贈儀以表嚮慕  
後三日茶毘于城之東郭屬積雨決旬連朝開

霽四衆號戀填衢塞陌天緣人緣交相證  
助一時麗眉訝異以為從來未覩此寔師道行  
之所致也揆之初心誠何負哉是歲春仲其徒  
慧信等安厝師靈骨於余山之普同塔錄實徵  
文于余為次第其始末而系之銘曰鑠哉梵行  
斷愛歸空染難永泉記荊萬松叅方迺講解教  
明宗作觀傳持靡感弗通俾余有胤世篤深衷  
移席馬嶠密闡真風滇南振跡雲間告終生居  
叢林没入普同余山萃堵熊耳攸通百千萬禪

禪林餘藻

五

馬

法脉彌隆

題水墨觀音卷

粉素未設水墨未形是大士未來際展卷觀面  
大士現在提聚卷藏大士向何處去

無着禪師像贊

法苑耆年叢林先覺一室修心諸方行脚參涅  
槃禪了無生學說法利生應機作略究竟本來  
靈光灼爍生死相中一任卜度覲面拈呈是老  
無着



無着和尚安禪說公案疏

夫如來正法盡華藏界處處流通佛祖玄機入智慧海人人徹悟諸根清淨無非住不動道場自性圓明總是超現成祖域然非依戒定之業孰解修持倘不遇提唱之師何由證入故古佛垂揚本教作劫外津梁諸祖弘暢宗風為法中龍象期自他之俱利合凡聖以同歸蒲團上往往辦立佛祖根基拄杖頭明明點出人天眼目嗣沿末法漸湮真宗致南嶽寓大用於磨磚在

禪林餘蔭

六

藥山靈全機於升座先哲往矣祖道寂然無着大禪師了悟心源洞明宗眼叅方而遍携遊履放鉢而即成叢林大慈尊乘願再來諸禪德應緣重現茲者於龍潭寺肇開法席建立勝幢結集淨徒宣揚妙典雙修寂觀止靜於二六時中互唱機緣發揮於七百則內揚眉瞬目獅子窟露出爪牙豎拂拈鉤葛藤靈掃除枝蔓結前人款案別出程途用本地風光透開關鍵甘露味遍分法雨霹靂舌吹散迷雲緇素皈依龍天交

幸憑道力已弘荷擔之風倘結良緣同是方金之侶因緣殊勝功德難名優鉢花百劫再逢香積飯十方同供予託交禪伯偶遇法緣待老僧舉起毫端試證拈花之旨願諸方大開檀施共圓覺果之因短疏題宣法流胥證

釋氏稽古畧序

釋氏稽古畧者吳興大比丘寶洲岸公所編集也寶洲嘗居松之佘山故梓行於松歲久利弊濱上人將重刊以行屬序於林子林子曰夫佛

禪林餘蔭

七

之教由玄悟密契不落銓局其所印證有以殘言半偈悟入者指為正法眼藏故其說經總十部至五千卷亦流蔓矣嗣其後猶支離文字訛沿詭襲故覺者謂諸品經為玄門波餘大乘之岐徑也若稽古畧一編則又即采群書浸淫餘沫以增揚其波者而繼寶洲者仍紹行焉以其書所述自如來降迹國王大臣崇重教法闡代久遠足以弘暢宗門樹叢林之幟也夫佛教自西土流布中國世儒多昌言顯斥幾掩抑不



並行然師其說者尚傳持至今護全而扶植之  
若此况學於儒而其教且章章行世者哉則是  
編之刺覽者亦庸有感云

### 護諸童子陀羅尼經跋

大藏中佛說陀羅尼經數種此為護諸童子說  
者予耆年未嗣得善本於新安方居士道成手  
寫一過延比丘慧才於北禪持誦者餘三百晝  
夜比再歲予成二男子慧才道行嚴潔其受是  
經也自作息語默無非誦持以真信力故應念

禪林餘藻

八

獲報予得如願慧才復鏤板以廣傳布而文學  
莫君是龍施筆入梓是皆於無量願海中作法  
施也而予資發起之因於是經不可無述

### 龍潭丈室漫語

秋暑余侵曉肩輿出郭投龍潭寺小憩時沙彌  
果收半室於輪藏之西廣不尋丈僅容几榻會  
余至諸禪客咸集地坐無餘余曰此中住處雖  
小法界儘寬昔維摩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  
無欠無餘善財應寶所有一十城而不動徧周

圓知法界現前即心無外若須彌納於芥子刻  
海撮入針鋒何大小比量之足云言訖在坐者  
皆破顏微笑余復對眾曰此中真法界無欠亦  
無餘諸禪德各領取目前莫作境會

### 題宋板華嚴經

宋剎華嚴經一部為董居士家藏中間轉入他  
氏北禪清源禪上人購得重加裝治余獲隨喜  
徧觀行間字墨完整如新是經所說大法種智  
託傳文字流行方內而此刻自宋迄今歷世久

禪林餘藻

九

馬溪雲

遠然以法中一念萬年觀之直剎那耳持是經  
者於不離文字不立文字處究竟了知則過去  
未來莊嚴法相是輪常轉豈特寶之為山門重  
哉

### 題西照禪上人卷

西照老人坐夏馬喙予間過之相向默然意其  
為本色住山人也及觀方居士潯南敘述其與  
徑驢問皆語赴來機遇知向坐默時聲如雷  
也近來予談教乘者率簫鼓人聽至祖意茫



然叢席中如此老人悟實際者蓋少曠日齋中  
作靜坐觀童子掃雪熾炭沸湯次忽繹已陵墜  
老銀椀裡盛雪公案疑滯未釋惜無雙徑續舉  
揚發一問答特呵凍墨書此老人其收之鉢囊  
俟他日重上徑山向禪默中作無語壽之也

跋雪菴上人卷

蜀僧雪菴閱歲馬嶠三載予性好幽栖每趨禪  
席抽關啓閤示我良多頃者荷械西歸造予問  
別行雲步錫去影翩翩聊借路於人間已標情  
於物外遽廬一視去住冥懷昔未常來今亦非  
往他日高坐我媚對衆說法彈指刹那未嘗不  
與東吳野史覲面也茶罷別去染筆書此

簡雪菴僧

領聞欲梓行徑山老語錄此弘法爲衆之意但  
近來時流快說禪道往往坐落前人窠臼中作  
活計埋沒先德直須剗却前人語句無一字脚  
可傍方是與古德出氣免致誤學人墮入葛  
藤坑塹中此是老僧分上事若板本流傳借指

標月亦是法門中一事老漢已曾與陸大常約果  
此緣俟檢出全錄付馬嶠主僧任之昨來因病  
失面對及觀法語已是與老僧相見一番矣

跋船子機緣集

船子和尚向藥山掩口處語句如雷及遇文山  
作呈撓翻舟伎倆已是狼籍不少又何由流傳  
剽語受諸人讚毀蒼山老人遊法海問津偶值  
綸竿欲爲衆重新拈出倘遇透水金鱗離釣三  
寸試領過一撓有點頭分然猶是劍在舟痕若  
向綸竿頭卜度是未免輕犯波濤平地埋沒不  
惟辜負蒼山亦且帶累船子去也

題蒼山傳後

蒼山禪師生緣滇南傳法徑山行緣在諸方往  
歲余識禪師於金陵報恩僧舍迨余謝病還師  
雲水至挂錫城西之超果一時禪衲如天育無  
着皆以遊寓至鼎立法席緇白歸仰稱雲間三  
禪會少師存齋徐公解機政歸聞師名一見語  
緣相契曰不意法道季末叢社中見此老宿遂



定交久之師往徑山掃萬松塔四衆勤請復挈  
錫還超果一日謁公公方作三一聖偈舉示師  
密言徵詰了悟宗旨公撫掌曰吾乃今日真見  
蒼山矣爲作蒼山傳師他日示余余曰蒼山本  
色公已當下拈出即今觀者欲知蒼山境界現  
前有無有則撐突虛空無則虛空消殞更須不  
落梯墜方是與蒼山境界有相應處雖然有無  
中猶是望崖但恐蒼山不肯在

妙有詩冊小引

禪林餘藻

十三

少師存齋徐公自解機政歸悉屏置俗緣獨喜  
談宗乘至略位貌與緇衲游處今妙有禪上人  
其一也上人從滇南順緣游諸方既飽叅叢席  
機鋒擊電公一見問訓語契爲著蒼山禪者傳  
上人方倦游應雅意入山公爲結菴余山率堵  
之側遂掛錫焉予爲題菴榜者是也公復倡爲  
題句郡中士大夫皆繼響聯爲鉅冊一時勝緣  
成辦緇白傳誦叢林至增價矣昔清獻趙公友  
元禪者於方外諮決心要晚來作高齋以逸老

富鄭公論法於華嚴願上人有所證入二公當  
勲名位望之極扶植宗綱弘助道之緣若此繁  
公今日則二公者寧獨擅美於昔哉予孱庸善  
病平生寄意禪寂數侍公閒暇講聞其義而上  
人又稔與予交方外也予得挂名冊中庶傳之  
將來覽者知一時禪悅之聚若此因是起難遭  
之想暢宗風於久遠也則予不有幸願哉不揣  
爲復綴斯語

書慧宗緣疏

禪林餘藻

十三

馬刺

四月八日世尊降誕天下叢林釋子各各上堂  
拈香讚佛報佛慈恩釋子慧宗走方至此結集  
衆緣建立法會不妨隨例上堂對衆舉揚試暨  
起拂子且道釋迦老子生緣落在何處昔日靈  
鷲即今現前時節因緣有何差別若也此處承  
當是親見釋迦老子來也振拂一下供養如來  
未離兜率降王宮  
提起生緣落處空  
無限大千沙界內  
錯從摩竭認來踪

三一巖贊有引



釋子慧宗航海禮觀音大士方作禮忽海畔雲  
氣往來現白衣大士良久滅沒濤波中一時同  
遇者皆讚仰殊勝慧宗立大誓願依息岳間鑿  
石像三大士以吞慈貺少師存齋徐公題三一  
岳適園居士作偈言

稽首大士 出寶陀石 以何因緣

成就功德 釋子慧宗 夙弘願力

依起信心 示佛慈迹 我今諦觀

相好殊特 隨物應形 教體則一

樺林餘蔭

十四

如千江水 一月攝入 如海中漚

全體一滴 以一漚故 等百千億

一真本來 餘二非實 性相圓融

真體不立 一尚應捨 是一非一

我說偈言 讚仰佛性 盡虛空中

莊嚴已竟

雪菴像贊有引

予聞雪菴上人名久矣十年前予被召北入泊  
淮上未暇一見歲丙子上人杖錫來游雲間見

之霜眉壓目訥中藏辨知其為叢社中老宿也  
會別傳老僧從海上至同作夏久之辭歸出卷  
中安禪頂相視予予曰十年前已與老僧覲面  
矣上人遽掩卷展手向予曰此番與居士成真  
相見一笑為讚數言

頭陀解空空則無相以相求者如水月像電目  
霜眉鉢囊錫杖一室安禪八方龍象默然雷霆  
說無盡藏如春在花如谷應響不假覲面相參  
箇是雪菴和尚

樺林餘蔭

十五

題中峯行香子後

幻住老人一生坐斷天目山向禪悅中日用游  
戲吐出稱性之談脫落描寫蒼山禪者欲廣流  
傳使諸方學人據是作住山公案雖然此老人  
依幻而住所說亦幻所不幻者何勞指註諸人  
若向渠文彩未彰不着言句處薦得方與幻老  
日用有相應處

鐘偈

法門爐鞴中圓融金剛體露包虛空一音起處



群有六種震動開鴻蒙盡令含類出迷幻一  
一耳界超玄通停酸息苦拔幽墮下徹無間高  
九穹雷霆剎海等充塞大千攝入音聲中我今  
讚仰殊勝功施者聽者慈願同現來空劫無  
窮

題血書行願品

一念捨身十指瀝血依起信心具微妙舌一點  
一劃如意演說身心皈依我佛無別是善女人  
淨緣宿結願生世世得大悟徹

檀林餘藻

十六

馬安字則

願浩寺題緣疏

願浩寺為邑中名利歲久荒落少師存齋徐公  
暇日為法喜之游願瞻像宇曰叢林凋殘一至  
此乎出所藏吳道子大士像并緋蟒衣一襲留  
寺中曰吾將依慈願以發喜捨之端也即見聞  
者皆作是念寺當復振乎寺僧慧方等謀創閣  
於殿西南隅奉安大士像藏公所賜袍蟒以重  
山門公復捐貲相其經始昔蘇學士子瞻與雲  
居僧了元禪師解玉帶留山門緇流修為勝事

傳說至今乃若捐資捨像財法兩施如是功德  
應獲無量宜其增耀叢林播美來今不滅於了  
元之雲居也慧方他日持疏謁予予得隨喜法  
緣題助如右

題慧日院疏

沐堂山剪荒蕪成梵剎者僧是誠主其事而成  
其願者相國存翁徐公也公為國宰臣勲業滿  
當世自解機政還復留意禪乘多結淨勝之因  
余間嘗禮公講六度莊嚴之指辱公印可於是  
業亦與有願焉為題薄少助之

禪林餘藻

十七

馬則

華亭法忍寺施地修殿記

出邑治西南二十餘里有大蘭若曰法忍寺寺  
據水陸之會南通平湖為船子德誠禪師道場  
舁於唐咸通十年宋治平間更定今額

國朝拓大鼎新之名冠諸剎歲久殿宇僅存地  
漏入民版者幾易主矣而業於平湖之陸氏者  
更若干年而至少塘君君嘗究心禪乘慕船子  
宗風修善果以資伍塘公冥佑也既歸其地復



捐貲以助莊嚴緇褐之衆隨喜讚嘆者謂如是殊勝功德宜記之以昭久遠予惟俾以六波羅蜜攝度衆生蓋緣衆生居三有界中受諸苦業由貪欲故以是悲願行於布施增長淨因故曰三施該六度六度包萬行而諸衆生種種業識迷亂執著非法攝受者良由衆生障緣遮覆爲熏習故顛倒分別起界量故逆順境遷隨取捨故熏習則固吝生界量則人我立取捨則慳嫉長執能捐計執之想齊自他之分以智運悲從

禪林餘蔭

六

幻了真拂塵靈於淨土拔淪墮爲莊嚴懺往酬今轉失爲得具如是勝因作功德主與夫一切含識見者聞者如已施者如未施者皆發是心作功德想則寸莖撮土皆是道場性相境緣顯密微著無非佛事乃至一微塵一毫端所皆轉法輪何以故蓋一切世界因果因心成體故河沙佛土不離心源妙淨莊嚴依之現量建立則法界徧周攝入則纖塵不立以是因緣而行布施是以法施乃至所施亦遣心相如如則孰爲

莊嚴孰非莊嚴孰是已施孰非施者其所成就功德恒河沙數不能比量豈特修有漏之果哉是則爲佛之說者若此而予推是以論之夫浮屠氏之教語其常歷塵沙劫波未之有改也而至其所有乃不免有時而遷變以空視一切爲究竟也而猶未免寄莊嚴於世相之取捨則所謂真常不改與一空常住者果何物耶乃知遷變取捨出於幻者不可常有而所謂真常與空者疑自在也夫知其不可常有者之爲幻則

禪林餘蔭

七

庶幾可以折熏習界量取捨計執之私而使夫將來護持莊嚴者皆得具是見焉此則予記之之意陸君名光宅與其兄文選即皆由世典洞明宗乘募衆立石者比丘僧圓晨志恒介以請予文者禪居士方君道成也

柘林方廣寺題疏

柘林方廣寺圯於兵火里中何祠部與其兄光祿內翰毓貲鼎新適終南山僧明亮以遊方至屬主其事亮將卓錫其地大振業席持䟽首揭



予題予曰今日老夫有一問待上人語契即開  
疏承聞夾山對船子云寺則不住住則不寺不  
寺又不住不知夾山當日此對落在何處僧云  
住無邊際予曰既無邊際云何言住僧起依坐  
合掌曰方廣無邊應如是住予乃援筆題疏復  
說偈言

是法方廣無有邊際大地山河覆藏不住一切  
莊嚴如水月喻不即不離非一非二念念遮那  
徧十方世法界重重應緣顯示無量無餘應無

桂林徐霖

二十

馬慶雲刻

所住我說方廣如是如是

### 歲進六祖圖

自少林初祖東渡傳心六傳而至慧能為六祖  
皆單傳自後傳法者衆衣止法傳故圖止六祖  
圖為錢塘戴進筆筆意生動毫端相具足如參  
法器使人皈依但未知此中西來意從何處證  
入

### 玉芝禪師內集

玉芝老禪向天池談空說有翻窠倒曰漏逗成

快摠之不出勝妙圈續中雖然應機引接  
顯發使參學者藉以悟入亦庶幾哉能酬大通  
一掌矣若其格外玄機篇中活句俟不落圈續  
具頂門上眼者參之

### 題古松上人卷

古松禪上人洞悟宗乘頃來雲間寓錫龍潭余  
數從諸叩茲游金陵過余言別授卷索余題偈  
余曰文彩既彰何事舉拈古德云醋海多酸不  
如寐味待上人游方事畢試參不舌超情之句

桂林徐霖

二十一

馬慶雲刻

則老漢此日又成饒舌矣

### 跋七佛偈

七佛如來於過去劫中為衆說法畢復說偈以  
破其法執然佛於當說已說時無有少法則法  
尚無有何偈可說如是偈者若取有言是名謗  
佛若取無言是埋沒諸佛若以言非言會者則  
是法非法如來已曾道過遶園居士向筆下拈  
出慧光道人復立款石上俟當來有法眼者判  
此公案倘分疎不下則石尚有言如佛說者亦



成話墮

陀羅尼經後跋

佛說陀羅尼經主持誦者應念如願蓋佛以大  
定威力攝伏魔害化熱惱為清涼摧邪幢於正  
勝其神通妙用若此卷中具相取意佛語悉遵  
勝妙余耆年未嗣獲從方居士見相起願延緇  
禮誦期年願果異日於西禪社中重觀讀二禪  
宿筆語為題其後并識余緣起之因

賞誌公像贊

禪林餘藻

三

馬

鷹窠內顯未了生緣拄杖頭出將來眼目具十  
二面那是本來向二六時誰生分別含光殿上  
潑撒難收僧繇筆下描寫不載分明水月印虛  
空拈去木鼻孔依然在

西置谷雜咏次王浚川韻

八功德水二首

今埋廢存者惟  
石窠九曲流觴

山下出泉泉涌流危問訊西來合掌臨池  
浩浩江河濫於一危是功德水號無量池

琵琶譜二首

僧引客至鼓  
掌則聲應

聲從何來具一彈持非世間音落提塵裏

鼓掌出聲掌具十指聲在指間是表是裏

寶誌公塔二首

蘇長公贈蔣山慧泉  
云寶公白塔如孤鶴

一柱峻嶒萬仞壁立野鶴撩空下垂天翼

碧落高懸蒼茫突立在虛空中有相翼翼

吳偉畫廊二首

今存者四壁內達磨折盡  
渡江藥山為案禪者與二

士問  
吞

畫在筆先如慧由定非江夏生孰傳佛性

寫象外神悟動中定孰謂形色不屬真性

禪林餘藻

三

馬

祭西照文

西照禪師圓寂於馬嶠某與禪師為方外之交  
迺循世禮致香羞之真薦之以言曰嗟乎法教  
陵夷如日中昃矧其季末宗風幾息衲子紛然  
動成阡陌了悟真乘麟角鮮得有如師者禪林  
之特師遊諸方徧參知識晚入武林志弘法席  
萬松開堂師則入室訓機赴語迅若激石悟超  
聲聞道證寂歛其機鋒別示鉅拂如音在鐘  
匪因蓮擊如春在花何假雕刻默而震辨雷轟



啓蟄闢揚維殊弘教則一余藉風因循求德  
辨香祈陳幡然移錫幸諧知見方事請蓋捧衣  
嚴鉢道俗雲集法筵龍象叢林耆碩衆方皈依  
而師遷化入寂矣嗟乎千古一息萬劫同塵十  
方現前衆幻歸真今者非往昔亦非存惟常寂  
光永曜法輪薦茲鉢食尚其慈歆

澄照塔院無相僧索水月偈

色從空界生空則從何始非色本非空是證真  
如體有如空中月光照大川水無量億萬川圓

禪林餘蔭

二十四

馬刊

明體無二相盡歸虛空妄執非真諦是相即非  
相非月亦非水究竟大因緣法法應如是

題無着塔銘後

無着老人早參諸方晚卜老於龍潭禪寺叢林  
推爲尊宿會天育老禪自杭州佛慧從余請杖  
錫來馬嶠同修禪觀一時道價相亞緇素皈仰  
與余皆方外交自其入戒叢林遂至寂寞暇日  
過龍潭方丈覽觀經行禪坐處宛然陳迹讀少  
師存齋徐公塔銘爲老人拈出頂後光明重着

眼目安知老人戒後不尚游行三界住毘盧法  
海中耶

澄照塔院募造藏經

昔寂音老以龍安無藏不能久居德山周惟精  
究律藏遂以名世蓋五天秘軸三藏微言載自  
龍宮派傳震旦誠智證之筌蹄濟度之梁筏也  
自先名宿皆藉舉揚維茲澄照塔院孤懸四水  
靜越諸方結集淨緇修持禪觀而藏經未備大  
是欠緣先比丘無相精嚴戒律悵此願之未酬

禪林餘蔭

二十五

馬

今嗣法自正苦勵承傳期大緣之必集願事難  
獨力須仰仗衆檀自非開喜慧之福田何以辦  
莊嚴之法寶然龍宮海藏不假相求大乘法輪  
具從心得若能起信於當念刹那必獲悟證於  
未來今世旃檀林增圓勝果菩提樹助發心華  
點筆疾書轉輪如願

靜照軒銘

軒於樓之西南負垣面東中可容几榻爲栖靜  
之所以其向明可以遊目也名曰靜照而爲之



銘

我觀斯軒牕牖疑靚向虛空中幻殊勝境華林  
寶樹輝連影映見塵不碍覺體常定照從靜生  
靜無自性一相不分真實究竟日輪熹明天宇  
澄瑩萬有森然不動善應二義現前作如是證  
住軒主人比丘名淨銘者爲誰居士無諍

大士偈

馬嶠源上人奉大士像閣中嚴香燈晨夕遶園  
居士入閣瞻禮爲說偈言

禪林餘藻

廿六

馬

稽首無量大慈嚴稽首淨勝光明聚由聞思修  
悟圓明而入心精遺聞地玄通六用同音聞能  
以目聽以耳視三十二應化無方大悲普濟不  
思議如谷答響春在花一月千江體無二眼觀  
大士妙色身信心起處莊嚴具了知心相本圓  
融以一莊嚴徧一切願令常熏知見香及此寶  
覺妙明智彈指無碍解脫門加被威光施無畏  
慈悲廣大同度生於念念中作佛事等觀慈忍  
徧利塵隨順應緣爲顯示我今隨喜便是隨對

無舉揚稱妙偈圓通法海願無邊所說功德  
如是

書景峯秀上人卷

予自甲戌請謝歸結淨社馬嶠擬合清信緇白  
修廬山東林故事屬景峯秀上人主之上人自  
受具游方徧參知識先是無着西照蒼山三禪  
者以耆衲鼎望叢席上人游三老間熏蒸見聞  
雅有開悟予每入社中偕上人暨雪菴一二禪  
舊促榻宴坐出世外之談間舉揚先德機緣游

禪林餘藻

廿二

馬

戲禪悅上人未嘗不喜予至而勤於叩侍也昔  
東坡山谷雅從衲子遊其應機酬詰言珠露  
散落人世緇流藉以聲價當時一二衲皆宗  
門龍象以法道自重士大夫就之者相與脫落  
世相互爲提激至機感相應如投針芥其餘風  
逸韻猶可想見邇來法道陵夷庸緇俗衲攀緣  
世相士大夫亦往往亢世法下視方外叢林古  
老蕩然上人自蚤歲參方從游耆宿熟聞古德  
風規尚一振起之以光法社當必有追蹤坡仙



涪翁者出而與之激揚予非其人也暇日投社中上人出文學陸伯生所著傳讀竟引筆書此

### 宴寂齋銘

成禪者營丈室於弘悟堂乾隅爲止靜之所名曰宴寂無諍居士爲之銘

情緣交加隨境轉徙日用現前如波着水而我內觀寂湛常止心相如如塵外絕擬一室收身萬緣不起默然跏趺忘言得旨以靜勝因成就如是

禪林餘藻

三八

### 題諸祖傳法圖

昔諸祖現在說法此圖安在今此圖現在諸祖合在何處要知此圖是有是無及有祖無祖須向少林坐上黃梅會下覲面參呈但恐此時又無處着口

### 題十八應真揭厲圖

法海塵海佛海衆生海一境混融無異相在彼應真者入無邊海游戲自在雖然具足神通也是興妖捏怪被黃蘗老覷破一場納敗

### 繡觀音大士贊

依起信心運悲智想心手一如對現色相以一鉞鏤幻多寶藏藕花承跣示慈忍相了知實相不離幻妄如虛空華如水月像一念成就圓通界量稽首大士莊嚴無上我作贊詞爲法供養

### 題刺絲楊枝觀音贊

無邊花雨芬陀境匝處楊枝普覆天提起大千無滲漏爲從塵海度生緣

### 題刺絲魚藍觀音贊

百千刹土莊嚴相一念圓通廣大慈無量應身如水月又隨真想現漁師

### 畫彌陀佛贊

見相莊嚴名爲見佛以一一相顯一一佛如是相若是佛非佛是佛則二非佛則別自性莊嚴非相非佛謂讚佛者無佛可說

### 龍潭寺畫佛贊

衆生等佛性具足真如體見性即佛相如指月在水當知相因緣一一由心取若以心莊嚴念



念不遷徙乃至一念無見佛在彈指我今持是  
說徧告十方世稽首佛世尊至心爲頂禮

法會中畫彌陀佛讚

盡十方世是彌陀願盡衆生心是法界海衆生  
念念入佛復念念不屬衆生是彌陀願滿入法  
界海竟

畫觀佛讚

默坐跏趺鼻觀寂然謂觀心者孰起心緣如是  
觀者是作法觀作衆生觀入無觀者名爲正觀

禪林餘藻

三

畫佛讚

我佛示現應緣得度大地山河法身全露無量  
百億恒河沙數充滿虛空爲非相故以相求者  
覲面嗟過

爲諸童子施彌陀畫相讚

適園居士爲諸童子施彌陀畫相入法會中隨  
喜供養願生長壽及一切衆皆得如願者敬拜  
手作贊曰

師以慈悲利生出世衆生憶佛衆念即至如水

活月等照無二慈願不遺法身長示塵沙瓦礫  
亦作佛事我瞻象繪相好畢備託勝妙因護諸  
童稚以一願力徧護一切同依法輪瞻仰長世  
作是贊者適園居士

白香山與鳥窠和尚一時問答流傳剩語  
被人描寫無諍居士傍睨不平下一轉語  
情知危險亦平夷箇裡安身說向誰不是香山  
憑落照等閑失却目前機

寒山拾得

草木余藻

三

拈成詩句太瀾翻隱得名來即自聯何事向人  
輕潑撒却將饒舌忙豐干

渡海羅漢

超越尋常慣躡空爲緣噉食赴龍宮縱然大海  
神通現也落浮沉伎倆中

頌船子

把斷烟波據上流全機拈出釣絲頭金鱗一得  
忙歸去從此綸竿失未收

布袋和尚



勃率踴躍恣般遊戲布囊垂身廓落無底觀華  
會上有你無你

達磨贊二首

九年冷坐放憨藏舌好不瞥地賺人立雪這行  
藏恁超越目前不契成差別熊耳山前歸去來  
楊柳岸曉風殘月

竺土東來有何本據默坐隈巖明中顯異撥草  
瞻風當機不契潦倒西歸失却隻履饒他不涉  
程途惹起風波滿地

華木余志

三三

馬

幻休贊

有持素纈求贊幻休和尚者或曰無相何勞着  
語大似虛空着楔無諍居士以楔拔楔下一轉  
語

目前無相孰是幻休曰不幻者無言可酬性相  
一如全體雙收拈起則是空風水漚

無相和尚像贊

為山末後商量大仰空中一畫欲識無相本來  
祇這眉橫鼻直雖然舉起全彰個裏難容朕迹

迹迹雲盡山孤水清月白

無極法師贊

霜顱龐眉骨相峻嶒手握珠輪意中辯巡宣妙  
義瀾翻舌本對大衆咬破葛藤放光明藏作癡  
暗燈說法吐詞雲滂川增說而無說與空相應  
此老人者天將使之久於住世以浮義海弘  
贊宗乘也耶

雪泉上人贊

蒲單跏趺

晏坐默然

機超象外

華木余志

三三

馬

語落聲前

如雪中春

似泉在澗

體無生慈

應不住緣

嗣法西照

中興北禪此予同法社而與之周旋者耶

題馬嶠雙樹有引

馬嶠寺號古剎歲久漸圯地為居民侵

蝕者半獨殿前雙樹竝立度僧臘無算

兵後官司取材議及焉余護存之他日

過寺寺僧是榮者引余讀舊碑出雙樹

下頤余曰是木向微公幾已化去今清



宛在寔仗公再來緣願一言貽山門

因題識刻石置殿廡左壁詎垂未來或

以戒芻牧者

歲遠香臺半劫灰斷碑遺蹟掩蒿萊因看雙樹  
聞僧語此日清陰是再來

跋法藏碎金

晁文元法藏碎金中間標揭妙悟如耳音目光  
見聞覺證就中似得究竟而葉石林猶惜其未  
遇明眼人文元平生於佛法皈依無二就目前

草木餘芬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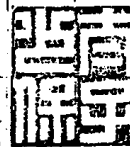
所得境相住歡喜地要之法愛未忘坐在寶所  
不觀首楞嚴論色陰盡者各有殊勝境界現前  
然非爲聖證不作聖解而文元於此認爲究竟  
是得到法身爲法執未透法身去雖然此老已  
於世諦中出流第未知石林檢點此老果能具  
是眼否

木上座

似病元非病求閑方得閑殘僧一二輩敗屋兩  
三間野外無供給成中斷性還同行木上座相

與住茶山

余自謝病歸閑結廬城外闢斗室於艮隅廣  
不踰尋中設坐具名木上座者至則跏趺燕  
息其上偕一二禪客談空宗之指坐久忘勞  
冥心數息得靜中三昧爲小休歇因憶茶山  
老住山一律似爲老漢今日張本拈出作一  
重公案豈萬曆己丑孟冬旣望解空居士陸  
樹聲



禪林餘芬

三五

吳門馬夢雲刻

嘉慶庚子秋九月余將南下適荷藏書一千餘冊通為  
江南藏書家所道後下物舊書亦可慨也此書計六種  
為華手相心法著其志義之氣溢於卷外而博覽多  
觀者當時名心鉅卿可比擬也 陸樹聲於有素軒



病榻寤言

余卧病榻間冥心攝息或瞥然起  
念意有所得欲言囁嚅時復假寐  
頃焉得寤蹶然起坐憑几捉筆造  
次疾書雖語無倫次其於生死之  
故養生之旨間亦億中存之以自  
觀省曰寤言者以其得之寤寐也

大歇生陸樹聲著

壬辰秋余卧病兩月一切世慮茫無繫  
累追思此身未生之前與此生已盡  
之後何者為我乃知是身非實一聚  
之形氣至則生氣返歸空生理無常

而一空常在故曰生者死之根必至  
之期達生知命者委順以待之耳先  
儒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余曰  
透得生死關此是大休歇

昔人有言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夫人  
之生也自少而得壯自壯而得老其  
得也以時至而得也然至壯則失少  
矣至老則失壯矣其失也以順而失  
也故鳥之逆風也魚之汴流也皆逆  
也陰陽家之沙水取逆者迎生氣也  
易乾下坤上之為泰外坎內離之為  
既濟養生家之取坎填離返老復丁



者皆取逆也易曰生生之謂易又曰  
易逆數也陽上陰下而必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陰先於陽正不測之神也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  
以上為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為家  
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  
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  
上為死計中間營營擾擾或追憶其  
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  
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  
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  
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

三

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騫而不  
止臧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死生者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定於  
稟氣受形之初不以貴賤愛惡有所  
增損故曰賢愚同盡然而顏跖之辨  
大椿之於朝菌玉石俱焚薰蕕同臭  
而其辨不可紊也故有死而不朽沒  
世而名無稱與草木同腐者非所論  
於生死之同也故曰至人以萬世為  
箕裘蟬蛻以旦暮為大年蟻蠆以甕  
天為一世  
夫生人之初陰陽和會絪縕凝結資血

四



氣以為榮衛故血陰而氣陽陽旺乃  
生陰血方其少壯則氣盛而血華及  
其老也氣餒而血衰髮白膚皴是其  
徵也加之以五欲交攻二火焚和語  
云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膏油所以繼  
火於無窮人當暮齒則壯膏既盡衰  
燼漸微譬之春楊條枚柔可綰結至  
秋枯瘁脆若拉朽木液竭而生理盡  
矣故養生者以惜精氣為本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而大戒存焉故  
有以肥甘為酖毒衽席為畏途者戒  
於所易溺也砒霜之於甘露也美惡

不同用之而生死立異然謂甘露可  
以殺人砒霜亦能活命夫旨酒美色  
沉湎荒淫以伐命戕生此非以甘露  
殺人者乎良藥苦口而利於衛生忠  
言逆耳而藉以寡過此非以砒霜活  
命者乎故曰甚美者惡亦稱美好者  
溺性亡生之尤物世知惡之為惡矣  
抑有察於美之果得為美乎  
倪文節公云貧賤之人一無所有及臨  
命終時脫一厭字富貴之人無所不  
有及臨命終時帶一戀字夫脫一厭  
字如釋重負帶一戀字如擔枷鎖又



曰富貴貧賤所處不同至三者緊要處則一曰老病死以愚觀之則富貴者之於斯三者反不若貧賤者之無係累也向子平曰我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不如死耳然就是以觀則生不如死亦可知矣

七

緩步可以當車晚食可以當肉史記顏闔之言也論者謂顏氏之子可謂巧於處貧漢王楊孫遺命羸葬其言曰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返其真也又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

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焉用久即其言似非中道然亦不可謂巧於處生死者乎

唐裴炎之序猩猩也曰與之酒兼與之屐醉酒穿屐則擒而刺血隨所問而得否則寧死含血不與夫身死矣而猶斬於血獸之愚若此人靈於物而其愚有類是者今夫財色名利之溺人也其若猩猩之於酒乎爵賞祿位之羈人也其若猩猩之於屐乎饕餮致禍重利忘身之死而無悔者其猩猩之寧死含血乎



乾之內一陽交於坤而為坎坎為水坤之內一陰交於乾而為離離為火乾坤交而為水火水火凝合而生人坎離者天地之用故人之受形於天地也先天之氣具水火而後天之養生也不能一日無水火南離而北坎心居上而腎居下心腎交為水火既濟故曰水火合則生水火離則病水火絕則死

紀昌學飛衛之射視小如大視微知著不易於物而物為我轉造父學泰豆氏之御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得之於

手而應之於心孔周挾含光之劍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經物而物不覺學道者之於養生也墮肢體黜聰明存其精於何思何慮若存若亡之間冲兮若虛神妙合而入無間亦若此若三子者之習於技不同而得之神解則一是亦可謂技而進於道矣

神依形則生神離形則死故形骸者神之宅舍形骸屬陰而元神屬陽陰以實為質陽以虛為用心者虛靈之府神明之舍心定則神凝心虛則神守



玉皇心印經解云皆在心內運黃庭  
晝夜存之得長生黃言中庭言虛故  
養生家有曰心死則神活曰心死者  
則虛之謂也又曰未死而學死當生  
而無生曰無生者學死而忘生之謂  
也如曰忘氣以養形忘形以養神矣  
而又曰忘神以養虛蓋虛之所藏者  
深矣

夫養生者視身為太重則憂患易入而  
憂患因以傷生吾故曰養生者戒於  
傷生也而世有以養傷生者矣老子  
曰我有大患惟我有身我若無身我

則何患山谷老曰衆生身同太虛煩  
惱何處安脚夫既身同太虛而視身  
若無則憂患不能入是能齊生死而  
處之一矣故曰夭壽不貳然又曰脩  
身以俟則又非漫然無當而虛生浪  
死者矣此正先儒所謂養則付命於  
天道則責成於已養生者所宜體此  
楊朱之友季梁有疾其子三致醫其一  
矯氏之醫曰病在有生之後欲攻其  
漸季梁曰衆醫也其一俞氏之醫曰  
病在未生之前其甚弗可已也季梁  
曰良醫也其一為盧氏之醫曰病出



於稟生未形之先齊生死而一之也  
季梁曰神醫也遣之而疾瘳夫季梁  
之疾三致醫而疾瘳余也齋居三月  
內達於生死而疾自愈若季梁則猶  
有外之心也

病中題小像

十三

一氣初 孰為爾 大塊中  
始分割 析形骸 判爾汝  
群然生 曰人世 往而復  
生則死 逍遙遊 還太始  
我為我 爾為爾  
餘年紀幸 附錄

古者七十致仕七十而家政傳王制  
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不言八十  
者以八十為間有故人年七十者稱  
稀年余年踰八十較之七十者以餘  
生自幸又古人五十則稱老白樂天  
得子詩曰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  
喜亦堪嗟然樂天終于無子余年五  
十八而生子今子章從仕男孫五人  
平生多病三十始列名仕版中間旅  
進旅退家食者居半前後三遷吏侍  
以疾辭六十而蒙  
恩召起代匱禮書在事一年以不任



朝謁五疏得請

賜乘傳回籍八十

特旨存問歲給夫廩復一子得允歸侍  
栖遲林下享有餘年昔歐陽子歸田  
錄自詫其得歸之樂以為顧瞻玉堂  
如在天上相與誇於田夫野老間以

十五

涼竹簟之暑風曝茆簷之冬日而葉  
石林考處公生平謂公歸田僅踰年  
而下世中間所享暑風冬日僅僅歲  
餘而余自甲戌謝事歸越來歲癸巳  
投閑者蓋二十年嘗考之宋倪文節  
公自叙其生平為有子之白樂天有

祿之陶淵明無貶謫之蘇東坡無病  
之榮啓期余自揣名行雖萬萬不及  
古人而平生遭際彷彿近是第叨踰  
已過景薄崦嵫前期漸迫而

國恩未報恐一旦溘先朝露則數十年  
來負誤時私中懷耿耿莫余知者故

十六

因卧病就榻書此以識余生平所得  
遭遇之幸非直以誇于田夫野老庶  
傳之子姓將來有位列於時者務隨  
在致力以圖報於萬一云



是編

宮保陸先生養病齋居所著曰寤言者所自命也夫名利之關生死之故世難解脫衆易沉迷先生以達者之曠懷秉至人之朗照即其微言警世旁引曲證此於蒙莊達生之旨有玄解矣豈所謂識膏肓於世錮醒醉夢

十七

於群迷者乎篇末所自叙生平感遇尤見老成忠愛一息不忘

君上若此匪直自幸暑風冬日於茅簷竹簟間已也觀者當自涓之

門人郁伯純頓首謹跋

清暑筆談

九山山人陸樹聲著

余衰老退休端居謝客屬長夏掩關獨坐日與筆硯為伍因憶曩初見聞積習老病廢忘間存一二偶與意會捉筆成言時一展閱如對客譚噓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筆談顧語多直雜旨涉清訛聊資臆說以備眊忘觀者當不以立言求備時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氣初分而言則曰融結氣之成形則曰流峙形區性



別則曰動靜水陰也融而流動者其陽乎山陽也凝結而靜峙者其陰乎故知陰陽互為體用

乾坤天地之體坎離天地之用體交也而為用故乾得坤之一陰而為坎坤得乾之一陽而為離坎陰也陰中有

陽離陽也陽中有陰其在人身心為

離而離中有真水腎為坎而坎中有

真火故心腎交水火濟謂之母子胎

養丹經以硃砂煨出水銀硃砂屬離

水銀為真水以水銀煉成靈砂水銀

屬坎靈砂為真火水火升降養成內

丹

陰陽之氣專則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為泰山澤通而為咸水火合而為濟蓋交則為用故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或陽感而陰應或陰合而從陽龍陽也然為陽中之陰故龍之興雲

陽召陰也虎陰也然為陰中之陽故

虎之生風陰召陽也

人之生也分一氣以為形賦一理以為

性自夫岐形體者以為異而不知性

無分別也譬之境交萬燭而光影難

分海會百川而水體無二



其聚也其散也變化也氣之容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變也是故方其聚也以為有也然自無而有則有者未始不無方其散也疑於無也然固有故無則無者未始不有

卯者冒也陽氣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則

卯

四

自泰而之大壯外卦坤變為震月令雷始發蟄蟲啓戶故曰卯為天門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

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間一大氣萬物所同有也而人於其間起欣厭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與物交欲惡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惱安樂性此謂之內寒暑

此身為衆苦所集有問大熱向何處避

五

者曰向鑊湯裏避何以故曰衆苦所不到

省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久之覺肌髮洒洒几格間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真不妄語



廣野中陽燄望之如波濤奔馬及海中  
蜃氣為樓臺人物之狀此皆天地之  
氣絪縕盪滴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故  
知萬象者一聚之氣兩間之可有也  
人與萬物孰大物萬而人處一焉則物  
大然道生萬物萬物之道備於人備

六一

萬物者之謂大大於道則物不足言  
矣是故至人能細萬物

東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  
際其在人者夜氣清明正生機所發  
惟物感之牛羊旦晝之牯亡則存焉  
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微

工夫的樣子當常存此心如老氏云  
早復

張則必翕強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  
奪此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者  
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致見也蓋老  
氏處恬淡無為不為物先方衆人紛  
拏攫攘在靜地中早見以待物之必  
至者若此或作權智解者謂管商之  
術所自出

六一

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惟無我而後能  
兼天下以為我故自私自利從軀殼  
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會人物



於一身者無我也聖人盡己之性盡  
人物之性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  
天地萬物而為我矣故曰成性成身  
以其無我而成真我

明鏡止水喻心體也然常明常照常應  
常心依體有用用不乖體故曰體智

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觸事生心依無  
息念則是隨塵動靜非具足體

余字學兼不好書間有挾卷軸索余  
書者遂引避然遇佳紙筆入手輒  
弄筆書數字書後或棄去獨喜購佳  
毫筆或謂善書者不擇毫筆予曰此

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  
者

士賢博洽然必聞見廣考據精不然則  
乖誤龐雜為後人抨擊之地如歐陽  
公好集古而黃長睿以為攷校非其  
所長然長睿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樓  
玫瑰猶摘其中可疑者謂尚多舛訛  
搗粉箋雜色者僅華美然粉疎則溢筆  
滑則不能燥墨藏久則粉渝而墨脫  
不便收摺摺久衡裂近稍用縑白純  
淨者夫物古質而今媚近來俗好多  
媚惟所用縑素稍還古質故余詩云



餘情寄繅素及朴還其淳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責  
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  
季知慕八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  
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出意摹倣拙態  
故在乃知秉燭不逮畫游歐陽公云

十一

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  
製筆者擇毫精麤與膠束緊慢皆中度  
則鋒全而筆健近來作者鹵莽筆既  
濫劣惟巧於安名以勦售一種毫過  
圓熟者不能運墨用之則鋒散而墨  
漲以供學人作義易敗而售速予性

拙書用筆不求備然鴛馬無良御益  
窘蹟矣

國初吳興筆工陸文寶醞藉喜交名士  
楊鐵老為著穎命託以秦中書令制  
官復自注中書令秦無此官前輩臨  
文審於用事若此

十二

墨以陳為貴余所蓄二墨形製古雅當  
是佳品獨余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  
惟不善書也故墨能久存昔東坡謂  
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  
汗小啜之余無啜墨之量惟手摩香  
澤足一賞也



士大夫胷中無三斗墨何以運管城然  
恐蘊釀宿陳出之無光澤耳如書畫  
家不善使墨謂之墨癡

硯材惟堅潤者良堅則緻密潤則瑩細  
而墨磨不滯易於發墨故曰堅潤為  
德發墨為材或者指石理茫濫墨易  
磨者為發墨此材不勝德耳用之損  
筆

蔡忠惠題沙隨程氏歛硯曰玉質純蒼  
理緻精鋒鏗都盡墨無聲此正謂石  
理堅潤鋒鏗盡而墨無聲矣安能損  
筆而坡仙乃謂硯發墨者必損筆此

不知何謂

端硯以下巖石紫色者為上其貴重不  
在眼或謂眼為石之病然石理堅潤  
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有眼為  
端則有飾譌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  
而顰病處成妍東家姬無其額而效  
顰焉者也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土火火  
為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梅檀  
薰陸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土氣所  
鍾也內經云香氣湊脾火陽也故氣  
芬烈



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西海  
海中雲氣罩覆其下則龍蟠洋中大  
石卧而涎涎飄浮水面為太陽所燥  
凝結而堅若浮石而輕用以和衆香  
焚之能聚烟煙縷不散蓋龍能興雲  
亦蜃氣樓臺之例也

十四

犀角以粟紋麤細辨貴賤貴者為通天  
犀色理瑩徹一種半黑白者為斑犀  
或謂通天者乃其病相傳犀飲濁水  
不欲照見其角每蛻角則培土埋之  
惡其病已也然則物之有美者又孰  
知其非病也耶

岑材以輕鬆脆滑謂之四善取桐木多  
年者木性都盡液理枯勁則聲易發  
而清越凡木皆本實而枝幹虛惟桐  
木枝幹堅實用以製琴或謂琴木取  
枯朽不勝指者此不可曉

十五

鍾子期死伯牙絕絃不鼓傷世無知音  
也然使其音而猶之人則以諧衆耳  
可也奚子期也如其為至音歟則知  
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即世  
不我知安知後世無子期者而絕絃  
寢音以自傷是何其恃人者重自任  
者輕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為余解嘲者曰昔陶靖  
節蓄無絃琴今君并琴不蓄視靖節  
又進一解矣余曰雖然此近於貧漢  
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蓄無絃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勞  
絃上聲雖然得精而遺其粗無事于

十六

音則音與形可兩忘也然尚有琴者  
在

歐陽公論琴帖自叙夷陵令時得一琴  
常琴也及作舍人學士再得琴後一  
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  
得佳山水耳目清曠意甚適自為舍

人學士日奔走塵紛聒聲利無復清  
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適無  
絃可也

遺喧入靜者以瓢因風動棄瓢以絕聽  
不知耳塵雖淨心塵未盡蓋六用為  
塵若從耳根返源則何所往而非靜

十七

故曰風幡非動由心運故

右軍蘭亭在僧辨材處唐太宗令蕭翼  
以百計得之從葬昭陵夫太宗以天  
下與其子而蘭亭則未之與其靳惜  
若此後人論蘭亭者往往從摹刻中  
校量故曰蘭亭如聚訟昔嘗為之說



曰後世而有王右軍則蘭亭之後出者必勝後世如無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不見初本正是不必論蘭亭也

都下庖製食物凡鷄鴨雞豕類用料物炮炙氣味辛醲已失本然之味夫五

十八

和主淡淡則味真昔人偶斷殺羞食淡飯者曰今日方知真味向來幾為舌本所瞞

東坡於資善堂食河鮑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聖俞以為甚美惡亦稱凡世間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

生者就其初孰不以為至美耶

東坡偕子由齊安道中就市食胡餅糲甚東坡連盡數餅顧子由曰尚須口耶客有以仕宦連蹇罷歸不自釋者余慰之曰凡仕宦所歷如飲食精麤美惡忽然過口至於果腹同歸一飽

十九

何暇追計客謂此東坡齊安道中未發之意

東坡在海南食壕而美貽書叔黨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樂南徙則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謂東坡此言以賢



君子望人

蓼蟲之食苦也。蜾蠃之轉丸也。而天下之甘與芳臭可廢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不知非美之為美也。何也。以美惡無常是也。

隆慶己巳。余被召北入滯疾。淮上疏再

二十一

上乞休。未得報。移舟泊瓜步。臨下會天氣乍暄。運艘大集。河流淤濁。每旦舟子棹江濤中。汲中泠泉。一日舟觸罌破。索他器承餘瀝。以候淪茗。聞金山僧飲食盥漱。皆取給于此。此何異秦割十五城。易趙璧。而荆山之人用

以桓鵲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傳淨器中。熟數沸。徐啜徐漱。以意下之。謂之真一飲子。蓋天一生水。人夜氣生于子。旦穀氣未受。胃藏冲虛服之。能調宿滯。淡滲以滋化源。

二十二

財虜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貴相。一種嗜好法書名畫。至竭資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清淨中貪癡。

賢者重進而輕退。廉士重媿而輕死。義士重信而輕身。其段干木、鮑焦、田光



之謂乎

歐陽公之切於釋位歸田也至欲以得罪去東坡謂在他人或者以藉口若公者發於至情如饑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進之難而乞身之難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請假回中途聞先

廿二

資政喪持服滿三載又再踰季就家起南司業甫及期移疾歸自是無意復出壬申內召承乏禮書距壬子離國門者二十季餘矣乍到入覲

闕庭頭目眩暈拜起蹣跚幾不成禮東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覺舉動周

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時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難而歸田爲難此東坡有激之言至謂歷官一任無官謗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此非親履其境意適

廿三

於中若不能道

士大夫處世聲名重者則責望亦重若虛名一勝恐不能收實用如真西山負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譽小減故前輩云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項



獲金於市者見金而不見人剖身藏珠者愛珠而忘自愛與夫決性命以饗富貴縱嗜慾以戕生者何異

臨海金一所貴亨僊居應容庵大猷二人以道義相友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

廿四

回來要將一照樣應容庵還我兩人竟保晚節昔王嘉叟與王龜齡別曰吾輩會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每誦其言

士大夫出處遇合得失皆有定數然得失止於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後蓋身

名之得失關一時之亨否而公論之是非係千載之勸懲故曰得失一時榮辱千載

高子業詩云衆女競閨中獨退反成怒夫爭妍取忌有之也而獨退成怒者豈不以衆邪醜正世忌太潔耶故楊誠齋有云嚴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輕就者亦不為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廿五

昭德晁氏世多賢者自蔡京專國晁氏子姓皆安於外官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



笏為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閭下入歎  
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  
徑去蓋家世熏蒸習熟見聞故能自  
立若此

碁罷局而人換世黃粱熟而了生平此  
偕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情世累

十六

營營焉不知公者推是可以盡達生  
之旨

賈太傅季二十而為大中大夫楊太尉  
五十而應州郡辟馮唐白首而袴穿  
即署董賢季未二十而為三公馮元  
常平生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為

卿相而終於處貧短貧富窮達其  
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論者或眇小其人也  
然觀其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  
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後世稱士大  
夫者往往規勢以分燥濕順時而為  
向背處一人之身而變態不常如翻  
覆手者其視二人何如

十七

仕局中脂韋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時  
者一似優人登場作劇憂喜悲笑曲  
盡情態以取人意然不過一餉間俱  
成空矣



王韞璞而輝珠處淵而媚世爭寶之三  
上而則足暗投而按劍忽於自售也  
陸士衡豪士賦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  
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  
知辭寵以招福石季倫金谷澗詩序  
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二

人者攷其終所及祇自道也

廿八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  
一命此言君相處時位之得為凡事幾  
得失治忽理亂當責成於己不可諉  
命於天非若制於時位者之可以言  
命也若曰威福予奪自恣而吾能陶

鑄人以此為造命而肆然物上則謬  
解矣

失生於得者也辱生於寵者也故得為  
失先寵為辱先惟能以未得為失則  
失不足患矣以遺寵待辱則辱不能  
驚矣故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得

廿九

委時何寵之有以順處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論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  
為友或以友丐為太下者然而世有  
丐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丐權家以  
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  
與丐者為伍郭忠恕自放于酒出則



從傭丐飲街肆中或詆其不倫者曰  
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

富者怨之府貴者危之機此為富貴而  
處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處榮  
利而不專履盛滿而知止持盈守謙  
何怨府危機之有

三一

或謂辛朝多異同者彭止堂曰異同無  
妨但額當面異同如韓范富諸公上  
殿相爭如虎此異同也然體國忘私  
同歸於是異處未嘗不同乃若外示  
苟同內懷猜異甚則設謬敬以為容  
悅假深情以伏駭機快意已私不恤

國是以是為同非 國家之利也

祿位者勢分也官守者職分也勢分為  
儻來由乎人者也職分有專責由乎  
己者也故士大夫之視勢分也宜假  
其視職分也宜真乃若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此則所謂貴於己者性分是  
也

三十二

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老氏  
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老氏之所謂  
身者四肢六骸舉體而言之也孟子  
之所謂身者四端萬善即性而言之  
也故曰人於萬類中如海一漚發言



體也曰此心不與萬物同盡者言性也在釋氏則有報身法身之謂

李翱復性篇主排佛也而間用其言王坦之廢莊論以反莊也而多襲其語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暇日過僧寺入淨室見僧掃地次曰淨

三

室何須着掃僧拈起帚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與二十帚柄去

晉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噴為四暢此小安樂法余所服二丹曰燕津納息為小還丹澄心寂照為夜氣丹既無

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調和變理輔元氣也繩愆弼違備藥石也元氣之養貴乎藥石之用貴明故人君者託心膂於宰相而寄耳目於臺諫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廿三

堯舜之與賢也禹湯之傳子也論者謂堯舜不私其子然使啓非賢而太甲不遷羣則禹湯有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野之伐湯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堯舜之善愛其子



禪家曰絕學玄門曰絕聖此為已學而  
絕學既聖而絕聖尚建立處掃除離  
絕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嘗學  
也而可言絕學未至聖也而可言絕  
聖儒者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使其  
未嘗學也何所損哉

廿四

釋氏之輪迴不特生死輪迴凡念頭起  
滅即是輪迴如前念滅而引後知後  
念生而續前滅種種取捨無非是相  
故一念之起生之類也一念之滅死  
之類也於中解脫是了日用中小生  
死

玄關牝戶此言陰陽往來闔闢之機交  
合綿續根柢出入是謂天地之根或  
以口鼻心腎為玄牝者是涉形相何  
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氣之要  
會曹道冲以為玄者杳冥而藏神牝  
者冲和而藏氣俞玉吾謂坎離兩穴  
妙合二土混融神氣不落名相者斯  
近是矣

廿五

寺刹中地獄變相具刀林沸鑊極陰慘  
之狀使觀者悔惡遠罪然必在當人  
起念處懺除而愚惑者謂生前一切  
罪業沒則可假僧梵懺除是使為惡



者得造業於生前祈免於身後藉以  
為釋罪之因而恃以無恐昔方蛟峰  
有云或問鑊湯地獄中何以無和尚  
曰若使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  
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觀也而盜賊所  
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  
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  
或緣情而起境

文章功業之士於世願已足則往往求  
服餌以希慕長生然於世法中取數  
己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嗇處恭肅  
取而薄享以延續其餘可也昔白香

山忠州別駕命下明日而丹竈敗蓋  
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不兩立若此  
處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滿之勢  
而戒以知止當嗜慾之熾而戒以節  
忍則諱惡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亂亡  
禍敗追思其言則無及矣是故早見  
而戒未然者之謂豫

人不能以勝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壽夭  
通塞豐約自其墮地之初大分已定  
如餅甕釜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  
力增損君子惟慎德修業以聽其自  
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於不修則



又非修身俟之之謂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爲命而以不在我者爲命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似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此正化不可爲如禪家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

列神品

廿八

觀舞劍而得神聞江聲而悟筆法此出於積習之久一觸則詣神境如參禪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當關而立一喝則掉臂而過矣靈雲之於桃花香巖之於擊竹其得悟皆此類

幹而譚海若者也

廿九

若據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楫也近來一種講學者高談玄論究其歸宿茫無據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實地之理疎只於知崇上尋求而不知從禮卑處體究徒令人凌躡高遠長浮虛之習是所謂履平地而說相輪處井陽明致良知之說病世儒爲程朱之學者支離語言故直截指出本體而傳其說者往往詳於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談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遺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而後



來學人復向無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隱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澤加於民所謂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於時澤不加於民雖祿萬鍾位卿相不可謂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論窮達利鈍要知無愧中只是得

志

仕而不得行志或諉之時不可為者往往依違衆中曰無柰時何然時亦人所為也如荆公新法一時奉行着迎合詭隨釀成已甚間有不樂居職欲投劾去者堯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

子盡心之時晁美叔為常平使者東坡貽書曰此職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假以寬大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潔一去者於已分得矣如時弊之不可

掇何

世輒中千歧萬徑耳目聞見遇事之不可人意者置之或不能忘憂之而非已分所及則以無可柰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為憂世而未嘗不樂天也昌黎有云樂哉何所憂所憂非爾力



長水日抄小引

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絕思慮塞兌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或追憶見聞偶與心會抑塞未能間一操翰洙楮汗漫成帙嘗憶石林子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知難竊有味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入無知而業已成敝帚矣會友人見者藏去謂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剞劂曰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

長水漁隱陸樹聲著



長水日抄

古書乾坤鑿度曰鑿者開也聖人出而開作之也曰度者天地之度若道路然以言通也故其文曰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一大之物目天一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霽名混沌氣分萬甯自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為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濽曰三者三才之道所以開易之源也故其名篇曰周易鑿度

乾鑿度上篇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



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  
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巽散之於東  
南離長之於南方坤養之於西南兌  
收之於西方乾剝之於西北坎藏之  
於北方艮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  
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  
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  
物各以其類成矣皆易之所包也故  
首之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  
三成為道德包籥

長水日抄

土

易以道陰陽易有三才之道故數成  
於三而始于一一為奇奇者為陽二  
為偶偶者為陰合一與二之謂三故  
三其三而成九九為老陽兩其三而

成六六為老陰陰極生陽陽主進故  
六進一而為七七為少陽陽極生陰  
陰主退故九退一而為八八為少陰  
陰陽二氣交互變易陰根陽陽根陰  
也

天地之氣在陰陽四時之序在寒暑  
陰陽調寒暑平則氣敘和不和則災

長水日抄

三

沴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夏  
傷於暑秋必痲瘧蓋方冬時陽在內  
陽為主寒雖入之勢未能動至春則  
陽出而陰在內寒動而搏陽為疫屬  
方夏時陰在內陰為主暑雖入之勢  
未能動至秋則陰出而陽在內暑動  
而搏陰為瘧痢冬陽在內故伏於下



而井泉溫夏陽在外故溢於上而井泉寒察於五運六氣陰陽生制逆順之理者可以言醫矣

天地之運轉在陰陽人身之運轉在任督二脉任脉起於中極之下會陰之分循腹裏以上關元至咽喉陰脉之海也督脉起於下極之脬會陽之

長水日抄

四

分自脊裏以上至風府入腦循額至鼻柱陽脉之海也人身之有任督猶天地之有子午天地之子午以南北人身之任督以腹背陰陽二會皆起於下故山水之發源皆起西北人之尺脉兼腎經命門者陰陽二會渾合於此通天地人一也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四象生八卦也乾為天乾以三陽居上坤為地地以三陰居下天尊而地卑也乾之上一畫交於坤而為兌兌為澤坤之上一畫交於乾而為艮艮為山山澤通氣也乾之下一畫交於坤而為震震為雷坤之下一畫

長水日抄

五

交於乾而為巽巽為風雷風相薄也乾坤之中一畫交而相易則為坎為離離為火坎為水水火不相射也此所謂八卦相錯而成變化八卦之位坎居北離居南震居東兌居西金與水陰也居西北木與火陽也居東南乾以純陽居西北處尊位也坤以純



陰處西南者土旺季夏坤未之交也  
此皆分陰分陽也坎則內陽而外陰  
離則內陰而外陽陰陽交合而化生  
萬物故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  
左右之門水火為天地之用也  
剛柔陰陽者易之全體也進退得失  
者人事之動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  
者也從違趨避者觀象而應之以人  
事也易雖挾陽抑陰而剛柔不可過  
也故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  
六曰龍戰于野九無首則吉六永貞  
則固者窮極則變居極之道然也  
一日一月謂之易一為奇奇者為陽  
二為耦耦者為陰陰陽之象也臨卦

曰至於八月有凶復卦曰七日來復  
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復剛長故  
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也臨陽消故  
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也  
易以象言如艮之一陽在上二陰在  
下象山之在於地也巽之二陽在上  
一陰在下象木之出於土也木上有  
水故坎上而巽下之為井火在木上  
故離上而巽下之為鼎震在下艮在  
上上止而下動之為頤故曰象者像  
此者也餘皆以類而推  
屯卦上坎下震六四曰求婚媾往吉  
無不利往字當自為句蓋屯之初爻  
為陽四爻為陰陰與陽應必待初之



求而後往則義明而合以正故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不求而往何明之有

需之上六象曰不當位以陰居陰而曰不當位者以陰柔居卦之極上也易以扶陽抑陰為義故曰不當如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需之

長水曰抄

八

六四曰需于血血者陰也爻自九三而交坎行入于險也故曰需

同人乾上離下離處乾下火上同於天也爻之六二上應九五故曰柔得位而應乎乾夫人道以大同為貴通天下之志者謂之大同故同于野則亨同于宗則吝同于門曰無咎同于

郊則曰無悔象曰志未得也志於野而未至也故僅得無悔

蠱上剛下柔上下不交敝極而壞之謂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甲者日之始事之端曰三者數以三為至先三後三者致詳審之意如三思三錫三接之類言其至也上九以陽居

長水曰抄

九

上剛過而當蠱之極未可以有為然不在事則可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象曰志可則也養其志以有為也故可則

大舜舍己從人朱註謂舍己之未善以從人恐未必然蓋舍己云者忘己之謂也語云聖人忘己靡所不已夫



曰忘已者形骸之已也靡所不已者大同無我之已也何也人與已之生一氣之分也人與已之心同一理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異形同體者理一故也理一則人已兩忘矣何以有已疑所謂舍已者意若此

長水日抄

十

孟子必有事焉章疑正心兩字乃忘字之訛蓋此章乃發明上二章之意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勿忘勿助語意喫緊如所謂無為而無不為夫有事勿忘是集義也勿助則非義襲矣下言握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者正以證直養無害

之意也讀者詳之

大過四陽在內二陰居上下以陽剛大過不勝其重故處大過之時者必有大過人之材而後克濟九三以陽爻處陽位則太重而不勝故棟撓九四陽爻居陰而初六以陰應乎下故棟隆吉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長水日抄

十一

其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此非大過乎人者不能也

齊桓公伐楚師至于陘楚人使屈完來盟于師春秋書楚子使屈完來盟盟于召陵曰來者見楚之心服非迫而強之也美之也晉郤克伐齊敗之于鞍至于袁婁齊使國佐如師晉人



欲得蕭同叔子為質使封內盡東南其畝齊人忿而不從對以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於是遂盟國佐于袁婁春秋書及國佐盟于袁婁曰及者見強之不得乃即而與之盟也甚之也其予奪之義昭然矣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長水日抄

十三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尚義力行

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余以為為劉勝易為杜密難使密所陳托一出於公而足以取信則可不然則寧為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已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長水日抄

十三

司馬溫國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不對溫國曰言出口入於光耳言亦何害伊川終不為言夫語默要自有當以溫國之賢伊川相與之密而責之言即言無不可者而伊川不為之言或謂伊川不忠於司馬然知人亦難或貌賢而行違



或善始而乖終况諫官係繩糾之責  
一任職與否關忠佞之判尤難預定  
故不苛於言者似得中道此伊川所  
以寧失之不言也

李斯入秦會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  
令斯上書極言稱引明客之有益于  
秦而無害秦留用之後至丞相與趙

長水曰抄

南

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然終  
以下獄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  
出上蔡東門不可得使其初放逐不  
上書于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窮  
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  
祿卒之無益于秦而身嬰顯僇可以  
見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  
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脉  
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竅七  
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  
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  
也脉為心肝脾肺腎具五行之氣故  
為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為九

長水曰抄

主

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為水穀  
之府小腸為受藏之府大腸為行道  
之府旁胱為津滴之府此四者心與  
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  
為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為九其外則  
膽為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  
故不入九藏竅主開閉通塞曰兩之



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脉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脉也。

子路問事鬼神止就人而言鬼神故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然鬼神乃天地造化之功用陰陽二氣流動充滿無非鬼神故以言乎天地則日月雷電風雲雨露春夏秋冬晦明

長水曰

未

晝夜皆鬼神也以言乎人則動止語默寤寐虛吸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以至山川融結潮汐消長草木榮悴花實開落莫非鬼神故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其在於人則當其生也謂之氣行當其死也謂之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體魄降氣

行為陽故晝見而夜伏形返為陰故夜見而晝伏一屈一伸兩不相離故陽者陰之形陰者陽之影人者鬼之形鬼者人之影

禹貢九州之分曰冀兗青徐楊荊豫梁雍其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

長水曰

七

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為天子所都之地餘八州者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國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為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畧人掌之何貢之為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



服始貢器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

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為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

長水日抄

文

悽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屬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真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則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已

長水日抄

元

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宋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章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四而復來豈為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為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矣東坡作二公贊於司馬



則稱其忠誠而畧言功於公則曰廉  
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溫國之功著在  
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  
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為用  
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范文正公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  
魏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云頃接邸

長水日抄

二十

報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誠為光寵第  
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  
師敗歿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  
豈無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  
僥恩吾輩頻時進職豈能服其心何  
顏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上章  
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

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  
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與金人講解  
使還中書議表賀又以和戎為二府  
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  
師天子下罪已之詔中書樞密待罪  
今屈已盟戎何以慶為後世邊將失  
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  
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事所  
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長水日抄

二十一

為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宋  
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  
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  
之材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  
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材於宰相何



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材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材皆其材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鉞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知楊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而直言面折則

長水日抄

主

鋒鉞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所謂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者此正有照物之明而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取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月林堂榜名三字至幽人釋子所藏寸紙尺幅皆以重購歸之貴近其卷軸之輸積天上者值金人犯闕輪運而往夫臨時則妬賢嫉能異世則追求省識於毫墨縑素間人情之變幻前後若此要之不與時磨滅者固自有在公論之在人世者亦若此

長水日抄

主

張湯杜周司馬遷列二人於酷吏傳班孟堅漢書寘之列傳蓋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並著勲業於宣帝朝皆麟閣功臣故為立傳然固於安世傳贊則曰湯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於杜業傳贊則曰



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  
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既因張杜子  
孫置之列傳而猶不沒其酷吏之實  
見史氏立法之公後世秉史筆者或  
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詞或揣摩情分  
以掩護其實是非名實失之倒置非  
紀載之公也

長水日抄

五

東坡守杭日值浙西災傷與宰相呂  
汲公書論災傷蠲租曰賢哲一聞此  
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揣  
所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灾  
而不甚傷夫所云諂薄成風以報灾  
非所樂聞知而靳於申報暴征急斂  
致百姓迫於窮困轉徙流亡有牧民

之責者咎將誰委賢明守令但當勘  
驗覈實無致冒濫蠲除以上念國計  
下軫民艱然就國計民生權其利害  
緩急相關則安民生者所以固邦本  
此正仁政之先務也

張季鷹因秋風起思吳中蓴菜鱸魚  
幡然曰人生貴適志安能羈宦數千

長水日抄

五

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觀其語顧榮  
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  
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志山林無望於  
時故託言以去而或者乃謂之曰子  
從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不知翰  
方逃名當世何暇計身後名耶如東  
漢孔文舉荀文若楊德祖禰正平四



閣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為縉紳共恥  
尚屈彞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軾指  
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  
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辨足以  
飾非言足以惑衆自德君親又將奚  
慙保爾餘息毋重後愆可責授寧遠  
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一人之身而

長水日抄

主

前後矛盾若此相傳林草制時投筆  
曰壞了一生名節以一時希意圖進  
而貽譏後世權位之能移人若此  
唐李輔國殺張后綱目書殺夫輔國  
以管豎而殺君后是弑逆也而云殺  
殺者彼此相敵之謂也若曹操之於  
獻帝伏后朱全忠之於昭宗何氏皆

以弑書而此獨書殺者當靈武反正  
上皇之遷西內輔國與張后之謀也  
肅宗之不如西內者內懼張后而外  
畏輔國其受制於內外則輔國與張  
后相表裏也故殺之云者相敵之詞  
畧其上下之辨以歸責於肅宗見肅  
宗之信任輔國上不能保其父中不

長水日抄

主

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如范太  
史所云者也

張子韶云人經患難固是不幸然亦  
是不經事人良藥有一服而可治終  
身之疾者未為不幸雖然彼閱歷懲  
創困心衡慮得之瞑眩者之為幸如  
柳子厚永州諸作此正發於瞑眩之



後惜服之稍遲耳乃若不勝摧挫折抑而隕獲改常困而失其正者此又藥力不足以勝之為不幸矣故患難一也顧所以處之者何如耳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贊其落成滕曰說甚落城只須凭欄大慟數場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

長水日抄

幸

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為歌詩復自言負罪嬰釁懷痛窮天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覲召還者夫臣子處遷謫放逐但當

歸命君父安常順時唐顏魯公赴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其平生忠義氣節所自守若此

唐德宗諭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

長水日抄

幸

之類受亦何妨贄上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或謂宣公不受則已何必疏聞似為賣直夫以德宗之強明猜忌以蕭復為輕已以姜公輔為賣直贄數以直言劇切非清慎何以致君上之知以取信宜其自白若此然考之德宗自奉天



窘乏之後惟務聚歛悅人言利如月  
進月進減吏祿增常賦販鬻蔬果故  
贅於此或借是以寓匡拂之意觀其  
平日自謂上不負君父下不負所學  
似非出於賣直也

賜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餘人及第  
出身有差九成對策畧曰禍亂之作

書

天所以開聖人願陛下以剛大為心  
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下之心臣  
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  
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  
邊塵沙漠不得共此時和也其何安  
乎盛夏之際風窓水院涼氣淒清切  
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氍擁蔽不

得共此踈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  
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  
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獸炭  
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衰丈  
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  
必投筋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  
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  
必撫几而嘆曰穹廬區脫兩宮必難  
處也居其能安枕乎今閭巷之人皆  
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  
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  
所於省問寢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  
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

書



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  
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蠻悵以還  
二聖之車此臣心所以知陛下者如  
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  
夏次之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  
成以景夏為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  
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

主

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  
右張橫浦對策全文錄出之著其敢  
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胡端敏公疏薦林見素俊楊遂菴一  
清曰俊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  
其守正之節則真宋璟也一清雖諧  
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

則真姚崇也其品隲人材不以偏長  
求全若此蓋善用材者譬之工師之  
用木棟梁榱桷各適於用故曰用人  
不求其備

給事中王昂疏論楊太宰一清王虎  
谷雲鳳貽書楊曰山中屢聞忠謹之  
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

主

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  
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  
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  
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  
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  
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  
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今文達之富



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  
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  
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  
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  
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  
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  
追可畏也

无

丙吉憂牛喘不問死人史稱其知大  
體夫宰相之職固在調燮然所謂調  
燮者亦在乎人事之脩蓋天道遠人  
道邇必人物各得其所而後天地之  
和應之豈有殺人橫道莫之究問而  
別求所謂陰陽之和者乎此漢儒解  
經之誤

通州距京城之南四十餘里城中積  
糧數百萬石已巳之變北虜南犯謀  
報欲據通州倉糧朝議先焚倉廩會  
周文襄公忱至京師都御史陳僖敏  
公鑑問計於周周曰若如此是賊未  
至而棄軍實非計也盍若檄示在京  
官軍旗校預給一歲之糧各令自支  
則糧歸京師又免輦運之費不數日  
賊至通州無所獲而去

罕

陳都御史鑑字有戒為人忠恕有容  
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鎮陝西乂而民  
愛戴之時王文為按察使公知其廉  
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王反欲擠  
公而公次在先王每遇公意若忿然



凡臺官之巡蘇者私命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泰三年同為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公請老歸五年值王巡撫蘇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謚擬忠肅易以僖敏後

望

王竟致極刑而僖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知天道不爽

天順初曹石等以奪門功干預國事時李賢當國深陳奪門二字之非會法司奏石亨輩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華職賢言此輩一時冒濫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貼故當時冒

報陞職者皆得自首改正或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復奏請併貸兵書及左都御史缺給事中張寧上章欲以李秉為兵書王竑掌都察院以奏草視賢賢曰言官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寧易草以進竑得兵書秉陞掌院其識大體若此

望

倪文毅公岳在禮部會戶部尚書馬文昇言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岳言十歲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耗民賦坐侵民食宜嚴立科條痛加裁革文昇復言天下財力大耗諸無所出蘇松折糧銀價輕宜稍增之詔下廷議岳曰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



之因而生變咎將誰委議遂寢霍文敏公韜為少宰日上疏言蘇松賦額太重以松華亭一縣言之其糧額之數較之河間一郡九縣猶多大臣念切民艱不以出位為嫌有所避忌若此可謂得大臣之體

國初嘗遣王三保太監出使西洋所

星

致番中方才入貢後劉忠宣公大夏為兵部司官中貴獻議欲遣使通西洋者時項忠為兵部尚書一日

旨下部中查西洋水程項遣都吏檢舊案於庫中忠宣已先檢得匿其籍都吏檢三日無所得會言官交章諫阻事遂寢

歲壬辰冬十月是編成或問十月何以稱陽月答者曰十月純陰嫌於無陽故以陽稱余曰然則四月純陽又何以稱不觀之乾鑿度乎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據始也陰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坤位

四

在西南艮之正也夫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十月建亥亥為陽之始故十月純陰而稱陽月以陽根於陰為之始也凡草木發萌之始謂之芽人始生之謂孩皆取義於亥可類推矣

長水日抄終



陸學士雜著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陸樹聲撰樹聲有平泉題跋已著錄是編皆其所著雜說曰汲古叢語一卷曰適園雜著一卷曰陸學士題跋二卷曰毫餘雜識一卷曰禪林餘藻一卷曰陸氏家訓一卷曰善俗禪議一卷曰病榻寤言一卷曰清暑筆談一卷曰長水日抄一卷其中亦有別本單行者此則其門人子弟所合刊成帙者也



卷國語評苑六卷戰國策  
評苑十卷(一)

復旦大學圖書館東北師範大學圖書

館藏明萬曆二十年鄭以厚光裕堂

刻本

三

[illegible]



[illegible]



文之具者義非異焉見簡明若如所論今涉杜預所謂乃謂仲尼同書史必以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  
此又別春秋諸列而正之平素者不屬刑既傳疑則謂皆有與字皆不然然亦何益哉答曰杜預等失文漢不著其義者隨乎聲若不其然預所論何也

以一宇為獲聚存秋母以一字一齊庶人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方咸言語八卦之名奇錯綜為六十四也  
文庫有非如八卦之不可錯綜為六十四也  
或為一爻變則成為一卦純之字也一字點不得固當依傳以為斷矣  
詞入異者左氏不為發經文而成義理也輕宗朱改因當依傳以為斷矣  
里張也所以當依傳而斯經也斯丁亂矣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失矣  
但不知春秋之學者其人多不論今遺文可見十數家杜預晉時人當時所  
左氏春秋之學者其人多不論今遺文可見十數家杜預晉時人當時所  
衡定是阿也大體轉相祖述謂前人所撰大抵要指出入當時所  
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事所以進本消為編較知文以不其更也不退不守  
丘明之傳已絕望見與人遷就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其父蓋兩不便  
皆沒而不說猶不通曉則君恨而更虛引公羊穀梁淺也公羊氏故  
其說與方氏不合今言左氏之不離何適足自亂通足以二傳而端左氏之預今  
完其古乃反引公羊穀梁淺遠之說  
所以為異今世自異于他人者專修立明之傳以釋經  
之條貫陳如本之有條必出於傳以左傳與經傳之義例傳之有正義總歸  
諸凡必有傳推變例以正褒貶同降其賈也則傳有褒簡二傳而去異  
端若左氏下解則欲二傳而簡用其蓋丘明之志也以此立說非我感見  
合衆諸賢去其舛違文字常則備論而闕之則儲其不取之以俟後  
其有疑難然劉子駿創通太義  
賢能代成其載也然劉子駿創通太義列向之嫌而附其字號  
劉歆治左氏始引傳文置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英者也後漢買  
伯父微子訓大義嚴密可出作春秋伏條周達傳父業作左末有賴子嚴若  
八傳訓詁許惠卿名叔亦於左氏諸說三八尚先儒之英也莊生春秋名為故特  
雖踐近其後又有賴子嚴昌谷川上亦從名家一家之學復扶又反故特



今麟出非其時今麟出於秦  
虛其意上無明王則  
而失其歸為人所得則此

聖人所以為感也孔子先有所作之意又為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孔子

利至西狩獲麟所感而起非文成而後麟也  
固所以為終也既因感麟而

義微指解既對則義此理之常作之必得  
非虛也應其文義也  
聖人

包周身之防聖人身防必用有知無惡  
既作之後彼使就方復隱諱以

辟患方且惡諱以避當時之非所用也  
夫所以異吾世而問也

子路欲







傳博丘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旣衰轉相吞滅數百  
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包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  
國脈香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魯許曹杞莒萊薛小邾郕  
滕左丘燕邢公冶祁孫鄧南郭胡南瑤州梁荀舒牟儀伯卽  
原要此也然則美惡不絕區都而胡南瑤州梁荀舒牟儀伯卽  
申密歇乘榮歐頌沈穀譚舒利白次損肥成或應潞江鄆  
終緄恆戚狄絞髮二蓬崇戴冀溫潁項氏企成盛根平細  
軋段鄴燕平虜下同  
參側介父向式亮反蠻夷戎狄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  
年之中朝會盟聘圍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立明公毅發明  
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擬取其尤著者附次於後舊圖州  
晉地理

春秋提要

周十二王春秋歷十有四王悼王立未踰年  
發王崩在春秋後故止於十二王

平王也三十九年入春秋隱元年

王	桓
元	元
年	年
桓	在
十	位
六	二
年	十
也	三
莊	年
十	

莊王二年崩在位十五年  
喜王元年莊十三年也十

信王七年崩在位五年  
元年莊十八年信王

惠王年崩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元年僖九年也文八

項王元年前在位三十三  
年文九年也十

匡王四年崩在位六年  
元年文十五年也  
二年崩在位六年

**定王**  
元  
年  
宣  
三  
年  
也  
成  
五  
年  
崩  
在  
位  
二  
十  
一  
年

牛傳捷斐  
兩卷之首

**簡王**年崩在位十四年  
**元**年癸丑二年乙卯二十

景王  
元年前在位二十七年  
元年襄二十六年也

元祐二年

列國見于年表者十九

魯齊衛滕晉鄭齊秦楚

魯十二公

隱公不書即位

莊公不書即位

僖公不書即位

寒

子 163-346



諸侯興廢	魯滅一國	項	晉滅十二國	耿	霍	魏	號
虞	焦	楊	韓	鄧	權	江	六
偃陽	肥	陸渾	鼓	息	弦	黃	夔
楚滅二十一國				蓼	鄧	鄧	庸
賴	陳	舒鳩	蔡	唐	頰	胡	申
隨	滑			秦滅二國			
梁				齊滅五國			
譚	途	蔡	紀	郭			
邾滅一國				衛滅一國			







封於別邑則請京京亦邑也武姜又使居之  
 謂之京城犬叔以寵異之天晉太叔祭仲曰  
 過百雉凡已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京邑也城方丈  
 害也則指洛陽太叔先王之制有三年之制  
 參國之侯伯之國其城長三百雉大國三百雉  
 其國之不逾百雉也參比兩反  
 法度非制也非先王君將不堪言叔孫有大夫將焉  
 曰姜氏欲之言諸京出於焉辟害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言武姜愛共叔段以  
 不如早為之圖言武姜愛共叔段以  
 使得其早宜也無使滋蔓蔓長則不可  
 章猶不可除言武姜愛共叔段以  
 左傳評苑卷之五  
 大豈可得言武姜愛共叔段以  
 而國謀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待之言武姜愛共叔段以  
 然叔段命西北兩邊公子呂曰  
 其邑兩屬鄭段已也  
 有其所屬君將若之何  
 臣請事之則我請事叔  
 無生民心叔段不除則鄭國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有段已也  
 子封曰公子呂曰  
 公早不義不暱言叔段為臣而不義  
 弟而不顧言叔段為臣而不義  
 大叔完聚言叔段為臣而不義  
 將襲鄭言叔段為臣而不義  
 乘子忽及棄去聲下同  
 將襲鄭言叔段為臣而不義  
 夫人將格之武姜



無窮永錫爾類又能以已之在感君之其是謂孝也  
是齊之所聞也請者未必如此秋七月天王使宰嚭來歸  
厥其大遼其後凡諸書皆以此秋七月天子使宰嚭來  
公仲子之昭緩且于氏未薨故名惠公楚在春秋前故曰  
物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之國列彼列反諸侯五月同  
盟至即位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士踰月外姻至  
也雖猶親也此言起吊各贈死不及尸本望之通弔生不及  
以遠近為要因為葬則贈死不及尸則終喪不葬非禮也  
表上時罕友及墓七雷反露音元又音良周如字豫志事非禮也  
放曰漢山葬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夷在城陽莊  
范劉遷葬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更不  
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於經然見其事以听春秋例也他如  
首危有蔓不為眾亦不書不為眾不書反於此祭之者  
所錄非惟史失實兼宋簡牘之記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  
左傳詳克反擊音續卷之二十一  
留外黃齊刺黃城縣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  
首拜郊他也倣放此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  
通也歸葬而已他皆放此  
不書以恒為大子故隱公讓而不啟惠公之憂也有宋師大子  
不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少去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非禮也不葬非公使葬故不書於策也  
皆被北諸國在汲郡朝歌縣東南于氏與共叔之亂公孫滑  
奔衛公子入及于入反衛人為之伐鄭取廩丘鄭人以王  
號師伐衛南歸有號西虢國也私襲陳邲東南請師於邾邾于位  
私於公子孫公子孫許遂行及邾人鄭  
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魯三見者皆在十二月祭伯牙非王命也我父卒監親  
大事各舉以臨之十二月初七日公薨於楸大斂居柩親  
終公不與小斂必不計日







設使我自棄其德是以國難於與矣是廢先君之舉也見我棄先君之意也豈曰能勝乎

不以國難於與矣是以國難於與矣是廢先君之舉也見我棄先君之意也豈曰能勝乎

以宣及昭先君之令德言我能讓國之志也昭先君之令德言我能讓國之志也昭先君之令德

舍此而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公先言以舉賢為功吾子孔父叔孫之子也

君也使公子馮出居手昭公與夷見出其宋穆公卒月說公

功也使公子馮出居手昭公與夷見出其宋穆公卒月說公

奉勅公即傷陽公與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謂宣公知親人之賢而立

乙立穆公而不立其子繁之故公卒復立幽公命以義恭義恭

宜也言宣公遷君之商頌曰詩商頌曰玄鳥篤殷受命咸冒武丁受命首命世於天下者扶天之玄鳥篤殷受命咸冒武丁受命首

義百祿是荷最能任濟天之其是之謂乎言宣公命以義恭伊

詩之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雷師在春秋府虛廬庚戌

義也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雷師在春秋府虛廬庚戌

鄭伯之車償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日衛莊公娶于

齊東宮得臣之妹白莊姜也得臣太子名也妹安房也莊姜姓

本傳詳花陳卷之十下

妻而誼美而無子莊公娶於姜氏於色不驕行人所為賦碩人也

也備國之人作碩人之詩以聞又娶于陳曰厲嬀陳女嫁姓也

望曰厲嬀生孝伯厲嬀生子蚤死未成人而其姊戴嬀生桓公

古也諸侯皆稱夫人則同姓之國以嫁桓公之莊姜以為已子

戴嬀皆厲嬀之婦也戴嬀臨地呼桓公名況莊姜有寵而好色

桓公稱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公娶姜氏生州吁而有寵而好色

川公便寵愛於莊公公弗禁淫公寵愛莊姜惡之應州吁忌其

而喜學用行去聲公弗禁淫公寵愛莊姜惡之應州吁忌其

石碣諫曰石碣諫大夫夫反莊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所以制外

之宜也石碣言愛其內不可納之驕奢淫逸謂情已

季皆當以義方教之非內邪耶而者邪也四者之來所以來者

李公犯上義謂將欲自牙也引三州吁言莊公乃定之矣

公度俱請放逐無憾自牙也引三州吁言莊公乃定之矣

龍禍過也龍禍過也引三州吁言莊公乃定之矣

則直早若猶未也早寃惜之為禍州吁必得寵愛以夫寵而不















更與鄭伯盟以鄭為援今鄭實與宋盟初戎劉于周發幣于公  
 做限而伐和朝以求宋故曰為宋計  
 鄉凡伯弗賓今計欲請於公輸如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  
 子楚丘以歸傳言凡伯陳及鄭平六年鄭伐陳十二月陳王父  
 如鄭蒞盟也主申及鄭伯盟歆如忘意不在其親血親色洽  
 而洩伯曰王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我伯劉反鄭良佐如陳泣  
 盟民臣鄭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故鄭言以怨有王  
 恒五年六年陳見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先故要此  
 計鄭伯許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齊  
 至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坐衛地有陰句陽縣東三月鄭伯  
 使宛來歸枋宛鄭大夫不書氏未明族枋鄭在泰山之邑在  
 賈我入枋恒元年乃平易枋田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左傳詳死卷之隱公十六  
 黃六年傳曰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  
 非唯現在位二君也室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  
 茲前與隱公盟故也辛亥猶男卒無傳年起其子亦所以  
 諸侯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鄭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已君  
 名則亦書之神明故墨皆從身盟之例告而不以名也傳劉曰赴以  
 諸侯或發於始卒或發於後卒因宜有所異同所葬山明所葬  
 記注本末不載皆備故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  
 宋公序齊上八月葬蔡宣公無傳三月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  
 瓦屋周地  
 于浮來莒人毀而不報敝公侯故直稱公列在舊二十九年年  
 開列蕭真無傳冬十有二月無駭辛公不與小飲故不書日  
 退反蛇為哭冬十有二月無駭辛辛而後馮駭故不書氏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先相見宋敎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大丘垂也鄭伯請釋泰山  
 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不



公命以字為展氏公子展字公之字也無親之也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夫也南季字子大三月癸酉大雨  
 震雷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兩雨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齊地也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始也始而雨庚辰大雨  
 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王月無陽始出未可震也凡雨自  
 三日以往為霖此釋經書時失也而平地尺為大雩夏城郎書不  
 時也宋公不王王不共王戡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  
 入郭之役怨公不告命公不告命以七年伐杞公怒  
 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宋不告命復更告之宋公命  
 侯于防謀伐宋也此戎侵鄭此方之戎刻伯禦之禦此戎也  
 師去其曰彼徒我車師去其曰彼徒我車公言兵用車戰懼其侵軼我也利而  
 之步卒所侵公子突曰突亦莊公之子也也使勇而無剛首嘗  
 彼而遠去之嘗試也勇則敢於試也無剛則不以君為王器以  
 衛之以待成之也言先伐兵三處之常冠而連言也人之性  
 耳而無親而不相親勝不相讓不相讓而相讓則敗不相  
 則各先而相殺先者知後必務使勇者當冠則成而後  
 則後人見其有所獲連而遇之速也速者先也而前遇伏  
 後者不救後者見先者敗則無繼矣此情者矣乃可以逞  
 然後可決決必不相救則無繼矣此情者矣乃可以逞  
 以解患從之突之策我人之前遇者奔過伏兵而奔走也  
 祝融逐之祝融大夫也祝融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成而奔走  
 戎師逐之戎至後伏兵起我定走彼情速也此情者矣乃  
 戎師逐之戎至後伏兵起我定走彼情速也此情者矣乃



九年春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為師期  
 齊侯鄭伯伐宋期釋郕之去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  
 老桃曾不書不告於鄭也老桃宋地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庚午鄭師入郕郕宋邑也鄭兵未歸于我得郕邑庚辰鄭師  
 入防防亦宋邑也辛巳歸于我鄭以思公敗敗宋師故君子謂  
 鄭公於是乎可謂正矣言其公處此以王命討不庭正鄭以王  
 命討之曰不庭者下之不貪其土不貪其土以勞王正鄭以王  
 事上告成孔於庭中也不貪其土不貪其土以勞王正鄭以王  
 勤以答之也魯侯為鄭伯勸軍以正之此鄭人所以蔡  
 二邑魯侯曰以勞王正之此鄭人所以蔡  
 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不伐秋七月庚寅鄭師入知猶任鄭  
 宋人衛人入鄭宋鄭奇兵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八月

以後之以後於燕姓也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公使羽父獨站  
 君與滕君薛侯曰公使羽父獨站薛侯曰公使羽父獨站  
 山有木木在山則度之度之度其材而用之者實有禮禮行  
 之主人也謂語止此者周之宗豈周之同宗先姓為後姓為後  
 黑家人若朝於薛設若我言居不取與諸任蓋言諸任乃薛之  
 侯不取與之齒君若辱寡人則與諸任蓋言諸任乃薛之  
 以滕君為諱則我願如周之宗侯許之理故薛侯許從之乃  
 長滕侯乃以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侯曰  
 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授兵于大宮授兵于大宮  
 孫閱與穎考叔爭車公孫閱鄭大夫也典穎考叔拔舟以先  
 也朝中校車未有馬駕故于都拔棊以逐之也拔之以逐考叔  
 以手扶輪而走龜張留反



母使其他族類處乎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許曰我鄭國爭此土也  
 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孫其覆亡之不暇  
 况能禮祀許乎何暇禮祀許乎  
 百里處不唯言國之為  
 此也乃使公孫復處許西偏  
 遠乃使公孫復處許西偏  
 允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而亦不也言凡汝之助我死  
 去之乃亦汝也言我死不能與吾先告邑新邑死  
 在宋地莊公武王  
 公其處莊公武王  
 失其序莊公武王  
 雖也莊公武王  
 鄭爭乎莊公武王  
 在傳莊公武王  
 於是乎有禮莊公武王  
 穆可以安莊公武王  
 刑而伐之莊公武王  
 我德之厚莊公武王  
 可而後莊公武王  
 禮矣莊公武王  
 乃使卒出莊公武王  
 政以治民莊公武王  
 而為政又莊公武王  
 牙而詁之莊公武王  
 之田于莊公武王



因諸尹氏因隱公於鄭大賂尹氏隱公行賄而禱於其主鍾巫所禱於尹氏所禱於尹氏之家遂與尹氏歸遂與尹氏俱而立其主立鍾巫之生於鍾巫之神遂與尹氏俱而十一月公祭鍾巫齋于杜廐比國國名館于寫氏館舍也舍于之冢冢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寫氏隱公也立桓公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不書葬不成桓弑隱墓立喪也故夷札不成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二

宣十八年

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

宣十八年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宣十八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度漢率輟... 厲游綴... 火龍... 色比... 辰旂... 儉而有... 物以紀... 不敢易... 示百官... 之失德... 章執... 侯來... 今南... 王欲... 中國... 侯來... 今南... 王欲... 中國...

也公及... 行告于... 事也... 時也... 戰也... 可也... 物也... 政也... 生也... 古之... 第曰... 年也... 乃也... 公也... 者也... 國也... 室也... 之也... 侯也... 今也... 子也... 士也... 侯也... 今也... 子也... 士也...



侯齊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戚相求成也二年來成  
 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  
 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  
 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女出嫁  
 加聘問存謙敬序厥勤也在書而出則曰致女蒯伯萬之母蒯  
 莊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為明年秦侯納蒯  
 姜惡蒯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蒯國在焉相臨晉野  
 如魏河東河北野也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行三豎之說詳田狩之時  
 內狩狩夏時即非國夏天王使宰渠伯來聘宰官渠氏伯也  
 內之狩也故書地春秋左傳  
 左傳詳此春秋左傳  
 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記之國史  
 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南  
 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  
 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非狩地故夏周宰渠伯  
 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秦以芮小輕之冬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芮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以記之國史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一月  
 二十一月巳丑此年正月六日陳亂故再紀也甲戌前年十一月  
 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陳侯鮑卒故再紀也甲戌前年十一月  
 齊侯鄭伯如紀外紀朝朝皆言知齊故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天子之大太朝仍叔之辭也齊侯鄭伯如紀  
 文字切明之辭也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自為伐鄭之主臣之  
 事傳例曰書不時無傳時之為為失紀也冬州公如曹



夏曆四月可也

心父留在魯故經書秘大寔書不時也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  
二年皆釋之於未終以指凡祀啓蟄而知言九祀通下二句天  
駟祭重信欲異於前事夏正建寅之月祀龍見而雲龍見建巳之月於龍宿之休嘗見  
天祐勿殺折始殺而樂建酉之月所氣始盛待閉而太故祭亥  
歲焉有發祈始殺而樂建酉之月所氣始盛待閉而太故祭亥  
既燕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過則書前則書以詎慢也至淳  
故燕祭宗廟縣制論之備矣失言上州國所城陽浮于縣也國  
千公如曹虞其國危遂不復言上州國所城陽浮于縣也國

**紀六年春正月寔來**寔寬也言州國不能自安五年冬經曰夏  
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魯地也在泰山秋八月壬午大閱邾為大  
車儀諸侯之成嘉美斯忽而忽魯以有力為蔡人殺陳佗立  
甕然而顯齊軍人俱之以非特簡軍馬桓公子莊公也千  
不備爵者莫立共會諸侯九月丁卯子同生恒公子同是病  
夫人之長子滿用犬子之礼故史冬紀侯來朝  
書之於策不稱太子者書始生也

左傳元年  
卷二十桓公八年

**傳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  
則來行朝礼言朝則遂不復其國也于公知晉也言死  
留不去敗壞文言寔來楚武王侵隨斷費荆之國平姓子壽始  
借實武王也隨使遂章求成焉與之平也遣子接反軍於  
姓封同侯爵也

以待之也以時隨之報隨人使少師董成大也遣成和監盟也

謂兩君不用見關伯比言於楚子曰關伯比亦吾不得志於漢

東也不得志於漢東之諸侯者我則使然蓋我楚國我張吾

三軍我楚力且張而被吉甲兵其三軍之甲與其利矢以武臨之威

武而諸侯彼則懼而協以謀我諸侯見我楚威武之可故難間

也所以雖於離間其心也漢東之國隨為大害繁言漢東諸侯

也楚國失策正坐此患漢東之國隨為大害繁言漢東諸侯

國為狄大隨張必棄小國隨楚心自修去必小國離楚之利也

小國離心則隨勢蹙而秦楚小國修去必小國離楚之利也

然爰是楚國之利也秦楚小國修去必小國離楚之利也



又奉酒醑嘉果百酒美水之酒嘉善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無遠心也言告神以嘉樂而特之以敬讓上之華臣下所謂馨香  
綽上三者而言成民之事也勝者更修其五教夫師明交之五散  
滅酒醑所以言成民之事也勝者更修其五教夫師明交之五散  
其三時秋之三時使農無廢業修其五教夫師明交之五散  
有常民親其九族觀其上至貴家道可和以致其禮祀然力  
於神而竭精於是庫民和而中降之福信忠於神而神降之福故文  
意以厚大祭則受福而今民各有心懷異心而不和而鬼神將  
動則有成戰則克也今隨國之神不和而鬼神之  
主民為神之主民心不君雖獨靈雖獨靈其何福之有神之吐之  
必不降君姑修政君宜且修政事而親兄弟之國諸睦睦東  
庶免人難庶免人難庶免人難庶免人難庶免人難庶免人難  
不敢伐庶免人難庶免人難庶免人難庶免人難庶免人難  
左傳平公八年楚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光松堂梓



**二山** 晉公名武氏山則廢主者是也  
**命** 所以元國家之大物皆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言此子不可用以命子之名也  
我同日命之同同送命父為司蓋里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以請王命公無庸於天改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葬咸丘** 經昭然有咸丘者黃書物數書夏殺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國在河南許州府城下北宿音什  
**傳七年春穀伯鄆侯來朝名賤之也** 書魯小國賤之禮不足故以經書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書魯以來求更乃行朝禮  
亮及莊音陽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主遷盟向之民千鄉王  
**左傳評苑** 卷三程公 十二  
**天王使家父來聘** 無傳家父天子子夏五月丁丑承執秋伐邾無冬十月雨雪無傳失通千付又祭公來遂達王后于紀祭公諸  
子三十公者王使魯主會故祭公來受命而地也天  
子無外故用稱王后而不盡舉重略輕察則界及  
**八年春滅翼** 曲沃隨少師有寵此事祖在六年簡少師楚閻  
伯比曰可矣伯比前年謂少師將其君若者舉韓歸也少師  
也不可失也此機失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黃隨不會  
今也使遠章讓黃責其楚子伐隨楚武王從其軍於漢淮之間  
陽事使遠章讓黃責其楚子伐隨楚武王從其軍於漢淮之間  
戰於漢水之南季梁請下之季梁隨隨廣而代隨罪弗許而後戰不許  
從和然後與戰所以怒我而息寇也師起師急忽則可勝也少師謂  
隨侯曰必速戰少師則請不然將失楚師若不速戰恐失楚  
侯禦之隨侯果不從李望楚師遂見季梁自楚人上左言楚國  
梁而從少師望楚師楚師



之法以左為貴蓋春秋之君必左也... 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 隨未可克也... 卷二桓公... 九作春秋紀季姜歸于師... 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楚子使道刺將巴客以助於鄧... 而奪之幣... 鄧人逐之皆巴師而夾攻之...

之楚師自前還... 公無秋公會衛侯于桃丘... 十年春曹桓公卒... 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夫無罪懷璧其罪... 求其寶... 無厭將及我... 公子忽有功焉... 諸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也...











也弗克而還。

經下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

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秋既謀之今書會者當諱納不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月公至自伐鄭春秋既謀之今書會者當諱納不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陽傳曰書特也而下有十一月

薛滕成公歸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爾時者未必與下月異

正也又推按此年閏在六月則月紀而節前木星可在十一月而

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謂中功假之事皆懸指

通言一時不月刻命失亮反定丁候反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

齊惠公也胡虜擄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

傳十六年春正月公會于曹謀伐鄭也不克故復更謀夏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陽書時也初衛宣公

悉於夷姜左傳齊克庶母益父有子之妾也生急子夷姜屬諸右公子

左傳齊克庶母益父有子之妾也生急子夷姜屬諸右公子

子名收宣公以急為之娶於齊而美急子既死宣公為之娶妻

子付託之屬音甥其有也遂自取之即鄭生壽及邴子期即惠

公取之豈待序所謂納級之妻是也夷姜淫亂而死邴子期即惠

公屬壽於左公子左公子名捷宣公使諸齊信其交構乃

與公子期構急子會急子之過要公使諸齊信其交構乃

便去使盜待諸莘密欲待急子於莘地將殺之而殺之壽子

告之以告急子密欲待急子於莘地將殺之而殺之壽子

命為使其父命惡用子矣安有無父之國則可也有

是奪其父命也惡用子矣安有無父之國則可也有

謂必不為人所能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旗以先

聲壽子載其旗以先壽子載其旗以先

旌旗謀以為急子至急子後曰我之求也壽子載其旗以先

壽子何罪請殺我乎汝何下又殺之詩序所謂衛卒於之二千







之師仲以子處為渠所立本紀不正又下能以因位周公欲  
安氏宜其見陳故即而然讓者之言以明本意而首伯告王  
試莊王而立王子克王于克莊王之弟也辛伯告王周大  
伯知之以其遂與王殺周公黑肩與莊王之子子克奔燕  
周公同惡故出初子儀有寵於桓王之少子也故寵之桓  
齊燕國惡齊桓王以子儀之寵齊桓王曰諫曰公竝后而  
屬諸周公公使輔之齊桓王曰諫曰公竝后而屬諸周公  
齊桓王曰諫曰公竝后而屬諸周公齊桓王曰諫曰公竝后  
而屬諸周公齊桓王曰諫曰公竝后而屬諸周公齊桓王曰  
諫曰公竝后而屬諸周公齊桓王曰諫曰公竝后而屬諸公  
周之周公弗從之而不從辛伯之諫故及焉王所殺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二

卷二桓公

廿三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三

宣三十二年

莊公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一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十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一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二十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一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三十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一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四十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一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五十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一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六十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一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七十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一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八十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一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二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三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四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五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六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七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八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九十九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宣公一百年閏九月庚辰朔旦食日之食三十一



齊人斬師不為王薨於行武王國之福也不或於戰果王遂  
 行武王乃帥卒於櫟木之下櫟木名也果令尹闢相莫敖屈  
 重除道梁楚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特王我故為奇兵更開  
 東南入郢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音云莫敖以王命入盟  
 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水而還如銳反水曲曰內濟漢而後築要  
 是歲楚武王之子熊黃立是為文王紀侯不能下齊以要盟不能降屈平齊書  
 夏紀侯大去其國遠齊難也力以反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秋兒犁來朝附  
 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城隼來五兮反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兒犁來朝名宋王命也未受爵命為諸侯傳家附  
 但以尊周室王命以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名伋也桓十  
 為小相子數音朔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期為諸侯所納以大事故稱入而久據  
 在成十年秋公至自伐衛無傳告實無傳為公齊人來歸衛俘  
 公羊穀經傳皆言衛侯此傳亦言實性此經言作疑經誤作四也釋勞大夫反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齊跪于秦  
 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齊大夫省之以遠曰乃即位君子  
 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回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  
 立襄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校弗強本末終始也其枝必破非人力所能演說應待治反下同詩云本枝百世  
 詩大雅文王音忠猶其大乃覆再舉之又善加矣公親與齊  
 齊人來歸衛俘公親與齊楚文王伐申申姜氏











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辛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傳無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魯地

敗宋陳曰敗某秋宋大水公使書冬王姬歸于齊齊侯使不覿

傳十一年夏宋為栗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

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通謂設機論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

未陳彼敗為文為棄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力者大崩曰敗

于偽交陳直對反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撓乃拳反得傷

續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

曰克為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

左傳許苑卷三莊公

之則不言使敗績但覆而敗之曰敗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覆

書則克之名猶音發王若無敵于天下天下非

取為文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所得與戰者然春秋之世

據有其事上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春秋大水傳凡

而敗則以公使弔焉魯莊公使人曰天作淫雨淫雨也言雨過

為大水公使弔焉魯莊公使人曰天作淫雨淫雨也言雨過

害於桑威言雨多而傷穀是害若之何不弔天災如此對曰孤

實不敬實有不容之罪天降之災以罰我也又以為君憂且

貽魯君拜命之原君命之原臧文仲曰孫振也宋其與虜宋

國將出湯罪已引而歸之干已其興也淳焉淳焉而盛桀紂

罪人桀紂有罪乃推其亡也勿為故其亡也且列國有凶稱孤

大九諸侯遇魯則禮也此又合言懼而名禮言懼而名禮言懼而名禮

虜言宋庶幾既而聞之曰公孫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桓公名

于與也



戲言非以為  
可成勢

人谷使者之辭而曰宋其與乎後來方謂如是御說代宋公  
當使者也次年宋亂獨公遇弒而宋興之言不驗故傳載此  
音語說者藏孫達曰文仲是宜為君  
手得為有恤民之心言御說有恤民之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  
宋君也  
乘丘之役在十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始失名而  
射亦及右歇孫生搏之為卿也市平及得音時宋人請之  
丁大夫又相視曰報魯明其德還新  
**紀**  
**宋公靳之**既而相視曰報魯明其德還新  
**因也吾弗放子矣**宋公戰病之已病為宋厲秋君將  
**經**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無傅紀侯去國而死  
而後端之全守前義以終歸道故繁之紀而以初夏四月秋八  
嫁為交賢之地宋婦不書非常且排大歸音攜  
**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推開公不書見也  
名不警而遇賊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宣十年  
**傳**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子蒍澤**宋大夫南宮萬恨閔公之豎  
行蒙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批音迷過大宰督于東  
**宮之西又殺之**殺皆不書秦不立子游之游宋公  
**子御說奔毫**宋邑京察西北有毫城南宮牛從獲帥師圍毫  
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及勳武宣穆莊之族自曹師伐之  
宋簡公大夫名板字大心及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  
**桓公**立公于孫以嘗國之兵討賊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  
日而至乘車非兵輦駕人多力乘輿去神二宋人請猛獲于衛  
頑立乃請于衛衛人欲勿與衛人欲勿與  
宋猛獲而殺之衛人欲勿與衛人欲勿與  
宋猛獲而殺之衛人欲勿與衛人欲勿與  
天下之惡一也言執說之賦天惡於宋而保於我  
為惡于宋而我保之何補人向蒲虎國得一夫而失一國



**急以息鳩歸**男其夫生者敖及成王焉。

**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事也各言我一人之身，既縱弗能死，總然思也。及其又奚言？尚何而謂之？

**楚子目蔡侯威息**楚子以蔡侯威息為不義，故逐之。蔡侯威息，楚子以蔡侯威息為不義，故逐之。

**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迥，其猶可撲滅者，親公六年注：屬手聲。

**如齊**無傳。夫人姜氏奔齊，桓公姊妹父。

**鄭人侵宋冬十月**左傳評苑：卷三莊公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遷朕及反。秋諸侯為宋伐鄭。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公齊公衛公伐鄭**宋主兵也。莊序春秋之常例，他皆放此。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緜。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緜**書會鄭伯之不書其異也。陳國小，每盟會所在，衛在衛，晉在晉，亦始於陳侯介於大國之間，而為三特之客，故亦因同進之。遂城在緜上終於春秋，所以都魯河南張氏縣也。知子克卒，無傳，充班父名。

**命以為謀**命再同謀。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侯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桓公毛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今厲公九月殺公子開，隱公十一年復入至是始治祭仲之黨，與去解。

**九月殺公子開**隱公十一年。



與考叔平車之公孫則弼銀... 出奔衛... 言十月就盈數焉... 一軍為晉侯... 遂以晉師伐夷... 惠王立而復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十有八年春... 助也所以助...

非禮也... 伯使原莊公... 也乃進之... 遷權於那處... 伐那處取之... 十有九年春... 伐我西鄙... 十有九年春... 十有九年春... 十有九年春... 十有九年春...



何者不自知歟  
 臨柳曰憂而忘其憂必及之  
 言必不見蓋納王乎  
 何而計于  
 王乎  
 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於魏也伯之言  
 甲戌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十六年與魯  
 大夫盟於此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無傳薨後始赴於諸  
 冬十有二月  
 葬鄭厲公  
 無傳八月乃  
 傳二十一年春齊命于弭  
 鄭伯相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王自圍門入  
 鄭伯相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門而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鄭伯相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公而既入國鄭伯乃享王  
 鄭伯相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干秦親之西偏雖音僻  
 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降平今復與之虎牢南成東其原  
 原伯原鄭伯效尤  
 鄭伯相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其亦將有咎  
 鄭伯相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省方謂之巡  
 號公為王宮于玕  
 鄭伯相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鑾鑑予之  
 鄭伯相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千反號公請器王予之  
 鄭伯相命也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  
 本意鳥路反冬王歸自號  
 傳言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書  
 無傳故有罪也易稱叔遇有  
 國鄭皆放赦罪人豐隆象故以新其心  
 有特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書所景反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反哭成喪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宣公大子也陳人無其文姜  
 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宣公大子也陳人無其文姜  
 晉禦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渚  
 防渚而與齊之微者  
 盟齊桓謀接諸  
 侯以崇霸業  
 冬公如齊納幣  
 也母將未再期而國昏二傳不  
 見折讓左氏又  
 無傳次禮明故







氏入哀姜也。公卒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戊寅  
大夫宗婦親用幣宗婦曰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幣以  
余婦同大水無冬戎侵曹見明孟子之通莊公欲奪今大夫故使大夫  
費俱見赤歸于曹曹無傳赤曹僖公也書曰歸享公闕誤也自  
定曹人以又不可通之下公宰穀梁之說採用了  
傳三十四年春刻其楨皆非禮也傳并去年州桓事御孫陳曰  
夫鄧音諸大臣聞之言我之所聞如下文所云儉德之共也言德約乃恭修惡  
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言恒公前儉而君納諸大惡今居  
桓刻其楨是納之無乃不可虛言其甚秋哀姜至莊公娶齊女  
於修靡之大惡也公使宗婦親公使同姓大夫之婦用帛大夫兄夫人  
也亦使用之傳言宗婦用御孫曰男贊天者王弟下  
國氏曰昭遠物吉處何字  
丑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新女氏夏五月癸







二十八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獻公娶于齊無子齊姜生一女一男其女後嫁又娶二女於戎  
人子申生齊姜生一女一男其女後嫁又娶二女於戎  
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故以狐為氏重耳晉文公也狐伯行  
伏之國小戎子夷吾小戎允姓之戎也子晉伐驪戎驪戎  
更平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成武公之君舅以其女歸生奚齊驪  
公伐之驪姬欲立奚名曰夷吾其婦生卓子名之曰卓伯百弟驪姬嬖愛驪姬欲立  
其子驪姬欲立奚大夫在東隅外者亦使言於公曰使二五言曲沃君之宗也夫  
則可乎中不待言可以無主言二邑皆不宗邑無主試使無主則民不威所畏懼  
左傳齊宣公卷三莊公二十中  
疆場無主疆場無主則防戍伏  
生心戎生心於外民慢其政其政于內  
使犬子主曲沃今君若能使申生居而重耳夷吾主蒲與絳又  
重耳居蒲夷吾居則可以威民而懼我如此則內可使民知  
且旌君伐又可以旆表吾使俱曰庶使晉國秋之廣矣謂秋  
地之賦絕指於晉焉都所都虛墟伏也飲公開二五之言夏使太  
言蒲與屈也於晉焉都所都虛墟伏也飲公開二五之言夏使太  
以大幣不亦宜乎此固禮晉侯詭之而悅之國音悅夏使太  
生字  
子居曲沃宗室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為蒲羣公子皆鄰  
升竹使唯二姬之子在終葵齊卓子居於國內二五卒與驪姬  
諸臺公子而立奚齊中生諸門下與諸公子皆出居外晉人謂之  
三五耦二共懸傷晉室也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楚相號







號公使祝應宗圖史...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三終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四...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四



[illegible]



衛國人受甲為兵者  
 皆曰何不使鶴也鶴實有祿位謂鶴乘軒其祿位皆大夫也余焉能戰哉  
 能與狄人戰公與石祁子決公與石祁子王也與寧莊子矢  
 莊子矢速也與之義使守使二子曰以此替之以決斷禦難之擇  
 利而為之得其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繡衣公以賜夫人與其夫曰  
 聽於二子使夫人聽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  
 齊殿傳言衛侯失民有素難臨事及狄人戰于勞澤衛師敗績  
 遂滅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次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之法言  
 衛之存故也但以入衛侯不夫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  
 為文惠戶者反  
 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  
 也神矣哉反故恐言當先白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  
 大夫一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封濮初  
 左傳評苑  
 齊公之卽位也少年方十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昭伯惠公弟  
 宣姜公之弟也年五六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昭伯惠公弟  
 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公送諸河此五子文公為衛之多患  
 也先道齊及敗宋桓公送諸河此五子文公為衛之多患  
 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牖之民已及為五千人立戴  
 公戴公名申戴公戰於其國人立呂廕子廕子廕子曹邑以避  
 戴公是戴公公卒復立文公呂廕子廕子廕子曹邑以避  
 許穆夫人賦載戰事歸咎其兄及義不與故賦是詩也齊  
 侯使公子無虧無虧齊侯公館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  
 車甲之賦異於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維狗皆三百與門  
 常故傳別見之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維狗皆三百與門  
 林綽達也四馬曰紫衣車禮具曰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重  
 木門門持先立門齊大夫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重  
 錦三十兩行綽曰錦三十兩三十四也鄭人惡高克克好田



[illegible]







南師時以伐晉  
而見虞公許之不聽且請先伐虢且請不聽遂起師將以伐虢夏晉里克荀  
我他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果不聽不聽遂起師將以伐虢夏晉里克荀  
魚帥師會虞師伐虢二大夫主謀城下陽城先書虞師  
故也虞書伯偁之首而秋盟于貫服江黃也宋與齊共為冷諸  
但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齊寺人內奄官堅紹也魯與齊共為冷諸  
外則李豎初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張本等如梓又音持號公敗我  
檀黃履滿汝桓公車幸焉齊亂張本等如梓又音持號公敗我  
于桑田桑田號地名號晉卜偃曰號必亡矣言號國有天下陽  
不懼不懼而不畏懼而又有功又敗我是天奪之鑒鑒秦能公之天  
無以昭昭而益其疾也增勝其疾病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自  
見吉也見吉也而益其疾也增勝其疾病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自  
愈輕易晉而不撫其疾也增勝其疾病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自  
左傳評說  
冬楚人伐鄭闕章因鄭肅伯楚王孫公子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日一時不雨則言不為災也  
徐人取郟無碑徐國在下邳僅縣東南亭國今在蘇州府屬六月兩  
示旱不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在東平頃昌縣北冬公  
竟夏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在東平頃昌縣北冬公  
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  
災也閏六月夏四月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  
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自陽穀進人詰魯求  
齊受盟齊受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  
齊大勤棄德不祥齊大勤棄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聞瀉蔡姬  
蓋魚池在范市公懼變色蓋魚池在范市公懼變色禁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



嫁之為明年齊

五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侯

蔡蔡潰民也其土曰潰遂伐楚次于陴陴楚之邑也

盟于師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盟于石陵石陵齊之邑也大夫也楚子連完以師以觀齊

以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之王孫也南巡寡人是也



省糧扉屨此用也糧米梁也靠宜履  
 也二國當供此運狀味反其可也  
 之信望音悅與之虎牢虎牢以擊之也  
 也明年深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也男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  
 死王事加二等勤事於是有以褒歟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罪故  
 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此事傳在莊公二十八年卜之不吉  
 筮之吉乃得筮之公曰從筮  
 長改託言筮短龜長其寶龜短無分長短不如從長  
 且其繇曰有日晝書由專之渝驪姬必將敗變其心也  
 之驗也公心既繫則驪姬必能除公之所美也  
 左傳評花來生五德公上  
 一穢蕪香草也謂申生之徒猶臭十年尚猶有臭雖積十年  
 而臭氣漸存也必不可言驪姬必弗聽不從卜立之為夫人  
 生奚齊其姊生卓子見莊公下及將立奚齊驪姬怒  
 中大夫成謀克既有中丘之語則是成其謀若里克而己今里  
 姬謂犬子曰云者泰生君夢齊姜齊姜夢齊姜求來  
 必速祭之女可速具犬子祭于曲沃故說其宮祭之歸胙于公  
 酒食能才飲祭之公田時獻公適姬真諸宮六日  
 日公至而饋毒而獻之驪姬以毒藥置於公祭之地  
 者不可不試飲地墳毒酒內於地與犬共飲食之大斃焉而  
 與小臣復以酒肉殺之小臣亦斃  
 天子謂言中生實犬子奔新城新鄭即公殺其傅杜原款杜原



城其賜邑齊桓公與申侯以虎乃美城之勸其聖也  
申其名子孫不忘守之不忘所自吾助子請於諸侯乃為  
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宣仲之志宣仲遂謂申侯於鄭文公美城其賜邑言齊侯賜之虎將以叛也以叛鄭伯  
申侯由是得驍年報中侯張本秋諸侯盟特齊桓公會諸侯  
子之仇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時惠王寵于帶欲廢太子鄭  
宰周公召鄭吾撫安以從楚時楚欲與齊爭霸故定其位故使  
伯使之叛齊吾撫安以從楚可以少安言鄭有晉楚之援  
以晉欲使晉亦不服齊成王可以少安言鄭有晉楚之援  
於王命鄭文公以待而懼其不朝於齊也又以不朝故逃歸不  
盟故特自命止之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相若患動則可  
輕易輕則失親親親愛也言輕易失親患必至  
左傳訛死兩港五條公上  
必至之病而乞盟及至焉齊所伐楚不能所害多矣則所得者  
德也君必悔之弗聽孔叔之諫逃其師而歸首止之盟也為明  
後年伐楚關穀於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  
鄭張姻也如外親也道國在汝南安陽縣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督弦姻也南陽國名汝南西平縣有柏牙  
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號  
以伐號焉官奇諫曰號虞之表也  
晉又反虞必與號晉不可啟言晉無能以為表  
冠不一之謂甚下陽已為基矣其可再乎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諸語為此二句也  
其虜號之謂也言號為虜象口之禍也  
公曰晉吾宗也皆經姓  
之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對曰太伯虞仲犬王之昭也即仲



衆神之名言虞  
不遠來  
其濟乎  
其濟乎  
勝答以重子母  
謠云此之謠言有云  
月會於尾星故均服振振也振振威貌獨音真  
而取鵠之實賁賁然見之於南方動南中時號公其奔晉  
天光耀也他區反火中成軍言鵠火星正中時號公其奔晉  
號公走也此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此言夏九月十月也上  
望言之止此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此言夏九月十月也上  
號公在丙子旦此年十二月朔日在尾星見合朔月在箕  
此時合在夜半月乃夏至至鵠火中其時鵠火之星見必是特也  
平日時月至天策星矣鵠火中於南方午並之中見必是特也  
以此時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曰虢公醜奔京師號  
左傳評充  
卷五僖公上  
十  
先補堂許  
公名也皆如童謠之言然所謂童謠者恐非還號而遷館于庶  
無此理無乃好事者附會焉為遂未可信也師還號而遷館于庶  
復取道於秦遂襲虞城之虞垣也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  
廢秦穆姬使君若大夫人送女曰鸞蓋而脩虞祀命祀且歸  
其職貢於王貢於周室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而以康貪墮馬  
且言易也假道而因取虞不煩干戈故言易也陽去聲○先足  
而前曰望則猶是  
而馬齒亦長矣  
六年春正月壬寅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新城鄭之所築今平陽縣縣秋楚人圍許楚子不觀國以闕者告諸侯遂救許鄭之  
諸侯故不冬公至自伐鄭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保盟而行賈華與重耳同盟而不欲效力  
不能守言下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相隨紀法地攻國  
如重耳之賢



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告於諸侯云所以此則有齊且用陳轅濞塗之譖也傳者文公言諸塗之譖本意欲初申侯申出也

中國之有寵於楚文王為楚文王將必女王成在莊與

璧與之使行使無曰唯我知女言惟有我知女心事女專利而不

歐對利而無厭予取予求從我而取不女瑕疵也女為罪

後之人將來多於女必以禮義大責望於女女必不免女必

非我必我必文必速行女不義可貴望於女無適小國往小國將不女

客焉小國政狹而法峻既葬楚文王出奔鄭奔鄭國又有寵於

厲公寵愛之又子文聞其必也楚令尹子文聞曰古人有言曰

知臣莫若君言知臣之賢否弗可改也已不可改易也秋盟于

甯母甯母地名也齊拒謀鄭故也故猶未服管仲言於齊侯曰

左傳許克國卷五信公上四十二

匡聞之招攜以禮言唯有禮者可以懷遠以德惟有德者可以

德禮不易德禮二者無所改易無人不懷不懷服者齊侯脩禮於諸侯

禮以其言乃修諸侯官受方物諸侯所當貢之物以貢於天子蓋齊

方富強先代諸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乞盟姑使太子華

侯出賄物也言於齊侯曰齊桓公於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

會於葵太言於齊侯曰齊桓公於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

遠君命三族皆鄭大夫言鄭所以遠齊君若君失之以為成結

公使去此命今者三族實使之然遠意則反我我與鄭國以事齊

我鄭國講和去上聲我以刺為內臣封內之臣蓋于華欲爭間

國以君亦無所不利焉辭既一國也何則不利是齊君隱馬齊侯將許

恃從子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管仲謀云君所以會合諸

華之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侯者以有禮與信也當音

而以姦終之始以禮與信而終之無乃不可乎言其甚也子

父不奸之謂禮為子而不犯父之命命其時之謂信中音命







耳夷吾也。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宣姜之嬖人也。  
至者悲反。召荀息以是親諸孤。言奚齊與公子伋俱在  
弱也。大夫欲屈辱荀息，其若之何？問荀息能  
臣竭其股肱之力，言當竭其力，加之以忠貞。此荀  
華而君之靈也。則是數公戚之不幸而遇害則以成繼之身  
不致苟免。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言苟可以利  
知無不為。」事不知耳忠也。送往事居，送往者謂桓公，居  
但無猜。猜，明也。情疑也。送，才死也。謂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  
里克分驪姬之遺物中生之先告荀息曰：「先於荀息三怨將作  
三怨謂申生、重耳、秦晉輔之。秦人輔之於外，子將何如？」言奚齊必  
耳克五之車也。秦晉輔之，皆人輔之於內。子將何如？不免女禍  
何以荀息曰：「將殂之身當以里克曰無益也。」補於事  
左傳評苑 卷五 信公上 十七  
荀 吾與先君言矣。言以一次不可以貳。豈可許君必能款復  
言而愛身乎？復護也。言我欲發難無益也。雖無益也，雖曰或將焉辟之  
言亦不可得也。且人之欲善，謂里克意欲誰不如我。亦如我  
也。我欲無貳，我不變前言。而能謂人已乎？勿忠於中生于冬  
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度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  
必也。數孫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卓子，驪姬之甥所生子也。  
便立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卓子而葬欽公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于朝。已葬而卓子臨朝里荀息歔之終不請君子曰詩所  
謂白圭之玷。白圭大雅抑僭言尚可磨也。猶可斯言之也。言語  
不可為也。謂言語之玷然荀息有焉有此謹齊侯以諸侯之  
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荀息也。荀息死在令不及魯故不書







經年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傳不書夏楚人滅黃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傳失世子與唐公同  
 反九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立之郭懼狄難也楚立衛國郭郭  
 衛侯甯芳夫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  
 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威董王以戎難初惠王寵子帶欲殺  
 公會諸侯於首止以定其位襄王即與太子與而王之齊桓  
 子帶恐不得立去去年子帶召成伐周討王子帶討其召王  
 帶奔齊召二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  
 于晉平戎也前年晉故周伐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上卿天子  
 王嘉管仲之力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故敢辭管仲辭上卿之禮  
 故加禮以詩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故敢辭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故敢辭  
 子之二守國高在仲言國子萬千乃天子所命為齊之牛臣當  
 左傳詩苑卷之五  
 上卿也若節春秋設若當春秋來承王命而國高二卿何以禮  
 焉將以何禮而待國高也陪臣致辭諸侯王臣也故諸王曰  
 舅氏稱齊侯為伯舅余嘉乃勲言我嘉女之功應乃懿德又  
 應女之謂賢不忘言我嘉女之勲往踐乃職其往  
 居女執謂賢不忘無逆朕命敬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平  
 而受女之禮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言管仲知此於讓不忘其  
 上能遜之而不忘詩曰詩大雅惟懷悌君子樂易之德神所勞矣  
 宜見神所勞矣其無後也管仲之後於齊沒不  
 經年有三年春秋侵衛傳在前夏四月韓陳宣公無公會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東南有鹹城秋九月  
 大雲無曆冬公子友如齊無







曰不孫言度知應答下下雖可為慶鄭吉計刑弗使  
 使為步揚御戎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馬小駒馬名鄭入也  
 乃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國之大事在祀與必乘其產所乘  
 土地所生其水土謂其生於茲而知其人心惟其生于焉必用  
 其教訓所以知其人心而服習其道使其安其教訓唯所  
 納之如量則用馬無不如志無不惟人今乘異產今昌乃乘  
 之以從戎戰國之事及懼而變必變其常度畏懼將與人易  
 矣易人言而亂氣懷積亂氣懷積陰血周作陰血周作動於公偏身  
 脉債與動也與起也張中亮及應音外疆中乾外疆中乾而內實乾竭  
 干君至此時弗暇不從慶九月今七月也應侯晉侯逆秦師  
 左傳評范樂五集  
 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惠公復曰復命師少於我言秦師北  
 以關士倍我但秦力戰之士公曰何故緣樂將何對曰出因其  
 資惠公之出奔也以梁國為秦秦伯伯之饑食其粟  
 十三年晉饑三施而無報秦受秦三施既背其是以來也所以  
 秦來伐今又擊之今晉不講和於秦我台秦奮晉人不直惠公  
 我倍倍猶未也以此現之則秦之公曰一夫不可不可  
 悔之况國乎况我有一同可受遂使請戰遂使韓簡曰寡人  
 不佞惠公言我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言既聚衆與兵復君若  
 不遠不遠無所逃命則我當決戰以從秦伯使公孫枝對曰  
 千乘君之末入言惠公出奔寡君懼之我秦君為入而未定  
 列侯公雖入買而猶吾憂也以爲異苟列定矣今惠公既敗







有象天地生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象而後有滋形交氣感遂以  
物其象滋而後有數數始於一自一以生滋而後有萬以萬千而萬萬  
君之敗德及言惠公今日及禍蓋由數人所敗德之所故也史錄是占日之占勿從何益之  
不足以及禍不從詩曰下民之謗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  
人競所主作因以詛譏惠公有以召此禍也傳尊本反震  
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隱隱非法所以聖人因天  
地之更自然之祇以感動之知達之寸則識先聖之精以自  
醫中下之手亦信妖祥以不妄神道勸教難推此為濟和救也  
宋人伐曹計舊怨也莊十四年曹書楚敗徐子婁林徐待救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王城之甥也  
秦伯曰晉國和乎穆公曰晉國和乎穆公曰晉國和乎  
不承心不和小人失其君而悼畏其親在下之小人恥其君  
報讐言必為君說寧事戎狄雖公國事戎君子愛其君而知  
其罪在上之君子則愛其罪不憚征繕君以待秦命而  
晉君曰報德報秦之德有死無二變此心也以此不  
君于小人所見秦伯曰國請君何人謂其君知何對曰小人  
小同故不知也謂之不免君于怨人之怨以為必  
歸以為秦必小人曰我秦秦謂晉背此秦豈歸君秦豈肯  
平君子曰我知罪矣君子謂晉既秦歸君秦豈肯貳而執  
之而秦執之服而告之晉侯既知罪而又如平德莫厚焉舍之  
之德莫刑莫威焉則莫威於此服者懷德懷秦之德貳者異刑







呼曰叔人不堪久駐故齊有亂將祀不果城而還謂是後  
作妖言乎及故反齊有亂將祀不果城而還謂是後  
果有亂故傳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博公一同  
累之亂音被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與博公一同  
經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城項項公在  
之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今齊下九月公至自會見  
于齊以會  
致者諸之  
傳十七年春齊侯徐位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  
年夏晉犬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娶之秦休不刺置  
五辛夏晉犬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娶之秦休不刺置  
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貳孕過期過十月不產卜招父  
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貳夫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  
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姜圉姜馬者及子圉西姜  
為宦女焉師滅項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  
取項取項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內諱號秋聲姜  
以公故會齊侯于下齊侯公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  
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處於  
姬皆無子齊侯好肉氣之由好也齊多內寵內多嬖如夫  
人者六人本也況其多也長衛姬生武孟也武孟公之少衛  
姬生惠公公少元也鄭姬生孝公也子為衛生昭公也密姬  
生懿公公少元也鄭姬生孝公也子為衛生昭公也密姬  
公於宋公於宋公於宋宋華子生公子雍傳言內娶六公與管仲屬孝  
雍平有寵於衛共姬雍平有寵於衛共姬雍平有寵於衛共姬  
聞齊公紹者有寵於桓公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  
著名戰故周之而桓公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  
公為長衛姬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以其聞皆有寵故爭立乃  
請立武孟







以堪之諸侯不世其於是也...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宋公欲合諸侯... 二十有一年春...







齊人曰叔孫  
氏之族也

耳出亡在外。懷公命期而不至，無故。上期如宅約也。下期告辭臣無相得從其行。若期滿一年不歸，則與其二國中親戚相約。弗召。狄突不召。冬，懷公執狐突。以其子下曰：「子來則免。」則不殺。洛對曰：「子之能往。」言九人十長而能往。父教之忠，則為者必救之。古之制也。此皆古人策名委質，實形骸也。言王臣策委身體而君貳乃辟也。而復有二心，則加今臣之子名在重事之言以毛孤隱名。書於鍾耳之策有數年矣。半矣。若又召之，設若我耳。是教之陳父教子貳而不敬子以志何以事君。何以為臣則二心也。康父教子貳而數子以志何以事君。何以為臣則二心也。刑以逞君乃逞。誰則無罪。以此則雖不可加臣聞命矣。所傳介虎乃殺之子。殺殺之下，偃稱疾不出而被殺。故也。曰周書左傳評苑卷六僖公申十一光緒堂序

有之車語云乃大明服劉民心服已則不明已不明而殺人以逞而以投殺無辜亦難乎服人乎民不見德晉國之德而唯致是問而後發者其何後之存二十二年殺公孫赤為于

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祀夷也春秋紀實稱伯仲尼以身故於

編子故傳言書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曰子以明之

七年己巳會盟陰不言名等說詳前以名則亦書之謂永也猶故也此止又為國史承去而後書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敏也之權也承地然後書樂史官之同故傳重詳其甚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意姬嬀之難事晉人伐諸蒲城晉欽公使寺人披伐蒲城蒲城人欲戰欽與寺人重耳不可肯

撥曰保君父之命侍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受其養於是乎得人能有上有人之人而拔既得人命參乃用其人罪莫大

右足曰踰居位  
主之功至矣而  
平手懷惡事又  
焉比干者

○食耳掩匿

四



[illegible]











言兄弟在家內雖不和猶如是以此詩則兄弟雖有小忿  
之間雖不能不廢然觀之不可因而廢棄也今天子不忍小忿  
無小人之爭以奔鄭親觀其功狀代之是榮其親也其若之何  
言襄王今不以奔鄭親觀其功狀代之是榮其親也其若之何  
也庸勲親親觀其親族之近尊賢有賢行者應文曰反德之大  
者也德之大者即聾從昧使其耳目聾者與頑用器與其口聾者  
奸之大者也此四者是弃德崇奸有此四德而并之禍之大者  
也此二皆為鄭有平惠之勲出奔鄭號納之是其勲也又有厲  
宣之親仲治封之桓公周厲王奔虢寵而用三良殺中使臣  
三良謂叔詹叔帥於諸姬為近鄭去周甚遠四德具矣  
叔為政是其賢也言鄭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五聲宮商角徵羽  
也四德不可棄之言鄭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五聲宮商角徵羽  
其正氣足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五色者赤白黑黃也有目而不  
左肅罪尤國卷六信公中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行道而有得之謂德廢物而得宜之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嚚義有心而不法德義之常是以頑  
皆則之四者為此四奸具矣四奸謂驕奢淫逸理當言也周之有懿  
也需調公盛時猶曰莫如兄弟四奸謂驕奢淫逸理當言也周之有懿  
有其懷柔天下也柔順也猶懼有外侮猶思有外侮故封建之  
如其親親其詩言兄弟外禦其侮故知故以親屏周故以為周建  
召穆公亦云歌之作言亦云今周德既衰富辰言今我周將敗  
乎又淪周召以鄭之親而伐之是變以從諸姦之德既衰故失方是  
無乃不可乎大者其不可也民未忘禍十九年有子頤之生  
曰氏木王又興之是又興禍也鄭其若文武何王之將廢大業也  
王弗聽侯之不從雷使顏叔桃子出狄師周大夫應侯四反夏秋







關樊陽以陽樊不服周雖與之而陽樊之民不服也圍之故以兵倉葛呼曰  
 陽樊德以柔中國中國有植義當刑以威四夷以刑而威之  
 宜吾不敢服也言我中國也奈何以律吏此誰非王之親知  
 此也者孰非其俘之也若之何而不服也此誰非王之親知  
 秦晉伐都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禁閉克屈禦寇以申息  
 之師成商密商密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禁閉克屈禦寇以申息  
 秦人過柳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初楚名白  
 取折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  
 陳納頓子于頓頓子冬晉侯圍原原人亦不服命三日之糧  
 晉命軍吏原不降謂之三日猶不服命去之文公如晉謀出謀  
 使人密探敵曰原將降矣謀者報云軍吏曰請待之文公云  
 少待公曰信國之寶也文公言國寶民之所庇也言民無何所亡滋多  
 失信言我已命與師復少待焉是何以庇之言民無何所亡滋多  
 原大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濕大夫毛之臣國人平莒于我十  
 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魯文公將平之  
 及而卒成公遂成父志降名以行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事故曰修文公之好力知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及行丁午反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  
 猶行也為首從故言也義雖有大功猶  
 孫發才用反故使處原蘭小善以進之示不遺愛



與願而匡救其災謝侯有災患者昭舊職也言桓公所以若是

之備及君卽位及法華諸侯之望謂侯省有曰其率桓之功

成曰齊桓庶幾能我敵邑用不敢保聚計數情升雖無相害之

率桓桓之功魯人咸曰齊君則不復來矣有明世

也豈其嗣之九年魯人咸曰齊君則不復來矣

肯棄先王之命其若先君何說使棄命廢職將君必不然

廢太王之職受其若先君何如先君桓公何哉

今藝繼也恃此以不恐此故不恐也齊侯乃還齊孝公聞義而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大仲爲襄仲副使以爲威滅孫見

子至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戮于不

祀祀融與鬻熊鬻熊國子爵姬之別封子祝融高辛氏之大正楚

自孫熊輝始封於楚祖則鬻熊熊渠之後世所定爲鬻熊鬻熊次子楚

而出也變乃楚之別封於楚不得而亡焉楚楚滅麇麇借此記

而加之罪楚人讓之責其對曰我先君能擊有疾有惡疾而不

云得乎克國本不非公中二五

是楚之邦耳得神弗赦言祀陳甯熊而自竄于麇遂別封於麇國吾

中而不祀是以失楚因此不得又何祀焉言此所以秘楚成得臣關宜申

五楚人之事非是以失楚因此不得又何祀焉言此所以秘楚成得臣關宜申

而後卒亦以咸得臣各尹王也師師滅麇固此以麇子歸夷其求以其喜

不祀之謂楚關宜申馬子西也師師滅麇固此以麇子歸夷其求以其喜

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樂襄叛楚即奔之楚令尹子玉司馬子

西帥印伐宋圍繆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謂地遷江已再桓公子雍於殺易牙奉之以爲魯援蘇本與二

居在並公叔侯成之爲二十八八年楚子桓公之子七人爲

以隔承楚南公叔侯成之爲二十八八年楚子桓公之子七人爲

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











**之情偽**。民之真情，蓋知之矣。情偽不可知，則天假之年。

**是年也而除其害**。除惠懷曰：天之所置此者，為君也。其可廢乎？

**軍志曰**：昔有云：允當則歸。引此古語，謂秦又來伐我，則

**德不可敵**。引此志者，盛謂晉侯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三志**：子王使伯勞請戰於楚子求孟兵與晉致也。諸將皆謂曰：

**非敢必有功也**。言與晉戰不願以聞執讒慝之口。

**同以執時之使**。讓之不行之行也。

**少與之師**。不多與唯西廣東宮與若教之六卒皆從之。

**復衛侯而封曹**。衛侯未出境故曰請復衛曹臣亦釋宋之圍。

**要晉先復曹衛**。伯已見陳夫與故曰請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君下圖為晉之真**。臣取二款以復晉衛為己惠不可失矣。

**不可失也**。先軫早子與之朱當款以于紀之言為定人之謂禮。

**所以為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我一言而亡之**。晉不許楚則晉無曹衛楚人不可謂死。

**也**。則楚必怒救而棄之。

**三施**。楚一言而定三國是我有三怨。

**如此則我將何以武**。將何以為取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詩下是也**。先軫書樂也。











[illegible]



**紀事本末**

晉書卷之六  
晉書卷之七  
晉書卷之八  
晉書卷之九  
晉書卷之十  
晉書卷之十一  
晉書卷之十二  
晉書卷之十三  
晉書卷之十四  
晉書卷之十五  
晉書卷之十六  
晉書卷之十七  
晉書卷之十八  
晉書卷之十九  
晉書卷之二十  
晉書卷之二十一  
晉書卷之二十二  
晉書卷之二十三  
晉書卷之二十四  
晉書卷之二十五  
晉書卷之二十六  
晉書卷之二十七  
晉書卷之二十八  
晉書卷之二十九  
晉書卷之三十  
晉書卷之三十一  
晉書卷之三十二  
晉書卷之三十三  
晉書卷之三十四  
晉書卷之三十五  
晉書卷之三十六  
晉書卷之三十七  
晉書卷之三十八  
晉書卷之三十九  
晉書卷之四十  
晉書卷之四十一  
晉書卷之四十二  
晉書卷之四十三  
晉書卷之四十四  
晉書卷之四十五  
晉書卷之四十六  
晉書卷之四十七  
晉書卷之四十八  
晉書卷之四十九  
晉書卷之五十  
晉書卷之五十一  
晉書卷之五十二  
晉書卷之五十三  
晉書卷之五十四  
晉書卷之五十五  
晉書卷之五十六  
晉書卷之五十七  
晉書卷之五十八  
晉書卷之五十九  
晉書卷之六十  
晉書卷之六十一  
晉書卷之六十二  
晉書卷之六十三  
晉書卷之六十四  
晉書卷之六十五  
晉書卷之六十六  
晉書卷之六十七  
晉書卷之六十八  
晉書卷之六十九  
晉書卷之七十  
晉書卷之七十一  
晉書卷之七十二  
晉書卷之七十三  
晉書卷之七十四  
晉書卷之七十五  
晉書卷之七十六  
晉書卷之七十七  
晉書卷之七十八  
晉書卷之七十九  
晉書卷之八十  
晉書卷之八十一  
晉書卷之八十二  
晉書卷之八十三  
晉書卷之八十四  
晉書卷之八十五  
晉書卷之八十六  
晉書卷之八十七  
晉書卷之八十八  
晉書卷之八十九  
晉書卷之九十  
晉書卷之九十一  
晉書卷之九十二  
晉書卷之九十三  
晉書卷之九十四  
晉書卷之九十五  
晉書卷之九十六  
晉書卷之九十七  
晉書卷之九十八  
晉書卷之九十九  
晉書卷之一百



漢亦去之晉師亦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公從於晉侯伐鄭  
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齊來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  
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齊公所以位冬王使周公閱來  
聘王侯之休聘魯國轡有焉歌曰黑形鹽魯公事之具札有  
形諸故稱也黑謂駟泰也辭曰國君文兄昭也昭若也天子三  
公未將其主君侍之當尊於國君武可畏也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饗此然後有以象其德備物之所象其薦五味謂昌味  
羞嘉穀謂白鹽虎形即購物之享也以上以獻其功武功之可畏也  
吾何以堪之我無又德又無武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  
晉公既命郭行聘周未行故曰將又命自周  
聘聘郭行送自入春秋晉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范曰卜不從不吉也卜如下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如祀望而祭也秋七月杞伯  
魯葬於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猶者何止之聲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還于帝丘帝丘今東  
都濮陽縣故帝邱項之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即曹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晉文帥  
是乃以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直龍及方音房與音預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  
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蓋曹地也會同也亦水有缺陽東非聘車  
之西至樂安入海傳音附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四月二日卜郊不從乃免牲祭而  
也知禮之性下猶三望三望謂望祀分野之星非禮也三望











[illegible]



○陽虛公詐  
東師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七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八

文公

上名與僖公于母聲義通法故

紀經周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公三十四年襄王二十六年元元年僖公二十六年



也卑讓德之基也卑讓則自下而人高殷之復借公三十三  
 晉人既歸秦師秦師公歸秦三秦大夫及左右皆曰言於秦曰  
 敗也言致敗孟明之罪也由孟明案謀而必殺之謂明秦伯曰  
 是孤之罪也魯公自責云云周伯父之詩曰良大夫伯父  
 是孤之罪也魯公自責云云周伯父之詩曰良大夫伯父  
 以喻孟明明雖有德有隙隙有隙也貪人敗類貪人敗類  
 醉而不飲醉而不飲則如則如匪用其良臣之言則善而封者之誦言如  
 是貪故也魯公得濟意以為此孤之謂矣謂之謂矣  
 先有貪心故五明之孤實貪以禍夫子貪得禍國故始汝之禍  
 言由此誤誤而五明何復使為政又反為明治秦晉故彭衙師  
 也夫子何罪罪之五明何復使為政又反為明治秦晉故彭衙師  
 三年春三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氏不見  
 左傳非命卿也大前曰彭衙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殺人以  
 非命卿也大前曰彭衙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  
 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而觀與公盟故其族  
 以直厭不直也者盟晉焉夏六月公孫叔敖會宋公陳侯鄭  
 伯晉士穀盟于垂隴侯受成於新故賁而書名氏魯不雨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雨  
 月丁卯大事于犬廟躋僖公大車大車僖公大車  
 聞上故書而美之時未應吉僖公大車大車僖公大車  
 鄭人伐秦明伐秦鄭人伐秦明伐秦鄭人伐秦明伐秦  
 僖公伐秦明伐秦僖公伐秦明伐秦僖公伐秦明伐秦  
 公為太子時已行齊禮  
 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前戰伐晉今



○秦穆公三用  
孟明之修秦師又至秦兵必資將必辟之不可與敵懼而  
重施於民報晉仇也楚大擊之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我聞  
孟明之言秦師又至秦兵必資將必辟之不可與敵懼而  
增德言增德以繼秦民不可當也秦民必樂為之詩曰雅大  
王母念爾祖念其祖考不事修厥德既念祖考則宜述孟明念  
之矣德為念矣念德不怠念德不怠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其可與之  
年伐晉丁丑作僭公主書不時也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我聞  
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  
使大夫盟公飲以卑辱晉也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經書三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以厭之也  
晉之以非禮盟公涉文厭適晉不書諱之也如晉公未至六月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  
左傳許定  
○秦穆公三用  
孟明之修秦師又至秦兵必資將必辟之不可與敵懼而  
重施於民報晉仇也楚大擊之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我聞  
孟明之言秦師又至秦兵必資將必辟之不可與敵懼而  
增德言增德以繼秦民不可當也秦民必樂為之詩曰雅大  
王母念爾祖念其祖考不事修厥德既念祖考則宜述孟明念  
之矣德為念矣念德不怠念德不怠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其可與之  
年伐晉丁丑作僭公主書不時也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我聞  
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  
使大夫盟公飲以卑辱晉也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經書三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以厭之也  
晉之以非禮盟公涉文厭適晉不書諱之也如晉公未至六月  
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  
左傳許定







晉子周...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如之詩言樂且有儀... 公侯伯子男...  
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  
如之詩言樂且有儀... 公侯伯子男...  
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  
如之詩言樂且有儀... 公侯伯子男...  
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

辛亥...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如之詩言樂且有儀... 公侯伯子男...  
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  
如之詩言樂且有儀... 公侯伯子男...  
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  
如之詩言樂且有儀... 公侯伯子男...  
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



春秋楚人滅六國今盧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無傳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昭公來會葬禮也

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

日卑陶展堅不祀忽諸亡遂無後下無賢方伯以國

之建德而國諸侯之無援下無賢方伯以國

不義晉陽處聘于衛衛侯晉而請成故反過

之而何故既從之為父之為人而從之及過

所聚也則人皆怒之犯而聚怨用剛則聚怨

則不能安其不懼不獲其利言我之所利者以

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曰季皆卒也

出奔狄在宣十年晉亦一音及閏月不告月猶朝于  
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十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二十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三十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四十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五十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六十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七十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八十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一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二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三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四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五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六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七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八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九十九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一百年春晉蒐于夷而田也公以問非常月故不告



孫卿之說曰：「臣以過大事而主者必死。」此言也。然則不亦宜乎？

故為太聲之難比得矣。則可除其國之君，所以欲有此四德者，固也。順也。孝也。

之公子辰嬴嬖於二君。納於文公，故云嬖於二君也。逆其子

下其位則其子何震之有。時既則其且為二嬖。今乃嬖於二君

淮也。是淫為先唐子。其為文不能求大。而不求大而出在小國

而北在於辟也。辟音僻。下河母淫于辟無威。則齊民難畏之。陳

東之小國也。辟音僻。下河母淫于辟無威。則齊民難畏之。陳

小而遠無援陳國小而援將何安焉。先威无援民杜祁以君故

杜祁下之故乃運偏結使居以狄故。文公為公子讓李隤

義公在世上也。偏音通。其言反以狄故。文公為公子讓李隤

第二已次之以李隤是文公在狄所發故又延季故班在四本班

而已次之以李隤是文公在狄所發故又延季故班在四本班

在傳詳於內卷八上文公上十四

人敗居四也先君是以愛其子。文公因此寵而仕諸秦。侯子雅

為亞卿焉言其位尊奉大而近。泰且足以為援。外援母義

子愛運偏結事李隤故曰母義。足以威民。民畏之立之不亦可

乎。立公若愛其子故曰子愛。足以威民。民畏之立之不亦可

平。不可之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李也。伯也。上會

子也。公子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野。野交反。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本特中草賜叔父改。而知其無

援於晉也魯父黨于趙氏而賈季知其無援之故怒之。想宣子

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續居休。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命仲

處父易之冬十月襄仲如晉。葬之以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故曰陵簡伯居十一月丙寅。西晉兩賈季奔狄。以殺續鞠。宣子使史

黃十二月初八日也。田川必有誤。賈季奔狄。以殺續鞠。宣子使史

驛送其柩。宣子使其大夫史墨送賈季之夷之苑。此年春賈

○史職不替  
季之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傳公  
易也則在襄十遂城下無傳而代和國之使和復之書而  
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金狐晉人殺其大夫秦人殺其大夫秦人殺其大夫  
晉先穀奔秦不書出外春秋侵我而漸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  
于肩假大盟也魯公使季康子而止有邑乎不分別書晉人諸侯與  
宋徐伐魯不書魯公使季康子而止有邑乎不分別書晉人諸侯與

七年春公伐邾邾國小而後晉也公因邾而伐之三月  
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傳公  
易也則在襄十遂城下無傳而代和國之使和復之書而  
宋公王臣卒二年與魯大夫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金狐晉人殺其大夫秦人殺其大夫秦人殺其大夫  
晉先穀奔秦不書出外春秋侵我而漸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  
于肩假大盟也魯公使季康子而止有邑乎不分別書晉人諸侯與  
宋徐伐魯不書魯公使季康子而止有邑乎不分別書晉人諸侯與



子以疾辭。汝何不辭。若何。此可也。先大夫攝卿以往。可也。言但使汝親行。故汝同官為察。攝卿公二

晉侯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軫將左行。欽之。同官為察。來也。吾室同寮。汝同官敢不盡心乎。

既為同官。敢不弗聽。先軫之言。當又弗聽。先軫及已。至是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荀伯即林父也。送先軫妻曰為同寮故也。然給盡心之故。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不能見於此焉用之。知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逆晉之罪。非義之也。言非某先軫之義而從之。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責先軫為正卿而不匡諫且出也。十三年狄侵我西鄙公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鄭舒。鄭舒相讓之。讓其鄆舒問於左傳詳充。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通足目據論。卷八文公上。

賈季曰趙衰趙盾執賢。問趙氏父子孰為賢也。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言趙衰如冬。趙盾夏日之日也。日之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盟于盾。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書所會謂不夫。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北師還自釋。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皆公孫也。音孫也。音孫也。音孫也。音孫也。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從父展儀。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結陳穆伯如莒位盟且為平逆。邠陵言邑。邠陵反。咎城見之美。邠陵反。自為娶之。邠陵反。請於文公而攻之。叔仲惠伯諍曰孫子牙之文公臣聞之。故請於內為亂。內明也。見於外為寇。外則見於國之寇猶及。



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主午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  
 穀。乙酉月八日也。穀地也。公于不穀而公孫款如京師不  
 盟。盟宜去。款善其解國患。故稱公子以貴之。至而復丙戌奔宮。而公自外行。命無傳焉。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司馬或不舍。外司城來奔。而公自外行。命無傳焉。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慶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國。戚之田。宋大夫戚之田。宋大夫戚之田。宋大夫戚之田。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  
 至于虎牢之竟。也。中。地傳言趙盾所以欲相初主而盟。公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在七年。秋襄王崩于  
 晉人以虢之盟來討。前年。虢之盟。冬襄王會晉趙盾盟于  
 衡雍。報虢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伊雒之戎。前年。虢之盟。冬襄王會晉趙盾盟于  
 曰公子遂珍之也。安社稷。利國家。皆傳之。可。穆伯如周弔喪。使  
 左傳鄭克。左傳鄭克。左傳鄭克。左傳鄭克。  
 之不至。穆伯不以幣奔宮。以幣周之。幣。從已氏焉。已氏。穆伯去  
 之。原也。為十五年春。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不禮焉。昭公。不禮焉。  
 夫人因戴氏之族。戴氏之族。戴氏之族。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昭公鍾離及  
 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信也。隱之以司城蕩意諸來。不效節於府人而出。信也。隱之以司城蕩意諸來。不效節於府人而出。  
 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之蒐。晉侯將登其鄭公先穀。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之蒐。晉侯將登其鄭公先穀。  
 軍也。虎竟。而使士穀染益耳將中軍。士穀不司。先克曰。狐趙  
 之勲不可廢也。從之。之勲。不可廢也。從之。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制得田于董。陰  
 其七年。晉鄭茶師始於董。陰以軍事。有。故鄭鄭公先都。士穀染益耳  
 前得作。謂張本為子。陽反。











也言欲器不厚主人三辭義仲三賓答曰西乞術寡君願微  
于周公魯公以幸君魯公伯禽之先公使得事魯魯公之臣  
竟不腆先君之敝器出師必告于廟使之先公使得事魯魯公之臣  
反不敢斥言尊者也以為瑞節信故云瑞節所以結好命同結  
故云欲請執事也以為瑞節信故云瑞節所以結好命同結  
和行之命所以藉寡君之命店以藉此而通秦結二國之好以  
魯秦二國是以敢致之政致于執事則國無陋矣言以此見  
之和行也命和遜放其能國乎不能立國也國無陋矣言以此見  
知秦有君子也於是厚其禮秦為令狐之役故金狐從在七冬秦  
伯伐晉取鴈馬晉人禦之兵也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  
先克代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步追反樂盾將下軍駢  
子代先克胥甲佐之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招以從秦師  
千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言秦不請深壘固軍以待之高壘所  
清深壘高也固軍謂軍所舍之處欲從之音從史秦人欲戰  
堅固也作之謂不與敵而待其自棄也駢之謀秦人欲戰  
秦不能多秦伯謂士會曰奔往秦若何而戰可與晉戰對曰  
款款戰也秦伯謂士會曰奔往秦若何而戰可與晉戰對曰  
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言史駢乃趙盾之屬大必實為此謀  
史駢說為深將以免我師也夫斯出而佐上軍者趙有側室曰穿  
曼國之謀將以免我師也因疾秦師也趙有側室曰穿  
氏有成子之長是為晉君之壻也謂趙穿娶晉侯有寵而駢  
趙穿將弑趙盾置側室晉君之壻也之女居晉細侯有寵而駢  
作少故弱不在軍事未嘗涉好勇而狂招狂收為且惡史駢  
之佐上軍也言其諂正欲敗史若使輕者肆焉言秦片使輕  
也而即退其可以得戰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陽求十二  
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從土會離索追之趙穿好勇而往不及  
秦軍暫然而即去趙盾怒曰襄糶坐甲省戰則妨凡未戰則生



之於地也固敵是求若果有求則敵至不擊今秦兵強而晉弱不與之交戰將何俟焉果欲待軍吏曰將有待也言晉不與秦戰者穿曰我不知謀詐知此謀將獨出我將獨乃以其屬出以兵自出宣子曰秦獲穿也殺使越穿獲一卿矣一卿矣秦以勝歸秦既勝我何以報晉將何恥乃皆出戰於是晉兵敗交綏退軍之名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秦之使者告成伐戰期兩軍之士皆未怒也秦人傷趙盾及明日請相見也明曰再戰史驛曰使者目動而薄諸河晉師失常節也去聲懼我也以此見秦將遁矣門呼曰晉甲皆無車馬與伐之必敗之秦兵也晉甲趙穿當軍而不惠也如此則非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秦兵雖約明日再戰夫傳評范本九年冬公下

之不傳評范乃止為宣元年放晉甲將秦師夜遁

果如史復侵晉入鰓城諸及郵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再邾子貜突卒米同盟而赴以名遂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處大室屋壞太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香魯地闕逸狄侵衛無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一月無己丑日公還自鄆鄭伯會公于裴反又非北反

十三年春晉侯使屠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屠嘉晉大夫屠嘉不勝而奔晉羅其度至以桃林乃晉楚之界於是伐晉其敗已全帥能皆挾持以備秦時休在弘農平陰縣東漢關者也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恐其助秦害晉也原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趙宣子曰宣子謀其亂會在秦亡年先蔑鄆秦在秋







之遂殺闕克及公子燮成今襄陽中盧縣戰敗成遂大初闕克  
 于秦在傳十五年秦有般之敗在伯三年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  
 伯之從已氏也紀又音紀魯人立文伯伯所以不能與齊親  
 於前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  
 事終寢於家故出入不書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殺之子弱  
 年尚少請立難也難殺弟難許之文伯卒立惠叔檟伯  
 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魯詩  
 許請以宋高奚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宋州蕭州不義宋公  
 而出遂來奔所出待放從放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義其不  
 之歸歸也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不書以九月  
 明經曰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大已氏  
 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大已氏  
 經上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華孫奉使  
 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  
 皆從故書司馬華孫化反發于用反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  
 孫叔之喪大喪後不書葬魯人以叔父救公族六月辛丑  
 期日有食之鼓用牲于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  
 蔡戊申入蔡傳列曰漢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  
 有一月諸侯盟于扈齊晉侯受賂而止故十有二月齊人  
 來歸子叔姬齊人以王族來送子叔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人



似為公諱故傳齊人來歸于叔姬王故也下傳收禮上命使以  
 齊侯侵我西鄙齊侯勢公謂諸侯不能也遂伐魯入  
 其郛計其來朝也朝者故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言必  
 終已則無禮齊侯欲得國而計於有禮者而齊侯乃伐之曰女何  
 故行禮齊侯欲得國而計於有禮者而齊侯乃伐之曰女何  
 而盛盛齊侯欲得國而計於有禮者而齊侯乃伐之曰女何  
 者天之道也齊侯欲得國而計於有禮者而齊侯乃伐之曰女何  
 以免矣言其必詩曰無正篇胡不相畏下何不相畏乎  
 千天汝上下不相畏君子之不虐幼賤故以長而虐幼賤  
 畏千天也言所以上詩曰畏千天今齊侯不將何能保  
 時係之係其也不畏千天今齊侯不將何能保  
 以亂取國謂其君之奉禮以守其國守去聲猶懼不終  
 在傳評此齊侯不將何能保  
 以及天而不多行無禮况又多行弗能在矣  
 齊人齊侯不將何能保  
 經上有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  
 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聘政兩朝於廟公以莊  
 以疾不視朔非一月也義無所改非特舉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  
 以疾不視朔非一月也義無所改非特舉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  
 侯盟于鄭丘齊侯公之實有疾非特舉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  
 侯公夫人般泉臺齊侯公之實有疾非特舉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  
 侯公夫人般泉臺齊侯公之實有疾非特舉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  
 一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在莊四年也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侯又侵而鄭魯為受弱故平  
 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聞  
 勅周反夏五月公四不視朔齊侯公之實有疾非特舉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







師伐而殺之襄夫人周襄三卿故稱王姬而師伐之其也  
 制制王城二百里曰甸宋先代之後說有天子之  
 蕩意諸公之不書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於臣之  
 罪今稱國人襄夫人既殺昭公而使母弟湏爲司城  
 代有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意諸之弟  
 經生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閭信以下終於春秋  
 大會於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  
 宰後至則歸也非上猶故也伐我西鄙  
 伐我西鄙西當爲北  
 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衛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先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  
 以稱大秋公至自殺冬公子遂如齊  
 得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  
 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道也乃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謂稱人  
 左傳評佔卷九文公十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之例五月齊侯伐我北鄙襄  
 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魯不能故晉侯蒐于黃父晉侯即雪公黃  
 也遂復合諸侯于扈魯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十五年平  
 宋也不能討其篡弑之罪公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  
 無功也利故平宋於是晉侯不見鄭伯鄭桓以爲貳於楚也  
 伯有伯有二心於楚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執訊通訊問之官也  
 以告趙宣子與趙宣子曰外下傳寡君即位三年齊之三年乃  
 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召蔡侯公與九月九月蔡侯入于  
 敝邑以行蔡莊公過鄭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宣多以授立防公  
 作亂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侯蔡莊公同行也十一月十一  
 克臧侯宣多少而蔡侯侯以朝于執事蔡侯未去陳而







有才子蒼舒散構戲大臨危降堅神容叔達出八人皆  
八人交誼音挑青街墮戶江反齋葉蕭明允篤誠齊通明也  
同北無高以明下此八人言共八人有才子八人南此八德天下之民謂之八愷仲也天  
知後似元象謂之八愷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商族有十人伯契朱虎忠肅  
應展翼

共懿宣慈惠和愛之出於心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宣通也愷  
此八人有此天下之民謂之八元類此八人謂之八俊此十六  
族也進八愷八元世濟其美前後也能承不墮其名不墜前世以  
至於堯之時堯不能舉而用之舜臣堯堯之大舜為舉八愷防氏  
才子使主后土使禹為主地之以揆百事使稷百稼以莫不時  
序時是也謂當理也禹撥百川地平天成水土既平而天道乃得  
生傳軒苑

獨言焉事蓋舉其舉八元李高辛氏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契為  
厥者以見其餘也舉八元才子八人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契為  
著之數父義教父冊親教兄友教兄弟教弟以恭子孝教  
以孝此五者經典所謂內平外成之君臣朋友方能有成也此言  
五品而此所謂五教也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才也元龍萬才才發  
棄其大者以見其餘也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才也元龍萬才才發  
故曰不才子掩義隱賊用賊害之人則施之而不行凶德誠奸  
為凶德而善分惡類惡物其有凶德之頑黨不友與夫人心破而  
行之道去矣西夏類惡物其有凶德之頑黨不友與夫人心破而  
細口惡而不道忠信之言是與比周相附近也相親密也匪咄  
共惡人不可親友者謂其親是與比周相附近也相親密也匪咄  
志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通之貌此不才子專與此等小人  
才子少皞氏金天氏之豎信廢止謂不信不足行而毀壞之崇饒  
惡言以惡言罵之謂之崇饒崇饒謂不信不足行而毀壞之崇饒  
人隱微以誣威德亦威德之入則為天下之民謂之窮部行窮

之惡



也庶幾免於戾乎非敢言功也庶幾宋武氏之族道昭公手將  
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試昭公城須文公弟邕作亂十二月宋公  
殺母弟須及昭公于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戴莊華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也戴莊華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也遂出武穆之族於武氏  
使公孫師爲司城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昭  
國人宣三年宋師圍曹曹國

子 163—451







補厚欽於民以彰從臺上彈人虞臺之上何行道者而親其  
 補先也實快矣音遊允者恒宰夫肺熊踏不熟熊掌也熊之  
 鮮熟不熟則有棄之之夫寅諸益之尸於魯魯者本使婦人  
 應背而歸音婦人載其尸以過制者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即  
 載以過朝使朝臣見之也寫音潮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即  
 李大夫之臣見之問其故被殺之故大面惠之惡見公將諫宣  
 諫士季曰諫而不入上會宣子說使則莫之繼也宣其言不  
 行則無會請先入上諫不入若君則子繼之行然後宣三進  
 及溜士會三進三伏而實公不省故又而後視之諫故伴不見  
 及至偏近而及於屋矣公言我自已將改之諫自今改過也  
 然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知其過失矣將改之諫自今改過也  
 以拒之稽首而對曰故稽首以對之士會喜公改過人誰無過  
 能改有過而善莫大焉矣故善莫大焉詩曰蕩蕩靡不有初  
 言人君之德無羊克有終但謹終如始者為難夫如是詩所  
 不有其初者魚克有終故少能有終者也有終者有終也則  
 伏則能補過者鮮矣補者有過而終者有終者有終也則  
 杜稷之固也類之以安固之豈惟群臣類之豈有所賴哉又曰  
 又詩大雅衮職有闕衮衣君之上服也君服衮故謂惟仲山甫  
 補之仲山甫則能補王之衮職也君有闕者君使有失也君  
 今夫公能衮不廢矣則衮職無闕可補矣猶不改而無過如故  
 自補其過衮不廢矣則衮職無闕可補矣猶不改而無過如故  
 子驥諫而不入此可見也公患之故志忘其諫已使鉅鹿賊  
 之諫要晉之力士也公使為刺晨往鉅鹿性寢門關矣宣子  
 已開正威服將朝見宣子者朝服將尚早天未坐而假寐不暇  
 而應退鉅鹿不殺數而言曰不忘恭敬言其成服主民之主也  
 如此則是賊民之主不忠以為百姓之主而不忠也棄君之命不  
 百姓之主賊民之主不忠以為百姓之主而不忠也棄君之命不



[illegible]



伐鄭及郕前秦河 傳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子莊王也 鄭及晉平士會入盟鄭地也  
 之所都也觀兵于周疆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王孫滿答言有天下者昔夏之方有德也 言夏諱禹之由也遠  
 在千有德不在乎國昔夏之方有德也 言夏諱禹之由也遠  
 方圖物奇異之物而藏之 黃金九牧九州牧 言金鑄禹象物以  
 九州之金鑄禹象物 黃金九牧九州牧 言金鑄禹象物以  
 方國神形於其上 言其神靈之故矣八川澤山林  
 使民知神神靈之故矣 八川澤山林取魚鼈  
 不逢不若不逢不若 言其神靈之故矣八川澤山林  
 能逢之代皆預知其象 用能協于上下言其神靈之故矣  
 以承天休以受天之福祐 命也桀有昏德 夏之季也禹遷于商  
 故湯放桀而戴祀六百我祀取祭祀之義 言年之別名也商紂  
 取其時也禹遷于商 故武王成封而遷也德之休明 休明也休明  
 德休明雖小重也 言其勢若增也然 其姦回昏亂回邪也  
 之時雖小重也 言其勢若增也然 其姦回昏亂回邪也  
 有所底止自有極至之 成王定禹子邾邾 成王定禹子邾邾  
 命也明德有所底止 成王定禹子邾邾 成王定禹子邾邾  
 尚木禹之輕重 謂不可問也言楚子 夏楚人侵鄭鄭  
 即晉故也武氏謀 武氏謀弟須及昭公 武氏謀弟須及昭公  
 子以詐託武氏謀 武氏謀弟須及昭公 武氏謀弟須及昭公



有始無終也  
有始無終也  
有始無終也  
有始無終也

書君名而稱國以試言與所共絕也隔臣者謂書然之義  
示來世終為不義故殺紂公其惡名取有漸也言然之義  
例論之鄭人立子良廢子也辯曰以賢則去疾不足長名也  
言將以賢乎則我不足以順則子堅長將桓長幼之序立也  
上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群兄弟而舍子良氏以其賢  
已故特舍之子良不可議止曰穆氏宜存言穆公子孫則固願  
舍者敝下同若將亡之若公必欲逐之則亦皆亡則皆當去疾何為  
也勿我顧背若將亡之若公必欲逐之則亦皆亡則皆當去疾何為  
留我阿乃舍之穆氏也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生於名趙椒之子文曰必親之親之勸于良是子也而指越椒熊虎之  
狀現其形狀而豺狼之声听其声前弗親殺今不必戒若教氏矣  
異日必作虎而死或族矣于大諺曰俗語狼子野心言狼子心在山野不可馴服  
服是乃狼也言此趙椒乃其可畜養之心終野豈可畜于良  
左傳鄭先一春秋十算公上

不可不見之子文以為太感以不殺越椒及將成子文將聚其族  
曰聚若教氏之椒也知政言越椒若果乃速行矣出奔他國  
及於難無使少緩而及且泣曰而又治下鬼猶求食見酒冰行  
孫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奉祀其鬼也既餓矣及令尹子文  
卒聞銀為令尹服于文之下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譜子揚  
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得敗處焉于委反千越又惡  
之惡者惡乃以若教氏之族圍伯麇於轅陽而殺之圖四起伯  
轅陽楚邑圖遂處焉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  
品反轉音逆師千漳潏澤水通潏秋七月戊戌楚子與  
文成後晉音段伯黎射王汰斬及鼓附著於丁室  
伯黎趙樹也輸車缺次過也箭也車軌丁室鍾也穿伐云反  
劉食亦反次地未反輔時劉也



留公孫成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  
 行於大反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逆叔姬卿自逆也通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此  
 下七年叔姬卿自逆也  
 因明之使于焉反國彼列反  
 伐陳衛侯陳侯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晉無  
 傅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陳侯  
 齊子服周秋赤狄伐晉圍懷父邢齊侯欲伐之  
 行桓子曰使疾其畏為民所疾  
 古訓反楚周書曰磬我殷周書曰磬我殷  
 左傳詳楚卷十上宣公上  
 為十五年古桓公逆王后于齊  
 子伯廖語欲為卿子伯廖語欲為卿  
 周易豐三三離下震之離三三  
 上六曰離其屋  
 弗過之矣弗過之矣  
 紀經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齊侯伐萊  
 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齊侯伐萊  
 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公會齊侯伐萊  
 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公會齊侯伐萊







子宏若以夏姬徵舒病之病其母也公出公已飲自其既  
 射而殺之殺舒執勢以伏於馬病公之出射而二子奔楚  
 十二年楚子入陳張憖楚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  
 及楚平深怨故與之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  
 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  
 聘于齊齊侯初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侯小怨為齊國武子初  
 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  
 聘于齊齊侯初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侯小怨為齊國武子初  
 下蔡諸侯之師伐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  
 而逐其族以四年執故也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家之棺  
 經子有年春王正月及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楚侯伐鄭故  
 陳地潁川長子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齊侯伐鄭故  
 齊侯伐鄭之故以秋為會主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  
 人討賊丁亥楚子入陳陳乃復甘陳不有其地故書在陳  
 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託楚以去服君之罪結城於  
 國故楚非得平步而討陳陳弑君之功以補過故君子善其德  
 定亡之之罪公城武城楚晉師放之而敗陳水復伐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鄭晉師放之而敗陳水復伐之  
 欒欒音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我二國不務以德撫與其  
 來者可也楚來伐則從晉晉楚無信我二國不務以德撫  
 信我待其來而從之安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  
 服也晉師上國楚左子重德宋公子嬰王待諸卿  
 令尹為艾彌城艾彌城宋公子嬰王待諸卿  
 於反庸無慮計功如字一力以授司徒司徒量功命曰命分



平王曰時陳之役也諸侯從楚以伐陳者曰討有罪也蓋謂討夏氏之罪也今縣陳今或陳以爲死于金甌者誤田者貪其富也則是貪一區之以討召諸侯以其罪爲說

吾民高城之牛也

適公而以食歸之其路利是私意也

無乃不可乎言縣陳之不

當負王曰善哉楚子之不言而稱華吾未之間也聞此言也叔曄諫言

乎明復封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我輩小人也

而復遠之猶勝於不還也齊晉射乃復封陳於是復鄉取一

人焉各取一人焉以歸楚國謂之夏州獲政徒之曰夏州故

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僕行父于陳並見注書有禮也陳共喜

全以討亂存國厲之役鄭伯逃歸人伐鄭取成而還也自是楚

未得志焉得志於鄭鄭既受盟于陵陵在今魯南徵事于晉爲明

左傳評宛卷十宣公上

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遂稱厲之役者也

三賦在僂從此皆傳上下相包通文義也







者師武臣力也以兵師之威言而不可違  
 可謂力也臣之盡力也  
 由我失靈自我而失之  
 不如此死不如一死  
 且成師以出  
 而出矣聞敵強而退今聞楚師非夫也  
 之命以三軍而卒以非夫  
 弗為也若我則不結為  
 曰華子奇有林父之弟也此師殆哉  
 在師三三次下仲  
 事六之辭云兵師不滅凶  
 出常有節制策令  
 為城逆焉否  
 左傳評注  
 卷十宣公下  
 同之事得筆注  
 澤次為川今變為兒  
 故曰律否滅且律竭也  
 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變為澤乃成臨  
 卦澤行之物  
 先漢之說  
 乃故敗之說  
 敗于馬而亡  
 司馬謂而林父曰  
 父當得子為元帥  
 大罪也不行  
 罪在林父失屬亡師  
 重不如進也  
 與其專罪  
 元帥專會其罪  
 六人同之  
 分安其詞乎  
 六人者中



武子解寄也。楚自克庸以來，文公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所佐下軍。楚君無一不治。于與叶同強。民生之不易，此下皆見已  
訓之楚君無一不治。于與叶同強。民生之不易，此下皆見已  
易者謂斯民生而至於之無日。魚目不食，戒懼之不可以怠。  
理之難去，雖以急情。在軍中，兵也。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一日不治，則  
其師成之命。于五言序之不可保。此下皆楚君訓兵之言，謂紂  
之百克而卒無後。南封維，戰勝武王，城之卒絕其後。訓之以若款蚡冒，集路藍  
縷以啓山林。言楚君訓兵以楚先君勤儉忠土之事，告致蚡  
官然也。時山言楚先君率師以楚先君勤儉忠土之事，告致蚡  
扶彭又擊首。望力甘及錢里主反。箴之曰：楚君又作德，民生  
狂豎生在山。勤則不隱，勤則不匿，多不可謂驕。以此觀之，則皇  
騎者不先大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十八年正月，我  
不德。我百而不微怨于楚，而與楚爭帥是求。楚情使，我曲楚直。  
在傳中死。卷十宣公下  
不可謂老。此觀之，則皇成所謂其君之戒。其君之戒，其君之戒，  
齊分八左右。廣有一卒。百人一年以今法，法說之  
忽卒偏之兩。而制車十五乘，為大偏二十五人。人為而楚以五十  
反人之兩也。蓋楚一車，與兩車人數同一車。外又有二十五人  
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六宗李靖問對注疏。說左  
廣初僞為馬騶。數及日中，中上數上發。左則受之。左  
伐右肅以至千石。至下日內官序當其初。其內古近居者為  
而駕馬以待不虞。以防不可謂無備。此觀之，則皇成所謂其  
者更也。子良都之良也。子良都之子也。叔楚之崇也。楚人所崇者，叔  
盟。今楚使師叔子良在楚，即使子良禁鄭親矣。可見楚之崇  
勸我。戰勸我與楚成來。我充則來。我將楚則不克遂往。則不  
性從。以我卜也。蓋以我之勝負，鄭不可從。皇成之說趙括謂























利以信義之利而不失以衛社稷以此而民之主也... 義無二信謂君命為義者不有兩信以見其信之... 利以信義之利而不失以衛社稷以此而民之主也... 義無二信謂君命為義者不有兩信以見其信之... 利以信義之利而不失以衛社稷以此而民之主也... 義無二信謂君命為義者不有兩信以見其信之...

鄭舒為政而殺之... 鄭舒有三焉才也信也義也... 鄭舒有三焉才也信也義也... 鄭舒有三焉才也信也義也... 鄭舒有三焉才也信也義也... 鄭舒有三焉才也信也義也... 鄭舒有三焉才也信也義也... 鄭舒有三焉才也信也義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城赤狄甲氏及留吁中氏留吁平赤狄昭氏今又并盡其夏成周宣榭火陽列曰人火之也成周陽  
 餘蒞士會猶人從告者蒞士會猶人從告曰無室秋郊伯姬來歸大有年無傳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赤狄甲氏及留吁  
 申以敝見命士會將中軍敝見命士會將中軍  
 故也故也且為大傅大傅  
 秦士會執政秦士會執政羊舌肸曰羊舌肸曰羊舌肸曰羊舌肸曰  
 文所而奔于秦文所而奔于秦羊舌肸曰羊舌肸曰  
 云云禹稱善人云云禹稱善人不善人遠不善人遠  
 禹之用善人如詩曰禹之用善人如詩曰小大勳戰兢小大勳戰兢  
 履薄冰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也  
 幸得評幸得評卷土宣公十卷土宣公十  
 無幸民則國家不善之民無幸民則國家不善之民  
 不幸也不幸也則國之受其則國之受其  
 宣榭火人火之也宣榭火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  
 之之召之召之冀冀太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太晉侯使士會平王室  
 會姓會姓定王享之定王享之王以享禮王以享禮  
 武子私問其故武子私問其故當有禮焉當有禮焉  
 王聞之王聞之王問賦召武子曰季氏王聞之王問賦召武子曰季氏  
 王享有禮王享有禮天子享禮則半解其體天子享禮則半解其體  
 示於物者示於物者可食所以公當享示於物者可食所以公當享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武子歸而講求典禮



云齊召令必執吾使  
晉必怒不執吾使高子及敝孟而逃

至致去之地而夫三子者曰南郭望必曰若絕君好言我三人

則坐樂侯之聲寧歸死焉  
故寧為是犯難而來

知波執犯難而吾若善逆彼  
則以懷來者德請候之

吾又執之今晉父從以信齊沮  
沮止其言實矣吾不既

過矣乎此則平過而不改  
而又不改則而又久之又執以成其

悔言三子本論為此來今何利之有焉  
如此則齊必背使反者

得辭使國中道而反者得而害來者  
而三者反受害也以懼諸

侯是使諸侯皆有將馬用之言  
三子無所晉人緩之逸

不拘說三子秋八月晉師還范  
于將老也士會初受隨後又

文公其召文子曰武子土與也  
懋尤呼其名而告吾聞之

在傳評說  
興卷土宣余下

所謂如下喜怒以類者鮮  
言人之喜怒但主易者實多

文所云一喜怒以類者鮮  
一事者此最少也詩曰乃言君子

喜怒以類也若我齊不讓而害晉是遷怒也  
詩曰乃言君子

如怒言君子亂庶遄沮  
止也亂庶遄沮止也亂庶遄沮止也

所喜而亂庶遄已止也  
君子之喜怒皆得其正

止獨弗已者必益之  
不能止亂而反增益之

欲已亂於齊乎  
抑克之怒齊或者不然

乏也  
我恐其遷怒以害於齊

志以和齊也  
庶有焉乎

文子必從政故以此告老  
乃請老

公二年伐齊非本末  
公弟叔卒

在日公子不在日弟  
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







止我於此  
且告車來甚衆  
斬樂人使孫桓子

物居新地也  
斬樂人仲叔奚救孫桓子于美年斬樂大夫也桓子即林父也

桓子是以免先為衛既衛人賞之以邑以千乘故國那辭不從

請曲縣斬縣去其南面也皆諸侯許之

嬰與以朝制繁步干反屬有漸許之

用也云惜也援可借也不如多與之色已若增其唯名與

張不可以假人之名惟此車臨之器與爵君之所司也乃君之所

主也以出信位不忍然信以守器動不失信然器以藏禮

所以利卑平緩禮以行義軍中有儀各得其義以利者義生利

權濫于其中焉樹澤之行所政之大節也此六者國政也若以假

義馬利以平民成就下民政之大節也之大前目也

臣氏曰故事計左傳詳詳卷十威公上

一人處之事夫而弗可止也已終正也孫桓子遠於新築孫林父伐敗不入

後即克自晉之不遂知晉乞師於晉誠宣叔亦如晉乞師求教于晉皆主

伯獻子故晉主之紀大逆反晉侯許之七百乘每乘七十五人共五萬二千五百

百人棄去

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庸先君謂晉文公光人也痛楚亡故捷城能克於

先大夫無咎為後天向不足傷之後便請八百乘請皆在共許

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滅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

會之及衡地韓獻子將斬入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

卻子使速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又齊襄公九年齊侯使



君之大事也。大事也。必遇之。操甲執兵。與器應音忠。

死也。國將決戰而死也。病未及死。今雖傷重。吾千勉之。而卒復也。

左并轡。以馬繫也。却克乃右援抱而鼓。以手引鼓枝而擊。

逸不能止。自能止師從之。齊兵皆敗。遂逐之。

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

子輿。故中御而從齊侯。居申代即者。自非元帥。兩夏曰。射其

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成規。爾

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頤也。爾射其右斃于車中。其母張妻車從

韓厥曰。請當乘也。晉無棄說。逆父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

以左右皆肘之。韓厥既定其右。故衛安趙之急。五通達丑父

殺使立其處。韓厥既定其右。故衛安趙之急。五通達丑父

與公易位。丑父奔侯之卿也。晉兵逐齊侯之急。五通達丑父

左傳評死。秦失驂挂於木而止。而不能建。驂尸掛反丑父寢於幃中。韓士

去驂又仕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

連死。牛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

交為韓厥所見。父仇父韓厥執繁馬前。韓厥為晉司馬道及齊侯

臣驂為成置匿其獨韓厥執繁馬前。韓厥為晉司馬道及齊侯

立及驂又半反再拜稽首至地也。晉伯頭奉餉加壁以進。驂

所以示於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說。備飭言晉若使群臣為

無令與師陷入君地。述音使之言謂無使下臣不幸屬當戎行

在成法之下。臣昔我幸而不幸。無所逃隱。而吾廷也。且懼奔時

且恐無勇而至而忝兩君。若奔避則為辱。晉臣厚戎士。言我

奔時避有避。敢告群君以攝官承乏。僕新之官。父作其空。言

王敢告不敏。不敢於才。攝官承乏。僕新之官。父作其空。言

統弊侯而歸。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丑父作其空。言

草逝率眾也。鄭周父御佐車。宛伐為右。載齊侯以竟。齊侯

因而走也。鄭周父御佐車。宛伐為右。載齊侯以竟。齊侯











大文公同書  
臣曰君之訓也

恭言晉兵臨齊而有戰功國人喜以逆之國人皆喜先入我者必為耳目焉

則國人有戰功而指為我之功蓋有功於我故不敢敗先入武子曰吾知免矣夫如其不益已也

師所克之故不敢敗先入武子曰吾知免矣夫如其不益已也

師伯見師還而見君公曰子之力也夫敵者乃汝之力也

對曰君之訓也勝美於君之教訓二三子之力也諸將皆受其力成能臣何力之有焉言非已范曄見范曄即太子勞之如邵克景公勞之亦曰子對曰庶所命也以佐代行政推美於庚之

克之制也推美其辭帥故變何力有焉言非已樂伯見樂伯

也亦同見公亦如之子之力也夫士卒皆能用言何力之有焉

於上軍而以爲出士用力也士懷之飽言何力之有焉

相推遜所以成功更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辛宣公黨不克作好在宣十

左傳訂花卷五上成公上

**秦土**

光緒室并

**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

楚不許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子重名嬰齊前章所謂為陽將起師于重曰君弱傳曰十年而喪先居共王即位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群臣不如先大夫楚之群臣又不及師衆而後可必多起兵詩曰詩大雅濟濟多士言文王朝廷中然而後文王以寧在戰時安寧夫文猶用衆猶貴衆實輔佐况吾儕乎何悅我之所樂其去文王也遠且先君莊王屬之曰我楚先君莊王謀終魯長無德以及逮方服遠方之諸侯莫如群臣如下文所云羣臣況無德以及逮方服遠方之諸侯莫如惠恤其民而普用之莫若以恩惠恤恤乃大戶開戶口已責速錄施及老經救之赦罪刑罪悉師耶嫁王卒盡行王之精意下忍反直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計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政王











不易哉天命靡常夫晉侯之命言者侯天在諸侯矣侯公  
 諸侯望主諸侯之從不可敬乎不敬乎不敬乎秋公至自晉秋公至自晉  
 遣天命之去與孫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  
 言不可晉雖無道晉雖無道晉雖無道未可叛也未可叛也  
 從矣晉雖無道晉雖無道晉雖無道未可叛也未可叛也  
 臣又解而運於我臣又解而運於我未可叛也未可叛也  
 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可有二心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類之宗族嗜類者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吾族也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遠不求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敗諸展啖鄭伯伐許取鉏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將中軍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左傳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成卒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直望成攝鄭伯之辭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如屏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妻也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居故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如會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有一月己酉天王崩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五年春原放諸齊魯之事晉水史佚之志有之







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樂書也將知莊子范文子穀也  
 子諫曰不可莊子荀首佐中軍文子士與佐上軍穀也吾米救  
 鄭言晉兵之楚師去我楚共過我吾遂至於此吾遂至於此吾遂至於此  
 還我也還我也還我也還我也還我也還我也還我也還我也還我也還我也  
 戰必不克戰必不克戰必不克戰必不克戰必不克戰必不克戰必不克戰必不克戰必不克戰必不克  
 出晉之六軍官而敗楚之二縣出晉之六軍官而敗楚之二縣出晉之六軍官而敗楚之二縣出晉之六軍官而敗楚之二縣  
 焉以大勝小若不能敗焉以大勝小若不能敗焉以大勝小若不能敗焉以大勝小若不能敗  
 如還也如還也如還也如還也如還也如還也如還也如還也如還也如還也  
 諸軍之帥也諸軍之帥也諸軍之帥也諸軍之帥也諸軍之帥也諸軍之帥也諸軍之帥也諸軍之帥也諸軍之帥也諸軍之帥也  
 戰者診所與或謂樂武子曰戰者診所與或謂樂武子曰戰者診所與或謂樂武子曰戰者診所與或謂樂武子曰  
 或心之所聖人是以濟事或心之所聖人是以濟事或心之所聖人是以濟事或心之所聖人是以濟事  
 主者謂之大將將酌於民者也主者謂之大將將酌於民者也主者謂之大將將酌於民者也主者謂之大將將酌於民者也  
 左傳謂之六將將酌於民者也左傳謂之六將將酌於民者也左傳謂之六將將酌於民者也左傳謂之六將將酌於民者也  
 人而巳人而巳人而巳人而巳人而巳人而巳人而巳人而巳人而巳人而巳  
 公同書公同書公同書公同書公同書公同書公同書公同書公同書公同書  
 洪範滿三人占洪範滿三人占洪範滿三人占洪範滿三人占洪範滿三人占洪範滿三人占洪範滿三人占洪範滿三人占  
 也則無故也則無故也則無故也則無故也則無故也則無故也則無故也則無故也則無故也則無故  
 可從夫善可從夫善可從夫善可從夫善可從夫善可從夫善可從夫善可從夫善可從夫善可從夫善  
 之賢人可謂衆矣之賢人可謂衆矣之賢人可謂衆矣之賢人可謂衆矣之賢人可謂衆矣之賢人可謂衆矣之賢人可謂衆矣之賢人可謂衆矣  
 所見對善所見對善所見對善所見對善所見對善所見對善所見對善所見對善所見對善所見對善  
 經七年春王正月癸丑食郊牛角敗卜牛臄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臄傳解牛未卜日免故也免吳伐鄭牛臄傳解牛未卜日免故也免吳伐鄭牛臄傳解牛未卜日免故也免吳伐鄭牛臄傳解牛未卜日免故也免吳伐鄭  
 牛可也牛可也牛可也牛可也牛可也牛可也牛可也牛可也牛可也牛可也  
 不猶三望不猶三望不猶三望不猶三望不猶三望不猶三望不猶三望不猶三望不猶三望不猶三望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







諸侯也恐自此而失  
是以敢私言之  
所以陳布其言於世

蔡六年晉侯之孫  
遂侵楚以救申  
初從知范韓也不與楚戰自是始  
子曰從善如流言樂善從善  
子曰夫以求善得人斯有功績矣謀必有用績是行也鄭伯  
將會晉師師會伐秦之門于許  
伯如莒逆自為逆婦而齊有因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共姬亦  
晉趙莊姬為趙姬之亡劫劫五子趙姬歸在莊  
於晉侯

左傳評苑  
原屏將為亂言趙同趙武皆為亂  
曰原屏將為亂言趙同趙武皆為亂  
晉討趙同趙括趙公信之  
武獲姬氏畜于公宮子若姬所  
生莊姬晉成公之女故趙武以其田與和矣以趙氏大景公  
韜厥言於晉侯曰子也成季之勲  
宣孟之忠宣孟之功  
宣孟之忠宣孟之功  
三代之令王周文式  
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夏比四  
以見也但顧其先王  
周書曰康  
不敢侮寡死妻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明德踐取其言乃立地  
秋召桓公來賜公

命召桓公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吳自是而後常使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傳各葬曹宣公

將事不敬而命孟獻子曰使也卻其臣乎  
禮身之幹也樹木有根幹敬身之基也  
子無基也樹木有根幹敬身之基也  
求師受命於君將社稷是衛也  
命也其君之命也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宣伯欲賜王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  
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禮禮焉  
朝王成公因之禮禮焉  
王使劉成二公會伐秦成子受服于社  
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人盡力其力以事之則盡是故君子勤禮  
莫如敦篤敦篤之謂孝孝之謂道道之謂  
業小人所務也業之所由起也故君子  
服是神也神之所居謂之神神之謂之大節也

成子情不恭故而得受其命矣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

及穆公相好相結相親相睦相愛相親相睦相愛相親相睦相愛  
力以申之以盟誓不見經傳重之以昏姻秦穆公女伯姬嫁晉  
國穆公女伯姬嫁晉  
晉無獻公即世公卒穆公不志舊德秦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用能奉祀于晉穆公不志舊德秦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韓之師公孫赤穆公不志舊德秦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文公納耳而殺穆公不志舊德秦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胃之時身被甲胃穆公不志舊德秦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左傳詳見  
升上曰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征伐也  
而朝諸秦秦乃與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征伐也  
鄭之德秦鄭人怒君之疆場秦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詢于寡寡也秦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而無害文公恐懼秦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穆公不中我殺我君如而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而穆公不中我殺我君如而穆公如秦秦穆公如秦



史記同州見力  
必爭之地

文古人為交游而法正君亦悔禍之延言秦桓公亦悔禍之長而願於

福于先君獻穆結二國之好音說下同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公子曰曰吾與女同好棄惡伯車來言前惠安晉故下同役

倚德日之後以追念前勲此節人言誓未就當初約及

成景公即世而齊景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首厲公立後趙

事在前十一年君又不祥責備公之前背葉盟誓其年秦伯威齊

佩白狄又君同州白狄居比狄之西君之仇讐言白狄與秦而

我之昏姻也季隗之事實之然季隗乃赤狄之女恐未必必然且

此章多誣謫蓋欲觀秋以曲秦君求賜命曰秦桓公使人吾與

故以狄為昏姻耳不足深謝之君求賜命曰秦桓公使人吾與

女伐孤言秦欲興晉寡君不敢顧昏姻我不敢顧白狄昏姻之處

畏君之威畏汝威而受命于吏將以同侯使白狄唐有二心於狄

本作詳考國卷之三十三咸公八年春三月秦桓公與魯宣粹

反秦居用心不正曰晉將伐女又與白狄皆晉狄應且懼亦知

秦君之二三故雖口應秦是用告我以秦君之言楚人惡君之

命而心實憎秦之無信是謂秦之用告我以秦君之言楚人惡君之

二三其德也言楚人亦惡秦君之下同而來告我楚共王使我云曰

秦皆令狐之盟言秦與晉盟子而來求盟于我才我東水盟昭告

吳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武徙秦桓公盟禁之辭秦三不終公

也余雖與晉出入秦乞云我秦諸侯自相往來余唯利是

視我惟利之是從不殺惡其無成德泰君以此疾惡之不意

御請二是用言之固示此旨以懲不逞之心不一之人諸侯備聞

此言列國諸侯因楚斯是用痛心疾首言諸侯痛心病暱就寡

人皆親睦于寡人帥以聽命我今仲諸侯唯好是求是所以

推飲與去聲結君若惠顧諸侯然順代諸侯矜哀寡人又能矜念

不以上篇補  
告畢之詞



乃懼成公告罪且請子臧乃反而致其邑五年成公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夏衛孫林父自晉  
 歸于衛曰歸秋叔孫僞如如齊逆女而終無姑衛姜氏至自齊冬十  
 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僞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  
 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  
 僖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馬法見欲歸之還其  
 賁父反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曄送孫林父而見之  
 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大國  
 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亦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必見伐  
 故士選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父位衛侯享  
 左傳評苑卷之十三成公  
 若成叔若成叔父晉侯晉侯而衛侯公衛侯公之衛侯公  
 吾成叔若成叔傲傲不審子曰若成叔其亡乎言若成叔其亡乎  
 享食也古之人制享食所以觀威儀省禍福也言若成叔其亡乎  
 威儀以祭故詩曰桑扈之篇言若成叔其亡乎言若成叔其亡乎  
 人之稱福故詩曰桑扈之篇言若成叔其亡乎言若成叔其亡乎  
 情反發音水言酒思系德無失禮故萬福來求言若成叔其亡乎  
 彼交匪傲彼君子與人交接萬福來求言若成叔其亡乎  
 禮而傲彼君子與人交接萬福來求言若成叔其亡乎  
 逆女宣伯叔孫僞如也稱族孫僞如尊君命也言若成叔其亡乎  
 稱族孫僞如尊君命也言若成叔其亡乎  
 子入其邪邪郭許人平以叔申之言若成叔其亡乎  
 許人以是所九月僞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喻族經但言族尊大人也以大人為尊故君子曰春秋之  
言春秋書名稱微而顯稱微而顯志而晦約言以記事婉而成章  
以曲其辭盡而不汙直書其言無慝惡而勸善察善以示勸  
 非聖人誰能修之言若非聖人如孔子誰能修春秋使衛侯有  
 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以為太子成子孔達之孫  
 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犬子之不哀也不  
 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公  
 公行無禮必使已始下言暴矣使余見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  
 也因如字又音納酌市略反又張略反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  
 不獲轉也使主社稷舊所衛反又音納大夫聞之無不惶懼孫文  
 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室也或音捨盡實諸戚戚氏也而  
 甚善晉大夫備亂起從以為援為棄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無傳  
子公孫陽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威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會齊夏六月宋公固卒盟同楚子  
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  
晉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宋殺其大夫山不肯氏明宋魚石  
出奔楚公子目夷冬十有一月叔孫僂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魋邾人會吳于鍾離春秋未嘗有上國會公路中  
晉帥諸侯大大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許遷于葉  
好鍾離楚已淮南縣雙息協反音秋  
自是爲文莊今商陽葉將也葉舒涉反  
傳十五年春會旱威討曹成公也立中在十三年執而歸諸

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辛巳，盟於長平。」  
不及其民也。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者，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  
人執某侯。精人示衆不然，則合謂身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  
立之。故欲見之於天子而立為晉伯。子臧辭不願曰：「前志有之  
言古人之曰『聖達節不可不知』，與夫受辨湯武革命之類，次守節  
志記有云：『已分而不失節，理後世義統之徒皆如此。』」  
其取則自所已分而不失節，理後世義統之徒皆如此。  
使我不非吾節也。言身是藏于國也。雖不能聖，我雖不能，敢失守乎？  
堂救失其所守，遂逃奔宋。子臧於夏六月來共公卒。  
楚將址師，而侯申曰：「九背楚無相加戒，今用兵十無乃不可乎？」  
門求外而背之，即衛是少背楚之黨，故曰背盟也。  
言必于反曰敵利則進，見利則進，何盟之有？  
光祿堂持



經年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無傳過夏四月辛未滕子  
 卒不書名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喜陽公子六月丙寅朔日有食  
 之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欒黶伐鄭擊宋書于釐甲午晉侯及  
 楚子鄒伯戰于鄢陵楚子鄒伯戰于鄢陵楚子敗績退故曰楚子敗績秋公  
 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不見  
 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諒者耻輕於執止公至自會傳無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  
 伐鄭子子子曹伯歸自京師或書晉使所殺故書歸諸侯歸曰某  
 或言自某歸無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荏丘晉地  
 傳義例從告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荏丘  
 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鞫盟于扈平故開公至自會  
 左傳詳范  
 卷之十三成公  
 十四  
 光緒堂梓



[illegible]



疾以楚之哀言楚國之精兵在其中軍王族而已以王之公族皆在中軍而合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楚之精兵分晉之精兵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三軍  
之力同攻之必大敗之公筮之公筮之史曰吉史曰吉  
師其卦遇復三三交反下中曰南國南國其目其目公從之公從之  
射其元射其元王傷王傷不敗何待不敗何待公從之公從之  
說之國賊國賊王傷王傷不敗何待不敗何待公從之公從之  
有淖於前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乃皆左右相違於淖  
厲公步殺御戎也厲公步殺御戎也欒鍼為右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彭名御楚  
潘黨為左右潘黨為左右御鄭成公御鄭成公唐苟為右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左公陷於淖左公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欒書將載晉侯欒曰書退欒曰書退  
而使之退而使之退國有大任國有大任將受國中任將受國中任焉得專之焉得專之  
左傳評史左傳評史欒書之亡欒書之亡成公成公  
馬於且侵冒官也欒公為使官失官慢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離局姦也  
有盜和之罪有盜和之罪有三罪焉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不可犯也乃掀乃掀  
公以出於淖公以出於淖欒鍼為右欒鍼為右欒范為左欒范為左欒書為右欒書為右欒范為左欒范為左  
而射之徹七札焉而射之徹七札焉欒鍼為右欒鍼為右欒范為左欒范為左欒書為右欒書為右欒范為左欒范為左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王怒曰大辱國  
不尚知謀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詰朝爾射死朝朝射死朝朝射死朝朝射死朝朝射死  
銅夢射月銅夢射月射月射月射月射月射月射月  
也也異姓月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  
死矣死矣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  
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強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強  
命言一發卻至三遇楚子之卒命言一發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也見楚子必下也



我答晉之信臣曰又何如問其辭又臣對曰何以暇我父老  
 好使事故整肅曰又何以暇我父老  
 不國使不可謂整此則非臨事而食言也  
 暇於此則請攝飲馬子重以實使行人之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造于子重以實使行人之公許之使行人  
 解之使令有使鉞御持牙使鉞為庫右故言如此是以不得犒  
 從者所以不獲劉束縛勞使某攝飲持飲以獻也子重曰夫子  
 嘗與吾言於楚曾言有整榼之言曰必是故也而致飲之不亦  
 識乎言藏來受而飲之意是受其所免使者而復鼓別方安義  
 復鼓以申戰旦而戰是日早見星未已戰由未已子反命軍  
 吏察夷傷傷亦補卒乘亡繕甲兵也治展車馬也雞鳴而  
 食惟命是聽使飲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中嚴約束蒐粟補卒  
 也林馬利兵補殺馬也脩陳固列兩堅也如子韞食申禱也  
 明日復戰與反戰乃逸楚師敗績楚兵之俘獲王聞之楚  
 戰之言召子反謀日戰事秦陽豎獻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  
 能見酒而醉不能見王見王曰天敗楚也言楚之勝於晉  
 夫余不可以待我不可更乃宵遁其楚師晉人楚軍與晉交  
 日殺楚兵三日食其拔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子重曰三  
 君幼言所公年諸臣不佞無才附何以及此傳以捷傳而君其  
 戒之戒所公勿可周書曰周書曰惟命不于常天不弔命無常  
 謂文之所書勸公毋德者乃楚師退及瑕瑕地名王使謂子反  
 曰子反使人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時王不在軍故羅莊







變齊也乎人既說文之欲舉曰句云仲孫也... 孫行父之而... 吾與子國親於公室... 子必聞之矣... 而微周公之福... 君得重晉君... 密適佐... 治之何及... 對曰... 若得所請... 子謂樂武子曰... 娶不衣... 子叔嬰齊... 是葬善人也... 孫子冬十月出... 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乃君之故... 使立於高國之間...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鄭天子駘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鄭大夫之男 楚公子成公子  
 寅成鄭公會月武公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戲許許文公城許文公水許文公 晉范文子歸自鄆陵去年戰于鄆陵  
 其祝宗祈成使積穀以祀其 曰君驕侈而克敵言厲公驕  
 是天益其疾也言天增益其疾 難將作矣言晉國將亂 愛我  
 者唯祝我言愛我者唯祝我 使我速死言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言無及於難  
 范氏之福也此乃神之所 六月士燮燮傳言厲公無道故  
 殺白士燮之車適與此會耳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  
 也廣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慶克通于聲  
 孟孺見之以告國武子齊慶克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  
 出輒非於家夫 而告夫人曰國子誦我誦我 夫人怒國子相囊  
 公以會會伐 高鰭處高無咎 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索客  
 孟子訴之曰高鰭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秋七月壬寅則鮑瑩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  
 氏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  
 孝叔臣施氏卜宰國國須吉 施氏之幸有百室之邑  
 與國何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 施氏致邑馬施孝叔曰子盍告告  
 曰能與忠良吉執大馬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  
 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蔡徒徒能 其足其足 其言其言 其言其言  
 不能能 行行 言言 諸侯伐鄭前夏未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  
 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不書圍鄭 初聲伯夢涉洧







伏兵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殺叛故也  
淫亂殺慶克齊以弑之嫌具使商人殺國勝諸國亡于前年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  
國弱來奔弱勝主主納奔奔反音米處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冠月佐皆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一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千朝不以朝子居喪發告執殯晉荀首晉始命百官糾之令在施舍施恩惠已責通員逮寡寡及振廢滯滯起匡困之令亦救也困乏謂救災患災患謂罹天災及患難者禁淫惡淫臣惡之薄賦歛稅微徵斂皆薄有罪戾罪寬之人節器用武爲卿相魏錡子士欲無犯時不報乃收使魏相士訪魏頤趙武爲卿其祖父省有言於晉國說使之為卿趙武去地四百里荀家有會樂壓韓宣惠王爲公族大夫應樂書之于無忌韓宣惠王之子























[illegible]















使古句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聘聽朝聘之數

鄭公以僑公之故也謀子驪而先

之也子驪之子驪之子驪之子驪

無文德而有武功言者乃不修禍莫大焉

來計必未伐鄭而先伐之

弗得免矣

爾何知言汝有國

會于刑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親聽命也大夫不書壘晉侯也

秋九月大雩也

侵蔡也

子驪曰周詩有之

幾何待也

而而職競作羅

民之多遠

姑從楚以紓吾民

之道也

不亦可乎

日矣

將貨之

也

開

將速

如信

多

而







良史曰是謂良之隨三三良史大夫皆樂其不伐於此  
出也言應非周固之義君必速出辭出蓋安對以悅與矣又引周勃出  
以發言言無理是於周勃曰隨元亨利貞先咎  
則可謂六三係外子失大決乃斷定則史文之對問同疑古書本有  
用隨六三係外子失大決乃斷定則史文之對問同疑古書本有  
為元體之長也此語後來孔子作文學以來而用之也元始  
也人以為首領曰體之事嘉之會也特巧嘉美之幹也利義  
張也文詞字作善字嘉之會也特巧嘉美之幹也利義  
之和也成遂自然和悅故於義為和也貞事之幹也貞正而  
之堅固者可以為幹體仁足以長人仁即元也元包四德猶仁  
故萬物各得其所以為仁仁即元也元包四德猶仁  
而與人足以長人利義君子利益萬物則合德則利而不  
德字作會字利義君子利益萬物則合德則利而不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正固立義幹事技業之然故不可誣也走  
左傳詳疏  
四德者在身必然然以雖隨無咎而其身得無咎今我婦人  
故不可誣也  
已罪而與於亂如之氣保其身固在下位國在天下位也而有  
不仁而有淫亂不可謂元元不可謂不請國家款除去至五  
可謂亨之亨也可謂作而害身作事者身而不可謂利不可謂弃位  
而效葉夫人之位而效不可謂貞不可謂有四德恭利貞之四  
德隨而無咎乃得隨我皆無之四德皆無咎隨也哉這當隨我  
則取惡我之為惡能無咎乎其身能必死於此於此弗得出  
矣決無可速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楚之兵力不足以解齊  
反將以伐晉秦晉世為仇讐楚子許之楚共王許子穀曰不可  
子穀楚令尹當今吾不能與晉爭當今吾勢楚下晉若賴能而  
言不可許公隨人才之舉不失廷所求之才官不易方



吾三分四軍晉有上中下軍及新與諸侯之紀大略以逆來者以與楚兵於我未病是晉之兵更甚而精銳之兵  
 不來則楚勞甚而不能敵楚猶愈於戰以平能服諸侯其謀出  
 暴骨以逞而快其欲不可以爭與楚爭矣不  
 大勞未艾未得休息也要者人君子勞心但君子勞  
 小人勞力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此先王以君子治小人之  
 以制荆楚則勞諸侯皆不致戰諸侯之兵亦此也蓋謂晉也勞心  
 力而後制於晉諸侯皆不致戰不致戰與楚爭乃許鄭成許此十  
 一月已亥同盟于戲戲晉服也而後攻將盟鄭伯特鄭六卿公子  
 駢如公子穀公子穀公孫舍公孫舍公孫舍  
 展及其大夫門子門子皆從鄭伯晉從鄭伯晉士莊子為  
 載書莊子士莊子皆曰自今日既盟之後載書莊子皆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後不唯晉命是聽晉國苟不聽而或有異皆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有如此盟盟之禍公子駢趨進鄭子駢不受此曰天禍鄭  
 國於我鄭國使伯居二大國之間故使鄭國處於晉大國不加  
 德音晉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要之以兵亂之力而使其鬼神不  
 復飲其禋祀得享明祀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民不  
 夫婦辛苦墊隘辛苦難當之味也墊隘墊隘無所底告無  
 自今日既盟之後後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可以  
 庇民者是從即國苟不惟有禮與有禮與而敢有異志者有  
 亦如之亦如之言如此蓋不肯尊服晉也荀偃曰改載書  
 公孫舍之曰公孫舍之昭大神靈昭大神靈言九為盟言  
 而後言者可改也而後言者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則是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



弟之國而假備焉謂還及同伴之國而晉侯曰諾韓公公還及  
衛親衛親也假鍾磬焉假借也晉侯曰諾韓公公還及  
也楚子伐鄭鄭既戰子馬將將也楚平楚平也子馬將將也楚平楚平也  
言不可與大國盟今歲與晉口血未乾謂者飲血飲酒血未  
背之可乎而從楚也子馬曰故從楚吾盟固云鄭為我  
唯懼是從鄭既戰也子馬曰故從楚吾盟固云鄭為我  
不能則楚楚也楚平楚平也子馬將將也楚平楚平也  
日之盟非且要盟無質言無定主要平法神弗臨也神弗臨也  
臨所臨惟信信有忠誠之信者言之瑞也言而有信如瑞節善  
之主也故為番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譖要盟也  
左傳評楚晉要我為盟而無信神必背之可也也元未嘗背晉也乃及  
楚平楚平也公子罷戎入盟罷戎楚大夫盟于中分中分也楚  
莊夫人卒共王王未能定鄭而歸共王以母喪故未晉侯歸  
而歸謀所以息民以伐鄭未得志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  
勞輸積貶以食蓋猶子賜反下同自公以下至下卿苟有積者  
盡出之盡出積聚也國無滯積不積也亦無困人亦無困而  
公無禁利與民同之亦無貪民不貪也所以幣更則幣更則  
服從給事不求美也行之期年期年也國乃有節晉國之  
制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次也師於向其秋師於向東門東門也  
襄公卷之第十四







我宋周以偏陽光落寡君而以偏陽之地羊臣安矣  
 諸侯其何賜知之見賜之厚若專賜臣賜賜於向陽是巨興  
 請以請命乃平宋公歸陽與宋十國宋公享晉侯於楚  
 請以桑林請以桑林之樂名宋有樂辭荀偃士句曰諸  
 侯宋魯於是觀禮皆用天子禮樂故可制魯有幣樂三年大  
 代之樂故賓祭用之用四代之樂宋以桑林享君  
 宋得以桑不亦可乎言俱天子之樂舞師題以旌夏  
 也禮識也以大雅表識其心晉侯懼班夏非常卒見而退  
 入于房房更次之舍去旌去大旌卒享而還卒於歸及晉罷疾  
 晉侯及晉者班夏非常卒見於桑林見於桑林荀偃士句欲奔請禮  
 之禮而有疾桑林見於桑林荀偃士句欲奔請禮  
 焉奔走還荀偃士句曰我辭禮矣言我辭桑林之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  
 之猶有鬼神鬼神所知於彼加之罪於加晉侯有問虛功責友以  
 偏陽子歸獻于武宮晉武謂之夷條謂之夷條偏陽姁姓  
 也偏陽姁姓使周內史遷其族嗣納諸窳人魯孫密者魯孫密者使  
 姓之祀使周內史示行生命禮也故曰禮也師歸陽歸孟  
 獻子以秦董史為右以為車右生泰不茲事仲尼言二公以力  
 相高六月楚子囊刺于平伐宋師于牛報其侵也侵  
 宋門于桐門不成固而晉希範伐秦報其侵也  
 衛侯救宋斷獻公從師于襄牛牛之地鄭子展曰必伐衛  
 師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專心與楚也得罪於晉  
 又得罪於楚下專心國將若之何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



倉門之外笑者欲  
 使遠近見所燒焉  
 衆而後反  
 我人見所焚諸侯之師城虎牢  
 成之晉師城濮及制  
 不與也  
 制衛者鄭舊地  
 士魴魏絳成之書  
 曰成鄭虜軍非鄭地也  
 言將歸焉  
 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服  
 則欲以還鄭故夫子道  
 鄭及晉平  
 鄭乃晉楚于曩伐鄭令尹子  
 書繁之于鄭以見晉志  
 鄭及晉平  
 鄭乃晉楚于曩伐鄭令尹子  
 戰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師繞鄭國而南至於陽陵  
 楚師不退  
 楚子囊下  
 知武子欲退  
 荀息曰  
 今我逃楚  
 言今我  
 楚必驕  
 楚自大驕則可與戰矣  
 可以與楚戰  
 荀息曰  
 楚  
 言晉之耻也  
 晉國之合諸侯以益耻  
 生晉國之增不如少  
 成之我將獨進  
 我將以偏  
 師遂進  
 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  
 潁水而軍  
 子矯曰  
 諸侯既有成行  
 于潁公孫也  
 言諸侯必不  
 戰矣  
 必不復有從之將退  
 諸侯服也  
 不從亦退  
 侯亦將退  
 左傳詳元  
 卷五襄公中  
 六  
 先施堂梓  
 師退  
 楚必圍我  
 楚見晉退  
 荀將退也  
 荀息曰  
 楚師而去  
 不如  
 從楚亦以退之  
 以退  
 宵涉潁與楚人盟  
 鄭欽伐楚畏晉知  
 擊座  
 欽伐鄭師  
 欽伐楚畏晉知  
 擊座  
 止卑楚兵  
 又不能亢鄭  
 又不被楚伐  
 厄晉界  
 鄭何罪  
 楚人畏  
 其罪也  
 不如致怨焉而還  
 以爲後伐之資  
 今伐其師  
 楚  
 必救之  
 楚兵必救鄭戰而不亢  
 下諸侯之師還  
 晉侯二  
 命  
 可命以必亢  
 不如還也  
 還兵也  
 下諸侯之師還  
 晉侯二  
 鄭北鄙而歸  
 鄭地也  
 楚人亦還  
 故也  
 王叔陳生與伯樂  
 政士因政事而有隙  
 王右伯與伯樂  
 伯樂與王叔陳生  
 出秦及河  
 晉王復之殺則復以說焉  
 說焉  
 王叔陳生怒而  
 入逐處之河上  
 晉侯使士句平主室  
 晉悼公聞之使危  
 王叔與







師至楚必來爭吾又從之我父則晉怒甚矣如此則晉之晉能勝也  
晉三公子與諸侯之楚將不能楚人全軍而出不勝吾乃固  
銳更當而山陰之戰宋大夫說之謀監音悅使疆場之司惡  
與晉堅固此則可以大夫說之謀監音悅使疆場之司惡  
於宋侯犯其疆音亦宋大夫曰信然卿以兵大獲所獲千展曰師  
而伐宋可矣宋之州可矣若我伐宋師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諸侯終郭伐宋宋之州可矣若我伐宋師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則宋師必急吾乃聽命焉我乃從晉且告於楚且使往楚師  
至楚師郭吾久與之盟楚為盟而重賂晉師而重行若以乃免  
矣於此則可以免夏鄭子履侵宋侯之以致怨四月諸侯伐鄭  
諸侯再寫成鄭已亥齊太子光宋向成先至于鄭丹莒上也向成不書  
會公在門于東門齊宋之師先至于鄭其莫其日暮晉曷輸  
至於西郊晉荀息以師至于東侵舊許晉師東侵許之衛孫材  
左傳奇虎卷十五襄公中  
父侯其北鄙侯鄭六月諸侯會于北林諸侯會于鄭師于向七  
于鄭之右還北行而西次于瑣瑣之頃地國鄭觀兵于南  
門于鄭之右還次于瑣瑣之頃地國鄭觀兵于南  
乃行成乃從秋七月同盟于亳鄭范宣子曰不怕  
辭必失諸侯必教音諸侯道敝而無成諸侯連牛飲音伐鄭故  
能無貳乎安得平乃盟於是載書曰以告神凡我同盟之  
諸母盟年毋得或平乃盟於是載書曰以告神凡我同盟之  
妖母得數毋得或平乃盟於是載書曰以告神凡我同盟之  
亂賊罪誦之知同奸惡除其害好惡慈如王室  
室或間茲命或有違此命司慎司盟二司皆天神之神  
川石山五岳之神臣群祀百神之神有功德昭著  
也名川四嶽之神此君臣群祀百神之神有功德昭著



子之無也。前此古無。寡人無以待我。則我無由。而南天賞。而必賞國之典也。此乃國家之典。則也。載在盟誓。此賞功也。而不可廢也。而可廢乎。子其受之。此實也。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百之樂。金謂鎧也。禮也。功乃賜。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庶長秦爵也。鮑武以救鄭。鄭已屠晉。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櫟音。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故去聲。不告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環邾費縣南有台亭台村才又人音季孫宿帥師敗台。遂入郕。郕音。邾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成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左傳評苑。卷十五襄公中。十一。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費邑南地。季武子救台。遂入郕。季孫宿帥師敗台。遂入郕。郕音。邾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成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王侯將相對於天子... 先王之禮辭有之... 諸侯對曰... 大夫曰... 士曰... 庶人曰... 子春為夫人寧禮也...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穆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功於策禮也... 至及書勞三事... 之禮則詳之... 國亦曰... 兵而命之... 佐中軍... 伯游而為之... 伯游而為之... 伯游而為之...

起將上軍... 晉侯難其人... 是以大和... 主也... 變為... 一人刑善... 刑善... 萬邦作孚... 其詩曰... 尚能而讓其下... 德之及其亂也... 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 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 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



**史記**

帝曰：「以兵不用，詩曰：『小雅節南山不弔昊天。』」  
定其禍亂無有定時，冬城陽之也。書事時也。  
**南**於是將早城，於是魯人將成武伯請從罪農事。  
功之罪禮也。得城益鄭良賈大宰石與猶在楚子言將服于晉  
楚人然而後之至今不召與言於子囊曰：「襄公使歸良賈一先王  
下征五年。」行之謂前五年而下其吉也。而歲習其律用  
也。祥吉也。歲用其吉謂則祥習則不皆古則出歷年不習則增  
年十之吉今年又吉也。祥習則不皆古則出歷年不習則增  
修德而改卜，德更不相因是謂不吉。此則增行也。今楚實不能  
今楚不若先王之修行人何罪？為使人者止鄭一卿，止謂諸民  
齊所以不能與晉戰行人何罪？為使人者止鄭一卿，止謂諸民  
齊以除其偏，貴者多則紛紛相備。今楚執馬一卿乃使燕而疾狂  
解勢而不相備，所以除其國內相備之意。晉必  
知莊而疾惡楚國，以固於景，所以惡楚國事焉用之。如左列  
左傳詳見。

**國卷十五聚公中**

留良齊於楚，使歸而廢其使。言往年鄭遺良齊使是其意正故  
也。齊良齊歸則別不得路事怨其君以疾其大夫。  
君乃所以破其遣使之本意也。便相牽引也。不和測事晉之心不固不猶然  
歸之則必怒恨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和測事晉之心不固不猶然  
乎。豈不屈於楚人歸之從否與之請  
經平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弗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鄭伯子也。魯使一初會晉敬瑛兩國晉人有自輕魯幣而欲收  
其使故叔老雖亦列於會也。齊往好宋華聞南北結在會  
情慢不攝故貶國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嘆威霸二月乙未朔日  
功也。兵來在向諸侯會故曰會兵向也。  
有食乏。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  
孫弗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已未衛侯出奔狄。諸侯之策齊孫弗曹荀偃侯秦伐以其自取會  
之禍彼諸侯失調皆皆不善之謀也。



以臣事于晉之先君。至于今不貳。至于今而不變其心也。昔文公與秦伐鄭，  
不內侵亦不外叛也。秦人竊與鄭盟，秦將公從喝之武而舍或焉。  
公三十年晉文秦穆公秦人竊與鄭盟秦穆公從喝之武而舍或焉。  
使杞子逢孫楊於是有欲之師。所以備公三十二年晉敗秦師于殽，則禦其上。  
宿敵鄰而還。於是乎有殺之。師所以備公三十二年晉敗秦師于殽，則禦其上。  
齊威之戰晉兵戍亢其下。而我成當泰師不復。後之收秦師者，皆曰：「晉人角。」  
我諸戎實然。與姜戎則諸戎信有勞矣。譬如捕鹿之逐鹿省晉  
晉人角。晉禦其上也。諸戎我持之。戍亢其下。酒與晉踣之。師助秦  
此鹿也。戎何以不免？言戎盡忠於晉，如自是以來自勝秦師。  
晉同楚。沈鹿之角也。言戎盡忠於晉，如自是以來自勝秦師。  
之百役。晉有九伯。與我諸戎相繼于時。無職望之時，以從執政。  
臣之使彼大猶銳志也。二潘從戰于欒，豈敢離境過之也。  
朝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官之師旅謂師旅之闕也。以攜  
諸侯所以難諸侯之心。而罪我諸戎。及以爲諸戎派我諸戎飲  
主傳青克陳卷十五集金中

食衣服不與華同。言其口之飲食身之服飾皆不同於中國。勢幣不通，言可不言語不  
達。言下何惡之能為？豈能滿漢言不與於會？諸侯之會亦無若  
焉。八在無所問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惟蟲名。戊子賦之詩。  
宣子辭焉。故十旬辭謝之。使即事於會。侯之會成愷悌也。  
賈愼卿晉子之名也。不書。於是子叔齊子。即叔字。爲季武子介。  
也。以會。自是晉人輕懼。晉人以魯爲有禮自足而蓋敬其  
便。而當下向自是晉人輕懼。晉人以魯爲有禮自足而蓋敬其  
季利立。以季札諸獎之弟也。諸獎居長父季札辭謝不白。晉公  
之卒也。十三年諸侯與晉人不義見。晉君謂魯弱也。以其殺  
將立于臧。以子臧爲賢。子臧去之。逃而遂弗爲也。不肯以成衛  
君。於是負芻君子曰：能守節。子臧能守節。諸義前也。吳德



乃命大還命謂軍 晉人謂之還延之役延延 樂鉞曰鉞  
 此役也今此伐報櫟之敗也故故以報之 又無此  
 行又晉之耻也不能報秦 吾有二位於戎路戎路見情下軍已為成  
 也敢不耻乎敢不耻乎 與士鞅士鞅 秦師秦師 樂鉞樂鉞 同之同之  
 攻焉攻焉 乃為乃為 士鞅士鞅 反反 樂鉞樂鉞 謂士句曰士句 余弟不欲往余弟不欲往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是而子殺余之弟也 士鞅士鞅 共共 秦秦 之之 士鞅士鞅 奔秦奔秦 而而 於於  
 是齊齊 崔杼崔杼 宋華閱宋華閱 仲江會伐秦仲江會伐秦 師師 之不之不 書書 人情人情 也也  
 情慢不情慢不 向之會亦如之向之會亦如之 衛北官括衛北官括 不書於向不書於向  
 亦情也亦情也 書於伐秦書於伐秦 秦秦 之之 括括 也也 秦伯問於秦伯問於  
 左傳評苑左傳評苑 國卷十五國卷十五 要令要令 十十 七俗堂梓七俗堂梓  
 士鞅曰士鞅曰 秦伯秦伯 曰曰 晉大夫其誰先亡晉大夫其誰先亡 對曰對曰 其樂氏其樂氏  
 乎乎 當氏當氏 秦伯曰秦伯曰 以其汰乎以其汰乎 猶猶 可以可以 免免 其身其身 也也 其在其在 盈乎盈乎  
 汰虐已甚汰虐已甚 秦伯曰秦伯曰 何故何故 以以 剛剛 對曰對曰 武子之德在民武子之德在民 武子武子 室書室書  
 必不見必不見 秦伯曰秦伯曰 何故何故 以以 剛剛 對曰對曰 武子之德在民武子之德在民 武子武子 室書室書  
 民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如周人之思召公焉 樂書樂書 魏魏 晉人晉人 故而思之故而思之 愛其耳愛其耳  
 樂書樂書 公公 年年 聽於牛樂之下聽於牛樂之下 周人周人 况其子乎况其子乎 其子其子 而不而不 要之乎要之乎  
 樂書樂書 之之 德德 既既 盈盈 之之 善善 求求 能能 及及 人人 水水 能能 及及 人人 武子所施武子所施 沒矣沒矣  
 者者 已久已久 而而 民民 沒矣沒矣 秦伯以為秦伯以為 知言知言 秦景公以秦景公以 卜卜 為之請於晉而為之請於晉而  
 乎在乎在 所以所以 其其 禍禍 必必 秦伯以為秦伯以為 知言知言 秦景公以秦景公以 卜卜 為之請於晉而為之請於晉而  
 復之復之 乃為請於晉乃為請於晉 使召使召 衛獻公衛獻公 戎孫文子戎孫文子 甯惠子甯惠子 食食 父也父也  
 惠子甯殖也惠子甯殖也 甯武子之甯武子之 王王 皆服而朝皆服而朝 會於朝會於朝 晉朔日晉朔日 吁吁 不召不召  
 公故成二云公故成二云 使共食使共食



[illegible]







見君不善合擊其所執故憂書曰所以憂者則適人以木鐸狗  
之於道事取信以謀國也雖殺也金口結指有云官師相規大  
于路賊之以徇于路而求教誨之言趙莊面交官師相規大  
自相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百工正月孟春寅正建於是乎有之  
現正

有道人詢諫失常也恐人若失其常天之愛民甚矣上文所云

時之事居為之貳有此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天豈肯使為之

節日所以甚愛其民也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君若放肆於民

也以從其淫言放恣之性而弃天地之性人君不能司牧百姓

也必不然言天意必不如北按兩廣此段議論足以惡其

尤賦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為去古之庸子襲師于棠以伐吳

楚令尹子囊帥吳不出而還楚人不出無庸子襲股頭去焉子

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做子囊以為不敵吳人自梟舟之隘舟

吳人自此出師要而擊之要平水而要楚楚人不能相救楚

左傳詳載

楚人前後不能相救吳人敗之楚師復楚公子宜穀宜穀衛侯孫蘇子人

不可王便文定公賜齊侯命定公劉奚也周惠王時齊宣公同魯伯

舅人公之君呂望也晉太下大夫同右我先王文王周公旦

侑胸胸室之殿脉也伯萬氏之師保也伯大師師使世間

其東海公東海之封地太史寔之不壞我周王室所不壞者

舅氏之典公之功也聖亦乃反今余命女妻之無忝乃舊

無承導大敬之哉成使無勝朕命無忝乃舊今日之命

不能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中行獻子即荀偃晉悼公

不如因而定之言不知因循衛有君矢衛君矢對曰

之末可以得志未可以得志而勸諸侯而勸諸侯史佚有言史佚有言

信言曰肉重而撫之不可移仲勉有言仲勉有言曰亡者亡者  
 之亡者曰亡者人紀者取之亡者推亡固存亡者國之道亡者  
 也亡者國之君其定衛亡者定衛也亡者范宣子假羽毛於齊亡者  
 于威亡者會諸侯于威亡者謀定衛也亡者范宣子假羽毛於齊亡者  
 為國之羽亡者范宣子聞而階視之亡者而弗歸亡者弗歸之齊人始貳亡者  
 齊人懷恨亡者晉人楚子囊自伐吳卒亡者楚子囊自伐吳卒亡者  
 失信亡者有武心亡者楚子囊自伐吳卒亡者楚子囊自伐吳卒亡者  
 言謂子庚必城亡者更從即耶未行城郭公于嬰公子儀因榮亡者  
 意亡者君謂子囊忠亡者君竟不忘增其名亡者君竟不忘增其名亡者  
 忠衛社稷亡者謂今萬子亡者可不謂忠乎亡者可不謂忠乎亡者  
 民所詩曰亡者小臣亡者行歸於周亡者信亡者行歸於周亡者  
 忠也亡者以其忠信亡者行歸於周亡者信亡者行歸於周亡者  
 左傳詩曰亡者行歸於周亡者信亡者行歸於周亡者  
 經于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剡亡者  
 夏逆王后于瘞亡者劉宋也要名也亡者天子卿書于劉要非如故亡者  
 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亡者公畏齊不敢至成亡者  
 孫豹帥師城成亡者非劉所議亡者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亡者  
 也丁巳七月亡者日有食之亡者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亡者  
 四司亡者日有食之亡者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亡者  
 傳于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且尋盟亡者二年豹之聘壽亡者  
 子尤其室亡者其官室之夫亡者曰子有令聞而養其室非所望也亡者  
 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蔡且不敵亡者傳言蔡子反于兄且不敵亡者  
 聲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瘞蔡知不行非禮也亡者天子官師非亡者  
 卿也列夏獨過亡者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會亡者  
 使上卿逆而公逆之故曰卿不行非礼也過公未及亡者



於晉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為平公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  
 新伐邾水邾莒之計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為平公邾莒之計也遂不克會邾莒之計也  
 充合諸侯為明王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婦送葬邾莒之計也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為平公邾莒之計也遂不克會邾莒之計也  
 韓共晉恭宋人或得至人得獻諸子罕邾莒之計也  
 弗受其獻獻王者曰以示王人邾莒之計也王人以爲實也邾莒之計也  
 得爲實故敢獻之邾莒之計也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邾莒之計也  
 爾以王爲寶邾莒之計也若以與我邾莒之計也皆喪寶也邾莒之計也  
 其不若人有其德邾莒之計也我今不愛也邾莒之計也其不貪而汝不邾莒之計也  
 得王者邾莒之計也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邾莒之計也不可以貶卿邾莒之計也  
 納此以請必也邾莒之計也今獻此王邾莒之計也子罕與諸其里邾莒之計也  
 使王人爲之攻之邾莒之計也爲之攻治富而後使復其師邾莒之計也  
 左傳辭苑邾莒之計也國志下五集公中邾莒之計也  
 而遣十二月邾莒之計也齊人有者伺之事而歸諸范氏邾莒之計也  
 人既沐女邾莒之計也范氏先絕之邾莒之計也傳言鄭之有誦鄭音者邾莒之計也







若細賜命而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吉且又使風沙衛刑以扶扶為惠不終其傷而死代自扶其所傷而死死者獲音快來邾人伐我南鄙焉齊故也

齊未得志於魯故宋華閱卒華臣弱邾比之室臣此新立號稱其室而優易之功以鼓反便師其率華吳親率比之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滅力朝焉邾六人以被殺華家半華民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滅力朝焉邾六人以被殺華合左師之後合師成邑後原後賊從左師懼曰老無罪則成已無罪賊曰豈比私有討於吳賊謀害邾比私逐

與之曰昇余而大璧昇與也而汝也言宋公聞之謂其平公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與臣與華傳為兄弟今使大亂宋國之政是大亂宋必逐之臣無狀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宋之卿也大臣不順國有大臣臣無狀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宋之卿也大臣本傳詳見卷十六春秋下中

宋平公從向成之言左師為己短策病也苟過華臣之門必驕惡之不說向其門必馳騁而去惡去聲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癘狗癘狗入於華臣氏征約也誠逃而走人華臣國人從之國人從華臣權遂奔陳臣之家實爵封又居世反國人之逐之華臣權遂奔陳臣之心不自安見宋聖國父為平公築臺公孫至為遊觀之地為去逐均而驚走宋聖國父為平公築臺公孫至為遊觀之地為去妨於農收正妨農事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待農人收穀後乃然後公弗許平公築者誰曰築臺之人作歌澤門之誓也皆白也言黑也與父白色居於實與我役此人作歌澤門之誓也皆白也言黑也下地故主則居於邑中實慰我心此人所勸公請俟農功之畢聞之開華君親執小綬自執以行範義以德行於華而扶其不勉者見有不勉者執之以反曰吾儕小人皆有閑處門戶以閉塞虛舍有以辟燥濕寒暑關門虛舍所以避天今君為一臺於農臺而不速成勉力







門及西郭南郭焚以大劉難士弱望諸侯之師二子晉大夫難  
 焚申池之竹木申池在城內劉難士弱望諸侯之師二子晉大夫難  
 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揚門濟州絳門千東左驂道  
 還千門中州之左驂道還千門千東以枚數閭也閭門  
 齊侯駕馬將走鄭鄭榮大子與郭榮扣馬  
 齊侯曰師速而疾而所成甚急略也地無及攻意將退矣  
 君何懼焉懼於恐且杜稷之主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君必少安將犯之齊侯  
 行大子抽劍斷鞅在馬腹鞅太子起將候乃止齊侯乃止  
 東侵及緄水名東侵南及沂水名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公子孔  
 謀也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欲使楚伐鄭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故使告子庚子庚許不從楚子問之王王謂  
 其使楊豚尹宜告子庚康子使告子庚三曰國人謂不殺主社  
 稷言楚人謂我而不止師兵計伐必不從禮不從禮不從禮  
 不殺即信即信於今五年於今五年師徒不出徒不出人其  
 以不殺為自逸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忘先君大夫圖之  
 命其若之何以義此子庚嘆曰君主其謂牛懷安乎牛懷安  
 不事乎吾以利社稷也所以不從人之謂者正見使者  
 臣請之難如何若可勢可進君而繼之出兵以繼之不可  
 若其收師而退我可以無害向之君亦無辱君亦  
 出無功以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治兵於汾於是子  
 取著







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大夫有功則賜服路故簡  
也。行葬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漣。漣，齊地也。  
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傳射經不言崔杼，從若於昏也。  
以高厚從黨公昏謀之政。鄭子孔之為政也，惠國人患之。左傳評苑  
 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與純門之師。  
 師至，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子孔之子也。甲子，子  
 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奔。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  
 國討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子孔之妻父也。子孔之妻父也。  
 皆與穆公先上子孔。子孔之妻父也。而相親也。子孔之妻父也。  
 亦相親也。二母相親，故上下孔與。子然卒，  
 簡之元年。魯襄八年七月。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然子良之室。  
 孔即子孔與二父相親。三室如一室同心如一家。故及於難。  
 故相助其子相恩亮反。  
 井及難。  
 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益慶封、圍高、庚風沙衛之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圖之，見衛在城土號之。莊公



兩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左傳

十六年春

十六年春

十六年春

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荀息子孫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公子展奔楚  
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年春及晉平公盟于向  
故也  
弗能報也  
欲以蔡之晉  
陳慶虎慶寬公子黃之偁

也一戶刀友乃下齊侯語問守備焉其公問焉以無備告

無告以之齊侯以衛告誠指乃登齊侯之旗而還於城下

傳食齊侯將會齊侯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綽師二子齊大

食夜綽師二子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齊大



可明徵也。言行可明而後可以治人，故能自治。

上者所民之歸也。成皆越上所不為，自人為惡而民或為之，或有行之事以加刑罰焉。然則莫敢不懲，威無不應。若之所為，設若上人而民亦為之，其理如此。又

禁乎？其不可禁乎？夏書曰：『今虞書云念茲在茲』，此所以施於彼必其名然後可行。此釋茲在茲，釋除也有詳過然後可除之也。名身然後可行之事，言此事非當時常令可允出茲在茲，生於此時在此善也。誠惟帝念功，此說非經旨當念此善功之功口按將謂由已壹也。載孫釋書之意以置在上意信由己壹而後功可急也。繼後有差功之可念也，庶其非卿也。康其非卿大夫以地來朝議季孫無信實而責人重地也。故曰非卿大夫以來朝矣。聞丘之錐賤必書，感必重地也。地名彰以應其事，齊侯左傳葬死，卷下不義公十

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賞于句瀆之邱。公子鉏來奔。齊叔孫還奔莒，以成崔處之勢終有叛亂之禍居反運官旋任。

申叔豫叔梁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窮政教諸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連子馮詰其言方義時天方闕地下水而牀焉。閭地下水其中而安重繡衣裘，綢緜衣動繡衣表裏羊食而露少也。金而上圖音振楚子使醫視之後曰：『醫瘳則甚氣』。瘳瘳也對血淺反乃使子南爲令汰子南公子迫特也。范蠡以反而血氣未動言無乃使子南爲令汰子南公子迫特也。范蠡以

範蠡子進蓋救向不謝即至

楚宣子卒，烝桓子擊於範宣子。宣子上旬也。生懷子，懷子學盟也。范蠡以其亡也樂聚上下句也使達十四年然舉氏而逃速故與范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下同官而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



通樂和桓子所娶宣子之女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姓桓子所娶宣子之女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失室其後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龍報之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吾父死而盈當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有必而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信之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空謂祁孫董叔祁師申書辛舌虎叔羅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因伯華叔向籍偃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同其為不知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我無所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晉大夫樂桓子曰吾為子請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不拜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祁大夫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於君無不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言取向不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出又不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祁大夫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何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祁大夫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樂王鮒從君者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其獨遺我乎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四國順之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向之罪於樂王鮒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其有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年開之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曰詩曰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書曰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猶將十世有之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今壹不免其身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不亦或予之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治水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甲太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蔡為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言兄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為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宣子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向之罪也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免焉而朝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桓子之也也氏之也後故幾亡室



其母曰... 其生龍蛇... 多知龍蛇... 余何憂焉... 叔虎... 吾氏之族... 鄒掠之... 陪臣... 將逃罪... 之地... 晉國... 左傳... 其母曰... 其生龍蛇... 多知龍蛇... 余何憂焉... 叔虎... 吾氏之族... 鄒掠之... 陪臣... 將逃罪... 之地... 晉國... 左傳... 其母曰... 其生龍蛇... 多知龍蛇... 余何憂焉... 叔虎... 吾氏之族... 鄒掠之... 陪臣... 將逃罪... 之地... 晉國... 左傳...

叔用聖人之... 叔聞之曰... 二十二年... 薛伯... 老卒... 其可以與... 對曰... 左傳... 叔用聖人之... 叔聞之曰... 二十二年... 薛伯... 老卒... 其可以與... 對曰... 左傳...







叔康申叔特之弗應而退子馮與言而不答從之子馮追而後之入於人中  
叔康申叔疏之子又從之支也而遂歸中復歸不答退朝者臣見之熱中  
叔家曰子曰三困我於朝困我謂弗應也吾懼所以不敢  
不見改來吾過遇失于姑告我實告我何疾我也而不答我則以  
對曰吾不免是懼免與汝同罪何敢告子南得罪如子南觀  
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龍於子馮也子南得罪如子南觀  
起車裂如起者將何故不懼安得不懼自御而歸子馬聞其而  
以不能當道意不在御故至歸至謂人入者曰吾見申叔夫子  
謂我通來所謂生死而肉骨我已命申叔生之我為骨肉而中  
見申叔疎所謂生死而肉骨叔肉之言申叔於我有更生之恩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叔之相王以義則我可相驕不然若不能  
請止請勿令後辭八人者此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心不疑于馮

十二月鄭游睨將如晉游睨公下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止其名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日已  
也不後行子襲厥良而立大叔茂將殺子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不可以苟請譽子明之類子賢於吾君矣求亡妻者使獲其所使游氏勿怨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白無昭惡也文宣公







諸將隨徒果遂超乘此上秋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功之稱命驅  
之出僕請註曰公宣子述者皆楚威王執其手賂之以曲  
惡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青蓋已罪沒矣而後書非樂  
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青我殺督  
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青者有如日言不自愛  
乃出豹而閉之開者門外督戎從之踰墮而待之也督戎踰  
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喜樂氏乘公門也  
宣子謂鞅曰天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明制雖兵義樂氏  
退攝車從之子成卑遇樂樂樂盛曰樂免之死將訟文於天難  
死猶不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天於彼也射食可反也則乘槐  
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去聲天之往反聞之王又則乘槐  
本而覆京樂車柳視規而敗或以戟鉤之以鈞華樂斷肘而外  
左傳宣子樂十七樂四  
時逐安樂樂傷亦盛之族也戰樂盛奔曲沃戰敗而走晉  
人圍之告丘東勝國也中傷鼓盡殺樂氏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  
榮御王孫揮召楊爲右光驅而鋒軍申驅成秋御莒恒申鮮虞  
之傅擊爲右申驅公前申傅擊也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  
貳虜上之登御邢公廩蒲於爲右肅古驍反啓牢成御襄罷  
師虜疏爲右左贊曰答罷音虔臆商子車御侯朝柯眺爲右能  
曰朕朕起居反又音伯朝大殷商子游御夏之御冠崔如爲右  
知字一直送反陳氏昨反四人共乘駟車也傳具武  
大顯後軍即陳氏反燭庸之越駟乘見官証公廩攜巨征武力  
夏戶兼反魚音反燭庸之越駟乘見官証公廩攜巨征武力  
自衛將遂伐晉得罪於晉故特伐之晏平仲曰君恃勇力言草  
其勇恃以伐盟主晉爲盟主若不濟而不勝國之福也則君而知  
修德鄰之福也不德而有功以君之無德幸憂必及君言必恃勝而崔

析諫曰不可諫莊公言不可臣聞之臣之所聞如小國間大國  
 之敗因國固有樂氏而毀焉而必受其咎咎人之災故君其  
 圖之力注公自弗聽莊公陳文子見雋武子雋武子崔杼也  
 曰將如君何文子言君將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我己若弗聽  
 也君不從以爲盟主諸侯爭晉以而利其難欲伐之難去豈  
 非之鍊晉訪秦而君於何有言不能鎮君也崔子姑止之  
 群臣若急晉訪秦而君於何有言不能鎮君也崔子姑止之  
 使姑止君文子退而退告其人曰左右崔子將必死  
 謂君甚謂君代盟主而太過之杆欲執君則其惡不得其死  
 得過君以義其君之過猶自抑也尚當自抑也况以惡乎  
 行武齊侯逐伐晉取朝歌朝歌朝歌今河南衛縣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分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張武軍於焚廄焚廄晉  
 在河內謂比陳徒對反張武軍於焚廄焚廄晉  
 左傳晉色而守封少水趙盾趙盾少時以報平  
 陰之役乃還平陰平陰在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獲晏  
 之十東陽晉之山東觀即廣平以比晏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楚齊大夫歸晉之晉主晉主無適子魯季孫宿正室公孫長  
 次于雍榆禮也故曰武子無適子無子皆度出公欲立之  
 張大夫公孫長而愛悼子悼子純也而季孫共度少子欲立之  
 爲後訪於申豐曰彌與純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  
 退歸盡將行蜀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  
 其熱乃止止訪於臧紇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  
 必爾武仲爲季孫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爲上賓於既  
 獻已臧孫命北面重廉新樽之通樽新樽之石悼子降  
 逆之大夫皆起迎悼子反旅而召公鉏鉏鉏而使與之



從之辭曰武仲哭之東出邑哭以知名乃為人而多涕而出

其御曰武仲之孟孫之惡子也言孟孫與武而不相得

而求如是哀甚也季孫若死設若季孫愛汝皆何其若之何季孫愛汝皆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答言李國之愛我譬如疾孟孫之

惡我藥石也孟孫雖惡我譬如藥石能為害寧忍取反美咳不如惡石石猶樂之

多疾為我夫石猶生我猶能愈我也疾之美季孫其毒滋

我之門人告於季孫曰季氏告臧氏將為亂謂武仲欲為亂不使

我葬不得成葬也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焉冬十月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蔽也於武氏諸人除甬道避碑亦臧孫

使正夫助之正大陳正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見其有甲乙亥藏

從才周兄一如字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乙亥藏

紀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鹿門魯都城東門也武初臧宣叔娶

于鑄生賈及為而死所治地當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

大結反又穆姜之嬖子也穆姜是嬖母之子生紀長於公宮妻

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臧賈臧為出在鍾歸國名臧賈臧為賈

其時二子出在特園臧武仲自朱使告臧賈使人告且致大殺焉地然崇

之大德也曰紇不佞即稱失守宗祧宗謂親廟謂遷廟失守

不敢告不平不佞於兄言已紇之罪不及不犯言我非有他禍

子以大蔡納請使賊賈納大蔡於其可許之賈曰是家之禍

也否言是我非子之過也非汝罪閭命矣從武仲再拜受龜

而受使為以納請臧賈使弟臧為納遂自為也兄請而弗為

大衛使為以納請臧賈使弟臧為納遂自為也兄請而弗為

臧孫如防防臧氏臣臧武使來告曰告魯紇非能害也我非能

無乃所自歟



汪氏曰照直生  
法對曰以下章  
法

不愛野田則  
天而以鼠比  
其何言也







取其族還自害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如楚辭且乞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公城陽無字從楚發強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將以伐齊水不克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次于棘澤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師求御于鄭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大吉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大國之人不可與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子大叔戒之曰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對曰無有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二子在帳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使御廣車而行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後從之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皆取胃於囊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弗待而出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曰公孫同乘兄弟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者志入而已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子自棘澤還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師之役故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子師于荒浦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以待其卒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明無我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聘且賀城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晉侯驍程鄭使佐下軍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子羽不能對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然明曰是將矣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而能知懼而思降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人之下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其有公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左傳評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經二十有五年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弑其君光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同盟于重丘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入于夷儀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已楚屈建帥師城舒鳩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陳侯十有二月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不獲其乃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傳二十五年 秋孫侯聞將有晉師之使陳無字從楚發強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六正三卿之五吏三十帥  
 太百官之正長師旅  
 君聞命夫晉侯使魏舒  
 與之夷儀崔子止其驂以求五鹿  
 陳侯會楚子伐鄭年  
 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  
 公孫衡也前平陳夷從楚  
 奔墓欲逃遇司馬相子曰載余司馬曰將巡城以哭城時遇賈  
 復費復厚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  
 猶不欲男與其妻挾其母以奔冀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  
 子產親御諸門之欲服之而己收禁殺掠陳侯使司馬相子賂以  
 宗器陳侯免擁社之免服陳腫社抱社主使其眾男女別而累以  
 待於朝類悲反一呂執示子展執繫而見立反再拜稽  
 首承飲而進馱承飲未歸示子美入數俘而出故其眾男女數也  
 不將以歸祝校社司徒致氏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故其俘  
 陳侯改正其眾官隨其所職以安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  
 成故也以明齊而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  
 重其禮以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  
 也列下齊崔慶新付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











襄公五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其  
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泚盟秦伯車如晉泚盟泚秦伯  
成而不結不結國也傳為後年韓成起本當難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剋父衛孫林父  
入于戚以叛戚衛未居林南界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復其  
復歸名與不邑背國歸為叛也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曹人于澶淵澶淵會公侯皆應方齊宋向成後朝故齊長青以  
反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宋君以微子子相成之晉人執  
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楚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侯

伐鄭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秦景公使弟鍼  
向命召行人子員反向平古也召子員云行人子朱曰朱也  
常御御也子朱當秦命同音享音云行人子朱曰朱也  
怒叔向曰班爵同大夫何同以無朱於朝當御次而不使是無  
紉從之紉朱班爵同大夫何同以無朱於朝當御次而不使是無  
幸而集二國交兵則三軍暴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事不其三軍  
暴骨二國交兵則三軍暴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事不其三軍  
音子常易之言改易之燕以事君燕以事君為行人而受亂命  
所能御也言我不畏此拂衣從之吾臣之所爭者大吾臣之所爭者大

之戰國師曠曰名公室懼卑言昔之公室恐  
家必與不心競而力  
爭不心競而力  
之戰國師曠曰名公室懼卑言昔之公室恐  
家必與不心競而力  
爭不心競而力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公以下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公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則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在不然必敗  
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公以下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公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則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在不然必敗

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子鮮  
子鮮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子鮮  
子鮮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子鮮  
子鮮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子鮮  
子鮮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子鮮







王莽自白殺  
賊公自新也  
句本說之在至

徒生女子苟司徒宋大赤而毛章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版基

來伯名之曰鞠畏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共姬與之食公

見棄也而視之尤充莊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平公元公也惡而姓

心腹天子癡美而狠平公太子名姬貌美而心腹大合左

師畏而惡之極且惡之惡去聲下同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

師伊戾寺人名為太而無寵不得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使者

隨千求大子知之舊手楚請野享之野而享之公使往從太

伊戾請從之子行公曰夫不惡安乎豈不思汝之言快于掌

曰小人之事君子也答言我等小人惡之不敬以待命致我以致君

去聲好之不敢近君子雖愛之而已不敬以待命致我以致君

敢有貳心乎不敢以好惡縱有其外人今太子之出也實然有

左傳評苑莫共其內若我不行恐無臣請往也此我所遺而行至

更客則欲用牲加書徵之伊戾極次以書告于地而駟告

公乃驅車而告曰太子將為亂謂言太子既與樊客盟矣

平公怒言退曰太子將為亂謂言太子既與樊客盟矣

野外公曰為我子言言淫耗為又何求則中國同仇之有也對曰

欲速得為君公使視之往覩其露則信有焉如書之邊公囚

太子執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言子佐心誠可召而使請

乃召佐使請曰日中不來而佐不至吾知疾失則我必左師

聞之各左師聞天聒而與之語貼謀也聒太子佐而身語使日

太子故致害過期日中而乃縊而死太子佐為太子乃立佐公

之醜音活徐聞其無罪也平公後來方乃掌伊戾赦而後之掌音左

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詳見成公十六年注。若塞井夷館，塞其井夷其館也。成陳以當之，平其地而

楚之樂荒行以誘之，兵備誘令楚人貪已，使不復顧左右軍

之兵勇去聲。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鉅師中行經上車之將佐郤

辛旽出綏下同。中子重吾乃四卒於其王族，中軍四面夾攻其必大敗

將左翼子辛旽右軍。吾乃四卒於其王族，中軍四面夾攻其必大敗

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燹，燹謂諸呂帥射中其王目。

必逆反下如。子反及之，自後鄭叛吳興與，吳人自此日強楚失諸

字。楚子廉父反則南貴皇之為也。此貴皇國也。子木曰：是皆然

矣。此建言聲子。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言又有益於析公棄和

舉娶于申公子牟。申牟，拔舉伍舉也。子牟得戾而亡，拔舉君大夫謂

椒舉。楚之若臣女實違之，謂女使子牟懼而奔鄭。伍舉引頭

南望，南以望故國曰：庶幾故余放我罪亦弗圖也。而楚國

牛傳評說。卷之五。公五年。

為今在晉矣。今伍舉月晉人將與之將，將以孫

此句向也。彼若謀害楚國，伍舉豈不為患？言前四子者，子木懼

恐伍舉之言諸王，以其事言益其神爵而復之。增伍舉之爵，聲子

之為害。言諸王，以其事言益其神爵而復之。增伍舉之爵，聲子

使椒鳴逆之。椒所以得反子孫獲士于楚。許靈公如楚請他

二十六年晉伐許，許死國皆大夫獨制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

辛于楚。楚子曰：宋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

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初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味猶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速快夫小人之性，累千萬番於

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魯勳也。尚

之欲與楚戰者，皆要勢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子展說不禦楚

慮以制不可從也。案許觀反處于莊反又如字。子展說不禦楚

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隳其城。南里，鄭之邑。涉於樂氏，樂氏門



于師之過... 而後... 衛人歸衛姬于晉... 晉韓宣子聘... 于周王使請事... 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卒旅無他事... 曰韓氏其昌早於晉乎辭不失... 人城之歲... 其夏齊為餘以... 大取自其... 取而不... 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為盟主... 諸侯或相侵也則計而使歸其地今鳥餘之色皆計類也... 而食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就可使也對曰... 晉國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與鄭良齊許人曹人于... 宋... 而... 上... 喜... 第... 奔... 天... 以...

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諸喪色者且車徒以受地必周... 為... 之... 慶季之車不亦美乎... 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有... 事... 賓子不及此... 成惡名止也... 罪父子死余矣... 石... 之... 之... 平... 便止之不可... 木門...











國曰無以大東職思其無... 有公孫氏... 孟曰匪交匪救...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子之謂矣... 其主也子康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其可也樂而不荒... 功可也... 其後上下慈和... 靖其國家... 亂生必滅... 昭文德也... 以廢... 子求去之... 亦誣予... 公孫氏... 孟曰匪交匪救...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子之謂矣... 其主也子康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其可也樂而不荒... 功可也... 其後上下慈和... 靖其國家... 亂生必滅... 昭文德也... 以廢... 子求去之... 亦誣予...

汝既以罪之罪莫大焉... 而又求實... 左師曰我將... 德莫大焉... 乎... 成請老于崔... 早曰崔宗色也必在宗主... 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矣夫... 矣彼實家... 他日又告... 逃求入使... 氏有權止余猶可... 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 守之... 汝既以罪之罪莫大焉... 而又求實... 左師曰我將... 德莫大焉... 乎... 成請老于崔... 早曰崔宗色也必在宗主... 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矣夫... 矣彼實家... 他日又告... 逃求入使... 氏有權止余猶可... 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 守之...



疆而盡梓其家妻孥縶繫東轡復命于隼子且御而歸之  
 御至則無歸矣乃縶繫入其妻孥  
 南齊書 辛巳崔明來奔摩多主當國當國  
 子子為報荀晉侯享之將出則既醺此記以總君子萬年介尔  
 盈之罷音皮晉侯享之將出則既醺此記以總君子萬年介尔  
 昇福以美昔第比 叔向曰遠矣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  
 不忘敏子湯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  
 崔氏之亂 申鮮虞來奔僅僭於野以喪田公  
 又息冰父 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又而佐申說知再失閏也文十二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月十一  
 歲應有二十六閏公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別信  
 之謂  
 卷十 庚子年  
 經三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孫羯如晉  
 以絕位不為  
 崩 雲王  
 乙未楚子昭卒  
 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餓乎  
 梓慎之言明年饑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  
 之次平八年晉克反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在星紀在丑斗  
 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時當在亥格今巳亥乃格淫行失次  
 以有時苗陰不堪陽不勝陽也氣發泄澤口泉湧息烈反  
 乘龍蛇玄武之宿鹿危之星龍歲在星紀六龍宋鄭之星也  
 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危亢為魯宋鄭以饑玄枵虛中也  
 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亢音剛又居辰辰



宋君盟時 君命將利小國楚君命諸侯將以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

如小國之社稷 鎮撫其人民列侯以利小國以禮承天之休

之福祿 此君之憲令法制命令 而小國之望也謂小國之望于楚者

寡君是故使吉 使我來秦其度幣 聘于下執事使來行聘禮于歲之下今

我君不肖自來易去聲 聘于下執事無事者不敢詰言楚君

執事有命 乃有命令云白安何與政令之有

言汝大夫也在所

音友 必使而居以使女卿棄而封守

音預 則蒙犯霜露上則蒙犯之以還君心

山川之險 敢不唯命是聽命而不听楚之

是望 我小國正有敢不唯命是聽

言無乃不合于盟書所 關君德決楚君之德而執事有不利

馬 而于小國也 小國是懼正在此也

左傳爭先 復命復命告子處

上六爻辭 復命復命告子處

今楚欲帥師以攻之 其楚子之謂乎楚君可當欲復其願

已以其能無凶乎 必不免君其往也勉于親送葬而歸葬

諸侯也 未幾念及遲候而召之盟會後封上

可暫休息吾民矣 此後八年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禰寬鄭 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焉怒周楚惡之















此句見前

而睦於晉也今晉之職貢不乏諸職致貴玩好時至用時來其魯之於晉也事晉也無所不從其所使大夫相繼史不絕書去晉公卿大夫相繼於朝而至晉之朝覲者然

必瘠魯以肥杞今則齊田不受著黃女是可矣此可謂失何之事不絕于齊府無虛月將庫無月口是可知

平夫人母年也言卒稱死而去之國音無而焉用老臣安用敗我而紀文

公來盟宋子去非新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說之

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言不好好善而不能擇人

左傳云堯君子務在擇人或曰君子以吾子為尊宗知不足以致聞

而任其大政任猶主也改不慎樂乃下

堪之以正名必及于賢復子之受聘按昭四年穆子死于此重責乞必及于賢復子之受聘按昭四年穆子死于此

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召南二同之詩音南曰美哉李氏崖始基之矣

然矣可見文王憂勤故為歌如鄘衛詩接三國乃皆操武

終有庸吳哉洲乎也憂而不困者也世雖惡亂然不可改

能如是是其衛風乎此得非衛國風之詩欽武公之德如是世雖惡亂然不可改



文王之德乎得非文王爲之歟歌頌教開使萬民曰至矣哉言德可  
道至直而不倨此下言所不著有此意北曲而不正鈞曲而  
剛而不逼遠而不撓遷而不淫雖有  
守不至淫復而不厭行而不爲人所欺哀而不愁  
憂樂而不荒施而不費取而不食廣而不宣  
震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八音皆和  
八風平八方之節有度守有常無盛德之所同  
也德皆同見舞象罔南籥籥者律呂所統宋制以籥也  
曰美哉其美猶有憾言文王恨不見舞大武者大武之樂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各樂舞百二曰聖  
人之弘也言易德寬而猶有與德然而猶有可觀之德謂聖人  
之難也世重之難也見舞大夏者大夏之樂也曰美哉勤而不德大  
蓋升衆之樂名也謂九歌曰德至矣哉此輕笑大矣與其大  
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天之無一物如地之無不載也如地之  
物雖其盛德聖人有甚焉其後沒加於此矣其無以加觀止  
矣所欲觀樂者若有他樂最便更吾不敢請已我不復欲請觀  
至比杜矣其出聘也傳言季札北通嗣君也因三子  
代之樂季札素知其出聘也行時皆知之故通嗣君也夫時仲三  
而其篇數終止也接前連服虔之說皆如此而杜注篇端恰終  
札聘上國而後死祀之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杜注不然且係余  
以二十五年嗣位但今五年竟得亡通嗣君也明經先書閔殺  
季子餘祭其後乃情季子使札來聘豈不可謂知禮之君子乎  
季子之禮若以為季子出時未聞季子死故可謂知禮之用樂于人求  
而又延聘諸國而動雅樂時豈得不聞喪不奔喪季札氏以季







正月一日甲子蓋夏正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自初生之年也  
 庚寅之月周之三月也其季謂第四百四十五箇甲子矣自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子數起至此日癸未方二十日甲子一  
 周有六十日是更委問諸朝吏不使歷數故去門師曠曰樂師  
 齊三分之一也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魯文公十一年己巳歲  
 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魯文公十一年己巳歲  
 以比羊生是歲也狄伐魯却成子長也魯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  
 狄于鹹鹹在狄條奔得臣也獲長狄僑如及邾也邿也皆所獲長  
 狄之名而皆以名其君侯臣有三子侍事而為之名遂因之  
 音者而皆以名其君宣伯曰僑如狼子曰劉觸肥未聞七  
 千三年矣自己巳歲至今年戊午首末滿七十四年失而曰史趙  
 史官名趙亥有二首二身亥字上二畫為首六十三為身  
 二如身如姓也言降下亥上  
 以三日數也蓋以亥之二畫為二萬之數士文伯曰南宮文伯然  
 本傳詳見春秋卷十九  
 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此說上文亥字之日始也蓋甲子  
 甲子方計三分之六千六百句也以其率之月約也蓋甲子  
 是何則其屬也所賦姓之人乃趙孟召之而謝過焉常人故召之  
 而謝曰武不才自言稱其名任君是大事辭國之政以晉國之多  
 虞事之收不能由吾子而不能來汝受厥辜  
 之後久矣武之罪也我之得謝之義謝我不遂仕之令老  
 使助為政使輔已辭以老席以年老饗之用之以明使為君復陶  
 使為晉君主以為絳縣師以為絳之縣師也周孔氏民而廢其喪  
 尉尉怒其後祿也於是魯使者往晉晉國納去聲歸晉  
 以語諸大夫事語之屬去聲李武子曰孫翁晉未可始也  
 未可始也晉倫有趙孟以為大夫趙孟為政有伯瑕以為佐



師曰介于秦晉伯有伐舊北門國其北門馬淵率國人以伐之  
 師帶子西之子子哲伯有皆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之宗室也故然伯有皆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今乃相攻至此吾從天所與天所與伯有死伯有死子產葬諸土







以待其所歸以要其成既伯石懼而歸邑然則伯石欲歸所歸邑卒與之  
命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史更  
盧錦三思賢使次已位故寵之子產使却御有章國師及都  
等各有上下有服各聘大夫士田有封漁吳田皆保以廬井有  
伍廣舍井刃各以五大人之忠儉者因而餘于家者從而與之  
隨其功泰侈者遷修者因而斃之則其罪豐卷特祭張公孫思  
之子也請田焉請田謂弗許弗許指許由唯君用辭言唯君得賜  
意止聲請田焉以供余弗許指許由唯君用辭言唯君得賜  
穀給而已若蒙臣之榮但取子張怒與田獵退而徵後召其  
子子廩奔晉不典校子皮止之止子而退豐卷奔  
晉出奔也子產請其田里田里沒於官三年而復之遂之三  
年乘素年十九  
反其田里及其入焉遂其田里與其三年從政一年子產初  
與人誦之曰義人為教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子產使上  
者皆取而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子產使廬井孰殺子產殺子產  
者吾其與之助之及三年子產為又誦之曰又為歌謠我有子  
弟言子弟固子產誨之而我子產為我有田田時因我子產殖  
之子產不奪農力子產而死諷使子誰其嗣誰能繼其  
使我得生班之子產而死誰死誰死誰其嗣誰能繼其  
三十有一年春至正月夏六月辛巳薨于禁宮公之不葬  
而安所樂失其所也樂音洛一音岳一丘教友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未成君已亥仲孫  
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  
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執者王名君無道也



極垣厚以無憂使客使者居此今吾子壞之今文  
 其雖從者防寇從者若其具客何何者特知之以故  
 邑之為盟主諸侯盟主繕完堊墉以草護牆而繕治以待賓客  
 所以待諸侯之賓客若皆毀之官毀之其何以共命其何以應諸侯寡君  
 使句請命請以晉君使對曰以敝邑褊小小國之喻以介子  
 大國介居於大國之間大誅求無時水無常時是以不敢寧處不敢安居恐  
 索敵賦索求敵國之財賦以來會時事會之時逢執事之不聞因未  
 音聞音聞而未得見而未得見音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音聞而未得見  
 見時所以未知得見不敢輸幣以幣帛輸於子庫亦不敢暴露不  
 致致以外暴露反其輪之之則君之府實也君府庫之物也非  
 駕陳駕陳之馬非見君而不取輸也以勸輸庫其暴露之  
 恐燥濕恐燥濕不時而朽又恐天色時雨不常致以重故邑之罪  
 適以增重適以增重即國之僑僑出文公之為盟主也我聞晉文公之宮室重  
 庫庫公之所居宮室無無如臺榭毛可供可供望之臺廟也以崇六諸  
 俸之館今則高大之館如公寢如公之寢室庫廐繕修  
 巧人以時填館巧人以時填館室室以金塗室室以金塗室室以金塗  
 侯賓至侯賓至侯賓客何設侯賓客何設庭庭則有甸人以僕人巡宮以僕人巡宮  
 車馬有所車馬有所有地以安有地以安賓賓從有代賓賓從有代賓賓從有代  
 以重車以重車結結戶戶反反諫諫人牧園各瞻其事牧馬之園各瞻其事  
 所當供所當供賓賓有官之屬各供其物有官之屬各供其物  
 于而亦無廢事于而亦無廢事事則事則巡之巡之



新有蘇關則教其不知實有不知而恤其不足實有不足實至  
口歸以故實客至無寧當患無寧也昔侍賓如此不長寇盜  
無所畏也而亦不串燭溫雖有燭今銅觀之宮數里雖宮也  
言今晉君之為盟主也而諸侯舍於隸人諸侯舍於隸人  
居銅觀之宮廣于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諸侯舍於隸人  
容車門庭不可容而不可踰越又不可越而不可盜賊公行  
而天殤不戒不戒而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致我其其其其  
又勿壞其不戒不戒而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致我其其其其  
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命我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以何費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而未見客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修垣而行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之文伯復命于晉君趙文子曰信云誠然如此我  
不德晉國而以隸人之垣以肅諸侯所樂會垣垣以安  
是吾罪也之罪也之罪也之罪也之罪也之罪也之罪也之  
節伯有加禮于公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築諸侯之館晉人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可廢何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辭也為同者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莫矣詩大雅詩大雅詩大雅詩大雅詩大雅詩大雅詩大雅  
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禮也  
印比苦子州之既立展也既立展也既立展也既立展也既立  
惠之十一月展與國人以攻晉子秋之乃立為君也  
齊齊出也女也展與國人也女也展與國人也女也展與國人也

其子使屈狐庸聘于晉屈狐庸之臣也傳如列中明君臣實其  
趙文子問焉曰邲州來季子其果立乎邲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十五聞我戴黃在邲州來季子其果立乎邲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二王之命也非故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嗣君乎  
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度不失事度不失事度不失事  
故也有兵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為之季子中節者也雖有國  
不立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  
北宮仲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  
為宋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  
林鄭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與之  
而出禮成言于衛侯曰文子與節有禮言節有禮言節有禮  
乃禮成言于衛侯曰文子與節有禮言節有禮言節有禮言節  
行禮之福可其無大國之討乎國必免于討云詩大雅維  
執熱執熱執熱執熱執熱執熱執熱執熱執熱執熱執熱執熱  
有濯也之得濯也之得濯也之得濯也之得濯也之得濯也  
子產之從政也子產之從政也子產之從政也子產之從政也  
所云文子簡子能斷大事子產之從政也子產之從政也  
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之所欲而辨  
而又善為辭令而文子長裨能謀諸侯之謀諸侯之謀諸侯  
則謀于邑則謀于邑則謀于邑則謀于邑則謀于邑則謀于邑  
之謀諸侯子產乃問四國之為知諸侯之所欲而辨  
詩令其善為辭令而文子長裨能謀諸侯之謀諸侯之謀諸侯



刀而使  
 其誰敢求愛于子求愛之見愛于子鄭國棟也鄭國有汝由棟折根  
 崩棟折也能汝汝能汝事而致敗致敗僑將僑將飛馬飛馬所所壓也壓也懸于甲反  
 敢不盡言有事豈敢不盡言子有笑錦笑錦之汝有之汝有不使人學製不使人學製焉焉  
 使不盡言使不盡言大官大邑大官大邑治者大邑也治者大邑也身之所庇也身之所庇也  
 者者也也而使學者而使學者製焉製焉者者性裁性裁焉焉其為笑錦不亦多乎其為笑錦不亦多乎  
 重重豈不多豈不多僑聞學而後入政僑聞學而後入政我聞先李而朱聞以政學者也我聞先李而朱聞以政學者也  
 于笑錦乎于笑錦乎若果行此若果行此政政果必有所害果必有所害非徒無以利之非徒無以利之譬如  
 李者也李者也若果行此若果行此政政果必有所害果必有所害非徒無以利之非徒無以利之譬如  
 田獵田獵之譬之譬若果行此若果行此政政果必有所害果必有所害非徒無以利之非徒無以利之譬如  
 車射車射御御使登車射使登車射則敗績則敗績靡像靡像是懼是懼則則壞壞車車壓覆壓覆之患方且  
 芳六芳六何暇思獲何暇思獲鮮鮮焉焉子皮曰善哉子皮曰善哉產之言產之言虎不敏虎不敏識之識之不敏  
 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君子有遠君子有遠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小人從近小人從近務我小人也務我小人也之徒也之徒也衣服附在吾身衣服附在吾身者者近者近者我知  
 而慎之而慎之則則能知大官大邑則能知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所以庇身也者者遠者遠者我則遠而慢  
 之之則則以為速則以為速微子之言微子之言若無若無汝吾不知也若無汝吾不知也知與笑矣知與笑矣他日我  
 之之則則以為速則以為速微子之言微子之言若無若無汝吾不知也若無汝吾不知也知與笑矣知與笑矣他日我  
 曰曰自自所云所云子為鄭國子為鄭國鄭國之政鄭國之政我為吾家我為吾家以庇焉以庇焉事事以庇身事以庇身  
 其可也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今而後知不足况以謀其家况以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  
 而行而行亦亦當從政亦當從政而行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人心之不同有若不同有若不同如其面焉如其面焉  
 無無亦亦然然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和而悅心和而悅心則成之心未以  
 事皆從事皆從和心所謂危和心所謂危但于我心有所不安者但于我心有所不安者亦以告也亦以告也敢不  
 以失以失子皮以為忠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故委政焉政政之之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傳言子產之治傳言子產之治也也衛侯在楚衛侯在楚朝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朝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二十

昭公  
年凡三十三年  
薨于乾侯  
謚法或儀恭明曰昭

元年陳顯公二十七年  
景公二十八年  
平公二十九年  
宣公三十年  
成公三十一年  
襄公三十二年  
昭公三十三年  
定公三十四年  
哀公三十五年  
閔公三十六年  
懿公三十七年  
獻公三十八年  
孝公三十九年  
惠公四十年  
莊公四十一年  
僖公四十二年  
文公四十三年  
宣公四十四年  
成公四十五年  
襄公四十六年  
昭公四十七年  
定公四十八年  
哀公四十九年  
閔公五十年  
懿公五十一年  
獻公五十二年  
孝公五十三年  
惠公五十四年  
莊公五十五年  
僖公五十六年  
文公五十七年  
宣公五十八年  
成公五十九年  
襄公六十年  
昭公六十一年  
定公六十二年  
哀公六十三年  
閔公六十四年  
懿公六十五年  
獻公六十六年  
孝公六十七年  
惠公六十八年  
莊公六十九年  
僖公七十年  
文公七十一年  
宣公七十二年  
成公七十三年  
襄公七十四年  
昭公七十五年  
定公七十六年  
哀公七十七年  
閔公七十八年  
懿公七十九年  
獻公八十年  
孝公八十一年  
惠公八十二年  
莊公八十三年  
僖公八十四年  
文公八十五年  
宣公八十六年  
成公八十七年  
襄公八十八年  
昭公八十九年  
定公九十年  
哀公九十一年  
閔公九十二年  
懿公九十三年  
獻公九十四年  
孝公九十五年  
惠公九十六年  
莊公九十七年  
僖公九十八年  
文公九十九年  
宣公一百零一年  
成公一百零二年  
襄公一百零三年  
昭公一百零四年  
定公一百零五年  
哀公一百零六年  
閔公一百零七年  
懿公一百零八

年延紹興四年而公三年薨靈鑑二公之墓間公  
手夷昧三年是歲遂公子園弒却敖而自立更名虔定爲靈王  
太子三公子亦立無父系乃晉道心楚公一國不助晉之刀

春王正月公即位傳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

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諫書則楚當

先晉而先書起而後亦取先晉書而後書之也  
上先至於晉常違反三月取單書取言易也  
瓜百發當脫悉驚反三月取單書取言易也  
夏秦伯

之弟鍼出奔晉稱弟罪秦伯  
越其靡友六月丁巳邾子華卒無傳三  
同盟晉荀

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大鹵大原晉陽縣如字又音泰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入焉起呂反呂孫莒展與出奔吳孫則不窮野叔弓帥師驅

田春取郢今葬邾悼公傳無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以麇族討故

九倫反 **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

傳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薳公即薳子旗之曾孫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

公子圖娶其女。伍舉爲介者之副曰介。將入食。鄭說客

乃舍於既聘既行將以衆逆楚欲以兵子產事之

因而使子羽辭使子羽致辭於楚人曰以敝邑褊小言鄭國城邑狹小不足以當

從者不足以容公子從請請於城外除也禪禪聽以行皆禮運音善祭令尹

大宰伯州犂對曰犂荅子羽天官泰君辱貺寡大夫國言

謂園子園云將使豐氏撫有而室也豐氏公孫陽之

匿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几筵告于祖父之

之不可斷其根  
且其根  
共其根  
王國之  
父也  
是委棄鄭君之  
若野場之  
我在野以受賜  
是委棄

助于草莽也。賜於草莽之中也。是為夫不得反方諺。猶也。是

我夫國不得多不寧唯是如此又使隘蒙其先君若而來

是使我族其先君也將不得為弔君老  
主歲以憂之如此則無以惟大夫圖之  
惟汝大夫子羽曰小國

其所以徂殲其國矣。曰：大夫國之於我，韓之二、三、日、月、無罪。昔言我小國，寺齊其貽，又或二則是不備，以將恃大國之恃。

靖已我即將恃女楚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包藏其禍心以

謀我鄭言其以兵小國失恃則是我鄭而懲諸侯失其所恃以救使諸侯

莫不憾者無不恨楚之行詐者距違若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

信不疑君之令亦不行不然他意散邑館人之屢也

人相類其耽愛豐氏之初而不以成紀乎韻音非 任鼎知

有備也知鄭人請垂察而入

入城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逆婦而出遂會于號於鄭之號

尋宋之盟也楚會諸國盟于宋補午諸趙文子曰成子趙武

之盟于宋也秦人得方平晉人遇之  
懷者侯之所聞也諸侯莫子弗戒以爲成盟  
又如宋恐楚又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姓年屈建爲楚令尹諸侯皆稱其信猶詐晉而駕焉猶詐

爭盟以陵  
況不倍之尤者乎  
況公之圖方下  
楚重得志於晉

楚人稱得志于晉遂去聲晉之耻也罪之辱于相晉國自安栢州準以相相國政相未嘗失

為盟主以主盟於今七年矣上年者不數年春言再合王

侯二十六年會澶淵  
三合大夫年會澶淵及今會于韓也

晉秋族白狄朝于晉 卒東夏東國  
三表南奈西奈成



此乃國史所記  
州地賦不有以  
非會同公言也

伯州犍曰子姑憂乎晉之欲皆証也子謂子羽葉三十年

何為長令少不及登音解子羽曰人皆當璧猶在楚公子

秦有當璧之命消在楚國假而不反取樊國焉君下其無憂

平有誰不尤憂也齊國子曰即國台代二子慙失子圖及伯

成言不以憂生半事二子樂矣昔无憂而數樂聖者然衛齊

子曰即子苟或知之荷先知而雖憂何害宋合左師

改即向大國今大行則告命小國共小國共與承命分以吾知其

而已我小國也知共承大國命晉樂王曰小曼之辛草小龍

詩卒草夫取已不能知其禍孔可善矣宋王韓宣吾從之侯斯

義故不敢入亦亡貽勸者付其義甚著吾從之侯斯

叔公子圖退會既會而退子羽謂子皮語平亮曰叔孫絞而婉

然切也魯叔孫糾于圖宋左師簡而禮無所戒否坊曰蘭樂

必若反謂之美故曰無子與子家拊之蔡公孫子成子家即

王辭字而說字憂也不也子與子家拊之蔡公孫子成子家即

公于其不免乎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慮云代二子招樂憂

陳公子招云不免何成齊子維晏希雲皆是以致為无害夫弗

二子樂矣是以憂為樂齊子維晏希雲皆是以致為无害夫弗

及而憂而因于代之憂與可憂而樂其事有可愛而與康而弗

害齊子以為不害皆取憂之道也北二首皆為懷憂必及之夏必

之大誓曰如天之言大民之所歎祈願歎一天必從之天從之三

大夫兆爰云衛嘯三大憂能無至乎所歎而至乎言以知物

物類也祭云祀嗣憂能其元之清矣其元三上之謂美八年陳桓桓

知礼德之類武子伐莒酒飲言取單御殿執弓射而不言伐莒八告於會







會公侯幸宴皆折粗糲糲米也出山泉山泉也南嶺樂詩言出有藥而體  
不體萬病之說又前孟稱名言武不賦茅簪朱紫詩義取紫  
趙孟曰武不堪也能當此詩之義又賦茅簪朱紫詩義取紫  
紫簪物可以博公侯曰小國爲紫簪物可以博公侯曰小國爲  
用之德愛也大國者皆察陽愛而用其何實非命則收下子  
皮賦野有死麕之辛章無感我愧兮无使起也大脫脫安徐也  
悅中義無諸侯無以非禮相無使我失節而使的驚吹喻趙  
孟賦常棣莫知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且曰吾兄弟比以安  
以安靖也我兄弟比同尤也可使無吠武江反武江反武江反  
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拜三大夫皆兄弟舉兕爵兕爵兕爵  
免罰曰小國賴子言小國蒙賴同起而拜舉兕爵兕爵兕爵  
酒樂於是飲酒諸公趙孟出趙孟禮曰吾不復此矣見此樂笑  
左傳評者秦平公  
去聲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潁水名趙武歸自會至  
勞之劉館于絀潁水之北劉子公名夏美哉禹功  
去聲館于絀潁水之北劉子公名夏美哉禹功  
水而思禹明德遠矣言禹明德遠矣微禹以平水吾其魚  
乎吾倚背魚驚吾與子昆并首冠也端則端則子盍  
以治氏臨諸侯言我與汝共治氏臨諸侯言我與汝共  
亦遠績禹功勛趙孟何而大庇民乎以大庇民乎子盍  
曰老夫臯戾是懼答言以當亂世焉能心遠世焉能心遠世焉能心遠  
倫食手並安朝不謀夕不及於夕何其長也豈能乎劉子  
歸完公以語王以趙武之所言曰諺所謂老將知而楚及之者  
諺修誦有云言人年老去聲其趙孟之謂乎趙武正爲晉正卿  
智識而皆慶反之老夫去聲其趙孟之謂乎趙武正爲晉正卿  
國之正卿以主諸侯諸侯之盟主而脩於隸人之人苟倫依隸



化氣于表曰  
 其所于南知之知其執戈逐之逐于皆及衝至道路  
 以戈擊于皆傷而歸所傷告大夫曰告我好見之以見于南  
 不知其有異志也不知于南故傷大夫皆謀之謀于產  
 曰直釣論其事則二欲害我先將幻賤有罪論其罪則有罪在  
 也于產力未推討殺歸罪于南乃執于南執之而數之  
 楚也于產力未推討殺歸罪于南乃執于南執之而數之  
 數上告  
 畏君之威畏君聽其政聽國尊其貴尊貴事其長長以同事長  
 其親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大節今君在國有公女用兵焉  
 兵人不畏威也不如此奸國之紀紀國紀明不聽政也不如此  
 子哲上大夫齒女嬖大夫嬖而弗下之特之去去不尊賢也  
 尊賢者幼而不已無賢忌不事長也不如誠兵其從兄其從兄  
 之兄從不養親也養親者君曰君曰以逐之余不女忍殺言我下  
 如字不養親也養親者君曰君曰以逐之余不女忍殺言我下  
 宥攻以遠故從寬宥有命勉速行乎以逐其自勉無重而罪  
 也重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即公孫楚子南將行子南  
 情逐于南子產咨於子太叔太叔故子產咨問之焉天音泰  
 而遣之行子產咨於子太叔太叔故子產咨問之焉天音泰  
 曰吉不能允身不能自藏其身焉能允宗宗不能藏游氏之彼國  
 政也且彼之放逐乃非私難也難是以私意作子國知國政而  
 謀惟則則行之便當行之又何疑焉而必逐子國知國政而  
 同之舉利則行之便當行之又何疑焉而必逐子國知國政而  
 而蔡叔蔡叔蔡叔也周公攝政於鄭鄭叔蔡叔蔡叔也周公攝  
 管叔兄也蔡叔弟也周王室故也所以殺之也子國知國政而  
 公道不愛其兄弟乎王室故也所以殺之也子國知國政而  
 子將行之逐我也何有於諸游何以明作游氏之族乎  
 有寵於桓桓桓公攝政於桓桓公如二君於景其愛寵桓桓公







金天氏少昊也。有子名昧，昧育炎，為玄冥師。為水官。生允格。堯胎昧生二子，曰實沈、閼伯。實沈能業其官，以爲水官。宣汾洙，流于河，障大澤，辟原野。

處大原，以居太原晉地。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分土而藏之。

使爲沈，如盛黃寧其祀。四國是望之。後守今晉主汾而藏之矣。今晉主汾而藏之矣。今晉主汾而藏之矣。

神抑此二者。然則此者不及君身。不能降禍晉虞山川之神。

若臺臨焉，則水旱疾癘之災。若國家有異於星乎榮之山川以所

分神余日月星辰之神。皆實尤焉。則雲霜風雨之不時，若此

音洪。於是乎榮之星受以折福祥。若君身之一身，則亦出入飲食

哀樂之事也。此等不節皆足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實尤星

臺臨山川之神。橋聞之聞有云：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夜以安身。

靈以訪問，得失以修令。故夜以安身。安息於是乎節宣其

氣。勞北此時節之勢，勿使有所蘊蔽。欲底壅謂壅水也不飲謂

塞而不通，出若閉門戶也。液謂氣聚底謂氣止。以上壅水也不飲謂

節宜其氣，不使有此四者。致子小反亮香止。以露其體，氣不

則飲食或致心不爽。致使此心不明。而昏亂百度。照來失

而筋骨痠痛，致心不爽。致使此心不明。而昏亂百度。照來失

亂百事。今無乃壹之色，而壹其四時乎？則生疾矣。所以宣散

疾之節度。今無乃壹之色，而壹其四時乎？則生疾矣。所以宣散

疾也。儒又聞之，聞又云：內官不及同姓，不以同姓之女。其生不殖

而性命不得久長。爰先盡矣。夫於同姓相愛之美尤極。則相生

疾然則美盡。君子是以惡之。惡取同姓故志回。所以古買妾不

知其姓，則卜之。若賈豎墮妻而不知其族，未所出韋此二若

登四時之毒，古之所慎也。昔八之男女辨姓氏，別禮之大

節也。此乃禮中之大節。目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姬女四人是同姓也。其無



乃是也乎所以改疾者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已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疾矣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此皆疾矣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曰其與幾何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估富而卑其上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疾問子產之言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買疾求醫於秦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疾不可為也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為之非鬼非食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將此言之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可也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有事也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五聲也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乃舍也已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氣在下降生五味則其疾非也無乃由是生若由是二者若因四時弗可為也  
赤脈色青

黃生六疾黃生六疾黃生六疾黃生六疾黃生六疾黃生六疾  
天之分為四時天之分為四時天之分為四時天之分為四時天之分為四時天之分為四時  
陰淫寒疾陰淫寒疾陰淫寒疾陰淫寒疾陰淫寒疾陰淫寒疾陰淫寒疾陰淫寒疾  
腹疾腹疾腹疾腹疾腹疾腹疾腹疾腹疾腹疾腹疾  
其疾也其疾也其疾也其疾也其疾也其疾也其疾也其疾也其疾也其疾也  
趙孟曰趙孟曰趙孟曰趙孟曰趙孟曰趙孟曰趙孟曰趙孟曰趙孟曰趙孟曰  
主相晉國主相晉國主相晉國主相晉國主相晉國主相晉國主相晉國主相晉國主相晉國主相晉國  
疾無開疾無開疾無開疾無開疾無開疾無開疾無開疾無開疾無開疾無開  
疾之疾之疾之疾之疾之疾之疾之疾之疾之疾之  
何謂何謂何謂何謂何謂何謂何謂何謂何謂何謂  
名曰名曰名曰名曰名曰名曰名曰名曰名曰名曰  
風落山風落山風落山風落山風落山風落山風落山風落山風落山風落山  
醫和曰醫和曰醫和曰醫和曰醫和曰醫和曰醫和曰醫和曰醫和曰醫和曰  
禮而歸禮而歸禮而歸禮而歸禮而歸禮而歸禮而歸禮而歸禮而歸禮而歸  
陽翟三



欲以別卿王即位公于國秋遂罷為令尹遂罷即子遠  
疆為大宰其良反鄭游吉如楚太叔箴來敖却執且聘立  
君王新立歸諸吉日謂子產曰其行器矣楚之器備楚  
王汰侈大夫後而自說其義之弊與者既必合諸侯諸侯  
以圖吾性無日矣我性魯於子產曰不數年不數年後未  
也未能合諸侯也十二月晉既杰趙孟適南陽趙武子溫  
地將會孟子餘田朝至南陽趙武世會祭之甲辰朔癸午溫  
趙氏燕祭中於十二月期晉既燕趙孟五月壬戌成卒平十二  
月七則晉燕祭中於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五月壬戌成卒平十二  
公泰而子之言鄭伯如晉取趙氏及雍雍於用反乃從氏郭  
姓諸侯畏而弗之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叔弓叔秋鄭殺其大  
夫公孫黑書名惡之黨陸渾子產不討冬公如晉至河乃侯

姜也晉人季孫宿如晉政謀昭也公嘗以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宣子韓起乃韓厥之子無忌

且告為政而來見武成宣子代之將中軍且告禮也而禮好

同盟故觀書於史氏官帑施而觀之大音奏見易象與魯春

秋易象經之春秋春秋史記春曰周禮盡在魯美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注解也見序文書公享之齊公為設

季武子賦綏之卒章大雅綏詩卒章康侯克王有句臣故能親

韓子賦角弓小雅角弓之詩義兄弟弟皆相親季武子拜季武

謝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子謂韓宣子彌縫猶補合寡君有功

矣魯君有堂武子賦節之卒章小雅節南山詩卒章憂歌文曰

於子矣



下臣來繼舊好猶下臣好合使成使事得成臣之祿也臣之祿也  
 敢辱大館敢辱大館救向曰子叔手知禮哉禮也  
 之曰吾之所忠信禮之器也禮也為之器用卑讓禮之宗也為之宗  
 辭不忘國謂猶忠信也忠信也忠信也先國後已先國後已  
 卑讓也此以方詩曰敬慎威儀恭教謹慎威儀之間以威儀之間以  
 近有德亦可謂近於夫子近德矣此詩之義扶鄭公孫里扶鄭公孫里  
 將作亂無子欲生游氏欲生游氏而代其位而代其位  
 之傷疾作而不果彼作所傷之駢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駢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知氏黑之滅也黑子產在鄆在鄆聞之聞之懼弗及懼弗及  
 先討之乘遽而至乘遽而至至國使吏數之使有司數之伯有之伯有之  
 亂伯有良霄也發公三以大國之事以大國之事而未有討也而未有討也  
 治女爾有亂心無厭言汝好亂不國不女堪國不女堪國不女堪  
 罪二也此之也董隊之盟為盟於董隊而罪三也罪三也有有  
 罪三當誅以何以堪之所以不不速死若不速死大刑將至大刑將至  
 再拜稽首子產之命辭曰必在朝夕必在朝夕無助天為虐無助天為虐  
 天已虐彼無子產曰人誰不人誰不不終命也不終命也  
 其天命作凶事為人人為凶不助天不助天不終命也不終命也  
 恥凶人耻凶人耻之耻之請以印為禡請以印為禡不不  
 呂反子產曰印也若水有有將佐將佐不不  
 不將朝夕從女旦也妾晉沙下同女罪之不恤不恤不不  
 何請焉又何力為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七月壬寅



今壁寵之喪平公寵之喪不敢擇位不敢計擇而歎於守適守適夫人適昔嬪下同惟懼發疾惟恐得疾宣敗悼煩宣敗悼煩少姜有寵而歎得寵而歎齊必繼室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今茲吾又將來賀唯此行也不特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吾得聞此數也而得孔昭然自令于其盟事矣孔昭然自令于其盟事矣也季夏君之往能無退乎季夏君之往能無退乎謂諸侯求煩不復謂諸侯求煩不復有知言有知言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未勝子原卒同盟故書名未勝子原卒同盟故書名晏嬰請繼室於晉晏嬰請繼室於晉寡人願事君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朝夕不倦以無失時以無失時國家多難國家多難是以不獲是以不獲先君之適先君之適則又無祿則又無祿早世殯命早世殯命寡人失望寡人失望之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惠顧齊國辱投寡人辱投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微福於太公丁公之先君者之先君者猶有先君之適猶有先君之適及選姑姊妹及選姑姊妹若而人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君若不棄敝邑晉君若不辱使晉君若不辱使董振擇之董振擇之以備嬪嬙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寡人之望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







以禮終始七年于產歸州田餽  
 無德不報胡不遠外  
 在吾樂釣之邑也其邑及樂氏亡  
 韓宣子皆歎之文子曰溫吾縣也  
 曰自郤稱以別是州與溫別  
 晉之別縣不唯州多不唯州與溫別  
 病之越之于乃舍之不取  
 而自退過也二子之言義也  
 政年趙武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  
 文子曰退過也二子之言義也  
 特失義禍余不能治余縣  
 以徵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  
 能從而禍莫大焉其為禍患  
 故主韓氏故舊之豐氏至晉  
 為之請請所賜焉去  
 因自益五月叔弓如滕  
 取之遇鄭伯之忌  
 抑遇鄭伯之忌公事也  
 仇怨惠伯惠伯即公事  
 之椒請先入椒惠伯名  
 臨陳言叔哥起如齊逆女  
 公孫曼之子尾以少妻先嫁  
 以其子更公女子尾自以



公女更而嫁公子公女更謂宣子或人告子尾欺晉謂受之  
平何為宣子曰我欲得齊而相結好而遠其龍龍謂子尾有寵  
而受之龍將來乎齊將以秋七月鄭罕虎如晉罕虎字子  
去聲賀夫人晉平公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臣不朝立王之故楚  
王既立日晉平公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臣不朝立王之故楚  
固不來朝賀夫人晉平公且告曰楚人日微敝邑臣不朝立王之故楚  
宋之時其約曰晉楚之盟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七年盟  
使之以此相見也退罪也則得罪於楚寡君使虎布之若  
使布於晉宣子使叔向對曰向答子皮君若辱有寡君言即君  
在楚何害楚無害修宋盟也若見之盟君若辱有寡君言即君  
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主盟者免於罪矣君若不有寡君言即君  
於晉雖朝夕居於敝邑宋朝於晉寡君猶焉言即君  
實有心即君有心何辱命焉不類來言君其往也無也  
有寡君即君有心在姑猶在晉也楚朝晉也張趙使謂叔向曰言  
子太叔曰自子之歸也言子太叔小人盡除先人之敝言  
除先人之敝言子太叔小人盡除先人之敝言  
叔向不來而小人失望言子太叔小人盡除先人之敝言  
來觀來言子太叔小人盡除先人之敝言  
而將無事言子太叔小人盡除先人之敝言  
子欲早之言子太叔小人盡除先人之敝言  
實不忘我言子太叔小人盡除先人之敝言  
早一睦焉言子太叔小人盡除先人之敝言  
加敬焉言子太叔小人盡除先人之敝言

來者恭敬以迎諸天所福也上天之所季孫從之季武子從  
乃以八月大宴齊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齊侯見魯侯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如此種種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吾告二子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雅不可不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放盧蒲擊乎北燕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去諸大夫而立其寵公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之發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出奔齊罪之也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公孫子產相子產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其田故戰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田江南之戰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司馬寬見子司馬寬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子曰惜也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高梁要煥弱矣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思諸侯德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一公美其危齊侯見魯侯齊侯曰於魯國齊侯曰於魯國







楚使乃獲秦秋時見所以不得自來獲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社稷多事是以不爲使來爲何煩道椒舉嫁諸昏蓋楚遣椒舉時晉侯許之又許楚子問於子產曰特子產從鄭伯使求昏於晉晉其許我諸侯乎言我求昏諸侯對曰許君言必許晉君少安言君安於晉不在諸侯其志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諸臣又莫匡其君無正叔在宋之盟盟曰之又曰如一也其來乎又問諸侯對曰必來言諸侯從宋之盟從宋國承君之歡承楚君不畏大國無所畏何故不來何爲而不來若其割衛衛有不來衛有曹共伯曹共伯曹畏宋曹畏宋邾畏魯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魯衛與齊之逼唯是不來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能若力之誰敢不至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求無不可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言求人以逞必違與人同必違與人同武子問於申鑒曰武子晉大去晉可禦乎問晉之爲禦對曰聖人在上無適言聖人在上雖有不爲災假使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間一月日行虛之謂春分奎星朝見東方也此時可以出水謂春分奎星朝見東方也此時可以出水觀音伏其藏冰也謂春分奎星朝見東方也此時可以出水陸時深山窮谷山虛而勞窮故言窮陰固互寒固年也於是乎取之深山窮谷所以阜達其氣使不傷其出之也陸之朝之祿位朝廷之臣食祿實食卷終實有卷終於是乎用之不特供君自出其藏之也黑牡秬黍黑牡秬黍以享司



子產子河南陽... 鄭武有孟津之誓... 成有岐陽之蒐... 晉文有踐土之盟... 鄭公孫僑在... 王曰吾用鄭桓... 左師曰小國習之... 子產曰小國共職... 伯子男會公之禮... 左師善守先代... 子產善相小國... 不規而後事... 有六焉... 王田於武城... 王使往... 侯禮也... 示諸侯所由用命也...

會諸侯有結叛之... 鄭武有孟津之誓... 成有岐陽之蒐... 晉文有踐土之盟... 鄭公孫僑在... 王曰吾用鄭桓... 左師曰小國習之... 子產曰小國共職... 伯子男會公之禮... 左師善守先代... 子產善相小國... 不規而後事... 有六焉... 王田於武城... 王使往... 侯禮也... 示諸侯所由用命也...











去中軍季武子以三軍為堅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其十一年始立中楚殺其大夫屈申

公如晉夏晉卑夷以牛婁及防茲來奔防茲千邑而南

秦伯平無傳不書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中軍正前公室如後臣也今乃

孫氏則自以卑公室也四分公室故毀中軍于施氏

孫氏會諸大夫發策成諸氏氏皆季孫之謀也初作中

軍先取其一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蓋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歸公及其舍之也及今年四分公室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反或如字二子各一以書使杜洩告於殯下之孫曰

于公賦於公而巳以書使杜洩告於殯下之孫曰

毀中軍既毀之矣故盟諸侯盟于魯

子唯不欲毀也大夫謂叔孫氏有故盟諸侯盟于魯

五父之衢謂叔孫氏受其書而授之受其書而授之

受命於子叔孫叔孫氏曰叔孫氏

西門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杜洩

來自朝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杜洩

季孫命杜洩命杜洩

季孫命杜洩命杜洩

未改禮而又遷之未改禮而又遷之

季孫欲立之叔孫氏

氏薄叔孫氏

不亦可乎言其

堅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堅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朝其家衆朝其家衆

殺道立庶殺道立庶

此罪莫大焉此罪莫大焉

齊國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國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首於軍風之棘上首於軍風之棘上

叔孫昭子之不勞叔孫昭子之不勞

周任有言曰周任有言曰

有私勢不罰私怨有私勢不罰私怨

易直之易直之

三易下三易下

主先而歸主先而歸

曰牛曰牛

中故為日之數中故為日之數

位中當食時位中當食時



在蔡尊王公懷其位  
自王已下天子也夫一至尊故其二  
才早侯降田結反  
三  
其三為卿大夫也餘於諸侯曰上其官  
公欲其位居於天子  
日中盛明故食日為二餐時之日旦日為三時之位明夷之  
謙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明而未融也謙三而升未融其當旦  
平其言位乎故曰為子祀非知如也子祀為日之謙當鳥離鳥  
鳥離更為謙日故曰明夷于飛飛鳥行微明而未融於日為故  
光不足故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鳥行微明而未融於日為故  
曰垂其翼垂翼象象日之動日動於天雖有夷傷故曰君子于  
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榮也其在明當三在旦離位當三故  
行明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榮而行行明當三在旦離位當三故  
曰三日不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離為大艮山也艮為山  
離為火離屬南方久焚山離要為艮山敗焦焚山則草木於人  
為言謀為敗言為讒故言敗為讒故曰有攸往言有攸往主  
人有言往而則咥故言必讒也言而見敗離為牛離卦畜乾  
為牛世亂讒勝離卦山則離勝勝將適離山艾則離獨存故曰  
其名曰牛離離為牝牛故知其名曰謙不足謙道冲退故飛不  
翔離鳥而不飛故垂不處鳥在下不處高翼不廣莫至故不故曰其為  
子後乎故知其為子後吾子亞卿也蓋叔父于世抑少不終旦  
正卿之位故知其為子後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楚霸王以屈  
以終盡封體蓋引而放也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  
乃殺之申屈以屈生為莫敖之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  
女于蓬郎蓬郎女姓屈生過鄭遠屈生過鄭伯勞子蕩于汜鄭  
公迎勞蓬郎女姓屈生勞屈生于免氏免氏者鄭也所以別勞二使  
地勞去声下同  
晉侯送女于邢丘晉平公親送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  
丘子產相鄭公會晉于邢丘公如晉晉昭公即位自郊勞



備誰其重此其結點無 若有其人若楚果有賢 重於此者人能以故管耻之可也 乃可  
 若其未有賢君亦圖之 自謀之晉之事君令吾君者臣曰可  
 矣以我言之 求諸侯而屢至求盟諸侯而諸侯求命而薦女  
 送女以不君親送之晉君親自送出 上卿及上大夫致之向致女於  
 楚猶欲耻之如此而猶 君其亦有備矣切料晉君不然若其奈  
 何奈何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盤五卿位在韓下  
 胥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設知齊  
 之子戶尹即反縣於丈夫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設知齊  
 桑丙張館輔蹇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皆非凡人選他國力  
 成又力各反韓襄為公族大夫 為公族大夫韓襄無忌子也 韓須受命而  
 實實粉粉去 韓襄為公族大夫韓襄無忌子也 韓須受命而  
 使矣須起之門子年雖幼 箕襄邢帶二人韓 叔禽叔桀叔桀  
 起皆大家也 皆晉之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子箕襄邢帶二  
 子皆大家也 皆晉之韓賦七邑韓襄起之子箕襄邢帶二  
 明四人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凡七人一色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四人皆韓起子 皆成縣也皆百乘 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  
 丁父皆韓起子 皆成縣也皆百乘 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  
 采邑采邑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代食代食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楊石楊石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也也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國之國之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有四十縣有四十縣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以報其大耻以報其大耻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訕帥之訕帥之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不君將以親易怨不君將以親易怨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而未有其備而未有其備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君心君心 皆韓起子皆成縣也 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伯華叔向







政者要而作禹刑乃取焉時所斷獄制有亂政既  
不  
 湯刑焉定法作湯刑之書周有亂政則成而作九刑乃大  
世  
 立謗政賦國年子產作丘制參辟攻之法三代亂鑄刑書於鼎將以  
也  
 靖民以此而說不亦難乎豈不難詩曰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  
德  
 言善用法王之王之德日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安又曰文王大猷  
有  
 儀刑文王言善用其法萬邦作孚故能為萬如是若知詩何  
辟  
 之有何用刑民知爭端矣今民既知爭罪將棄擯而徵於書  
必  
 得違權犯罪錐刀之末雖細以喻如錢將盡爭之言特煩細  
免  
 於罪也蓋于亂獄滋豐紛亂之獄至鉅賄賂並行富強將行類此  
忍  
 心重夫  
計  
 終子之世終汝相鄭其敗乎簡賂也簡聞之稱名言我之  
國  
 將亡國家之世多制必致其此之謂乎此言益于復書曰  
向  
 害云叔若吾子之言言誠如僑不木預名不慙不能及子孫不  
為  
 後世慮吾以救世也姑以按既承命既不能順敢忘大惠教不  
歲  
 戾惠之士文伯曰大怕火見月作月見音現鄭其火乎鄭其火  
火  
 未出心星大火而作火以鑄刑器而用火鑄以藏爭辟焉  
罪  
 之火如象之用火必以類相感而致災而不火何為鄭不火  
馬  
 夏季孫宿如晉武子拜苕田也夷莭年安年不見討晉侯享之  
諫  
 車無有加運加於常禮武子退武子即李孫宿使行人告  
子  
 使行人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言小國服苟免於討苛免於  
告  
 于晉不敢過得既犯過不過三獻大三獻今且有加豆有  
不  
 敢求脫水貺焉得既犯過不過三獻大三獻今且有加豆有







伐將納簡公... 七年春王正月... 月公如楚... 至自楚... 七年春王正月... 月公如楚... 至自楚... 七年春王正月... 月公如楚... 至自楚...

也... 誰非王土... 天有十日... 所以共神... 先君文王... 之臣僕... 若從有司... 之臣僕... 若從有司... 之臣僕... 若從有司...



侯落之... 太宰遂啓疆曰... 臣能得魯君...  
言我...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公命我先大夫...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好...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社稷...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而...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弗敢失...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君共王...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傳序相授...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惠未至...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其二三臣...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况能懷恩...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辱見寡君...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受命于...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賜何蜀之...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寵而...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我請...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盟之...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朝焉...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之道...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祖...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朱... 遂啓疆來召公... 辭曰... 昔先君成公...

楚...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何三月公...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子為介...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答郊勞...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有食之...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對曰魯...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故...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受之...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土...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兩...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國無政...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之災也...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曰擇公...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晉人來...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之...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去...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也...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知子...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重矣... 而祖以道君... 而公祖祭... 不行何之...



郊韓子祀夏郊祀晉侯有間晉侯有間謂差也言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  
 賜子產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韓宣子之田賜鄭公  
 孫段是歲正月段或來于豐施因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  
 子產以納其田於韓宣子韓宣子之田賜鄭公  
 其事公舊事秀音扶臣王下同而賜之州田田而賜之州田  
 世今段既無不獲父享君德晉君之不獲父享其子弗敢有不敢有  
 州不敢以聞於君不敢以其私致諸子故敢私以其宣子辭  
 韓起子產曰古人有言曰人子之所言其父析薪析木以為薪其  
 子弗克負荷而為之子者不能施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  
 施無德怨不負其父之祿去其說能任大國之賜受晉國之  
 子之無力不能為父負薪也其說能任大國之賜受晉國之  
 賜田縱吾子為政而可縱吾子為政而可不歸此田後之人若屬有疆場  
 之言若後人繼汝為政者以鄭取散邑獲戾罪於晉而豐氏受  
 有責焉音焉音亦散邑獲戾罪於晉而豐氏受  
 其大討豐施之家必吾子取州今汝肯是免散邑於房則鄭國  
 罪而建置豐氏也以討以滅其族也敢以為請納其田宣子受之  
 乃受以告晉侯以鄭歸州田晉侯以與宣子晉平公以州宣子  
 其田以告晉侯以鄭歸州田晉侯以與宣子晉平公以州宣子  
 為初言初言謂與趙田病有之田為已病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  
 心大以州晉邑以賜樂大心者鄭人相驚以伯有也伯有也  
 韓宣子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者鄭人相驚以伯有也伯有也  
 十年鄭人殺之至是白伯有至矣言其則皆走而先不知所往  
 以其能為鬼而相驚白伯有至矣言其則皆走而先不知所往  
 之甚鑄刑書之歲二月鑄刑書或夢伯有介而行或人夢見伯  
 曰壬子年壬子日余將殺帶也報其助子晉殺已也明年壬寅  
 明年之壬寅日余又將殺段也又得取公孫段而殺之  
 子產帶卒為夢國人益懼國人益懼  
 也國議和壬寅二十八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師氏與季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和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氏出奔公孫和代之為馬師氏子皮俱  
齊師還自燕之月二年罕朔殺罕躒義生於子產同可說起  
罕朔至是而別罕朔奔晉忘計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同可說起  
罕朔在子產曰君之羈臣答言罕朔去奔項苟得客以逃疾得  
見必罪何位之敢擇據之位所御達從大夫之位大國者則降  
等而罪人以其罪降若以罪去國者古之制也此子古則於  
救邑亞大夫也罕朔在鄭國其官馬師也馬師獲戾而逃  
以得罪唯執政所寘之政寘之何位得免於死為惠夫  
矣亦已大夫文敗求位豈教更宣子為子產之敏也產才敏之  
故魯使從嬖大夫嬖大夫下大夫也罕朔本亞大夫秋八月衛  
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即范欽曰衛事晉為辱晉為最和  
晉不禮焉晉不加庇其賊人言晉庶族皆有其地地謂  
賈二十六年晉張武因取故諸侯貳武心不義晉也詩曰  
鷄在原在原野之間乘則鳴行則悲兄弟急難於當兄弟相救  
金雞如字又曰外喪之威威畏之言可畏兄弟孔懷兄弟互相親愛  
又可相兄弟之不睦晉衛兄弟也至親於是乎不平相予撫况  
遠人方之遠誰敢歸之誰敢望晉今又不禮於衛之詞  
若廢魯地不衛必叛我而叛我是絕諸侯也不對其望  
權衡之新君衛必叛我而叛我是絕諸侯也不對其望  
以告韓宣子乞辭子以晉大夫宣子說韓宣子喜悅使獻子如  
衛弔使韓缺子如衛且反戚田所得運衛齊惡告夷千周衛  
大夫齊惡以襄且請命且請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平  
公之害惡于周且請命以為光寵王使成簡公如衛平  
也如衛平且追命襄公且追命襄公如余之哀  
襄公之哀且追命襄公如余之哀















夫往而會之，非同盟主汗召不。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

伍舉授許男田。圖籍奉許國之土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地。遷許人還城父人於陳故地。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秋州，即右尹子華楚以城父之地。

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夷又以為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陳王使氏不安。周卑人與晉閻嘉爭閭田。閭縣大夫也，所爭乃閭邑舊始潁阪。周卑人與晉閻嘉爭閭田。閭縣大夫也，所爭乃閭邑舊

晉梁丙、馮麴率陰戎伐賴。以我周之類已衰，以助國焉也。他歷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桓伯，晉欒武子之子，受北五吾西土也。

祖反，當錐駘為峻畢。後稷以功受北五吾西土也。夏之世，武王克商，而武王克蒲姑商奄。二國名在東海之南。

東土也。我周東方曰濊，楚鄧方，濊音卜。吾南土也。我周南方曰

慎慈毫三國在此，吾北土也。我周北方。吾何邇封之有？我周對四海何？

文武成廟之運母策之弟，以為諸侯。呂藩屏周。呂藩，屏周之藩。

亦其隙墜是為共敝之。是為共，此後世子孫廢周王。

如弁髦。弁，編布冠也；髦，謂堂冠加冕之後，不須復用。加之救之乎？蓋始冠之札，未用編布冠，故括無。

于四裔。情輕也。作去四云：使我諸四裔兮，以禦魑魅。

民害者，亡。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隗之祖，重三苗，但知反惡音媚。

伯父惠公歸匱和，而歸之天子。春秋公羊傳：惠公既而誘以來，信二十二年秦穆公遣使偃我諸姬，女使諸成，偃害。

郊甸巴外馬，即却甸馬之地，則戎焉取之。若非汝取謂之地，烏於

度戎有中國。今滿戎據有誰之咎也。昔舜后稷封殖天下，











乘舟百兩必千个車一乘用一千人至以晉將不行無所行也

去聲不得見必盡用之自實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可數用必致

上國意子皮固請以行之從之不義既葬大葬諸侯大夫欲因見

新君特許諸國大夫音未送辭叔孫昭子曰即取非禮也言則

見非弗聽謂大夫叔向辭之大夫曰加夫之華與矣言其

禮也弗聽謂大夫叔向辭之大夫曰加夫之華與矣言其

而又命孤又欲請狐射弋在襄庭之中新于服喪經其觀其

赤服兄將以吉服而朝葛履未畢則魯事未終其以惠服見以

者服而見是重受弔也是重受大夫將若之何說以大何皆

諸大夫乎

無辭以見見音現以求子皮盡用其幣果如子婦謂子羽曰羽

鄉人公非知之實難走不知我遂以幣行書曰欲敗度書太

知不可用幣失我則不足是我之不足也書曰欲敗度書太

甲篇言欲心不放縱敗壞禮教壞其札制禁以至我之謂矣吾其如此

夫子知度與權矣法發典札制矣我實發敬而不能自克也因

之以慶折躬駢升昭子至白誓曰晉歸六犬皆見各諾米

高強兒而退為見叔齊而不遇照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

可不慎也哉諺快人也周魚株及不肯廢封公二十八年子尾

參受邑子尾高彌之而稍致諸君已歸於公君以為忠而其

龍之處泉父多受賜邑焉將成子尼疾于宮官被疾璧而端

攝其君親推之撫字又他回反其子不能任任需其父之謀

爵臣音是以在此而以山奔忠為令德忠為人其子弟能任其

下下同是以在此而以山奔忠為令德忠為人其子弟能任其

不能諱其罪猶及之罪猶及之難不惧也以美為人其子弟能任其

力夫人謂子尼言子良不愧喪失舊德曠宗空曠先人之祀以

子康之忠力還息流反天音代垂德曠宗空曠先人之祀以



及其身以禍及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詩小雅言禍及身也不自我後不自我後身之禍也其楚之謂乎楚之謂乎身之禍也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楚平公卒楚平公卒於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月初元公惡寺人柳也元公惡寺人柳也殺之殺之於元公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及魯之喪及魯之喪於元公柳也柳也



也亦丘之女以嫁其僚從之... 盟于清丘之社... 子使助遂氏之遂... 南宮敬叔於泉丘人... 字敬叔... 晉之不能... 行不遠... 楚大而不德... 君而能守者... 矣元王... 父請於子... 會言... 之於朝... 會言... 中則不失... 所以昭事... 所以道容...

命之... 今軍子為王官伯... 帶不... 而不言... 不從... 晉公... 何故... 其祖... 乎此... 君而無... 君無... 年能... 滅蔡... 申無... 之類... 不美... 於申... 如父... 公... 十五年... 遂居...



客通之所安者次而問何故不毀子產必問何乃曰汝乃答不  
 忍言不願也以其為廟誌入教其將毀矣今其猶存既如是除使  
 子太叔子產乃使辟之近道而避之辟者時使司墓之室有當  
 道者居之室適當葬時毀之則朝而掘則可下掘則掘而反非  
 毀則日中而掘故日中乃可下掘子太叔請毀之墓之室曰無  
 若諸侯之賓何言恐送葬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言  
 客既能會豈憚日中豈畏其勞而無損於賡少待半日而民不  
 害不毀其室何故不為路以避之遂弗毀不毀之室日中而葬其  
 路近故日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不毀墓之室皆為如禮禮無毀  
 冲乃葬人以自成也禮以辨遠為土無夏采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新  
 將出故使華定來享之禮待之為賦蒙蕭蕭為小即蒙蕭蕭之詩  
 左傳卷三十二昭公三十一  
 弗知華定不答賦不能賦昭子曰昭子叔也必亡言華定必  
 宴語之不懷不懷思此笑語典君相對也龍光之不宣言  
 為光此言華定不懷思此笑語典君相對也龍光之不宣言  
 此龍光而宜揚之令德之不知不知如在也言華定不宣言  
 卿之同福之不受詩云萬福攸同此言華定將何以在華定保  
 出齊侯衛侯鄭伯如晉齊侯公朝于晉朝嗣君也新立故公如  
 晉嗣君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年十晉人愬于晉言以  
 晉公公子欒遂如晉使晉大夫如晉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  
 初不公子欒遂如晉使晉大夫如晉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  
 晉侯以齊侯宴以宴凡行中行穆子相行也子  
 之請故曰禮晉侯以齊侯宴以宴凡行中行穆子相行也子















昭公

申壬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不告厥愆夏四月楚公

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人入言陳蔡納利因  
也此書曰靈王滅於乾谿弑其君虔于乾谿此非前說  
而天書曰此王城立國以罪加也靈王無道守狄此非前說  
楚人生火靈王城立國以罪加也靈王無道守狄此非前說  
本其始獨以赴之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諸侯故不能盡說不  
稱人姓  
棄族  
秋公會劉子胥侯齊侯平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陳鄭長垣八月甲戌同  
盟于平丘晉同齊公不與盟晉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與晉音蓋晉人  
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無蔡侯廋歸于蔡力居友陳侯  
吳歸于陳陳蔡皆受封于楚成冬十月葬蔡廋君愷葬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吳滅州來州來楚邑用

十三年叔弓聞費氏叔弓叔弓之子也去年南嗣以費叛城  
 者為齊人謀弗克而敗焉則平子怒如怒之令見費氏  
 今費氏之執之以為囚俘則執而治區夫曰區夫魯大夫  
 費氏之執之以為囚俘則執而治區夫曰區夫魯大夫  
 非也非費氏也若則費氏之執之以為囚俘則執而治區夫  
 食之食之齊人以之為令執之費氏而執其子因困而共其  
 用費氏和女婦費氏人來者得之南而免如如此則南嗣  
 民必致南嗣而與居邑守費氏南嗣若憐之以威而使之  
 而憐之以威而使之守費氏南嗣若憐之以威而使之守費氏  
 之以怒使之怒而民疾而叛我費人疾為之聚也而聚其  
 也為若諸侯皆物我因俘費人不親有副則無副平子從之  
 去聲若諸侯皆物我因俘費人不親有副則無副平子從之  
 臨有南嗣將焉入免費氏之地安焉於處反

古歌三子  
書法

貴人叛南氏明年貴人叛南氏奔師楚子之爲令尹也八年爲楚令尹並

[illegible]

而居之。常奔時蔡邑。所或而居之。觀起之成也。現起或在襄。其子從在蔡。  
 起之。于楚。事朝蔡。蔡邑大夫。今不封蔡。觀從以父成。以蔡。  
 其故。蔡不封矣。失此機會。則蔡我請試之。楚敗欲執。以蔡。  
 公之命。召子干子皙。皆奔蔡。觀從。蔡疾命以子干。及郊。入蔡。  
 告之情。子干及楚之郊。觀從。強與之盟。強與。上。  
 不入。蔡公將食。齊進食。見之而逃。棄疾。俾見之。觀從。使子。  
 于食。使子干居蔡公之食。坎用牲。加書。其土為與。蔡公盟之。之。  
 以示而速行。既盟。又使子干于蔡。已徇於蔡。害於蔡。已告。既。  
 蔡公召二子。詳言蔡公使召將納之。特納二與之盟。而遣之。公。  
 既與二子盟。而將師而從之。將以師從。其蔡人聚將執之。其。  
 先遣之入楚矣。觀從以失賊成軍。王謂子干子皙也。言既。  
 從以為祇信辭曰。許謝矣。失賊成軍。王謂子干子皙也。言既。







故從亂如婦嬖倖於後。庶與王無家適。先是楚共王薨，有寵子五人，有先登之者，五人無適立也。  
事於群望。乃大祭群望之神而祈曰：神云請神擇於五人者，群望之五子使主社稷，獲之祭，乃偏以璧覓於群望，偷見於群神。  
鬼音曰：當璧而拜者，神所止也。言五子皆欲當璧而拜，誰敢違之？神有命，若既乃與已姬室，寢於太室之庭，共王乃與其臣不令人如，使五人齊衣，各一長入拜，自安也。初，以康王跨之，而賜之靈王肘加焉，上其幣九及于千子，皆皆遠之，所拜處與璧平，王服棄袍，包入，再拜皆厭紐，聖時微見璧如以爲審識至中，反命，然則幸免加乘車疾，再拜省顧，知止意於中，反命，然則幸免加乘以其于成，成然化且白，言亡去，遂命，王正遂當璧之命而事之，獨者獨且白，言亡去，遂命，王正遂當璧之命

楚其危哉！此所以致靈。子干矯，六年子干奔晉，襄從韓宣子問於叔向曰：「予干其濟乎？」問云：予干此對曰：難。」  
同惡相求。又問云：素非親待乎？如市賈焉，必市賈之同利，以何難果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若言桑榆本不難共，同惡則亦不難成之有對曰：無與同好，若言桑榆本不難共，同惡則亦不難取國有五難，取國之難有五事，有龍而無人，一也；無賢人輔之，二也；有人而無主，三也；主為惡，此二難也；有主而無謀，三也；內應而無謀，策有謀而無民，四也；民心此四難也，不得有民而無德，五也。雖得民心而無德，子干在晉，以爲過十三年矣。」

晉楚之從。晉楚之士相不聞達者，明達之人可謂無人。  
盛親族。無親族可謂無主。  
三難。此犯爲羈終身，言馬旅可謂無民。



求贈以馬楚子享之而諸秦紮伯納之有藥邪狐先以為內主志愈整烈懷葉民公  
陳公不民從而與之地文公勸無異親成於九于德文民無異  
望其使葉氏向心聖天方相晉伯業相去聲將何以代文贊武  
可以代此二君者皆文祖其於千手終不同共有寵子定安又  
疾莖國有奧主室皆以業族為主無施於民無思患之施疾  
音榮國有奧主內皆以業族為主無施於民無思患之施疾  
去無接於外侯之助去晉而不送晉人不送其歸楚而不逆人  
不理其端何以致國所以受望得國為君乎傳言晉成  
是無施也何以致國所以受望得國為君乎傳言晉成  
廢祁祁許斯諸侯朝而歸者而歸國者皆有貳心皆有貳心皆有謂求之  
為取更故于陽天登七年晉將以諸侯來計晉昭公將焉桓  
生年計北齊家史云初人  
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欲知詳德薄乃泣微魯亦泣微  
告于吳且告吳秋晉庚會吳于于良下卿有良哉魯亦泣微  
不可水通不通吳子辭辭不乃還乃還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  
邾南之地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聚羊舌肸攝司馬初初向  
晉人治兵于邾南之地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聚羊舌肸攝司馬初初向  
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遂合列國于平丘子產子丹叔相鄭伯以翕  
子莊即闕矯于太叔師游吉三子進以慝暴九張行四合衆當  
上相鄭完公以會平丘和去聲子太叔以輕既而悔之其多每告  
損焉宿舍賊植其數及會平丘亦如之之商宜也叔之從善  
次于蔣地三宿以上日叔糾求貨于蔣子已死晉附淫芻  
堯者堯人刈草伐薪反衛人使尉伯饋刲羹與一饔銘謝使  
鄆伯以美曰諸侯事晉且言諸侯未敢撓貳未有離况特在君  
鄆叔叔向曰諸侯事晉且言諸侯未敢撓貳未有離况特在君











罪於晉君言我昔日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居而出於魯國  
 微武子之賜當時若無武子之賜不至於今言復更往歸也  
 於晉我今歸於晉猶子則肉之亦如季氏之賜敗不敗不  
 情實之事姑歸子而不歸晉今歸汝而歸也聞諸吏聞諸吏  
 何以此則何且立言將因汝治館舍而便近其若之  
 權信其言先歸逐先歸惠伯待禮孟既陶禮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晉得免三月曹伯滕卒無得夏  
 四月無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公子意恢以爲亂告不必繫於爲卿叔公子亦其意恢也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也  
 李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也  
 人盟以叛司徒老使請於南蒯命於南蒯南蒯命於南蒯  
 疾使請於南蒯若以君靈不使請於南蒯請待間而盟請待間而盟  
 初齊文許之許之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二子因民之欲叛也  
 謂朝衆而盟以合衆遂劫南遂劫南曰群臣不忘其君群臣不忘其君  
 氏之德畏子以及今汝之威汝之威以至以至三年聽命矣三年聽命矣  
 年子若弗圖汝若不費人不忍其君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將不能畏子  
 矣將不能畏子子何所不逞子何所不逞請送子請送子  
 期五日爲期五日遂齊遂齊飲酒於景公飲酒於景公  
 潤而公曰叛夫以戲之也潤而公曰叛夫以戲之也對曰臣欲張公室也臣欲張公室也



汪道真曰漢書  
受罪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廷之上

所善惡故破紀公子鐸逆庚與於齊公于鐸也庚齊厲黨公子

故懼禍而奔齊有賂田以謝齊晉邢侯與雍子爭郕田

鉏送之送使與二子有賂田以謝齊晉邢侯與雍子爭郕田

公至臣之子與雍子皆故楚人而奔如楚士景伯晉之治叔魚攝理

命鮒失斷官時轉干楚叔魚攝理平古事韓宣子命斷舊獄

叔魚雍子自知其罪叔魚蔽罪邢侯刑罰得友反斷邢侯怒

其罪在朝叔向曰三人同罪言三人皆施生戮死可也

也而掠美為昏其罪曰并雍子有之擇吾虎貪以敗官為累

惡而不察也貪于貨賄以敗其官守殺人不忌為賊中無所畏

故其罪曰墨敫魚有之必遇父殺人不忌為賊中無所畏

邢侯卑殺邢侯卑殺邢侯卑殺邢侯卑殺

請從之此刑乃施邢侯乃仁罪於邢侯而而尸雍子與叔魚於

市陳二子之尸於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孔子言叔向之治

國制刑治晉國而不隱於親下秋於弟而三數叔魚之惡

直矣如此可不平仇之會年數其貽也謂言挾下並同可謂

能以免於晉不為暴而晉不為歸當季孫亦在稱其詐也謂言

言其貪也謂言其以正刑謀使合於吏書晉不為貽而晉不為

類矣類三言而除三惡三次發言而除三惡加三利



若留朝  
吳在蔡  
蔡必速飛  
必能使蔡人健而後捷也  
去吳  
遂吳者所  
以翦其翼也  
所以翦蔡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周景王太子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太子壽之弟也傳云晉荀息帥師伐鮮虞中行  
傳子也鮮虞圍鼓之鼓邑鼓人或請以城叛鼓邑之人或請以  
白狄之別往圍鼓之鼓邑鼓人或請以城叛鼓邑之人或請以  
穆子弗許不從左右曰鼓邑之人不勤無所勤勞而可以  
獲城而得鼓何故不為何為而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言我所  
向有云好事不怨在上者好善惡惡無有民知所適下之奸惡  
而如所事無不濟引叔向之言止此也所或以吾城叛以我晉之  
城叛降吾所甚惡也此等人也人曰城來叛而吾獨何  
好焉我何之賞所甚惡當吾所甚惡之人若所好何者吾所好  
加其若其弗賞而與之是失信也失信何可以庇民信不  
立何庇之若力能則進吾力有餘則否則退吾力不足量力而  
行度吾力之強弱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奸我則貼退師一城所  
喪滋多得城適奸是所得者少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使鼓  
人殺其請以城叛者又圍鼓三月九十鼓人或請降鼓邑之人  
乞降者修使其民見鼓觀其民曰猶有食色鼓邑人未絕糧也  
戶江反姑修而城凡往修治汝軍吏曰晉之軍獲城而弗取鼓人以城  
之勤民而頓兵疲勞吾民而何以事君率吾君也穆子曰吾以  
事君也言此正我之所獲一邑而教民急民急於一邑而教  
邑特安用一邑為邑以質急與其獲一邑而賈人不如完舊  
令其民姑休質急無卒賈人急情不祥棄其舊守鼓人能  
守其舊乎質急無卒賈人急情不祥棄其舊守鼓人能  
事其君今不受其降使其盡力守我亦能事吾君是伐亦能事







也行之不可不許於誰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數假其美則必陵我皆禮  
我失體夫猶鄙我彼大國之人由我而無禮或失禮何以求榮  
辱也孔張失位不知所立之位吾子之耻也不可恥乎子產  
怒已曰發命之不衷謂故言帥而不出今之不信不守其信  
刑之頗類其用刑以效偏頗適平之獄之放紛為惡以致紛亂之會  
朝之不敬會朝於大國使命之不聽遣使於大國而下同取陵於  
大國自取大國罷民而無功成功害臣波罪及而弗知子孔  
而不知不僞之耻也凡此數者乃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  
公之兄孔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國之政為嗣大夫嗣先世承命以使  
張之祖也是為吾之耻  
先是管季周於諸侯成行於諸國人尊內為大夫諸侯所  
知外以出使立於朝而祀於家退則祀於家廟有祿於國家之  
本傳詳矣  
春秋左傳卷四十四宣公四年  
有賦於軍軍出戰客祭有職國家恭祭之受脰歸脰  
則歸祭於公祭於公祭其祭在廟居之宗廟已有著位  
在位數世自伯父以來微保守其業世世保守而忘其所忘其  
所立僂焉得耻之我安得代辟邪之人凡為備辟道邪而皆及  
之位正累及其耻辱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罰者子寧以他規  
執事現正於我宣子有環王環起有其一在鄭南鄭之商人亦有  
我欲自成於我宣子有環王環起有其一在鄭南鄭之商人亦有  
手欲得一雙故宣引謁諸鄭伯請於鄭定公以子產弗與不  
奪商人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官司世守之器晉荀偃寡君不知  
我知也馬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與之天音太韓子亦無幾  
而謂如焉不多遠上聲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方強未可晉國韓子不  
可偷也執政也不可兼之若屬有護人交關其間之人以交構



以終東  
初齊之國  
臣此也  
昭公九年  
盟誓世仇  
我無強實  
能相保以至  
失諸侯  
無藝  
也亦不有  
布之  
二罪  
四月  
三君子  
遇齊人  
美其志  
被己之子  
子以大叔  
思亦豈  
無他人  
他人大叔  
有是事

并庸次比耦與商人用次序相比此日艾殺此地  
斬之遂蒿藜輕初具惡草而共處之後齊人之世有

臣相信也以桓公盟誓之爾無我叛  
我無強實在無得強市物母或勾奪而我無取乞爾有利市

我卿去聲而謂敝邑強奪商人而使我國強是教敝邑何  
盟誓也則是我卿歸背乃不可平吾子以待來辱

失諸侯言夫諸侯之王環而不為也波此不肯若大國令而共  
無藝供無法之味求其音供鄭都邑也則是鄭國之為

也亦不有僞若獻王銀其王環不知所成可城和好收私  
布之祕以此意辭于辭王曰起不敏不敢求王以微

二罪鄭國之二罪敵古虎反敗辭之產知禧宣子前夢子基  
四月鄭六卿餒宣子于郊六卿于墓子產于太叔子宣子曰二

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子蕩賦野有蔓草子蘧子  
遇齊人野有蔓草詩鄭風林其趣近相宣子曰孺子善哉

美其志吾有望矣已所望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魯  
被己之子舍命上喻刑之同又青然宣子曰起不堪也

子以大叔賦寒裳素裳特曰子惠思我舊裳涉漆子不復也  
子以大叔賦寒裳無他人言宣子恩已將有妻妾之志如不我

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好在此敢勸子至於他人乎  
他人大叔拜謝宣子曰善哉焉也子之言是子賊則安不

有是事不有此相其能終乎其能終於為奸乎韓也不欲令鄭  
警戒之語







九歲未詳或曰主九谷之農也也言戶鵠扶云反庖民無淫者  
也也言九歲之官自顓頊以來之貴而為帝者不能紀  
也也言九歲之官所自顓頊以來之貴而為帝者不能紀  
遠故不能致遠瑞乃紀於近於近民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事名氏  
師官則不能故也則以不能致仲尼聞之孔子既學子之信見  
於郊子而學之而傳同鄉名既而告人曰孔子既學子之信見  
所聞云天子失官天子之官學在四夷魯之知禮者反不知知禮  
信古人嘗有此言吾乃今信晉侯使屠蒯如周宰也以忠諫見  
進故使請有事於維維水名與三塗三塗山名在陝澤南長  
弘謂劉子劉子周卿士曰客容猛客謂屠蒯非祭也非祭于其  
伐戎乎其以說戎陸渾氏甚睦於楚與楚親睦必是故也  
必討陸渾君其備之勸劉子其備乃警戎備晉以治勝九  
左傳晉亮宋子三郟公曰廿八  
月丁卯晉荀息帥師涉自棘津河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晉史  
先用牲祭陸渾人弗知陸渾不知師從之師從之晉荀息以庚午遂滅  
陸渾陸渾水以其馘於楚也數陸渾以其有故陸渾子奔楚楚滅其  
君奔其衆奔牛鹿牛鹿周地周大獲先警戎備宣子夢文公構荀吳  
而授之陸渾韓宣子夢荀文公構荀吳故使穉子帥師穉子即吳  
倅于文宮倅陸渾之倅于文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地大辰  
氏房心之宿即大火也以應之十月乃夏之八月辰星見申須恒  
千天漢即今李星出辰而沈沈芒東反天漢星以銳反申須恒  
大夫等所旨除舊布新也除舊布新之義天事恒象天道恒  
人今除於火今大火之星向伏而火出必布焉明年大火星出  
言往年吾嘗是火災乎以此知南梓慎曰大往年吾見之  
見諸天象是火災乎散始有形火出而見至前年火出之今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二十三







况有災乎何况當火災之時乎國之不可小國雖小而有備故也以具也  
故既冒之邊吏讓鄭晉牛邊之吏曰鄭國有災言鄭國之晉君  
大夫不敢寧居晉之君臣不致安處下筮希望為期卜筮何故有災言  
愛牲王儀性王王鄭之有災鄭之有災者何神幸徒何望言  
執事憫然授兵登陣今鄭之執事者授兵登陣將以誰罪  
之罪也邊人恐懼守邊之人恐不敵不告不敵不子產對曰若  
吾子之言答言若如汝敵邑之灾我鄭之君之愛也  
邑失政鄭國以政失政之灾天降之災天降之灾文懼譏庶之問謀之  
以重君之憂君之憂乃增重晉君之憂幸而不亡幸而不亡  
得解於晉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以晉君雖亦無及也  
左傳詩經  
亦何哉鄭有他竟我鄭國雖與他國境望表在晉所瞻望奔走而歸  
既事晉矣既已坐晉其敢有二心乎其敢有二心其敢更有亂晉之  
子勝言於楚子曰王子勝為楚左尹許於鄭言許於鄭  
之而居楚地十五年平王遷居於楚地以不禮於鄭不禮於鄭  
鄭方睦睦正相和睦鄭若伐許以討許罪而晉助之  
喪地失楚必喪失此地不君蓋遷許於平王何不遷許不專於  
楚許自楚必喪失此地不君蓋遷許於平王何不遷許不專於  
卿封故曰卿曰余俘邑也余俘邑也  
葉之土地方城外之蔽也方城外之蔽也方城外之蔽也  
國不可小國雖小而有備故也國之不可小國雖小而有備故也  
君其圖之早圖度之楚子說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











尚貞如與子賢言伐楚之利於州勸吳王孫以公子患三  
 也其宗為言子賢之父兄而欲友其讎使吳代楚不可也  
 也其詩也貞曰彼將有他志言國虛得十余姑為之求士我且  
 以作其用而鄙以待之而退居邊乃見歸設諸諸將勇士也  
 見歸魯同音見下而耕於陂而自耕於陂也宋元公無  
 信多私宋元公為人既無而惡華向桓疾惡華定華玄  
 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歎詐亂而先諸恐元公殺已華玄  
 偽有疾乃設計使華以誘群公子使來問疾公子問之桓疾  
 則執之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桓疾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櫛公孫下拘向賁向行於其黨桓疾  
 公如華氏請焉元公往華氏弟許遂劫之公亦以次  
 子驪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桓疾  
 定之子元公亦取驪之子無威向公子驪華  
 衛公孟執仲齊約公孟驪公兄也桓疾  
 齊約司寇之官有役則友之桓疾  
 若無他役公孟惡比官書楮師圖桓疾  
 則取其比公孟惡比官書楮師圖桓疾  
 欲以作亂桓疾故齊約比官書楮師圖公子朝作亂桓疾  
 初齊約見宗魯於公孟桓疾而謂之曰桓疾  
 言公孟之桓疾子所知也桓疾勿與乘桓疾  
 所為不善桓疾子所知也桓疾勿與乘桓疾







憂患也恐殺太子而憂患臣是以懼臣之恐懼不敢不聽命  
 吾君侯起反反戾丁大夫臣是以懼臣之恐懼不敢不聽命  
 之命公曰子必亡有命言諸子之贊也華氏余不忍其詢  
 其詞址詢音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贊而攻之華亥之子無恐  
 向者而攻其家戊辰華向奔陳華亥向華登奔吳  
 子皆而攻其家戊辰華向奔陳華亥向華登奔吳  
 向者而攻其家戊辰華向奔陳華亥向華登奔吳  
 又殺其子之諸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太子  
 可以為使少司寇經以歸公歸公歸公歸公歸公歸公  
 長矣子謂經之不能事人不能出外以三公子為質質信也  
 叛之信實知年不必免必免公子既入三公子華經將自門行  
 而去公遽見之出見之執其手經執手曰余知而無罪也  
 我知我無入後而所居之官齊侯齊侯齊侯齊侯齊侯  
 景公初患小寇後乃期而不廖周一期而不諸侯之實問疾  
 變為大寇疾夫乘人問疾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二子皆景公變  
 者多在者侯遺人問疾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二子皆景公變  
 曰吾事鬼神豐祭祀為禮豐厚於先君有加矣此之先君今君  
 疾病今吾君疾為諸侯憂少貽諸侯之憂是祝史之罪也  
 疾病今吾君疾為諸侯憂少貽諸侯之憂是祝史之罪也  
 鬼神之怒也諸侯不知神之靈厚其謂我不敬能技就鬼神君  
 蓋誅於祝固史藉巨辭寬此祝史二人以辭謝於諸侯問疾之  
 言也置公訟其罪告學子以之告晏子曰日宋之盟言言  
 在襄公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言其德  
 如何屈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家也事無不治治法言於晉  
 國靖情無私盡言於國也竭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於神也  
 祝史之官陳其家事無猜之事願舍才反其祝史不祈於神  
 誠信而無愧非其家事無猜之事願舍才反其祝史不祈於神



非詳視史。山林之木，今山林有行，德鹿守之。官以竹之澤之雀落。

所能治也。舟鰲守之置舟鰲之官以竹之澤之雀落。

水希口乾。虞侯守之置虞侯之海之鹽廩。制鹽而後望守。

監所望之官以守之。凡此四者皆言公主縣鄙之人如人之入從其政人使國傷介之間承嗣大夫繼位為強易其賄私此言此言無郵從政之人為近關承嗣大夫繼位為強易其賄私此言移功其貨賄也上聲布常無禁希其事等之法微飲無度程氏賦促皆無官室日更宮室更新樂不違律集之事不肯內寵之妾愛之妻肆奪於市律軍謀外寵之臣受命令於鄒魯命吏訟私欲養求長資共情約供有所不給則道謝感罪民人苦病而病害之夫竭皆言其上教誨能天祝有三

李善注卷十十四部年庚子十一

也。彼使說史能祝其君果有益而且亦有損則往大謂皆謂具也。畔臨也。桓之文反決下東郭詞言亦若有損則往大謂皆謂具也。取攝以東齊之西界也。姑尤以西面育之巢界也。其為人也多矣。合國界内多矣。雖其喜祝惡祝其堂能勝億兆人之詛豈能勝一國夫婦之言哉。其若君歆詐於祝史吾君若敢歸罪君乎萬焉曰德惠德曰非。君若歆詐於祝史吾君若敢歸罪修德而後可。闕失然後可責人也。公訴官靈音恨便有司寬政乃命官司毀廟去禁。然偶介之開去内薄飲已盡。其味酸陳實其政本作十二月齋祭田于沛第公疾愈遂招虞人以云清通布胡亥十二月齋祭田于沛第公疾愈遂招虞人以云掌山澤之宜不進虞人公使仇之達意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也以弓招之不進虞人不來公使仇之達意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先君田獵之時方以招大大寔猶以招之也。疏之然反弓以招士連時土相中未昭我以為皮冠以招虞人諸服皮冠衣初建人也臣不見皮冠見皮冠之期故不敢進致束七乃



[illegible]



制天子之職也天子職  
作樂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之器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大者不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而不入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安則樂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自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心是以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無射之鐘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三月華晉平公祭太子朱失位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送葬者歸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舉以告大夫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左傳詩經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是君也必不終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解民之攸暨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始即君位而長切身將從之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來聘節范叔孫為政三倫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飲使御罪於使有司以齊餽國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名知其命數督人夫札岐為鮑士鮑起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國七年禮音如鼓焉于為反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伯單下其國小齊為小而使戰從其軍據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敵邑也是甲晉將復諸寡君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罕焉也用七年今加十一宰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費遂生華羅華多條誰登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乃係為柳士公卿士與難相惡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天子省風以作樂



公多條乃曰... 吾又不... 之公飲之... 司馬... 又重之... 司馬... 入華... 盧門... 朔日有食之...

何為... 相過... 叔... 有奪人之... 入而... 吾小人... 其... 之... 國... 二... 如... 潤以...



與樂氏 緡曰子無我廷  
 亡木至 使華榮如楚乞師  
 成威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二十五人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來主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之止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將連華氏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其君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我乃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既許之矣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取貨於東國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原曰朱不用命於楚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若不先從王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懼人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楚子將討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封疆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子有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其子與君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又使立之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置在君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之鼓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有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且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二十有二年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楚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月叔 徒七十人 犯師而出



利也二者皆非吾不如出之不若繼華巨為楚功以楚人為收  
其亦無能為也已彼華向亦無故宋而除其害諸侯救宋而文  
何求外此律乃固請出之於宋使出韓氏宋人從之  
國陳然復與之已宋華亥向宋華定華襄華登皇傷省  
士平出奔楚  
馬代華遊仰為大司徒印平公會孫伐樂初為司城  
仲義為左師  
觀千罕孫以靖國人  
於景王  
有所王與齊孟懿之  
子太  
劉獻公之廢子伯室事畢穆公  
反一於惡賓王之為人  
之言  
有玉  
通注  
曰自憚其穢也  
且曰雖其憚為人用乎  
則當者實用人  
以權已儲何害  
強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  
景王田使公卿皆從  
景王崩于櫟  
戊辰二十日劉子勉卒



[illegible]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二十五

盡二十六年

昭公六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姑如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  
 無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姑  
 也難公趙地安事胡子髡沈于逞城國無在也或曰武獲陳  
 將南有華蒲生通曰獲反歸天子居于狄泉朱今治陽城內大  
 夏醢夫成生通曰獲反歸天子居于狄泉朱今治陽城內大  
 在城外水也時尹氏立王子朝尹氏立王子朝  
 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莠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子  
 不師下書癸卯郊刺潞初而潞數音奪丁未晉師在平陸  
 今河主師在澤邑平陸澤邑王使告開子朝敗於穀王使人  
 成還戰人城盟還驅將自誦始結納知穆伯  
 孫鉏曰鉏桓魯將帥我飲恐也聖之賢音經徐鉏立弱茅地三  
 武城退至武城循山而南武城山木茂焉徐鉏立弱茅地三  
 和入曰道下謂北山遇雨而下將不出水不出則是不歸也不歸  
 歸遂自郛古取郛武城人塞其前人之前道斷其後之木  
 而弗殊疎也又代師之後宿師過之乃推  
 而廢之廢什也乃推師而走遂取邾師不害非公命  
 獲鉏弱地城非王取叔孫然女晉人來討  
 晉人來討叔孫然女

去至始以同禮于  
人使與邾為夫坐邾大夫生公西赤故孫曰列國之卿言大國

也邾又夷  
當小國之君在魯則傳會倘于方周制也此則室之邪又夷

也邾又夷  
邾大夫不敢廢周制故也不致與齊國之介劉請使常之

也邾又夷  
邾大夫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聚其兵與邾人將以叔孫與之

也邾又夷  
執事邾人叔孫聞之其說去與與兵而朝上聲勸音潤

也邾又夷  
猶平謂韓宣子曰士景伯子弗良言汝所而不善而已叔孫與其譬

也邾又夷  
相人曹之警也而叔孫必灰之不以其身或魯亡叔孫者時既

也邾又夷  
必亡報以恨之邾君亡國成皆則則于失國也特焉歸

也邾又夷  
得益晉憂子難悔之何及時女雖悔之所謂盟主所謂盟主

也邾又夷  
左傳費苑卷二十五昭公二十二年

也邾又夷  
觀上討違命也以其能計諸侯若皆相執若皆相執若以叔孫與邾是焉

也邾又夷  
用盟主則安用盟乃弗與解與有人使各居一館分館於邾

也邾又夷  
廚一士伯聽其辭而想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靜不怒于子伯

也邾又夷  
御叔孫士景伯為從者四人入遷去聲下同過館以知

也邾又夷  
史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子伯士伯曰以芻蕘之難以芻蕘之難

也邾又夷  
難不勝得從者之病以此為病者館子於都指改館叔孫於都

也邾又夷  
孫旦而立且而立以待令期焉伯子服曰范獻子求作於

也邾又夷  
已其舍子服昭伯於他邑他邑伯子服曰范獻子求作於

也邾又夷  
叔孫范獻子仲士執使請冠焉使人以求取其冠法而與之

也邾又夷  
兩冠叔孫範成作冠機法又進曰盡矣且書冠書為叔孫故

也邾又夷  
割為叔孫被執申曹以貨如晉行實叔孫曰邾中見我

也邾又夷  
之故而去







三務成功  
 外攘之國  
 吳楚之國  
 公宮而民  
 不忠不義  
 之其三時  
 相扶明其  
 守之職守  
 儒不者  
 風可謂  
 無念念  
 目若故  
 之有勢  
 四竟四  
 千里其  
 侯若此  
 九萬定  
 二十  
 丙戌仲  
 孫觀平  
 夏五月  
 乙未朔  
 日有食  
 之秋八  
 月大雩  
 十酉杞  
 伯柝  
 冬吳滅  
 巢



僕文照曰秋其門內之謀蓋主且可公以主而巳為國乃就之者此士伯之計也

明帝召莊公之子召伯也莊公之千召伯也莊南宮仲子之千桓公劉子謂長  
私曰井氏又往矣言年氏又在對曰何害齊侯之弟同德庶幾  
肉謀也言由同心同德犬墜曰紂有億兆夷人明孝恭肅肅  
亦有離德終至敗亡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我治臣  
今人雖少同心也此周所以興也武王之所君其務德則文  
公其先將無患無人無以同心之戊午王子朝入于鄆氏西  
聚言子朝辭後鄭鳥人尚少為此晉士彌牟迎叔孫于箕共年居四魯  
反右侯及襄才仕反晉士彌牟迎叔孫于箕叔孫見  
是道士彌牟迎叔孫使梁其距待于門內時令其家臣  
定曰云余左顧而效于左而執事也言我若顧乃殺之上彌牟  
右顧而笑我若顧于乃止未殺已故令家臣荷命如此叔孫見  
士伯乃出而發笑乃止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孟主故不得  
不受制是巨久子所以父留叔不朕敵邑之權我晉固有將致  
諸從托寄以助諸叔孫左右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  
檀而歸檀而行者從去聲二月嬀至自晉寧晉也叔孫受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張昭也說問于士伯立  
手乾然乾然於北門上景伯奉命而問於介叢介大向大  
晉人乃辭王子朝朝之言不納其使使大子朝之更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精微曰將水曰將火昭子曰旱也  
乃得旱也五月建辰而陽猶不克氣陰時克必  
甚陽氣必勝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亦皆潰王  
積聚也而地災鄭伯如晉鄭安公子次叔相游古見范獻子獻子生  
鄭伯如晉鄭安公子次叔相游古見范獻子獻子生



而還至則陽而還師吳人煙楚楚之跡跡而遣人不備而遣  
人系不遂滅吳吳之巢邑及鐘離鐘離不遠而還吳  
鍾離尹戊曰亡國之始於此矣始其非在此樂王壹動而亡  
三姓之師楚平王一擊而吳幾如是而不及郢樂動如此  
到吳詩曰誰生厲階詩大雅桑柔篇言至今為梗王室之  
病其王之謂乎其平王之謂也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姑如宋夏叔諸會曹趙鞅來樂大心衛  
北宮喜鄭辟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鵲鴉來  
巢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至平下句之辛也言又重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陽州  
孫若自直瀆而去位者陽州齊魯竟齊侯信言公于野井野井  
上巳不飲直前故云于野井齊侯言公于野井  
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葬冬十月戊辰叔孫姬卒公不葬  
懷劬故師之往至野非音度冬十月戊辰叔孫姬卒  
書日者公在外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伋卒于曲棘  
非無思也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伋卒于曲棘  
里牛也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伋卒于曲棘  
而赴以各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姬聘于宋齊侯取郕  
桐門右師見之右師名樂大心居語卑宋太宋太  
而賤司城氏司城氏之大宗也昭子告其人曰昭子  
之云右師其亡乎言其亡也君子察其身而後能及人昭子  
以尊貴其身然後能是以有禮惟禮可以貴昭子  
其大夫而賤其宗夫于謂右師甲其國之大是賤其身也昭子  
其也昭子能昭子有禮昭子必亡昭子  
宋公享昭子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昭子



[illegible]



[illegible]



國不敵知國有季氏與無季氏... 子家子曰... 九月戊戌... 門入之... 使我... 九月戊戌... 門入之... 使我... 九月戊戌... 門入之... 使我...

國不敵知國有季氏與無季氏... 子家子曰... 九月戊戌... 門入之... 使我... 九月戊戌... 門入之... 使我... 九月戊戌... 門入之... 使我...



[illegible]







出師敗故 氏漢縣南有術  
丁丑王次于渠周  
王城人焚劉子己丙子王宿于楮  
次于滑 晉知難趨缺帥師納王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王之王也曰大子壬弱  
太子壬即昭王其母非適也昭王之母又非平王之王子建  
實聘之而平王季之也昭夫人也通夫人也通者長而下同好善立  
長則順立長為順建善則治建善人夫其可上上下同好善立  
勝乎建之妻是國有外援也故言國有外援不可潰也清慢王  
庫君王之惡也國有外援也故言國有外援不可潰也清慢王  
有適嗣太子壬之子夫人所生不可亂也庶之分敗親速讐不立親  
左傳齊范卷三十五昭公六年敗親速讐不立親  
也秦將來討亂嗣不祥以庶長糾神怨人怒我受其名兵使  
是速仇也亂嗣不祥以庶長糾神怨人怒我受其名  
焉名賂吾以天下餽使以天吾滋不從也而受之也楚國何  
爲何而受之哉必殺令尹之言必討令尹懼令尹恐已  
乃立昭王是為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是發于滑辛丑在  
郊期于遂次于戶十一月辛酉晉師克華子朝已知陳居伯  
盈逐王于朝伯盈王子朝之黨知于朝不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厲尹召氏一族皆奔狄稱氏重見於固秦周  
之典籍以奔楚秦成周之舊典陰忌奔宮以叛周忌子制當密  
召伯逆王于戶王于戶氏反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造軍  
澤次于陽邑國澤隄上皆陽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中  
戊戌于襄宮襄王嘗市有成公般成周而還







勝于年長者年釣以德若年則論德鈞巨卜若德則則命王  
立之長上聲年釣以德若年則論德鈞巨卜若德則則命王  
不立愛所寵愛之子公卿無不三六而無得古之制也  
此古先王之法也口後王治之則子以則之古之制也  
長也此蓋于朝之明也王治之則子以則之古之制也  
賤也後及大子壽早失即世十五年天子壽早後之制也  
私立少意而少子少助景王私目間先王法則問去亦唯  
伯仲叔季圖之言唯汝諸侯為我謀也問馬父問子朝之辭  
命今于朝千紀景遠晉之大而不依遠去大國巨專其志以專行  
志無禮甚矣亦已甚矣文辭何為無禮而多為文辭亦其有  
彗星之分野不書魯不見彗也出齊侯使讓之齊侯使讓之  
反晏子曰無益也言雖於災祇取誣焉取誣周天道不誦也天  
道無可證者諸音備不貳其命禍福之末若之何權之若之何  
除且天之有彗有彗星也呂除穢也其星以彗故君無穢德  
無穢德又何穢焉除為若德之穢若其穢德之何損也  
慎於災何詩曰大明惟此文王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小翼翼  
昭事上帝昭明其敬事惟此文王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小翼翼  
回達也文王之以受方國以受四方之福保衆多之福祿厥德不  
方國將至四方之國以受方國以受四方之福保衆多之福祿厥德不  
無所以為夏后及商代是為未亂用亂之故故而不改民辛  
流心是以斯氏終若德回亂即亂民將流亡安其禍難民  
人尚有流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其禍難民將流亡安其禍難民  
悅其言乃止祭侯與學子坐于路寢之正寢也公歎曰美

敬室公歎而問其誰有此乎公曰吾以爲德也  
敬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德也  
曰如君之言公以爲德也  
德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  
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其施之民也厚其施之民也厚其施之民也  
詩曰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  
若少傳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  
曰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  
大夫不收公利大夫不收公利大夫不收公利大夫不收公利  
行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以爲國也久矣矣國家其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陳氏之施  
共其音其音其音其音其音其音其音其音其音其音其音其音  
天和事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桑  
今而不違君出令而臣共而不二臣共而不二臣共而不二臣共而不二  
子孝而義子孝而義子孝而義子孝而義子孝而義子孝而義子孝而義  
夫和而義夫和而義夫和而義夫和而義夫和而義夫和而義夫和而義



不自婦聽而婉婉聽而禮之善物也凡此皆禮  
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禮者先王之所尊尚也對曰先王所  
稟於天地曰為其民也言先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而制禮以  
去聲是官先王上之以先王薄上之

二十五

六

七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二十六

宣三十二年

昭公七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自齊行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

殺其君僚而公子光自立為王吳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無名氏之說也公子光曰僚殺其大夫卻宛無名氏之說也



人地。說先言我乃不足巨辱令尹。尹觀臨城。家令尹將必夾虜。令尹果有為患已甚。其為患也。吾無以酬之。解無以為若何。何以無極。曰。令尹好甲兵。言于常之所好者。甲子出之。其出。家所有吾擇焉。為選釋令尹。取五甲五兵。與甲各五事。曰。實之甲兵。言謂以兵。令尹至。常來必觀之。兵不知其計。而信。諸門兵置諸門首。令尹至。常來必觀之。兵不知其計。而信。諸之。從以此甲兵為報。獻之及饗。日。解無不知其計。而信。諸門左。甲兵於中。無極。謂令尹曰。解無告吾幾。橋子。幾為波。之。也。子惡將為子不利。解無得故甲在門矣。伏甲已。子必無往。勸于常必不且此役也。游之。得數兵。可以得志。楚令吳子宛取賂焉。而還。吳而退。其師文。諶。龍帥。工尹壽。說尹或等。使退其師。使諸師皆曰。乘亂不祥。期曰。室。制。史。當。時。之。辭。兵乘我左。將釋。乘。中。大。言。不。為。祥。善。兵乘我處。此以下皆無極之辭。言兵乘其亂。我亦乘其有王索。不亦可乎。言也。令尹使視郤氏。視郤氏之門。則有甲焉。甲在門。不往。子常。迷。郤將師而告之。召而告以郤無極之黨也。子常將師退。迷令攻郤氏。以兵攻郤氏。而即且。燕之。惡。欺。人。言。丁。同。子惡。聞之。將師遂自殺也。見乃先自殺。國人弗燕。其國人索有燒郤氏。令曰。官無也。或取一編。陰。於。郤氏。或取一乘。和。也。取。一。絲。用。以。焚。郤。國人。投之。國人。然。而。求。遂。弗。熱。也。或。不。肯。取。求。行。者。外。國人。投之。國人。然。而。求。遂。弗。熱。也。或。不。肯。取。求。地。植。芣。郤氏之族。黨。族。及其。黨。氏。之宗。殺。陽。令。終。與。其。弟。剋。及。化。令。終。陽。句。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氏。之。大。大。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自以為。專。禍。楚。國。於。我。楚。國。弱。寡。主。室。











勝魯孫平陽平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  
陽縣如字十二年故舉之其勤王之功謂知徐吾趙朝  
力於王室師帥敬王  
韓固魏成餘子之不矢職以四子為終年而失其常職能守  
其業者也能保守其祖其四人若樂齊隆安也以四人皆有親  
見於魏子先父之業者也其四人也見音現以賢舉也賢材故舉之  
子謂成鯨首大夫魏子吾與戎也既魏成鯨之子也  
其以為我黨乎為黨其親乎對曰何也或謂各云何戎之為人  
也且魏成遠不忘君公室常思致也心在近不偏同親近同官常  
諱華也居利思義義而不取利則忠合在約思純其處將約則思  
之心有守心而無淫行淫和之行去聲雖與之無與之  
亦可乎果可之有昔武王克商克勳放邦光有天下  
左傳卷二十六昭公九年  
天其兄弟之國者之往也以九弟十有五五人族武王兄弟封國  
七卿原鄭師于十六人此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信十五人者載不同不可強為之說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才  
亦約言之不必詳皆舉親也皆為諸侯大舉無他初無他  
唯善所在有善則就一也或謂或詩曰詩大雅唯此文  
王毛詩注作文王帝虞其心帝上帝也言天帝實然度文  
下莫其德音莫安定貌言德數定其德充明其在如下月王  
明克類所使物物得充長充君人君上之人所展兩反下同  
此大國故為人君至此充順克比此小人之所展兩反下同  
千文王相濟此方千丈王之長短相成能否其德靡悔其德普合既受帝  
社稷施于孫子  
制義白度此以下疊解詩之九總言文王之德正應和曰豈



而實則則親向舉其子速不失舉

**親謂親戊也**  
又曰時命買以為忠此于王座之功力也詩曰文王謀永言配命王哲長言之自求多福多士之誦誠忠也有名顯之魏

**配命**  
所行配合天理

**自求多福**  
多士之誦誠忠也有名顯之魏

**之子舉也**  
義其舉賢其命也也其命貴其長有後於晉國世及

**子孫故長**  
令梗陽人有欲附獄訟人魏戊不能斷夫為梗陽大

**面官欲上**  
以其訟上於其大宗賂以女樂魏戊

**主以不賄聞於諸侯**  
主謂魏子也言我主君以若受梗陽人

**便助訟者賄莫甚焉**  
其為賄賂吾子必諫當諫止之皆許諾子

**女樂之賂**  
魏子朝其基於此魏子必諫當諫止之皆許諾子

**共諫退朝**  
魏子既待於庭魏子之大夫侍於饋入魏子召之一大夫

**食比置至**  
食並此去三數款息既食畢使生大夫生魏子

**吾聞諸伯叔**  
伯叔猶言前諺曰所舉俗唯食忌憂之時也其

**吾子置之食之間**  
食至畢次期三數款何也湯三不食憂也同辭

**而對曰**  
一大夫或賜二小人酒以適賜二人不夕食醉飲

**不會脫食饋之始至**  
通事接恐其不足飽其所託是以欵此

**中盡至食**  
自咎曰固自宜將軍使之而有不足食我而有將軍

**餽所款之理乎**  
魏子將以是再數兩款以及饋之畢至食原以

**餽小人之腹**  
小人自言也為君子之心編魏子以屬厭而已我外人也言

**飽此所以取足**  
君子之心亦必如此無遇貪獻子辭梗陽人失快

**餽遠規解不為其略掉**  
以此魏氏之所以與也

**經二十有九年秦公至自乾法**  
居于郭以乾侯至不齊侯使高

**張來唁公**  
言公至晉不見公知晉次于乾侯候使高

**夏四月**



周不立也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正我龍見于絳郊

龍見于其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者晉史也曰吾聞之

於龍蟠蟲之類物雖最巨其不生得也以龍不生而得之謂之知信乎

以龍為有智同智不同目其不生得也以龍不生而得之謂之知信乎

然乎哉對曰人實不知生龍乃從人自不能致非龍實知實有

古者畜龍言占者筮卜及下並同故國有泰龍氏秦養也蔡

董父之後有御龍氏劉累之後獻子曰是二氏者龍二氏者

吾亦聞之我亦嘗聞之而不不知其故焉夫是何謂也其故對曰

昔有颶叔安其居伯鯀安者選斥諫反有裔子曰董父董父

後為商其實甚好龍其性極好能求其著欲能求其著欲能求其著欲

名曰董父實甚好龍其性極好能求其著欲能求其著欲能求其著欲

飲食之因其所好以飲食龍多歸之故董父者乃受有

而高棲之臣服事帝舜服事虞舜帝賜之姓曰董

左傳所記

曰泰龍泰龍官名官有封諸隰川

上虞皆蓋也故帝舜世有畜龍所以帝舜之世及有夏孔甲

少康之後也據千有帝順于天帝賜之乘龍龍一乘此言天

九世若也合而為四各有雌雄各有一雌孔甲不能食舜能

龍河漢各二合而為四各有雌雄各有一雌孔甲不能食舜能

而不能未獲泰龍氏氏之官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累劉累堯學擾龍千泰龍堯末龍氏擊呂事孔甲以擾龍

孔能飲食之以飲飲之夏后嘉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賜氏曰御龍

則說前日系之後以更承韋之後共唐而與孔甲仇之明龍不悟夏后饗

以龍忽然而以潛醢以食夏后清醢也劉累歲以為醢夏后饗

之孔甲享之既而使求之使即龍氏來服龍懼而遷于魯縣

敬懼而遷于魯縣以自貶使即龍氏來服龍懼而遷于魯縣

退於是彭水亭復舒其圖祀氏其後也于孫其後為魯范氏處



之則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  
也又問五官之長既食於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氏四  
夫曰重曰該曰修曰服重平聲下同實能金木及水治其官使  
重為勾芒故能治水正該為蓐收故能為金正修及農為玄冥  
二子能治水事世不失職四叔子孫世遂濟窮弱秦少皞氏  
故使之為水正世不失職四叔子孫世遂濟窮弱秦少皞氏  
功此其三祀也此水正金正正顓頊氏有子曰稷  
華為祝融故能治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句龍為后土故使之為土此其二祀也此火正土后土為社  
社神稷為稷田正也後稷之為神掌農有烈山之子曰氏柱  
氏柱為稷故使之為田官之長有烈山之子曰氏柱  
十名柱為稷故使之為田官之長有烈山之子曰氏柱  
亦為稷稷田正也後稷之為神掌農有烈山之子曰氏柱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汲頃趙鞅趙武之孫荀寅中行  
物也二十神丘始遂賦晉國一鼓鐵此蓋合眾出為鼓石為鐵句  
一鼓而以鑄刑鼎刑者其鐵也荀寅荀子所為刑書焉也荀子  
國法敗壞而執之以為呂仲尼曰論其筆晉其止乎言晉國有  
失其度矣失其為國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當守始封  
之君唐叔虞所巨經緯其民用之於民為卿大夫以序守之  
受於國之度度巨經緯其民用之於民為卿大夫以序守之  
各以位序民是以能尊其容其貴而畏其威刑也容是以能守  
其業守其業而保其民也容賤不衍畏其威刑刑賤相安  
舉無所謂度也所謂有國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晉文公所以  
之為被虐之法楚千被虐而為唐叔之子為盟主晉文公所以  
棄是度也余之法度而為刑鼎書於為民在禹矣禹申瑞佐於



其所求其字小在恤其所無字小因者常不

奇恭下同字小在恤其所無字小因之析銀目故邑居大國之

間以鄰之小國而共其職貢貢賦之命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不可虞變之事焉豈忘共命聖帝多不取忠共命以所屬

精聖道音聖立禮制諸侯之喪有美矣士手達土仕

古立聖王唯嘉好聘饗三軍之事事好新嘉禮聘享國賓禮於是乎使卿

惟此數事乃建御行晉之喪事前此有喪事敝邑之聞之特問爾下嗣先君有

所助執紼矣君亦有會葬于賁而執紼者矣詩之先若其不聞

遇邲師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之禮數者矣有大

國多事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不得如先王之禮數者矣有大

國之患以大國謂晉之所亦慶其加君為有加也於先王而不

討其乏士大夫不反敬定於先王明底其情所以為小事益剛

知鄭國致其轡取備而巴購禮而己臣為禮也

廣也應音旨雲王之志襄公二十九年我

夫印瑕竇往叔使印往會王夷敝邑之少卿也叔使少卿也

吏不討司不計歎譏恤所無也如都所無也

女盍從舊可不振舊制舊有豐有容爾所云南陸有說不知所

從何所從從其豐禮之特別寡君幼弱則我初而弱方

共親視帛從其省禮之時則吉在此矣

圖之夫國渡之晉人不能詰博言太叔之教

餘二十七年國亂武王使鍾吾人執燭席鐘吾人執燭席

人執二公子二公子奔楚出奔楚國楚子大封而定其徙

而完其所喪之士田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楚使居養

之已置古所葉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又使二尹城養



傳三十一  
 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臣子則不吝於齊晉所以喜侯特以師納公歸國乃救患恤鄰之義周制也  
 紀獻子曰乾侯若召季孫而不來言若召季孫則信不臣矣  
 則信其為不然後伐之若何  
 臣之入矣使人以曰子必來  
 子使私焉使人以曰子必來  
 季孫意如會季孫于蹇  
 蹇曰寡君使蹇謂季子何故出君  
 有君不事有君而不周有常刑  
 孫練冠原衣跣行季孫為喪  
 之衣徒跣而行以晏自責伏而對曰



書謂害名也。入春秋來，降始書名。故陳勝經  
 在荷碑亭公土牌位下者，秋魯事相仿。秋吳人侵楚，用兵  
 三之謀作伐，先使潛六。皆楚沈尹成帥師救隨，吳師還楚師。  
 遷隨于南岡而還。兩門之地而歸于吳師圍。該國災出師左司  
 馬必詳此。尹氏右司馬權古兮反。又帥師救狄及穰。穰地大夫  
 師還始用子春之謀也。前年冬，刺黑眚，臣邇來奔。黑眚，精大夫  
 以世反賤而書名。賤者秋書其名重地故也。特書其邑也。有君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官名之當謹知。夫有所有名，皆其地  
 有名罪而不如其已。已止也。言有地名之原不若其病蛇之罪。終為不義。身處  
 賤雖非必書地名其人。已止也。言有地名之原不若其病蛇之罪。終為不義。身處  
 於公弗可威已。備之為此。是故君子動則思禮。禮則思義。行則思義。合於義  
 行則思義。合於義。不為利回。陷於回邪。焉云。下。不為義  
 左傳評苑。卷之五。下。第六十七。  
 疾見義而為不以或求名而不得我。本欲求名而或欲蓋而名  
 意或不義而為之。德不義也。而以不義成不義。約為衛司寇。齊  
 將為衛守祠太夫人。以大夫作而不義。不義。不義。不義。不義。  
 同冠之位。守祠太夫人。以大夫作而不義。不義。不義。不義。不義。  
 其書為盜。宋名而不稱者也。事在二十年。朱庶其。以濟閭丘  
 來。皆牟庚。五年以治。知黑肱。在本。巨土地出。三人。求食而巳  
 不過為末。不求其名。非有心於。賤而必盡。其名者。此數語而所以  
 以此二物者。上書名。所以徵譯而失貪也。然則三書名。所以  
 所以去介。若艱難其身。艱若有入。身。巨陰危大人。以之。大。而  
 有名意微。而春秋書之。使勇攻觀之士。將奔走之。者。將赴。而  
 喜為之。若屬己。叛君土地。和無能。巨微大利。以利。而  
 無名。而春秋不。金甯之民。將實力。為。將盡力。以為之。是。巨春秋







成於外公以而夢之或罪也子季氏省對曰物生有兩  
有三三有五五行行有陪賦陪賦者謂王有陪賦故天有三辰  
地有五行水大土體有左右各有妃耦謂左右陪賦  
天王有公天子以公諸侯有卿侯之陪賦皆有貳也  
天生季氏官武魯侯使之以陪賦為日久矣其季父至今民  
之服焉天之刑與不亦宜乎魯君世使其失其失深其失  
季氏世修其勤勤者謂勤勞也庶民忘君矣言人知有季氏雖成於外  
臣無常位若無常位則得而君矣自古以來如此故詩云所以  
十月之交高岸為谷岸不滿也存探各為國  
有時而三后之地後商三后之於今為厲  
易主所知也此節簡下所任卦當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  
震在乾上故天道也乾為天子廣為諸侯而在乾上居音成  
卿友公子父馬國之季也  
季子也  
生有藉聞問於世周召其名曰友  
及生及李如卜人之言  
迷以名之  
受費以為上卿  
世增其業  
而東門懿綬適立莊公  
君於是乎失國







之清亮如雲而高子後期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棄之所為不可奸也齊人三  
年四月八日

張儀奔起本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卷干乾侯或下叔孫端之子  
仲子叔孫

于乾侯至季孫曰叔孫成子子家子亟言於我昭公之妻  
季孫氏之

未嘗不中吾志也是相心亦去其吾欲與之從政夫失

使從子必止之我留之且聽命焉宋王之以聽從其計問於子家

子不見叔孫以聞其言易幾而哭魯會之不飲見叔孫叔孫詰

見子家子故迫平子家子辭解不白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時

臧子朱為卿見青君不命而覺求受昭公之命不能羈不放見莊公桓叔

孫使告之曰叔孫成子使人以公衍公為實使聲臣不得事君

言二十二年始謀季氏致昭公出奔也其實若公子宋主社稷

公弟定公也則群臣之願也昭公之所欲也九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立保新克雨春十一上小十

凡群臣從昭公出將唯子是聽汝意欲歸之子家氏未有後子

齊而今可獲入者季孫願與子從政季孫共敗此皆季孫之願也

數皆季孫使不訥以告成子名對曰若立君若款五公則

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明則謀之謂臣滿則羈弗放以此不救

若從君者公出從則貌而出者入可也義從公樂季氏冠

而出者行可也自可去也若羈也苦說則君知其出也則

公生時見我而未知其入也昭公女嫁季孫也若逃也昭公不可

喪及壞墮昭公之喪在壞墮之地公子宋先入公子宋持斧在外

從公者皆自壞墮反昭公諸臣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

辰公即位昭公庚午五日而國頭則嗣子即臨祭矣季孫便從如

閔驪曾先公公氏昭公之宋宅也昭公將相實將講

昭公之昭公之







者之蔡人聞之附唐侯固請因請而獻佩於子常其子常朝見蔡侯之徒是蔡昭侯命有司子常令僕曰蔡若之久也以久留于楚官不共也彼下共謀殺蔡侯之明日禮不畢若明日遣蔡將成利死以祭侯歸罪及漢王濞執王而沈就上而祀於漢以祭侯歸罪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若漢水南至楚國者有若大川明若大川蔡侯如晉實楚朝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致而請伐楚明年平于公孫無忌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膳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晏子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時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師師臧沈以沈子左傳評究襄二十七年公土

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皇馳召陵令州子孫氏總言之故卿公者會盟異處杞伯成卒于會杞地也劉卷辛無同盟故不具爵也一皆免友劉天王為告葬杞悼公傳楚人圍蔡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此劉子孫葬劉係士鈔即楚野葬劉

文公無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能左右之日以有陳曰前日敗績五為秦計楚從敗績蔡亡謀故罪蔡侯之怕樂楚國昭三十一年也齊九禍人皆以十二月庚辰吳共入郢都地也入五不瓦出奔鄭書名惡之庚辰吳入郢捕也入五不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劉文公周之劉案也故以劉文公主謀伐楚也謀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司其歲之千玖使蔡音弗得不與言於范獻子荀寅乃進曰國家方危























乃金可為一兩  
 松葉其類人句  
 松葉其類非  
 之  
 陵師敗于繁陽子斯昭王兄公子結也樊師之坐平也固上  
 之令尹子西喜子而為令尹見致敗自焉曰乃今可為矣  
 而後於是乎遷於國人謂故敗自焉曰乃今可為矣  
 政而己定楚國於是楚國自周僂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  
 作亂于周傳子鄭於是乎伐焉將奔靡負黍狐人闕外  
 邑在魯伐則承匡前於此見者為成周起六月晉閻浚成周且  
 城胥靡為下天王出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  
 晉樂祁即樂祁擊言今使不往今使若說不晉其憾矣  
 樂祁告其宰陳寅言與公陳寅曰必使子往子謂樂祁言是  
 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我言子使晉之言子必  
 左傳評苑卷十七定公十  
 往樂祁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實知晉武多門往必有吾室  
 亦不亡身為先人立後故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  
 相此行見淵而行樂祁行也見於君立以趙簡子逆而飲之  
 滴於縣上樂祁設飲楊楠六十於簡子  
 又音陳寅曰昔吾主范氏昔我之往晉今子主趙氏昔樂祁氏  
 為又有納焉人有傳情以納於以楊楠實楊弗可為也  
 言於晉侯范氏子怒作其楚氏曰以君命越疆而使  
 而使米致使而私飲而私飲酒於縣上不敬二君  
 不可不討也治其罪乃執樂祁所以責其罪  
 恒於周社魯有兩社執退在其社中盟國人于亳社盟國人于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二十七

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字祁王，魏侯之弟也。又，侯之弟也。子梁以告陳。







[illegible]



[illegible]



為失君必不然修若本心必齊侯聞之景公問孔子遠辱之言而懼服遠辱之言

禮上萊兵將盟定公既至二國齊人加于載書曰齊人有言

師出竟言自今日既盟之後當當伐齊之事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魯有三百乘萬二千五百人也如有如此盟當如北調

孔丘使茲無選擇莊子說大於遠言曰而不反我汶陽之

口汶陽本魯田為梓所侵吾且共命柁棄之命長莖百供亦如

之言當受此盟柄也乃於是齊取魯兵也齊侯將享公禮待定公

孔丘謂將丘據曰萊丘據乃齊人齊之故言二國吾子何不聞

焉道下事事既成矣盟會而又享之文說是勤執事也

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列於朝廷宗廟不可出國門嘉樂不

野合嘉樂純器也嘉美之樂不作於野外饗而既具

左傳評是是以宗廟之不具若設享用稅秤也

秦禮也禮儀諸野外若其不具不備禮崇用稅秤也

似殺者享不備禮則為朝畧而饋賓用稅秤也

若捨五穀而用什物也就鄒伯夷齊用稅秤也

爾是也棄禮名惡若禮成而棄其舊子盍圖之

享所以昭德也昭明其有德也不昭非昭德也不如其已也

不如止乃不果享孔子而齊不果行享禮也

陰之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晉趙鞅圍衛曰報更偏也

南伐昔年義故初衛侯伐州釐午於棠氏

伐衛以為報城其西北而守之

氏也昔年衛人助齊伐城其西北而守之

午食而散及晉圍衛午以使七十人門於西門攻衛西

於門中衛門於下闕曰請假寒氏之役

則勇矣夫士謂即申午欲我主我其門必不敢落門之下



有叔孫宿言謝其受驕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言即見居而  
無事不事齊必不可矣必不以久存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彼向  
駟赤與邠人爲之宣言於邠中駟赤曰侯犯將以邠易于齊  
齊人將遷邠民謂其衆兇懼不欲遷邠赤謂侯犯曰衆  
爲叛不與邠子不如易於齊齊民請易於齊而得紆焉何必此  
邠民而齊人欲以此偪魯以偪魯國必倍與子地以倍與  
齊也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  
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  
侯犯請易於齊  
齊人有司觀邠侯侯有司觀邠侯將至邠侯赤使周走呼  
左傳評苑  
駟赤曰大  
侯犯之門甲介因也以圍侯犯將射之  
侯犯止之勿射曰許多言止思侯犯請行許之  
許之侯犯赤先如宿宿東平無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開  
之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謂侯犯  
有司若誅之有司若誅群臣懼故侯犯亦出謂侯犯  
叔孫氏之田有物物吾未敢以出侯犯  
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射駟赤止而納魯人  
人圍邠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邠赤亦止而納魯人  
之師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邠赤亦止而納魯人  
富獄地宋景公弗取之十一分其室以而以其五與之  
公于地有白馬四公公驂向雅也宋景公使之雅欲



之故得公子公取而朱其尾解以與之也地怒使其徒扶鵬  
而奪之也其徒當其前而鵬懼將走也公閉門而泣之目  
蓋腹母弟辰曰同母弟公子分室以與鵬也求其與鵬而  
獨卑鵬也鵬曰亦不願焉亦不願焉亦不願焉亦不願焉  
不過出竟之資更濟院君必止于鵬鵬曰公子地出奔陳  
公弗上命之止辰為之請鵬曰必止于鵬鵬曰公子地出奔陳  
吾兄也之出奔陳也辰為之請鵬曰必止于鵬鵬曰公子地出奔陳  
誰與處宋君當與誰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鵬曰必止于鵬  
子皆宋君之臣也武叔聘于齊齊侯使在君之他竟若使一  
所望宋君之臣也武叔聘于齊齊侯使在君之他竟若使一  
相寡人何知焉如我事也屬與敵邑際多相與音故敢  
本傳寄老  
助君受之故敢助汝受之其事也此對曰非寡君之望也  
政師出外所目事君事君所以封疆社稷是以道為之  
也敢召家隸勤君之執事家隸勤君之執事家隸勤君之執事  
臣不令謂不遵命天下之所惡也共惡者惡焉路反君豈君為  
寡君賜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以叛蕭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于蕭  
故不列在前年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是秋及鄭平取匡之怨叔還如鄭泣盟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忠寵向難故也

平始叛晉也晉自公以來世服於  
經十有一年春薛伯定卒  
州仇帥師墮師擊之  
伐費費人殺費公子季孫仲孫何忌帥師墮師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食之無公至自黃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孫伐曹克却  
大雩為師未出師未出不退於列  
在列而師未出師未出不退於列  
與空也為師未出師未出不退於列  
仲由子路為將墮三都三都之私邑  
於是叔孫氏墮師克却  
孫叔帥師人以墮師克却  
于季氏之宮定公與季孫氏之  
人攻之季氏弗克入及公側人  
樂頌下伐之季氏弗克入及公側  
人追之季氏弗克入及公側人  
墮師克却季氏弗克入及公側  
若殺齊人必至于北門無成是無  
也且城之為邑也無成是無  
不知知謀者我將不墮不使  
平始叛晉也晉自公以來世服於  
經十有一年春薛伯定卒  
州仇帥師墮師擊之  
伐費費人殺費公子季孫仲孫何忌帥師墮師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食之無公至自黃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孫伐曹克却  
大雩為師未出師未出不退於列  
在列而師未出師未出不退於列  
與空也為師未出師未出不退於列  
仲由子路為將墮三都三都之私邑  
於是叔孫氏墮師克却  
孫叔帥師人以墮師克却  
于季氏之宮定公與季孫氏之  
人攻之季氏弗克入及公側人  
樂頌下伐之季氏弗克入及公側  
人追之季氏弗克入及公側人  
墮師克却季氏弗克入及公側  
若殺齊人必至于北門無成是無  
也且城之為邑也無成是無  
不知知謀者我將不墮不使



經十有三年，蔡薌侯衛侯次于垂鼓。二君將使師伐晉，薌蛇  
無傳書大蒐于北蒲。無傳薌蒐非時，此音收。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  
不執入于晉陽，以叛。晉叛惡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  
吉射上以叛。吉射上晉趙鞅歸于晉。餘偃請而復之，故曰歸。薛弒其君  
無傳無聲，無聲者無道也。又名實。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郕氏垂葭說名郕氏齊平  
所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經出郕意茲曰可意  
齊大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  
彼冷反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  
所專反皆欽諸大夫之軒唯郕意茲乘車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

共載乘輿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  
此君之駕也寡人請攝傳言齊侯輕所不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  
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不晉趙鞅謂邯鄲午邯鄲午  
人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十年趙鞅國衛將人懼貢  
伏伏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  
鄲邯鄲於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爲而宣諸晉陽考選五百家邑衛  
之貢也完與衛下口受晉而禁之以齊則齊常無無邯鄲邯鄲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作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使即斬午之從者說劍趙孟懿怒召午而囚諸晉陽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使即斬午遂殺午趙

之無此其後  
穆步演以期神叛穆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緒秦圍計趙

晉國有命言晉國有一始禍者以爲無益爲後可也待其先  
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言與其作亂寧我獨成寧以我當始  
以請以我說我我自解趙孟不可趙鞅不秋七月范氏中  
行氏伐趙氏之宮范氏古射之族中行氏蒞之族趙鞅奔  
晉陽趙氏所走晉人圍之晉陽趙氏所走范氏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  
亂於范氏范氏所走梁嬰父嬖於知文子知文子荀偃文子欲以爲  
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氏孫也中行文子

左傳許氏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昭子士吉射也故五子謀殺之五子范武子之子也將逐荀息而以燕嬰代之遂范吉射而以范

臣言晉君有始禍者先儒曰若載書在河

今范中行既放而獨逐鞅乃黨范中行而行刑已不鈞

其用則甚請皆逐之行以從藏書

冬十一月荀躒智文驤

弗克不能三子將伐公將伐之齊高強曰高強齊子凡之魯遂三折肱知爲良醫魯遂三折肱知爲良醫君爲不可言已如良醫治病者伐之伐之伐君在此矣伐之三家未睦三家未睦







詩文然已集  
其說宋人等  
之在附錄不  
明有文天之  
忠靈公後手  
其附錄其心

克勤克儉  
傳十王  
益德之  
居治教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二十八

春秋左傳評施卷之二十九

盡十三年











師而結... 斬艾百姓... 中行氏... 詩曰爰始爰謀... 望見鄭師... 天子緩而乘之... 望見鄭師... 天子緩而乘之... 望見鄭師... 天子緩而乘之...

子巡列... 有馬百乘... 不在冠... 祖文王... 絕筋斷... 左傳評... 不敢受... 伐之... 周人與... 趙氏得... 主也... 乏幕下... 子巡列... 有馬百乘... 不在冠... 祖文王... 絕筋斷... 左傳評... 不敢受... 伐之... 周人與... 趙氏得... 主也... 乏幕下...



服也。至火所命，宰人出饗，毒宰人家宰之屬，以待命。以時命不終  
祈令不共。有常升常之刑校人乘虎使為駕之易殺青效塞夫  
下中車脂轄青給馬行之屬百官備各備其官府庫信守  
府人肆人官人肅給居官之人整齊濟滿堆墓取推舉而高之  
本雖所守官人肅給居官之人整齊濟滿堆墓取水出以為用  
辨從之禁火而為之備蒙并公屋以所蓄帷幕音善自犬廟  
始廟始自大祖之外內以俊年故之禮音千助所不給力所不給  
有不用命有不肯用則有常刑罰之刑無赦教育公文文伯  
至人所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也季桓子至即季孫御公  
為家公立干象魏之外案門闕也番部之而命救火者傷  
車止大勞傷人恩故財可為也重財則可為也命藏家  
命有司若故故命止之法謂其五月教收金之法曰舊董不可也  
左傳評范民委未全







衛差也蓋盜也皇暇也言如茶  
遂請商頌故受楊惠溪父  
經六年春城郭被無備城元苦  
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  
叔還會吳于相如秋七月庚寅  
生入于齊逆故書人齊陳乞弑  
子家輝皆皆歸於免罪故春秋明  
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  
舊怨也前吳入楚召陳從之不  
楚平王與陳盟不可以不救乃  
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茶陳每  
左傳評苑卷束中廿九  
漸遷去所從必言諸大夫凡所  
世姜特奪牛之命將背棄高皆  
傷我必偏害蓋去諸起呂及下  
圖之勳國早圖之莫如盡滅之  
彼虎狼也暴如虎狼之性見我  
位歌與諸大夫謀之又謂諸大  
召特得君而款謀三子謀法三  
難貴寵之由將由貴臣估盡失  
可安既成謀矣國高之謀盡及  
而去作而後悔後走而亦無  
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圍邾及諸  
晉趙鞅帥師伐



初得曰太史河爲崇言有河神爲蜀王弗祭蜀王不大夫請祭諸郊

病時卜外設河之王曰三代命祀言三代先王命祭不越望諸侯

請于郊而祭之境內山川江漢睢漳之水國七余矣楚之望也望祀者當祠焉

星辰所以能降禍福於楚國者不是過也祀之神而已不穀雖不德無德以

之至君楚河非所以獲罪也無由得罪於河遂弗祭設祭孔子曰楚

昭王知大道矣言昭王謀論如此其不失國也宜哉舉而終能

復其國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追孝堯舜有此冀方今

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州不勝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

置如字又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已則播於任亡

下孟反八月齊納意茲來奔高國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僖子齊孫亡

齊魯至是召之召在七月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左傳評虎卷末公母九雨十五

匡子曰嘗獻馬於季孫諺言會駟馬不入於上乘馬不良不得

去故又以此故又敬請與子乘之

聲故又以此故此馬請與子乘之

出萊門而告之故

先待諸外先待賜生於門

白也處

於齊以昏夜至不國人知之

養之人人知也

之人宮冬十月丁卯立之

往鐵子鮑

之命也

也見其醉

鮑子曰文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孺子即李



七年春宋師侵鄭... 鄭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鄭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鄭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七年春宋師侵鄭... 鄭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鄭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鄭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前皆齊師之韓氏使在

負版故使刺之以辱之和券與焉以吏思夷策子夷為即重

十城也一作一東也案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曰會病晉而速

其言略然作焉獨倚其衆魯侯負恃其固之眾而背君之盟并兼諸國辟

君之執事乃始迎納晉師曰陵我小國則必敗非敢自愛

也不敵自備懼君威之不立所以求教者以尊晉而不討若

感之不立小國之憂也三言之憂令不敢值立劉小若夏盟於鄆

行帥師印如也知盟不當無以食存甚為可憂也其便背成宋

而不違所求無違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二數也此兵之

何必事吳且魯欺八百乘早喪大國以八百君之貳也此兵之

以為將哉且魯欺八百乘來之賦貢於吳君之私也以私秦貳

國朱獻六百乘來之賦貢於公孫之私也使吳之以私秦貳

使之強大唯君圖之惟吳君其兵子從之依政舊宋人圍

左傳研究  
專攻印桓子曰生也極遠也宋人有曹有其上地鄭之

意也必得無憾不可以不救久劇師敕曹侵宋或夢衆

君子立于社宮光時曹伯伐宋之人夢衆而謀亡曹上謂曹叔振

鍾請待公孫疆公孫疆為政而成亡曹許之旦而末

之曹公孫疆明日報求無戒其子曰我以爾聞公孫疆為政必

去之公孫疆通公曾問無及乎油反曹伯防即位八年好田弋下門曹鄙人公

林驪好又獲白鳳獻之伯陽且言田弋之說伯陽之言

之信書喜悅因訪政素以曹國之政誇大說之有寵使為司

城以聽政妾者之子乃行乃以曹國聘言霸說於曹伯公孫疆

之記仲伯陽曰曹伯從之信書也乃背曹而奸相乃背曹之盟

宋人之晋人不救曹放不放禁至已於其郊宋曹紀宋回











若帝乙之元子... 師伐陳吳救陳... 子期子伐齊南鄙師于... 大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子期子伐齊南鄙師于... 大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子期子伐齊南鄙師于... 大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魯之冬十有一月... 子期子伐齊南鄙師于... 大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子期子伐齊南鄙師于... 大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子期子伐齊南鄙師于... 大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次于南蛇。五日，右師從之。言不致誤。公叔務人。魯人，公為見佐。  
 者而立。城者曰：「事充煩。」政重。戰上不能謀，政以謀士。  
 不能久。下人不樂，故何以治民。代而治之。吾既言之矣。我既  
 人不能。師求以殉國，不自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穰曲。穰曲，  
 師不踰溝。其地有溝，齊不踰。吳逞曰：「非不能也。」言齊師非不  
 不信子也。不信子之請。請三刻而踰之。三刻，三刻也。如之。如之，  
 力。師入齊軍。得求之師。右師奔之。右師奔之，  
 陳莊涉泗。二陳，大夫陳。孟之側後入以爲殿。孟之側，  
 乎抽矢策其馬曰：「馬不捷也。」策，策也。林不佞之伍曰：「走乎？」走乎，  
 反。敗。木佞曰：「誰不如？」誰不如，曰：「然則止乎？」然則止乎，  
 曰：「惡賢。」言上國賢是為善。徐步而成。徐步而成，  
 左傳評定。左傳評定，  
 甲首八十。甲首八十，  
 道用有請從之。道用有請從之，  
 曰：「我不如。」我不如，  
 也。也，  
 與其。與其，  
 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而。而，  
 故。故，  
 公女。公女，  
 逐之。逐之，



將自魯。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曰：「踐其土，王父列士皆有餘。」  
 賂之。王以下至于群，共人皆喜。從越子者懼曰：「是奈其  
 也。」夫越之衆，猶以敗之。諫曰：「往，我之疾也。如人日  
 處，壤地同相，而有欲於我，其害也。夫其素服，其所以手  
 求濟其款也。款為之志，而己不如早從事焉。如早擊之，也得志  
 於，而解之，猶獲若田也。譬如解無所用之，以解越而不為  
 沼，若不成越，其恨矣。越所成矣，使醫除疾，工以療，而曰必  
 道類焉者，乃曰不必除，去病無未之有也。未有古及今，今  
 曰：「中書，其有類越，不共，不肯奉承，上命，其有類越，則生，其有  
 育，此等之人，必割割珍珍，反無俾易種子，慈色，其于此，新色，上  
 是商所以興也。去之，新道，今君易之，道，其以行，此  
 左傳評死。去之，新道，今君易之，道，其以行，此  
 根將以求大，侯之大事，不亦難乎。豈不若弗聽，從其謀，使於齊  
 子胥，將建屬其子於鮑氏，以其子付託於齊。為王孫氏，王孫氏  
 使於齊，固屬其子於鮑氏，以其子付託於齊。為王孫氏，王孫氏  
 以越，力役，反兵，王聞之，其事，使賜之屬，屬巨，以千，其以自  
 殺，將死，反兵，王聞之，其事，使賜之屬，屬巨，以千，其以自  
 為，其其亡乎。此時越人三年，其始弱矣。此夫三年，其必毀，人  
 朝，也，越人，之，天之，道也。此乃天道，必然之理也。秋，季，孫  
 命，修守，備，等，手，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此有冬，衛，叔，疾  
 出奔宋，疾，印，初，疾，聚，手，朝，手，朝，宋，人，仕，衛，為，大，其，婦，嬖，所  
 女之，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事，而，妻，之，使，疾，出，宋，朝，之  
 有，疾，宋，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事，而，妻，之，使，疾，出，宋，朝，之  
 之，去，之，疾，宋，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事，而，妻，之，使，疾，出，宋，朝，之  
 而為之一宮，以居之。如二史，如二史，文子怨，歎政之，仲尼止之。











則王官伯帥方伯以見於天伯合諸侯方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  
以見於伯侯帥子男以見於王伯以下天子朝聘王帛不同  
朝聘者有同故散邑之職貢於天子故散邑有尊於晉  
於伯無不及焉散邑之職貢於天子故散邑有尊於晉  
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散邑將改職貢  
貢賦於共八百乘散邑之職貢於天子故散邑有尊於晉  
是則爲子則將半制以屬於吳則將半制以屬於吳  
事者則將半制以屬於吳則將半制以屬於吳  
而以侯終之則將半制以屬於吳則將半制以屬於吳  
而悔之伯帥子男以見於王伯以下天子朝聘王帛不同  
因將以二乘與六人從將以二乘與六人從  
遂因以還果伯以歸及戶牖戶牖之  
季辛而畢後世有職焉有職焉有職焉  
以未之改也後世有職焉有職焉有職焉  
必改以是也後世有職焉有職焉有職焉  
人言者以是也後世有職焉有職焉有職焉  
爲名者以是也後世有職焉有職焉有職焉  
中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白領王愛考  
魯大夫齊寧相繼以是也後世有職焉有職焉有職焉  
余無所繫之可以爲伯也後世有職焉有職焉有職焉  
余與楊之父職之可以爲伯也後世有職焉有職焉有職焉  
無矣梁之精者則無也後世有職焉有職焉有職焉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二十九

庚戌乎庚戌西方主戰庚戌北方主小軍中不得出機則諸侯  
山氏素與食登山氏素與食登山氏素與食登山氏素與食登  
不食黃池之役其丈夫而因其婦人以四之傳言吳子梓意大率  
語曰可勝也吳夫夫而因其婦人以四之傳言吳子梓意大率  
平話子胥所請三年兵而弗能者也故不戰而歸冬吳及越



哀公下

伊尹  
 纣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聖王  
 而之無恩於國書春秋而過魯仲尼傷於道之不一或折  
 焉而作固所以為然也冬獵曰狩蓋真人於當獵故不書狩者  
 大野在魯西故言下知射以句繇來奔射小大夫繇射不  
 高行得用曰繇繇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然史記曰大夫繇射不  
 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射者亦句古說反夏  
 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還卒無五月庚申朔日  
 有食之無陳宗豎出奔楚無宋向魴入于曹以叛曹牛邑  
 又莒子壬卒無傳至六月宋向魴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  
 人弑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無傳至八月辛丑仲  
 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無傳至陳轅  
 左傳新條  
 出奔楚無有星孛無傳至二十九年  
 僖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大野在魯西魯叔孫氏之  
 車子鉏商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之獸為不祥故以為不祥  
 目賜虞人以其獸賜掌仲尼觀之曰麟也孔子見之乃曰城後  
 取之春秋傳於西狩獲麟之一句詳見前文不射射以句繇來  
 奔射小知大夫之句繇射不射小大夫繇射不射小大夫繇射不  
 聲吾無盟矣我不射射不射小大夫繇射不射小大夫繇射不  
 事其異事則傳者而不使子路子路辭解季康子使冉有謂  
 之曰千乘之國魯國也不信其盟射不以言而信子之言但  
 故之子何辱焉故之子何辱焉夫之見信於人如此對曰魯有季子小信信  
 不或背約而代之不取問故我不取問其伐之必其城下可

陳成子結怨於上止新公

也。下以一敵之其不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又謂知射龜地而伊我與是殺之也。射為我也。由弗能交好故射。不臣也。

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所以外特公當生子士也。闕止又即位五年使為政。齊國之驍將陳成子悍之。驍將朝。又即位五年御執言於公。公曰：『陳闕不可並也。』陳相闕止二君其擇焉。

一弗聽。謂公子我父事。陳逆殺人。陳氏宗也。逐之。子我逐人弗聽。謂公子我父事。陳逆殺人。陳氏宗也。逐之。子我逐

既以入。說逆陳氏方睦。飲諸侯因便疾詐病而遺之潘沐。

以沐逆陳氏。備酒肉馬。謂納酒肉。黎牟囚者。以酒肉年四卒

而殺之。得丁四百餘人。子我置諸陳於陳宗。

初陳豹款為子我臣。氏亦陳。使公孫言已。言已介已打長而止

左傳評苑  
卷三  
宋公十年  
閏二月

又上聲。望視。望事君子必得志。若為子臣吾保其為功王也。望視。望事君子必得志。若為子臣吾保其為人。故緩以告于我曰何害。是其亡我。在。使為臣。故他日與之言政。約及改事。說。說音悅。遂有寵。用。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嬀。何對曰我速於陳氏矣。陳氏逐女嬀和子且其適新且其不能不過數人何盡逐焉。

告陳氏。遂以子我之子行曰彼得君。陳氏先若必妨。

子之行善於公宮。子行逃而歸於陳要五月壬申成子

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意強芒子思惠子附八人二人共一乘

如公升我在帳。帳快也。出逆之迎成子送入開門。

侍人禦之。子我之侍子行殺侍人得獻之。公與婦人於淵。

子檀臺成子還諸穀。正殿公執戈將擊之。史子







元遂城輸以區要妻子面子期伐吳之志反桐汭  
陳侯使公孫臯子而為及良而卒  
大宰嚭行好方之且能入使於初而將命吳子使  
無乃原欲預大夫之尸乎水漂之不時而水漂  
若陳侯之志也其妻寡君敢辭上介上介曰使爾子也羊耳  
對曰大宰嚭寡君聞楚為不道不道加于我存伐吳國再來伐  
滅取民人之賦賦寡君伊備便備爾子則事使弔君之下  
更不說所事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怒為天所惡則子不  
隨登六命願忘而絕世于良則利棄世事于廢日共積善行  
之謂善也一日遷次於不救夫宿皆令今君命憐使人召有  
左傳詳定

命也奉曰無以尸造于門而不許以王臣天我寡君之命委于  
草莽也此則見寡君之命委于巨臣聞之曰事必如事生  
持生者無與禮也禮之意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巨尸將事之  
禮稱聘道成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特禮云聘遇喪入竟則還  
而來適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不得以死六年季文子如晉  
是以行蓋謂此也禮若不以尸將命不得以死六年季文子如晉  
是適所朝聘之無乃不可乎禮云聘遇喪入竟則還  
新猶或踰之不遵禮法今大夫曰葬而棄之以先王之  
禮也則是無地先其何目為諸侯主葬所以主葬先氏有言曰  
無穢虐土葬而棄之備使奉尸將命者之以我制使奉使苟我  
寡君之命達于君所使我陳蔡之命雖墮于深淵則猶遇水  
外則天命也亦無可怪也非若與涉人之過也人壽亦之







世業後爾祿飲爵之敬之哉有社稷有民不可不敬方天之休休也  
以已丑四月無乙丑日孔丘卒至是孔子公誅之哀四  
月以示傷痛曰昊天不平仁覆天下故稱天如字又言的不平  
遠一老留此也老無親矣人臣在位一人臣在位一人臣在位  
必執執余在政致我策然若在彼病嗚呼喪哉父而  
類反執執余在政致我策然若在彼病嗚呼喪哉父而  
半曰况其無自律言汝為法地子轅曰君其不沈於魯乎  
公其不得夫子之言曰引夫子之言裡失則昏失禮則名失則  
終于魯國夫志為昏言汝者必失所為愆生不能  
行其道過失志為昏失其志也乃非禮也而志之所趨一  
用也不能棄用功而誅之為謀以夷之而志之所趨一  
人語侯不得稱也非名也而志之所趨一而志之所趨一  
左傳昭定國卷三十家公下十  
云公果逃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北有平陽縣東重陶之  
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不懼不  
載伯姬於平陽而行俱去及西門辟使戴車及柩於西  
圖師所在初勝王石區拓音石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聲于  
公升為請追之遇載柩若殺而乘其車戴柩者許公為反柩  
出載柩者久不來使公為過之遇子伯曰與不仁人爭謂子伯  
微建之公為人姓名明無不勝言其必勝必使先射必使子伯先射  
孔氏之不仁也明無不勝言其必勝必使先射必使子伯先射  
下射三發子伯射九皆遠許皆遠許為射之射為射之射  
伯三發子伯射九皆遠許皆遠許為射之射為射之射  
瘞子伯必謂子伯或以其軍從或人以子伯之軍得柩於  
案中得孔氏之柩於車孔悝出奔宋在甲十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甲十



[illegible]











子國本為令尹觀瞻曰如志觀瞻楚國人夫觀從故命之  
 請承王曰襄尹尹勤先君者也肯受戎工尹勤先君者也  
 志昆命十元龜見後也言當先新意後附龜也其足之謂乎  
 志曰聖人不煩卜筮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楚惠王其  
 復石鵲與犬叔遺二子皆制  
 復乙丑元王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誑吳也不為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地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  
 伐東夷師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左叔青如京  
 師收王崩故也言收王雖終其世然長私言  
 復黃黿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齊人來召夏會于廣丘為鄭故  
 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齊齊人辭諸侯秋師還晉公室平吳公  
 子慶亡驪諫吳子驪數也於道曰不改必亡不改必亡弗聽  
 出居于父父吳邑也遂通楚楚往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  
 越度平越吳遂歸吳除不忠者以說于越越若以解諫於  
 越度平越吳遂歸吳除不忠者以說于越越若以解諫於  
 又言似吳人殺之言其不十一月越圍吳  
 子孫吳敗至趙孟降於喪食  
 楚隆曰楚莊三年之喪楚莊三年之喪觀瞻之極也此觀瞻之極也  
 主又降之今主君又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三



**公及齊侯和于盟**于前齊人責精百有十年齊侯為因

**歌之曰魯人之臯**臯也言數年不斃公將不知今見於首數

**使弋高鵲**由連行來為此會唯其儒書皆傳周禮不以爲二

**國憂三國齊桓也**是行也從公先至于陽穀先期王與齊

**問丘息曰**明之後君辱舉主趾以在寡君之軍先至無地故言

**羣臣將得遠以告寡君**齊之群臣將得遠此其後也往復

**必判反若無乃勤勞爲僕人之未次**齊君僕從之人未

**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請爲魯辭齊公許曰收勸僕人不敵

**僕焉者**

**衛戌處三十二年夏四月鄭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

**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鞞奔越**初隱公八年爲兵冬十一月丁卯

**左傳評苑**卷三十春秋公四年

**越威兵**平知子胥之言請使吳王居而東

**于北蒞**詐曰孤老矣言我亡焉能事君小心以待乎乃治夫

**自越人**以其尸嚙驗史墨之言曰四日之內師入吳

**而不受**今天以兵賜越王懼不敢受天之意而聽君之言乎夫益將

**或使人告于子胥**遂曰欲成憎無和則已矣然其有知也吾何

**而目以見殺**也狀送自叙

**釋邑巳二十三年春宋景公卒**景公宋元公大人小季康子使

**得有喪且送葬**白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名雖稱

**音而**是以不得助執練親執紼執紼之夜發音弗使求視與人出

**有名與**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長也**氏故抑新勢有不腆先人

**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幸**萬進其可以稱旌繁乎

**也終樂祁之言**夏六月易瑞伐齊伯夷子孫音智

**在手氏驚步于夏**



何故以為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  
卿是禮也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於商女也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之文此禮也則存若此禮也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其禮也則宗人所用自先公卒立之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子則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朝于得太子適到國公州和哉將娶公趙太子懼以女妻  
而多與之地與公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以女妻  
使因大宰話而納賄焉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傳辛未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惠子驅戰而登庸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者發而丘獨庸公怒其不敬許曰臣有疾異於人則疾若見  
左傳許苑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之君將殺之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共辭對公褚師出公執其手執形音音曰必斷而尼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公不可謂師師出公執其手執形音音曰必斷而尼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斷丁帶反問之諸師聞褚師與言寇亥乘戰曰今日幸而後  
止也必以得公之人也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奪司寇亥政政事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有金使人以其初衛人翦髮于氏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傳于池水中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子則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女納於衛侯以為夫人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出公發虎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之從孫甥也與孫同則登夫声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司從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又使匠公使便後盟奉殯  
便後便後也奉殯衛大夫而甚近信之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使便後盟之詠詠焉也此二公皆娶于南宮魯國此二公皆惠卿是禮也



視上惡郭重武伯重曰何肥也言郭重之貌李孫曰請飲臣  
 也李孫曰請飲臣  
 是以不獲從君我以君守之故克免於大行行得免從又謂重  
 也肥郭重從君遠行公曰是食言多矣公言此人行之說又謂重  
 他無肥乎安得不肥飲酒不樂君臣言語相備也公與大夫  
 始有惡自此長公始與三桓不中  
 傳至二十六年王肅子介生吳為吳王夏五月叔孫舒帥師  
 會紀甯如后廟宋樂伐納衛侯野武伯之子文子也擊如后廟  
 扶辰及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協而虐而暴虐少待之待之  
 必毒於民於焉氏乃睦於子矣吳王公師優外州越州  
 衛外大獲大有禦之天敗衛師掘堦師定子之墓父子皆師  
 左精衛走衛志三十三焚之平莊廢名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甯女如  
 焚之于平莊之上平莊廢名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甯女如  
 甯之子曰子將大戚衛乎大戚衛國乎抑納君而已乎抑而納  
 乎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裝而問焉致  
 之曰君以學夷伐國言出公以國幾亡矣衛西幾近矣以  
 請納之公衆曰勿納義然出公衆曰彌年止而有益言已出  
 衛請自北門出請自衛北門以出奔衆曰勿出衆方觀於  
 衛同請自北門出監欺以現數心也衆曰勿出衆方觀於  
 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中重也開重門而文子致裝勿  
 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則前陳弟公南氏相之南氏即公  
 之以城鉏與趙人也趙人也公曰期則為此出公言君之令  
 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也怨期而不得司徒期聘  
 於趙公公攻而奪之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











何以為子  
故知伯信其無且無  
恥以我無庶無害趙宗乎  
是甚知伯其甚也  
魏反而喪之  
晉陽之下在春秋後  
二十七年遷息侯反

何以爲子惡說也簡子殺嫡子伯曾而立襄子對曰以能忍  
恥以我無庶無害趙宗乎  
是甚知伯其甚也  
魏反而喪之史記晉世家之四年晉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  
晉陽之下在春秋後  
二十七年遷息侯反

春秋左傳評苑卷之第三十終

春秋左傳評苑國語評苑戰國策評苑增  
補評註名世文宗合併太史文華博議是  
五書本堂教請名士精校之以為見筆舉  
業之一助耳書成而識者佳悅之皆曰不  
當私也故梓之而公之四方與同志者共  
也志青雲者幸其鑒諸  
萬曆壬辰秋月望雲齋以厚謹識

望雲齋